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ZC01/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四

(大陸版 ~~及~~ 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四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二)

〔清〕李集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

(二)

〔清〕李集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八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傳曰春介葛盧來朝舍于呂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穀梁傳曰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

彭山季氏曰介莒之附庸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齊伐莒

取介根是也漢志瑯琊郡縣有介亭在今萊州府高密縣西南屬盧名也春秋繁露曰附庸二十里者稱名

杜氏曰介東夷國也在城陽縣縣屬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劉氏曰介葛盧中國之封也沉于東夷而愛馬其車服辭命文物器械習典之同而不自覺焉雖一年再至魯修朝會之儀而其禮俗不合諸夏無以交中國也

渝閔李氏曰左傳以為來朝此未見公固不可以言朝然

冬來見公而亦止書來可知其非朝也在五年經書鄭黎

來：朝介之稱名與彼同此獨書來不書朝者宜以其國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

做而不能朝歟然明年介有侵蕭之役既能以兵力加人未必朝禮不能備也或亦淪於夷俗不合諸夏之禮而不可以朝言耳襄十八年白秋來亦不書朝。明年介人侵蕭而今特來結魯或欲求魯以為援歟此來未見公而冬又來經兩書之所以著其數也

公至自圍許

渝閔李氏曰按圍許之役在晉文不為無名經乃致公以危之者晉文本怨許人之背已故因不朝之故使公義以逞其私非實能尊王而特正其不臣之罪者也。可虞陵李氏曰桓公之編書諸侯遂救許文公之編書諸侯遂圍許

皆義舉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亦與晉文之討戴而不與晉文之過暴歟按此說不與晉文之過暴是矣然竟以此為義舉而與晉文之討戴恐不然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傳曰夏公會王于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

濤塗秦小子慙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杜氏曰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李曰按翟泉即秋泉也說

詳昭二十三年元土居于秋泉下

汪氏曰春秋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于齊翟泉二盟為

然或謂左傳記事多浮夸而失實安知非微者之相為盟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

乎是不然于洮盟王人而列國之君同較焉有七國之微者而微倨然盟王人于王城之側而無君與貴大夫居其間哉

陳氏曰晉初以大夫會盟也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

仁山金氏曰按翟泉在洛陽城內去河南王城二十五里

耳諸大夫於此不入聘王室魯侯於此不入朝天子而相

與會盟是誠何為者哉

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城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

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

臨川吳氏曰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猶不至鄭已怠于從晉矣蓋文公既歸衛侯而又執之筮史受曹伯之賂而後復之又合十一國以圍許蓋其所為煩擾繆戾已失諸侯之心鄭之急於從晉當自反也而即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與矣嘗謂齊桓之伯至葵丘之盟極盛而後漸衰晉文之伯為踐土之盟一盛而即漸衰矣

廬陵李氏曰晉文公三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於溫致天王翟泉盟王子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敢盟世子周公者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二

大不侔矣又按晉侯受命鄭伯傳王踐土于溫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得非文公過鄭之不禮焉前日之會勉以大義受之而內懷宿恨尚未釋歟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畔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欲得叔詹而烹之以詹一言而止則伐鄭者報怨未已也

渝閑李氏曰左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孔氏曰昭二十三年傳叔孫婁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是其可以會伯子男也諸卿既上盟天子大夫又上敵公侯故杜氏曰諸卿見貶兼有此闕

然責大夫上敵公侯不責上盟天子之使而言見有此闕者以魯君上盟天子之使已諱而不書則諸侯之臣罪在可惡故也不然則是君盟王使乃為有罪臣盟王使則無貶責便是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聖人垂訓豈若是乎按左傳止言卿不會公侯而不言其不可盟王使孔氏以為諱魯君而諸卿之罪可悉說亦似矣但此二闕經義原不為此其所以諱公而人諸卿者意別有在也○杜氏曰晉侯

始伯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饋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胡傳曰盟于翟泉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三

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李曰翟泉不在王城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責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若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按此說謂無上下之分故其書法如此義亦皆正然而經旨恐不然也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隱元年于宿之盟已然蓋以大夫上敵公侯於是始故特變文以謹之此義既明後則可從同之旨而不必再然矣今公與諸卿之會盟而書法又如此豈獨為王子虎辨哉夫虎王臣也借

八年于洮之盟已與王臣同軌矣彼雖于王臣貶稱人而未嘗諱公也彼盟既不諱公何於此盟而為公諱然則如之何曰此蓋為晉大夫之主盟而深識之也大夫主盟於是始是以諱公而人諸卿以是為天下之大慶也此時天下之權勢在伯國伯主不出而令其大夫會公與王子以及列國之卿而與之同軌則是伯國之勢又在其大夫將使天下聽命于伯臣而伯臣之所以制諸侯者兆端於此豈不深可懼也哉○此盟之失有五晉大夫主盟一也逼近王城不修朝聘二也上替下陵三也屢盟四也謀伐鄭以虐同盟五也犯此五不韙惡莫備於此矣然惟晉大夫

春秋辨傳疑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

之主盟為憂甚大春秋內諱公而外書人者當必在此其餘他罪未嘗不於此盟而具見要之非正旨之所存也故先儒數說不同以之泛論此事則可若論書法之正旨則惟陳氏之說為得之穀梁經文有公字嘗為傳寫之誤○春秋之初外大夫皆稱人此亦皆稱人安知非亦書人之恒辭乎曰是亦不然也前乎此者大夫雖或專政而猶未顯故以恒辭而書人茲則晉大夫公然主盟而王臣與列國之卿咸在似宜斥其名氏而指其實矣經乃不書名氏故知其為貶也惟於此焉貶而書人自此以後乃可不復貶而文篇之處父士穀趙盾卻缺葦或盟或會或伐無不

書名氏至宣篇而書名氏者又不獨晉大夫後則遂為常

春秋辨傳疑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五

例而無不皆然矣豈非貶義已見於此而以此為政在大夫之權與也哉○會盟侵伐殺戰之類外皆書人而內書公者四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是也外皆書人而內書大夫名氏者四隱十年聲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僖四年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文三年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是也外皆書人而內止書及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僖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是也外皆書人而內止書會者二僖十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此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是也桓篇之伐邾止書及者桓無大夫也僖篇之伐陳止書及者微者之姓名不登於策也若夫隱公盟宿僖公戰升陘是為公諱而止書及僖公于齊翟泉之二盟亦為公諱而止書會未可與伐邾伐陳之止書及者例觀之矣○春秋書會而諱公者三莊十六年同盟于曲不書公齊侯始

主盟也僖十九年盟于齊不書公楚人始與盟也此年盟于翟泉不書公晉大夫始主盟也皆有關於天下之大故故皆諱公以見義然盟齊翟泉外皆書人而于盟出獨爵諸侯者以莊十三年北杏之會已貶諸侯而人之故與此焉直斥其爵不必又加貶也且諱在公而刺諸侯之意亦可見故與于齊翟泉之二盟有不同耳。天子之臣不與諸侯同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也據此則諸侯之不得盟王臣也明矣此法雖無他証然以義推之臣子不可以不信任君父君父不可以不信任臣子且盟誓之辭必假神威以証其渝盟者曾是君父春秋傳傳疑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六

之尊而可以此相詛乎惟此法必不可假故雖齊桓之威不敢盟王世子與軍周公雖晉文上致天王亦不敢要王人而共盟于踐土使非出先王之定典彼桓文者何不借此以增光榮而第與諸侯相盟誓哉諸侯既不得盟王臣乃齊桓曾盟王人于洮晉人又盟王人于翟泉何也于洮之盟權事之變而為之猶為王室事而盟者猶諸侯也若夫翟泉之盟則非王室事而為伯國之事也蓋晉伯既成文志漸荒竟使大夫而盟王世子于王城之側恃已甚矣春秋大雨雹

左傳曰秋大雨雹為災也

范氏曰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溫濕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

胡傳曰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暄暄陰常散變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汪氏曰春秋書大雨雹者三此年昭三年四年僖公頗能勤於政事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漸遂為文公繼權之張本春秋傳傳疑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六

若昭公則皆懦不立急於國政即位之初而公室四分政權盡失卒不免乾侯之辱天之示人顯矣

彭山季氏曰雨雹不書月日闕文也

渝關李氏曰大雨雹惟昭四年書春王正月昭三年止書冬此年止書秋與僖十年之大雨雪止書冬者同

冬介葛盧來

左傳曰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後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孔曰周禮夏諫字與為古語諫字與歡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為獸之言鄭玄云夷諫征東夷所獲貉狐征東北夷所獲然則介葛盧是東夷之國其土俗有知者故介葛盧曉之

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使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文十二年秦術之聘同

三十年春王正月

左傳曰秦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夏秋侵齊

蜀杜氏曰夷狄之犯中國伯者當攘而驅之書者識晉文之不救也

趙氏曰晉文之伯秋侵齊已從晉何辭而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懈也

胡傳曰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

斥晉文公若穆圓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率之職修矣

春秋釋傳疑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六

上書秋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高氏曰秋之侵齊自背其盟也齊桓召陵之後書秋伐晉

文城濮之後書秋侵齊秋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伯不攘斥之

彭山季氏曰按十八年秋救齊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至是則四年之內遂兩侵齊矣非我族類其必必異為中國者可不謹哉

渝閔李氏曰或曰按左傳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秋侵齊竊疑此說未可信晉侯伐曹伐衛皆直行已志而所向無前鄭不強于曹衛也豈其

伯業已成顧乃不敢攻鄭而姑先試其可否乎且以齊桓之盛秋且橫行中國未能少挫其鋒今晉文雖能勝楚而

秋亦未見衰微而畏晉也若果畏晉而欲問晉之有鄭虞而不暇來救獨不畏其後日之見討耶惟狄獨不畏晉亦置之而不問是以明年又敵圍衛而無所忌憚也不然

圍衛之役宜亦問晉之有他虞而後動哉經既不書晉人侵鄭故為謂秋問晉之有鄭虞斯亦不足信也已按此說

辨矣然而左傳之說亦未見其必不然也蓋晉侯未伯之先銳氣方新是以逞其忿暴而橫行無忌及其伯業既成

則志得意滿固思倚重而為保勝之道故國許之役必合

春秋釋傳疑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七

諸侯而共往宜其兵力不如昔哉良以楚勢猶強恐許恃

楚而不即服故合衆力以圖之耳今則鄭貳于楚人未

必不為鄭且未知鄭之守國何如故於此時先觀其可否自是晉人之慎謀若夫秋勢雖強或亦未必不畏晉今則

與齊有嫌是以問晉之有鄭虞而直侵之以其見利而趨或亦不計後來之見討惟晉人舍狄不加討故明年又敢圍衛而不復畏晉也秋不畏晉而晉且畏狄明年晉作五

軍以禦狄終亦不敢救衛而討狄罪焉晉之畏狄從可知且亦安知非晉文憾衛狄知晉文之必不救衛是以圍衛而不須候問耶今必以圍衛之無而遂疑此役之未必有

問也恐亦非通論矣。城濮之戰齊于晉文為有功且以伯國之餘屢與會盟以為諸侯倡則其輔伯之力蓋亦足多者今被狄侵無論伯國之道義當極患於同盟即以報功言之而亦不可不救齊也晉乃漠然而不恤何哉豈其出亡在狄時狄曾有德于己是以不忍與狄爭而亦不忍加討于彼耶觀狄人納膚咎如之二女子晉文晉文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是狄人之待亡人者甚厚是以處狄十二年而後行也若果為此而聽其侵齊則是念私情而廢公義顧小惠而忘大功吾恐晉文維伯而亦無以懷諸侯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八十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寡俞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欽冶廩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杜氏曰子儀瑕母弟不害殺賤也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欽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廩辭卿

蜀杜氏曰衛侯使賂周欽冶廩而使殺之亦君殺之矣

臨川吳氏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者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被執而咺偃然歸國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為文而無討罪之辭者衛侯

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瑕立適年矣今但曰公子者瑕不居其位也

趙氏曰瑕元咺所殺立而自東國權瑕亦未如君也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

高郵孫氏曰殺公子瑕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侯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二

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溢刑之惡著矣高氏曰殺而害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按累及之說必不然春秋凡言及者皆非累及之義蓋以罪有首從之分故別言之今則衛權在咺本為首惡而公子瑕特其所擁輔者故以元咺及之況咺已奉瑕攝位咺與瑕非同列而比肩者又安得不言及以別之哉

衛侯鄭歸于衛

胡傳曰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恃害戕本支古者天

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況於戚屬宜有疑問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以訖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蒞蒞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臨川吳氏曰已殺元咺則無人拒之有周治等納之而勢易故書歸考曰天王皆侯許之歸其易可知

彭山李氏曰公子瑕雖攝國事而實未立為君則衛侯之位未絕與初歸時國人已立叔武者不同矣故再歸不稱

春秋稱傳辨疑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八二

復

廬陵李氏曰衛侯歸之于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

渝閣李氏曰經書執國君者十有三僖五年晉人執虞公

娶齊邾人執邾子二十一年楚子陳侯等執宋公二十八年

晉侯執曹伯邾人執衛侯成九年晉人執邾伯十五年

執邾子昭四年楚人執徐子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而

哀四年晉人之執戎蠻子亦不與焉除虞公之滅國邾子

之用之宋公之釋餘則書歸者惟兩曹伯與衛侯而已非

三君之外皆不歸也或以其不來告或雖告而慶慰之禮

不及是以不書歸耳然其書歸也書法亦各不同曹共公

書名又書復者名以據其失位之實而賤之而復則位已絕也曹成公不書名者如其有位之常而書歸自京師者

以著天王之釋有罪也衛成公之書名者亦以賤之其不

書復者位未絕也不書歸自京師者衛侯非不可救之罪

而赦之不以責王也或者謂其權不在王亦聽晉侯之

許可而後赦之故不書歸自京師然則曹成公之歸自京

師豈果出於天王之獨斷耶○晉文欲殺衛侯而王不可

欲廢衛侯而王又不可且以君臣無讎為辭而論晉侯王

於是乎能知義矣然而不即釋之者或亦難違晉侯之意

故聽其因頓于京師以俟晉意之徐回耳夫以天王之尊

春秋傳辨疑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八三

不能專其肆赦之柄而乃難晉是徇相與遲疑於二年之

久君道之剛斷安在哉○衛侯歸于衛而君臣皆獄之案

結矣夫元咺殺而衛侯歸似乎臣被刑而君獲勝者然而

而夷考其實曷嘗出於聽斷之公而是非各得其平哉故

元咺之殺也由於周治之貪衛侯卿衛侯之歸也由於王

伯之貪殺至蓋衛侯利于復國而欲剪其所忌是以不辭

其賂而後皆貪賂而成其所欲為大抵皆私情也上下皆

溺于私而公正之義無聞焉嗚呼此王室所以日卑而伯

術所以不足道也吾于衛侯又何責哉○論語子曰甯武

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八

朱子註曰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于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可及也按朱子此註恐未必然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意程子沈晦之說為得之朱子不從而但置之國外則何也○或曰愚不在不避艱險在所以處艱險處委曲韜晦不自露其知惟不自露其知而以愚行之故能成事當成公與元咺訟時使武子以知自見必為晉侯所忌與士榮鍼莊子同病矣安能保其身以濟其君乎按此說即程子沈晦免患之意似勝于朱註從之可也○芑山張氏曰武子無所謂有道時亦不見何者是知只聘魯湛時湛露彤弓之對足見其知處見文四年左傳莊園云註以有道為文公時誤也武子莊子之子公族之禮父死子繼成公初年莊子會盟于向見僖十六年三年武子始盟宛濮見僖二十八年左傳緣河達事文公有道無道總是成公有道是後國以後時無道是失國以前時按此說與經傳皆何合當以此說為正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曰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八

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軍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闢秦將焉取之闢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國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人許之國語曰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婢註曰鄭復故曹觀公婢也婢城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廩而師還廩請往鄭伯弗許廩故請曰一臣可以敝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于臣也鄭人以廩于晉人晉人將烹之廩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廩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

秦穆遠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名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于諸侯禍無敵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惡知也勝猶也殺身贖國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唐同乃命弗敢辱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唐伯為將軍

汪氏曰翟泉之盟實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故是秦晉人侵鄭使之而猶不服故晉文復偕秦以圍之蓋以鄭貳心于楚而數加兵非專為釋私忿而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豈伯者服貳之道哉春秋貶而人之蓋有在矣

仁山金氏曰按晉文報怨而喜功故邀秦以伐鄭秦穆恃春秋釋韓疑卷三十一 僖公三十年 八六

功而視利故私鄭而倍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夏盟失秦之援而為楚所抗自是後始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也

廬陵李氏曰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餘踐岐豐之地春秋所書大抵皆與晉兵爭之迹爾自穆公釋韓之憾而從晉于城濮之功於是會于溫盟于翟泉借役于代鄭戮力同心未始有隙由觸之武一語而秦輔晉之心愛矣文公既卒而報戰故蒙厥後彭衡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秦之伐晉者六晉之伐秦亦六與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蓋至襄公十一年戰櫟十三年十三國之伐

然後交伐之文始絕於經然則有穆公之賢而其所就僅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景陵鍾氏曰觸之武見秦伯曰焉用亡鄭以倍隣之厚君之薄也利害了然楚黃歇上秦昭王書止其伐楚全用此意戰國人多持此說以解圍

渝閣李氏曰胡傳曰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于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興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今鄭伯之于晉公子時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

春秋釋韓疑卷三十一 僖公三十年 八七

之也坐此見國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動民動衆國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觸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讐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按此說之責晉侯者止就報怨一節論而不及其鄭貳于楚故以未見其即楚之實也且其報怨一事不復論其為前愆而又屢與會盟也義猶未盡夫惟無禮為前愆而又屢與會盟今乃追念其舊而不顧近日之新好也是而罪晉文則可耳若夫秦伯之黨惡肆暴即此已可貶不待從觸武之言趨利而啟釁方可責其不義舉也故胡傳之說雖正似于圍鄭之罪猶未切○展喜奉柳下

惠之辭以遠齊師服以義也。燭之武出見秦伯而與之言。秦伯遂與鄭盟。成鄭而去之。動以利也。然則齊孝公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秦穆公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其為得失何如哉。觀孟子所以語宋牼者。可知義利之辨。不可不嚴也。夫燭之武曰。越國以鄙遠。若知其難也。在秦伯之意。未必即欲鄙鄭武。特因其亡鄭而甚言之耳。然而地遠。則勢不能保。此遠交近攻之說所自來歟。

介人侵蕭

渝閼李氏曰。蕭宋附庸國。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即此蕭也。去年介葛盧兩來魯。而今乃侵蕭。則是先與魯好而後

春秋傳解經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八

敢凌虐其隣。封其僭。聲援于魯人者必多矣。此以知侵蕭之役。不獨罪在介人。而魯亦與有罪焉。且晉伯與而介人敢侵蕭。介無伯矣。魯與介好而聽介人肆志于弱小魯。亦無伯矣。乃晉文不知討介。宋亦不能自庇其屬國。彼亦何賴于伯主。而又何賴于宗邦哉。晉與宋蓋皆不能無咎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曰。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彭山季氏曰。宰周公來聘。蓋以報僖公王所之朝也。厚其

禮故使重臣也

陳氏曰。自桓王以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尊矣。

張氏曰。天子宰公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公。室陵夷。大臣失職也。

汪氏曰。經書天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宰公。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也。王朝冢宰。四見於經。咺糾以讀三綱。而書名閼之來聘。禮雖過厚。視贈寵。蓋命篡載者。則其罪薄乎云爾。渝閼李氏曰。僖十九年會於葵丘。宰周公孔也。此年來聘。宰周公閱曰。孔與閼。蓋父子或祖孫與兄弟。未可知。然皆

春秋傳解經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九

襲公將而任冢宰。是亦為世官矣。夫隱公之世有宰咺。桓公之世有宰渠伯糾。僖十九年有宰周公孔。則是前於此者。宰猶不以世也。至此而乃世其官。為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止書周公而不書宰。又可見冢宰之職。周公亦不世居之矣。是聘也。天王不當使宰公。宰公不當使王使魯。亦不當恬然受之而不辭也。春秋於此。蓋參譏之。然天王以重臣優待魯。亦以優禮饗宰公。上下皆過於厚。而不知其失禮已多矣。彼宰閱者。徒知辭備物之饗。而不知辭非禮之命。是以能見其小而不能見其大者也。豈可謂之知類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傳曰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杜氏曰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李曰據杜註則左傳所謂將聘于周者是謂其未行時言也此必下有他文云方可言遂初聘于晉不然左傳所謂遂初聘于晉者不是君命之辭豈有聘周方言其將往而于聘晉即言其行事者乎如此則于文理有不通矣

杜氏曰如京師報聘周公既聘周又自周聘晉故曰遂

胡傳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汪氏曰謂本受二事之命也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汪氏曰謂但受一事之命其書皆曰遂而復將命再行一事也

公子遂如周及晉所謂以二事出者也蒙宰上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

春秋傳傳疑 卷二八 僖公三十年 九

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特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汪氏曰經書卿大夫如周聘者四而惟此以二事出自入春秋未嘗朝聘于京師以魯之望國僖之賢君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者如是其簡慢況晉未聘魯而魯昉往聘周先聘魯而魯苟答聘是尊王之禮不如事伯之禮也雖然猶勝于隱桓之受聘而不報者也

仁山金氏曰謂夷周于晉猶未也其後知有晉而不知有周矣可勝誅哉

林氏曰魯始聘周亦始聘晉

渝開李氏曰陳氏曰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于晉也臨川吳氏曰魯素不與晉通好自文公伯後未嘗聘本欲初聘于晉但以王室既先來聘則不容不報故因聘晉之使令先至周而後如晉也慢王畏伯之情可見矣按此二說不同陳氏謂為周而因及晉吳氏謂為晉而先及周然亦安知非二事皆本意適從一時之便而並行乎況于周為報禮于晉為先施則僖公之敬天王不及其敬伯主也不待貶矣

春秋傳傳疑 卷二八 僖公三十年 九十

春秋傳傳疑 卷二八 僖公三十年 九十

九十

九十

九十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春秋左傳卷二十九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渝關李氏曰張氏曰為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按此說或不盡然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至此已八年矣若為報怨何為遲之八年之久乎即以為伺釁而動魯非力不敵戎未必慎重至此且魯于戎未嘗有大讎何至八年而猶不忘耶此或又有他嫌因追前怨而興是役不專為濟西之恥也然二十四年侵曹納赤戎之無道甚矣不于彼時加討乃至于今而以他嫌伐之豈得為有名之師乎襄陵許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六年一

氏曰隱桓世有戎盟至于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于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按此說是取其伐戎或不然也蓋德政修則外自服書所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是也且備之于其先禦之于其來謹之于其後御戎之道也今不能然徒以力勝而加兵于其地義何在乎況隱桓世有戎盟在先公已為不義乃欲恃區區之盟詛責其渝盟而來寇尤為未矣下書公至自伐戎其不足于此伐也甚明若以伐戎為崇中國然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何未聞其窮兵而遠征也哉

綱左傳曰春晉士為為大司空夏士為城絳以深其宮

夏公至自伐戎

張氏曰莊公治國家之政多闕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于內治乎踰時書至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

張氏曰曹殺大夫曹伯赤殺之也豈于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鄆厲殺傅瑕原繁歟

高氏曰除羈之黨恐其內應也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大夫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著其擅命專殺之罪為萬世之大戒凡殺大夫稱國者死在上也稱人者亂在下也胡傳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六年二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弟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周禮大司寇凡諸獄訟以邦法斷之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汪氏曰齊桓晉文晉悼皆無專殺大夫之過視當時諸侯可謂彼善於此矣

孫氏曰曹殺其大夫不書名氏者脫之也

春秋輯傳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六年三

渝關李氏曰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左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今公羊傳亦曰何以不名衆也然則晉殺三卻不為不衆矣何故名乎啖氏亦曰但稱大夫者無罪而死也然則陳洩冶以直諫而被殺又何罪哉或曰經於有罪見殺者書名以為世戒無罪見殺者書名以昭其節或以矜其不幸也若夫無美可著無惡可懲者則不書名胡傳曰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知其名而亦書

彭山季氏曰徐伯益之後嬴姓子爵國故城在今泗州北五十里即晉下邳國僮縣地也。伐徐魯治戎黨也宋比魯尤近徐戎亦志於伐者也特事起於魯而邀齊以為輔耳齊自非杏以來漸已經營伯業但人心未盡服則伯事尚未專故諸侯之事猶有不為齊主者而齊亦謙讓不違至明年同盟于幽與之者衆宋公心服不敢當先而齊亦盡任天下之事矣

胡傳曰按書伯禽當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臨川吳氏曰穆王之時徐偃稱王帥九夷以伐是年春宗周徐國雖小但春秋之前已嘗偕王猾夏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春秋輯傳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六年四

故齊宋命將而公獨親行

汪氏曰宋先於齊蓋桓公伯業未盛亦若伐鄭伐鄭之先宋也十五年伐鄭十六年伐鄭明年盟幽則齊桓伯業盛矣故二十八年救鄭宋序齊下

渝關李氏曰宋先於齊齊猶為恭於宋也二十八年救鄭齊先於宋三十二年遇于梁丘宋又先齊自入僖公之篇而後會盟侵伐無不推齊為首矣然此役宋齊稱人皆大夫也此或大夫有尊卑故先宋後齊亦未可知。先儒見宋齊皆稱人而公獨親將故以此役為魯志亦未可信其必然也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亦外皆人而內則

公豈亦可謂魯志乎此或出於齊桓之意亦未可知^廿二十
年齊人伐我則齊桓惡戎而亦惡徐也蓋有之矣此時莊
公方睦于齊而亦有怨于徐且公以多才而好武故特親
將以會伐之未必皆魯志也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
侯之大夫救徐意自此役後徐遂服屬於齊故楚人伐徐
諸侯次匡而令大夫往救之歟此說於經前後皆有合但
無他証亦未敢以為必然也姑從先儒說而附此以備考
可也。胡傳曰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
殆之憂矣按此說不然二十年如齊觀社未踰時而書至
豈以兵革之事不淹時而不致乎雖桓會不致然此役非
齊桓之親將亦未可恃以為安也況僖四年伐楚之役齊
桓親將而猶書至豈以此役有齊人而遂保其無危也然
則其不致者或以危義易明而略之不可謂此役為無危
也

鐏左傳曰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渝關李氏曰經書十二月日食者四此年襄二十七年昭
二十二年三十一年是也夫周十二月建亥陽月也嫌於
無陽之月而陰又蝕陽十月之交詩人所為深憂也。日
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去年日食在六

月今年日食在十二月薦食於最忌之月其變為尤甚矣

春秋傳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六年六

侯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傳曰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彭山季氏曰洮杜氏曰曹地見僖八年盟洮下於此又云

魯地非也蓋曹當杞魯之中耳

高氏曰婦人無相會之禮伯姬既歸于杞復來與公會是與文姜齊襄無異也

陸氏曰參譏之公及齊侯伯姬皆失正也

陳氏曰內女為夫人七見于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伯

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為皆未之前聞

春秋傳傳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七年七

也

渝關李氏曰伯姬桓公女也父母沒女子不得寧兄弟又

歸父母之國而寧兄弟且不可況相與會於異邦之野既

豈女子之所得為乎伯姬此會或亦借口於母文姜之會

而為之彼雖不似文姜之宣淫然非典禮之常是亦春秋

之所禁也故直書于策以譏之是會也未知其何故或

以兄妹思慕之情而相會耶抑或為謀國事伯姬有求于

魯而然耶夫兄妹思慕而相會既不知發乎情而止乎義

若謀國事而有求于魯亦非婦人之所得預也未幾冬又

來杞伯又來朝親於魯者愈密求于魯者愈殷而其悖于

禮也愈甚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曰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杜氏曰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

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今始服也孔氏曰文十七

與趙宣子書云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侯蔡亦獲成于楚是二十五年既與楚平故至此始服也

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

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殺梁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

春秋傳傳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七年八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

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

盟皆小國受命于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小國願與

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

當貳于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

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

特書同殺梁傳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

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按此說多未妥以為惡其

反覆而書同盟是必不然辨已見於十六年同盟下矣其

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固為得之但以此盟為鄭伯之所

春秋傳傳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七年九

欲而書同盟豈以一人之所欲盟而取眾辭以立說哉書同盟自是諸侯所同欲非僅鄭伯然也且有伯主而後有同盟之文言諸侯推桓為伯而其欲為此盟明非伯主所自為耳若夫伯主之他盟而不書同者是乃伯主所自為諸侯奉命而相與盟此固有不得已而從之者矣他如諸侯之離盟參盟未必非同欲但以其無所推尊故不書同豈亦可謂小國之強從大國乎且穀梁傳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誰授之哉齊桓非受天子之命而為伯彼雖得眾而共推之必非授之之謂也况十六年同盟于幽既諱公以示譏此則可以從同同矣又安可謂其愈於他盟而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曰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彭山季氏曰原周畿內邑今河南懷慶府濟原縣西北一十五里原城是也蓋周大夫之采邑而因以為氏仲字也原仲者天子命仕于陳以為卿者也葬原仲公子友之私

事而請於君以行也

高氏曰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皆再舉國此不言葬陳原仲明非國事也

陸氏曰書葬之意直譏季友之行尔臣無境外之交况以私事而出境乎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臨川吳氏曰無會葬隣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大夫無私交公之遣行友之會葬原氏之受皆非禮也參譏之

汪氏曰僖五年公孫茲如年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聘且娶文七年公孫教如莒泣盟且逆女成八年公孫嬰

齊如莒自為逆昭二十五年叔孫婁如宋為季平子逆經

皆不書逆此書如陳葬原仲尤異於葬諸侯之使是季友請於公矣以非公朝之禮雖請於公是亦私行耳按曲禮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非威世之事春秋大夫私行而遂交政於他國聖人特書公子友葬原仲以示戒者防微杜漸之意也

渝關李氏曰何氏曰稱字者葬從主人也按此說固禮之常然在原仲或亦有別原仲為天子之命卿即其生也亦當字而不名况至于葬乎蓋葬而稱字是凡會葬者之所同仲特於此無異稱焉此如宋本公爵及其葬而仍稱公

耳者以此為既葬之例無以辨於命卿之生而不名者矣
或者謂原仲非命卿亦如齊之國高先世曾命於天子後
人嗣之而未嘗受命也若然則與凡大夫無以異今之葬
而稱字果從主人之常禮矣然女叔既為命卿又安見原
仲之非命卿耶。凡葬諸侯例稱諡配以虛位而稱公蓋
因彼國之稱而稱之所謂葬從主人是也若夫大夫未嘗
無諡其在本國例皆以字配諡如共仲成季之類今葬原
仲亦當從彼國之稱而諡與字並書矣經獨稱字而不稱
諡或亦為私家之事而略之耶夫既不繫之國明非陳國
之公事而又不繫之諡以略之春秋謹於公私之辨也嚴
春秋傳傳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七年十一

此不獨發其私交之非蓋亦責其墮體廢憲之謬耳不然
大夫私事不繫於公家之策故凡越竟逆女者經皆不志
其逆何獨於此而特書之哉。胡傳曰公子友如陳葬原
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
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木之書也京師諸夏之
表也祭伯以襄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
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
子適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
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
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
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見禮記檀弓
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
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按此說論
私交之源流固有然者然論春秋書法之旨殆不然蓋凡
王臣與諸國大夫之私行者皆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罪
自見者也經於王臣本未嘗貶豈得謂諸國大夫因王臣
之已貶而遂無譏乎然則正本清源之意責在王朝者亦
不止此事俱當會於書法之表可耳且胡傳論季友之
私行而不罪其傷國體是亦義之未備者也

冬杞伯姬來

公羊傳曰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何氏曰直來大歸者廢

來歸也

胡傳曰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違父母兄

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趙氏曰凡內女稱來不宜來也合禮者常事不書蓋非禮而來故書示

高氏曰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又來何其不安於杞也杞伯不能制其妻如其國何

汪氏曰春秋內女之適諸侯惟杞伯姬四書來一書會則

伯姬之越禮可知矣伯姬之後惟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春秋傳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七年十三

亦非禮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以為歸寧然伯姬非莊公女何得言歸

寧胡傳亦主歸寧說以春會于洮冬又歸魯為失歲一歸

寧之禮夫春會未至魯即使伯姬為莊公女亦不為歸寧

至此而又來尤不得謂之兩度歸寧矣况伯姬本莊公之

妹乎蓋胡傳亦認妹為女見歸寧不為非禮遂以為非歲

一歸寧之禮殆不然也 彭山季氏曰杞伯姬何以來以

其國弱求與魯親故先通杞伯將朝之意耳不然事本同

時伯姬何以先夫而至耶夫春之會洮必亦為此故也而

冬又來魯其往來頻數如此伯姬非能以禮自防者矣而

莊公鍾愛其女使情勝禮焉是豈所以齊家而治國哉按

此說亦以伯姬為莊公女非也且謂伯姬此來為通杞伯

將朝之意尤不然若伯姬果莊公女則以壻朝翁何須伯

姬之來然伯姬妹也莊公兄也伯姬適杞是亦姻親之相

好者且其素無他嫌何至致難於其際況以小事大自是

大國之所欲又加以姻好無他嫌今欲來朝何慮魯人之

見絕而先令婦人頻通其意乎然則伯姬此來或謀國事

而求援或思家人而欲見之俱未可知已而杞伯來朝蓋

亦求魯親魯之意未可謂伯姬之春會冬來皆為杞伯來

朝計魯人獨伯姬之請許其朝而後朝也 下書莒慶來

春秋傳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七年十四

逆叔姬則伯姬此來安知非為叔姬出嫁而欲觀之乎但

伯姬春會于洮此一來也杞伯又接踵而朝魯其會其朝

本不為叔姬又未可謂伯姬專為叔姬來也大抵不當來

而來非禮之行在伯姬為踰閑無論其或謀國事或思家

人俱非春秋之所許也故直書其來而不言其事其謹於

男女往來之際不誠嚴矣哉

莒慶來逆叔姬

彭山季氏曰慶莒大夫名叔姬者杞伯姬之娣也

胡傳曰莒慶莒大夫也叔姬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

為其君逆則稱女 汪氏曰如紀 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

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平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

陳氏曰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曷為公親焉則莒慶仇也隱桓莊之際莒嘗為強國入而取杞牟婁納公子慶父吾君特會外大夫自浮來之盟始以是知慶之敢仇也

汪氏曰宣公以篡得國倚齊為援而齊人止公為高固求婚魯人以為大辱莒慶微國之大夫而莊公以叔姬妻之又自為重其不君亦甚矣

春秋傳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七年十五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莒慶不稱氏未賜族按此說未必然當時公族為大夫固有未賜族者但小國之大夫例皆書人而不書氏名若接於我而得書者亦止書名而不書氏故莒慶莒曄莒夷與邾庶其邾昇我邾快邾黑肱皆不書氏豈皆未賜族者乎由是言之即使莒慶果賜族例亦不可稱氏矣說詳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下。叔姬不稱子與伯姬同蓋皆桓公女也伯姬於叔姬為姊妹蓋皆莊公之女弟也先儒多認為莊公女誤矣。或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則不娶於他邦從可知莒慶齊高固以大夫即魯而圖婚非禮也按此說或不然束脩之問不

出境蓋謂無故而外交者耳婚姻之正原非外交之可比

若以娶於他邦嫌於外結強援之私則大夫之承君命而聘他邦者未嘗不與外大夫相接何不慮有結援之嫌乎

且他邦之士可為本國之臣而本國之臣何不可娶他邦之女意大夫之娶於他邦蓋亦禮制之得為者也公羊傳

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按此說亦不然大夫可娶於他邦自可親迎於彼國親迎為人道之大何間於尊卑曲禮

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所謂私行者蓋為喪葬婚姻等事而行耳人君於此亦未嘗不通臣子之情而使

各遂其私不必有他嫌也如孟子為卿於齊又自齊葬於

春秋傳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七年十六

魯是亦私行也喪葬可私行安得以親迎之正而謂其害公義哉觀內大夫之往他邦而親迎者經止書如而不書逆可知親迎不為非禮矣然則莒慶齊高固之書來逆乃為公自主之在彼為抗尊在此為隱體以是而特譏之耳未可責其越竟逆女也。外大夫書逆者二此年莒慶宣五年齊高固是也蕩伯姬亦宋大夫妻也伯姬公族之女蕩氏即親迎亦不可以書逆傷二十五年蕩伯姬來逆婦所逆者乃公女而亦公主之也故亦書之內女適大夫概不書歸

杞伯來朝

張氏曰杞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朱子曰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

渝關李氏曰廬陵李氏曰周封三恪獨微子以三仁之賢得以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故其命之曰庸建尔于上公尹茲東夏杞雖王者之後然東樓本無大功德豈遽錫以公侯之上爵乎是故論三恪之實則宋以微子之賢作賓王家陳以武王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爵公而陳爵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七年 七

侯杞之為侯本無所据但胡氏略而不言註公羊者抱於王者之後稱公註左氏者泥於桓公編杞侯之誤為是紛紛耳按此說是謂杞本伯爵也夫抱於王者之後稱公以杞為公爵者固非謂東樓無大功德以杞為伯爵者亦不然也蓋三恪不必皆公爵陳備三恪而爵侯意杞亦與陳等耳且桓公之篇三書杞侯經有明徵不應皆誤雖東樓無大功德然封後裔以杞其先王豈不可錫之以侯爵乎由是知杞之始封未必無百里也後則削弱耳及其削弱而自降為伯又降為子又子與伯無定稱未可以此年之書伯為本爵也○桓二年杞武公來朝歷靖公共公以至

惠公而今又來朝昔稱侯而今稱伯則其衰微可見矣杞伯為莊公之妹婿其來朝也不過親魯以求援耳然伯姬

方在魯杞伯於是而來朝邦交亦覺其不光矣宣五年齊

高固及子叔姬來雙雙而俱至殆有甚焉大抵皆非禮也

鉅左傳曰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驕得勝於

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

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

亟戰將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

頑也 立頑在十九年

渝關李氏曰王賜齊侯命者賜命為侯伯也齊桓至是始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七年 六

為受命之伯矣僖二十八年晉文亦親受策命于王是皆

王朝之大典恩寵莫重於此矣在桓文未必不告諸侯而

諸侯未有不賀者然皆不見於經何也意者桓文以強力

得諸侯天下之權勢盡歸於伯主則是無王命而伯勢已

成有王命而王靈亦不重也故春秋推其無王之實而皆

沒其賜命之迹耶蓋桓文不知有王何論有王命諸侯不

因王命從伯主何論王命以示諸侯所當從春秋沒而不

書所以正天王以正伯主正伯主以正諸侯之微意也不

然桓文之他事皆書乃獨於王朝恩寵之大闕焉而弗誌

春秋尊王之義安在哉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曰城濮衛地

彭山季氏曰幽盟再同大會也而衛侯不至城濮之會蓋齊以魯衛兄弟之國而使魯說之來歸也齊桓其亦可謂能修訓典而不急於務武者歟先儒以為謀伐衛則伐衛何待於三月之後而魯兵亦不從行耶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將討衛也張氏曰齊欲討衛而會魯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于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汪氏曰謀伐衛矣然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濟謀伐戎而魯不與伐戎也

過魯濟伐山戎

並見三十年 按諸說皆謂謀伐衛蓋秦天王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七年 尤

伐衛之命於是而相謀焉固有之矣然衛勢不強於宋魯齊之伐宋伐魯也未聞其先謀于他國何至於衛必與魯謀而後伐哉即伐山戎而過魯濟以謀之蓋亦齊人將遠征欲恃魯援以備他患耳非欲資其策力也衛非山戎之可比何須先謀於魯而後舉兵且使果為謀伐而為此會則于魯地齊地亦無不可何為遠至衛地而相與謀且使此會果為謀伐則會後即當伐之矣又何為遲至三月之久而始伐哉或者齊桓伯業已成欲以信義服諸侯而不輕於舉兵也此蓋欲魯莊之致衛侯故相與往至彼地而令其易就魯彼來服而與會則猶可以止不則侯之遲久

而終不服然後乃舉兵焉意此會之相與謀者致衛之事未可謂其專謀伐也然則王命伐衛而不即伐乃為是會以致之可乎曰可衛朔抗莊王而入國又抗惠王而立頹

罪不容誅矣是即王命不來亦當聲其罪而共討之然於彼時縱惡勿問今已易世天王猶以立頹為恨而欲移怒於其子若衛亦又寧他罪惡未至如其父惡之甚若因其父惡而罪亦抑豈罰弗及嗣之道乎為齊桓者宜於此時申天王之命諭以大義令其東身請罪於天子若果服焉而奉令惟謹可以報王而無事於伐矣今會于城濮而欲致衛未為不可但未知齊桓之意果欲其東身請罪於天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七年 二十

子耶抑第欲其服從于己而已耶此公私所由分恐齊桓未能脫然無私於其間也觀其伐衛戰勝而取賂而還則齊桓之情概可見矣以諭以大義而衛人服罪可以報王而無事於伐矣如其不服是衛亦又抗王命也於是大會諸侯徵兵共討執衛赤而歸于京師抑豈不可今會于城濮以致衛而衛侯又不至不得不舉兵矣然與魯同會而不與魯同伐雖齊桓不欲煩諸侯抑知以王命而動諸侯之師是亦勞而不忍者也况夫徵兵共討使諸侯知得罪於天王即得罪於天下而必無可容則正一國而天下莫不正矣不知出此乃以煌煌正大之舉若第出於區區一

人之私卒至戰勝而取賂而還其矣伯術之陋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七年主

春秋傳辨疑卷十七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曰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徐山金氏曰按此齊侯奉王命以伐衛也而春秋皆稱人以戰齊衛皆無王室也衛侯朔抗莊王以入國其後又抗惠王以立頑至是雖朔死赤立然亦未聞其蓋前人之愆也齊侯伐之而不一引咎焉抗焉以戰此衛之無王也惠王有子頑之亂固不使一介行李告難于齊而即安于鄭然齊桓方伯天子蒙塵而不一顧省至是使召伯賜命且命之伐衛而桓公不為會諸侯臨之顧微焉以與之戰幸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七年主

而敗之又不能執衛侯歸于京師以聽天子之誅赦顧取賂而還如是而伐是兩下相為戰而已故皆人之事
陳氏曰齊稱人敗之也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是桓公不以王命討衛也
高氏曰初衛興兵助子頑篡王而齊為伯主不能奔救及鄭伯既納王王乃錫齊侯命使討之於是乎伐衛然既敗衛乃取賂而還嗟夫齊桓以能尊王室伯諸侯而所為乃若此

呂氏曰管仲在而齊侯不以王命為重取賂而還則桓公之所為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於此事可見矣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主

盧陵李氏曰按去年同盟于幽衛已不至桓公母亦本有怒衛之心因假王命以伐之歟當十九年衛燕立子頹之際桓公方圖伯事固當聲罪致討以明扶王之義乃邈然不顧今而討之又以取賂而還其事無足詳也故春秋書齊人而不書齊侯不然果奉王命討有罪何不書齊侯與伐楚同乎。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衛而戰宋伐齊而戰吳伐齊而戰其事同然觀戰以宋及齊此不以齊王之則非貶齊可知矣。李曰齊于伐衛稱人不為無貶但戰之義別有在言齊非有志乎此戰則猶可寬耳貶齊不相掩也。春秋戰書人而敗書師者三紀戰之燕人城濮相舉之楚人敗績皆稱師此獨書衛人敗績則貶衛可知矣。

胡傳曰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當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微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

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

五峰胡氏曰春秋之時天下無號令其矣衛惠既死王命討之雖為後時然猶勝終不討也為衛侯者即日因齊桓之京師請歸死於司寇以忠孝蓋前人之愆可也齊師以是日至直以是日與之戰甚矣故義繫於衛而非繫於齊也

張氏曰衛惠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衛懿不至伐又不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急擊之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以衛為之主罪之也不地於衛都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主

趙氏曰敗稱人罪衛之不服王命故異其文

王氏曰戰不言伐而書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被伐不言及而書及敗績不言人而書人皆罪衛也

彭山季氏曰戰而言伐伐而言日急辭也齊以是日伐而直以是日與戰輕亦甚矣其敗也宜兵敗莫支尚不知誠心輔伯之為急也殆矣哉甫及七年而國有狄難幾至滅亡非棄伯忘危之明驗歟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是齊侯伐之也經不稱侯而稱人者正伯者之罪也曷罪乎伯者罪其不即討於伐周立頹時已越十年而衛又易世今乃感錫命之寵懷盟幽不至之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宣

嫌特假王命而以單師致伐也。然則衛已易世，猶可伐乎？曰：可伐。衛朔逆天王之命而入國，後又伐周以立桓罪不容誅矣。若以罰弗及嗣之義律之，固不必移怒於其子。然其子赤嗣立，亦未必請命于王而供臣子之職也。觀齊魯二君會于城濮以致之，而衛赤竟不至，可知其抗王藐伯未能蓋前人之愆矣。於是而聲罪致討，自不為過。但齊桓不能以公心行義，舉雖奉王命而實未嘗尊王也。營己之私，姑欲其從我，恃己之強，無假於用人，則是伐之未盡其道也。況幸而戰勝，又不能執衛侯而歸之京師以聽命於天子，顧乃取賂而還，卒以亂成，豈得為仁義之師哉？故春秋時貶而書人，所以深罪之也。衛侯書人，其罪固易見矣。此齊侯伐之也，貶而稱人，與伐山戎之稱人同。夫春秋無義戰，衛亦之抗命，拒齊固重其罪，即齊桓角力而與交鋒，蓋亦未得正辭。服叛之道也，唯其名為公而實為私，名為義而實為利。春秋嚴於公私義利之辨，尤惡夫竊其名而無其實者。故亦貶而稱人，不然奉命伐衛不得已而與之戰，宜若無罪焉。何為夷其稱而俱書人乎？胡傳曰：齊稱人將卑師少也。或曰：齊衛稱人皆大夫也。按此說俱不然。齊人衛人蓋皆君將而加貶，再齊奉王命以興師，必不使大夫抑豈有將卑師少之理？且其受賂而還，若非齊侯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宣

在師孰敢專受而專還乎？至於齊人之強奉王命以臨衛，都衛必不敢以將卑師少禦之。又可知矣。況夫抗命急戰，衛侯忿躁，不自安恐，亦不專使大夫將也。若專使大夫將，則敗績例稱師，何以異於常例而又稱人乎？敗績而亦稱人，可知是為君將而深責之。然則所謂齊人衛人者，皆貶辭也。是役也，何以無列國蓋齊桓恃己之強不欲分功，借力於諸侯所以張其伯勢之有餘也。故止以單師往耳。三十年伐山戎亦獨齊人，蓋與此同。或謂齊桓不欲煩諸侯，故不動列國之兵，欲姑薄伐以服衛，故不令列國之眾。若然，則是休養四鄰，不極兵威以虐叛國之道，猶若可取矣。觀春秋之貶而稱人，恐齊桓未必有此情也。使其以公心行義，舉何惜於勞？諸侯又何惜於大伸天討？執衛侯而聽天子之加刑哉？經書及戰者二十及者為志乎此戰者也。故以及之者為主，然內與外戰則皆主內。中國與蠻夷戰則皆主中國，蓋亦不拘此例矣。如此年衛及齊戰，僖十四年韓十八年，僖文二年，彭衙七年，令狐宣二年，大棘成二年，新築昭十七年，長岸哀二年，鐵皆以及之者為主。所謂為志乎此戰者也。若夫桓十三年己巳之戰，十七年奚莊九年，乾時僖二十二年，升陘成二年，鞍皆以內及外之辭也。僖二十二年泓，二十八 year 城濮，宣十二年邲，成十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三

六年鄭定四年柏舉哀十一年父陵皆以中國及蠻夷之辭也夫由魯而主魯內中國而主中國內外之辨固以尊魯尊中國然春秋以寡怨息爭之道反求諸己或亦先自治而治人之義也夫惟桓十年來戰于郎不以魯主戰是又一義也。彭山季氏曰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頑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頑也如此則事關天下之故莫有大於此者伐衛之兵乃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之類而齊又能伸大義者也然圍郊時有劉單子朝之亂經皆備書而此獨略焉何所張本而見其為討子頑之亂哉且五大夫作亂因蘇氏秦子頑伐王不克宜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三

如莽景王後王室亂之書亂蘇子秦子頑奔衛衛師伐周立子頑宜如尹氏立王子朝之書立鄭伯以王歸處櫟宜如敬王居于狄泉之書居號叔謀納王而殺子頑及五大夫則勤王討賊而春秋之所僅見者也於法尤不可以不特書求之於經例皆不合而欲摺拾傳聞之說以附益之則不惟事失本真而亦自陷於誣妄矣至謂齊侯取賂而還則桓公本為圖伯興師非規規於為利者是併伯者心事而不知也左氏之浮誇如此而謂可以盡信乎按此說因諸事傳有而經無遂以經之他文例之而謂傳說不足信似矣不知春秋之法不拘於一例以其時有遠近事有

信疑史有詳略義有去留故前後所書不必其盡同而亦未嘗盡與傳合也如天王之崩葬事亦莫重於此矣經或崩葬皆不書抑或書崩不書葬夫崩葬不書總難定其有無然書崩不書葬豈其天王終未葬耶又晉文戰勝而天王下勞于踐土固可於公朝王所見之然觀下勞之事為非常可知策命晉文為侯伯亦必有之乃其賜命亦不書亦安可謂其無有哉蓋春秋之筆削別有精義傳特據其事迹全錄而直載之是以不合於經未可以經之所無盡以為傳之失誣也今依傳說以求經旨而經旨可推則是左傳之為功於春秋不為不多矣若以為浮誇而欲盡廢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三

之是亦為妄而已惡乎可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汪氏曰瑣在位十二年子遠除嗣是為文公
邾左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中生又娶二女子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

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履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
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
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
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秋荆伐鄭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
馬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
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
曰婦人不忌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
于結枳之門子元闕御疆闕梧耿之不比為旂闕班王孫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元

游王孫喜殿象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子元曰鄭有人焉

渝關李氏曰去年同盟于幽鄭文公與焉荆惡其貳於齊
也故伐之伐在鄭而實所以撓齊齊人於是乎不容已矣
其稱荆得無以其猾夏而狄之乎曰非也二十三年之來
聘宜書君臣而稱人略之也至此仍以國舉道其常若
夫猾夏之罪直書而自可見不待貶而狄之矣 十六年
荆伐鄭此年又伐鄭鄭之困於荆者再矣猶未至如入蔡
之甚者荆入蔡在猶有人焉故耳況此年被伐諸侯之救
師又不旋踵而即至乎。景陵鍾氏曰楚子滅息以息媯

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令尹子元欲蠱之而泣情辭俱
厲可謂有至性有高識矣但嫌息侯一死之難也李陵
之降虜也楊雄之為莽大夫也息媯哉按文夫人之戒子
元鍾氏嘉之似矣然婦人之道一失其身萬事瓦解又何
至性之可道高識之可稱者且伐鄭之舉起自彼婦之一
言蓋亦不知猾夏之為非矣至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未聞文夫人之見却焉子元固有罪文夫人之罪不亦多
乎哉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傳曰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元

有烏乃止

穀梁傳曰善救鄭也

胡傳曰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
隣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人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
事見矣

程子曰齊桓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
蓋天下大勢所在

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當時楚最强大時
復加兵于鄭鄭則在王畿之內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
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過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桓公之救五此年及閔二年救邢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也此為桓公安攘之始事然齊宋命將而公獨親行公亦善相齊桓矣是時楚文王卒國有內難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今子元又以當試齊也我公不顧荆人一聘之私而勇往於伯主之義春秋所予也

汪氏曰楚自十六年伐鄭至是又伐而中國救之三十二年齊宋又遇梁丘以謀之僖元年楚復伐鄭而諸侯會稽以圖之二年三年荆楚荐致侵伐于鄭齊桓於是舉次陘之師以聲罪于楚自是荆蠻帖服矣然首止之盟鄭伯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莊公二十八年主

諉於撫女之命又懷貳而逃歸明年諸侯伐鄭圍新城又明年齊人伐鄭而鄭伯乞盟請服矣自是鄭服中國終桓公之世桓公甫沒而鄭伯即朝于楚然則齊桓攘夷安夏之功豈可少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實予其却楚而救鄭也經書救者二十有三而齊桓居其五桓公視他伯者為愈矣

渝關李氏曰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楚師之勢烈甚矣入于桔枳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遠市鄭人將奔桐丘鄭國之勢危甚矣齊人以伯國之強合二大國急救之而楚師夜遁所謂知難而退者也若非此救鄭雖有人亦必難保

今得此救而全則其有功于鄭何如哉夫春秋惡人擅用兵惟於救患之師則予之况齊桓受命為伯得專征伐則合二國而救鄭尤分義之所得為者乎春秋於此誠善之也然則齊宋皆命將而公獨親行者固齊桓之能用公蓋亦公之挾技而好武耳以此輔伯恤隣遏楚之鋒全師而歸公亦可謂善用其勇者矣趙氏曰救鄭之役曷為獨使吾君親之齊侯以吾君能師者也故伐徐救鄭皆請公自將以為功而齊人宋人屬焉桓公可謂善用諸侯者矣按此說疑未必然蓋凡役之有君將者不必能師而始令其往魯莊雖屢勝敵而未免於乾時之敗抑豈可謂真能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莊公二十八年主

師者且齊以節制之兵必有良將以統之即使魯莊不行何慮其困濟而必請公自將以為功哉此或齊桓徵兵於魯魯莊好武而欲借此媚齊故獨親行以應之未必齊桓之請公將也不然齊桓不出特請公將以禦強夷在天子討而不伐乃可如此豈伯主而敢驕逸至此哉若夫公雖親行而齊人宋人之師亦未必屬公而聽其制命使皆屬公聽命不惟伯國之將無權且魯莊受伯令而統全師有如如一將之任亦未免於卑公矣恐當時不如是也。十六年宋人衛人衛人為宋伐鄭後荆即伐鄭而齊不救齊猶不悅于鄭也荆伐鄭後諸侯同盟于幽鄭厲公與焉未

幾而有鄭詹之執鄭猶不恭于齊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亦有鄭文公意其事齊者較專故此年荆伐鄭而齊即救之觀其救與不救而鄭人之向背可見即齊人之好惡亦可見矣

冬築郕

王氏曰帝乙子封於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子郕

彭山季氏曰郕魯下邑公穀並作微殷紂都朝歌時為微子所食邑蓋在紂畿內之地也水經註曰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今按壽張故城在今縣南九十里計當尚在鄆城西南則郕邑當在鄆城西北范縣界上與秦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主

臺相近其地北近于齊南近于曹即濟西也而郕秦二邑近鄆則為魯地矣其為此築以戎常出沒及之欲設備也鄆陽萬氏曰工役之多者書城工役之小者書築胡傳曰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張氏曰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築郕之時可知矣

呂氏曰十二公興力役莫甚於莊公築館者一築邑者一築台者三城邑者二新延廐者一比事考之而莊公之罪見矣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園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公

耳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郕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園則書築郕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按此說不然楚丘本新造經不書築而書城齊人將築薛薛本有舊也滕文公亦言築豈可謂書城為完舊書築為創始乎蓋大曰城小曰築乃用功之通例則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園則書築郕邑也而亦書築自是力役之小者夫以非時之役雖小而必書春秋之憂天災愛民力者至矣。築者興作之統名孟子所謂築斯城也此固不專以新論而亦不專以小論但春秋或書城或書築則不無小大之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主

別耳。郕邑之或新或舊未可知但為衛民而築之本非臺園之可比使此年不甚歉則郕邑之小役亦必不書今書築郕當合下文大無麥禾觀之乃見春秋之微旨謂夫凶年饑歲雖有小役是亦在所當廢也故周禮荒政十有二而四曰弛力非以民飢而不堪役之故乎明年新延廐亦與此同義。齊氏曰臺園曰築郕字上下疑有闕文按此疑亦不為過蓋通經之中或都或邑無不書城郕邑雖小既為城制何獨變文而書築乎意者或築郕園或築臺于郕而上下文闕容亦有之然或經文本書城郕城字誤為築字亦未可知且邑亦可言築又安知非城築二字可

通用經文偶一書築乎故或闕或誤未敢定為孰是亦未敢定為果有關誤否也姑據經文而從前說可矣

大無麥禾

汪氏曰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為大饑今大無麥禾則二麥黍稷秫稻俱無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已

彭山季氏曰麥謂二麥禾謂黍稷稻粱麥熟於夏禾成於秋以所收之次為先後也黃氏以麥禾為一物而曰若果二物並書不應麥先於禾其說非矣

孔氏曰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五

春氣不養故麥禾不成也

張氏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昔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按此說以大無

為倉廩之皆竭以書於冬為有司會計歲入之數而知之皆不然也蓋大無麥禾言田野之盡空耳非謂倉廩之皆竭也抑亦言年歲之凶荒耳非因費出無經蓄積不備以致此也蓋倉廩貯粟米而不貯禾豈風七月之詩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孰宮功朱子傳註曰禾者穀連葉積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菽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據此則麥禾出於野而納於場無所不備而皆聚焉其非倉廩之所貯也明矣奈何以麥禾之大無而以為倉廩之皆竭哉惟下書臧孫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五

辰告糴于齊然後見其倉廩竭而蓄積不備耳若或有備年歲雖凶何至告糴于隣國耶若夫書大無麥禾於冬者蓋於歲功之既成而書之非歲杪制國用之謂也周之冬夏之八月九月十月也此時歲功告成而麥禾俱空故於是乎總書之如桓宣之大有年與有年宣襄之饑與大饑皆書於冬奈何以歲功之不成而謂會計不足而後書哉觀大無之下又書告糴使於歲杪制國用之時而後知其大無則是魯之君臣全不知歲凶至歲杪會計而後知之及既知之而後告糴于隣國則其昏愚怠緩亦已甚矣恐當時不至此也○汪氏曰言大無見舉國皆無也按此說

亦不然大無者謂田野所出者空竭之大甚耳非以通國空竭而乃謂之大無也如大旱大水大災之類未嘗以通於一國而言大何獨以大無為通國之義哉且如彼說則是書無麥禾猶指數處言必書大無而後見其所無之廣也然則七年之書無麥苗桓成襄之書無冰豈亦皆非通國之辭乎不知書無書大無皆據通國言若此處無而彼處有亦不得概言無矣今云大無麥禾自是以所無之大甚言非以所無之太廣言也且凡書無書大無雖據通國言然亦大概約略之辭亦非闔通國而盡無不然也此又不可過泥也。大無者一無所有之謂也大饑甚於饑大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主

無更甚於大饑無麥禾不待言大饑矣然宣十五年之饑由谷蠹莊七年之無麥苗宣十年之饑襄二十四年之大饑皆由大水今書大無麥禾而不書災非無災也意者天灾未必致此極或亦有妨農病民補助不及而致之者歟有以致之而不書災必有任其咎者矣此春秋之微意也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曰魯饑臧文仲書於莊公曰夫為四隣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

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也夫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壘圭與王磐如齊告糴曰天灾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周公為太宰太公為大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穀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憂也請之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供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主

彭山季氏曰臧孫氏辰名是為文仲公子驅之曾孫也孔氏曰世本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翬翬生文仲辰辰是臧僖伯曾孫穀梁傳曰告請也糴糴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胡傳曰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教其本而肆

侈心何以為國故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汪氏曰莊公費出無經蓄積不素救荒不預至于末如之何而乞糴于隣國則莊公不君與國之無賢皆可見矣。經書王臣來求金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于彼也今外傳紀如齊告糴而春秋變文書曰告糴于齊所以著魯人請糴之急也葵丘五禁曰毋遏糴齊人與之糴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主

齊桓救災恤患之心其亦伯者之賢歟

張氏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自往告糴若不過齊桓則魯之民必至輕於溝壑矣

渝關李氏曰魯於此時若止倉廩之竭猶可取給於民間若止田野之空猶可望賑於公府俱不必告糴于隣國矣惟在民者既無所出而在官者又無所備公私交困此不得已而有告糴之行也以重臣往告糴可謂急民事但以經國之常制論之魯之君臣不能厚積防災而特出於無可如何之計難免君子之譏矣然不告糴于他邦而獨告糴于齊又可見桓公管仲能富其國而有餘粟此齊之所

以能伯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饑也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范氏曰為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趙氏曰譏臧孫為政無蓄也故以自行為文按此說皆不然言臣行則君命自可見通經之中內臣之行並無稱使者不可謂皆私行也何獨於此有他論耶且臧孫辰為政無蓄經本直書告糴以示譏尤不須使若私行而為之諱矣。僖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使乞糴于秦今不書乞而書告得非婉其辭以尊內乎曰非也乞者卑辭告者平辭也葵丘之命曰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主

無過糴蓋古者本有通糴之法但魯人不敢徑糴故須告請而後可行耳禮雖恭而未嘗過抑以相求故以平辭書之若謂尊內而婉其辭則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何不亦為之尊內乎殺人者不嫌於書乞豈生人者反嫌於過卑乎有以知其不然矣。定五年經書歸粟于蔡今齊與之糴何以不書齊人來歸粟曰歸粟者餽粟之辭也與之糴者通糴之義也何氏曰買穀曰糴蔡丘五命曰無過糴朱子註謂隣國凶荒不得開糴也齊人與之糴則是今我得買穀於其地耳未嘗餽粟於我不可言歸粟矣然則何以不書齊人與糴也曰若齊人不與之糴或可書之

以志其不仁今而與糴蓋亦四隣相恤之常誼耳何須特書以致美哉觀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定五年書歸粟于蔡未嘗為美辭也而春秋之情可見矣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四

春秋輯傳序定卷三十

首二行不寫
元年按上篇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渝關 李集鳳 翺升

家氏曰延廐馬閑之名周禮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孔氏

正義每廐為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周禮校人掌王馬

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為卑卑一趣馬三阜為繫繫

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曰鍾伯

敬曰先儒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在易

乾為馬故六繫而二百一十六匹為廐

公羊傳曰新延廐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譏尔凶年不修

胡傳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二十九年 四

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因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

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所謂時詘

舉贏者也故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

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

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鄆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

為已悉矣

王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廐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

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修

去冬大興麥禾而今春新延廐廐有肥馬民有飢色可謂

不恤國矣

孫氏曰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則民飢矣延廩雖壞未新可也莊公不愛民力若此

彭山季氏曰廩養馬之處莊公好武欲養馬故新之則非荒年所宜為耳

渝關李氏曰或曰新延廩新其舊而又延廣之義按此說非也延廩者馬閑之名耳廩非一有所謂延廩者亦猶府非一而有長府門非一而有南門雉門也然則南門雉門及兩觀書新作此獨書新者何言新者先必有舊也蓋去其舊而為之則曰新作因其舊而葺之則第曰新而已新與新作自富有別左傳謂新作延廩其以延廩為廩名則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莊公二十九年 置

是但於新字下加一作字未免失其實矣。劉氏曰春秋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延廩南門蓋微耳何獨書哉新宮災太室屋壞不能不修而經不書雉門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延廩者天子之廩非諸侯之廩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廩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按此說亦未可據春秋書城書築書新書新作大抵皆力役之事耳雖於一館一臺之微必悉書之未嘗皆為其僭也奈何以延廩之新亦與南門雉門及兩觀而例視之哉然則或非其制或非其時不以其微而不書非

其時者亦不以其得制而不書春秋之重民力至矣他或修舊之不書者蓋皆合於制而又合於時為其所得為者耳未可專以得制論也況南門雉門及兩觀謂僭天子之制皆有所考而延廩則無聞焉亦以為僭而特書之詎可信乎。汪氏曰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之一事也而春秋書築鄧新延廩以譏莊公何哉夫國有儲蓄倉廩實府庫充則興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之患亦云可也今大無麥禾倉廩虛竭乞糴于隣邦以救朝夕之急而猶興不急之役何莊公之不知務乃至此極耶按此說不責其病民而徒咎其損上亦未就春秋之時事而審之也古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莊公二十九年 置

夏鄭人侵許

渝關李氏曰張氏曰許鄭世讎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

春秋輯傳疑卷三十 莊公二十九年 墨

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許始從中國按此說不無可疑許小國也自盟幽後不復與會齊桓於彼何獨無憾而不見責者以此役為齊之命齊人未出而命某侵某恐伯權未必至此也彭山季氏曰許本預盟前幽特以國小與滕滑同故桓公不欲再煩耳非背齊也鄭與為隣何以侵之豈去年荆之伐鄭許人曾為之用而鄭人有憾於此耶方有敵國外患不能修德睦隣而報怨稱兵肆其侵掠豈謀國之道哉書鄭人侵許而知罪之在鄭兵按此說亦有可疑齊桓不欲煩小國固見伯主之寬大然自伐楚以至會淮許與同事者凡九則是許國差強於滕滑春秋輯傳疑卷三十 莊公二十九年 墨

又未可與彼例論也或者許之為許上不及大國下不埒小國又或因時而強弱不同故前後諸事之有無亦異蓋有之矣然亦安知非許近於楚而服齊未深故每觀望而為依違之計是以或至而或不至歟齊桓於彼或則以其小且遠也而姑容之是亦未可知也由是言之則許之背齊與否俱難定其必然矣且鄭人侵許之由或以荆之伐鄭許人曾為之用或以齊宋魯皆自遠方來救而許師不出又或以別有他嫌而鄭怨之俱未可知今總難定其孰是也且伯主在而私舉兵又渝信而侵同盟之國鄭罪見矣然不聞齊桓之責鄭何也或者鄭人來請而欲有事於

許齊桓曾許之又或齊人重於失鄭聽其文過之辭而姑容之是亦事情之難定者也但據經文考之則鄭人之陵弱侮隣夫固義之不得為者春秋直書其事以示譏而鄭人之罪狀已明又何論夫許之背齊不背齊鄭之為齊與為己齊之有命無命與其責鄭不責鄭而於信疑難定之說欲主一說以為斷哉

秋有蜚

左傳曰秋有蜚為災也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劉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威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公娶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為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

春秋輯傳疑卷三十 莊公二十九年 墨

何氏曰蜚者臭惡之虫也魯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威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

劉氏曰白有者所以明其本無也鸛鵒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類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虞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有而言多螽蟴中國所多也多不足異故不言多而言螽蟴

渝關李氏曰新安羅氏曰負螯今謂之蜚螯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釜作撥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二十九年 墨

既食稻花又其氣自惡能燻稻使不著春秋書之當由此
尔汪氏曰爾雅通志本草皆以蜚為蟲獨山海經以蜚為
獸但負盤常有當如書螽蟴不當書有姑并識以俟參
考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虬尾行水則竭行草則
死見則其國大疫彭山季氏曰羅氏以蜚為負蟻說本爾
雅通志本草必舊時魯地所無至此始有而後因以為常
耳汪氏謂負蟻常有而取山海經以蜚為獸之說則怪亦
甚矣觀蜚字從非從虫必虫之能飛者恐非獸也按此數
說不同觀蜚字從虫其非獸也明矣羅氏以為負蟻詩曰
趙趙阜螽朱子傳註曰阜螽蟻也梅氏字彙曰蜚負蟻一
名阜螽即蝗子也據此則負蟻為常有之物春秋固不宜
書有而季彭山謂魯至此始有後因以為常恐此常物之
易生者亦不應魯國之先無也意春秋所謂蜚者別為一
物而後人以負蟻阜螽亦稱蜚則名同而物異者也如或
稱負蟻或稱阜螽或稱蜚蟴一物而有數名豈不可數物
而為一名者况一目虬尾之獸亦可稱蜚又何疑於蟲類
之同名者耶劉向謂蜚色青而臭惡未嘗言其形亦未言
其為負蟻也姑從此說而闕他說之疑可矣。書有蜚左
傳以為災公羊以為異二義皆有之蓋害嘉禾而不常有
之物耳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臨川吳氏曰叔姬莊十二年歸鄆此卒于鄆也紀滅而猶
繫之紀蓋國亡無所依托雖寄寓于鄆以待死其為紀國
夫人之姊則如初也夫叔姬姊也魯紀之待叔姬與叔姬
之自待其身皆與伯姬同春秋備書之此蓋莊公以為姑
而為服大功之服也與李曰莊二年齊王姬卒公為之服大功叔姬書卒與彼同則亦為之
服大功也或亦有之

高氏曰復繫之紀不以鄆易紀也

彭山季氏曰叔姬書卒者魯人聞之而往弔恩禮有加焉耳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二十九年 墨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
賢而錄之家氏曰春秋以叔姬不為國亡變其所守特錄
之以勸後世以此坊民猶有儼體宸居國亡不能死委身
於夷狄如晉之惠后者可為慟哭流涕者矣按此說謂賢
而錄之以示勸其義似正竊以為猶非春秋之旨也蓋凡
小臣之死忠者豈曰非賢而春秋不書何獨於妾媵之賢
而特書卒書葬哉夫春秋之法卒而成禮始書卒葬而成
禮始書葬叔姬以妾媵而書卒葬惟據其成禮而誌之夫
亦所以致譏尔何譏乎嫡庶之辨尊卑之等自有常經叔
姬之執節守義固足可取然其妾媵禮數之恒必有不合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 莊公二十九年 四

踰越者豈可以其賢而加厚將與正嫡之禮無殊哉予疾
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顏淵死門人厚葬之
孔子傷其不得視猶子曾子病革將易簀會元請至且曾
子謂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雖在大聖大賢於臨終之大
事不敢過分而為非禮若賢叔姬而錄之於不可卒者而
卒焉不可葬者而葬焉是乃啟人以非禮之端也亦甚覺
其未安矣是道也惟明於義命之正達於生死之理者能
知之不則將勸不遑而為過分之褒是猶魯人之見也夫
叔姬繫之紀者原其故國而道其常亦非為其賢也若為
其賢昭八年楚師滅陳陳已亡矣而公子招孔與與哀公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 莊公二十九年 四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二十九年 五

也則憫之於其賢也則嘉之於其卒葬之非禮也則譏之
義固並行而不相掩也○胡傳曰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
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
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
釋則微矣按此說亦不然紀侯去國不復興固不能與古
公比烈然其卒葬不見於經或亦卒葬不成禮而魯且簡
略於彼耳魯人之待叔姬蓋以成禮吊喪而會葬矣故春
秋據實而書之豈書叔姬之卒特欲明紀侯之不能自立
耶且紀侯之不能自立不待書叔姬之卒而已可見况叔
姬之卒與紀侯之不能自立事亦何涉乃必牽就其說以
相發亦甚迂曲而難通矣

城諸及防

杜氏曰諸防皆魯邑

孔氏曰此言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
莒父及霄同時城二邑者皆言及

臨川吳氏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其
間並興土功而並書之不繫乎時與不時皆然也若此前
年冬築鄆大饑而告糴此年春新延廡於是又城諸防豈
不為亟而譏之乎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杜氏曰諸魯邑今城陽諸縣按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二十九年 十一

諸即今青州府諸城縣在莒東北一百八十餘里而莒西又距魯五百餘里魯安得有此遠邑耶蓋諸乃紀邑非連高密安丘之界皆紀故地而為齊所併者也特以諸近于莒控制為難桓公賢叔姬之守義以其為莊公之姑也而先使魯受諸以為叔姬喪祭之備故叔姬方卒魯即城之而伯者之假仁因可見矣其不稱齊人歸諸者魯往受之而齊不使人歸也不稱魯取者非以力得也城遠邑不稱帥師者齊所欲與無他慮也城而及防兼制之術也蓋防魯故邑也防在鄆西亦近于莒乘齊善意因舊制新而諸不敢叛矣不然則諸在莒卧榻之內必不欲人軒輊而越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二十九年 十一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二十九年 十二

為之說也。其言及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按此說似矣然使此時之役先小而後大豈可紊其序而亦以大及小乎賈逵曰言及先後之辭也按此說亦似矣然使同時興役不可分先後未始不可以大及小也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哀八年齊人歸讎及闡數邑之以歸皆在一時而言及豈亦分先後乎或曰蓋以遠近言近者在內遠者在外由內及外之辭也按此說亦似矣然使遠近無差殊豈不可以言及乎且莒牟夷之所以齊人之所歸者地皆與魯相隣又何遠近之可分也劉氏曰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記爾按此說亦似矣然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也防也茲也蓋三邑也言牟婁及防茲不復殊言夫防茲何不嫌於似二邑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漆也閭丘也蓋二邑也不言漆及閭丘何以別其為二邑乎胡傳曰漆閭丘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牟婁防茲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室是也按此說以言及為公私之分則城諸及防等或亦可以例推之矣然公私皆君邑也不臣者私之為己有春秋方惡其私而正之如彭城必繫之宋矣豈於此馬特分公私而異視之乎且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成郛費成皆私邑其書城也何與公邑無異而襄十

三年再書城防又何為不異其辭也彭山季氏曰及者有別之辭城邑而書及別新舊也其序則以經始之先後為差耳於昭五年莒牟夷來奔又曰地而言及所以別彼此也蓋牟婁莒取於紀者也防茲莒本封地也而聖人正疆理之意見矣苟謂不以私邑累公邑則於歸譚及闡何分彼此以地來奔不可分新舊也然經惟新延廐新作南門等書新以見其有舊而楚丘之為創造亦未明其為新也何獨於此而有新舊之別乎且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季彭山又曰莒父霄陸氏以為皆魯地然不知其何故二

春秋傳疑卷三十 莊公二十九年 土

城相及也據此說是又以彼此之例言城邑固有所難通而不以新舊為言又與前例不相合矣若夫以地來奔之分彼此尤不足據莒人之取牟婁曾見於經固可知其非莒封使牟夷於此止以防茲來奔經亦止書防茲何以見其為本封乎如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邑不書及又未知為孰地也恐未可以前此不書取而遂定為邾之本封地矣況當時列國之兼弁者不一安能悉為之辨雖昭元年取鄆四年取鄆皆不繫之於莒所以明其非本封然亦以其本當書國而特去國以見義耳至於伐國而取邑者未必皆其本封地經皆不為之別抑豈疆理可以不正乎

今但據其來奔而書所以當不辨其孰為本封孰為非本封也由是言之可知書及之義不必有異說矣然則當如之何曰及者兼辭也意者史氏有詳略故或言及或不言及其言及者或以大小或以先後或以遠近又或以非一地而偶為之別不能定為孰是也通經之中邑地言及之義姑如此寬看方可耳惟胡傳公私之說最為傷教而季彭山新舊彼此之例亦迂曲而難通此則必不可從者矣。左傳曰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戎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林氏曰角建戌之月日在房故角亢晨見於東方三時之務始畢於是戡民以土功事心為大火亥月之初心星晨見於東方而致工作之用謂版幹杙梲皆致之作所水營室星也謂亥月而皆正於是樹板幹而興作也日南至而微陽始動故土按此役在冬因為得時然在大無麥禾之次年冬猶為非其時也况城邑非國家之急務乎春秋書之譏意甚明以為書時而與之失經旨矣但其所謂土功之期實城築者之常例凡興役而不以時者皆當以此正之

春秋傳疑卷三十 莊公二十九年 土

後上篇

三十年春王正月

鉏左傳曰樊皮叛王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

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陳氏曰自齊桓不以王命討衛而後王師不出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芮伯立晉侯於是猶討樊仲皮也自討樊仲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為之也

夏師次于成

彭山季氏曰成魯北鄙地

詳見桓六年會鄭下

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鄭至成待命聞鄭已降不復行耳

春秋傳傳疑卷三十

莊公三十年

奎

以前會城濮明年獻捷考之理必然也

渝關李氏曰據趙氏說則是魯師之次本欲助齊以圍鄭也竊意二十八年伐衛今年冬伐山戎齊皆獨役而不動諸侯之兵區區鄭國何須魯師之助乎且八年次郎而圍鄭魯志也故須假齊力今以伯主之志而欲伐鄭恐不必又假魯力也穀梁傳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鄭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鄭也汪氏曰師次于成蓋魯莊畏齊強盛不敢援鄭故佯為救鄭之虛名耳按此說似為得之蓋鄭本小國而近魯意必素服于魯而不親齊故齊人有事于鄭魯不得已而欲救之也惟欲救之而終畏齊是以次

于成而不敢進鄭遂背魯而降齊耳或者謂齊桓既伯魯

必不敢為鄭而興師殆不然也鄭一小國尚不服齊至此而後降其在于魯何至畏齊之深聽其虐己之與國即一

虛聲而不敢張哉夫宋魯大國也齊桓圖伯固資宋魯之與協然魯之從齊雖謹不可謂其全無異志也城濮之會

謀伐衛魯濟之遇謀伐戎魯惟不甚弱故常倚為聲援而與之謀來獻我捷威我也若從齊之意無間何為是勞勞

哉由是觀之魯與齊雖相協不能必其不為鄭也明矣惟欲救鄭而未能暴師境上以觀望則不無惧心于齊也此

春秋所以譏之也既而思之穀梁說固是即趙氏之說亦

春秋傳傳疑卷三十

莊公三十年

奎

未見其不可蓋鄭雖小國或亦有點傲不恭之狀彼且不肯服齊豈肯素服於魯若果素服于魯魯之從齊唯謹齊不必過責其屬國即欲責之亦惟喻魯以令其從命可矣何須加兵於彼國哉此或齊惡鄭魯亦惡鄭魯聞齊人之用兵而欲出師以為之助是以次成以待命及鄭已降齊而不須魯師之出蓋有之矣若以次成為欲救鄭師尚未至何為先事而預待之耶且伐衛伐山戎雖不動諸侯之兵然欲伐衛而會城濮欲伐山戎而遇魯濟齊亦賴魯為之用魯於前後皆為之用或必不肯與齊爭鄭而欲救之也若果與齊爭鄭雖為虛名亦未免有抗伯之嫌何以

魯濟之過齊桓與魯莊全無芥蒂於此而反與為伐戎之謀耶來獻戎捷乃是矜功示威之意不必魯有異志而始然也由是言之則魯非救鄆而欲會齊也亦可見矣如此則助伯國以脅小弱而輕動大師是亦不能無罪焉此春秋所以譏之也此說似勝於前未知然否姑從此說可也。不言公公未行也若公行則必書公亦如三年之次滑矣此雖與八年之師次于郎同一書法然彼為諱辭此為實錄義固不同也若從穀梁救鄆之說則以書師為諱恥亦未可知矣

秋七月齊人降鄆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三十年 奎

彭山季氏曰鄆姜姓國或曰齊太公支孫封于鄆後漢志東平國無鹽有章城註以為齊所取之鄆水經註以為在無鹽城東非五十里者也按無鹽城在今東平州東三十里杜氏以為紀附庸國紀距東平遠絕不應有附庸在此況紀滅已久安得尚存附庸於越境之地哉蓋本小國在遂西而非隣於齊者也。降者脅服之辭凡使其國服己者則曰降收之以為己邑者則曰取降止是服其人使歸己耳取則有其地而收其貢賦矣

穀梁傳曰降猶下也

趙氏曰凡服從內附曰降不言鄆降降由于齊

胡傳曰降者脅服之辭前書鄆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鄆專罪齊也鄆者微國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鄆降而曰降鄆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鄆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伯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鄆者何紀之遺邑也杜氏曰鄆紀附庸國按此說非也鄆去紀遠何得為紀邑與附庸國且紀之全國并于齊者二十八年焉有尚留一邑與附庸國至此而敢拒齊耶然則鄆或小國之如邾邾者不惟非紀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三十年 奎

邑非紀附庸國或亦非他國之附庸也若附庸則微乎其微豈敢得罪于齊至用兵力以降之且附庸必有所屬彼既屬於大國而大國皆從齊齊又何必過責於其附庸哉。以齊伯之強尚有不履之小國彼固不能度德量力坐失畏天之理其在於齊毋亦已德有闕不足以揀遠而招攜耶不思增修厥德用顯比之三驅而待其自至乃以兵力強脅之從孟子所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其此之謂也夫。降鄆者降之為屬國耳非滅之亦非取之也萬氏曰得鄆之地不足以為廣并鄆之眾不足以為強乃必降而有之使之土地人民無復了遺聖人所以

書降鄆而深致其誅貶也此說非也降鄆未嘗無師不書師而書人罪其用師者也家氏曰齊魯圍郕郕降于齊師降于力既屈之後齊人降鄆畏威而降降于兵未加之前郕雖降而猶存鄆則不復見矣此說亦非也齊師與魯師同圍郕非欲獨降之也郕乃怨魯而甘心下齊故曰郕降于齊師不然亦當以降郕書矣汪氏曰不書鄆降于齊則見齊以威力逆脅而強使降服非郕降之比此說亦非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鄆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廢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莊公三十年 堯

婦道者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家氏曰娣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張氏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法也按此說不然送死大事也人子之於父母尚必死葬之以禮豈以妾媵之賤顧可嘉其賢而厚葬之乎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觀此則知葬而非禮君子所不安以其所不安者貽死者亦非所以厚死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莊公三十年 李

李

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夫貧而厚葬為不可則賤而貴葬亦非宜可知貧富貴賤之定分其不得以賢不賢為隆殺也明矣春秋所書自是以大義正其終此必鄆人以夫人之禮葬叔姬而魯亦會葬如夫人禮故春秋據實書之以示譏書葬而又書日其謹於嫡庶之辨與夫生死之節者可謂嚴矣豈以憫其亡而嘉其賢特為是非禮之褒哉。內大夫書卒不書葬降于君也內女之為諸侯妻者例書卒後其夫而卒者例書葬尊同於君也妾媵之卒葬皆不書賤也叔姬以亡國之妾媵書卒又書葬禮非常也歷九月而乃葬或鄆人之於葬事難遽備抑或有他故而不葬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莊公三十年 李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渝關李氏曰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今又因仍而行之不善不能改者也

鐸左傳曰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關射師諫則執而桔之秋申公闢班殺子元闢殺於莒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傳曰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按魯濟今為濟寧州鉅野縣之地魯濟之西謂之濟西而在東阿以非者即齊濟矣詳見傳三十二年取濟西田下。按左氏曰謀山戎也夫山戎之伐齊謀先定魯何預力焉蓋魯濟之謀魯自謀戎也魯濟之西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三十年 奎

即為濟西其地近徐州之戎而三臺備戎之議定於此矣以遇禮行者簡略不煩則機易密耳

渝關李氏曰是遇也左傳謂齊謀山戎季彭山謂魯謀戎二說不同竊以為二謀皆有之凡人相見而為數事之謀者多矣豈以兩君之遇乃必專為一事而與議乎雖山戎之伐齊人自有成謀不資魯之力抑豈資魯之策然既謀諸朝廟而又謀諸姻隣以見眾志之與協然後可舉大事而無疑則是謀山戎之說不可謂其無有也此時山戎固病燕而徐州之戎亦每寇中國魯與戎近尤其所深憂而當預為之備者故及齊侯之未行而與議之則是謀戎之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三十年 奎

說亦不可謂其無有也且魯莊之謀戎雖為自固亦所以敵齊齊越數千里而有事於外夷又不勤諸侯則齊師之出必眾矣出師既眾則國必虛在諸侯素服齊固不敢背盟而有異志戎近於魯而數為中國患能保其不伺齊之虛而思逞者乎此不惟魯患之齊亦患之故將非伐而欲借魯以禦他患則是伐山戎不得不備戎而謀備戎亦以為伐山戎地也由是言之二事亦自相固安可謂其專謀一事乎若以為專謀戎則備戎之事視伐山戎為猶易而亦何假於面謀若以為專謀山戎則諸侯之可與謀者豈無他人而魯人三臺之築又何為者此以知二謀之皆有也然則遇于魯濟齊志乎抑魯志乎曰是未可知也若為魯志不應勞齊侯至魯地若為齊志則魯之戎患亦急不應齊侯獨慮及之也或者謂山戎之謀居多而謀備戎亦為伐山戎地本出齊志而相遇乎汪氏曰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意也此說似得之矣劉氏曰穀梁云及者內為志馬非也設若外為志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乎按劉氏之說極是愚所以不主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之說正以此耳詳見隱元年。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鄭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齊桓之伯不自恃也用兵行師每資武

於宋桓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按伐鄭伐鄭伐徐春秋固皆首宋然以為宋人主兵亦未可據且與宋同役與魯同謀間有之耳然伐衛伐山戎何不資武於宋桓亦不資武於他人其伐他國何不取策於魯莊魯莊之外豈無他人可與謀者何不亦取其策也惟其能用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是以國富兵強能伯諸侯而諸侯多為之用則恃仲父以為功誠有然者然觀管子書合之春秋之所載亦見桓公之於管仲猶有未盡其術者矣此襄陵之說未足為通論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三十四

董

齊人伐山戎

史記齊世家曰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何氏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

彭山季氏曰山戎即古無終也故杜氏於襄四年昭元年皆註云無終山戎而此獨以山戎為北戎是不知北戎別一種也說見傷十年伐北戎下無終在今順天府薊州遵化縣地漢志古北平有無終縣趙氏所謂山戎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西距燕者是已自此至永平府

皆山戎也伐山戎非齊所急特為諸侯尚多未服欲立奇功以恐動中國耳

胡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何以知其為齊侯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非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三十四

董

張氏曰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荆楚為中國患尚未正罪而勤兵於遠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齊侯自出而書人以譏之

茅臺胡氏曰楚頻侵鄭鄭乃內地故齊桓伐楚聖人取之山戎遠地也齊桓為燕而伐戎聖人則貶之於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如漢武之窮兵其不敗幸耳文帝則不然匈奴侯騎至上林烽火通甘泉便作細柳等軍正與伯禽征徐夷宣王伐玁狁無異志在愛民非黷武也三代用兵

意全在是纔差之毫釐便是齊侯伐山戎不可也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此齊侯也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二傳皆以為齊侯何不稱爵而稱人貶之也蓋遠伐以示其威獨舉以示其強為中國以制夷狄以示其義而後威行天下無不如意此桓伯所由盛也抑知不務修德而務窮兵不急安內而急攘外貪奇功而不請命于天子勤遠略而欲威振于諸侯以正義律之夫固三王之罪人矣故特貶而人之。按齊桓之武功莫強於此其得意亦莫甚於此天下之震懼而推崇之者亦莫重於此春秋特貶而書人所以抑其功利之私而止之以義也不有春秋王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三十年 奎

道何由而明哉。不言戰未與戰也然則戰而後有捷明

年書獻捷何以言未戰也蓋肆殺掠而戎不敢敵以其殺

掠之所獲而曰捷實未列陣而交鋒尔如僖二十一年執

宋公以伐宋君公在敵宋人敢與之戰乎下文亦書獻捷

可知不戰而亦有捷也。伐楚之役列序諸侯而又詳書

二盟以序其績固見美之意然下書公至以危之是亦

未盡美也觀於伐山戎稱齊人伐楚幸公至而聖人之情

可見矣。王氏曰荆內也患近而不可緩戎外也勢遠而

不足恤近者養之而不討遠者伐之以為勞蓋楚患未已

則諸侯可要伐戎有功則諸侯皆服此桓公之志也故貶

之按此說不然以山戎與楚較之則楚為急而山戎猶緩桓公於此時不伐楚而伐山戎固失輕重之宜然其不伐楚者蓋以楚勢強大於山戎不可以猝制而亦非獨力所能制也故姑緩之以俟他日豈其故留楚患以要諸侯特為此奸詭之謀也耶伐山戎以服諸侯桓公之志蓋有之矣但春秋之貶桓公不專在此未可以此明貶義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三十年 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彭山季氏曰四方而高曰臺築三臺所以備戎也魯與戎隣其為患故欲為臺望敵如後世墩臺看家樓之類耳戎在魯南界其南為宋其西為曹其東則遠合於徐之道也郎近宋秦在西近曹薛在東近徐皆相屬於魯之南鄙者也三臺築而可以察戎之出沒矣此策必自魯濟受於齊桓者然恃崇侈以防寇而不修德政此豈為國之本哉○何氏曰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胡康侯曰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屬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三十一年 室

民以自樂也屬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此其為說正矣但築臺之本意則非專為遊觀耳

渝關李氏曰築臺所以防寇也置守於其上則望遠可現其去來一則寇至而兵民之散處者得有所依以避其殺掠後世於沿邊之處多設之莊公之築三臺意必為此大抵非固國之本務也夫急末務以勞民而興工又非其時且用民力無虛歲而於今又數數焉此春秋所以深譏之歟

夏四月薛伯卒

彭山季氏曰薛界宋邾之間地為所侵而國日以削故隱公末年朝魯猶稱侯也自是降侯稱伯矣蓋薛自桓公後不復來朝自桓至宣無事可見雖齊桓之世亦未嘗與諸侯會盟則以服屬於宋故耳

渝關李氏曰薛於隱十一年來朝稱侯今稱伯蓋亦如滕杞降爵之例自是終春秋皆稱伯矣薛伯卒不日亦不名者史失之或無所考也卒而不葬者弱其君而怠於禮也閔傳而後並不書卒惟昭定哀之世三書薛伯之卒葬而已 昭三十一 年 薛伯穀卒葬薛獻公定十二 年 薛伯定卒葬薛襄公哀十 年 薛伯夷卒葬薛惠公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三十一年 室

彭山季氏曰按薛即近常之地魯頌有居常之語鄭玄氏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莊公築臺于薛是也七國時孟嘗食邑于薛又漢地理志魯國薛縣註引臧覽曰孟嘗君冢在城東北邊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界也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薛魯地蓋據魯之築臺言也竊意薛即薛國薛隣於魯蓋亦要害地耳魯為之築臺以備戎而守望相助彼此皆有賴焉豈必魯地乃可築乎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曰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傳

杜氏曰捷獲也獻奉上之辭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

孔氏曰捷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獲故以捷為獲也釋例曰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楚人失辭稱獻失禮遺俘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經言獻捷傳言遺俘則是獻捷獻因俘也襄八年邢丘之會傳稱鄭伯獻捷于會又曰獲司馬變獻于邢丘是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稱司空致地司徒致民是不以俘因歸也亦云子產獻捷于晉然則無因而獻其功空有器物亦稱捷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三十一年 完

公羊傳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我捷威我也

張氏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皆罪也王氏曰伐山戎則稱人獻捷則稱爵齊桓未能鎮綏中國而遠事戎狄有恃勝危師之道故抑而稱人今以方伯而躬獻戎捷于侯國有矜功失節之恥故愧之而稱爵聖人抑揚之道不可一端求也

汪氏曰春秋書來獻捷者二齊桓獻捷而書齊侯所以著其誇服戎之功而譏之也楚成獻捷而書楚人所以微其挾猾夏之威而抑之也然於齊書戎捷而於楚不書宋捷則所以尊中國而賤夷狄也昭昭矣

渝關李氏曰戎捷即山戎之捷也軍勝曰捷詩所謂一月三捷是也獻捷者獻其軍勝之所獲也桓公遠伐山戎今乃親來獻捷是本以矜功示威之意而陽為卑辭尊奉之名耳抑知窮兵黷武何功可矜何威可示又非其所獻而獻之失已失人於是乎在故直書其辭以著其非所以深譏之也。胡傳曰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徵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按此說是謂齊侯本不稱獻特自春秋抑之而以獻書也必不然齊桓於魯必本行獻捷之禮秦獻捷之辭故春秋據實書之耳蓋春秋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莊公三十一年 七十

雖具褒貶而亦不棄名實若抑其誇示而加以自下奉上之辭名實不幾紊乎且意欲抑齊而反以貽我公之僭抗聖人不若是誣也。齊侯親來而又稱獻名為下魯實欲誇示其功以威魯耳或疑矜功固伯者之恒情此時魯與齊睦未有二心何必假此以威之蓋威魯即以威諸侯且欲堅其從齊之志而不敢怠也豈必魯有二心而乃威之哉。獻捷諸侯所以事天子之禮也齊侯不獻于王而獻于不可獻之魯外亦甚矣天王賜命為侯伯奈何不共侯伯之職而徒于姻隣是奉哉無他齊欲用魯以招諸侯是以不辭卑禮特自誇示以震駭之耳此伯術所以不足道

也。六年書歸衛傳此書獻戎捷蓋彼重物故書傳此重
功故書捷也各因其實以志之故不同

秋築臺于秦

彭山季氏曰秦在魯西境蓋濟西地也後漢書東郡范縣
有秦亭註云在縣西北鄭漁仲曰魯有秦氏居於秦邑澶
州范縣北舊秦亭是其地也考之水經註范在故鄆城東
北秦在范縣西北自鄆城東北至范縣西北秦亭南背濟
濮枝渠所經則知秦近于鄆矣餘見二十八年築鄆下
殺梁傳曰一年罷民三時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君子危之
故謹而志之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

莊公三十一年

七

孫氏曰莊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
於此

家氏曰凡築臺與園不以時不時皆譏也是歲三築臺皆
書重譏之也天災見於上歲比不登而土功無虛歲魯之
衰實由莊公始

渝關李氏曰三臺並建其為計也不為不周三時遞興其
為役也不為不漸然而國之本不在是計雖周而何補
非農務畢之時使民役雖漸而甯能無害乎春秋詳書于
策以示譏而為政之要可知矣。內治修則外寇自靖亦
惟勤於內治而已莊公不急本務而築三臺以為可恃無

恐安未幾變起蕭牆身方沒而嗣子疊殃良可悲矣秦城
萬里竭天下之力以為功孰知亡秦者胡之讖竟不在外
而在內也哉嗚呼此有國有天下者之明鑒也

冬不雨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王氏曰春秋書不雨者常暘之徵然及月者書月及時者
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今日冬不雨則一時無雨矣周之
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殺已成實閱時不雨雖未甚
害亦見陰陽不調為嗣歲之災也故特書之

家氏曰是歲三築臺而冬不雨明年春又城小穀與大無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

莊公三十一年

七

考本告糴而築鄆新廡書法相類

廬陵李氏曰經書不雨七此年及僖二年冬三年春夏雨
書皆每時而一書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書皆歷時而
總書也

渝關李氏曰此書不雨之始旱時容或有微雨不雨則竟
無之矣故公羊以為異也然亦未嘗不為災為災其易見
者尔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晉二行不宿
廿二年癸巳

渝關 李集鳳 歲升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曰小穀魯邑

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高氏曰杜氏以小穀為齊邑左傳云城小穀為管仲也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係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德豈肯為管仲城私邑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實管仲馬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盟穀宣十四年會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壬午

沙隨程氏曰齊地別有穀在濟北有管仲井非小穀也公及齊侯盟穀歸父會穀乃濟北之穀也

薛氏曰莊公六年後無麥苗大無麥禾螟蟊蟲輩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尚當少警而公之軍旅盟會未嘗休息至於侈心一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時築鄆次年新廩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平歲猶不可況游饑而輕用民力乎

渝關李氏曰小穀與穀自有別春秋書穀者數矣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

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

荀首于穀襄十九年晉士甸帥師侵齊至穀凡此皆齊地也齊地又有陽穀僖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陽穀與穀且有別又何疑於小穀之在魯者乎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孫氏魯人也其攷此必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傳曰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梁丘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壬午

穀梁傳曰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蓋在今兗州府金鄉縣界內即宋緡邑之西界也自會鄆以來惟宋從齊最固無役不從故就梁丘之地而相遇且私推尊之以示密厚之意也

張氏曰梁丘在濟州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趙氏曰桓公賴宋為多非杏之會宋人一判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鄆以堅其心又為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所以

今為諸侯之倡而就伯功也

廬陵李氏曰齊侯欲伐衛而先會魯欲謀鄭而先遇宋魯宋之輔伯誠有功矣

渝關李氏曰梁丘未知為何國地蓋近宋而遠於齊者也去齊八百里而不憚親往以就宋公齊桓於此可謂不自驕逸者矣魯濟之遇在魯地梁丘之遇近宋地皆不敢屈彼而便己此其所以能服諸侯而樂為之用歟○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垂重衛地也宋衛皆非伯故以班爵為序而先宋然自一會北杏再會鄆一盟鄆再盟幽無不先齊而後宋茲獨先宋而後齊者何也遇簡禮也離會之際草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三

次之間齊猶為恭于宋也○桓十三年之戰先齊侯後宋公齊未伯可如此則齊既伯之先宋亦何不可夫宋以上公之尊天子且以客禮待之則於草次之間偶為恭于宋是亦伯主之所應為也自此以後始無不先齊而後宋矣○何氏謂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是謂主當讓賓非如伯者之主兵主會主盟而當先序也梁丘近宋齊桓親往過之乃次齊于宋下豈其以宋為主而先序乎蓋齊桓為恭于宋而不肯以伯主抗之籠絡大國之術也如前乎此者伐鄭伐鄭伐徐皆以宋人先齊人後乎此者葵丘之會宋襄稱子而序諸侯之上則齊之優宋者屢矣況來獻戎

捷不辭自卑以尊魯安見此遇之先宋公非為致恭於彼乎○據左傳則是齊桓之意本為荆之猾夏而欲伐之也蓋既得志于山戎遂思有事于荆楚則乘勝勢以臨蠻夷似無慮乎不克者宋公之請先見或亦見荆楚之未可猝制故相與謀而欲有待耶今觀伐楚之師遲之六年而後動則此時之不會諸侯不即伐楚未必非因此遇之謀而然也蓋楚方強大而中國諸侯未盡協從是以審時度勢未敢輕發而喪功然則遇于梁丘不亦關於安攘之大計也哉齊桓於此至宋近地而不以為勞推宋居首而不以為卑聽宋遠猷而不以為闇宋之輔伯雖有功亦由齊桓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三

之能用宋而成一匡之業也未可視為偶然之邂逅也已○左傳曰秋七月有神降于草杜氏曰草號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問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鷩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囂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聽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杜氏曰為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李曰左傳以般為孟任子似未可信季彭山有辨在般卒下

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國人聲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擊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醕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遠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曰莊公病將死召季子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五

馬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僖氏至乎王堤而死廬陵李氏曰叔牙之事惟公羊詳若如左氏則只以慶父材一語而遂殺之亦無此理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論僖叔又曰慶父莊公庶兄又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是慶父與牙同母而莊公與友同母也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

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家不同要之

杜氏得之蓋慶父伐於餘丘時莊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能主兵且慶父以孟為氏是長庶之明證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是友為莊公母弟之證也但慶父本孟氏而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其仲其諡也其後子孫以字為氏而時人猶以其長房而稱孟氏也此三家之由始故詳具於此

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醕而死不以罪告故書卒

陳氏曰季友以君命醕牙雖醕之而立叔孫氏喪以大夫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六

之禮也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按左公二傳皆謂季友醕殺叔牙非也牙果有罪而以國法殺之則當如成公刺公子偃之例書刺公子牙矣若季友仗義而自殺之則當如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例書公子友殺公子牙矣殺而書卒是沒其實也何所據而見季友殺之耶是春秋之作特使後人猜謎耳且以事勢論之牙亦有不易殺者蓋慶父掌兵三十餘年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牙與為黨將擁立焉必聲勢相依者也友以季弟得政未專烏得而殺之乃以死且無後之言恐之飲醕牙其肯飲乎

萬一飲醕而死則季友必先及禍而慶父之變亦豈待於立子般之後哉況此時友已出避于陳矣二十七年公子季友曰華原仲公子友之私事而請於君以行也凡內大夫私事恒不書此特為公子友書也於時慶父專掌國政與公子牙比周友必有所不故託以華原仲而適陳也否則友不賢人而肯為此哉蓋自是遂棄官而不歸矣書此所以為季子來歸張本耳方氏序屏陳於子般卒之後則不知春秋書華原仲之意與故牙之卒直自卒耳非醕殺也按此說不然季友之殺叔牙也不以為國獄何得書刺非以私意殺之何得書公子友殺公子牙當時既不明暴其惡而加顯戮且以恩禮治其喪而又為之立後矣春秋於此何必明言其故而不為之隱哉如公子遂殺叔彭生而埋之馬矢之下不書卒不以大夫之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季友

兵之說尤未可據古者兵制固統於司馬然有事則命卿大夫為將無事則將歸於朝兵歸於野未嘗專兵柄而常握之也慶父於莊二年僅一帥師伐于餘丘安可謂其掌兵三十餘年也若以慶父為掌兵則凡內大夫之稱帥師者豈皆兵柄之常據者乎況莊公用兵公多親將則兵柄之未嘗旁落也明矣此以知慶父之非公掌兵也且季友使以君命偕叔待於鍼巫氏亦必以君命醕之矣君命之醕叔牙安敢不飲且其醕叔牙也季友亦必有備慶父安能殺季友慶父之不能殺季友猶季友之不能殺慶父也惟季友不能殺慶父故慶父卒為亂而季友奔陳矣是友奔於般卒之後非華原仲于陳而不歸也此時季友本在魯何謂其無醕殺之事哉公羊傳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醕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氏曰季子思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讎也劉氏曰公子牙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意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年全

當是時魯人知牙之罪而莫知季友之謀也聞牙之死而莫謂季友之誅也使季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為忠於國而適於權內得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第堂胡氏曰季子誅牙不曰刺者事適於權故以諱為善或曰周公誅管蔡而止其罪何也曰二叔之罪彰矣故不得而掩也石氏曰周公誅管蔡則暴其罪季友配叔牙則微其跡二叔之罪已彰僖叔之罪尚隱而不可知也故以自卒為文張氏曰或謂雖殺叔牙無補於後日子般聞公之禍是不然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年全

謂為季友誅殺哉何言乎殺之未得其道也周禮小司寇同族有罪不即市注刑于甸師氏禮記文王世子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此謂兄弟與同族之有罪者不戮于市非謂不明其罪而故隱其刺殺之迹也季友飲牙以醢且以大夫之禮治其喪而又為之立後國法安在哉公羊傳謂牙弑械成何氏注曰是時牙實欲自弑君兵械已成但事未行尔據此則是叔牙果有今將之罪君親無將將則必誅法已必不可赦即使叔牙但欲殺般而立慶父般非太子又未為嗣君或非今將於君之可以然好世序而亂國家是亦在所當誅者也季友於此聞叔牙之言即當立般為太子告諸中外使知大分之必不可易聞其弑械已成即當捕牙就獄明正典刑而宣布之使知大法之必不可寬至於慶父可誅則誅之可逐則逐之即不誅逐亦必剪其黨而防其變彼必喪魄而不敢為奸矣奈何狗兄弟之私情而害君臣之正義徒以一醢畢事哉然則叔牙之罪未彰於是微其跡而致之死何為不可曰非也叔牙既有逆謀豈可論其彰與不彰乎使其無罪則不必殺今既確見其罪而議殺之不可微其跡而行法也明矣若刑貴威而可微其跡恐凡忌之以私者皆可藉口於有罪而陰害之是尤不可為訓者也或疑叔牙之黨盛矣夫人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全

為主於其內慶父為主於其外若明正其罪而加之刑不慮其過激而速之變乎曰是又不然季友臧孫辰魯之賢大夫也內有賢大夫而百姓親附外有伯主為之援不至於孤危而無助矣使季友舉動合機宜奉君命而以大義中之彼叔牙之與慶父又何能為觀其飲之以醕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是謂不飲則必加刑可知其力能制牙也又觀閔公繼弑而夫人孫慶父奔可知彼之智謀權勢亦非磐固而不可動者使乘其未發而罪叔牙易耳何慮其過激而速之變哉惟其不正叔牙之罪陰迫以死而陽加以恩與無罪者無以異是以慶父殺般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全

是以人望屬之而後日有季子來歸之喜也然則季友之功自不可沒但其殺之不得其道而二君之禍疊生友亦不能辭責焉此君子所以備責之也○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羊傳曰原仲者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固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此年傳曰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何氏曰召季子之於陳季子至而授之以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金

豈盡史氏之闕略歟蓋桓無大夫故不卒於桓公之篇而凡為桓臣者皆不卒故亦不錄於他公之世也牙友皆書卒公子之視臣賊者則有間矣。牙以罪死而立叔孫氏猶曰其罪未彰也慶父之罪彰矣出奔而自經乃亦立仲孫氏二氏之立不亦為貴奸耶春秋之於亂賊多如此然而事跡亦各異如齊人殺無知而其後有仲孫湫楚人殺陳夏徵舒而其後有夏徵舒區夫秋釐區夫未必是罪人之後然無知徵舒既以有罪而被誅猶不絕其先人之祀此與叔仲二氏之以罪人為祖蓋不同若夫宋督弑君宋莊為之立華氏公子遂殺君之子魯宣為之立仲氏蓋宋莊魯宣利其所為而深德之故生賜之族而以罪人為祖後來督死於難而非以罪誅故其後有華耦華喜遂則終身免於討故其後有公孫歸父仲嬰齊凡若此者雖以罪死與不以罪死不同太抵皆不當有後而有後者也。春秋於魯君官爵之命賞賚之典皆所不載未知為何故如賜族立後是亦國典之大若以為季友叔肝賢而得書何以仲遂之有罪而亦書以為仲遂之有罪若無罪故書牙與慶父之立後亦有罪若無罪者也何以不書以為牙與慶父之以罪死故不書何以公子彊之賜展氏而亦不書也他如命之官爵賜之田邑概皆不書此必有深意存焉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金

泯其迹而不見也哉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曰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

穀梁傳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孔氏曰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

胡傳曰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

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季曰故慶父僅一帥師而公多親將且溺與父與國政而專權自恣則有得免其身幸矣之良亦由主威之不立焉

啖氏曰凡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重凶變也若遇弑則不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閭閻不修也使宗嗣素定之閭閻嚴飾之女子小人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弑之禍曷由至哉

彭山季氏曰莊公精射能狙戰勝晚年大興工作此有好大喜功之志者也然惜於大義暱於私情母子兄弟之間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冬

多不能斷防疎宮壺而禍隱蕭牆不亦殆哉

廬陵李氏曰魯十二公得終于路寢者三公莊宣成而已。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春秋自九年以前書逆王姬會伐衛次于滑狩于禚及圍郕盟既納糾皆罪其忘復讎之義也自十年以後齊桓方興國事未立故長勺之役魯勢稍振而敗宋師齊桓亦屈意結魯以成伯業故數年之間魯國無事正當明其政刑以貽後嗣而乃受制文姜娶仇女以續宗祀三年三至齊廷遇殺盟扈皆為姻好而出未聞東禮之君若是也故自二十四年以前書納幣觀社丹楹刻桷逆女用幣皆為一經之特筆然

多虞有戴大水日食之迭見大意未忘乎魯荆人祭叔蕭叔杞伯之迭至人心尚歸乎魯幽之盟城濮之會魯濟之過伯主亦有資乎魯宜可以有為也而乃勤民縱欲築鄆新廐城諸防城小穀一歲而三築臺坐置其國於晏安沉酣之域欲無危得乎季曰城濮等事蓋勤末務以備敵至於亂本之成始於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女公子之侮家道泯然矣豈特慶父之專權而已哉故張氏謂春秋罪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之誅也得之矣

渝關李氏曰據彭山季氏說子般非孟任之子說見子則黨氏非子般之母家也左傳謂子般即位次于黨氏或未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冬

必然且嗣子定位於初喪則喪次自有定所何得離此而就彼若慮禍亂之竊發自有朝臣可依者相與同謀而為之備黨氏又何能為此或黨氏近公宮子般偶至於此而遇賊左傳誤傳為次黨氏耳大抵未可信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曰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弊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子般莊公太子世安有己立太子而復問後于叔牙反留情于慶父者耶其不近人情甚矣此無稽之臆說也且莊公之娶至此九年子般雖非嫡出長

亦可君奚必為太子哉左氏又以子般為孟任所生則益非矣孟任割臂盟公本由苟合魯人必不遽立其子為君何也以僖公為閔公之兄知之夫僖公為閔公之兄則未立閔公之時當先立僖公矣而魯之定君必立閔公者蓋僖公之生在哀姜未娶之先其母成風微賤而名義不正如孟任然則人不服故不得立子般與閔公皆一娶九女中之勝所出也故順其長幼之次而先立之若孟任所生而以之先立何以服慶父之心哉及閔公既弑莊公別無應立之子矣而慶父又得罪莫能覲覲然後求僖公而立之此於人情事勢乃為安耳子般之立本非慶父所欲但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允

於次為正不得不以為君也左氏之說豈足信哉

孔氏曰杜氏謂子般莊公太子傳稱公疾問後於叔牙若已有太子則不應須問當問之時似未有太子也季友以死奉般醢殺叔牙蓋於此時始命為太子公薨而般立知其為太子也勿曰按此說謂殺牙之時命般為太子或亦有之雖不害者禮未備未告于王也

杜氏謂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傳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哀姜以二十四年八月始入娣必與通俱行當以二十五年生子故云八歲勿曰叔姜生閔公未必定在二十五年此時閔公之年或

在八歲以下未可知公羊傳曰子卒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據文十八年君

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何氏曰君存稱世子明當世父位為君也君薨稱子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稱子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也未踰年之君稱卒不地且不書葬者降成君也

張氏曰子般見弑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偶不早致家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使國人榮得以戲女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允

公子觀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榮之可誅而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李曰按此說姑即實擊之賊般慶父使之也若非慶父使之榮必不敢為惡使當日子般果殺榮慶父之亂亦必不免然則慶父之通哀姜亦由內失閑家之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罪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汪氏曰或謂般之卒書日書名非過弑今以經攷之莊公之薨十一月始葬季友之出隱而不書閔立二年而即見弑則莊死之時內亂可知矣屬辭比事論之般非今終傳必有據苟謂子般自卒而慶父請於齊以立閔公則慶父

曷為又弑之耶苟以子般之卒與子野同則昭公以弟之子穆叔不欲而卒立之國以無事昭公又書即位與閔公異何耶

廬陵李氏曰魯嗣子卒者三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葬則名之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亦是也

渝關李氏曰季彭山謂子般非孟任之子其辨甚明理或然也且左傳所謂築臺臨黨氏以夫人之言許孟任亦未可信蓋築臺必書公若築臺何以不見於經且凡許人以私者必當時嘗有此事乃可效尤而欲為之魯以秉禮之望國從無不娶侯女為夫人亦無不由六禮而成伉儷者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冬

何至以私奔者而妄許之此不惟公不以此妄許孟任雖愚或亦不至輕信又何必割臂而與之盟哉即或出於一時之狂悖未必無此事然哀姜既娶為夫人淫亂之行公不能制則當議嗣之時豈肯容孟任之子為君而不即立其姊叔姜之子耶以此推之則般非孟任之子尤可見矣。彭山李氏曰凡魯君未踰年而遇弑者以不日見之如文公時子卒是已子般日卒與襄公時子野同其非見弑明矣然則左氏謂慶父使圉人榮賊子般者亦宜足信哉按此說不然春秋三書子卒原不以日與不日分常變子般子野之書日者例也子赤之不書日者疑也惟公子遂

殺赤而匿其事人莫知其死期也是以疑而不日耳子般被殺未有所疑自當書日若以不日為見其殺則凡魯君之遇弑者何以皆書日若以書日為非殺則於閔公之踰年何以不書即位乎。嗣子定位於初喪繼父業矣稱卒不稱薨而又不地不葬者未成君一年無二君也其被殺也何以不書殺諸傳九年魯里兄殺其君之子吳齊雖未成君有君道焉故亦不忍言殺而閔公不忍言即位也閔公不書即位則子般之被殺可知矣。襄三十一年子野卒非遭故者也不地亦不葬未成君也是知子般子赤之不地非欲明其殺其不葬非為賊未討也未成君故其書法亦降於君未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冬

可與弑君之不地不葬例論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亦謂其卒也可書名耳若不卒亦必不可稱子某定四年陳子會召陵先君未葬不稱名知稱名之非恒辭也又曰既葬稱子夫既葬稱子而不名如文十八年之子卒是矣然亦以其未踰年耳若踰年無論先君之薨去此幾何時又無論其葬與未葬無不以公稱之矣文成二君之稱公皆在先君未葬之先而文去僖費甫一月成去宣費方三月月皆未稱子某與稱子也可知踰年稱公之說其定例又未可執上二例之為一定矣讀者當善觀之可也。公羊傳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

不書葬何氏曰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按此說或不然嗣子定位於初喪有君道矣及其卒而為之立廟是亦情義之當然者豈必論其有子無子而或廟或不廟乎意嗣子之卒必別有廟特以其實未為君故不列於五廟之數耳且其不書葬亦不繫於不廟也春秋未嘗葬大夫而大夫何嘗無廟以大夫之有廟推之亦可知子卒之亦有廟矣何云不廟則不書葬乎若夫嗣子既卒臣下無服則以先君之服在身不能又為嗣子服耳觀其不忍言殺而閔公不忍言即位既深致其隱痛之情安可謂其無服如路人哉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九

公子慶父如齊

胡傳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其曰如齊見慶父出入自恣國人不能制也

張氏曰慶父自莊公即位已為大夫而莊公昏庸耽樂不恤國事致慶父肆行姦宄陰為他日取國之計觀莊公與叔牙問答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復得立矣今般雖弑而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伯主以為自託之計齊桓以方伯自任齊魯為隣且親豈不知慶父為弑君之賊乃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貽魯國之後禍春秋書慶

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桓失方伯連帥之職也

王氏曰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如慶父弑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辭者既書子般卒則知其無君命矣慶父專權日久上下畏之宜其出入自如而莫敢誰何也

永嘉呂氏曰先書公子牙卒繼書公薨繼書子般卒下書公子慶父如齊未二年又書公薨夫人姜氏孫子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慶父之罪亦不可掩矣其書曰孫曰奔者蓋其罪已著內不容於國人而惧罪以出是魯猶有臣子也其直書曰如者蓋其專權恣橫出入自如而莫之制是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五

魯無有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顯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內臣如齊不以他故者二十始於此渝關李氏曰慶父如齊原非奔也故不書出奔然則何為如齊也慶父使圉人犖賊般此必知犖有受鞭之怨而陰行此謀以令其作亂耳當時此謀既密及既賊般慶父必歸獄於犖而自文其奸矣成季必知其謀是以辟難而奔陳不然賊果由犖不由慶父則以圉人之賤何難立正其罪而誅之而亦何必去國哉惟其賊由慶父成季以不能制而出奔此時物議騰沸故慶父不敢行篡而立閔公閔公亦齊之甥也齊人聞亂亦必有疑于慶父故慶父如齊

蓋欲白其般死之故而以圍人聲為辭且以告閔之立欲求齊援而為自託計耳觀其不奔而如晏然如平常之出入而無所忌憚油然如無罪之人出入自適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則是慶父之威權足以濟惡謀謀欲以匿奸於此皆可見矣况負大罪而不遑寧處必至齊廷而申告焉則其心能無戚戚而不自安者耶且魯人明知慶父之為賊而不敢討即忠賢如季友亦第奔陳苟免而已今而聽其如齊又可見魯人縱賊之罪如齊而齊不加誅不又可見齊人容賊之愆也哉若夫慶父之敢如此誰實為之而莊公之養亂哀姜之成亂莫不於是而可推也然則經文之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奎

義蘊無窮未可執一二端以求之也已可據閔元年公羊傳是慶父誅孽而歸獄矣慶父此行必以是辨白于齊以自又且其告閔之立亦必達哀姜之意以求援也齊人於此雖亦明知其由亦姑聽其以聲為解將弔新君而徇哀姜之請是以如是而苟止耳及閔公再弒惡不能揜而義不可容始為之平亂而殺哀姜亦已晚矣使當慶父之來明正其罪而誅之何至武闇之禍甫二載而又興哉嗚呼此伯術所以不足道而齊桓未能無咎也。胡傳曰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

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兵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重戒之義明且遠矣按此說之論兵制甚善但以論春秋此事則不然蓋莊二年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三十二年之間僅此一見安見其專掌兵權而歲久不釋乎且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奎

慶父之亂別有由來不為其主兵也慶父者貴戚之卿也以公子而為卿佐其勢不為不威况有夫人私暱於其內而又多植朋黨以為援吾恐司馬之主兵者或亦為之用而人莫之制矣豈必專掌兵權而始流禍不淺哉然則伐於餘丘而虐小國自當書之以示譏未可謂法不當書特欲明慶父得兵之始而書之也又慶父此行本非出奔故不書奔而書如若實奔而宜書出奔特欲明其主兵自恣之狀變文而書如則是春秋所載皆可亂事實而以意為重輕也謬亦甚矣

狄伐邢

彭山季氏曰狄在中山以南連巨鹿之墟中山者今直隸真定府定州鉅鹿者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在衛之北而邢又當其東北二面之衝者也詳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下。邢姬姓侯爵國周公庶子所封杜氏曰國在廣平襄國縣即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也至僖元年始遷夷儀或以為邢初封邢丘遷於襄國非也蓋邢丘畿內地名而邢則畿外國名也邢丘詳見襄八年會邢丘下。狄之為國其西南則邢衛矣其東北則冀燕也冀封堯後燕封召公本皆衣冠之會而狄得雜處其間必緣後世安插降夷使親王化而周綱不振中國衰微則關土漸廣而肆行無忌耳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亥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 亥

張氏曰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入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強也高氏曰夷狄犯中國而謂之伐中國不自正故也襄陵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渝關季氏曰彭山季氏曰許襄陵謂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愚竊謂戎狄雖暴皆不若楚之欲圖中國也然則中國之可憂者惟楚為甚矣按此說固是但此時荆楚僭王雖

欲圖中國然而其勢尚遠也戎狄雜中國之中而病中國其勢甚近則深可憂矣然則中國之可憂者豈獨楚為甚哉。齊為伯主而狄敢伐邢非伐邢也是即所以伐齊也上無王下無伯敢恃強而為猾夏之舉其禍寧有極哉此齊桓所以不敢安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十二

同公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彭山李氏曰公莊公燕子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為漢景帝諱也九歲即位在即二年謚法在國遭難曰閔左傳云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如此則因哀姜通於慶父而遂無寵耳

孔氏曰杜謚云名啓方從世本文惠王十六年即位

渝關李氏曰閔元年歲在庚申是時公方八九歲二年為

慶父所弑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二 同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之子

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慶父弑君歸獄僕人鄆尾樂左傳

云國人聲之與樂音易為歸獄僕人鄆尾樂莊公存之時同字異未知孰是

樂魯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

辱爾國人莫不知盡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鄆尾樂而

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何氏曰至者聞君弑從家至朝

正其

殺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

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印

張氏曰子般不終齊桓若能仗義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為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繼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為弑逆者所立亦齊桓之咎也

渝關李氏曰慶父使榮賊般而誅榮亂臣賊子往二假手於人已而歸罪於彼取而誅之意欲欺人之卒不得而欺也實自欺耳。胡傳曰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家氏曰子般見弑魯之太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今也驟板幼子而授之以國以其為齊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矣按此說皆以亂賊之私情而慶其如此君然是必閔公本不當立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二 同公元年 二

特以其幼而為齊之甥內可利已外可悅齊是以越次而立閔也不幾以閔公之為君將亦同於幸竊大位者乎不知此時莊公僅有二子僖公雖長其母成風賤閔公乃哀姜姊叔姜所生其母貴於成風是固所當立也閔公本當立又以其幼也而利於己又為齊之甥而不可以不悅齊是以越僖而立之慶父於此得無市立正之名假公義以濟其私者耶不然使閔長於僖且非齊女所生則閔公之得立不得立或亦未可知之事也由是言之是閔公之立本正但其所以立之者未出於公又為亂賊所立而未請於王以是為非正耳若論慶父之私而不察閔公之當

立則閭閻之貴賤無以明而慶父假公濟私之奸亦無由
由著矣恐亦非通論也

齊人救邢

左傳曰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
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寧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患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
人救邢

穀梁傳曰善救邢也

胡傳曰凡書救者本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
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二

閏公元年

三

在遠國則罪四隣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
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澮是
也救而不救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
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
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
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

注氏曰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權救者是則不救者
非王師出救而諸侯不救夷狄來救而中國不救遠國往
救而四隣不救皆罪也救而譏其次則著其急於解紛也

救而譏其至則著其不及於敵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

聞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同列諸侯之有兵
是不異同室之人聞也安得不投袂而起整兵赴難耶李
此謂同列諸侯之有兵不異同室之人聞以此論諸侯
之相援則可若狄伐邢則是室外之人與室內之人相
聞也其當救不愈急乎

張氏曰桓公從管仲之請而興救邢之師論語以免民左
衽之功歸於管仲蓋救諸夏後夷狄皆管仲發其端也

王氏曰說者謂邢被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按經莊

三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公之救未
為緩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既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齊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二

閏公元年

四

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帥諸侯之兵共救之邢幾亡而
復存者桓公之功也

渝關李氏曰季彭山謂狄之伐邢在去年十月至此踰時
而後救之必無及於事矣按此說不然經書狄伐邢雖在
冬十月子般卒慶父如齊下本可便以為十月事也經凡

書事有時無月者多矣此亦有時無月之例耳使無子般
慶父之事意必書曰冬狄伐邢矣茲既有子般之卒書月
此事不知月何不可繫於前二事下繫於前事之下豈必
定在前事之月乎又如二年冬齊高子來盟十二月狄入
衛入衛有月而來盟無月來盟在十二月之前亦不一定

是十一月也此等處俱當活看乃可若必謂下文無月即以此為十月事則冬十月己未子般卒下文亦無日豈亦可以慶父如齊狄伐邢皆為己未事乎觀下事之不必在此日其亦不必在此月可知矣然則狄伐邢或在去年十一二月而今年正月齊人救邢夫固難見其緩也。胡傳曰其稱人將卑師少也按此說亦不然稱人者恒辭也未必將卑而師少僖元年三國稱師者識其兵力有餘而救邢之不逮也彼合三國而動大衆猶不能即拒狄而回邢國此敢以將卑師少而獨犯強敵之衝哉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一 閏公元年 五

左傳曰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汪氏曰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戕於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於外八月而後葬莊公之薨至是十月而後葬蓋以國亂子臧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說者謂子般非弑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傳曰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魯曰按此盟或不專為復季友說見後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杜氏曰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

杜氏曰落姑齊地

論起朱氏曰不謀討慶父而謀復季子季子忠有餘而權不足而伯國又不以靖難為事君子病之矣

論關李氏曰左傳謂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或亦不專為此蓋子般不終閔公新立魯國正在危疑之中欲得齊侯之盟以定其位耳既為此盟因以復友為請而齊侯許之若專為復季友則請于齊而以齊命召之可矣何必特要齊侯而為此盟乎。或曰此或齊侯請于閔公而復季友也左傳謂請復季友齊侯許之是謂閔公請于齊侯矣未必然也蓋季友者慶父之所忌也慶父賊子般立閔公閔公冲齡嗣位已在慶父掌握之中豈有請復季友而不與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一 閏公元年 二

之謀既與謀而肯復其所忌者乎且季友之奔陳也非齊侯意也抑非齊侯不欲其歸魯也若果閔公思友則直召諸陳而可矣何事請于齊而為此盟乎按此說亦未可據閔公慶父之欲復季友揆之情勢豈日無之蓋季友酈牙而隱其事未嘗謀殺慶父也子般卒而奔陳未聞其請討慶父也是慶父與友未有顯然讎怨之迹矣此時魯國危疑慶父力不能定國人既皆屬望於季友慶父於此亦欲得季弟以安靖之蓋亦出於情勢之不得已耳安可謂其忌之而即不欲復之乎然則欲復友而必請于齊者何也季友避難而去閔公為亂賊所立召之必不肯來惟得齊

侯之命而以安魯為辭友乃不能不歸矣蓋慶父歸獄于
華齊侯不以慶父為賊而又為之定新君乃可召季友而
使之歸友亦恃齊侯而無疑畏於慶父也乃季友歸而慶
父猶橫恣友亦無如之何此齊仲孫之來者難而以慶父
為深憂耳由是言之齊侯之為此盟固欲安魯而亦未得
臣魯之道其許復季友夫亦姑徇魯人之意而未能以正
義處季友也使齊侯誅慶父而請命於王以定公位於是
召季友於陳使之輔新君庶幾可以臣魯而季友之歸且
於正義可全矣不知出此徒為是誓詛以要之又許復友
而召之觀春秋之所書寧於齊侯無識也哉○臨川吳氏
春秋輯傳釋疑 卷三十二 閏公元年 七

專為復季友則為一亡公而特與伯主相要結是輕伯
主而重亡臣恐當時必不如是矣

季子來歸

孔氏曰季是友之字也子者男子之美稱

范氏曰大夫稱名氏今曰子是貴之也子男子之美稱

彭山李氏曰季子不稱名蓋閔公以師禮事之所謂待之
以不臣也

啖氏曰不言歸自陳齊命也

汪氏曰二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惟季子高子以子稱

俞闕李氏曰大夫出使還不書執則書至而不言歸國內

春秋輯傳釋疑 卷三十二 閏公元年 八

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去國也言歸者父母之邦也。李
彭山以季子不稱名為待之以不臣深得其解觀公次于
郎以待之可見其為殊禮矣故謂待以不臣而不名此情
理之可信者也古者君稱大臣皆不名觀管子晏子書君
皆不名管晏又按左傳隱公稱公子強為叔父是亦不名
者矣然而君前臣君彼必自稱名人亦對君稱其名史亦
稱名紀其事惟待以不臣之禮人遂無得而名焉惟稱某
子而共尊之耳大閔公慶父欲復季友以安魯及其歸而
不假以事權特以不臣之禮待之不過以虛文相羈縻而
已此季友所以不能制慶父而卒有再弑之禍也大抵慶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二 閏公元年

九

父不誅李友必無來歸之道今承齊命來歸與慶父同朝而輔閔將亦思以死奉般之言何在而亂賊當權國事尚可為乎吾知李友於此蓋亦如聽慶父之飾說而以榮為賊哉忘慶父之為大惡矣春秋書此正見其受尊奉之虛文而無益於撥亂之實事抑豈以褒嘉而稱子也哉。左傳曰李子來歸嘉之也程子曰書曰李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孔氏曰子者男子之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其還魯喜而呼曰李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朱子曰春秋書李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寬看尚可當時魯國內亂得一李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春秋輯傳辨疑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二 閏公元年

十

然猶疑其不敗而褒以為因史舊文也若因史文而不易又何以見聖人筆削之精義哉。陳氏曰其稱李子何賢之斯不名之不各之斯以美稱之也李子配并以立般也而慶父卒賊般於是奔陳閔公立尚幼國人之欲歸李予以己亂也而李子雖歸俄而慶父弑閔公於是以僖適邾則國人何賢乎李子微李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篡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李子在也朱子曰春秋書李子來歸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李友立得僖公再整頓箇得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按此說亦皆不然春秋就事論事李友之有功於僖自是後來事豈可以後日之功而預為褒嘉之辭乎且其來歸是應齊召而輔閔也輔閔而閔被弑友固不能辭其咎矣乃欲以定僖之功而寬其不能定閔之罪閔獨非君也哉閔為其君而不能定未可賢而取之也明矣。朱子不足於李友自是有理但只責其成風事之一事而不及其苟免縱賊與夫賊未討而輕歸之非猶覺未備且謂國人之慰望魯史喜而稱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則是狗庸衆之私情襲淺薄之俗見而不復裁之以大義也又何貴於春秋哉且此時待李予以不臣政權猶未歸李子則是李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乃起自僖公之世而不在此時矣此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一 閏公元年

上

尚論者所當察也。季友忠賢素著可為魯人之所依倚則見其來而相慶蓋必有之其實季友才不足以匡亂智不足以除兇苟免而去隱忍而求歸魯踰年而無救於再弑之禍賢者固如是乎雖季友在而慶父之黨不成莊公之統不絕則亦未嘗無補於國家亦惟卸取其長司耳若以春秋之大義律之安可謂其無罪也哉。胡傳曰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未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耻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一 閏公元年

上

亦覺未當凡大臣之書公子者本是親親貴貴之義考其人與事而後知其賢與不賢也豈以稱公子而欲見其用親之私乎說詳隱元年公稱公子不為其私可知不稱公子之不為其公矣不然莊公僖公之世友皆稱公子豈亦不因賢德而緣宗親之故哉若夫奔陳不書必有深意存焉矣若謂為賢者諱耻是開人臣以臨難苟免之門也夫國方危賊未討此正人臣盡節倡義之時可以為而不為但以潔身遠去而委社稷於亂賊國亦何賴有賢者哉不以為貴而反以為諱則是盡節倡義之事望之庸衆而後可恐春秋不若是誣也且隱惡揚善此大舜聽言之道則然至於國法所在未嘗為四凶隱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固孔子忠厚之聖德然其教言所係何嘗不疑公叔文子之時言樂笑義取何嘗不言衛靈公之無道至於譏管仲以器小又深斥其不儉不知禮責臧文仲以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又未嘗為賢者諱也况春秋欲明大義以示後世顧為賢者護短而諱之抑豈春秋之旨哉。季友之對莊公曰臣以死奉般般見殺而季友危矣故出奔奔則何以不書略之也何為其略之也當慶父之賊般也季友位在正卿不能忘身殉難遂其以死奉般之言又不能倡義討賊正其人得誅之法顧乃奉貞達道已非人臣之

道矣然猶謂力不能支不肯輕於一擲耳及其出奔在外有素相締好之陳國為之主有力能撥亂之伯主為之援而不知激切請討窮元兇以定國家是其出奔不過苟且避難俟俾於禍亂之不及而已不然申包胥哭於秦廷而猶能復楚孰謂誅天下之大惡正天下之大法匡天下之大倫乃慮其告於隣國而不從諸於伯主而不聽者哉惟其漠然無為或出或處俱無當於國事之重輕也故略之而不書春秋責備賢者責友之意從可知嗣後閔公再弑而以僖適邾第伺慶父之奔而入立之曾不知諸於王朝以正其位又以賂東慶父子莒而聽其自縊亦未聞有正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二 閔公元年 一三

名討賊之典也故以僖適邾與夫入立之事皆不書而閔公亦闕其葬皆不足於李友之所為者也然則李友忠於國而不知義春秋略其出奔而不書自是責之之意觀於責之而不書奔可知來歸之稱季子必非旌其賢而特異其辭矣此季彭山待以不臣之說深得經解而可無疑於其旨也欤

冬齊仲孫來

左傳曰冬齊仲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八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東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

國將亡本必先頽而後枝葉枝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魯亂伯王之器也

胡傳曰仲孫齊大夫也隣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使仲孫來省難則杜公使臣非以禮矣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仲孫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滅之所致耳書曰齊仲孫來交識之也

張氏曰仲孫言魯東周禮於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二 閔公元年 十四

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仲孫之智善於規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春秋所以貶之也

沙隨程氏曰書仲孫與文十五年宋華孫同

渝閔李氏曰杜氏曰仲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按此說不然齊桓始伯君令臣共豈無君命而敢私察隣國者且仲孫歸而有與君問答之言可知其必有君命矣有君命何以不言齊侯使以其無事接我君臣故不將命而稱使也然則省難非事歟曰省者審視之意非有事與之可紀也又魯亂不可直致其辭故不書省難而第曰來而已然則齊侯無識歟曰識仲孫所以識齊

侯也曷言乎其識仲孫也仲孫者無知之從子或從孫也以亂臣之族而省亂國之難無以正亂臣而定亂國矣且不來討賊而來省難名義已覺不究其省難而還明知慶父之當去又不能匡君以義速行方伯之職以討之乃欲安坐而待其自斃是使慶父稔惡而貽閔公再弑之禍者皆仲孫之罪也大夫例稱名略其名而以亂臣之族書所以深識之也臣見識而君亦不能解其咎矣寧於齊侯無識也哉。胡傳曰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此說以不稱使為略之或不然荆人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極

親隣封修好石一旦欲乘其危而取之乎國語曰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使高子存之大齊桓於閔公再弑之後猶為憂之而圖存豈其殷卒閔立未經大創而遽思利其所有乎且以左傳仲孫之言觀之若果使其窺覘虛實以圖進取則於其歸而復命即當稱其不可取矣何規規於慶父之不去魯難之未已必俟君問可取而後告之以不可哉且齊桓之召懷季子也亦謂季子之賢可以安魯尔若齊桓果有他心何不於季子未歸之先伺其隙而圖之抑或忌季子之可以安魯而阻之何為召懷季子而乃圖之於既歸之後乎此以知仲孫之來本非覘魯之虛實傳曰來省難自是齊桓憂魯之心蓋此時季子既歸徒以虛禮奉季子而慶父之橫恣如故魯人於此必有洵洵而靡定者故齊桓使人來省之省之云者蓋欲察幼君之果否得安季子之果否見客夫人慶父之果否稍戢一二得其情狀庶可為魯調停之爾實非有來機取魯之謀也然則公曰魯可取乎此言其可信乎曰此或一時偶觸之辭又不可謂其無有也凡人之情固有初念本善繼則偶動於私而思逞者齊桓使仲孫來省難其意本善及聞魯難未已而機心偶動因問其可取與否是亦功利之習見也仲孫之對君曰魯不棄周

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因間。携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彼以間携貳覆昏亂之為正。未嘗言四隣之必不可間。必不可覆也。使魯之國本先顛而有携貳昏亂之形。吾恐齊桓即無此意而仲孫於此亦必獻取魯之策以為伯器資矣。况齊桓仁義未純其立心行事未嘗盡合於禮。前此之滅譚滅遂有事於兼并者不一。今雖伯業已成。豈無貪私之再萌者。使魯難不已而其勢可動。問仲孫而仲孫以為然。安知不假取亂侮亡之義取魯而別封其後。亦如紀季之處鄆者耶。夫邢衛杞皆遠於齊而魯最近。則於遠者存之以為名。近者取之以為利。是亦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二 閏公元元

七

未可知之事也。今特一言之間而已。安得謂其必不可信哉。但其省難之意。本善微日賴齊力而魯國以寧。難得仲孫秉禮之對良。亦由齊桓憂魯之本心。有以全之也。惟齊桓憂魯而不知義。不思討賊而徒來省難。故不免於春秋之譏耳。若謂省難之時。即有覘魯欲取之心。則必不然矣。○汪氏曰。左傳昭四年云。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蓋仲孫乃無知之後。按左傳汪氏之說。皆欠審。無知乃公孫非仲孫也。左傳以無知為仲孫。蓋因無知之父年賜仲孫氏。故冒仲氏而誤稱孫耳。仲孫湫必無知之從子。或從孫。非無知之子孫也。蓋齊人既殺無知。豈猶容其有後於齊或者

念仲年之親而別立其支子以為後。故其子孫稱仲孫也。汪氏以仲孫湫為無知之後。誤矣。然則無知弑君而其父猶有後。禮歟。曰非也。凡子孫之為大逆者。其祖父之祀當絕。所以嚴不忠不孝之誅。而為臣子戒也。後世之於大逆。盡赤其族。法國太暴。或亦因古法而積重至此。未必古法之至輕不絕亂賊祖父之祀也。無知弑君而仲年之祀不絕。自是典刑之謬。春秋書仲孫而略其名。蓋明其為亂賊之族。而深譏之也。夫魯之亂賊未討而國勢危疑。又使亂賊之族來省難。齊桓不能正其國。又安望其能正隣國耶。且仲孫知魯難之未已而不請誅。慶父未必非濫法之積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二 閏公元元

六

習使然也。略其名而止稱仲孫。春秋之意微矣。此年書齊仲孫文十五年。書宋華督。書法同。而氏族則不同。華孫者華督之後。仲孫者仲年之後。非無知之後也。故稱華為亂賊之氏。而稱仲為亂賊之父。氏分別觀之可矣。無知弑君而被殺。齊人立仲年之支子為後。是以有仲孫。使仲年無別子。無知雖有子孫。或不使為仲年後。以無知被殺罪狀已明。不比宋莊之於華督。德其立己而生賜之族也。况夫伯政嚴明。何至以亂賊之子孫使其有後。而為卿於齊。夫于亂賊不絕其父祀。此已為濫法矣。豈必錄亂賊之子孫乃為可譏耶。東萊呂氏曰。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

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此昔之善觀人國者未嘗不
 究其野而後其朝也齊仲孫湫之對齊侯曰魯東周禮未
 可動也湫之所謂東周禮者果誰欽問公魯君也哀姜君
 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歲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
 姜則棄位而奸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祀
 之失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數指何物以為周禮耶吾是
 以知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公伯禽以
 來風化決洽其民耳濡目染身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
 搢于觀藏于府講于泮宮流于洙泗被于絃歌形于冠服
 郁乎其文也洋乎其聲也井乎其條也雖經哀姜
 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理能奪其權而不能奪
 其俗舉魯國之俗皆東周禮其為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
 人耳舉一國之善俗豈二三人之惡所能遽移乎湫可謂
 善觀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其效見
 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模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
 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存也政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
 聖人亦求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末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
 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衰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四隣望
 之而不敢謀其慮後世亦深矣苟魯之嗣君當關服時因
 已成之風俗倍加以政事其治孰能禦之耶按此說甚善

論世者不可不知但仲孫東禮之對或不專指在野言若
 專指在野言彼所謂聞攜貳覆昏亂豈亦言在野之携貳
 昏亂者耶且朝者野之望使在朝者無禮野必效尤而成
 陋俗矣本可岐朝野而二視之也魯國之亂固在上者溺
 於貪淫之私而至大悖要其朝野之間羣臣士庶之際禮
 文必猶在而古風必尚存故以為不棄周禮如孔子謂魯
 一變至於道在春秋之末魯亂已甚猶有一變至道之機
 豈獨謂其在野之俗可善復哉
 附左傳曰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風
 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
 風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蒯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
 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
 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舍名與其及也且誘曰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天若祐大子其無晉乎杜氏曰為晉下健曰
 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
 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六三之比六三辛廖占之曰吉屯
 固比入吉執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
 之母履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
 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杜氏曰傳為魏之

仁山金氏曰按晉獻公方滅三同姓之國而遷卒殺其子趙魏之封即桓分晉之根天理報應亦微而速也已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二 閏公元年 十一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二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渝關 李集鳳 翹升

彭山李氏曰陽小國漢以其地置陽都縣當在今沂州北境水經註所謂沂水流迤其東南者也東踰沂水為中丘地南為費地面為根牟地北為蓋地蓋在齊魯陵關南而東南近魯防邑則陽都雖亦近齊而四面大抵皆魯地也宋氏曰齊桓遷邢義也為其有狄難輔而遷之別擇善地以為之國都伯者之所得為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遷小國以為附庸并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貶之曰降曰遷強其所不欲之辭也宋氏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蓋桓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二 閏公元年 十一

汧氏曰齊人遷陽以力迫而遷之也邢遷于夷儀非齊遷之乃邢人自欲遷也滅譚滅遂桓公初年之事也存邢存衛存杞則興滅絕之意也伯者功過不相掩此之謂地渝關李氏曰據李彭山說則陽國近齊在魯邦域之中矣當遷陽不書所遷之處蓋遷之於齊地也意者陽為魯之附庸國齊人利其人民之蕃庶又或忌其為魯之藩籬故遷於己地而臣屬之耳此必問魯之難而為之不仁不義

左傳曰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公羊傳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求三年也

殺梁傳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廿三

孔氏曰：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唯二十二月喪制未闕也。

彭山李氏曰吉禘者易吉而祭也禮喪三年不祭非廢祭也使人攝之耳蓋非初卽位時祇見厥祖之比矣今莊公之服未終而閔公易吉而祭何以如是其急乎

高氏曰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豈獨

禘為然哉

爾雅曰禘大祭也

劉氏曰不王不禘之為王禮明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

之號故稱不及諸侯也

胡傳曰天子禘諸侯祫禮記王制陳氏註曰祫合也其禮有二特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計

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
與三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焉
大夫享庶人薦上下

之殺也魯諸侯尔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

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

是乎有禘祭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

宿升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

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金之失
亦同毛詩云初祠烝嘗于公
先王協韻攷云下其實祠初
春祠夏祠秋嘗冬烝公羊傳

嘗燕禘非時祭之名王制祭統春秋
禘傳辨疑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五

鄭玄註皆云夏殷禮周以禘為殷祭故更名春祭曰禘之郊特牲春禘而秋嘗鄭注禘當為禘大禮記諸篇或孔氏之郊

復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補于莊公逆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

尚度書稱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著書不相符合鄭玄不達其意故主異說且祭統篇末云成王

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左傳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雩宮又晉人云以

名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程氏曰閔公皆

記禮者或云春禘或云夏禘以禘之時交互不同遂誤

公五月燕乃夏之三月八月嘗乃夏之六月亦可謂春

武宮經止書有事云掃于僖公之言曰晉有帝矣其曰晉人掃祀而又錄之而經書從祀則不可信

樂坊諸國皆有林氏注稀則曷為鍾氏注唯魯一國有稀呂氏注樂耶

魯禘升禮也。此分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唐公之廟。

張氏曰魯稀非禮也難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

今喪未三年主未遷柩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僭上反易人心何東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衷謀篡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

家氏曰禘禮當行于太廟今禘于莊公失禮中之失禮者也若夫以諸侯而行天子之禮魯國行之已不足識矣魯溪楊氏曰閔公喪未畢窮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又不於周公之廟而禘之禮始紊

茅堂胡氏曰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者禘國之大事也夫子居是邦而不私議其國事於禮然也其作春秋則因事而書以志邠禘之失知其說者則知聖人之志矣

春秋解傳辨疑 卷三十三 周公二年 廿五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禘于太廟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而書也

喻闕李氏曰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於禘及其高祖趙氏曰據太傳喪服小記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追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就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速者若時祭及禘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

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嘗是也成王賜魯重

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按此說皆以禘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誠

有然者然王制祭統謂春杓夏禘祭義謂春禘秋嘗此又

以禘為時祭之名其為誤也必矣又詩小序曰長發大禘

也雖禘太祖也夫祭法謂殷人禘嘗周人禘嘗此即祀始

祖所自出之說也今考商頌長發之篇止言契與湯而不

言嚳周頌雖之篇止言文王而不言稷與嚳又與祀始祖

出之說不合矣且左傳於祭或僖襄皆言禘又曰燕嘗禘

于廟又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又以禘為祀羣公之

春秋解傳辨疑 卷三十三 周公二年 其

常禮且不獨魯人行之也若以詩序左傳為皆誤彼皆生

在周時而非後世傳聞之可比何至以王者之大祭亦不

知而乃混稱禘禮如是耶且觀春秋所書言禘于太廟何

不言禘文王于太廟即以為禘者禘文王不必更言文王

也然此年之吉禘亦當云禘于莊寢不當曰禘于莊公也

曰莊公者蓋指莊公之主言以為禘文王于莊公之文

理亦覺難通矣且使莊公即莊寢果祀文王于莊公之寢

而以莊公配莊公非始祖文王非其所自出之帝亦不得

名之為禘矣况祀文王于莊公之寢屈尊從卑其數文王

也尤甚恐當時必不如是也李彭山曰于莊公者以莊公

配也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魯禘之常也配而併及于莊公禘為莊公而發故耳按此說是謂禘祭文王猶在太廟之中特以莊公併配之也如此則當云禘于太廟以莊公配何云禘于莊公耶或謂禘于莊公是于莊公之寢惟桓公為自所出而祀之以莊公配也然始祖所自出之帝無專廟故於始祖之廟祀之若桓公則已有廟何可祀之于莊寢且莊公非始祖于莊寢而祀桓公尤不得謂之禘矣凡若此者蓋當反覆思之而俱覺未安竊以為禘大祭也禘是天子祀祖之通名不僅祀其始祖所自出也意古者天子祀太祖祀始祖與祀始祖所自出之帝皆謂之禘融

曰諸言祖遠言始祖近言太祖以其禮樂獨隆於他祀是以諸侯不得行此禮耳禮記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殷周皆禘嘗而以契稷配之也詩序謂長發大禘者祭契而以湯配之也朱子以為祫祭之詩篇中未嘗言羣公豈得為祫祭乎詩序謂難禘太祖者禘文王也

註曰太祖為文王詩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自武王稱之為皇考自後人稱之為太祖周人祖文而宗武故詩序以難為禘太祖夫文王為太祖之尊何不可以禘禮祭之哉春秋謂禘于太廟者是祭周公非祭文王也魯以周公為太祖成王賜魯重祭故得禘周公而世以為常也其謂禘于莊公者是祭莊公非祭文

王于莊公之寢也周之初武王禘文王矣魯之初伯禽禘周公矣閔公之禘莊公或亦藉口於武王伯禽之禘父而為之者耶蓋禘于莊公自是祭莊公如易云王用享于帝王用享于西山自是祭帝祭山非於其地別有所祀也安可謂之祀文王于莊公哉大抵禘為天子祀祖之通名魯人僭用其禮而亦謂之禘左傳不察其故見春秋有吉禘莊公之文因以禘為常禮而妄引禘名因失之濫至於禮記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亦未免失之偏矣惟以為祀祖之通名既與詩序有合且於春秋所書之義庶可通非敢為異說也。或問禮記

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禮山丘氏曰：吳激以肆獻裸為禘饋食為祫說者，謂凡行祭皆既裸而獻有薦禮既薦而肆有薦執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非但禘祫也。但四時之祭雖有裸饋然其節文比於禘祫為略。觀孔子論禘失禮而專以灌言則禘之所重在灌可知矣。灌重於禘饋食重於祫各舉所重而言也。據此則是禘之灌禮異於他祀也。祭統曰：大禘升歌清廟而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是禘樂異於常祀之樂也可見禘之禮樂特隆故以為不王不禘豈僅祀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後謂之禘哉。袁准曰：祫及壇禴禘及郊宗石室此春秋傳傳疑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七

如此而亦無他佐証也。其可信為必然乎。明堂位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則是明有專廟矣。彼言禘禮頗詳並未言及文王也可知春秋所書禘于太廟者止於太廟祭周公非祭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之其書禘于莊公者止祭莊公于莊寢抑豈于莊寢祭文王而以莊公配之哉。魯禘周公非禘始祖所自出或人何疑其說而問孔子曰：此事亦自可疑。祠禴嘗烝時祫大祫皆於祖廟有禮矣何為又有大祭之禘又何為大祭之禘諸侯不得行耶。以此疑其說而問之孔子答以不知者蓋於常祭之外又有大禘非先王仁孝之極不足以與此。恐非或人之所及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而又語以天下示掌之理也。若必以禘始祖所自出者為甚遠而難知然則中庸所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知示諸掌乎意與論語何異而祭天祭地大報生成之德何所難知且四時之祭有書是亦何所難測也而哉。乎明之者之難其人必其禮義之精微有獨深矣豈皆謂其遠故耶。禮記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拊于祖父。陳氏曰：拊之為言拊也。拊必親祖。據此則至卒哭日已易吉祭矣。公莊公之喪將及大祥何為當告禘

以識之耶曰檀弓所謂吉祭者蓋對喪祭言不似虞祭之以哀慟行禮耳非遽如吉禮之常而與宗廟之他祭無異也蓋聲明威服禮儀備舉此乃吉祭之常豈其喪制未終衰絰未釋遽可行吉祭乎新主乎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燕嘗禘于廟此本文二年信倍公主傳錫左傳三十三當祫祫其言特祀於主者杜氏註曰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蓋卒哭祔祖復主於寢而以喪禮特祀之未嘗用吉禮如宗廟也觀春秋特書吉禘其不可吉也明矣若泥檀弓吉祭之說而謂此時可以從吉則是春秋之書吉亦贅辭也豈其然乎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

天地社稷為越縹而行事陳氏曰喪山事祭吉禮吉山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殺以卑廢尊也未葬以前常禘於廟按車以備火災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踰越喪縹而往也三年不祭之說蓋指外事言謂其不親祭耳外事之大者莫大于天地社稷故不可以卑而廢尊然越縹行事是指未葬之時言汪氏以為大臣攝祭之禮良是如此則是未葬以前天子之於郊社亦不親行唯至卒哭祔祭後乃親之曾子問篇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醯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視畢獻而已陳氏曰天子諸侯其詳矣先儒以大夫士祭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五祀外神不可

以已私喪久廢其祭若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止而不行侯諸侯乃祭然其禮則殺矣侑醯也尸入迎尸而入坐也三飯不侑也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足當飯之數也尸食畢而以酒漱口也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飲主人又酌尸飲卒爵主人主受酢飲畢酌尸飲祝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五祀之禮又言自落殯往葬及葬畢反哭其間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後乃祭其禮又不同蓋葬後哀猶漸向吉故祝備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酌尸飲卒爵而尸已止也此或皆是攝祭之禮即至卒哭祔祭後外祭無不可攝唯於天地社稷必親祭耳若夫內事莫大於宗廟宗廟先公之常祀亦豈可以私喪廢禮乎曾子問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祀取厚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右主各反其廟陳氏

曰崩薨而羣主皆聚祖廟象生者為山事而聚集也夫羣主雖藏諸祖廟其祭亦不可闕以祀五祀之禮推之意者未葬以前亦使人攝祭於祖廟即葬卒哭後羣主既反其廟若遇祭期無不可以親行祭矣如文二年大事于太廟不言祭名又不言告是於給祭無幾也既於給祭無幾可知宗廟之常祀皆親行也不然即位之告廟臨羣臣不辭以吉禮行事說見文元年公即位下而况祀事之大獨不可以易吉而親行之乎又杜氏釋例曰舊說以為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燕嘗按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燕晉悼公改服修宮燕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答以寡君

之未禘祀禘當禘禘其後晉人微朝于鄭、公孫僑云漢梁之

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膳焉此也

明證也此說在文二年據此說則既葬卒哭後宗廟之時

祭皆親行晉人之言未禘祭者是指新主入廟之禘祭言

其實時禘大禘之禮原不廢左傳所謂烝嘗禘于廟是也

但宗廟之諸祀難親行而其禮教差簡必不似無喪之祭

為周詳耳今於莊寢吉禘于莊公是與太廟之禘周公無

異又與無喪之祭無異也非所禘而禘焉非所吉而吉焉

其失禮也不已甚乎。新主不入廟而吉禘于寢蓋三年

之喪猶未盡喪也然禮莫大於祭而從吉則其釋服短

春秋傳傳疑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廿三

喪亦可見矣高氏謂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以

此說觀之豈但禘祭之從吉已耶。胡傳謂一舉而三失

禮者禘非禘于莊公又非吉禘于莊公則尤非也何以言

之禘大祭也不王不禘諸侯行之則僭矣雖沿僭禮之常

但可行之於太廟耳今乃於莊公行禘禮謬益甚矣况喪

制未終遂以吉禮行之于寢尚可以為人子乎三者皆失

禮之大者此時閔公尚幼而大臣當國隨其君於大惡其

罪不容誅矣。吉禘于莊公悖禮之大者也此必哀姜慶

父之為之然季子在國而君臣之悖禮如此不知其非是

不智也知其非而不言是不忠也言之而不見聽是不為

魯所用也季子不用於魯何怪乎武關之禍不旋踵而又

興也哉。吉禘于莊公未知其何故或者哀姜慶父之奸

謀欲為此舉以自掩其弑篡之迹耶意若曰吾之所以尊

莊公者如此而敢殺其子而奪其位哉未幾閔公再弑又

將歸獄於他人而亂賊之情狀可見矣蓋慶父奉閔公以

虛位待季子以虛文祀莊公以謬妄之虛禮而其包藏禍

心人所共觀抑亦將誰欺乎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曰初公傳奪卜斷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

斷賊公于武關成季以僖公通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

春秋傳傳疑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廿四

賂求共仲于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

共仲曰吳斯之聲也乃繼閔公哀姜之佛叔姜之子也故

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

與知之故孫子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

而葬之殺哀姜在僖元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

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

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

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

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胡傳曰按左氏初公傳奪卜斷田公不禁慶父使卜斷賊

公子武聞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前漢書地節四年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父母皆勿坐邪氏曰春秋有本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言祖父者八十惡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注氏曰如路寢之類燭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

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注氏曰如漢平帝紀稱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帝崩不言弑也注氏曰如魏高貴鄉公紀稱成濟前刺帝刃出於背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弑也執弑之慶父也

陳氏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弑公于武闡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弑君父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閏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張氏曰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

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受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啟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災致後嗣再弑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諱矣

彭山李氏曰弑閏公者慶父也慶父專權日久常懷覬覦此閏公之所以弑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羣臣雖欲輔閏公而慶父勢不可禦矣然非權寵過重得以內交宮禁而國母陰主其事則亦豈易動於惡哉書此可以為專權權於小人者之明戒矣

汪氏曰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今考慶父證共而公孫叔為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賊討是以不書葬如宋閔公之例耳

劉氏曰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言凡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陳靈公是已

渝關李氏曰不忍言弑故書薨不忍言其地故不書地夫惟不忍言其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問其傳察隱閏所以不地之故而自知其為弑矣然則何以知亂賊之為誰也曰觀桓公之書即位而正月多不書王之類可知桓公之為賊觀桓無大夫而書公子翬可知翬之為賊矣觀夫人孫慶父奔比書於公薨之後可知哀姜慶父之為賊矣。春

秋之義重討賊若賊果被討是必書殺而斥其主明矣其未討者皆因事例得見於經亦非欲人知其為賊而書之也使當日桓公不立而先轅皆如慶父之死春秋亦必不書何以知先轅之為賊也使哀姜慶父不出奔而殺之以賊討亦必不見於經何以知哀姜慶父之為賊也且子般卒而公子慶父如齊何以異於子赤卒而季孫行父之如齊也子赤卒而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何以別於得臣之非賊也由是觀之則凡亂賊之徒皆因事例得見於經非欲人知其為賊而書之也明矣蓋彼既不以為賊而不討經亦不必異其辭而斥言之正使逆賊之主名不顯而國法之疎漏愈彰何必指其為賊而後快乎但以比事屬辭之法求之而賊之為賊亦可知然子般子赤之賊又難因文而見不必拘也。君弑賊不討本未可葬後世不知討賊有賊未討而即葬者聖人則沒其葬以存討賊之義閔公之葬在慶父死之後後不可知但慶父之死不以賊討故春秋不得而葬閔公也。公羊傳曰殺公子牙今時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又緩追逆賊親之道也按此說非也臣弑其君此亂賊之所不容者尚可論親之思而以緩追逆賊為道耶孟子所謂邪說者此類是也觀季子配立僖公

止追慶父以自繼又誠為共而使其有後於魯是顧兄弟之私思而害君臣之大義其所失為已多矣春秋閔公之葬切焉以賊未討為憾豈以待慶父之寬縱而有取於季子哉夫管蔡煽亂未至於弑君周公猶且致辟今乃以繼賊為親之道則是季子仁而周公大不仁也嗚呼孔子惧邪說暴行而作春秋後人乃以邪說解經義良可悼也夫胡傳曰觀於剛詩在諸國則寔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按此說異於朱子之說朱子詩傳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據此則魯國無風必非孔子之所刪也汪氏曰今考圖生之杞城之狐裘皆諷刺之詩或魯人不陳其詩或夫子所刪耳按此說仍兼夫子所刪言固非其謂魯人不陳其詩亦不然蓋自東遷而後天子不採風列國已不陳詩矣今復風多後世之詩雖各散見於列國而流傳於當世未嘗陳之於王也豈但魯風獨不陳乎此必天子不以列國待魯如杞宋之無風然雖間有歌咏太史公不採而輯之亦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當世無傳焉義不係於陳與不

陳也若云為魯諱而剛之杞宋無風豈亦夫子為之諱而王國有風何以不為天子諱也然則王國之有風者太史氏聞雅之亡而錄風詩以誌其哀亦憂世之意也是以不同於宋魯故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胡傳曰夫人聞半故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疊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覽

無懷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勅於後國人聲卜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園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政而不思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惜乎春秋以復讎為重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汪氏曰莊公之娶哀姜納幣觀社逆女晏往以致其勤丹植刻稱用幣以示其後哀姜習聞文姜懷姙禍賊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則於莊公乎何有是以通乎共仲而無羞惡之心與哉聞公而無剛隱之心實莊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也

臨川吳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弑謀身負二惡自歎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范氏曰文姜有殺夫之罪重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此輕重之差

渝閣李氏曰慶父之弑君也哀姜與知之當是時又必歸飲於卜嚮矣而魯人公議不平必罪哀姜與慶父而洵：靡寧者是以哀姜孫而慶父奔也夫必有逼之者而後孫與奔觀其孫與奔而魯人之公議猶存矣惜其不能伸義以絕哀姜正名以討慶父而僅聽其逃遁於他邦也。文姜無妻道故以先君之義絕之而不稱姜氏哀姜無母道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四十

罪差戾矣故仍其姓氏而不革也然僖元年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當氏不書姜終以大義絕之明其不宜至魯矣
於魯不敢居於齊不敢往故不得已而孫于邾：非哀姜之母家也哀姜何得而奔赴之然其與聞弑君得罪於宗社者既大此亦無足責也已但邾人之受其連連夫固不能無咎耳。莊公忘父之讎必惟讎女之是娶而且娶往以致其勤過復以示其盛則其所以寵嬖而優容之者必至矣是以恣其所為而通於慶父援般弑聞大難發生彼亦不能安其位焉孰非莊公有以致之哉春秋書娶哀姜之事甚詳而終之以般卒公薨而夫人陳以見忘父之

側溺妻之愛者遺禍為不淺也未幾見殺於齊而哀姜之身亦不能保是其所以寵之者實所以害之也可以為後世鑒矣

公子慶父出奔莒

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祁奔莒則知夫人姜氏公子慶父實弑公也

彭山李氏曰慶父弑君本欲代立其出奔莒為魯人所逼也慶父專權日久魯人力不能制但其弑君無與為黨而逼之者眾於是慶父不能自安故出奔莒也

張氏曰慶父與哀姜謀弑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末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三 閔公二年

三

禮之驗也方季友通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執其君之討可以略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

田氏曰慶父繼弑兩君勢傾魯國頑不能寬君以自託而避罪出奔者蓋人人黨惡以為利則亂賊肆行而無忌憚人知大惡之當討則亂賊無所容其身使無國人帶卜歸之黨則子般閔公之禍未若是之亟也使季友通邾而龜蒙曲阜之衆無石碯庭廩之謀則共仲之奔亦未若是

之速也然則慶父之奔蓋自知罪大惡極有所畏於魯人之討與伯國之誅而不得不奔耳然魯人求慶父于莒既至而繼當書刺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志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賊

胡傳曰公子出奔譏失賊也

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供賊之責也

廬陵李氏曰宋萬出奔陳慶父出奔莒以通逃主罪陳莒也

仁山金氏曰按魯自隱公將予其弟桓而桓公弑之以立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三 閔公二年

三

卒為文姜所謀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制于母而忘其父又歸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弑閔叔牙慶父皆不良死禍猶未已而孟孫叔孫季孫三家者自是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弟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

俞闕李氏曰胡傳曰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故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執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眾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國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

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
竊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
亦不能善其後矣。按此說於前後事迹似亦欠密。慶父雖
專權。未嘗專主兵也。季子來歸。崇以虛禮。未嘗執政權也。
聞公執而季子以僖通邾。此時未嘗在魯也。乃胡傳之立論
如此。亦安見其有當乎。胡傳又曰。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
齊之力。以戰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改書。夫人孫邾
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
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
庸人宜易於反乎。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三 周公二年

四

未敢訟言誅之也。況於慶父巨姦七百之侯。國革車千
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
如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義者
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後繼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
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
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按此說於當日之時勢。亦
覺未明慶父之主兵。他無所考。惟一見於莊二年經書。師
伐於餘丘。至於他年用兵。公多親將。未聞兵柄之旁落。
而慶父專據之也。且春秋之書師師者多矣。未必皆執兵
柄而專恣者也。一次帥師。遂以為主兵。而末可遽奪其可

信乎。惟齊仲孫之言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則見慶父之
驕縱不法。私黨眾多。幾幾乎有不可猝拔之勢。則謂其政
權在握。固有之。但季友昔為貴戚之卿。亦非全無勢力者。
觀叔牙弒械既成。而季友應手誅之。不勞餘力。蓋其勢亦
可以有為矣。今雖待以虛禮。而不任事權。抑豈同匹夫之
微賤。而驅策無人者乎。且聞公再執而哀姜慶父相繼出
奔。是猶畏魯人之不容也。魯人能令哀姜慶父之出奔。是
魯人猶有公憤。而勢猶未衰也。哀姜慶父不敢奔齊。是猶
畏齊人之見討也。齊人殺哀姜而莒人歸慶父。是伯主猶
知義而隣國猶不匿賊也。況季子為齊人之所復。則其援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三 周公二年

四

之者必力。魯人喜季子之來歸。則其從之者必多。雖季子
不能消患於未萌。使聞公之變。而即倡義討賊。義聲震
遐邇。舉動合機。宜謀之久。威舉之有名。勸之易。從行之克
力。何難奪其魄。而誅覆載不容之大惡也哉。惟其以僖連
邾。苟且避難。在內在外俱不知有正名討賊之義。舉乃伺
慶父之奔入。而立僖亦惟以賂求莒而已。亦惟不許其人
而已。夫既可以致其自縊。又何難於正名誅之也哉。蓋其
志雖忠。而不知義。故所為草草如此。則或譏其緩。不討賊
誠不為過。不然。事機即難驟討。乃後日聽其自縊。而又譏
之為共。令其有後於魯。刑賞之謬已甚矣。友將何以辭其

啓耶若夫漢誅諸呂如彼其難者自是大臣應變之無術徒以力勝而不以義勝也未可以彼律此矣如文姜如齊去姜氏寢姜喪至不書姜皆異其文以示貶公子翬公子慶父公子遂皆仍其屬籍而不異其文者臣子之逆不待貶而法易明也且以見天屬之親而行大逆其罪愈深不又可為官人以族者之明戒也哉○公子慶父出奔莒與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之義同然陳人受賂而歸萬莒人受賂而歸慶父事亦同也萬與慶父之死皆不以賊討故經不書春秋之於討賊情切而義正矣。汪氏曰慶父之立後不異於叔牙而公孫敖為卿無以異於公孫蒯則魯人必納慶父之喪矣不書喪歸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以共仲弑逆罪非赦比而削其喪歸以絕之故按此說亦欠審慶父縊于密魯地也喪在魯地不可言歸何必以不書喪歸為疑但慶父得謚為共又令其有後于魯是必以大夫之禮治其喪矣在魯人必以賊討固不可以刺書而以大夫之禮治其喪豈不可如叔牙而書卒經乃不然此或懲其弑逆而絕之如公子翬不書卒之例耳寢姜之薨與喪皆書者與文姜之薨葬皆書同母道也公孫敖之罪雖輕然既得罪出奔而位絕亦當不書其卒與喪以其子惡伯為之請而文公許之故書以譏其非禮也

冬齊高子來盟

國語曰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

杜氏曰蓋高倭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

孔氏曰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倭盟于防自尔以來不見經傳故云蓋高倭也往年仲孫湫勸齊侯使來平魯難今而高子來魯知齊侯使來平魯難也當齊侯初命高子之時慶父未出案曰或此時慶父已出亦未可知僖公未立及其至魯值僖公新立因遂與魯結盟盟非齊侯之命故不稱齊侯使也齊侯不

使之盟而高子輒為盟者齊侯使之來平魯亂斯君既立遂盟而安之亦足稱齊侯之意其盟非專擅也此必僖公共盟不言公及齊高子盟者案曰僖公尚未踰年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皆不言公及則不書公者春秋之常也晉荀息衛孫良夫並為來聘既行聘禮更與公盟非是直為盟來故聘後別言及耳劉山李氏曰高子杜氏以為高倭也高倭則曷為不名時已致仕不受祿蓋齊之老臣桓公以為賢而待之以不臣之禮者也子者男子之美稱慶父弑問公齊桓特屈高子以安魯高子嘗來魯盟防有素望焉魯人之所深服也因

與僖公盟以定之

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

胡傳曰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陸氏曰不書使高子受命不受辭義與楚屈完來盟不書使同

汪氏曰來盟不稱使者三齊高子楚屈完宋華孫皆非前定也

論閭韋氏曰慶父欲開本欲行篡以魯人公議騰沸而不

容也故不敢篡而出奔齊侯初命高子來時未知慶父已

奔與否若未奔則僖公方在邾若既奔則僖公未必其還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四

歸是慶父之未奔與既奔魯國猶無君也國語曰魯有夫

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

蓋以僖公未入方虛君位而無人以嗣之故使高子來魯

意欲立君以定其亂也及高子至魯僖已入而立之遂與

之盟而僖公定矣然則高子之來盟未嘗無功於魯但其

所以存魯者猶未盡其道耳李彭山謂高子不名時已

致仕而齊桓待以不臣之禮誠是也管仲之囚也鮑叔告

桓公曰管夷吾治於高僖可知高僖之賢已有治蹟之可

見者至今又歷二十六載其年必已老矣則聽其致仕而

待以不臣之禮不信然乎夫待以不臣而桓子是齊人之

貴之非因此事而魯人與春秋貴之也杜氏曰魯人貴之

故不書名程子曰稱高子善其能恤魯胡傳曰高子齊大

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

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

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

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隣非有安危

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

賴焉以為美談至於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

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按杜氏之

說是謂魯人貴之程子之說是謂春秋貴之胡傳之論事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四

迹從公羊以為魯人聖人皆美之大概皆不然也高子之

存魯固亦可嘉若以大義論之是猶未盡善也蓋齊國去

魯未遠也秋八月公薨至于今不為不久也齊人一聞魯

亂即當興師討殺慶父而與魯人謀立君請之於王以

定其位如是則可以匡魯而正天下庶無愧於方伯之職

矣今乃明知慶父之當討而不急興問罪之師第遣一老

臣來存之亦已疎矣况慶父已奔未聞高子令取于莒而

殺之也僖公已立未聞高子令請於王而命之也徒為是

私盟以相結豈以定難之大事惟恃一盟為可信抑豈徒

為一盟便盡安魯之義也哉幸而僖公季子君臣之而賢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完

相得而巨姦繼死國以永寧若徒恃高子之盟謂其可以安魯而無患者吾不信也觀齊桓與閔公盟于落姑而魯難猶未已孰謂盟誼為可恃耶由是言之則高子之不足恃也明矣先儒不知高子之致仕而不名皆以稱子為後辭乃遂張大其功而不償之於義也悲非春秋之肯矣。據左傳則僖公乃成季子所立據公羊則僖公乃高子之所立竊意左傳為是公羊之說未可信也公羊傳曰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尔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此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按無君之說劉氏非之是矣劉氏曰公羊云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又義一也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高子稱乘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盟于莒齊無君之不沒公即魯無君何故沒齊侯哉按公羊之可疑者亦不止此三君雖死何嘗曠年無君且魯大國也即無君國猶有人齊人即以兵力取魯未必望風歸命而謂徒以言而已矣談何容易高子將南陽之甲此或卿行旅從之常非動大眾而迫之立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卒

僖公也且魯人既能逼哀姜逐慶父則必能自立君矣何待高子而始立城魯之事或小小補葺容有之但莊公之世以不急而城築者不一豈有都城傾壞而不修者即或新傾魯力猶自能給何須高子城之此以知公羊之未可據也胡傳乃從公羊以立說亦未之思耳。左傳謂成季以僖公遣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然以僖遣邾之事不見於經者僖公之為公子亦微矣成季之出處俱無當於國事之重輕故皆略之而不書也若夫入而立之亦不書者不請於王不告於伯但伺我姜慶父之出奔叛僖而嗣君位與因亂竊國者何以異故不書僖公季子之歸入亦所以略之也然則春秋之不足於季子者實多豈以元年之稱子為褒辭哉高傑稱子而不名亦非褒也王氏曰魯危而復安者內則季子外則高子其功一也春秋內外大夫之姜者莫過於二子故皆以子稱也按此說不知稱子之為實錄以為皆美其功亦未權於春秋之義矣。汪氏曰仲孫高子之來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胡傳有予奪之異者蓋仲孫但言來不能彈其亂高子言來盟遂能定其難也比事觀之則仲孫來之後而閔公缺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哀姜譖而魯國無事矣按此說亦不然仲孫來而魯難未已高子盟而僖公遂定

以後事觀之似二人不能無優劣其實魯之治亂全不係此而二人亦無優劣之可分也使當仲孫來時哀姜慶父已出奔而季子當事任閔公可以長有國使當高子來時哀姜慶父未出奔而季子不當事任亦如在閔公時僖公不能定閔公而謂此盟之足以安僖公也亦未察於事勢之由矣且慶父在魯而仲孫不肯誅慶父慶父已奔而高子於此又未聞以義告莒取慶父而殺之也夫大賊未討何以匡魯是二人之苟且姑順如同一概未可以事後之成敗而定二人之優劣也已然則傳有予奪之異豈經旨春秋稱傳難疑 卷三十三 閔公二年 三

平

十有二月秋入衛

左傳曰冬十二月秋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求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為能戰公與石祁子玼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入備衣曰聽於二子玼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瑩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文公

為衛之多患也先達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杜氏曰逆衛敗宋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入立戴公以廬于曹杜氏曰戴公名申曹衛下邑孔氏曰曹邑不知其處當在河東近楚也許穆夫人賦載馳濟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萊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楨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史記曰自懿公父惠公崩之諫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狄殺懿公也衛人思復立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代伋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子曰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後去其二曰昭伯昭春秋稱傳難疑 卷三十三 閔公二年 三

伯黔牟皆已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元年卒齊桓公率諸侯伐狄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毀為衛君是為文公初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達齊故齊人立之胡傳曰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嘗謂河南劉婁曰史記繫年志云史中子曰史之失自班固書其說

可也矣曰必若此言仲尼既而作春秋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廷平楊時時曰此戴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故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

其國者也

汪氏曰如齊莊陳靈蔡景之殺身秦邑不韋漢其國者高宗武后中宗韋后淫亂陷陽縣陳夫人之亡

其國者高宗武后中宗韋后淫亂陷陽縣陳夫人之亡

世有獻職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龜山楊氏曰衛之淫恣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胡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

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忘政習以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

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無類矣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纂則滅可不

戒哉

春秋解傳疑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至

彭山李氏曰左氏曰狄伐衛懿公及狄戰衛師敗績遂滅

衛今按經文止曰狄入衛則直入其國都耳衛實未滅何

得謂之滅乎齊桓援夷安夏志業方勤而獨於衛不救者

蓋衛自盟出以來背齊不會及齊伐衛猶抗未從故桓公

棄衛不圖自衛文公復國遂心服於齊矣。狄之入衛也

懿公失政也夫伯令行於諸侯諸侯奉之則自治矣隣政

事修舉外患莫能加焉此伯者所以有功於世也彼懿公

不肯服齊非所謂畏天保國矣秋禍之及也宜哉

論關李氏曰左傳謂衛師敗績遂滅衛者或亦以其君滅

因華禮二人二人先入告守以不可待而夜與國人出狄

乃入衛言入在滅後可知言滅之為君滅也且使懿公未

滅華禮二人必不以不可待告守者而下文不言懿公所

終但言立戴公以廬于曹此時懿公又安在哉蓋懿公即

死于戰因君滅而遂言滅衛此左傳立言之未明是以後

人不之信耳。一說左傳先言滅衛後言入衛者先是總

括之辭後又別言失守之由也蓋以君死國破民斃殆盡

春秋解傳疑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至

春秋所以為核實之書也。此衛師敗績而懿公見殺也

若據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

貜沈子逞滅之例當言衛侯及狄戰于濮澤衛侯赤滅狄

遂入衛而經不然者言入可不言戰矣且社稷為重君為

輕國破重於君亡彼既不保其社稷而為狄所入則其若

之存殺無足誌焉爾。彭山李氏曰左氏言懿公見殺而

終史記以為狄殺則有關於天下之故於法當衛誓矣而

經不錄必自卒而非殺也觀許穆夫人載馳之詩言歸唁

至漕則當時衛侯亦嘗暫出避久不得歸也故其詩曰我

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蓋非邠辰之月未

為行野見麥之時也而衛侯尚處漕邑則以殘破之餘城郭室廬未能完繕故耳按此說不然春秋凡書殺豈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之此即關於天下之故而經不書衛侯赤滅必有深意存焉矣觀衛民之渡河者男女七百有三十若非君滅何至殺戮殆盡如此哉戴馳之詩曰歸唁衛侯言至于漕者是言戴公非唁懿公也故在傳謂立戴公以遷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其為唁戴公也明矣蓋戴公在漕至卯辰之月許夫人欲往弔之想此時齊人尚未戕曹而恤戴公故詩云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未幾齊桓加德於衛戴公始能野處而粗安矣然則史記謂狄殺懿公

春秋傳傳疑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五

自是可信未可以春秋之不書而疑其未嘗殺也。陳氏曰滅而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棄亂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故衛不言滅頃句不言滅桀此說亦不然經書狄入衛而不見齊人之救衛也後城楚丘而又不序諸侯春秋之不足於齊也明矣豈以其後能存衛特於此焉誣其事實而德之乎僖公取頃句而反其君實未嘗滅亦非易滅言取以罪之也蓋春秋滅自書滅入自書入取自書取滅入取皆實錄未可信傳之過妄為曲說以求通也已。齊桓兩次救邢何以獨不救衛蓋懿公在位九年通無與

於桓會而伐衛之役敢與齊戰齊桓不能無怨于衛矣此時被狄兵衛又不請救於齊是以齊師不出耳觀齊人之伐衛也齊師方至而即日與戰是懿公乃驕輕剛愎之徒恃強而好勝者其不請救於齊可知以時昔之有怨而臨急又不求齊齊人肯為之援哉未幾成曹贈物城楚丘齊人之加德於衛者至厚則以懿公死而戴文皆從齊故也東萊傳議乃謂桓公坐養其禍待其社稷已頽屠戮已酷然後徐起而救之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惠多人之虐而欲明己之熱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如此則其不仁已甚矣恐桓公之正而不摘即或有私未必至此極

春秋傳傳疑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五

也。杜氏曰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孔氏曰戴公名申世本世家文經傳皆云十二月狄入衛人東從渡河收集離散乃立戴公此年之末文公即位計戴公為君不過十數日耳言立一年卒者滅而復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為諱文公繼世而立明年始為元年故戴公雖復日少亦稱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為戴公元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按此說似亦考據之未審也狄於此年十二月入衛衛人渡河立申即使十數日而卒若非改元即位何至有諱而稱戴公即云滅而復興不同嗣位之常禮然以時日計之文公之立亦必不在此年也蓋狄之入衛在此年十二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三 昭公二年

五

月衛人渡河立戴公必經數日又十數日而戴公卒文公在齊何能於此月繼世而立哉且僖二年齊桓城楚丘而封衛若此年立文公而明年為文公之元年何為僖之二年而始封之耶大抵此等俱不可信竊意此年立戴公明年為戴公之元年史記謂戴公元年卒是已改元而始卒故可稱謚稱公也况許夫人之欲唁衛侯是唁戴公也載馳之詩曰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是明年卯辰之月戴公猶存也意戴公卒於明年之冬故僖二年春正月齊桓乃城楚丘而封文公焉左傳曰僖二年封衛于楚丘下文又曰衛文公元年草車三十乘是以受封之年為元年也可知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三 昭公二年

五

文公之元年必在魯僖之二年無疑矣如此說庶於時日事迹皆有合而詩與春秋經傳庶皆為可通乎。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燕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按此說詎亦甚矣戴公文公宋許二夫人未知其母為誰但非姦生之子無疑其謂昭伯燕而後生戴公等已不可信至謂齊人使昭伯燕胡母強而後可恐齊人難無道必不至以禽獸之行令其以子姦母如此也若果如左傳說意公雖少昭伯日與其母行淫即當為之未必無恨心召生三子二女昭昭可見何其毫無忌憚而衛之臣子亦甘聽其濁亂中宮而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三 昭公二年

五

莫為之制乎且夫五孕雖連亦須五年方可得五子以年計之則自宣公卒以至惠公奔綠歷四年何得遽有此五孕至於數年既立之後宣姜未必能存仍得與昭伯行淫矣按六年惠公雖復入而其年已長即使二人皆無忌惠公於此豈猶容其母子之苟合耶此以知昭伯燕母之所生當在惠公初立之時而初立之四年必不能生三子二女也明矣况先君已設宣姜所生自知為姦子姦生之子必不肯育即或育之比其長也人方厭之鄙之之不遑何至奉其男而以為君取其女而以為夫人乎又許穆公於隱十一年居許東偏於桓十五年入許復國計其年當在三十後若其夫人為昭伯燕於宣姜之所生則此時女未數歲猶豈又待十餘年而後娶乎即或後日之再娶亦必不娶姦生女觀載馳之詩閔衛之亡而守禮不渝可知其非姦生女也許夫人既非姦生女則戴公文公與宋夫人之母俱非昭伯之所燕者又可知矣但昭伯燕於宣姜事是必有之故鶴奔之詩一則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尤再則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所謂兇者即昭伯所謂君者即宣姜也史記謂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意戴公文公果皆昭伯子時非燕於宣姜之所生者耳昭伯雖淫惡此時公族之親者無他人不得不立其子矣若夫宋許二夫人或宣姜

未嘗時所生又或昭伯之妻所生俱寡可知必不至如左
傳之說也。衛懿公在位九年殺於狄從弟申立是為戴
公僖元年戴公之元年也是年戴公卒弟燬立是為文公
僖二年文公之元年也

鄭棄其師

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
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胡傳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
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
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五

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朱子曰

是詩為公子素所作然則進之當俟之退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

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
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欲使

克不臣之罪已著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然而遠之可
也豈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

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柄

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
協志同力既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

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
不從者五代史桑維翰傳出帝即位延廣用事與契丹
下非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
知開封府度使十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
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
同責也

家氏曰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不足
責也

陸氏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
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卒

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
棄其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之也

高氏曰鄭伯以百姓之命授非其人非棄而何蓋人君之
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

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
不知之當自罪耳況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陷其身

又棄其民乎

張氏曰辭授禹之辭曰后非我與守邦夫宗廟社稷主
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欲逐所
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存亡死生繫不關其心

當時如楚如狄方有校焉啓獲之心一旦棄據揚虛則鄭必束手就亡矣

汪氏曰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胡孫範沈子逞滅自滅也若曰非有能殲其衆非有能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國滅其身者耳比事以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淪闕李氏曰是時狄方入衛而鄭與衛隣以河為界故使高克將兵禦之於河上也然則何以謂之棄師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豈能篤思信以恤其下克之不可以將兵也明矣文公惡其人而不能退之以道特假禦狄之事以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六

遠之觀詩所謂駟介旁旁二矛重英可謂盛矣以此大師授之不可將兵之人是明知其不勝任甘以其衆予敵也况其授兵之時即有不召其還之意特欲聽其將卒之奔潰而莫之顧也則是高克不足惜所可惜者鄭之師衆將不免於危亡之憂耳書曰鄭棄其師所以為國本慮者深矣公羊傳曰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遂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曰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按此說與左傳詩序之說相合左傳曰以高克將師而歸詩序曰久而不召衆散而歸先儒以此解經以是為棄師之道未為不可但此時月之猶

覺未安蓋狄之入衛在十二月鄭使高克將兵當在入衛之前後此時尚未久尚未見其不召而春秋已於此月書

棄師矣豈待其久而不召師衆潰散而始為棄之哉夫惡其人而授之以兵即可為棄師且其使克之時便有弗召之意已將大師置之於度外矣未可專就後日論之也惟高氏之說全不論後日蓋亦見及此矣但必兼其意欲不召而言而鄭伯之私情乃見其全不則徒以授非其人論之抑豈知其立心之本來不使使之將兵而已耶○本欲棄克而兼棄其師克可棄也師不可棄也以棄師者棄克則棄克之計謬矣以棄克者棄師則棄師之罪深矣故春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七

秋不責其棄克而責其棄師以明將卒之為一體而師卒尤重於將也此下經之特筆而其立意深遠矣○論國體則大夫與師並重論國本則師猶重於大夫春秋不責其棄克而曰棄師是以師為重也即重師而書棄則其大夫之奔亦可略之而不書矣○孔氏曰大夫出奔多是本國來告傳稱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不故來告又衛殺孔達告於諸侯是其本國告也宣十年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是大夫私家之告辭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傳稱告於諸侯是奔者自告也此鄭之公心惡高克而欲得遠之免既而陳無

罪可告故杜氏以為高克自狀其事以告魯史以是為棄師之道也按此說蓋有之然亦未可定其必然也安知非鄭國來告狀其克奔師潰之罪魯史察其實而以為棄師之道歟又或魯史不如此書仲尼修之而其書法如此亦未可知且其來告雖在克奔師潰後然而春秋所書棄師恐非為其克已奔師已潰而云然也觀其時月可知矣○清人之詩曰清人在彭鄭氏以清為高克所帥衆之邑此說良是而水經註亦以中年之清陽亭當之理或然也蓋鄭人以清邑之兵授之高克則清必鄭地無疑與隱四年遇清之清名同而地異者也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三

附左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昔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謂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矣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

友為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石羊古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袒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惡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表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令命以時卒聞其事也衣之龙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聞之龙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難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龙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龙奇無常金玦不復難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三 閏公二年

三

反敵可盡乎難盡敵猶有內讎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古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害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通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中在桓十八年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賈陵鍾氏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及見太子又教之以共命與人父則言慈與人子則言孝可為事君之法及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先友之言則曰親以無災狐突歎焉曰狄可盡乎梁餘子養罕夷

曰逃羊古大夫曰死人申其說正言危言各自有心各自有理如聚哭一堂十載之下聲有餘恻况哀怨之氣在於一時不足招青而致災乎獻公滅耿滅霍滅魏滅虜孰何其得志於外女戎潰內父子兄弟間蟻亂無已此可為不修內治之戒也

仁山金氏曰按左氏於晉楚之事皆不係春秋之筆削率先經以詳其始末蓋其時晉之橫抗與魯春秋並行此左氏所得參攷致詳也然於魯春秋獨莊閔之篇魯齊之事多闕不詳何耶若莊閔之際雖因經解事而前後事情多不真若閔弒季友出夫人慶父何以出奔倍公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三 閔公二年 五

得入之先後高子來盟之所為皆無考也

靜閣李氏曰左傳於魯春秋必未見故傳中闕誤者不一不獨莊閔之際已也若夫晉楚之事亦多失實者未知其得見葉與檮杌否意列國之史他人亦無由見特以晉楚為大國左傳之習聞頗詳故於傳中備述之耳但左傳記問難博而於當時之事迹尚且未核其真又何論夫聖經之與旨哉然事迹之賴以考證者十有七八則其有功於經者蓋亦不為不多矣

春秋釋傳辨疑卷三十四

改卷十九

諭闕 李集鳳 魏升

僖公

彭山李氏曰公名申莊公子子般及閔公之庶兄也在位三十三年諡曰僖母成風薨在文四年然僖公時詩人已稱其為壽母在莊公初年當已入後宮而僖公之生必在哀姜未娶之前矣夫人聲姜娶在先君之世故始至不見於經觀先君之世而已娶則僖公之年信半長於子般及閔公矣聲姜薨在文十六年趙氏曰姜氏者公為公子日所娶齊侯女是也○元年歲在壬戌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六

孔氏曰公於惠王十八年即位謹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祫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穀梁傳曰繼祫君不言即位正也

張氏曰僖公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為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於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止於伯術也

諭闕李氏曰閔公無子僖公以莊公之子既長且賢因國

亂而嗣統不得以內無所承為嫌但其自郛入立而魯使不告於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無王之罪何道焉春秋不得已而書王以正之辭不厭繁而其義可見矣其不書即位公殺自明胡傳之說不然也辨見隱元年○彭山李氏曰按僖公之立以閔公既弑而於次應立也季友以賢定社稷實出至公左氏乃以為成風聞季友之繇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則大失古人之心矣按此說謂僖公應立季友立之以公誠是然成風事季友而屬僖公之事亦不可謂其無有蓋昔日之屬之者私也而今日之立之者公也

春秋傳釋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完

公私兩端夫亦何能相捨乎但左傳徒見其私而未察僖公之應立以是為失實耳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曰諸侯救邢杜氏曰實大夫而曰邢人潰出奔師杜氏曰邢潰不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臨川吳氏曰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二年冬破衛則狄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于邢故桓率諸侯次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喪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彭山李氏曰曹師者曹昭公之師也是時宋桓公從齊最

謹而曹與宋隣亦相親信自此龜勉從齊遂自供賦則曹昭之賢亦可知矣宋曹近衛而後之救邢不煩遠國又見齊桓之有節制焉聶北邢地

其國也

胡傳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敗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春秋傳釋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完

胡氏曰春秋以用兵優伐為戒獨至於救患鮮紛惟恐次止遷延而欲其速也蓋賊虐無辜視而不救則人道必淪矣

高氏曰救急解也次緩解也急而得緩解著其救難不速也

家氏曰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尚能存之于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社國君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叙三國以美其救不沒其實也

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凡救當奔命而往言次失救道也救邢之師先書次于羸北譏不速救而下書救邢言有成事免得其援救晉之師先書救晉明魯君之命下書次于雍渝罪叔孫之慢命也救晉見襄二十三年汪氏曰救而書次者三次羸北救邢次匡救徐救徐見十五年機其急於進兵而救患之不亟也救晉次雍渝則譏其怯於赴敵而救患之不勇也書次難同而立義有輕重次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則遂不能救矣

渝關李氏曰狄不至邢何以言救國語謂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則狄固已逼邢矣春秋不書未告魯耳○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十三 僖公元年 完

按救患之情貴急而用兵之道宜慎救而次之所謂量可而進者非欤曰聖人非欲其不量可否而必於速進也凡書次者蓋責其可以不緩而緩之者爾○彭山李氏曰齊桓伯業方新大合三國之師以救邢非應故事也其次羸北豈緩於事哉用兵大事相機而動豈以急於求敵為功哉胡康侯謂救而書次其次為賤非矣孔氏曰按兵觀釁以待其事頃可擊乃擊之張氏曰次于羸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主於持重是也按彭山此說是取其次恐非經旨聖人之情以急於救患為義當狄人攻代之際邢國危如累卵此即星速赴之猶恐弗及奈何次

于羸北而延緩至此豈夫以伯國節制之兵又有宋曹為之輔兵衆師強何畏於狄而須觀釁而動觀春秋書師書次明是責其救之不力也若嘉其持重而不以為譏將亦思被兵之國其望救者不啻拯焚援溺之急而我反泄泄焉欲坐審於知難見可之間而不運動也亦大非仁人之心矣况莊末年狄伐邢閔元年齊人救邢彼以單師救之猶能拒狄而固其國今狄勢強盛而合三國之大師以往又何慮其力不敵而難勝也且邢已潰而逐狄人既能逃於已潰之後豈不能逃於未潰之先是三師之觀望不前其非勇於義也明矣雖亦卒賴其救未至如衛人受禍之慘然以大仁至義論之必不若速於救而不至奔潰之為美也此春秋所以予其救而不予其次而救也欽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年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范氏曰辟狄難夷儀邢地

彭山李氏曰按後漢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註以為邢遷處則聊城乃齊地而衛之東界也正當狄入齊衛之衝邢若南遷狄豈竟無一至其地乎其說非矣蓋邢故國即今順德府邢臺縣治夷儀城在縣西一百四十里其地有夷儀山自東遷西將依山以為固耳

公羊傳曰遷者何其意也何氏曰其意自欲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臨川吳氏曰邢人賴諸侯救援之力衆難自潰而非為狄所入也然遭狄人二年攻伐之餘不復可立國故諸侯之師具器用而遷之于夷儀然後邢得以復存邢自欲遷故不曰遷邢

陳氏曰以齊晉之伯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雖夷狄之暴橫而桓文亦受其咎矣

諭闕李氏曰遷某者逼遷之辭也齊師遷紀邢鄆鄆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某遷者自遷之辭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許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是也逼遷已地而臣屬之則不書地自遷而別立其國都則

春秋傳釋義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七十一

書地此其所以不同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以自固未為不可但地利之說非本計孟子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觀此而知無道以守國雖避難于他地以為苟安之圖抑亦末矣況我能往彼亦能來險阻其可恃乎即或免于難而彼不來蓋亦幸耳未可謂為遷徙之力也然則必如太王之遷岐而後可春秋所書邢衛許蔡之遷不可與太王同日而語也明矣且邢衛遷國以避狄許蔡遷國以從夷其為得失又不同也○易曰利用為依遷國蓋遷國必有所依故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今邢遷于夷儀而以三師

為據得所依安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曰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臨川吳氏曰邢即夷儀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之所在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也

胡傳曰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姜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

春秋傳釋義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七十二

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高氏曰始緩於救邢過也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

張氏曰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為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故再叙三師以見春秋以來志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

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

彭山李氏曰遷夷儀者邢之志城邢者桓之功也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茲非其一歟

汪氏曰狄伐邢而桓公能救邢邢遷夷儀而桓公能城邢
狄圍衛而至於遷文公不能救而城之桓文之優劣見矣
廬陵李氏曰齊伯之編外城三邢也楚丘也緣陵也獨城
邢為美晉伯之編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獨成周無
幾

諭闕李氏曰孔氏曰春秋之例先會而後盟者會則具序
諸國盟則總稱諸侯公羊謂之前目而後凡此上文已列
三國之師救邢救邢與城邢猶是一事相連耳而再列三
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也十五
年歷序諸侯盟于牡丘下書諸侯之大夫救徐襄二十七

春秋經傳詳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七

年歷序諸國大夫會于宋下云諸侯大夫盟于宋此不言
諸侯之師城邢者此與會盟小異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
其事有闕故總稱諸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為其事
有闕總書為敗故難則煩文而再列三國按諸侯城緣陵
正是前目後凡之例其不列序諸侯者非其闕之謂也城
築之事難與會盟不同然其書法次序亦宜或異此即言
諸侯之師城邢亦從諸侯大夫之例於文未為不可而經
不然知嘉美之有在也○國語曰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
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按封之之說不然也邢侯未
死非新立衛文之可比何得言封使如專封之於衛文則

城邢與城楚丘何異當亦不必再序三師矣春秋再序三
師自是美其扶危濟困之義觀於築夷儀而不淫選具如
此邢之嘉賴於桓公者豈少哉○自莊二十七年齊桓已
受命為侯伯則救患分災討罪固其職分之所得為者但
邢之遷三師之城亦必請命於王而始正當時未必能然
而春秋亦與之難不得已之權要亦與其所可與也若夫
專封之害義為大則書城楚丘不能不略於此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穀梁傳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

公羊傳曰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召而緦殺

春秋經傳詳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七

之

彭山李氏曰夫人之薨公羊以為桓公召而緦殺之是也
薨于外而言地恒辭也承薨之日而言齊人以歸焉見因
齊人至而薨也其故在齊人矣蓋桓公使人召哀姜難不
明言欲討而哀姜自疑有緦而已以歸者以其喪歸齊也
齊人本由桓公遣召哀姜故以屍復命若無故而以凶喪
歸國焉人豈為之哉

汪氏曰以歸之義文定及程沙隨皆謂齊以喪歸魯竊詳
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
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

是也凡言歸者歸于魯也王使榮叔歸金且贈齊人歸公孫教之喪是也當從左氏謂齊以其喪歸也夷地雖不可考蓋殺之于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耳不然何以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半書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杜氏曰不言齊人殺諱之也

劉氏曰哀姜與平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此上之所以行乎下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

張氏曰自文姜弑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蓋甚使魯國三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七

四十年濁亂昏迷卒成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殺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臨川吳氏曰自齊桓既伯之後諸侯無敢有弑君者僅魯有弑君一事然亂賊適誅無得幸免伯政之有功於世道也哀姜哀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與石碯殺厚義同淪閻李氏曰季彭山謂齊桓召哀姜哀姜自縊死而齊人以其喪歸復命此說誠是也如此則哀姜之死與慶父無異矣魯不以賊討慶父齊亦非以賊討哀姜春秋既不卒慶父何以薨哀姜也曰般聞君也慶父臣也哀姜母也般

閔子也慶父弑君而哀姜殺子殺子之視弑君罪原有間齊人之處哀姜止可令其自縊而已不必置之於顯戮也情如是法亦如是自非誅亂臣討賊子之可比若夫慶父之為亂賊所當明正其罪而殺之不當令其自縊而已而魯人止令其自縊不可謂之討賊矣是以慶父不書殺與卒而閔公亦不書葬哀姜亦傷公之母也子無討母之理母難討於齊亦不得以恩錄之故仍其位號姓氏且隱其殺而書薨其權於母子之際者審矣自不與慶父同也○

公羊傳曰夷者何齊地也按在國中不得言歸今言齊人以歸可知其非齊地也杜氏曰夷魯地按閔二年哀姜孫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七

于邾未聞其復至魯也或齊人召哀姜于邾而途經魯地亦未可知但未可信為必然也彭山季氏曰夷齊東鄙小國名而南近于莒杜氏曰夷國在城陽莊武縣按城陽即莒州今莒東北高密縣境有夷安城必因夷而得名矣夫人知慶父在莒故亦往從而莒送還于夷亦按季彭山以夷為國在齊東而近莒云云說亦可通但無他據亦未可信為必然也且安知夷非邾地抑或他國之地近齊者又安知非夷狄之夷凡此數說俱難以意斷闕之可也○哀姜薨于夷季彭山以為哀姜本在夷桓公使人召哀姜于夷哀姜自縊于此此說亦未可信安知非哀姜在邾齊人

召之于郢行至夷地而縊死亦如慶父之縊于密者乎且春秋凡書卒于某者不必皆居其地而卒者也安見哀姜之縊于夷便為本居夷地乎烈或果在夷地而桓公召之于此亦未可知是亦難以意斷也。汪氏曰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詞也按此說非也經既諱殺而言薨則夫齊人以歸何得謂為討賊之詞且其歸也非齊侯之親之自不可以言齊侯不曰齊侯而曰齊人以為為桓詞耳若以為討賊之詞如齊人取子糾殺之豈亦可與齊人殺無知倒言之乎。左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按此說亦非也哀姜通於慶父而殺二子得罪於先君得罪於王法者多矣魯以子道不可討而齊以伯政得討之何論其從人不從人乎不以為是而反以為讎蓋當時縱惡之情習造為邪說如此而左傳妄信之誤亦甚矣

楚人伐鄭

左傳曰秋楚人伐鄭即齊故也

杜氏曰荆始改號曰楚

孔氏曰此前常呼為荆此後遂稱為楚據其見經為言故云荆始改號莊二十八年仍書荆伐鄭自爾至今不知何年改。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七

孫氏曰敗蔡入蔡稱荆來聘始稱人伐鄭又稱荆今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自此十數年侵伐用兵皆稱人焉

廬陵李氏曰荆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幼弱數年之間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頤殺兄而立是為成王李曰堵敖未必是頑弒見莊二十二年末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矣而母壯子少子元專權尚不能逞至三十年闕班殺子元闕殺於范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強張氏謂其始定改號曰楚以交于中國疑亦得之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七

有楚稱至周受封為荆國故小雅謂蠢爾蠻荆大邦為讎顯允方叔蠻荆來威而春秋之初亦止書荆也至荆能憚改稱楚不以周室之封號為號而擅易其稱無周之心愈彰矣初則止以號舉狄之也自此以後曷不狄之而皆稱人蓋其交通諸夏每與中國事勢相及故春秋以中國之法治之而與諸夏無異文四年屈完來盟于師始書臣二十一年楚子會孟始書君亦以其棲中國而君臣可指故從實錄以著是非耳然楚雖夷俗猶能間用夏禮故可治以中國之法吳則文身斷髮黥劓甚故春秋多殊會之雜間亦因事而稱吳子者三餘則始終無不以號舉也與

春秋解傳辨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光

楚固不同矣。春秋之初，外大夫將皆稱人，荆自此年書楚人伐鄭，蓋亦從大夫稱人之例也。然莊二十三年之來聘，畧其君臣而止，書人，僖二十一年之來獻，捷畧其君而書楚人，使則夫自此以後之伐滅書人者，又安知非有君將而亦畧之者耶？然在春秋之初，猶或畧之而書人，至文十一年楚子伐麇，始書君，成五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始書臣，於是侵伐等事盡與諸夏之稱爵稱名者無異文矣。荆始稱楚而書人，自此不復舉號矣，蓋其交通諸夏而漸習華風故亦從諸夏書人之例，非進之也，亦非以其寔強故也。胡傳曰：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以此論楚勢之寔強，誠是。但曰楚稱人，浸強也，是謂春秋以浸強故而稱人，恐不然。若以浸強稱人，使得免其舉號之陋，是以強力相尚而徒爭於其勢也，其可訓乎？且後來莫強於吳，春秋並不書吳人，可知非為浸強故而稱楚人也明矣。此時雖通中國，然亦赴告聲問之相及耳，猶未列於會盟也。四年伐楚，屈完來盟于師，桓力猶能制楚也。齊桓沒而宋襄伯然後始列于會盟，儼然主諸侯而春秋常以爵書矣。楚人為鄭即齊而伐之，不惟猶夏不恭亦且與齊爭鄭而捷伯權矣。夫自莊十六年至此，荆楚伐鄭者三，無王無伯，無中國蠻夷之為患，何如哉！此

春秋之所深憂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榿，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按此即今陳州地也。榿之會，齊桓以楚伐鄭再三而欲捷之故，合諸侯為之謀也。左氏以為謀救鄭，則楚兵已退，鄭伯既預會矣，何救之有乎？

渝關李氏曰：諸侯本為救鄭出也，楚人聞救而即退師，無所用於諸侯之救矣，故相與會于榿，而鄭伯亦往赴之，蓋必謀夫捷楚之事矣。左傳曰：盟于榿，謀救鄭也。杜氏曰：聲有二名。汪氏曰：經書會而左氏言盟，傳誤耳，不惟言盟誤，其言謀救鄭亦誤，蓋

春秋解傳辨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光

鄭伯既與會，可知楚師之已退矣。楚師已退，不須用救，而又何須用謀哉？然則此會亦謀救鄭甚明，但齊桓本以救鄭合諸侯，非兼以會榿謀楚合諸侯也。何以知之？按其月而知之矣。楚人於七月伐鄭，諸侯即于八月會榿，以其本欲救鄭，是以如是其急也。使楚師猶未退，當亦如莊十八年之救鄭，不踰時不必為會于某地以謀之矣。故楚師未退，可速往救，而無待於謀。楚師已退，不須謀救鄭，而乃相與謀捷楚，此或當日之事情乎？然諸侯既謀捷楚，何以召隨之師，遲之數年後也？蓋以諸夏姻隣之國，猶未定而近楚之遠國，猶未孚，是以尚須經營而有待耳。如莊三十

年梁丘之遇亦欲為鄭報楚而事不果此皆桓公十全之策也。張氏曰楚人伐鄭桓公不即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按此說以桓公之謀救鄭為慎是徇左傳而失其實者也。夫楚人七月伐鄭諸侯即於八月出其欲救鄭也速矣。于檜之會有鄭伯自是楚師退而無所用救耳。豈其畏楚之強欲為十全之策而不速為之救乎。若以此為十全之策則莊二十八年之救鄭止三國未嘗如此六國之眾也。而救不踰時將不免於較發而寡謀矣。恐未必然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八

左傳曰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成將歸者也。孔氏曰丘地何故成之

杜氏曰偃邾地

胡傳曰禮之會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檜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振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諺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張氏曰楚人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檜以謀之魯未兩月僖公遽以該敗邾師不務睦隣事伯而徇一時之利足以見僖公之罪矣。

鄆山李氏曰魯方從齊會檜而尋敗邾師亦可見其未深畏齊矣。齊恐失魯姑勿治焉。

渝關李氏曰偃邾地也。此必公自會檜還路經邾地而遇戍卒之將歸者。於是要擊而敗之耳。李彭山曰此蓋魯兵至邾而敗其出檜之師也。說與左傳異而無他証未可據也。然則其敗之也得非惡其受哀姜而因與彼有嫌耶。曰是不然。以春秋所書哀姜薨葬之事觀之則魯於夫人之故或無讎邾之意。意者成季以僖公適邾彼於僖公不加禮而公怨之又或邾人不事魯而別有他嫌俱未可知。恐非為其受哀姜也。○會于檜伯令也。方與邾人同會而輒敗其師不惟失信義於隣封亦非所以事伯主而安中國也。僖公之初政如此是豈賢君所宜為乎。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八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左傳曰冬莒人來求賂。杜氏曰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

挈公賜李友汶陽之田及費

公羊傳曰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人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李氏待之以偏戰。李曰此或待之以偏戰而用詭道取勝故以該戰之辭言之

彭山李氏曰莒人求魯賂魯人弗與故來加兵。莒在東夷肆行無忌如此此其所以敢寇慶父也。欽曰鄆杜氏以為

魯地窮意當在魯之東鄙蓋僖公因是而賜季友以費或者鄆即費間之地欵盟謂賜季友汶陽之田則未可信矣。○獲者擒人於戰陣中之名也生得曰獲先儒以為大夫死亦言獲蓋因哀十一年獲國書之事而為之說殊不知本其當獲之時則皆生也既獲而死者不與焉若當戰而死則為死事之臣必不言獲矣云敗莒師獲莒者師先敗而後大夫獲也凡君獲不言師敗績者重於師也師敗而大夫獲必兼言之凡師與大夫敵也

胡傳曰按公羊莒人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為是與師而來伐季友於此抑錄此說略以明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八三

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書公子友敗獲責之備也

高氏曰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眾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于莒而卒至與師詐戰以毒隣國無辜之民也春秋書公子友敗莒師獲莒且謹而日之所以深責之也凡小國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

汪氏曰莒人受賂而責賂國罪也魯之詐戰亦罪也左氏公羊皆謂季友之獲今考經書鄭獲宋華元蔡公子樊吳獲陳夏留齊國書未有以書獲為善者此於公子友書敗書獲則責在季友耳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獲六始於此此年魯獲莒季十五年宋華元莒八年鄭獲蔡公子樊昭二十三年吳獲陳夏留齊國書○季友有費始此詳見哀七年城費下

渝闕李氏曰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浚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軸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與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按此說與左傳所記不同殆不然也經書公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八四

子慶父出奔莒則莒受慶父明矣何謂莒人逐之且慶父殺般而如齊已幸免於齊人之誅今又弑閔是必不敢入齊也况以懼罪而出奔其敢復舍魯境而求入乎即使舍魯境求入而魯人不納彼豈不能別走他邦而肯自經而死乎惟莒人求賂之說與左傳合但左傳所謂求賂者是莒人已受慶父魯人先許之賂於是莒人歸慶父而慶父自經於魯境至此而莒人乃求賂也此說本可信若公羊之說是莒人本未受慶父及聞慶父之死於是冒以為功而求賂亦甚覺其不近情矣况與經文之書奔莒相悖是必不可信也胡傳本此以立說奈何舍左傳之可信者而

不信乃從公羊之不可信者而信之乎胡傳謂以率友主此戰亦非也凡言敗某師者固以敗之者為主然亦詐戰之常例耳非為欲見其罪故以主戰為文也若為欲見其罪故如此書使春秋不責季友而專責莒豈可書曰莒師敗于公子友乎吾知春秋主魯必不如此立言矣惟書戰之言及者是為主戰之例桓十年之戰師責三國也不可以彼及我故變文而書來戰若夫此事不言戰自當以敗之者為主直書其事而罪自見未可謂其責友而書法乃如此也昭二十三年公羊傳曰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死皆曰獲先儒謂鄭獲宋華元蔡公子僕生也吳獲陳夏徵舒齊國書死也惟莒之生死未可知故先儒不言其生死此蓋徇公羊之例以為說殆不然也凡書獲者皆生擒之辭若其人已死雖得其尸亦不必書蓋將死於職為正惟生而就擒者則以辱身辱國為耻故書以罪之若不論生死而皆書獲則必生被虜與致命死終者無以異恐非所以明事實而辨賢否也曰如此則春秋二百餘年豈無敗軍而死後者何皆不見於經歟曰將與師為一體鄭逐高克而書棄其師可知師敗而將之死與不死不足記也此如秋入衛宗社既淪而懿公之死不誌焉亦以君與宗社為一體耳他如國滅君死皆不書君惟

或奔或以歸者則誌之亦此類也由是言之則陳夏徵舒國書蓋亦生獲者觀昭二十三年吳人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潁曰吾君死矣言二君之死而不及陳大夫則陳夏徵舒之未死可知哀十一年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當其獲時必未死後或既死而斬其首或未及死而斬之於是吳以獻魯而魯以歸齊耳然莊十年刺敗蔡師書以蔡侯獻舞歸此不書以歸而書獲者非降而虜之也說詳十五年獲晉侯下。左傳曰獲莒子之弟挈挈或莒子之族弟為大夫左傳誤認為其弟耳若莒子之弟當書公子即莒子之從弟亦當書公孫而經不然可知其非弟亦非從弟也依公羊第以為莒大夫可矣。既書敗莒師挈不蒙上文而復繫之莒者以其為主將而身陷敵人之手其辱國也莫大焉故繫之國以示讖不可謂非義例之所存也說詳桓十一年突歸下。公子友立僖公而輔之僖公其賢君友亦賢大夫也然元年之內他政未聞而公敗邾師友敗莒師獲莒挈俱以詐勝而失寡怨息爭之道知仁義者不為也使後此師以討慶父何處亂賊之不可得而大倫之不可正哉不知出此而乃賂莒以私敗莒以忿難幸而獲勝夫固春秋所不與也。左傳謂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季彭山不信汶陽田之賜謂汶陽田非魯故地

至成二年始取于齊亦未見其必然也汶陽田雖非魯地
安知非春秋之前魯已取之隣國乎但費在魯東汶陽田
在魯北地不相連不應皆賜友以是為可疑耳然或當時
果兩賜之亦未可知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杜氏曰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僖公諸還而葬之故告
於廟而書喪至也

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敗之也

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敗曷為敗與弑公也然則
曷為不於弑焉敗敗必於重者重重乎其以喪至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公

劉氏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敗曷為敗夫人與於亂桓公
正其罪而討之則安可復配宗廟哉然則曷為不於死焉
敗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
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
以絕魯私諸今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諸之君子以
為非義不可通乎春秋是以敗乎其以喪至也

張氏曰齊人殺哀姜以歸其國僖公諸而葬之春秋於其
喪至而敗不稱姜以罪魯僖之不知義也哀姜得罪於先
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秩祫嘗乎

孫氏曰閔二年孫邾不敗姜氏不以子討母也此而敗者

正王法也不去氏殺子之罪比文姜差輕

高氏曰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

淪闕李氏曰夫人姜氏薨于夷不去姓氏而且書薨錄恩

也言雖死於伯討於我國母道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

書姓絕之也言雖有母道然已絕於宗廟也觀此則知所

以處哀姜矣意者葬之於別所而不以其主入宗廟庶乎

其可欽今迎其喪歸而以夫人之常禮葬之猶私恩而害

公義將不免於祖父之悲惻此臣子之所不得為者也

夫人預祔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與廟絕當其孫子鄰薨

于夷也曷不致敗獨於此焉而去姜曰哀姜雖與廟絕然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公

子無絕母之義故仍其位號姓氏而不加敗且婉其詞而

曰孫尊其文而曰薨所以致臣子之私情也然大義已絕

不可復入宗廟為僖公者但當諸於齊而葬之於他所不

當迎其喪而歸魯也迎其喪而歸魯則喪至而告宗廟將

以夫人之禮治其喪故於此焉去姜以絕之所以明其不

宜至也哀姜之罪較文姜差輕故不去氏夫人之號非臣

子所得除故仍稱夫人夫去姜以伸義存夫人氏以錄恩

仁之至義之盡非聖人其孰能修之。孔氏曰姜氏者夫

人之姓二字共為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若其必

有所敗自可替其尊號去一姜氏復何所明故杜氏以經

無姜字直是闕文按此說不然文公娶出姜宣公娶穆姜止稱姜而不稱氏固已去氏存姜矣此即去姜存氏有何不可若以為無姓不可稱氏然則古人亦有非姓而稱氏者所謂有虞氏夏后氏非耶且詩謂言告師氏又謂母氏聖善又謂我送舅氏皆非以氏繫姓者也春秋之於夫人氏亦然蓋夫人尊號非臣子所敢替故但去一姜字以示貶只去一姜字便見齊桓殺之為合義魯僖迎之為非禮聖筆之妙如此安可不求其旨而徒以為闕文哉且三傳經文俱無姜字而公穀傳說俱以為貶其非闕文也明矣○胡傳曰夫人預執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

春秋傳傳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允

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于魯按此說論哀姜之罪當矣其論春秋書法殊多未安蓋喪至不稱姜此可謂絕哀姜耳若夫孫邾之詞婉薨夷之文諱且於位號姓氏俱不易焉夫宣絕之之謂乎又十五年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此不書齊人歸自非齊人送歸之也罪齊之意差緩胡傳誤認齊人以歸為歸魯故以為譏桓公在桓公聽魯人之迎喪而歸葬之雖亦不能無咎然既非齊人之送歸抑豈書此而特以罪齊乎且去姜者直以大義絕之令其不得以姓通耳當日即非齊殺

亦所當絕不關齊不關殺也不然文姜不稱姜並不稱氏豈亦為其殺于齊乎不去氏者罪減於文姜故彼去姜氏此獨去姜存氏耳即使齊人歸之而魯人不受亦當存氏以錄恩不關受不受也必以為受于魯而乃不去氏以見魯之不忍絕也失其旨矣○彭山李氏曰喪至自齊齊使魯自迎歸也力不資于齊故不書齊人歸姜氏之喪哀姜預執嗣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而使得以葬以小君入於宗廟齊之過也伯者不能以義正諸侯而仍使盡私情焉則魯君臣不得不純用夫人禮矣如宗廟何然諸儒多謂僖公請而葬之則喪歸於禮難處而哀姜無子魯人情非所

春秋傳傳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李

急恐未必然爾按此說亦不然玩其書法與桓十八年公之喪至自齊何以異若以此為齊使魯迎歸豈桓公之喪至亦出齊喪之命乎此必僖公請而葬之齊桓從讀其而不能以義正諸侯此則不能無過耳在魯人不知義何愿於禮之難處使慮禮之難處難或齊人使其迎歸亦必有解以拒齊矣恐魯人未嘗計及此也且哀姜雖無子既為僖公之嫡母僖公即其子也以先君之兄弟若慶父叔牙身負大惡猶待以私恩而不絕其後安見小君之重嫡母之親乃再情非所急必待齊桓之命而始迎歸其喪乎故以為僖公請於齊而迎之歸也夫固無可疑也然則成九

年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不書逆而書至何也書至則其逆可見故桓公之喪至經亦不書逆也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四 僖公元年

九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五

二年行不當

二年行不當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渝關 李集鳳 題升

左傳曰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恤能元年草車三十乘李年乃三百乘殺梁傳曰楚丘者何衛邑也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永嘉呂氏曰楚丘不言衛城陵不言杞皆是衛杞不能有而齊桓城之尔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九

劉氏曰齊桓城楚丘蓋城者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循吾之常義而稱城焉耳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朝者亦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循吾之常道而稱朝焉耳春秋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畧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

張氏曰春秋畧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之往城所以抑伯權而尊王室也

高氏曰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或薄之斯可見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苟桓公既逐狄人請命於天子而城之既城矣請命於天子而封之如是則天王命諸侯

城楚立以封衛而桓公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子之命及其成也又告于王可也豈得自專哉

汪氏曰不言桓公又不書諸侯者畧之使若魯自城爾蓋桓公功不足以掩過是以畧其事而微其功也夫城邢城杞皆以國書惟城緣陵不繫國此不繫衛則城緣陵之例也城邢序三國之師城杞序十一國之大夫城緣陵諸侯以凡舉惟成陳歸粟于蔡不言諸侯此不言諸侯則成陳歸粟于蔡之例也

諭闕李氏曰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杜氏註曰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按此說以楚丘為衛地是矣

其謂在成武西南必有誤蓋成武西南非衛地或者成武有楚丘而衛又別有一楚丘今未知其所在大抵近潁邑而亦在河東耳

說詳隱七年戎伐凡伯及傳三十一一年衛遯帝丘下

據左傳諸侯

城楚丘而封衛馬則是當其城時猶未封也亦如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當其城時猶未遷也城自城封自封城與封二事本不同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封之也非城之也僖元年城邢十四年城緣陵襄二十九年城杞城之也非封之也此年城楚丘難為封衛侯而當其城時猶未封春秋之書城事畧諸侯先儒以為不與其

專封不幾以城與封混言之乎又封衛之事沒之而不書

以是為不與其專封則可此自是土功力役之事經既明以城書又何與於專封之說乃以不與專封而論此事可乎哉即其不請於王而為此役但可謂之專城亦不可謂之專封乃以專封之罪罪專城尤覺其牽合而未當者矣然則如之何曰城楚丘與城邢杞緣陵本不同邢杞緣陵皆有君而淮夷之病杞亦未至如衛之甚也彼雖未請於王而與其君謀而共為之城猶是恤隣助後之常事耳若夫楚丘則當國喪家亡野處廬居之日為之新造都城以封新辟其用力尤勤而用物尤夥自非常事之可比者如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高

此大後不請於王而私為之其為惠也雖厚而其為功也甚專已非君子之所予矣豈待祭服乘馬之歸專封衛侯而乃為罪哉且於秋之寇衛也坐聽其破國而不之救乃於衛國喪亡之後加意新君而別為之城則其功亦不足以償過以視救邢城邢之師大有間矣夫桓公此舉在衛人必深感之在當時必盛稱之而揆之大義為無王較之大德為未足此春秋所以畧諸侯而微其事也頃若夫衛又乏立命出齊桓固有之然而專城猶可言也專封則不可言也經則深沒其迹而不見其不足於此也尤甚矣如楚封陳蔡難以二國之既滅而復立不得不書其君歸而

書二君之歸俱不書其自楚是亦不與楚之專封也然則不與專封之義自別有在奈何於其書城而混言之哉。

穀梁傳曰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

城之者專解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專封諸侯

難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胡傳曰楚丘衛

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

也木瓜姜桓公而夫子錄之錄之錄木瓜小序姜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之敗出處于潛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李曰朱子木瓜傳曰

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蓋亦不從序說也

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

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

春秋經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十五

楚丘畧而不書城邪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

宗伯備司凡蒞設黼辰內史依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

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廩曹邑許穆夫人聞其

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

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邪遷于

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

侯城邪是謂同患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

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

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矣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歟

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劉氏曰

桓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以謂桓公之於我德

莫大焉春秋書之魯無以異於常諸侯爾彼衛已滅矣無

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

小惠評之則桓公為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

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此之謂也。汪氏曰僖二十八年

子玉告於晉請復衛侯而封曹宣十一年楚復封陳蓋毀

其宗廟失其爵位而復命為諸侯皆謂之封夫諸侯有國

受之天子繼世嗣位則承之先君非受之天子承之先君

而伯者命之則為專封蔡丘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桓公

春秋經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十六

不得定其責矣永嘉呂氏曰狄之再伐邢也齊救之既遷

也齊城之前有救患之師後無專封之失此春秋之所予

也書狄入衛而不書救則前無救患之師矣書城楚丘而

衛不言遷則後有專封之失矣此春秋之所奪也按此數

說皆論專封之罪其義甚精然經既書城而不書封恐未

可以封事言城事也別而言之可矣。此年城楚丘襄五

年成陳定五年歸粟于蔡諸侯皆有救患分災之美然揆

之大法大德則皆不能無遺議焉故皆畧之而微其事聖

人之情可見矣二十八年兩書公朝於王所哀十年成鄭

虎牢皆不書諸侯而獨書魯事是皆春秋之微意非苟而

已也。城邢以國書已為都也。城楚丘緣陵不以國書猶未為都也。哀六年城邾瑕繫之國此即不以國書何亦不繫之國。楚丘緣陵非衛杞所能有也。彼將不保其國又何有於一邑。故特著其危亡之實而不繫之國。所以責衛杞也。然以衛杞不能有者為之城焉。以莫其居則齊桓之美蓋亦於此而可見矣。或謂不繫之國是亦畧之之義也。然則畧諸侯而不書國已見法何又并其國名而畧之。且使繫之衛杞何遂不見諸侯之非義哉。哀元年圍宋彭城繫之宋哀三年圍戚不繫之衛或畧或詳各有意旨存焉。可知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非無謂也。然則不繫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九七

之衛杞得無嫌於魯邑乎。曰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況地邑之在輿圖尤其彰彰較著者夫。國可考而知矣。又何嫌於無別識。城楚丘何以不書。遷衛國破殘其中已無所有。此特新造而別立國。非自故國徙居於此也。是以邢得書遷而衛不書。遷穀梁傳曰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傳同也。然則緣陵亦不書。遷豈亦齊侯之專封杞而不與之乎。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曰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高氏曰十有一月而葬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

彭山李氏曰婦人既得罪於夫宜絕於宗廟而復得以小君禮祔焉則非所謂恩輕而義重者矣。故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

諭闕李氏曰既迎其喪而至魯則以小君之禮葬之無足譏矣。故從葬小君之常而無異辭所以著其成禮之實也。不從夫謚而別謚哀蓋亦以其得罪於先君致父姜之別謚而為之者歟。然觀哀姜之謚哀其為討於齊而不得其死然又可無疑矣。周以忠厚開國惟魯亦然後來皆失之弱此非忠厚之過乃過於忠厚而流於姑息不復裁之以義也。周公之誅管蔡法今何嘗不行使後人猶是以治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九八

國仁育義正之道可傳奕世而無弊矣。惜乎其不能也。入春秋以來魯亂疊生其可誅絕者不一而公子允為君輩為卿文姜以壽終慶父叔牙不絕其後哀姜亦以成禮葬是皆姑息之所為。托於忠厚而不忍誅絕者也。嗚呼廢大法而不伸茂大義而不正卒至文宣之際昭定之間禍難頻仍而公室日卑其所由來者漸矣。伊誰之過也哉。

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魏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不能強諫且少長

於君君之難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
道入自顓輪伐鄆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杜氏曰冀
邑也前定冀伐虞至鄆虞假冀使
病將欲假道故極其遜以說其心今魏為不道保於逆
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魏虞公許之且
請先伐魏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
虞師伐魏滅下陽

公羊傳曰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
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
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李曰郭當作魏
。何氏曰魏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
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獻公揖而進之遂
春秋經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九

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鄆則虞救之攻虞則鄆救之如之
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鄆而
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
產之乘與莒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實出之內藏藏之
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
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
貪而好寶見寶而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
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
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鄆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
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鄆遂四年反取虞李曰據左
傳則是再

伐而後滅魏再反而後執虞公也五年傳言之甚詳夫豈
肯應說乎且經書滅下陽是魏之邑非即魏也則魏猶未
滅明矣况荀息曰今日取魏而明日取虞公之奇之言亦
然使于此特即滅魏恐不達之數年執虞公也公羊曰取
鄆遂四年反取虞設梁曰獻公亡魏五年虞公抱寶牽馬而
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
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鄆
之邑也李曰夏陽在下陽與上陽相對也傳亦誤。
據公羊說是獻公本欲伐二國而荀息為此謀也
得其情矣然不行遠交近攻之術
者蓋因其人與勢而施之故也

穀梁傳曰晉獻公欲伐魏荀息曰君何不以此屈產之乘垂
棘之壁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
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
春秋經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五

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
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
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達心而
怯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范氏曰明達之人言則舉
細瑣要不言提其耳則愚
者不怯則不能強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
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
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魏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
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
之道宮之奇諫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梁其妻
子以奔曹獻公亡魏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壁而前

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李曰按魏梁傳荀息斬虞之謀殺在公二傳所記更

為詳其故

彭山李氏曰虞公爵出自太王長子泰伯泰伯無子武王

封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虞仲以為泰伯嗣其地在漢河東

郡大陽縣西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東北十里有故

虞城晉地理志云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也詳見成七

年吳伐鄭下晉侯爵出自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封叔虞

于唐其地本在晉陽後十一世孫曲沃武公併晉都絳又

徙新田後命為絳今平陽府絳州絳縣是也武公子獻公

詭諸在茲十年嗣立號亦公爵李曰魏本非公爵說見出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五 唐公二年 五

自文王季弟魏叔武王封於魏以其兄魏仲先封魏謂之

東魏此亦名魏謂之西魏其地在漢弘農陝縣今河南府

陝州靈寶縣南有魏城是也李曰孔氏曰魏仲魏叔皆文

武一魏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李曰魏仲魏叔皆文

是也魏叔封西魏魏公是也李曰魏仲魏叔皆文

言言為必然然亦未可以為必不李曰魏仲魏叔皆文

亦以魏仲為東魏魏叔為西魏未李曰魏仲魏叔皆文

虞魏也次國微不可考矣按此三李曰魏仲魏叔皆文

而相隣之國也魏在虞南晉在虞李曰魏仲魏叔皆文

杜氏以為下陽魏邑在河東大陽李曰魏仲魏叔皆文

遂謂下陽在大陽縣東北三十里李曰魏仲魏叔皆文

西南界上一出國都而即至其地李曰魏仲魏叔皆文

張氏曰下陽與上陽對上陽在陝縣魏所都也下陽魏之

要地也

高氏曰不曰虞人晉人而曰師者著其恃衆以陵虐也

滄起朱氏曰此用荀息假道之謀也虞魏已廢必亡之勢

晉之滅魏滅虞未必皆假道之力特論其正則虞寧拒晉

而亡無假道而亡也

渝關李氏曰虞公爵五年書晉人執虞公是也晉之始封

曰唐即詩之唐風是也朱子詩傳曰唐國名本帝堯舊都

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

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

徙曲沃又徙居絳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

今絳州下陽去上陽必不遠蓋魏之要地也其地當在虞

之南魏之北。彭山李氏曰下陽魏之別名猶荆謂之楚

耳若謂下陽邑而非國則假道於虞尚未伐魏也特與虞

師先滅其所屬耳而滅國在後反畧不盡理何可通耶蓋

下陽即國名也故可言滅別無滅魏之事故不再書若以

邑而言滅則事反重於滅國不免費辭說矣按此說不然

以襄十年滅偃陽例之下陽似可言國然魏公之見於傳

記多矣並未有所下陽公者且五年左傳謂晉侯圍上陽

則上陽為都下陽為邑明矣經書滅下陽而不書伐魏者

滅邑亦重於伐國自是書重之義後來滅魏亦不書者如書鄭伯突入櫟而不書其入鄭或告或不告耳何費辭說之有哉。穀梁傳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程子曰夏陽邑也魏之亡由此故即書滅按先儒皆主此說是謂邑不可以言滅魏亡由於失下陽故變文而書滅竊意不然國而書滅者覆其宗社之謂也邑而書滅者戮其人民墮其城舍蕩然不使復存之謂也人而書滅者國君敗死之謂也人猶可以書滅邑獨不可書滅乎是故不有其地不可言取不使復存不止言入是春秋本據實而書滅非為魏亡由此於不可書滅者而書滅也且觀左傳前後所記則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知魏公之無道足以自取滅亡矣豈徒咎在失下陽哉。

莊二十六年魏人侵晉者再晉之欲報魏也久矣將以界於虞而不使舉兵故至此賂虞而假道以伐之所以為報怨之師也然虞嘗黨魏而病晉晉亦怨虞而且利其地是晉人之心不徒為取魏計而亦欲為取虞計也虞人為晉所愚道晉師而回滅下陽則忘輔車相依之勢不啻自剪其國矣天魏君為三公是天子之元老也一旦伐魏而滅其邑其無王也實甚已而晉人滅魏滅虞不恤同宗而殄大潰之派罪又可勝言哉。滅下陽非取之也蓋毀其要地而欲斷魏之右臂耳下陽在虞南晉固不便於取之且

此時虞勢不甚弱使與虞同伐而獨取為己利不慮虞人之疾忌而或阻其後圖乎惟再伐而滅魏晉勢愈強則不畏虞而執其君乃兼虞魏而並有之矣張氏曰下陽者控制虞魏之要地晉取下陽而二國舉矣季彭山曰魏在虞南而晉在虞北晉兼魏地乃可以圖河南而虞界其間則已制在籠中不亡何待乎此晉獻公伐魏之謀也按此二說是謂晉取下陽而兼魏地未必然也。下陽魏邑滅而不禁之魏者魏不能不有也魏不能不有則不禁之魏見其不能守天子之土保先世之業以是為魏罪耳夫邢郭鄭繫之紀正倒也楚丘不禁之衛緣陵不禁之杞下陽不禁之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魏三國不能不有也梁山沙鹿不禁之晉名山大川不以封也城虎牢不禁之鄭外鄭也成虎牢禁之鄭責諸侯也圍彭城禁之宋治道臣也圍戚不禁之衛不以子制父也春秋書法不一亦不可泥一例求也如是。左傳曰先書虞賂故也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穀梁傳曰虞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胡傳曰按孟子晉人以絳之壁與屈產之棗假道於虞以伐魏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立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夏

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機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永嘉呂氏曰州吁告于宋而後伐鄭序宋主兵晉請于虞而後伐執序虞為首蓋從州吁之請者宋也則伐鄭之役宋實為之衝不能以自必也從晉人之請者虞也則伐執之師虞實為之晉亦不能以自必也茅堂胡氏曰滅下陽者晉主謀也而以虞首惡何哉春秋誅惡皆罪其與之為惡者故以宋首州吁見隱四年以虞首晉以子家首于公見宣四年以齊首石曼姑見哀三年先儒以滅漢者張禹非王氏亡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夏

唐者李勣非武后得春秋之意矣按此數說是謂聖人有意先虞而以虞為主兵以虞為首惡殆不然也先儒但見晉大虞小不宜先虞後晉故為主兵首惡之說不知虞本公爵而晉則侯爵爵位有尊卑矣此時晉有二軍猶未甚大而晉人以小國之禮事虞是虞亦未甚弱也故以爵位國勢論之俱當先虞而後晉況晉人屈意假道有不為恭於虞而敢晏然居其上者乎此以知春秋所書本從實錄非聖人有意為先後也且惟伯國方可言主兵經無以他國為主兵者隱四年伐鄭本出宋公意非州吁意也而宋公之爵獨尊故首序之亦如隱五年伐宋雖起謀在鄭而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夏

鄭君鄭臣不得不先鄭而後鄭皆非主兵之謂也若夫哀三年圍戚先齊後衛亦以論國之大小宣四年弑君之歸獄於歸生則以歸生有此意而特假手於子公耳豈其釋主謀者而獨罪其與之為惡者哉況伐執滅下陽虞人之罪孰與於晉晉人包藏禍心其謀甚險其計甚深其願甚奢虞人特為所愚而墮其術中耳若不責晉人之造惡而以虞為罪首是不咎漁人之餌魚者而反重咎魚之貪餌也豈得為通論耶然則春秋之先虞後晉自是序爵之常無他義也惟從序爵之常而實錄之乃可見其有同事者有同罪不得黨惡為虐而藉口於首從之重輕矣然則何以不分首從也曰凡為惡之分首從者是謂誅之不可勝誅而原情定罪故於中有首從之分首則其主之而從則脅之以為助者也若夫同為列侯事權由我何至迫於不得不從之勢而乃同惡相濟同伐兄弟之隣邦且其事由我而成豈亦可以首從論耶故惟列序而以爵次為先後則夫先虞後晉雖非聖人有意為之而其責虞黨惡之意亦已具見於此矣此固不似先儒之曲說而於經之前後諸例庶幾其可通乎。穀梁傳曰夏陽者虞執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執舉矣胡傳曰下陽虞執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

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耶高氏曰下陽虢之所保下陽取而虢亡不待殞其社稷也聖人書鄭伯入于櫟而不書入鄭書虞晉滅下陽而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按此數說是謂下陽保虞虢之存亡故書滅下陽而不書滅虢亦不然也孟子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觀此而國家之所重可知矣大易雖有設險守國之說蓋亦未嘗專恃於此故春秋每城必書以見城郭之不足恃豈其以重地利為教哉下陽特

是亦罪其無道以守之耳亦非其不能效死以爭險也先儒但見鄭伯書入櫟而不書入鄭此書滅下陽而不書滅虢求其說而不得遂以彼為大都之禍國此為失險而取亡皆非春秋重本末旨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左傳曰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彭山李氏曰江黃皆嬴姓國江顓帝玄孫伯益之後漢汝南郡安陽縣有江亭在今汝寧府光州息縣西南一十里黃陵縣之後漢汝南郡平陽縣有黃亭今光州定城廢縣西二十里是也杜氏曰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
與貫字相似按梁國即今歸德州其北五十里為蒙。江黃近楚之國為楚所逼者也故桓公欲伐楚使宋招徠二國與之為會蓋江黃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也齊得江黃則師無左顧之憂而楚失出奇之利矣此桓公速交之計也宋自魯鄭以來從齊獨固故齊以服江黃之事託於宋而他國不預焉先儒以為諸侯皆在而獨言速國失之矣夫齊桓桓楚雖江黃遠國猶與相結而獨不述齊晉何耶蓋齊晉僻處西方非楚患所及之虞而其國又方強慢強度必不為齊用故但外示聲威不與通好程子曰齊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與致也謂此耳若

江黃則當楚後門常逼楚患與之相結則可以得其心而
斷楚右臂矣齊桓之算其亦知先復者歟。按齊桓之結
江黃功利之計也夫江黃雖慕義從齊而實楚之所必欲
甘心焉者也齊桓豈不知其伏取滅之機哉以王者之心論
之宜為之慮久遠矣教之以修德睦隣之道授之以禦暴
保民之方而中國又皆同心一德救患分災使有所依憑
無憂強暴乃為盡誠耳不然則寧不得其助而不忍苟欺
其愚若徒欲濟己之成而不顧遠彼之禍仁者弗為也穀
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
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
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比十二年
穀梁傳

為此說者其知春秋之意矣

孔氏曰江黃稱人者皆是其國之大夫耳齊桓威德稍盛
遠國來服齊桓謙以接遠故與宋公會之

胡傳曰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
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衆穀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代
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
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
矣其振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而
許是盟也

趙氏曰桓公之謀可謂速矣比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
諸侯已無二心伐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
蓋師出萬全伯主之舉不勝則禍及於天下故不可不謹
也江黃之心服而伐楚之功成矣

張氏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
交而孤楚之勢此極容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盟不煩諸
侯也

汪氏曰中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齊則伯主而宋則
上公也與國之速者莫速乎江黃皆荆楚之羽翼也齊宋
會盟而江黃與焉則天下諸侯之無不從者可知矣

春秋傳詳載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耳

廬陵李氏曰貫與陽穀公穀胡傳皆以為諸侯皆在陵氏
謂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舉遠以包近之例疑陵氏說
是。江黃始至子貫又至于陽穀又從齊侵陳黃亡於僖
之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

渝關李氏曰公穀皆謂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言其實
是君以其遠國畧而稱人也蓋不然桓七年穀伯鄧侯亦
遠國而並稱焉則此盟之為大夫可知矣。盟貫會陽穀
皆有宋公意江黃乃宋公之所致也然則宋公之輔伯誠
有功歟。江黃與之盟則二國必為我用而楚勢孤然後
可以謀伐楚而動出於萬全矣然近楚之邦既從中國為

楚計者母亦已德有闕不足以字小而致之去耶使其因
此自反與中國相安於無事齊亦何用召陵之師惟楚人
不度德不審勢不思修好息民而猶侵鄭伐鄭之無已宜
其動天下之兵而方城漢水之外不免於多憂也夫與其
被伐而來盟于師何如懲小國之背已於以勤德政而親
中國其道為大光哉惜乎楚人之未可以語此也

附左傳曰齊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杜氏曰齊人內卷官
齊桓公登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聖躬焉牙之等
終以此亂國傳言紀於此始搜實寵漢漏桓公軍事為齊
本亂張

東萊呂氏曰管仲始進說於桓公盤遊暇佚之屬皆曰不
害伯其深戒痛絕以為害伯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

謂有抑必有揚有操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齊桓約
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我我與君以樂君
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之權兩相貿易自今日以後仲苟
進苦言以阻桓公之樂耶則仲為負桓公桓公苟用小人
以侵仲之權耶則桓公為負管仲其所以得君專持權久
成功偉者恃此約也夫彼所謂齊人貂者崇臺榭盛狗馬
侈聲色以奉桓公群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今乃恃寵干
政凌漏軍事則政犯仲之約矣為仲者盡質桓公以素約
尸紹于軍門可也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者殆必有說矣

仲始與桓公約既以佚樂與公矣賈人君之樂者君子乎

小人乎名曰佚樂未有不資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資
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奪
其耒耜也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吾權是與盜者同處
而惡其攘竊也世寧有是理耶仲急於功利亟欲得齊國
之柄不暇長顧却慮而為是約至漏師多魚之時固已默
然陰悔初約之謬矣失之於初而不能救之於後此仲所
以吞聲而不敢較也自貂始進言之桓公所以敢用貂者
以仲許之也當是時仲為主而貂為客自貂嬖寵之時言
之桓公所以未疎仲者以不害貂也當是時貂為主而仲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五

為客君臣之歡潛移主客之勢互變昔也貂為仲所容今
也仲為貂所容方且取容之不暇矧曰逐之云乎追仲將
死始明數貂之奸列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併逐之平時則
不敢排繫以為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
名其自為謀亦巧矣然卒開禍亂之原庶幾交爭國統殆
絕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辦也嗚呼管仲輔桓公之初
心其自期何如耶晚節末路墜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區
區借仲為之於宋襄焉吾讀書至此未嘗不憐其衰而哀
其窮也世之詆伯者必曰尚功利五伯桓公為盛諸子相
屠身死不殞禍且不能避豈功利之敗望乎是知王道之

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詠伯以功利者何其借譽之深也

左傳曰魏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魏必亡矣亡下陽

不俱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蓋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

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杜氏曰為下五年晉滅魏張本

渝關李氏曰觀魏公敗戎之事與晉卜偃之言可知魏滅

之由必不係於下陽之滅矣貪功而不慎禍易晉而不撫

民即使魏之全地皆存能保宗社之不預哉

冬十月不雨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不雨者勤雨也范氏曰言不雨是

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按此說不然經書不雨蓋

以記其恒賜之咎耳非以人君有勤雨之心故書不雨以

明之也若欲明其勤雨而書不雨則以文公之急慢三書

不雨豈亦為其勤雨故乎惟穀梁子明年傳曰一時言不

雨者閏雨也閏雨者有志乎閏者也文二年傳曰歷時而

言不雨又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是於書法之

詳畧而見其恤民不恤民得之矣。杜氏曰一時不雨則

書首月按此說亦不然莊三十一年書冬不雨豈非一時

不雨者乎何以不書首月也今歷三時而皆書首月既不

似文二十年十年十三年之總書又不似莊編之止以時書

是必有說矣蓋歷三時而使止以時書猶是總統之泛辭

惟書冬十月不雨則是自建酉之月已無雨按月計日而

猶未得雨也至春正月易時不雨則又書之至夏四月易

時不雨則又書之直至六月而後得雨焉則於書月之中

而見閏雨之勤其所切於雲霓之望者殷矣然則曷不每

月書之也每月書之文則甚繁故第各舉首月以見義是

又繁簡之得宜者也。公羊以為記異災在其中矣惟其

為災也故可閏德公閏雨而有志乎民賢於世主遠矣

楚人侵鄭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左傳曰冬楚人伐鄭閭章因鄭駟伯李曰終書傳後言伐蓋傳誤

張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願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

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為事必未

能制之于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

後矣

不獲密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渝開李氏曰春正月建子之月也時當雨雪而不當雨

不書不雨雪而書不雨者雨雪亦雨屬也上下皆言不雨

故於地未言不雨而不異其文以其時考之自可知為不

雨雪矣文十年十三年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正

月不書不雨雪而繫言不雨亦猶是也

夏四月不雨

經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閏雨也閏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毋傳曰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閏雨也閏雨者有志乎

民者也歷時言不雨者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

春秋傳解疑 卷三十五

僖公三年

一

也按詩稱傷公恤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

也其有志乎民當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

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太

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

乎民亦當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

見文十年以著其慢也

胡氏曰有志乎民者心在乎民而憂民事也無志乎民者

心不在於民而不憂民事也故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書法

之不同君心之所由著也

周氏曰三時不雨則鐵饑薦臻民命臨危此雲漢之所以



編於詩而去年冬及今年春夏之不雨書法異於文公以

著其君憂民之憂也

高氏曰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據僖二十一年凡書

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為旱也若直不雨則旱在其

中矣連于首月書之見其為災之久而僖公以不雨為念

也

徐人取舒

杜氏曰徐國在下邳僖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

彭山李氏曰舒鄆姓皋陶之後楚東境小國今直隸廬州

府是其地也舒有款種謂之有舒一曰舒蓼一曰舒庸一

曰舒鳩雖各有長部落而皆繫之舒今廬州府合肥縣

南有廬江西南有舒城皆舊舒之地但不知孰為舒蓼孰

為舒庸孰為舒鳩耳

宋氏曰魯頃曰制舒先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

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

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

廬陵車氏曰按春秋於徐亦以之楚敗徐徐吳是也惟

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昭五年從楚伐吳亦稱人

昭三十年滅于吳

渝開李氏曰此取字必是伐字之誤蓋取與滅不同滅者

春秋傳解疑 卷三十五

僖公三年

二

覆而沒之絕其祀也取者收而有之奪其地也滅則容有
不取者取雖不絕其祀而已收之為已屬矣凡諸侯取邑
取國者皆是不壤隣接思啟討疆而為之今徐為下邳舒
在廬江越千餘里之遙何能遠取其國若遠取其國雖在
強大之邦亦不能以威力收人於不及制者故齊桓雖伯
書滅書降書遷則有之未聞其遠取何國也況徐勢不如
齊而舒又有強楚之伺於其側乎范雎告秦王曰夫穰侯
趙韓魏而攻齊細壽非計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
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觀
強秦之遠攻猶以為非計而謂徐人之能遠取舒而兼有、

春秋傳解疑

卷三十五 僖公三年

四

之也必不然矣且春秋於取年要長葛外並無言取國者
惟於內取則詳之豈獨於此而當取乎又詩碩藹公曰制
舒是慙是舒存乃可以慙若徐人取舒則舒屬于徐是乃
中國之所有矣何以慙為恐僖公所以慙舒者未必在此
年以前也家氏以為徐人伐舒似得其實收此年徐人伐
舒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事蓋相同此則誤伐為取無
從也○徐近淮夷而習夷俗僖十五年當楚人收徐于夷
株又七年當徐伐呂狄之也伐舒而書徐人者中國之辭
也以其服從于中國故從而中國之非取其伐舒而進之
也然則舒可伐乎曰可詩云制舒是慙舒與制並稱是其

黨楚翼楚已非一日積夏之罪又何能運可則何以不予

春秋傳解疑

卷三十五 僖公三年

四

其伐也曰聖人以睦大字小為義以柔遠能運為德以天
地為心無在不國覆載之仁者也制舒雖皆可懲然舒之
規制亦有間矣且聖王有作是必先之以德教喻之以文
誥如是而猶梗化焉然後可興問罪之師審其輕重而致
之法徐人服從中國雖有輔伯之功但舒非徐人所得伐
徐雖受命于齊而亦未得為天討也豈是以為撓楚而即
于之乎十七年代英氏亦言徐人亦以著其從齊之實非
因伐英氏而進之也昭四年會申言徐子五年代吳言徐
人豈諸侯皆言魯徐不可以獨舉國也故亦稱魯攝人以
與諸侯列其會中而故執也亦稱徐子三十年吳滅而奔
楚稱徐子聲羽則託其奔執之實不可不從言爵書名之
例又或者以稱魯攝人為進之說矣○彭山李氏曰舒有
數種謂之羣舒僖公時猶合為一故總謂之舒至文宣時
舒始分為三種而不能統於一矣其後楚滅舒蔡舒庸舒
鳩滅舒其在五八年或舒庸在成而不見則有滅舒者可
見舒即羣舒之總名也按此說以舒為羣舒之總名似矣
但謂此時猶合至文宣時始分恐未可據安知非僖公以
前舒已分為數種乎若前此已分則伐舒者蓋伐羣舒不
獨一種也然楚人之滅三舒雖言舒名而各有別又安知

非三舒之外別有故國名舒者楚人實未嘗滅又或滅之而不告于魯故不書耶若憑臆而謂此舒即三舒又憑臆而斷其分合之時亦大非關鍵之道哉

六月雨

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吾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曰雨云者喜雨也間而與民同其憂喜而與民同共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高氏曰建已之月萬物始感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字而

春秋傳解疑

卷三十三

僖公三年

五

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善

張氏曰得雨而吾見僖公樂民之樂異於文公所以此書而彼不書也

廬陵李氏曰一經書雨此為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

異矣

渝關李氏曰何氏曰不雪而得雨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德也按此說不然龍見而雪此常雪也遇旱而雪此災雪也夏六月正當常雪之期此時而雪固不待言然公既聞雨則自此以前或亦未有不雪者春秋不書蓋亦過災之常理耳安得以經不書雪便謂不雪而得雨乎若八

閱月不雨而不修雪則為無志乎民矣何云精誠之感天

乎且春秋書雨原非為其精誠之所感若以此為精誠之所感則文編之三書不雨亦皆歷三時何以無所感而亦得雨耶或者謂此之得雨以感彼之得雨為幸感者可書雨幸者不必書雨也然天人之際杳渺難測又安可屑焉私度意斷於此哉但以喜而而書雨未以若其有志乎民也而其誠意之所感亦可見於言外矣况自初冬至此而後得雨是其所以感天者恐猶未盡其誠未可貪天之功而侈言之也此可以喜而而書雨所以著其有志乎民也

然使無此雨字則上文之三書不雨却似不雨者止此三

春秋傳解疑

卷三十三

僖公三年

六

孟月而仲季之月皆而矣惟至此而書雨又可見其自冬

十月以來皆不雨也且只書一雨字而上文之三言不雨

倍覺惻切有情聖筆之妙如此真化工之文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曰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張氏曰去年盟以定其交今再會中伐楚之約也

胡傳曰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使蔡次陸之師諸侯皆在

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王

亦有分而為哥諸侯之師同次于陸所謂聚而為王也江

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陸大氣厚集其陣
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
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
循海以歸而濟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
陸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故會于陽穀善是謀
也

蘇山季氏曰陽穀在齊之西郟宋公致江黃遠至於此蓋
就齊桓所在而為謀亦欲審其速耳陽穀會而伐楚之謀
定矣江黃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聲援此其謀也是會
也所託惟在宋公諸侯不與焉亦備貫之盟耳先儒以為

齊桓公傳

卷三十五

僖公三年

七

大會宋言不又誤乎

宋公曰桓公之伐楚所謂遠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宋魯
鄭衛同盟已入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黃至而後定計
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為伐楚計也諸侯之師
當其前江黃之師擬其後楚將懷背受敵有不戰必勝
矣故師次陸而楚遂服是以春秋于晉之盟陽穀之會而
屬書之

論則宋公曰胡傳以侵蔡次陸之師江黃不與為齊桓之
用云其論善矣然細思之猶覺未備夫江黃近楚之國也
各守其境固足為八國之援然合八國以伐楚近者十餘

里遠者數十里一切糧餉器物或有不不足慮其運輸給
辦之難艱乎意旨軍需之急多取資于二國而既用其財
不須又用其兵故姑留之而特借以為聲援耳況八國之
師勢衆力強已足制鯨鯢而掃針虎亦無俟於二國之與
借矣此皆可見齊桓之節制而雖哥亦王也後又命二國
以伐陳宋魯不用其兵共嘉賴于江黃者多矣然則陽穀

之會特與江黃謀伐楚也其計不亦深乎胡傳從公羊
大會宋言之說以為此大會而宋言者善是謀也按此謀
誠善極其事實而論之固見其如此非書法欲見其善故
於大會而宋言之也夫經文止書四國未聞諸侯之皆在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五

僖公三年

八

也何得為大會城楚丘沒諸侯以示譏此可為宋言耳城
邢之師重書以著其美已不嫌於費辭矣今既善是謀何
為以大會而反宋言之耶

冬公子友如齊盟

左傳曰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奔盟冬公子友如齊盟
杜氏曰陽臨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詰告宋魯盟魯使上卿
詰齊受盟

孔氏曰陽臨也盟者殺牲歃血告魯神明人臨其上從我
去者往彼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直舉其來
公羊傳曰盟盟者何往盟牛飯也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

趙氏曰來盟蒞盟不書其誰敵者皆簡辭也

汪氏曰既稱蒞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蒞盟者四北年公子友如齊文七年公孫叔如莒昭七年叔孫舍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皆蒞盟也

渝開李氏曰按左傳齊桓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尋盟者尋前日之盟也如隨三年傳稱齊鄭盟于石門尋盟之盟也四年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桓十七年夏鄭保父盟于越亦蔑之盟也是皆會盟今又復與之盟而謂之尋也齊桓創伯以來與莊公盟柯盟防盟危兩盟出又與

春秋傳解

卷三十五

僖公三年

九

開公盟落姑地猶在先世者也其在僖公初立時高子來盟于魯是僖公與齊已有舊盟矣自此而後上肩元年之會理乃鄰人同會而輒敗其師齊必不能無疑於魯矣至於陽穀之會代楚之謀已成不能不借魯以爲用故欲固魯之交特請尋盟以申約耳○策陵許氏曰公蓋有欲不令陽穀是以率友往蒞盟按此說是謂齊奉約公會陽穀而尋盟公不得往而使率友應命也竊意不然夫陽穀之會本不煩諸侯未必其約魯也若約魯公豈得不往即或有故不得往而使率友應命亦當如陽穀而不當如齊也况陽穀之四國即盟實之四國固已無所用盟矣豈獨

欲尋盟于會乎此必既為陽穀之會代楚之謀已成齊桓得用諸侯而尚有疑于魯故請尋盟以申約也觀于檀

之會甫踰月而敗邾師齊桓于魯尚能信其從我而不忌誠請尋盟而友蒞盟則齊魯之交固矣齊黃之遠國既從宋魯之大邦皆固然後可以大舉而伐楚也其計不亦深乎○彭山李氏曰齊桓將謀伐楚既與江黃遠國定議矣豈有中國諸侯不為師期之理蓋恐蔡人洩機則楚知所備故不煩諸侯而使大夫往受盟焉其有不協者則陰託宋公為之招徠受事即還至國不限其先後也故不以大會言友之如齊蒞盟趙氏以為聽伐楚之期是也按此

春秋傳解

卷三十五

僖公三年

十

說而不然此時伯主之令行於諸侯者已久即師期欲秘則使人密告其期誰敢不從宜必約其大夫與盟而後授以師期乎夫盟晦盟期期自師期此於既盟而授以師期則有之未必為師期故而為此盟也猶夫他國之或盟與否未可知其受師期之命或有人至齊不至齊亦皆未可知○蒞盟者內前定也公于友公孫叔叔孫舍叔還走也使某某盟者外前定也鄭語衛孫良夫是也止書來盟者非前定也齊高子楚屈完宋華孫是也內前定者書蒞外前定者何不書某侯使某某蒞盟也曰蒞者自我臨視之辭不可加於外也書某侯使某某便見其有成命矣。外

之來盟言某使我之盟不言公使者何也外之來盟所以致信於我也我之盟所以致信於外也致信於我者可稱若使以達其情尊內之意也致信於外者使非吾君之可比春秋無所用尊夫無所用尊故平其文而從卿出之常例耳且講信修睦不在區：要結之謀盟非春秋之所貴也况使上卿而就盟於彼國未免有卑屈之嫌是以沒公而不書使亦所以為公隱也明乎此義不又可知邦交之宜正也哉

楚人伐鄭

左傳曰楚人伐鄭：伯欽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素德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五 僖公三年

不詳

汪氏曰楚師三至于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檀子賁陷殺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廐陵李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渝閻李氏曰莊十六年二十八年而書到伐鄭至僖公而

三年之中書楚人侵鄭者一伐鄭者二是連年來無歲不

受楚患也鄭不能支我有欲成之慮是亦危矣自明年得

桓伐楚之後鄭遂不被楚兵直至文九年而後楚人伐鄭

伯棠之有功於中國也如是夫。楚人伐鄭止書時未知

在何月然明年春正月即有侵蔡決陸之師未知此時師

已與否竊以鄭事考之知其猶未興也惟諸侯之師未興

故鄭伯欽與楚成惟伐楚之謀鄭已知之故孔叔謂為勤

我然則楚人之伐鄭意必在初冬時耳夫齊桓方謀伐楚

而楚猶伐鄭無已時是遠諸侯之兵而自益其禍也使楚

不知齊桓之謀是不智也知其謀而猶為之不亦狂暴之

甚也哉詩曰蠢不靈到大邦為讐信乎其為蠢也已

附錄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國蕩公：悞變色蔡之不

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渝閻李氏曰左傳叙蔡姬傷公事在諸侯侵蔡之前是謂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五 僖公三年

為此而侵蔡時以私憾興師也先儒不信其說見明年

有然者但蕩公之事未可必其無有親蔡人之懷蔡姬可

以見蔡人之無齊矣雖齊桓所以侵蔡者必不為此然即

此事之無齊不亦為取便之一端乎故正錄之以備考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衛侯

蔡蔡潰

杜氏曰民逃其上曰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

穀梁傳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凌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蜀杜氏曰齊桓用兵之心淺于蔡而深欲圖楚也兵至蔡而潰桓公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以此知桓公志於伐楚而

春秋經傳辨疑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三

不在於侵蔡也

朱子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而侵蔡亦非素謀也

趙氏曰蔡自莊十四年割入蔡：哀侯折而事楚已為世

不通中國今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決其於鄭蔡鄭

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足楚侵蔡

伐楚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越蔡城而伐楚哉說者

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蔡而後楚

之門戶啓矣

彭山李氏曰齊桓自北杏之後未嘗與蔡會盟蓋蔡與楚

隣為楚所逼難欲挾其不肯至故因伐楚而使之豈若

左傳所載蔡姬棄舟蕩公之誕說哉曰齊桓合諸侯難從

簡便然會鄭盟出之際制猶未定故嘗嘗列于小國與鄭

滕同至是始定八大國以為同會之常而諸小國皆附賦

於所樂從之國不親行矣

廬陵李氏曰蔡姬之棄其有無不可知然蔡自北杏之後

棄我中華甘心事楚齊桓先事侵蔡所以披楚之黨未可

以蔡姬之事累齊桓也經書潰曰蔡潰流潰皆潰鄭潰皆

民逃其上之詞也逃其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

渝聞李氏曰蔡棄從楚其敢無禮于齊而不與中國親者

春秋經傳辨疑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十四

特有楚耳今以如雷如雷之衆入蔡境而加陵之楚不能

救蔡不能支至於逃散而不能為國危亦甚矣伏其明於

義而事伯主尊同策勤修德政以自強其國家則楚難大

必畏之矣何至依彼以苟安而不免於今日之危急哉然

自侵蔡伐楚後楚難與盟而蔡終不與齊桓之會晉文難

能致蔡于盟土于溫于翟泉後亦尋意事楚矣彼徒見楚

勢之強畏其近而易反其設計大埋義之可否耶曰蜀杜

氏曰楚之病中國久矣齊桓進其強暴是以會諸侯欲伐

而懼之猶懼楚勢之強思全必勝之功故先侵蔡以震其

威而後伐楚按此說却似伐楚而不侵蔡則難保其必勝

故先使蔡以震懼之殆不然也以齊桓節制之兵合八國以加楚即不侵蔡何處其不勝齊桓所謂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固不係於蔡之侵與不侵也然而蔡者楚之門戶也齊欲振楚若不得蔡則無由入勢固不得不使蔡矣豈欲先震其威故緩於楚而急有事於蔡也哉。胡傳曰潛師掠境曰侵。蔡者齊也彭山季氏曰齊桓大合諸侯出蔡不意而侵掠之若從天而降則蔡人勢必潰散奔告于楚而楚人震怒不知所為此齊桓素定出齊之計也按此說是皆不知侵宋之正解故以為奇兵而出其不意謂已見於莊十年公侵宋下故不贅夫合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五

八國之師而先陵逼于蔡則以堂正之兵何用外鼓以潛往且齊桓所以謀楚者已非一日今既微師於諸侯事機難密則其聲勢或亦不能盡掩蔡與楚何至如醉如夢全不知謀而又不覺其未出於意料之所不又者耶然則使蔡伐楚皆屬正兵未可以侵伐分奇正也

遂伐楚次于陘

左傳曰齊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潰遂伐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王室。我先君履東至

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繇亦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若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事曰管仲之罪楚也責其包茅必不可信。說見後。不責其有之其謂昭王不復事。

杜氏曰遂而事之辭。陘楚地楚強齊欲緩之以德故不遂進而次陘。

孔氏曰穀梁傳曰遂繼事也杜氏云遂而事之辭謂既有止事復為下不以本謀有心無心為異也此齊侯先有伐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十六

楚之心固行而侵蔡耳三十年襄仲將聘于周遇初聘于晉如此之類本謀為二事也六年諸侯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如此之類本無謀而因事便行也但是兩事皆稱為遂不別本謀與否。

陳氏曰楚入春秋浸強矣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篡弒則修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使蔡遂伐楚伐而後次見桓公之不戰而誦楚也。

臨川吳氏曰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人兵者善也齊以楚之積憂而聲罪致伐然楚東方強若不持重而輕進深入則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待

其自來屈服所以為節制之師合於不戰屈人兵之善也
何氏曰桓公不煩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致詳錄其止善其重愛民命

彭山朱氏曰聯合諸侯本為楚也故兵既侵蔡而即伐楚以繩之然次陘以修告訓而不即進兵相通亦可見桓公從容傳敵以全取勝之謀矣如按桓公所以責楚者必以其陵虐諸夏為辭也若左傳所載昭王不復之事則其詞不足以服楚桓公管仲之智豈宜不更此哉況楚始受封五十里濱江小國漢水沮漳皆非境內其初勢猶未盛必不敢加運於巡狩之王又昭王者康王之子尚在周之盛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十七

時九伐之法猶未弛也安有小國以膠舟溺王而不致討者乎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言而世儒妄傳之耳不足信也蓋桓公所為雖非王道然名義亦自足以服人故一臣天下使諸侯皆知尊王攘夷終春秋之世楚雖強橫而伯緒相沿人心不泯諸侯無敢黷周而王楚者桓公之功於是為大矣此其所以為仗義執言之兵而孔子亦許其為正也欽然則孟子以為春秋無義戰何耶蓋非天吏而伐國則是以力服人提諸侯以伐諸侯也人或道命不免恃威矣視以德行仁無思不服者何如哉
廬陵李氏曰春秋兵事書逆者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也

汪氏曰成三年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襄十六年代許次于馬氏皆不書次其次不足善也惟襄元年晉悼遣韓厥伐鄭而以諸侯之師次于鄭不欲悉師以攻鄭近於齊桓次陘之意春秋伐而次者齊桓晉悼為庶幾矣

渝開李氏曰彭山朱氏曰陘在召陵南漢志云汝南郡召陵縣有陘亭蓋召陵蔡地今許州鄆城縣東四十五里召陵城是也其地近在蔡西距楚尚遠杜氏以為楚地豈據後日為楚所併而官欽按此說似未可信經既書曰遂伐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十八

楚是必兵入楚境矣楚人所謂不虞名之漢吾地也其入楚境明若陘在汝南郡則是蔡地也此時楚未併蔡固不可云漢吾地且蔡去楚尚遠安有兵在數百里外而第聲言自彼遠謂之伐者乎且楚人與師言時已曰漢吾地傳於問荅畢又曰師進次于陘若陘在汝南郡豈其進師而前反出楚地而居蔡地乎意者陘為楚地召陵為蔡地定四年會于召陵侵楚是先會于蔡地而後侵楚也此年伐楚次于陘盟于召陵是先致伐而居楚地後月退至蔡地而再盟也召陵固在汝南郡陘則不知其何所未必是召陵縣之陘亭漢志謂汝南郡召陵縣有陘亭者蓋復也

傳聞之誤好事者因附會而為此名非春秋時之陳地也
夫天下之地名複而失其實者多矣豈獨一陳為然哉
命但以為楚地而不實指其處可也。左傳謂齊桓伐楚
問其昭王南征而不復意當時必無此問夫昭王不復未
知其果否即或有之未必是楚人溺之也事既不真而年
又甚遠何得援此以問楚今雖市井無知之人欲責人過
亦必不舉先世無涉之事以為言者莫以桓公管仲之智
而乃妄誕至此哉其責以包茅不貢意必為實錄蓋伯主
以尊王為名故舉其不修王貢以責之此固理之可信者
也且齊桓伐楚本為楚人屢伐鄭故今諸侯而問罪則於
此役而責其陳虐諸侯亦必有之左傳不言及此或亦傳
聞之未詳耳。論楚之罪以子爵而僭王號一也漢陽諸
姬滅而并之者已多二也罪莫大於此矣若夫不貢包茅
視僭號為猶小陵虐諸侯視滅而并之為猶輕桓公以尊
周室安中國為名乃不問其二大罪而第以小且輕者致
責何也此時楚勢甚強若問其二大罪彼必不肯伏辜我
亦不可如是而輒止有以知其難矣故姑舉其小且輕者
以責之今其易服而易從耳觀齊桓語屈完之辭憐之以
同好是求其意可見矣蓋我不與彼深報復必不與我力
爭但得其補：是楚則已足矣何須求多於其際乎此固

桓公保勝之遺良亦由其君器小之所為爾其器小是
以無大勳若天吏之行天討何至舍大問細僅得一盟而
遂已哉嗚呼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之事者歟。彭
山季氏曰真西山謂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管仲不以責
之蓋為桓公失德者多恐楚指斥以對此不察於事理之
論也夫楚雖僭王但私稱於國中耳未嘗敢公行於諸夏
也此其罪狀尚屬未明必自舍此而開悔過難滿武尊征
諸侯不責其肯盡發其德哉按此二說皆不然桓公失德者
固多未嘗僭王號也齊即以此責之何慮其反唇而責我
且王號之大不惟不可公行於諸夏即但私稱于國中亦
宜容免髮假僭者楚既居然稱王而猶謂其罪狀未明誤
亦甚矣若姑舍此於此欽以開其悔過而自新吾恐僭王
之大罪未討彼雖悔過止能改其所問之罪未必能悔其
僭王也況成湯伐葛即其殺一童子猶不容已使葛伯亦
僭王又安能為之舍容而不欲盡發其德哉。胡傳曰遂
者誣事之詞而有專意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桓公是微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
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
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
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遽陵上國豈不請命

檀公謂侯豈所謂為天子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按此說亦不然此書遂者止以兩事相繼言非為其專也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行止由君而亦書遂其非為其專也明矣且使此事而譏其專是必優蔡有王命而伐楚無王命既承王命以優蔡乃又擅行而伐楚此可謂之專耳若優蔡伐楚俱無王命則伐楚為專優蔡亦為專矣何不於優蔡亦書遂乎況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是已命為侯伯令其專征伐楚之役雖不出自天子或亦未必不告焉未可以其擅合諸侯罪之也春秋書

春秋傳解題 卷三

僖公四年

二

遂伐楚蓋據其經事之迹而實錄之耳若謂譏其專而以是為書法義例之所係則誤矣曰如此說則桓公本非專春秋書遂亦非譏其專然則伐楚之役果為春秋所深許乎曰是又不然桓公之德教既不足以求遠而格靈茲合諸侯以伐楚雖以尊周室安中國為名而不正其罪二大罪徒以小且輕者是責亦已末矣況其欲與同好第望其服從於已以無撓夫伯權而已非有見於君臣之大義不可陵中外之大閑不可越而真心實意以為之也使其果能如此豈僅致其未盟而遂以為是哉是雖伐楚而能抑強次陞而能緩攻未嘗非春秋之所取然以王道律之固未

見其公王而無間然也據事直書而其是非徑可知矣

夏許男新臣卒

高氏曰新臣即許叔在位四十二年

殺梁傳曰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地

趙氏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

于師

胡傳曰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成十三年書

昔書卒于師在會則稱會定四年書紀伯成卒于會今許男一無稱者

此大帥與會而後歸其國之驗也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柁

江氏曰柁棺也一漆之出槨必載柁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二

會王也許男新臣卒非王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也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王而斃焉則無求矣

渝間李氏曰劉氏曰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從焉按召

陵在潁川蔡地也此時師猶在陞尚未退召陵安可使許

召陵以為言乎陞去許國亦不遠許男有疾而歸國誠以

其近也但非自召陵而歸耳。伐楚之役亦中國之義舉

許男有疾召世子至陞授命請於伯主而告於王今得正

其嗣位之事則可矣。即或時迫而世子未至則留遣令于從行之臣亦無不可。如此則卒于師中是亦變而不失其正者也。奈之何遂歸本國以就親暱而圖便安是義之所不得為。牛許雖去楚不遠然既身在行間正與諸侯同事未可去此而必率于國也。故不害地如常則以著其非經於死生之際嚴矣哉。許穆公於桓十五年入許而復國在位四十二年。平子棄嗣是為僂公。

楚屈完東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傳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下說見後。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六

僂公四年

二二

使四其不疑是為先君之好是楚與不設同好如何對曰君惡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禮終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又諸侯盟。

杜氏曰：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親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相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

彭山季氏曰：屈完名楚卿也。特使卿來重其事也。師即次陘之師。杜氏曰：召陵潁川縣蓋召陵蔡地今許州鄧城。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六

僂公四年

二四

縣東四十五里召陵城是也。來盟者自外請盟之辭曰來盟則既盟矣。孔氏以為屈完本意欲即盟于軍齊桓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言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言實盟之所也。後儒多宋共說是謂屈完來盟時尚未盟退召陵而始盟耳。如此則云如師可矣。何必預言來盟哉。況經中凡言來盟者皆即受盟也。然則召陵別出一盟是再盟矣。蓋屈完初至于陘本畏齊師之威而求服也。故先請為盟而後齊始退師。及至召陵禮成完將歸楚則齊又要盟以堅其志。此其所以兩言盟歟。但來盟于師出於楚意而盟于召陵則出齊意耳。然則召陵之盟而又有以

見楚人之心未足深信也。何也？完果誠於恭恭則一言即事何待再盟哉。書盟于召陵而楚人誠信固許滅黃伐徐之端已見於此矣。然桓公但知懷遠以德而已何暇計其他哉。師徒不勤兵刃不血而強楚屈服諸侯用寧雖不足以賞合王者之心亦庶幾因盟崇隆之事矣。豈非二百四十二年之所僅見哉。

公羊傳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曷為與桓為主序續也？楚有王者則後服楚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振夷狄卒帖制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叔梁傳曰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來者何內桓師也

廬陵李氏曰來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齊晉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召陵優楚是也召陵或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之師于召陵即此

汪氏曰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與屈完事相類然桓公服楚以義而荆楚亦服桓公之義故春秋序續晉郤克等以力屈強齊因戰敗而強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日書及以識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二五

陸氏曰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也楚靈夏之強國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以褒之

陳氏曰桓公合八國之眾以討楚其莫盛於此楚雖強足以一戰笑而臨楚不戰楚人為之詘使其大夫即盟于師

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

胡傳曰桓公帥八國之師使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然而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編于稱之曰齊桓之時繼而春秋美

召陵是也楊子注言註經亂也

張氏曰楚自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惧其為中國患又積五十年富強吞并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重桓公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罪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聞君臣之大義故揆之天吏討罪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罪僅致屈完來盟然其與屈完觀師恃力驕矜形於辭色迨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卑賤此言滅弦伐黃故曾西鄙其功烈之卑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四年

二六

仁山金氏曰桓公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伐至於邢衛矣南有荆楚之難北伐至於鄭矣所謂南夷與北狄交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却狄而南帖荆其有功於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却狄也緩而帖荆也僅藉北之次待邢人之奔楚丘之城在二年之後此桓公之緩也若夫楚之為中國患又有什伯于狄者吞噬羣蠻蓋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三諸夏之嗟嘆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焉者然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宮私而不及德以為茅茅欲物楚所易從若討其僭王損夏之罪則楚未易平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跨

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攻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始保不戰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盛于召陵而僅三乃不魯西所謂功烈之半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是真可謂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渝開率氏曰或疑此年公在師故屈完曰來成二年公不在師故國佐曰如然僖二十八年陳侯如會襄三年陳侯使袁僂如會襄七年鄭伯如會公在會而皆書如可知此年之書來非為公在師中也蓋以桓師為主而內中國之辭耳內中國而書曰來經於華夷之辨嚴矣。按來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二七

盟于師盟于召陵先儒皆謂屈完如師請盟桓公退師召陵而與之盟故孔氏曰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若然則是來盟于師實未嘗盟直至召陵而始盟耳夫實未嘗盟何得書盟未嘗盟而書盟後其詞而証其實必不其然且經書高子來盟即實盟也鄭伯乞盟乃求盟也是盟與求盟自當異詞不應一秋而再書盟也然則再言盟者盟者再耳蓋屈完來臣師之中已服義而與諸侯盟齊桓退師召陵以禮楚又與屈完為此盟觀再言盟而皆著其地其為再盟也明矣不然國佐如師亦欲與盟何不書齊侯使國佐盟于師乎。以荆人來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二八

聘見十二年例之則彼書人而此書名氏似為進之二意胡氏曰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然以宣申見僖二遠歲見襄三例之則稱屈完亦書名氏之常耳屈族也完名也書名又書族者以其賜族為屈氏故從而族之遠歲之稱族猶是也若以書名氏為進之則宜申椒之稱名與遠歲之並稱名氏其皆可為襄辭乎雖屈完之服義誠可褒然亦非書以見義耳或不係於書名與書氏也。胡傳曰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按此說蓋以來盟亦是求盟故主彼言而以為服義至召陵始與之盟故主我言而以為序績是未知兩書盟者本再盟也公羊傳助以來盟為序績得其旨矣然而彼之服義亦於此而可見若夫盟于召陵乃桓公之禮楚績固不在此耳。汪氏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持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雖不重言楚屈完之盟與鄭伯之會而楚鄭之服可見矣按此說亦不然齊桓次師而服楚晉悼讀武而定鄭事自不同故屈完之來盟得書而盟于召陵不復書屈完者則承上文而省言之耳此與蕭魚之會畧鄭伯而不書者又不同安可以其一言之相類而一視之乎。王氏曰晉文退三舍避楚亦桓公退次召陵之意使得臣服義則亦不戰矣按此說亦欠考核晉文避楚以

報其意彼時楚人固未服也齊桓次陘而不戰及屈完來盟而退召陵則是楚人既服而旋師也事自不同且得臣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彼亦未有不戰之意也而晉文激怒得臣而與之戰則其陰謀取勝本不可測豈徒咎在得臣之不服義哉。按左傳楚子使屈完如師：退次于召陵云：竊意觀師講好之說當在退師召陵之先蓋觀師講好既與之盟遂退師召陵而再盟耳不然屈完一如師而師即遠遁避畏楚如虎不應至此且屈完如師之時本欲觀其強弱何為此時不矜其威乃無故退却須至召陵而後陳師與宋而觀之乎夫退

師召陵本為禮楚則戰攻於衆之辭在此殊覺無謂此以

知左傳之失實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校並作表

左傳曰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徧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昔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靡靡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羊傳曰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

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彭山李氏曰轅氏與袁同濤塗名陳卿也左氏公羊皆以濤塗欲辟軍道故齊執之如此則小事耳責以大義薄示刑威斯已矣何必執其卿而又侵伐其國哉桓公雖非以德行仁然必知所輕重故能服人以一事之微而輒以重怒加陳此今之諸侯之所為也管仲以練逆賢臣豈應聽其為此暴虐失人心之事乎況當時天下諸侯大兵雲集桓楚方服威振華夷而齊之軍全素嚴法宜重一濤塗安敢復行辟軍之術哉。按陳自莊二十七年盟出之後不復與齊會盟蓋陳之為國南與蔡隣勢必懼楚而有扶楚抗齊之志者也是以桓公伐楚之事常與宋謀而不以腹心託陳但示之以坦懷而已觀江黃於陳為近而會盟皆止宋公預焉意可見矣桓公以為陳人陰懷二心異日必先向楚故宋楚服陳執濤塗以其執陳政也隨又繼之以伐重之以促此以威陳而已此固伯者以力服人之事然亦有關於天下之故豈為陳大夫一謀不協而發哉陳氏曰齊侯稱人駐也宋遠之後春秋之治在諸侯北杏之後春秋之治在盟主是故治在諸侯于即戰稱君盟惡曹稱人治在盟主于陘伐稱君執濤塗稱人于溫會稱君執衛侯稱人

論開季氏曰公羊傳曰濟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濟塗據此說是師實濱海而歸過陷而執濟塗也夫濱海而歸路固不由陳而大師之行必有卿導何至大陷于沛澤之中及既陷而乃知其詐乎左傳不言陷軍事而申侯慮其出東方而遇敵是師未出東方齊侯已知濟塗之詐而執之理或然也故執濟塗即在盟召陵復蓋此時師猶未行耳但以下文伐陳觀之知其還也意必由鄭不田陳若出陳鄭之間則因此行而舉大師以伐陳豈不甚便何為獨後魯而又徵江黃之兵乎季彭山並不信左公說謂陳人懷二心而齊桓惡之故執其大夫而又侵伐之不已似得其情然濟塗之謀未可必其無有安知非齊桓素疑陳特因此謀而深懲之乎故二傳之說雖難盡信亦當存而備考可也。公羊傳曰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陳氏曰凡執也春秋猶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為褒貶苟當乎罪雖晉厲公執曹伯得為伯討苟不當乎罪雖齊桓執轅濇稱人而已矣按此說皆以晉侯執曹伯對言故以稱人為褒稱人為貶夫稱人者固可為貶然稱爵者原不為褒也曹員舅故太子而自立篡逆之大

賦也晉厲不即討還之二年而又與之會盟則是成員蜀之為君者晉侯也雖能執之於會與諸侯之執諸侯無以異亦安見其為伯討乎故稱晉侯以執乃春秋之變例未可以此例彼而謂為褒也。說說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下蓋凡書執者皆執之者之罪未嘗以當罪不當罪分褒貶比如殺大夫者第罪其殺而被殺者之有罪無罪者其事而可見抑豈以罪否為褒貶哉若夫楚子等會孟執宋公晉侯入曹執曹伯楚子等伐吳執齊慶封是又承上文而言亦非予之也然則稱爵之非褒辭也明矣。穀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之袁氏蓋世卿也僑為濟塗四世孫公殺於此並作袁註之袁僑誠有然者袁十一年陳轅頤出奔鄭公羊於彼亦作袁亦於袁僑有合矣左傳經文於濟塗與頤並作轅殺梁於頤亦作轅皆與袁僑不合也三傳不同如此未知其本氏轅而書袁者誤也。下車旁郭柳亦本袁而書轅者誤也。下車旁郭要之為一本則也。若夫公羊陷軍之說或亦有自來意者因濟塗之名誤傳為道塗之沛澤遂以為師行大陷事耶此則事之未可信者矣。彭山季氏曰執不至國但隨所在治其罪而即釋之故不稱以歸轅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按此說亦不無難隨所在治其罪故不言執地若夫不書以歸恐非為其即釋之

故據左傳則歸濟塗在侵陳：成之後先猶未即釋也蓋或於伐陳時亦拘濟塗在軍中如執宋公以伐宋然及伐陳而陳不服則濟塗之至齊不至齊未可知即或至齊亦可畧之而不言故與書執以歸者不同耳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曰秋伐陳討不忠也

臨川吳氏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且以其國近于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其也

孔氏曰直言及江黃者將卑師少故不言主帥言微者及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三三

之

汪氏曰或謂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偃陽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耳

渝關季氏曰左傳以為討不忠以濟塗之欲辟軍道也伐陳之故雖不專為此未必不因此而發也濟塗避害營私其謀固似忠而實為不義桓公責其不義而以為不忠於伯國當其時是必執之不服而後伐之之不服而後侵者故至侵陳：成而乃釋濟塗也夫伯主以術御諸侯人亦以術處之而又不隨成其視以德服人者之深淺為何如

哉。用江黃以伐陳而魯人與焉以示陳之與國如魯近

國如江黃皆為我用而其威力愈彰矣且江黃近陳其勢既便而先達後勞使使雖均不尤見桓公之節制乎況魯與齊為姻隣和睦之邦而與江黃同事此又新舊親疎大小之相維不無深意於其間矣桓公之用兵誠有法但既執其大夫而又伐其國是亦未免為過舉耳○吳臨川以此為魯主兵按列國主兵之說原未可信如十二月公孫叔帥師會齊人等伐陳自是以內會外之辭豈亦可謂魯主兵乎但伐陳之役別無大國則命姻隣大國之人與小國同事以此而謂魯主兵或亦有之故臨川之說未可以為不然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三四

八月公至自伐楚

渝關季氏曰宋子曰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動兵于遠據此說則知聖王之所以御四夷矣楚雖負其強而僭王稱夏罪在莫遠然此時齊桓倡伯果能崇內治而修文德足動遠人之悅服者乎既不能而大興諸侯之兵恃衆動遠役歷三時未嘗無危道焉是故桓公不致而特致伐楚所以為好武功而勸遠略者之明戒也其意微矣○齊桓伐楚有振夷之功然恃衆而動遠舉則亦不能無過晉文圖許有尊周之名然懷私

而假王命則亦不能無愆春秋皆書公至此正大義之所存或乃為之張大其事而深許之則春秋之旨隱矣以伐楚之徒當時仍以為美談而經書公至以危之便見不足此舉之意代山戎而稱齊人伐楚而章公至聖人之不貴勸遠也如是。穀梁傳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啖氏曰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蓋夫子取其重者志之也按伐楚之事固重大於侵蔡然謂以其重大而致伐楚也恐亦不然此觀春秋之所書其或前後各異者未可以輕重大小繫通之也要當按文而思其旨義之所存則得之矣。汪氏曰春秋諸書

春秋傳解疑

卷三六 僖公四年

三五

至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事致者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股而序書者曰湯歸自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滅夏滅奄其事重於伐三股伐淮夷故耳按此說固是但春秋褒貶之所係與書序之事之體不同是故致或不致義各有在況前事後事之所致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於其際乎。春秋之書至不同有以後事書者有以前事書者有前後皆有事而書其中者有無後事而書法異者如僖二十八年先會潁朝王而後圍許次年則致圍許成七年先救鄭後同盟則致會十三年先如京師徐伐秦則致伐秦十七年先伐鄭

後同盟則致會襄十一年先伐鄭而後會則致會定四年先侵楚而後盟則致會是皆以後事書者也僖六年先伐鄭後救許則致伐鄭襄十一年先伐鄭後同盟則致伐鄭十八年先圍齊後同盟則致伐齊是皆以前事書者也此年侵蔡伐楚盟師盟召陵而致伐楚是前後皆有事而書其中者也成十六年會諸侯伐鄭未同盟而致會是無後事而書法異者也大抵義繫於前事則書前事義繫於後事則書後事但當按其文而考其義可也若以一二例律之則難通矣。春秋之或致前事或致後事固各有旨義之所存未知史氏之舊即便如是而聖人因之耶抑或聖

春秋傳解疑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三六

人筆削而更定之如是耶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意魯史之舊原寓褒貶已與他史不同其間義例之所繫或去或取或因其實事而更定數字未嘗無之故春秋直謂之作蓋必有裁自聖心而獨出手筆者矣此在凡事皆然而又何疑於此乎

蔡許穆公

左傳曰許穆公卒葬之以侯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而有以襄欽渝關季氏曰按許穆公本卒于國左傳以為卒于師誤矣既非卒于師何得從死王事之例而葬之以侯劉氏曰似

當時王子欲迫美君父故引許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之禮葬之不據此則葬之不以禮矣豈忠孝者之所為乎
冬十有二月蔡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左傳曰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成歸轅濇塗

杜氏曰公孫戴叔牙子戴伯也

胡傳曰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昔在周公任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任陳：不果納執轅濇塗其數矣夫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六 僖公年

三七

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鄆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懷遠國之信掩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合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玉德而管氏為王佐矣惜乎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怨猶未息也桓德於是半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者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總得荆州而張松見忽耳劉焉傳曹操擊劉表：子孫以荆州傳劉璋以操得荆州遂別置後松故故於操松為人短小故當時操已定荆州

不存錄松：忘之歸動璋絕操習製書曰齊桓一矜其功既者九國曾操曾自驕伐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唐莊宗自矜取沛而高氏不朝耳代史高季元年莊宗滅梁季與入朝莊宗欲留之郭崇勳諫乃遣之季與偕道而去謂得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樂于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於代如成湯勝夏撫有萬方此其誰不辭體何賦又長吾無憂區乃曰茲朕未知獲度于上下懷：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前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家氏曰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於伐楚之役見之蓋規模宏大者憂樂吉凶不足以動其方寸而識量淺狹者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斯王伯之所以辨而伊尹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六 僖公年

三八

周公與管仲執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伯管仲佐之謀以成已和以遇物諸侯小國會不朝不朝不深責也遠近咸服小大俱孚遂率之以伐楚：伏其罪還自召陵君臣俱驕憂喜易位濤塗謀避軍道以紆其國于齊未大有所損執其人命諸侯之師伐之以伐為未足又從而侵之楚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陳反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倡狂妄行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由其器量淺狹如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也責楚之無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歛服蔡而蔡卒不與會本以狄鄭未幾也盟雖稍伸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挫強楚

之始於是滅弦伐許使中國自救之不暇而桓之伯也哀矣惜哉

張氏曰桓公怒陳之深至於伐而又侵可謂過矣況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急人亦悔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弦滅而不能救皆怒陳之過致之也故詳書伐侵以著其罪

臨川吳氏曰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桓制之功有歆辟軍道之過既執其臣遂以三國伐之今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之過者蓋不如也

田隨程氏曰溝塗既執又再侵伐陳罪特暫謀之不善耳

春秋傳解疑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三九

非有荆楚暴珍中國之罪也桓公責其甚畧罪猶國甚

備非道也

林氏曰伯國大夫會諸大夫侵鄰國自此始

陳氏曰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孫教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渝開李氏曰既伐而又侵當其伐也必有強辭而不服者

矣於是大合七國之師以侵之陳不得已而乃成焉伯國之以力服人也如是。是往也仍用伐楚之教國蓋以示教國之心力俱協以之制楚無不足豈以之病陳而不見其有餘乎法侵陳而迫之以成既欲聖其從齊之志則凡

同役之國必皆畏其威而不敢有二心矣此伯國之深謀或亦不專為陳計也且不再煩諸侯而第令其大夫往抑

豈非桓師之有節也哉但懷私忿於同盟為是黷武而不已招携服遠之道當不如是此伯術所以不足道也夫。

家氏高氏皆以書人為貶非也春秋之初外大夫皆書人此亦書人之常例爾內舉族與名而外書人其皆大夫從

可知若夫逞忿黷武之罪豈必待貶而始明乎。胡傳曰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按此說是以侵伐為無名有名之殊

故以書便為深責之然先儒謂無名行師曰侵胡傳曾辨其非至此又從此例不亦自相矛盾乎張氏曰桓公怒陳

春秋傳解疑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四十

之深至于伐而又侵孟子謂成湯征伐至於歸市者正

耕者不戍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慈德多矣按此

說是又以救掠為使謂夫強肆其暴不若滿師之仁也夫

桓公之侵陳未知果行殺掠否但侵非不義之極見於諸經者既多安可以侵為救掠乎說詳莊十年公侵宋下。

公子牙謀弑子般公子慶父弑閔公而茲與救猶全為卿

為將此僖公之謬也錄弑逆者之子而執國政無惑乎後日三家之無君也蓋已胚胎於僖公之世矣且茲于明年娶于年此時年必尚幼何得命之帥師雖主兵者在齊而諸練未深抑亦何以御眾耶

錄國語曰大子至稷桑山二年者使大子申生伐東翟

人出送申生故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曰君好父大夫

始相也外聲好內適子始社稷危若忽於父而遠於死

惠順也去避美齊局惠於衆而利社稷惠於衆則不戰也

順父志而遠於死也惠於衆而利社稷惠於衆則不戰也

社稷利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怨於肉也申生

曰不可君之使我非觀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

而告我權也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若諸在中

矣君故生心雖竭諸焉避之不若戰也起如竭食木之不

能避不戰而反我事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

翟于稷桑而反諫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春秋傳解疑 卷三六 僖公四年 四一

反自稷桑度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

固告君曰得衆：弗利焉能勝翟令矜翟之善其志益廣

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謾又失言於衆

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謂是以深謀君

若不圖難得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敘罪焉驪姬

告佗施曰君既許我故大子而立矣齊矣吾難里充奈何

優施曰吾乘里充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

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充酒

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充妻曰主盡喻我：故茲暇豫事君

里充乃飲曰暇豫之吾：不如鳥鳥自說之教言里充欲

為開樂事君之道反不教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

克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

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諍可不謂枯乎枯且

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殮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

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矣齊

謀既成矣里克曰吾東君以殺大子吾不忠逆復故交吾

不敢交與大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不鄭曰

夫史蘇之言得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矣齊不鄭

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至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

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少疏乃可聞

春秋傳解疑 卷三六 僖公四年 四二

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聞里克

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驪姬唯

心執之已固子將如何至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

我心制不在我若為我心言里克曰殺君以為廉也利

以自利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

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人謂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也言

利得道以求成大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孫氏曰申生甘處危而擇術從厚君子有諍悲焉

柳州柳氏曰古之所謂善深謀者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

死今狐突觀申生之敗而杜其門則奸矣而曰善深謀則

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上堯曰中立不黨曰君為我心晉無
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附左傳曰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

攘公之瑜渝變也換除瑜美也言變以除公之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

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天子祭于

曲沃歸胙于公曰姬寡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

之地墳與太姬與小臣小臣亦驚姬泣曰賊由大子

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辭君必讎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六 僖公四年

四三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

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極此名也

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繼于新城事曰傳言申生繼

申生在明年春蓋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

吾奔原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七

晉二行不當
五年按七年

五年春

論 李集鳳 歲升

附左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朝遂登觀臺

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曰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李曰晉使來告

而自後春秋所立初晉侯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

慎直謂晉侯殺馬不慎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蒍稽首而對曰臣聞之

無長而威憂必繼焉無戒而城懼必保焉必保焉之保又何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四四

惟馬守官廢命不敬回懼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焉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三年將尋師焉用慎選而賦曰狐裘九月一國三公吾

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所

狗曰校者吾懼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袂遂出奔翟

彭山季氏曰凡書殺者皆有欲殺之心者也由生為驪姬

所譖獻公苟無欲殺之心則申生必不奔新城獻公必不

殺其傅矣新城奔而其傅殺此申生所以不能自明也然

則申生之自經實晉侯拒不得通而逼令自殺故直稱晉

侯罪獻公之孽寵庶孽本有欲殺其世子之心矣左氏所

記申生不辭不行以安驪姬之說亦因其父志不可回而
安於命耳若果出於初心則雖新城亦不必奔矣既奔新
城則申生猶望其父以不殺尚未有必死之心也奔而不
救則申生知無所逃不得不自殺矣如此然後合於經文
於晉侯書殺之意而豈虛加以立義哉
殺梁傳曰目晉侯不殺惡晉侯也
公羊傳曰曷為直稱晉侯以殺夫中侯稱國殺世子弟直
稱君者甚之也

胡傳曰公羊傳曰殺世子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
能自明退不能進難受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誅人得志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七 傳公五年

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陸氏曰小仁而目晉侯

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言也內寵並后嬖
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妾齊車子嬖亂成矣尸此者
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棄妃妾

之名亂禍庶之位繼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
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克母名門使姦臣通探其意有危皇

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龍元始三年生昭帝任身
十四月乃生上曰昔克十四月而生今克亦然乃命其
門曰克母門克太子得衛后寵寵江充同事充與太子
以衛后有隙會巫蠱事充因北為奏江充言宮中有蠱氣遂
至太子宮稱得太子人太子急召皇后陰使庫兵斬充與
丞相劉屈氂戰敗走皇后太子皆自殺司馬公曰皇后
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元之門曰克母非名也是以姦臣迷

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
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高氏曰諸侯世子誓於天子不可專殺也且父子人之大
倫非他人所得聞者今至於相殺則人倫廢矣

家氏曰獻公殘忍不君溺於內嬖所與朝夕潛圖密慮不
過為樹建庶孽之計耳方東山畢落之儀豈無他人乃以
命家嗣狃突先友梁餘子先丹木之徒固洞見公之肺肝
而勸太子為避禍之謀不待歸罪於君人皆知其不免矣
張氏曰獻公嬖寵庶孽聽諂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
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吳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素
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危所謂為人父而蒙首惡之
名者此也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七 傳公五年

東萊呂氏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殺申生者實士為聞其
隙驪姬乘其隙也羣公子之出於桓莊者豈他人哉其尊
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為達獻公
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屈其宗族昆弟如刈
草菅畧無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
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
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嬖苟非習見獻公之
殘忍亦豈敢一日遠譖其三子哉彼士為憂申生之不得
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

不知道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諸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使我不唱之使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萬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萬也已開則不可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機賊以刃而策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難使一法吏蔽是獄亦必有士萬而從驪姬也吾嘗考晉國之本末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萬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桓叔其季也而自桓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仇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啟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然則桓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桓莊殺之也桓莊親其子而仇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仇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仇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仇可謂私之私矣私日勝則心日狹當桓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殄滅桓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桓莊之

族以除其偏愛之亦至矣曾未聞時嬖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桓莊之族者也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奚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即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矣然則拘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真一念之中誠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萬何憂乎驪姬

南史軒曰按載記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曰

子盡言志於公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

曰然則盡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殺君也天下豈有

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由是觀之申生誠忠於君父而

不自惜其死矣又使人辭於孤突曰吾君老矣子少國家

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

而死信斯言也申生無辜而死不但無一怨言而受君憂

國之心至死不變記稱其為共世子宜哉

渝關李氏曰申生之繼于新城也晉使來告亦必道其自

盡之期若果在去年十二月是雖晉便春來而魯史稽實

亦必據其原期而誌之矣春秋明書五年春其自盡於春

月無疑左傳以為去年十二月非也意者本在今春之二月當為夏正之十二月左傳誤傳而失實耳十五年晉及秦戰經書十一月傳以為九月亦然後來如此類者尚多大抵皆由夏正而誤者也。陳氏曰太子繼于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辭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座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按此說似是但不惟其欲殺之心與夫逼殺之實只以信終故而致其自殺遂皆歸罪於君父恐猶未盡若心本不欲殺且非令其無地自容雖其子出於一時之寬念而自殺未可以君父為首惡也此年晉侯殺申生襄二十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四九

六年宋公殺座試問二君之心為何心二世子於此尚有容身之地哉春秋直書君殺自是明允之定衡非徒惡其信終而深文以罪之也觀季彭山之說可以知陳說之不然矣。朱子曰屈原之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於忠者也愚於申生之孝亦云然雖皆未合於中道然君子固將取焉哀其志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

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范氏曰參譏謂伯姬杞伯魯侯也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譏世子此不譏者明子隨母行年尚幼弱未可責以人子之道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夏嫁至今十三年則子幼可知

高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尚幼穉如之何而勝朝乎

家氏曰世子預會盟禮猶有殺況未為世子而用朝禮見之乎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五十

張氏曰朝者人君相見於宗廟朝廷之上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皆失正也

臨川吳氏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提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豫欲托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僭受其朝皆非禮也

彭山李氏曰按杞惠公之卒當在是年公以魯婚必無不計喪之理然而不書卒者魯弱其君固有諸侯之事出外日久遂不吊也不吊故不書卒說詳伯姬之子其後為成

七年曹伯班卒下

公

渝閭李氏曰按伯姬以莊二十五年歸于杞至今十三年則子年當在十歲左右其母將之而來朝故繫於母曰來朝其子也夫父在而世子來朝春秋譏之是其能行朝禮且猶不可況幼穉不能行朝禮而預以成人之道相接乎且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父母沒兄弟不得而歸寧莊二十七年之伯姬來已為非禮今又來朝其子妾亦甚矣僖二十七年又來三十一年又來求婦皆越禮而無忌憚者也故詳書以譏之。莊二十五年伯姬之歸不稱子則伯姬蓋桓公女也父母俱終自無歸寧之禮杜氏謂伯姬來

春秋傳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五一

寧、成風也孔氏曰杞伯姬來絕句伯姬未必是成風所生但哀姜既死成風得為夫人縱非其母亦得歸寧也此皆認伯姬為莊公女固以來為歸寧之說非也且以杞伯姬來絕句亦不然經書來朝其子是為朝其子而來非來歸寧而兼朝其子也來字聯下為文一經之中此類甚多是故有來朝來聘來盟來錫命來賜命來歸來來輸平來奔來戰來乞師來獻捷來獻俘來歸來歸由來言田歸齊來求婦來逆女來逆婦來逆叔姬來逆子叔姬來納幣來嫁來歸來求聘來求車來求金來歸來歸來歸來奔來來會來來逆來以歸是皆聯下為文者也公羊傳曰其言

來朝其子何與其子俱來朝也其以伯姬為俱朝固不可然不以來朝其子為二事亦足証伯姬來之不可絕句明矣。彭山李氏曰伯姬之子其後為成公是時未立為世子故不稱名按此說不然桓六年子同生於其生也未為世子而已稱名豈伯姬子未為世子而獨不可名乎且武氏子仍叔之子並非以其賤也而不名可知此不稱名畧之云爾無他義也。史記謂德公十八年卒德公即惠公也惠公卒於此年惠公卒子成公立史記開成公而以桓公為德公弟非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謂杞成公卒則桓公

之為成公弟可知

春秋傳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五二

夏公孫茲如年

左傳曰夏公孫茲如年娶焉

汪氏曰經書公如他國者朝也書大夫如他國者聘也昭川吳氏曰魯於隣近大國未見使其臣以時往聘年小國也桓十五年年朝于魯自後並不再有邦交之禮今公孫茲乃往聘于彼蓋以私事行而有請於公托君命以往故書以譏之

渝閭李氏曰汪氏曰戴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其國聘禮而行私事也按此說不然以為不予之而不書豈凡春秋之所載者皆予其得禮而後書乎蓋莊十九年公子

結滕陳人之婦文七年公孫敖如莒蒞盟是因公事而行私事者也。比年公孫敖如年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昭二十五年叔孫婁如宋是因私事而行公事者也。因公而行私固私而行公要之於禮皆不當然而書滕不書邾者以上卿而滕隣人之婦非所以重國體而正邦憲也。故特書之以示譏。况娶君命而輕大國尤當誌之以著違事之失乎。若夫大夫之娶妻不得繫於公家之策以是為私事之常而略之矣。然則略其私事何以見公事之由私而起乎。曰古者邦交有定制比觀春秋之所書不皆循制而合禮也不必紀其聘盟之由也。第書如

春秋傳傳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五三

某而邦交之是非俱見矣。何暇又計大夫之逆也。大夫之逆以為私事而不書然則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莒原仲是無公事而專行私事矣。又何以書曰以上卿而莒隣國之大夫團體於此而陳邾憲於此而素矣。此正與公子結之勝婦相類是亦不得不書者也。豈可與大夫之娶妻例視之乎。由公孫城等之書聘盟而不書逆推之意內大夫之娶於他邦者告假於公而往若非聘盟則亦不書矣。莒慶齊高固之來逆以其公自主之故書之未嘗聘故不書聘未嘗盟故不書盟。孔氏曰年是附庸之國唯桓十五年邾人年人蜀人來朝自尔以來更不朝聘于魯。

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得越竟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為逆婦故傳稱娶焉明其因娶而聘按此說是謂公孫敖本為娶妻特借行聘以為越竟計恐未必然竊意大夫娶于他邦古者原有此制故凡大夫之娶妻皆不書此婚姻之正原非外交之可比也。若夫束帛之問不出竟蓋謂無故而外交者耳。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或以婚姻之故而私行未必非情理之所有也。婚姻可以私行何不可告假於公而往如公子友之莒原仲當以私事越竟矣。莒慶齊高固之來逆亦未嘗假聘盟而始越竟也。然則公孫敖於此

春秋傳傳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五四

若無君命行聘豈遂不可如年而娶乎此必因己娶妻欲朕二國之好以增榮寵耳然亦非禮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左傳曰會于首止會王世子鄭謀寧周也

杜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范氏曰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為襄王言及諸侯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

穀梁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

周公祔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嬀為后生太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戚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

廬陵李氏曰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是也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陳氏曰王世子危不得立齊桓公率天下之諸侯而為會

以定之禮之更者也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為于諸侯所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

高氏曰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侯以為議之于朝觀貢之以諫詢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知也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

汪氏曰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齊桓定王世子鄭于首止而王室寧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梁王不能早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成周

城成周之勤晉頃寧王室於己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難於未亂之先也或謂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今王世子不稟王命而出與諸侯會世子外交伯固以有制其君齊桓不請於王而率諸侯以會王世子是為世子私植黨以拒父也是不然漢高欲易太子張良招四皓與游卒定惠帝程子子之以為納約自贖之義彼四皓非以高帝之命而至惠帝亦非有父命而招四人也朱子詳載其事於綱目豈非法春秋許首止之盟而然歟蓋襄王之為世子實惠王命之為世子也齊桓以諸侯會世子是會王之世子也被惠王雖有立愛之意而未嘗有命

廢襄王齊桓通事之權定天下之大本於危疑之際乃伯
功之合於義者也朱子曰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公也
豈不信哉故成十六年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十七年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襄三年公會單頃公及
諸侯同盟于雞澤春秋皆不以殊會書之獨此殊會王世
子蓋以明至尊之儲副非人臣之比也夫殊會之文或及
以會或會以會或會以及或及以及義各不同公及諸侯
會王世子于首止會吳于鍾離于柁于向皆眾人會一人
之辭然首止以卑會尊及而後會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會
吳則以此會被會而又會所以謹華夷之辨也文雖同而

實則異也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以兩人會一人而男
女之別也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以一人會兩人而內
外之別也文雖似而實不同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大夫自盟而書諸侯以統之以諸侯失權于大
夫故殊及以志其始也季曰特公羊為殊及陳袁僑為
其與秦僑也蓋此盟事為陳袁僑
故殊及之恐非為其失此皆變例之電讀者不可不深察
權于大夫而志其始也
馬珠會殊及之例詳
見隱元年盟蔑下

渝閔李氏曰王世子名鄭即後日之襄王也據左傳則襄
王與叔帶同母據史記則襄王母早死後母生叔帶史記
記說是蓋惠王之欲易樹子以其溺于嬖后之私寵也

子誤傳為同母耳然天下同母之子未嘗無偏愛者如鄭
武姜惡莊公而愛叔段若非武公不溺於私寧保莊公之
得嗣位乎然則襄王叔帶或果同母王愛少子而欲奪長
亦未可知故左傳之說又未敢以為必不然也。首止之
會非王志也諸侯將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
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由是觀之可知其非王志矣非王
志則王世子必有不告而出諸侯必有不請而會者矣以
子背父而會諸侯以臣背君而會王世子忍乎可曰惠王
欲廢世子而立叔帶未有不加世子以罪者也此必世子
懼罪出奔故齊桓因合諸侯往會之此正權事之變所以
正天下之大倫者也豈可謂之背父背君乎夫大舜不告
而娶君子以為猶告也小弁之詩怨孟子以為仁故小杖
則受大杖則走且猶不以順受為孝況易世子而倫常將
墜宗社將危乃欲拘桓節而過責之乎在王世子可以違
難而出在諸侯可以期正而會所尊者天王之過嗣所扶
者天王之國紀所救者天王之大過是難不偏於王心而
其所全亦大矣觀下文重書首止與鄭伯逃歸乞盟之辭
此為春秋之所予也明矣故曰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禮義之
大宗也。是會也王世子必以違難出奔故齊桓因愛而

為此舉庶幾為合義不然王世子出會諸侯非有天王之命則為植黨齊桓事諸侯徑請于王而使王世子出會則為脅君若不請于王而擅使之出會其無王也尤甚矣均未見其有當也故知此為出奔事無疑然而春秋不書出奔者王世子未可言出而亦未可言奔況世子之位未絕尤不可言奔以絕之也但誌其會而已矣。諸侯世子皆名而王世子獨不名王臣皆列會而王世子獨不列會春秋之尊王貳也至矣然不朝而會以是為差降於王耳。彭山季氏曰杜氏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柳按襄邑即今開封府睢州距洛陽七百里世子出會不應如春秋傳解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五九

是之遠疑首止必近周疆非衛地也按此說未必然王世子違難而出非尋常出會之可比何不可遠至衛地乎從杜說可也

附左傳曰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于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

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謂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杜氏曰為七年鄭殺申侯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何氏曰省文從可知

穀梁傳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注氏曰據祝柯重丘侯馬陵初陵于戲亳城北尊王世子而不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也

孔氏曰王世子者王之儲副周禮膳夫掌養王及后世子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是其尊與王同也齊桓行伯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王之世子於會則座序諸侯言會王世子則王世子不序諸侯之列也盟則諸侯自盟世子不與是殊貴世子也

高氏曰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春秋傳解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六十

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所以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東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乃所以定世子也齊侯可謂之尊王矣

胡傳曰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喪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

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張氏曰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也
方伯者察天下之勢而正秋於未亂者故桓公之謀平周
春秋之義舉也不敢以約信加之尊者桓公此舉其義既
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為一匡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
之

蘧陵李氏曰謹始例春秋雖重君父之命若非制命以義
亦將重而不行故于首止之盟專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
勢不與焉此非盡倫者不能斷也或有不以為美以為桓
公挾天子者非矣。齊桓之編書諸侯者四皆前自後凡

春秋傳解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六一

之文此年盟首止九年盟葵丘十四年城緣陵十五年救
徐是也。首止葵丘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丘畏楚
之事惡之大也會盟盟蜀雖微不同亦當入大惡之例此
皆書詞重複以見意也于宋見襄二十七年平丘見昭
十三年會盟盟蜀見成二年

汪氏曰會盟同地而書詞重複者四首止定王嗣葵丘明
王禁平丘示戒而晉伯賈于宋晉楚為成而中國失伯事
異而文一施之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

陳氏曰桓有諸侯之事三于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
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于葵丘亦序周公於諸
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子之宰異於微者也盟于首止

不但不同盟也而師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特
天子之宰比也桓公於是知節矣

渝閻李氏曰春秋會盟例書公及某侯盟于某地者不行
會禮而與盟也書公會某侯盟于某地者行會禮而與盟
也書某日公會某侯盟于某地者會盟同日也隱六年于
年曲池殺武父十七年于黃于趙莊二十三年于鹿
二十一年于薄二十五年于洮二十六年于向二十七年
于宋二十八年于洮宣十七年于斷道成五年于黃
于成襄二十八年于洮宣十七年于斷道成五年于黃
八年于衛于魯襄二十八年于黃此皆公會盟者文
而此皆內大夫與會盟者書公會某侯某日盟于某地
者會盟異日也文十四年新城
襄三年于洮夫以同會之諸侯而與盟
中間若無他事皆不再舉諸侯之文故新城難澤平丘雖

春秋傳解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六二

會盟異日而不書諸侯馬陵柯陵于戲毫城北雖會盟異
地而亦不書諸侯馬陵見成七年柯陵見成十七年于
成見襄九年毫城北見襄十一年惟
首止會盟同地中間不隔他事而書諸侯者王世子不與
盟不得不書諸侯以別之耳若夫子薄之書公會諸侯于
宋之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祝柯重丘之書諸侯卑勉之書
公及諸侯皆隔他事故以凡舉非以于宋之會盟異日祝
柯重丘卑勉之會盟異地然也祝柯見襄十九年重丘見
襄二十五年卑勉見定
四年葵丘之盟雖隔他事先儒謂宰周公不與故書諸侯以
明之親左傳宰孔先歸則其不與盟可知然齊桓令其先
歸而不挽留以同盟是亦齊桓之尊宰也故其文與首止

一施之或曰葵丘之盟中隔伯姬卒不得不再書諸侯亦如薄宋祝柯重丘之例耳恐非為宰孔不盟特書諸侯以別之也若以宰孔不盟而書諸侯則定四年畢黜之盟劉子與馬何亦書諸侯且周公雖冢宰夫亦襄內諸侯耳何不可以書諸侯況周公既序諸侯之辭而無殊會之文則總括為諸侯而不異其辭似亦無妨若果宰孔不與盟似當書宰周公歸京師諸侯盟于葵丘其事方明據鄭伯逃歸不盟書而經不然則宰孔之先歸未可僭而書諸侯盟于葵丘似與畢黜書法無異亦不見宰孔不與盟也曰是不然以王爵論則諸侯之辭固可親襄內諸侯以外臣論則諸侯

春秋傳解題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六三

之稱亦自與王朝公宰蓋春秋之文前後多異此時齊桓尊周未敢以稱貳疑王臣故書諸侯盟于葵丘自知宰孔不與盟矣後來王室衰于列國王臣出會無不與盟故書諸侯盟于畢黜便見劉子之與盟矣且宰孔之歸亦常事耳何必誌若誌其歸却似宰孔首不與盟而去不見齊桓尊宰之意矣然則葵丘之盟即中間不隔他事或亦書諸侯如首止彼當與首止為例不當與畢黜為例也故杜氏於盟葵丘曰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於盟畢黜曰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一則周公一統劉子杜氏之說其必權之審矣或曰齊桓於僖八年曾與王人盟于洮何

獨於宰周公而不盟且前乎此者隱元年宰咺曾歸貽矣桓四年宰糾曾來聘矣後乎此者僖三十年宰周公亦來聘矣以冢宰贈聘不以為嫌豈其與之盟而伯主乃不敢乎且晉文可盟王子齊桓獨不可盟冢宰乎曰是不然夫冢宰之贈聘是王室之降尊也諸侯之盟宰是外臣之藐周也齊桓不敢藐周未至如晉文之抗自是齊桓之是不必疑也。廬陵李氏曰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丘畢黜是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難澤平丘是也畢黜盟惟趙氏以為劉子不與觀下文即有別葵丘之書則劉子

春秋傳解題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六四

不與之說為是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吾人能尊之也按此說亦欠分晚會首止盟首止中無他事而重書諸侯固為別世子若夫柯陵難澤平丘則以中無他事故不書諸侯畢黜則以中有他事故必書諸侯非為王官之盟與不盟辨也且劉葵丘于七月公歸之後盟在于五月亦難定其有疾也觀將盟之時衛與蔡爭長之說甚加曾以告劉子何謂有疾而不與乎況柯陵難澤平丘之會王臣皆與于盟豈召陵之會劉子於此頗有所嫌而獨不盟哉然則畢黜蓋亦盟劉子惟葵丘之宰孔先歸不與盟即使中無他事亦必重書諸侯如首止未可以首止葵丘畢黜

視為一例也。以梁梁難澤例之。梁見東梁梁第書大

夫盟而不再舉地難澤第書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衡

盟亦不再舉地然則會盟同地者第書諸侯盟又何不可

月首止葵丘平丘于宋皆再舉地夫葵丘平丘宋猶謂其中

隔他事不得不再舉地耳至於首止平丘中間皆無他事

而亦再舉地以是知其義意之有在也孔子所謂書之重

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此類是矣由是言之首止平

丘不須疑葵丘于宋雖隔他事然以義類推之亦當入此

于盟之會盟雖前案後衆之不同使其書曰公會楚公子

嬰齊于蜀而申公及某人某入盟亦無不可經乃再書于

春秋傳傳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六五

蜀是亦重複之例矣或曰隱四年會伐鄭再序諸侯僖

元年城邢再序三師此可謂重複今前目後凡而不再序

諸侯之爵何為書辭之重複乎若以再舉地為重複則莊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夫亦再書伐宋矣將亦可入重複之

例乎蓋梁梁難澤之盟大夫統於諸侯故不舉地以畧之

首止平丘諸侯之盟不可畧故必再舉地斯固書法之常

而亦何必有異說乎曰是不然單伯之會也也若不再書

伐宋何以成文此固書法之不得不然者至於單之會伐為

大惡三師之城邢為大美若不再序爵師何以見義不然

而止以凡舉則書諸侯之師城邢亦與城緣陵之書諸侯

無異而伐鄭之役二君二臣亦將何以凡舉乎此見再序

爵師以見義所以別於單伯會伐與城緣陵之文也若夫

首止之盟第如左傳之辭曰秋諸侯盟此自可以成文而

經不然是必有說又如桓六年定來蒙上年州公如曹之

文彼以踰年而不再舉州公此僅踰時局為再舉首止乎

此以知重複之義無疑矣且謂梁梁難澤之大夫統於諸

侯而不地是矣然觀諸侯之殊會王世子是以臣禮尊之

也在大夫可統於諸侯而不地然則首止之諸侯獨不可

統於王世子而亦不地乎經乃不然可知首止等之再舉

地未可視為書法之常而忽之也既再舉地已見義意之

春秋傳傳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六六

所有故凡舉諸侯不必再序以費辭此春秋所以為簡要

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曰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

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恨其不朝于晉也故

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則失親失親患

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杜氏曰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使叛齊也國君輕

走與匹夫逃竄無異

趙氏曰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劉氏曰其言逃歸不盟何但言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書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胡傳曰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惡也諸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眾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哀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主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呂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春秋傳解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六七

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喪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喪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喪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喪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履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張氏曰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鄭伯背公徇私違棄眾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深罪之

後於義為盡安有執王私命逃諸侯而逃去者乎

高氏曰齊侯以楚數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既服遂會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於天下此威德之舉也當是時諸侯未有從夷狄之心而惠王由嬖孽之私棄理義之正撫鄭從楚基間中國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夫齊之服楚所以警國之非一日矣終踰年而惠王已尊鄭伯以叛之故知中國不競非獨強楚與諸侯之罪王室實有以啓之也

潘起朱氏曰王使周公召鄭伯從楚叛齊夫楚以蠻夷犯夏乃命叛其尊王室者而從其猾諸夏者何以示天下乎春秋傳解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六八

召山金氏曰按齊桓公殊會王世子不以王世子夷於諸侯定世子也然是會也世子之出必以他故而諸侯會之耳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桓公率諸侯會之而世子定春秋美之鄭伯有王命而逃諸侯春秋逃之此齊桓公之一匡天下也周之為父子者定而諸侯之為夷夏者可以辨矣

陳氏曰國君而曰逃賊之也厥貉之會棄子逃歸不書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諸侯逃歸見襄七年汪氏曰君之逃惟首止于鄭書鄭伯陳侯逃歸臣之逃斷

道決梁之會高國高厚逃歸皆不書而惟書鄭詹逃來於此見齊桓晉悼之伯不可棄也聞之先師曰陳鄭書逃書乞聖人之子齊晉也昭之矣

淪閭李氏曰鄭伯逃歸不盟以其有王命也王忌齊桓定世子諸侯難盟若王意不回諸侯與世子又何以處此使徒恃首止之盟而徑令世子歸宗師在世子為抗父在諸侯為齊君亦未見其可也竊意既盟之後齊桓於此必且委曲陳請於其間使知大義之不可易也然後王意回而當日之為父子者定此雖不見於經傳要亦情理之可推者也但其低鄭國縣城又見桓公以力加鄭未免有迫脅春秋傳辨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六九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曰楚關穀於菟滅弦之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姐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彭山季氏曰任氏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即杜氏所謂弦國在又陽縣東南者也

高氏曰齊侯自侵陳之後已起諸侯之叛心至是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為寇中國之兆也

張氏曰開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顧以當齊桓雖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員固之心至此窺見王懷愛叔帶之

意而不悅桓公此舉遂因王問鄭而帥師滅弦之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黃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圖許之紛之使桓公此時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橫歟

孫氏曰楚人滅弦惡桓不能救也十年秋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義同

林氏曰春秋始滅中國

淪閭李氏曰高氏謂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張氏謂楚人因王問鄭而帥師滅弦按此說是因鄭伯逃歸不盟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七十

與此相照故云然其實楚自召陵之盟雖偶服齊而終懷異心其滅弦也猶是猾夏之故習未必因王問鄭而鄭與

楚通乃敢如此也然亦無從見其必不然存其說焉可也

黃氏曰諸家多罪齊不救弦然齊處北楚在南齊積二十年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滅之旦夕耳豈齊

救之所能及哉弦非黃比也黃受伐歷三時而不救此則齊之罪耳按此說量其地勢不能及似矣然細思之亦覺

不然弦子恃其姻魯之睦於齊而不事楚意何為乎亦恃齊之能救我而有以抗楚耳地勢雖遠若使聞警而來在

弦國亦可守死以待援即不能保而被滅亡齊人於此抑

豈不難討其滅國之罪令其興復而後已乎今乃前無救
援之兵後無問罪之舉坐視其滅漠然與我無與也何以
稱伯主而為小國之所托哉蓋滅黃滅黃提罪其不能救
十一年冬楚人伐黃十二年夏楚人滅黃滅黃為再舉本
非伐楚三時之謂也如此則二國之不救尤不可以異視
之矣。經書滅國三十二楚獨滅者十二楚同他國滅者
三齊桓與伯而蠻夷有滅國之慘伊誰之咎哉然王道
正己而後能正人滅譚滅遂桓已自廢於不仁宜其不
問楚也。張氏曰黃強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
自此始按此說或亦有之但黃之所以被滅者未必專在

春秋傳傳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七一

此使黃人受其奔而以強為急修德政以自強何悞於
楚不則自有滅亡之理即不受其奔亦何能免於滅亡哉
若徒咎其受奔事恐隣君之罹患來依者將謝絕之而不
敢受大非仁義之行矣無益於保國而徒為是不義與不
仁固未見其可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曰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
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

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
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孔氏曰國語稱文王數
時虢君事也據傳云鄭滅一虢晉文二虢仲叔文王之
滅一虢不知誰是仲叔誰是叔後為文王卿士歟在王室
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受
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
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
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
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
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

春秋傳傳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七二

旅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
圍上陽閭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
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旅取號之旂羈之責
天策煬燁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
旦日在尾月在策鵠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
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
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殺梁傅曰執不言所于地縶于晉也范氏曰時虞已包東
而不書其處

胡傳曰虞地之縶于晉久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執獨夫

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于後可以見棄義趨利資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杜氏曰虞公貪賄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執之若執一夫

單菴項氏曰虞公之執前無所由後無所歸如執匹夫然見虞之無國也

劉氏曰春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故虞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獨其君不

春秋輯傳解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七三

知故春秋因大見其蒙于滅下陽而深沒其迹于執虞公使天下之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矣

王氏箋義曰滅而稱執者言虞滅久矣今但執之而已若書曰晉侯滅虢遂滅虞執虞公以歸斯實錄耳非裁成義理之文也

汪氏曰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或疑春秋不當沒晉滅虞之罪夫聖筆之立文如化工之生物安可拘拘於常例哉如梁亡而不書秦滅皆愛其常法也梁亡見僖十九年

渝閣李氏曰此晉侯執之也何以書晉人貶之也蓋凡執

皆識執大夫者且貶人之況執國君乎其不書地又不書以歸者何也據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書地宣十

春秋輯傳解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七四

宋人執鄭祭仲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詹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成十七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二十六年晉人執衛甯喜昭八年晉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金定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國何以不名不知其名故不名又或史失之無所考也此如諸侯卒則名亦有闕之而不名者他如失位失國者或不名非盡義例之所係也或謂虞公當為天子三公故不名然則則寔獨非公歟。滅虢更重於滅下陽書滅下陽而不書滅虢者一告一不告也滅虞更重於執虞公書執虞公而不書滅虞者國已亡而深罪亡國之人是又義也不然滅虞執虞公本一時事豈有告執而不告哉滅者惟告滅而不書滅必有深意存焉矣未可與滅虢不書例論也滅虢不書若非因其不告故則義無所取蓋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咎不在一邑之淪喪耳。先儒因經文不書

春秋傳解題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七年

滅虢滅虞遂謂二國之滅由於滅下陽夫下陽雖險要而國家之本務不在此安有一邑之地利偶失遂謂二國之喪亡哉但二國亦當分別竊意虢之滅未必由於滅下陽而下陽之滅實為滅虞之端非其失險之謂也虢于虞為同宗之國唇齒之邦不可棄也百里奚宮之奇皆虞國之忠賢不可違也彼乃貪利背義導晉師以病虢親隣已亡而無與忠賢已去而無輔目之為獨夫良不誣矣然則下陽之滅虞實為之豈非虞國自滅之端哉是以不書滅又不書執地明其虞已滅而縶于晉也古則遠而義實較然矣。杜預為重君為輕滅虞甚於執虞公春秋書執不書

滅何為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乎曰是不然責其所以亡社稷者是即所以重社稷也目虞公以獨夫即深責其亡社稷之罪不待言滅虞矣。劉氏曰左氏云晉襲虞滅之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非也虞晉同姓滅之大罪也雖其自欲文飾修祀歸貢不足掩其大惡春秋為誌之耶左氏以其文異常因彫琢遷就為此爾按劉氏此說極是但修祀歸貢事未可定其無有若果有之亦未必如許叔居西偏紀季入鄆之類何遂不可書滅哉春秋不書滅而書執蓋欲明其無國而為獨夫耳必不為其修祀與歸貢也此左傳之解經未可據姑存其

春秋傳解題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七年

事實可矣。左傳曰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按此說亦未甚確蓋目晉人以執春秋豈獨罪虞哉雖執虞公如匹夫固見其易然左傳之意是因其不書侵伐而書執以是為易耳此如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用法師焉曰滅傳見僖十七年滅項下彼例既有所難通尤未可以論此也。公羊傳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按此說非也亡國而出奔以歸者亦書滅此若書曰晉人滅虞執虞公以歸抑豈嫌於上下之同力者乎然則虞不書滅者明其為早亡耳穀梁傳曰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

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范氏曰

其君故稱公虞服于晉臣氏執按此說亦非也虞本公爵故稱公

其曰虞公自是書爵之常故既明書晉人執何得從虞國

臣民之稱若曰晉命行乎虞民故稱公此豈虞人自執其

君乎即使虞人自執之亦當書曰虞人執其君耳春秋除

其某公外無從彼國稱公之例也胡傳曰不言以歸驗其

為匹夫之實也按此說亦非也實為匹夫豈遂不可書以

歸若書以歸豈遂不見為匹夫乎此當與不書執地為一

義無他說也○李彭山曰虞公爵出自太王長子泰伯泰

伯無子武王封仲雍曾孫固章之弟虞仲以為泰伯嗣據

春秋傳傳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七七

此則虞之本爵蓋公也史記曰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

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固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

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到為諸侯按史記不言虞仲為

何爵要之周章已封吳則封虞仲于虞者是使為泰伯後

也夫泰伯有讓國之至德周之天下實由泰伯之讓以成

之是必特加優崇而爵以公非他親功之可比矣史記以

吳為世家首亦得此意豈知武王所以尊泰伯者已以公

爵錫之使其冠於諸侯之上哉夫五等之爵首曰公有周

之制畿外諸侯同姓之為公者惟虞與姓之為公者惟宋

而已若夫州公祭公周公皆畿內之諸侯然畿內諸侯猶

周公為世爵蓋以公但有太勲勞於王室故後世仍令其

襲爵又與州公祭公之為三公稱公者不同矣。孔子曰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按

三以天下讓或以為讓商或以為讓周讓商者是謂泰伯

之德可以有天下乃以天下讓之商也讓周者是謂周至

武王有天下是其讓國於季歷實以天下讓于周也竊以

為二說皆不然當時商道未大衰無論太王必無剪商之

志即或有之泰伯於此又安知己之必有天下而欲去之

以讓商耶夫辭其所應有者而後謂之讓今以茫茫不可

知之事而謂以是讓之本朝也蓋亦不情甚矣若夫武王

春秋傳傳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七八

之有天下亦是其後來事在武王十三年以前尚不欲其

有天下彼泰伯者何能於古公尚在時即知後世有天下

而預讓之耶然則孔子何以云然也天下者即指當時之

周國言也自周得天下後追王太王王季古公季歷既可

稱王遂以其國侈言之而曰天下耳夫泰伯讓國於季歷

第托採葉而逃荆蠻並無授受之迹可見又孰得而稱之

哉孔子以是為至德而深嘉之良有以也若泥天下之辭

為是紛紜之異說則是聖人本欲闡幽而後儒註解反

使泰伯之意不白於天下恐亦非論世知人之道也欽。

周制畿外諸侯之封公者惟虞與宋而已虞以嗣泰伯宋

以祀殷祖故其爵為特隆焉宋固不待言虞則見於春秋見於左傳又見於孟子皆以虞公稱其為公爵明矣若夫號者左傳常稱公而季彭山以為號亦公爵或未可信左傳於隱八年曰號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桓五年曰王以諸侯伐鄭號公林父將右軍杜氏註云林父王卿士蓋此時猶未得公爵其稱公者亦虛號耳莊十八年傳曰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賓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教不以禮假人據此則號公實為公爵矣此必號公執政久而晉秩為三公非先世之本封然也蓋號之先世號仲號叔皆為文王卿士雖云勲在春秋傳解題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且以虞公之惡亦必不能晉秩為三公使其先世曾為公又不應後世之有國者仍襲公爵而世稱之也且使果如此則是外侯之公爵止一宋將孟子所謂公一位者不可以祭天下而除先代之後並無一人封公者何為以列爵惟五之制獨使宋公居一等而諸侯俱不得與哉雖欲居重以取輕內有三公而在外不必其多設然於宋公之外豈無一人可膺此位者又何為獨斯此位而但以上公為流爵也然則外侯之封公者必不獨一宋而陳杞既封侯太公周公亦封侯若以泰伯之至德而使嗣世者亦列於次爵更有何人可為公者哉故以為虞爵本封公雖無他佐証亦可據春秋之所書而旁推互考有以知其必然也已○泰伯有讓國之至德武王特隆其後封而爵以公所以報至德者亦厚矣晉人執虞公而滅其國又不止於滅同姓已也以如此之至德而使絕其中國之祀晉之不仁為何如哉此時天王不知問伯主不加討曾不思先王之厚泰伯者謂何而泰伯之得有厚封者謂何而竟聽虎狼之肆虐如此也良可悲夫○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虞陵季氏曰經書執諸侯始此前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不入此例按經於此事既不書滅而書執則以此為執諸侯之始亦無不可。左傳之書號君無論其在王朝之先

後莫不稱公是必親本公爵亦與虞同故左傳云然耳春

秋諸國與廢說曰號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號仲文王弟

也仲與號叔為王卿士熟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

二弟謂之二號武王克商封仲于弘農陝縣東南之號城

周室東遷號公忌父號公林父猶為天子之相魯僖公五

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號滅之地入于晉據此說則左

傳所稱號公者皆實爵也意者號仲賢而有功又為文王

之受弟故武王得天下即封仲于號國而爵以公非他諸

侯之可比也故自此以外雖以太公周公之大勲亦限以

制不復以公爵封之及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王於叔父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七 僖公五年

八一

未敢效武王封號之制封魯以公爵而於王朝尊之為周

公又於周公既沒之後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祀之所以待

之者亦厚矣然則季彭山謂號亦公爵不佳然乎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改卷二十一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六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曰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將奔狄卻芮曰復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

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傳曰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

杜氏曰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李曰按密縣今

公羊傳曰言圍何疆也屬開封府屬州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六年

八二

何氏曰忌桓公行伯疆而無義也鄭背叛當先修文德以

來之而便伐之疆非所以附疏

彭山李氏曰伐鄭之役許不預者留守其國以備楚也

渝關李氏曰鄭伯從王亂命而逃盟從楚固為不義然齊

桓率諸侯而伐之亦見齊桓不知事理之要徒以恃疆而

妄舉也鄭之逃盟從楚也王之命也齊桓於此但當上諫

天王使知長幼之分華夷之辨乃天地之常經天王不得

以私枉者也王心正自當命鄭從齊矣萬一王心不回亦

當緩鄭以文德諭鄭以大義而俟其自服不宜恃疆伐之

而且圍之也夫諸侯雖正王命雖不義若惡其從王亂命

春秋傳解疑卷三十八 僖公六年

八三

而擅伐之。不戢伐王命乎。故書伐書圍以著其暴。又書公至以危之。而中書楚人圍許。又見蠻夷之不服。而無辜被其害。則是許國之受圍。齊桓實致之。雖有分災救急之美。而功亦不足償其過矣。先儒皆以伐鄭子齊桓殆不然也。○伐鄭圍新城。伯主之以力服人。也以力服人。而人不即服。伯術之不足尚也。明矣。使非楚人攻其所必救。則新城之為新城。未可知也。故此未得志。而明年又專伐之。此與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又何異乎。孔氏曰。鄭人新築密邑。故傳稱密。經不稱圍。新密言圍。新城傳云鄭所以不時。春秋傳解疑卷三十八 僖公六年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曰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杜氏曰。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叙。穀梁傳曰。善救許也。

張氏曰。楚人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密之圍。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見桓公之急於義也。

胡傳曰。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稿然。圍而不舉。有違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

春秋傳解疑卷三十八 僖公六年

八四

鄧山季氏曰。楚欲救鄭。故圍許。是其志未嘗不欲圍中國也。彼雖服于召陵。而尚未時。突發非齊桓公勤於揀剔。則其為患豈止此哉。終桓公之世。不敢大肆於中國者。皆由能抑其暴故也。

汪氏曰。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故。上書鄭伯逃歸。不盟。則齊桓之伐鄭。書伐書圍。以見鄭之不服。罪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圍許。其罪不可掩矣。齊桓圍鄭之新城。所以討其逃。冀戴儲君之盟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也。圍非美事。而桓文之圍實為王室計也。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豈謂是歟。尊曰。伯功雖不可廢。然春秋之致圍。

許蓋有不足者文之意此救代鄭而不救許猶終
齊桓之救有取焉是救許國許亦未可同日語也
遂救者美其赴難之甚速若所謂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
也書遂伐遂侵遂入遂滅者識其憤兵之無已也惟齊桓
遂伐楚乃所以救鄭而非他國遂伐之比爾

廬陵李氏曰按桓公之編書救者五莊二十八年救鄭閔
元年救邢僖元年次羈北救邢此年救許十五年次宣救
徐是也救欲速進羈北于匡皆次為義不勇也此年之救
不反兵而赴許得被髮纓冠之意故以書遂為蓋之尤蓋
救兵不以生事為貶也

渝關李氏曰傳稱楚子而經書楚人者貶之也楚子圍許

春秋傳疑卷三十八 僖公六年

八年

以救鄭而必貶之者惡其黨鄭不義以夷猶夏而抗伯主
之師也諸侯遂救許則又善其援中國而勇於義焉聖人
之情可見矣。汪氏曰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以救與
陽處父伐楚救江異者不予楚人之救鄭也按此說不然
文三年晉陽處父之伐楚必書以救江者原其伐楚之故
所以明其非討賊也曷嘗予其救而書救乎僖十五年齊
師曹師伐厲傳謂伐厲以救徐經止書伐而不書救亦非
不予其救而不書也蓋上書諸侯之大夫救徐其非不予
其救也明矣上既書救徐此即再書以救徐未為不可而
經不然自是責其陵小之罪而不必言其故也夫以齊桓

之伐厲救徐且猶不言其故況楚子之圍許以救鄭其得

夏也罪尤甚焉又何疑於書伐而不書救乎就則楚救多

不書惟僖二十八年書楚人救衛襄十年書楚公子貞帥

師救鄭所以誌其私庇夫與國以與中夏爭諸侯經蓋識

之而非非許之也若此年之圍許以救鄭又與專救者不

同則亦但書圍許以著其得夏之罪可矣而又何可書救

乎襄元年楚公子壬失帥師侵宋傳亦謂其救鄭經止書

侵而不書以救亦猶是也若以陽處父例之而以不書救

者為不予其救抑豈春秋之旨哉。按春秋之旨因人因

事而各變不可以一劑求也如鄭伯逃盟為不義至諸侯

春秋傳疑卷三十八 僖公六年

八六

伐鄭則不可諸侯伐鄭為無君至楚人圍許以救鄭又不

可許之受圍明為齊桓之所救及其釋鄭而救許則又為

善讀春秋者要當早其心易其氣各求其旨義之所存則

得之矣

冬公至自伐鄭

渝關李氏曰以其不義而致之蓋從亂命為非義而伐其

從亂命者亦非義也且恃強而環攻其邑能無危乎先儒

謂其出踰三時而以久致也或不然矣。其不以救許致

何也本為伐鄭出且伐鄭不義而救許則善也善則難以

挽楚無危道矣。天王撫鄭以從楚而桓卒諸侯以伐之

非與楚爭鄭實與天王爭鄭也自此而後天下止知有伯主而愈不知有天王矣此亦春秋之所傷故書公至以見意欲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六年

八七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傳曰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張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彭山季氏曰楚得鄭則足以圖中國而諸侯之心搖矣此天下之大機也故桓公急於服鄭耳

渝闕李氏曰伐而又伐竟成齊人之私憤矣若夫以德服人者何至黷武而不已哉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七年 夏小邾子來朝

八八

杜氏曰邾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何氏曰時附從伯者齊桓公白天子進之

渝闕李氏曰莊五年邾黎來朝附庸之微者也今則別稱國號又易名而稱子未知其進爵在何時杜氏謂始得王命而來朝則是新與五等之列或有然者但黎來之朝距今三十餘年未必是黎來得王命亦未必仍是彼來朝耳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曰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語也

說當者說二十八年傳曰衛侯欲與楚西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杜預說音悅此說字杜預無註亦當與彼同大全音註曰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如字非也之望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之間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彭山季氏曰申本國名而邑于楚以國為氏者也侯者名也申侯本自楚來仕鄭故尊鄭背齊從楚鄭將復歸齊故以從楚之故歸罪於申侯而殺之以說於齊不責已而罪其臣失道甚矣故書殺大夫以見其殺非正刑也

春秋傳解題卷三十八 僖公七年

八九

胡傳曰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於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終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臨川吳氏曰鄭伯因惠王有撫女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齊與問罪之師鄭服逃盟之罪則齊師息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於申侯蓋信諂而頗於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

渝關李氏曰申侯自楚奔鄭其不忘故國而尊鄭從楚蓋

有之矣有則以此殺申侯不亦當其罪乎曰非也若申侯未嘗尊鄭從楚而以從楚之罪加之國為不可若申侯本欲從楚亦必亟政議政者共以為可而後從之從楚者權不在申侯一旦有變乃獨歸罪於申侯而殺之何其謬哉且申侯專利而不厭者也觀其反濟塗之謀是又陰詐不情之人宜其取人之諂忌而鄭伯亦惡之也鄭伯素惡申侯乃因齊師之至借以說齊而殺之非其殺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用刑之頗也若夫擅殺之罪不又於此而可見耶則高克好利而不能遠申侯專利而不能去乃因狄患與齊師借以舒其夙昔之憤忌可謂有政

春秋傳解題卷三十八 僖公七年

九十

刑乎故彼曰棄其師此曰殺其大夫申侯所以責之者深矣二事皆稱國君臣有同責也。公羊傳曰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按此說亦是而猶未盡稱國以殺者不獨罪其君而大臣亦與有責焉大臣亦當國者也但罪君之意居耳若獨見其君之罪何不直曰其君以殺之哉何氏曰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按此說是謂君為國體大夫為股肱彼既自剪其股肱故書國以示其同體若然則稱君以殺字不足見為同體乎竊意以國體錄此說良是但所謂國體者是合君與大臣為一體非指所殺之大夫為一體也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七年

九一

蓋君主政大夫從政大臣亦當國者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元首股肱合為一體故凡言國者君與大臣皆在其中此可謂以國體錄耳若夫殺其大夫固為自剪其股肱抑豈於稱國見之哉。廬陵李氏曰左氏載陳湑塗忽申侯之反已勸之城虎牢美乃諸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又載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二說前說不可信後說理或有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尊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愛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于齊矣何得謂說于齊乎按此說亦不盡然竊意左傳前說或亦未可疑也蓋申侯不辟軍道故齊侯受之而賜以邑及其導鄭從楚則又不能不惡之矣愛惡本不相妨安得以殺申侯為得罪于齊而疑前說之不然哉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左傳曰秋盟于寧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皆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遠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七年

九二

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霧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經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悞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解矣何悞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焉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威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未可問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彭山李氏曰杜氏曰寧母魯地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寧按方輿即今兗州府魚臺縣其地在宋北而西近曹

孔氏曰周禮大行人云儀服貢祀物甸服貢犧牲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鄭玄云祀物者犧牲之屬犧牲絲枲也器物尊簋之屬服物玄纁黼黻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如彼禮文諸侯所貢之物皆以服數為差尚書禹貢任土作貢皆貢土地所生不計賂之遠近然則周禮雖依服數亦貢土地所生不宜遠求他方之物以貢王也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既采諸侯情慢貢賦之事無復定準故伯主總帥諸侯尊崇

天子量其國之大小既令所出之物傳言諸侯受方物是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也美齊侯能以禮服諸侯

張氏曰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不受鄭世子為內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

汪氏曰今三傳皆有鄭世子華則桓公但却子華內臣之請而未嘗使之不與盟也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盟于寧母謀鄭故也此時鄭已從齊何須再為之謀豈猶慮其貳于楚而必欲得其盟耶故管仲有招携懷遠之說而於子華內臣之請又曰君其勿許

春秋傳解題卷三十八 僖公七年

九三

鄭必受盟可知其為盟鄭謀矣然傳謂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是此盟亦為王室謀非專為鄭謀也但為招携懷遠而修禮則是修禮亦為服鄭故左傳以為謀鄭故耳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而不親來意其從齊之心猶未堅也及聞辭于華之請故明年而有乞盟之事德禮之足以服人也信然矣。管仲曰諸侯之會德刑禮義無國不記作而不記非盛德也今觀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又辭于華內臣之請夫亦作而可記者矣且會四國而二世子與焉亦見齊侯之寬也。子華內臣之請意必在既盟之後故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嘉

終之無乃不可乎終者畢事之辭也。管仲曰會而列義何以示後嗣今據經文子華既列會位即齊侯不許其請寧免列義之咎乎蓋不許其請則義事不成不謂之列義

若管仲者可謂不成人之惡者矣。廬陵李氏曰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事觀之則與邢丘相類蓋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改命朝聘之數也。邢丘見按此說此類亦覺未當首止定王世子為正天下之倫寧母辭鄭世子內臣之請為正一國之倫固

春秋傳解題卷三十八 僖公七年

九四

不過會中之一事耳豈可與首止例言之乎且此明王室之貢是知有天子邢丘改命朝聘之數則不為王室而為晉國計是尤不可以例言之矣

曹伯班卒

渝關李氏曰曹昭公班僖公赤之子也。公卒在莊三十二年而昭公立昭公在位九年卒子襄立是為共公。彭山季氏曰曹伯班卒不書日不計也曹昭公與魯同盟日久而齊桓時諸侯方睦何以不計乎嗣子有爭故也嗣君未定則不暇計喪而諸侯先使人弔之矣故錄其卒又曰凡外諸侯卒魯往弔雖不計亦書卒如曹昭公班是也魯

不往弔則雖訃亦不書卒如曹僖公亦是也以記事觀焉
杞惠公之夫人莊公女也惠公之卒必無不訃之理而經
不書蓋魯素卑杞故雖告而不弔尔杞伯姬卒亦不書則
文十二年書子叔姬卒之誤也不然杞小魯大乃敢匿其
女與壻之喪而不告乎故知凡書卒者皆魯往弔也按此
說謂魯不往弔雖訃亦不書卒或有然者其謂魯往弔雖
不訃亦書卒且以不日為不訃則必不然春秋書卒而日
月不具者多矣如隱七年滕侯莊二年齊王姬四年紀伯

姬十六年鄭子克二十三年曹伯射姑二十九年紀叔姬
三十一年薛伯僖此年曹伯班二十三年杞子二十八年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七年

九五

陳侯款文三年王子虎七年宋公王臣九年曹伯襄十三
年鄭子蓬除十八年秦伯瑩宣四年秦伯緡九年滕子成
十三年曹伯廬十四年莒子朱秦伯十五年宋公固十七
年鄭子獲且襄十二年吳子乘十八年曹伯負芻二十二
年王子猛二十五年吳子遏昭五年秦伯六年杞伯益姑
十四年曹伯膝莒子去疾十五年吳子夷昧十八年曹伯
湏二十三年蔡侯東國二十七年曹伯平定四年杞伯成
八年曹伯露十四年吳子光哀十年薛伯夷此皆有月無
日者也又如僖四年許男新臣十四年蔡侯胙二十四年
晉侯夷吾定九年秦伯十二年薛伯定哀十三年許男成

此皆有時而月日俱無者也凡若此者豈皆不訃而往弔
者乎況隱元年公子益師八年無駭九年挾室四年叔孫
得臣此皆內大夫之卒不書日者而文十八年子卒亦不
書日豈亦因其不訃之故乎此蓋史有詳畧又或闕失不
可考亦如或名或不名之例非以不訃故不日也且固不
訃而斷其嗣子有爭尤為無據若夫杞伯姬不書卒或亦
史氏之闕失耳以為子叔姬之誤固未可知要亦難定其
必然也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甫盟寧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七年

九六

十三年夏會鹹冬季友復聘與此同

趙氏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蒞盟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
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
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
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
即世當齊之伯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朝聘之節未嘗廢
也

廬陵李氏曰公子友如齊二此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聘
于齊始此

渝關李氏曰魯望國也魯之事齊謹則諸侯莫敢或後矣

齊伯之成魯亦有功惜乎其不如京師而但如齊也
冬葵曹昭公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八 僖公七年

九七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欽盟于洮

左傳曰春盟于洮謀王室也

彭山季氏曰洮杜氏以為曹地水經註曰鄆城西南五十
里有洮城今按鄆城即今濮州南界于曹則洮當在今曹
州之北境古曹地也汪氏引鄭漁仲所謂洮水出西羌中
北至枹罕東入河者當之則甚誤矣

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為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聞
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
喪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為喪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九八

王謀者故遣人告難于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至冬
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

張氏曰齊桓雖主會而先王人可以訓矣

渝關李氏曰此必叔帶將作亂王世子遣人告難于齊齊
桓欲為之謀故王臣出會而與諸侯共為此盟耳吳臨川
疑惠王有喪理或然也左傳於去年冬曰閏月惠王崩喪
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若果如此
則秘不發喪將誰欺以惠后為主於內而叔帶為王之受
子未有不知王崩者惠后叔帶不可欺豈欲欺戴戎之諸
侯乎又於今年春曰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

春秋傳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九

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杜氏曰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若然豈有春發喪而年終方訃至又豈有以訃至之日為王崩之日乎甚矣其舛也。公羊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孔氏曰釋例以為中士稱名下士稱人此言王人是天子之下士也按先儒皆從此說而以王人為下士之微者恐不然王世子之告難于齊也此或是微者齊桓為之約諸侯而共謀之此時王臣所與會盟者未必仍是告難之人也此蓋王朝之卿士能知助正以戴世子是以世子使與會盟而相與謀不然以謀王室之大事是豈微者所得與哉況世子於此方欲大張聲勢以奮奸人之魄亦必不使微者往而竊與之會盟矣先儒但見諸侯無貶而會首書王人遂以王人為微者而不知其非經義也經書王人自是王朝之卿士貶而稱人非微者也習以此人為微者然則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亦列諸侯之爵而先書楚人豈亦可以楚人為微者乎且自桓伯以來書法亦各不同如此吉之會首爵齊侯而餘並稱人于幽之初同盟並爵諸侯而內獨諱公今則書公而並爵諸侯獨於王臣稱人未可謂非義例之所存而第視為微辭而不深思其故矣然則稱人為貶屈為其貶之也曰王人者王朝之卿士也以王朝之卿士為王世子之難而出會必有

春秋傳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一

不請於王而私行者矣不請於王而借外侯以為援則是私相會盟而以天子立嗣之權予外侯也雖其所輔者正抑豈臣子之所當為者哉春秋於是貶而稱人以明大義之不可所以為臣子戒也然則內書公而外書爵諸侯其無識乎曰人王臣所以人諸侯也春秋之法以內制外不以外制內諸侯之為此舉難於王室為有功然以外侯之勢約王臣而私與之盟是明與天子抗而制天子立嗣之大權也故亦覺其不臣矣特以其義近於公而所全者大是以不加貶責而但於貶王臣見之未可以其文無貶辭而謂諸侯獨無識也。王臣與諸侯會盟而春秋貶之然則連王室之變者可以坐視其亂而不為之所乎曰是不然王臣之於王也當先格其君心之非不幸而遇此變亦當以大義詔王使知世子之必不可易王亦未必不少悔者且於世子亦惟教以孝友而已教世子盡誠盡孝以事親無恐無惡以待弟而又端良恭謹以接羣臣與外侯其濟則世子之幸而社稷之福也萬一王意不回而逆黨愈橫世子將如之何哉亦惟以義命自安或聽其所處或逃而去之而已且夫以正率人者人多從之於是以大義諭羣僚相與同心協力以衛世子而又裁叔帶之奸黨而防其變凡若此者是皆已亂之方而輔正之道也又何必借

援於外侯而為此私相會盟之謀或惟於數者皆不能徒
欲備外侯以為援是以春秋惡之而貶稱人聖人之意微
矣。或謂諸侯於此時不得不與王臣盟昔也會盟于首
止固惟世子是從矣今以王臣之重為王世子之難而求
援於諸侯諸侯其可辭乎諸侯而辭其命也是聽世子之
無成而以不信不義終也於是權事之變而與為會盟則
其所全者大矣雖諸侯不可盟王臣而為王世子與之盟
非亦變而不失其正者乎曰是亦不然前此盟于首止是
王世子過變而出世子在會而諸侯自相盟謂為變而不
失其正可也今則世子在京師豈無大臣之能輔正而善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百一

全其事者乃又借外權以為重竟使王臣出會而與之盟
將置天王於何所哉齊桓於此止宜上請於王而匡救之
且以孝友告世子使之順受其正而已即使世子欲為此
盟亦惟以信義白之使知己之必無二心也於是盡禮於
世子而託同心之大臣曲為調護於其內如是則處世子
以道而自處亦有禮也又何必盟又何必與王臣為此盟
哉不知出此而私為此盟以相結則是以外權制內變徒
知為世子而不復顧天王此春秋所以不足於此也夫首
止之盟重書其地以美之于洮之盟首貶王人以示譏明
乎此然桓公之功罪不相掩而是非於是可定矣王

人者是助世子而能從正之人也王人助之于內諸侯援
之於外惠后叔帶將奈之何即天王亦將奈之何哉且王
人非諸侯則在外之聲勢不能壯諸侯非王人則在內之
調護不能周是世子之得終安其位而不失者惟賴王人
與諸侯為能相濟以有成也論者獨推齊桓之功而不及
王人則亦疎矣但以大義裁之則均不能無咎焉。公羊
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按
此說以王人為微者固非其以此為王命尤不然王欲廢
世子鄭而立叔帶則于首止之盟已命鄭伯不從矣至於
今未聞其有悔心之萌特使王臣而定世子也若果如此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百二

則于洮之盟正得天王之治命鄭伯於此是亦遵王命而
來會盟者也經乃何以當乞乎。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
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
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按此說不以王人為微者是矣但
亦以王命為言猶是公羊之說也不知此事原不出王命
大抵是世子與大臣之所為耳世子大臣之所使者本是
王朝之卿士故得序於諸侯之上是尊王臣即所以尊王
也豈必出自王命而乃貴之乎。胡傳曰王人下士也內
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
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

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隱元年以私好出

聘者不稱其使莊二十三年以私情出詁者止錄其名文

四年王于虎申定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

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

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

之義明矣按此說亦以王人為微者而亦以此為王命皆

非也且其論序王人之先諸侯故却是聖人有意重之以

示尊君之義尤不然此自是當時位次本如此春秋據實

書之非聖人特立此例也且祭伯非朝故止書來祭叔之

聘非王命故不稱使王于虎劉卷之卦例當書名虎以既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僖公八年

書族也可以不書爵卷不書爵者蓋闕文又或內諸侯祿

而不嗣之常例也凡若此者曷嘗是聖人有意輕之而書

法乃尔乎彼非聖人有意而輕之此亦非聖人有意而重

之也明矣。胡僊以先王人為春秋之尊君不知賤而書

人之更為尊君也夫先書王人固可為尊君然猶位次之

末節耳以其私結外侯而背天王故賤而稱人是以大義

裁之而深斥其無君之罪也尊君之義不尤大乎況當時

位次本先王人此乃齊桓之尊君非春秋有意尊之也齊

桓知尊君而不知所以尊君之義故春秋賤在王人而齊

桓之罪亦於此而可見矣。汪氏曰春秋凡伯者主會必

書公會而序伯者於諸侯之上首止會世子而書公及齊

侯則王世子在會而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此書公會而

序齊侯於王人之下亦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後此葵丘

盟東柯陵難澤平丘書法皆同按此說謂首止會王世子

不以齊侯主會是矣其以此會首王人亦不以齊侯主會

或不然王人雖序齊侯上不過禮貌之優耳要其制命之

權在齊侯未必非齊侯主會也如翟泉之會首王人既以

晉大夫主盟豈亦不以晉大夫主會乎諸如此類自與首

止之殊會王世子者不同未可泥其先後之辭而欲與首

止例論之也。孔氏曰諸侯相與為盟所以同獎王室天

子之臣不與諸侯同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

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

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二十八年踐土之盟

傳稱王于虎盟諸侯于王庭杜云王于虎臨盟不同款故

不書宣七年傳曰諸侯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

睦杜云王叔桓公衡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款尊卑

之別也哀十三年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

池杜云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此三者王臣皆

不與盟是其正法然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使臣結

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又無貶

責此王人與諸侯盟不識者王室有難王勅使來盟故也
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襄三年公會
單子晉侯云云盟于雞澤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
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皆事與此同以情義可許故都無
貶責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於時諸侯新睦王室無虞而王
子虎下盟列國以饋大與故貶稱王人是依禮不合故據
法貶之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識與不識皆
從此例按此說謂王臣不可與諸侯盟是矣其論春秋識
與不識之例或亦未得其旨蓋王臣不與諸侯盟正法也
亦定法也其或過變而勅使盟諸侯亦惟靈貶而不與同
秋則可耳隱元年盟蔑下孔氏曰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
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
下故傳曰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狩及諸侯有事
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按此盟禮蓋亦天
子使人監之未必與之同歟也首止不取盟王世子葵丘
不敢盟宰周公豈非正法當如此哉餘則凡與諸侯盟者
皆非禮未可原其事勢而不識也夫事勢之急莫重於王
世子之難今于盟訛貶王人而可謂其不識乎且于訛之
盟乃為王世子事非為天王事也王實未嘗勅使來盟奈
何以為王使而寬之也且王臣之盟諸侯自于訛始貶而

稱人雖不專為其盟故然盟諸侯之非禮亦於此而可見
矣故後來凡與諸侯盟者皆書爵氏以是為常例而不足
責耳不然頃靈二王新立未聞其有繼也而蘇子之盟
女栗單子之盟雞澤何以皆無貶辭乎然女栗之盟公不
朝王而盟王臣是以諱公而不書諱在公而蘇子之盟從
可知亦未可謂其不識矣至盟于翟泉王子虎亦貶而稱
人者蓋以晉大夫主盟故又不專為下盟之饋大與也然
則孔氏所謂識與不識皆從此例者按之經旨豈有當乎
若夫踐土之王子虎黑壤之王叔桓公黃池之單平公經
既不書亦未可信若果與會不與盟如王世子宰周公之
會皆書此即不可書盟未嘗不可書會矣然而經皆不書
則何也。經書王臣與盟者盟凡六而有七人于訛翟泉
之兩王人女栗之蘇子柯陵之尹子單子雞澤之單子平
丘之劉子大抵皆卿士耳惟于訛翟泉之稱人為貶餘皆
書爵之常例也然盟訛猶為王世子翟泉而後皆不以王
事盟諸侯而且習為故常而不足異也王室之陵夷何如
哉

鄭伯乞盟

左傳曰鄭伯乞盟請服也
穀梁傳曰以向之逃歸乞之也

昭川吳氏曰鄭伯前年拘惠王之郕心逃首止之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為王矣故鄭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也孫氏曰鄭世子華雖受盟寧母鄭伯猶懼見討故自乞盟於此

胡傳曰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張氏曰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足以見伯權之重而可以使鄭伯之自反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孔氏曰傳稱鄭伯乞盟請服也既言請服義無不受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知此乞盟亦乞得其盟

汪氏曰鄭伯乞盟不言使大夫則鄭伯親至於會也不言如會則鄭伯得與于盟矣然不序到而別言乞盟以見鄭伯在會而卑屈以請與于盟耳苟非在會而後至則當如表偽如會國佐如師先書如會而繼書盟矣然襄三年晉士句乞盟于齊不書此特書者以見其輕於逃義故不憚屈己以請服也

高氏曰楚為中國患鄭先受害自莊十六年書荆伐鄭至二十八年荆又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又伐鄭三

年楚又伐鄭齊桓呂陵之役楚始幡服則楚之不復加兵于鄭齊桓之力也鄭伯曷為背齊而附楚耶聖人備書其逃盟乞盟之事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自此至十七年小白卒楚人絕迹于鄭桓之伯功盛矣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乞六乞盟一乞師五

渝關季氏曰齊寧母之盟鄭世子華與焉是鄭已從齊齊已收鄭矣何為於此而乞盟當其會寧母也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猶未知齊侯之見納否也齊侯姑與之盟未必不以鄭伯不來為憾也故齊侯將許于華內臣之請管仲諫曰君其勿許鄭必受盟是齊人不以世子華之盟為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百八

快也齊侯許于華之請鄭伯使請盟于齊是鄭伯亦不以世子華之盟為足也至是而為于洮之盟又為王世子意齊侯因逃盟之嫌未嘗微會于鄭伯鄭伯聞之而即來會猶未許其盟也故不憚卑屈而乞求之耳使當日微其會即當與之盟使當日許其盟亦當無待於乞矣且果如此又何不列序鄭伯而乃別言乞盟乎曰按鄭伯不書如會據僖二十八年盟洮土書陳侯如會是鄭伯適在洮也其盟也列序諸侯而鄭伯闕焉是鄭伯不得與於斯盟也曷為不得與於斯盟是齊侯外之也豈逃歸之怨猶未釋而寧母之盟惡其不親來而有責言歟然鄭伯乞盟而不

再書盟卒亦得與於斯盟矣可以齊侯不聽于華故而鄭伯乞盟是齊侯之能招損也外鄭而致其乞盟是齊侯之不忘舊惡也即此一事而伯主之功過不相掩亦可見矣曰逃曰乞皆匹夫之賤行鄭伯不知義而甘蹈之良可醜也夫。書逃書乞春秋之不足於鄭伯也明矣既不以鄭伯為是即不以諸侯為非矣何以貶王人而亦不足於諸侯也曰春秋之義多變未可以一格論之也且亦思鄭伯之逃盟何為也哉天王有辭命將欲倚夷楚而易世子世子其可易而夷楚其可倚乎此大義之斷不可從者而鄭伯從之悖甚矣諸侯之盟逃也義近於正特不可與內臣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百九

夏狄伐晉

左傳曰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執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杜氏曰傳言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前年事也而已無遠家狄執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

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臨川吳氏曰齊桓當存邢衛而未能挫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伯之不能攘狄也

淪閭李氏曰閭閻于晉而致其伐咎不在於示弱也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梁執二子豈知此義乎未可以其德中而稱之也。彭山季氏曰晉距齊甚遠未嘗相通狄之伐晉於齊何預耶而吳臨川亦謂桓公不能攘蠻不過歎按此說不然齊之于晉未若秦楚與吳越也何云甚遠此時雖未相通然齊桓既為伯主安攘之責在己凡戎友邦執不當在絀恤中耶使合諸侯而能救晉以挫狄則伯功愈盛而晉必奔命不遑矣以為狄之伐晉無預于齊不必責其不能攘也烏知所謂王道之大者哉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百十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孫氏曰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傷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傷公既君欲尊其母故於此秋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大廟使之與祭也要母稱夫人偕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按夫人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孔氏曰禘自是常不為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於常禮故史官書之若其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為

用致夫人而書之耳

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立妾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

葬之乎范氏曰君以為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立書傳終說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李氏曰于大廟去一則

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事曰文九年葬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不以為夫人所以正其終耳非謂夫人蓋春秋之義

范氏曰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以為夫人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

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者又庶子為後為其母認是妾不為夫體明矣

劉氏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矣

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下之所由亂嫡庶之所由

爭其惡乃比於無父無君己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使

之配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必

天子命之者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

無君無父無君王法所禁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故舍賵

會葬皆以王之無天為識也見文五年

胡傳曰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

武八佾以舞大夏見禮記祭統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

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大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

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大

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祀乎其先矣用者不宜用也致

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跡遂事之

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

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

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

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家氏曰僖公為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及文公立又以

祖母事之以夫人薨葬之故於此書用致夫人者以其聞

薨葬夫人之端也

汪氏曰哀公欲以嬖妾為夫人使宗人蒙夏獻其禮對曰

以妾為夫人古無其禮也夫自僖公致成風以妾母為夫

人自後宣公致敬羸婁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

為夫人不復志於經矣而蒙夏猶謂以妾為夫人則無其

禮蓋雖立妾母而未嘗立妾也於以見魯衰之甚而舊典

猶存也

渝關李氏曰采繁之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是夫人本有助祭之禮若于為諸侯助祭者有人矣母雖先君之夫人何與其事然以義推之想亦未嘗不至廟中也至廟中想亦未嘗無其事也妾媵不得入宗廟僖公尊妾母為夫人乃因禘祭以致之非禮甚矣故去風氏以示貶焉及其殺也含贈會葬王皆不稱天而秦人之歸禘也畧其君臣之辭且書僖公成風之禘是皆義旨之最著者也聖人之為倫常計者不亦嚴且至矣哉。以妾母為夫人卑先君也以妾母為夫人而致之于太廟輕太祖也不知有父不知有祖並不知有天子而自溢於王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百十三

法之所得為者謬已甚矣若夫禘禮之借由來已久其失固不待言今因用致夫人而特書之不亦可見其僭竊之非禮也哉。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爵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尊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祝炭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褱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由袒逆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據此說可

知禘為大祭自與他祭不同夫人有薦豆鬯之禮非夫人

則不得與於斯矣意先君之夫人亦當至廟有所薦不則

亦當至廟瞻拜之故僖公尊其妾母為夫人特因禘祭而

致之于廟中耳夫禘于太廟既成之為夫人他如大禘時

祫四時之祭或亦皆致夫人而不必悉書矣春秋於此蓋

亦舉重而特書之者歟。明堂位曰升歌清廟按清廟之

詩乃祀文王之樂歌故其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今于

周公之廟歌此詩則何取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

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

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百十四

歎之耳據此則清廟之奏不同於他歌魯人用之而以頌

文王者頌周公所以尊周公也抑知太廟縱可擬清廟公

德縱可比文德而所稱者明非其人不亦要乎夫魯之享

世三家者以雍徹竟以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之辭用於三

家之堂而不思助祭者非辟公主祭者非天子也今以清

廟禘周公竟以稱其父者頌其子而不思享祭者非文王

也二事之為無知蓋亦相類然則禘祭敢借天子其特禮

也已甚又何疑於樂歌之妄舉哉。周禮大宗伯以肆獻

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吳氏澂以肆獻裸為禘饋食為

祫可知禘禮莫重於灌也孔子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

欲觀之矣。意其謹禮猶加謹過此則情文俱覺其非是以發此歎耳。胡傳曰：「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據此說則當云：「禘不欲觀，何獨不欲觀於既灌而往哉？」朱子曰：「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漫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按此說與胡子說不同。然第泛言初祭之猶誠而不專言重典之猶謹，恐魯之凡祭皆如此，何獨於禘而云然哉？孔氏曰：「三年一禘，鄭氏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按三說不同。』」鄭氏說近之。蓋左傳無禘而有禘，故孔氏認禘為禘耳。家語曰：「凡四代帝王之所說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此即五年一禘之証。」然觀明堂位與雜記之言又似禘禮比年行之矣。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雜記曰：「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蓋言六月者禮之常言，七月者禮之變，此皆歲行之典也。然則魯禘或歲行之，或五年一行，固未可知。要之此年之禘是必常舉之禮也。若是五年一行，此當是五年之期。若是比年行之，此亦偶在七月耳。鄭玄解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與孔氏三年一禘之說不同。孔氏曰：「杜氏解左傳都」

不言禘以左傳無禘語則禘禘正是一祭。故杜以當禘昭穆謂之為禘，明其更無禘也。按此說以禘禘為一祭，故謂三年一禘不知禘非所以當昭穆。禘自為禘，禘自為禘，二事自當有別。鄭氏謂三年禘五年禘，理或然也。但觀明堂位與雜記之言又似禘當每年一行矣。意者禘為祀祖之通名而祭始祖當歲行之，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則須五年一舉。耶？觀春秋書禘于太廟，不言禘，文王當是祀周公而為歲行之典。觀明堂位言升歌清廟當是祀文王而五年一舉之特。明堂位誤以為祀周公耳。然亦未敢定為必然也。或曰：「此年之禘必非常舉之禮也。」蓋春秋識不在祭者皆書大事，與有事使此禘為常禮何不亦書大事哉？即云書大事恐與大禘無別，不得不出禘名。然書禘于太廟，致夫人如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可矣。何必書用字觀一用字便見此禘非常禮，以其致致夫人而為此祭，故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猶曰用是以致夫人耳。所以明其為夫人禘也。何氏曰：「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據此則為夫人禘也。明矣。」按此說亦未必。然若果五年一禘，此則未及禘期，特為夫人行此祭，固可書祭名。若是正及禘期，特因此祭致夫人獨不可以書祭名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難以沿襲之常不必悉書，然而因致夫人而書禘名未

當無義旨蓋魯禘已非禮而以妾母亂重祭是亦非禮中之非禮也故舉祭名以重之豈必此祭之非正期而後可書祭名乎若果比年行之此則不在六月而在七月是即可以書祭名矣即云踰月為小失而以妾母亂重祭尤可舉重以著其失矣若為其用致夫人而乃行禘是必六月禘而七月又禘然後可然而經不兩書禘不比桓八年之兩書祭昭二十五年之兩書寧可知此禘非為夫人故尤非為夫人禘而乃言祭名矣若必泥於用字謂其本為夫人禘也如大易所謂王用享于帝王用享于西山此等用字又將何所為哉又如成十七年九月用郊亦非以其有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百十年

辭其不言氏姓者貶之耳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臨川吳氏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
淪闕李氏曰惠王在位二十五年崩太子鄭立是為襄王
○臣子之於君父也奔喪會葬禮莫大於此矣縱不能親行而亦不使卿葬之且又不使微者往天理滅人心亡矣
僖公號為賢君而乃至此是所不解宜沿於莊僖二王之不葬而然耶抑亦王室有叔帶之難而於葬事遂簡不以禮致諸侯之送葬耶夫沿於舊習而不改因其簡禮而亦闕是皆罪之不能遺者也齊桓為伯主未知齊之能葬王否而諸侯有不葬王者孰非伯主之咎也哉○天子四月而葬惠王於此年十二月崩則明年六月正同執單至之時也諸侯方於夏月會葵丘而於先王之葬禮竟闕焉豈其急於會事而不暇及此耶夫禮莫大於送終今縱不能親行會葬若其命一使臣而亦何所不暇乃徒聞其崩而卒未見其葬也抑亦何以為臣子哉
左傳曰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諱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八 僖公八年 百十年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九

渝關 李集鳳 謝升

宣公

孔氏曰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倭文公之子敬嬴所生以匡王五年即位諡法善聞周達曰宣

渝關李氏曰公名倭一名倭又作倭文公庶子也元年歲

在癸丑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渝關李氏曰春秋錄桓之法備矣至于宣公之端未嘗如

振旅傳傳辭

彼其嚴何也桓公弑隱為廢載不容之大惡故于彼馬特

嚴之今殺子赤差異于弑君而宣公又未與聞乎故其罪

薄于桓矣然則罪薄于桓何以亦書即位也殺赤所以利

宣公宣公利其殺而以得位為幸故亦如其意而書即位

所以著其篡而明其忍也亦同入于亂賊之歸而已○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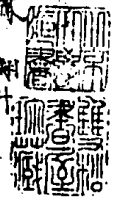
梁傳曰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曰按此說非也若與聞

乎故是與仲遂有同惡矣其實子赤之殺宣公未必知情

雖書即位與桓同止以罪其安忍而樂居之耳豈必與聞

乎故乃可如此書哉○胡傳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

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



自立之罪而不嫌于同辭其一也有小大則復詞異惡二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按此說亦未必然聞公亦為弑君者所立亦受之而不討賊豈可謂亦聞乎弑乎蓋宣公有意于篡故如其意而書即位自與聞公不同慶父之殺般非以為聞故聞公之立非篡也况公年尚幼而無知乎仲遂之殺赤亦以為宣故宣公之立實篡也况公年既長而樂居之子攬即位之書與不書而二公之是非可見矣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傳曰魯東周禮喪未期年還卿逆女何亞乎大子赤齊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九

二

出也仲遂弑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俱于見討故結稱

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

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之喪

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既沒廢

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父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

而罪惡見者也

王氏曰赤齊之甥也憂齊之有所黨故敬意昏于齊也公

殺謂譏喪要不知喪要之不足罪也可罪者喪要之故也

石氏曰聲弑隱公逆弑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聲宣公之

立逆女使逆斯二人者在國以為賊而桓宣以為忠也故

於桓宣之世聲遂皆稱公子無異辭

家氏曰宣公繼世之初新島在疚而首遣大夫如齊逆女所遣者又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之所以著敬贏襄仲弑君篡國之本謀亦以見齊元無道實其臣而使之弑君也蓋請婚割地魯所以自結于齊者皆在遂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未幾而襄仲隨有逆女之行無何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即位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公會齊侯于平州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弑其君著齊人輔魯之篡弑弑其君蓋明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

春秋傳解題 卷三 宣公元年

渝關李氏曰又四年書逆婦姜于齊此年書公子逆如齊逆女彼以微者逆故不書名氏此以卿行故書公子逆也但以此律彼彼當曰逆女于齊以彼律此此當曰公子逆如齊逆婦姜而經不著者彼以成風之命往故于其逆也即已稱婦姜此以宣公之命往故于其逆也稱女而于其至也稱婦姜此書法所以不同也或曰彼不書至而此書至彼惟不書至故可于逆時明婦姜之義此惟書至故可明婦姜于至自齊之時是說也但以弑與不弑異其又恐非春秋之正旨歟以出姜之歸而不恤忘其母矣以文公之喪而不顧忘其父矣雖然公之得罪于父母者止但

如是而已幾龍亂臣而不加討奸大位而非其宜其得罪于父母也大矣况齊侯許仲逆之立己而成其惡是齊侯乃子赤之讎而魯國之冠也今要齊女為夫人將欲借此以為援是尤先祖先考之所深恨者矣抑亦何以奉宗廟哉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彭山李氏曰夫人婦姜齊惠公女敬贏欲結齊惠俱為出姜所謀故喪娶其女如是之急也宣公雖敬贏所生亦當在文四年要出姜之次年至此約可十五歲耳而即為買喪娶婦可見其急

春秋傳解題 卷三 宣公元年

公羊傳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汪氏曰有姑則以婦禮至無姑則專以夫人禮至不稱姜氏而稱婦姜者敬贏之以姑自居也陳氏曰婦有姑之常稱也若姜姑則不書氏所以別嫡姑也高氏曰稱婦姜見敬贏妾也而姑之也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昏禮莫重于親迎豈容他人得以之歸哉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

劉氏曰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遂執齊以執其君娶齊女
為寡君之婦魯之家國實制于遂書以者著其罪也李曰
說論遂之罪是為但春秋之書以者當不為此故不說成
十四年秋嫁婦如齊遂女于其至也亦書齊如以直倫
如亦有罪焉而公教言婦有姑之辭婦姜之嫡姑則出姜
也經于子卒之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宣公始立書遂
以婦姜至自齊所以責齊受人之出母而與之婦所以責
魯棄母于齊而娶齊女事悖妄以為姑也絕滅天理甚矣
滄起朱氏曰出姜歸而婦姜復至魯之無禮甚矣齊不
責魯逐母之罪而許其納婦何耶春秋于此異魯而亦異
齊也

春秋傳解義 卷五 宣公九年

五

渝關字氏曰襄穆姜也李彭山以出姜為齊孝公女以穆
姜為齊惠公女夫孝惠二公兄弟也二公之女為姊妹而
適魯為姊妹古者諸侯之夫人本不御倫次如姪為嫡而
姑可為媵豈姊為姑而妹不可為姊乎但二公皆桓公子
此時惠公年已老或以其孫女為適夫人亦有之然而不
可考也杜氏曰不稱氏史闕文孔氏曰夫人以姜為姓
舉姓而稱姜氏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義知不稱氏者史闕
文也又曰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也舍遂之族而
去子稱公可乎遂不可去子稱公夫人安可以去氏稱姜
也按此說不然夫人既嫁以氏配姓而不稱氏豈亦不成

春秋傳解義 卷五 宣公九年

六

文義乎公子去子恐疑于公姜氏去氏夫何所嫌然則去
氏稱姜蓋有深旨之所存與夫四年之遂婦姜無異若以
為闕文既于禮義無所見且亦不應二事之皆闕也此以
知其說之誤矣孔氏曰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
既為媵則義喪也喪娶者公也則媵為媵夫人內無貶
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媵為媵夫人夫人與公
一體也殺梁之意亦然殺梁時曰其不言氏先儒取以為
說服處云古者一種不備貞女弗從故詩云雖遠我亦
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
之也杜不熊者女之出嫁事由父母夫來取之父母許之
卒大傳傳解義 卷五 宣公九年

豈得問禮具否拒逆昏姻之命從夫喪娶父母之故自可
罪其父母何以貶責夫人按孔氏不取貶義其說良是乃
胡傳仍主貶義言以為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
不稱氏豈有當乎胡傳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
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凡
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
姜至自齊責嚴嚴也敬嚴變妻私事累仲以其子屬之殺
世通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
斬馬在喪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
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宣公九年

用事為後世鑒者也舉信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按此說以不稱氏為貶殊未當而以稱婦為見敬藏之罪亦未必然也蓋當喪而娶罪不在姜何獨于姜加貶且以文姜適桓公從亂逆之元兇猶稱姜氏而不貶何獨貶于偶從喪娶之非禮者乎又文公之逆出姜不在喪中而亦不稱氏可知此年之不稱氏非為喪娶而加貶也若夫兩稱婦姜其詞既同其義亦必不異逆婦姜于齊固以病文公豈不病成風乎以婦姜至自齊固以責敬藏豈不責宣公乎且春秋之責敬藏國事以見義本無成心于其間若為敬藏之罪隱而未見故因夫人至而稱婦以顯之則是春秋有意異其文也假使宣公之逆女亦如襄昭不見于經又將何以顯其罪乎况文公之逆出姜亦稱婦未聞成風與聲姜有何罪也成夫人之至自齊亦稱婦未聞穆姜有何罪也彼非為其姑之有罪而特稱婦可知此事之稱婦非為敬藏之罪未見而欲因此以顯之也明矣要之此年之婦姜與文四年之婦姜大槩相同此為妾姑彼為祖妾姑始非其姑者則婦亦非其婦矣春秋書婦以誌其濫而去氏以正其名自與成夫人之有嫡姑而稱婦姜氏者不同然則婦姜之稱誠不可舉指為有姑之詞若舉指為有姑之詞不幾以妾姑與嫡姑並可同日語也哉

今亦止就娶姑之義而論敬藏之非可矣不必又問其他罪惡難通于文成二夫人之稱婦者也。哀姜去姜而書氏罪哀姜也出姜穆姜去氏而書姜非罪出姜與穆姜所以辨妾姑祖妾姑之分也文姜之罪最大其孫齊也則並姜氏亦不書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曰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胡傳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宣公九年

个

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樞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說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顧名與娶娶等矣

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密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與

呂氏曰君母不正季子篡立而國之大且恃大國以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泯矣

張氏曰文公世子之死在官當誅者公子遂其首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

祭氏曰季友受托孤之寄配叔牙職優父立僖公惠之宗社賴以再安行父其孫也乃為賊使齊而歸先君之母季子亦非為君行父今又為之再使納賂請會有泰厥祖多矣

渝關季氏曰行父兩如晉不能剪商人之光兩如齊反以成宣公之篡幾不知大倫為何物矣且仲逆之不道非行父無以濟其惡而行父之自專非仲逆無以重其權也亂臣之比周為奸有如此其罪可勝誅哉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宣元年

十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宣元年

十

晉故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曰晉人討不用命者故胥甲父于衛杜氏曰胥甲下年
戰河曲不肯而立胥克先辛齊杜氏曰克甲之子
彭山季氏曰胥氏甲父名胥臣之子也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至是晉靈漸長察河曲無功由于挽與斯之事故罪甲父而故之蓋晉靈于此已疑趙盾矣是時衛善于晉故故于衛

公羊傳曰故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
胡傳曰故猶為置母去其所以于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
或以為近正非矣公羊傳曰近正也何氏曰古者大夫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杖之而已

當官既不請于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于司寇而擅刑猶不達于正乎

永嘉呂氏曰書故大夫惡專故也稱國以故君與大夫咸與焉

薛氏曰諸侯不專故大夫其書者借天子之事也

高氏曰諸侯之大夫有罪當請于天子或殺或故今晉專故其大夫可乎况辭討罪之罪而故之崇山者投之遠方也崇山猶在封疆之內非蠻夷外國也晉人于衛同為列國而故其有罪之臣于衛是鄙衛也衛人受晉之逐臣而不辭豈亦迫于大國之勢歟

劉氏曰秦穆公悔不用蹇叔之言以亡三帥自改其過而作秦誓晉靈公恥不得志于秦而追咎善謀故胥甲于衛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使晉之君臣因胥甲之言推而廣之修己而不責人鄰國將來服莫應秦春秋書故胥甲以其無罪而譏晉之濫也

滄起朱氏曰河曲之戰不用命者趙盾與胥甲也穿何以不故趙盾死之也故桃園之罪他日亦不歸穿而歸盾盾何以死穿也穿其族子也晉故胥甲而立其子克是諱所以待鯀也克乎其何以當之
張氏曰穿以趙之側室而獨免刑之偏頗如此非所以治

有罪主諸侯也

渝關李氏曰臨川吳氏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

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患于趙盾而逐之也按此說似亦有見但春秋稱國以故是乃晉君之意非獨趙盾之所為也且左傳討不用命之說必有所據豈以其久而不足信乎意者軍門之呼穿與甲父同罪彼時盾不加討不無徇私于其際者今靈公漸長察河曲之無功而乃追治其罪公已窺盾之私矣盾又庇穿而曲為之解故上故甲父而不故穿不益重公之疑忌乎然則盾為權臣而公疑忌之彼亦必疑忌于公焉此非公殺盾則即殺公其勢然也明年桃園之禍蓋已兆見于此矣○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見文十八年傳大學曰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若果有罪之人即故之夷裔自不為過但夷裔亦天子之所統故得故之于其地晉非天子不得故臣于夷裔況鄰國乎此可見于衛之故甲父亦非其所而且不請于天子尤不免于專故之罪矣○春秋書故三此年皆故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昭八年楚師滅陳陳公于柘故于越哀三年蔡人故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此三事者或故本國也臣或故他國之臣要皆故之于列國者也然而書法則各不同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彭山李氏曰平州齊地後漢志瑯琊郡有平臺註云平州在縣西杜氏以為在泰山牟縣西是蓋認牟臺為牟縣也陽都註見閏二年齊人逐陽下牟註見宣九年取根牟下

胡傳曰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靈公五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于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裁君篡國者已列于諸侯則不復致討故魯人以此請負芻于晉見成十六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春來傳傳辭數 不元 宣公九年 主

所容于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于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成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

汪氏曰齊惠因歌職之逆得立故魯宣納賂求會雖然而從蓋同惡相濟耳特齊之強大足以託魯故宣公君臣碑意以固結之也

張氏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伯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于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通燕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晉為盟主諸侯所取

正而齊宋弑君威弗能加魯亂不治見晉之無能為也

渝關李氏曰桓元年公會鄭伯于垂此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弑篡之賊必借鄰國以為援前後一轍也會垂之後即

書鄭伯以璧假許田會平州之後公子遂如齊下即書齊

人取濟西田黨惡之人必規厚利以自私亦前後一轍也

○公出十有一不教者三此年會平州四年伐莒收向十

八年伐杞是也非皆不告廟亦非皆無危也非義之行其

危易見是以不須款耳

公子遂如齊

左傳曰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春秋傳傳辭嚴 卷九 宣公四年

杜氏曰謝得會也

胡傳曰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與如

齊拜成再書于策于以著其始終成就就立之謀以城後

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罪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

于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江氏曰唐武三思

后而權殺五王遷上皇于西內崔胤在昭輔結王行瑜李

茂貞朱全忠而皆帝制杜讓能王博張勳敗陸扆王溥

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江氏曰遂得臣同如齊為公子遂而請立之逆謀之始也

今既定宣公而拜成于齊逆謀之終也

人之相濟為好是皆有功于篡君者也篡君以為功而春
秋則以為大罪矣故于二人之如齊一書再書而不已豈
猶尋常之往來而已哉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曰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穀梁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是為賂齊也

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

書取非為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范氏曰宣公賂齊以自輔貽賂之故書齊取

胡傳曰齊人效賂以克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

春秋傳傳辭嚴 卷九 宣公四年

春秋討賊凡嚴于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疏其黨夫齊

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

罪故討祿宿齊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

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于諸侯之討則中國胥

為戎夷人類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

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于

試奪而後廢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

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得息

張氏曰濟西田僖三十一年取之曹者桓公篡立求援于

鄭而委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田以利

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曰假曰取蔽罪鄭齊誅其貪利而成亂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深戒以利為利孟子論先利後義不奪不廢皆按本塞源如春秋之微意也歟

仁山金氏曰齊商人弑舍惠公之為公子也則惡之終不曰君曰夫已氏及既自立矣則許襄仲之請而立魯宣公亦視其自出也見殺而不顧哀姜其姊妹也魯孝公之從女也大歸而不恤徒以利嫁女利濟西之田故曰

豈不思子赤之死猶舍之死宜之立猶商人之立乎在已則惡之在人則許之不能克羞惡之心以至于此也魯宣

春秋傳解疑 卷完 宣公二年 末

公之立重賈士田既輸之齊外為強齊抑內為三家所奪何樂于為君而為此哉我故曰齊惠見利而忘義魯宣見利而忘害也

渝關李氏曰陳氏曰外取邑不書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不書必有歸之者然後書是故濟西田書取謹關書取慎此說不然此年取濟西田哀八年取獲及關後宋國皆歸之矣然成二年取汶陽田是亦復我故土者則當齊人之取于我也何以不書且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諸陰田既書來歸何亦不書齊人之取乎假梁傳曰內不言取古取授之也程子曰非為強取故不諱此二說得經旨矣是

故齊取龍不書見左傳齊取高魚不書齊取汶陽田與取鄆諸陰田皆不書蓋皆強取非授之耳○此魯人賂齊而取齊人取之也何以不書歸而齊人取乎蓋賂齊之事既當為魯諱雖魯無歸田之使則亦不可書歸也在齊人收其土田固可據實書之且以貪賂而成其惡尤為可

誅是以蔽罪于齊而書齊人取耳貨賂之行與者取者同罪春秋之書齊人取也非寬魯人而欲專罪齊也責其取之者而與者之非義自可見故特著其貪惡之由而以此結正齊人之罪其所以責之者深矣若夫魯人之行從而以類成豈猶待責而後明也哉○高郵孫氏曰春秋取田

春秋傳解疑 卷完 宣公二年 末

邑皆取之曰人罪其擅取也唯魯景為昭公取鄆以其取不為已得待書其歸按此說不然稱人以取者君臣之義辭耳非取之也夫以獲取人土豈猶待取以見罪乎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自是齊侯親行是以據實書之而稱爵在齊侯不能伏義復昭公但取鄆邑以居之蓋亦不能無從矣抑豈以不為已得而予之乎○程子曰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按此說亦不然濟西田本非魯地亦本非魯地也故僖三十一年取之于魯不必繫之魯比年取之于我亦不必繫之我也至十年歸我濟西田其稱我者明其有私于魯之意非以魯之故物而云然也○齊惠公助

公子接之篡立而以其女妻之其與魯好者猶謂其昵于私親故不以魯為罪耳及其會于平州而終取其田則是私親猶不足以相結而必規厚利以自封也此即市井之匹夫不屑為奈何以干衆之大國而甘為不義至此哉春秋書此以結齊人之罪而後知惠公之始終成其惡者止以其貪慾之故而遂不顧人理之大不可也嗚呼喪心失志莫此為甚不亦深可哀也哉

秋邾子來朝

彭山季氏曰文公時邾魯相讎宣公篡立而邾即首朝則以齊惠公援魯而邾不敢與魯抗耳然魯固齊得邾故終

春秋傳解經 卷九 宣公二年

年

惠公之世不復讎邾矣

渝嗣季氏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邾子不能討而反朝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與桓二年邾子來朝同○經書

邾子來朝五此年歲十八年襄元年二十八年定十五年

是也然而邾魯之交伐者不一則其向背不常亦可見矣

楚子麇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曰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

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晉諸侯于虜將為魯討齊時

取賂而還則昭公宋及晉中取宋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

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爭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

秋楚子使陳遂侵宋

彭山季氏曰楚子者莊王也鄭陳宋皆新城從晉之國也而鄭獨改事楚矣

胡傳曰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

張氏曰不討有罪固晉之無義而亦未至如僭王猶夏之罪大也鄭舍晉從楚附無王之義秋以為中國患故人之

宋氏曰使鄭穆公從楚之後能以楚師討宋聲于境上問昭公之故宋人必能以鮑萬幾更議立君則不失其棄晉

春秋傳解經 卷九 宣公二年

年

之初志今乃與楚子使陳遂侵宋此侵暴無名之師凌

駕中夏非討亂之舉也

盧陵季氏曰楚莊以文十三年即位數年之間不聞有積

夏之師休養以有為也至此而爭伯矣○楚自僭二十七

年圖宋至是而再反宋中國又無伯也

趙氏曰楚莊天下奸雄也前日滅庸背結秦巴以侵中國

之西今日侵陳使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

不及庸未得鄭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服東西之勢合利

其之謀成而後趨中國耳

陳氏曰南北之勢于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

春秋傳解題

卷九

宣公六年

七

年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
渝關李氏曰李廬陵以此役為楚莊之事伯誠有然者林
氏以為楚始伯呂氏以為楚子執伯權則不然一國率從
何足云伯且自此以後鄭之從楚未堅楚亦何伯之有又
此役之退師也速未嘗不畏晉而亦未必得志于陳宋也
伯者國如是乎文十年厥貉之次亦止楚子與蔡侯楚穆
既非伯可知楚莊于此亦非伯矣則永嘉呂氏曰盟會而
書楚子自孟始征伐而書楚子自使陳柏次厥貉書楚
子矣未如兵于中國也伐陳書楚子矣不逼加兵于其與
國也使陳遂使宋書楚子傷中國之無伯而夷狄得以執
伯權也按此說亦非也春秋之書楚子蓋皆據實之辭非
于盟會征伐之事特以始爵示義也若傷中國之無伯則
即貶而稱人不可見其無伯之實乎且晉悼復伯時經書
楚子者不一可知此時之稱爵原非為其無伯故也況楚
莊猶未伯而謂夷狄得以執伯權尤于事跡未有當矣○
或曰楚子獨稱爵始伯之辭也鄭伯貶稱人罪其背夏即
夷而從夷猶夏以啓楚莊之伯也夫晉人之受賂縱賊固
不足以為盟主然晉中國也楚蠻夷也諸侯方從晉而鄭
獨甘心服楚以助其惡則是蠻夷之逆主夏盟由鄭晉之
也故獨貶而稱人貶其所以從楚者而楚勢孤矣按此說

春秋傳解題

卷九

宣公六年

七

亦不然楚子稱爵原非始伯之辭若以為伯辭恐難通于
厥貉之不人蔡矣且經于此役人鄭者亦非責其本楚為
伯而責其從楚病中國也厥貉之次尚未加兵于中國故
于蔡侯不加貶今鄭伯從楚病中國安得不加貶以見義
乎故楚子率諸侯以圍宋則人楚而爵諸侯鄭伯從楚子
以伐陳宋則爵楚而人鄭義可互見也貶其所以率諸侯
者可知蠻夷不可主中國貶其所以從楚者可知中國不
可從蠻夷此皆關於天下之大變是以互見其義有如此
豈必以楚為始伯而後可貶鄭伯耶○爵一君而人諸侯
者惟有北杏之會曹南之盟在齊桓為始伯在宋襄始以
伯自居也今二役之役爵楚而人鄭乃不可以伯事論以
諸侯之勢未集也十一年辰陵之盟從楚者有陳鄭楚幾
數于伯矣然而不人陳鄭亦如北杏曹南之辭者楚為蠻
夷不可使與中國之伯事同義已見于僖篇之圍宋後則
可以從同同也今惟不以伯事論而第責其從楚病中國
然後他役之類此者亦可從同同而不復加貶矣不然前
于此者圍宋之役既未貶諸侯後乎此者從楚以伐人國
不一並未貶諸侯成十八年伐宋襄十一年伐宋二十四
年二十六年伐鄭昭四年五年伐吳哀
元年經亦何以見法乎○圍宋之役人楚而爵諸侯與北
杏曹南之爵齊宋而人諸侯者正相反此二役爵楚而人

春秋傳解題 卷之九

三

鄭與圍宋之人楚而諸侯者又相反彼相反者華夷之不同此相反者首從之交責也此只當與圍宋至觀之不當與北杏曹南例言之若與北杏曹南為一例亦將視為桓伯之辭失經旨矣○或曰此鄭人蓋亦大夫之恒辭耳若鄭伯親之彼雖有罪而亦何待于貶乎按此說不然以楚子之親將而深入以寇中國其貽患也甚矣鄭既新服楚焉敢坐視其侵鄰而不與之同役乎且楚子之伐圍中國止有與諸侯同者未有與大夫同者可知此役之必鄭伯與惟此役之為鄭伯貶而人之有深旨焉若第以為大夫之恒辭而春秋之義隱矣○楚子稱霸道其親行猶夏之貴也楚子不須貶故獨貶鄭以見義貶其從楚之與國可知役于夷者之罪大也鄭既貶而楚子之辭中國以病中國罪亦從可見矣○胡傳曰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嘗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按此說亦非也經書二侵亦據其本末敘伐而從實錄耳非為其不討宋罪而特書便以正此師為不義也且侵者入境加陵之名雖在彼未嘗不殺掠而論侵字之正解抑豈潛師掠境之謂乎○一舉而病二國暴亦甚矣且侵陳遂侵宋是將宋于陳也將宋于陳不知宋貶之為亂賊矣其愈于晉也幾何哉彼又無辭

春秋傳解題 卷之九

三

以問宋而徒為是侵陵之舉吾恐宋人之罪不止犯貞圖不服之條已也陳以無罪而亦被侵又與有罪之宋等楚子之暴橫妄行如此而亦安能與晉爭伯耶○陳氏曰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滄起朱氏曰齊桓有事于楚道先由蔡楚莊有事于宋道先由陳雖其與師之正不若齊桓而行師之謀則一也按此說皆不然齊桓之師固本為伐楚楚莊之師未必專為侵宋在齊桓先事而侵蔡是固道由于蔡而因其便若楚莊者安知非志本在陳而遽延及宋又安知非志本在二國特以其道之便而先陳後宋耶若沾沾于書遂之辭與夫經由之道謂其本為宋往也夫亦固哉其為春秋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孔氏曰陳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北至于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蔡林同共救鄭蔡林鄭地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者是致其意耳

彭山季氏曰趙盾本無救宋之事故經不書

渝關季氏曰救梁傳曰善救陳也胡傳曰鄭在王畿之內而將營更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使逼此門處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壞夷狄之師故特書救善

春秋傳解

卷三

主

之也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按此說似是而亦覺不然以扶危恤病之義言之則此役誠足嘉矣抑思此時之天下何如乎文十六年宋有弑君之禍十八年齊晉弑君而魯亦殺其君之子也三年之中弑篡頻仍亂莫甚于此矣晉為伯國正當以討賊之責自任者乃十七年伐宋受宋賂而反援賊今則徒與楚爭鄭為與大師以救之豈非緩其所當急而急其所當緩者乎然則經于趙盾無賊者蓋亦直書其事而罪自見者也以文九年之救鄭既敗諸卿而稱人此亦可以從同同矣豈曰善之云乎哉○晉師本以救陳往書救陳于侵宋之下其不及救也明矣

春秋傳解

卷三

主

不及救陳何以不救宋晉師比至蔡林而楚鄭已去宋矣是以駐師蔡林而會諸侯以伐鄭是則救陳者其本意陳固不及救宋亦無待于救也經書救陳而不書救宋實未敢宋耳左傳見陳宋並受侵故有救陳宋之說而杜氏反疑經為闕文誤矣○胡傳曰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謂文乃聖人刪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刑系矣張氏曰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也宋有弑君之罪不當救故略之按此說皆以宋不可救故云然不知救者事實也非褒辭也趙盾若果救宋何妨書之以志其實蓋救雖善事而救其所當救

春秋傳解

卷三

主

則為善救其所不當救則亦為非歷觀春秋之書救未必皆以為善者記詳莊六年子突救衛下不可謂善救晉襄之亦不可謂襄之始書救也此即書曰救宋亦何嫌于褒辭而經不然自以其實未嘗救耳○春秋之書救兵雖皆從後或亦有略之而不書者以其善不足稱故也如此年代鄭楚為賈救之明年侵鄭楚開椒救之豈得不告而經不書略之也若救其所當救雖僖十八年之狄救齊哀十年之吳救陳經亦書之此可見略之而不書者皆外夷之救所不當救者耳若夫中國之救中國當不從比例故無論其當救不當救若宋若衛皆應書之如子突救衛以王朝之失禮而書豈以伯國之失義而不書乎然則趙盾于此數國之賊皆不討而徒救陳斯亦不處取者經猶書之以誌其實至于不討宋賊而反救宋若果如此奈何略之而並沒其實蹟哉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蔡林伐鄭

左傳曰會于蔡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因晉解揚晉人乃還

彭山季氏曰蔡林鄭地杜氏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即水經注所謂林鄉在新鄭東北七十許里宛陵故城東南五十許里者是也地而後伐會而殊晉師見楚鄭時已

運兵晉師至是而諸侯會焉然後伐鄭也晉之威德不足以服鄭人之心不半歲而歸生舉大棘之師有由然哉。宋陳衛曹皆與晉同盟新城之國也而許獨不預焉志已向楚矣

陸氏曰晉師先在蔡林故言會又言伐

汪氏曰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先謀會禮而後往伐此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蔡林伐鄭乃會師以同伐文似而實異也

陳氏曰會伐者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其而後伐于其蔡林是也。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伐鄭大夫用諸春秋傳解疑 宋志 宣公元年 主

侯也春秋不以大夫用諸侯故上書趙盾帥師救陳下書諸侯會晉師于蔡林伐鄭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臨川吳氏曰晉師即趙盾救陳之師也晉伯不競荆蠻方強晉卿能致四國之君討鄭附夷之罪不能服鄭而反遺楚禽中國之不振可傷也

廬陵李氏曰書會師二此年及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也。渝關李氏曰諸侯同晉卿以伐鄭則亦平列其人而且書伐鄭可耳何為先書會而且以殊會書也晉師本以救陳往救至蔡林而楚師已去遂約諸侯共伐鄭本非前定之役也會在先是以先書會其必先為會者或亦有所謀焉

而後有事于鄭耳晉師先在蔡林而諸侯往會之故以殊會之辭書然書晉師而不書晉趙盾則沒趙盾之名氏不使諸侯共役于晉卿尤春秋大義之所係也。公羊傳曰此晉趙盾之師也居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按此說非也君會大夫亦多矣不始于此何獨于此其辭殺梁傳曰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按此說亦非也鄭之從楚雖有罪然以休德來遠之道律之則不必伐且無天王之命則亦不可專伐也乃趙盾伐之又假宋賊以同役且以大夫而用諸侯之兵也在趙盾深無可諱以為大其事而書師以春秋傳解疑 宋志 宣公元年 主

大之可乎孔氏曰晉師趙盾將不言會趙盾而言晉師者杜氏云取于兵會非好會也言所會會其兵非會其人故稱師按此說亦非也此特趙盾在師中諸侯之赴蔡林也自是會趙盾豈徒會其兵馬而已乎且見書會某伐某者不必皆好會是兵會亦可書人矣何為獨不書趙盾莊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是皆不為其師往蓋亦會其人也今乃以為非會其人而稱師未可為通論矣胡傳曰春秋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于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于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于微之意也其立

春秋傳傳解

卷三

七

義精矣按此說亦非也文十四年新城之盟以七國諸侯會趙盾猶書趙盾之名氏何獨于行師有其辭哉且趙盾在上而諸侯在下乃是兩事而各書此即再書趙盾于下亦如新城之文豈為臣疑于君而輕不知非為此而稱師矣胡傳于會或傳曰按左氏晉士鞅荀息叔齊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戰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輕也故蔡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及之會言晉師而不言士鞅按此說亦非也凡書敗某師與某師敗績者非獨師敗而將不敗也若非大夫被獲留不者此同重師之義至于會伐之事何不可以書大夫蓋師統于將而將為三軍之司命未必不重于師矣故僖十五年公孫款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款徐言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之師又不言大夫帥師是亦以將為重也况二會之主特惟趙盾與士鞅則其事權皆在于大夫何獨重師而沒其將乎或曰專言師可知其將凡師未有無將者也專言大夫則不可知其師凡大夫不必言帥師者也故蔡林于及之會書晉師是以帥師將之辭也按此說可通于會及不可通于會蔡林蔡林之會此既明書趙盾帥師此即再書趙盾何疑于不知其師乎且凡言師者未必皆有君也夫人姜氏如齊師齊侯在師

春秋傳傳解

卷三

七

而止言師豈亦可謂以師而設君乎彭山季氏曰殺陳者趙盾也以其將尊師衆故稱帥師以示師與大夫相敵之意然會則稱師者蓋一事再見則從略之常例也觀昭十一年楚彘彘疾帥師圍蔡而不書楚師滅蔡齊氏所謂承上省文而稱師是也按此說亦非也若以滅蔡之楚師為略辭則昭八年楚師滅陳上無楚彘彘疾帥師之文而亦稱師豈亦以其再見而省文乎知滅蔡之稱楚師非略辭可知此會之稱晉師亦必非略辭矣且成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下書楚人入鄆其不稱師而稱人者既以秋辭見義豈不稱人而稱師者獨無義例而某舉以為略辭可乎哉然則數說皆難通其義將若何曰此惟陳氏之說能得其旨乎蓋諸侯之會而伐鄭是以大夫而用諸侯大亂之道也春秋為諸侯正其體故不曰會晉趙盾而曰會晉師以是為合兵同舉之事而諸侯之于此會夫乃無嫌于亂常矣然則沒趙盾而不書蓋亦所以罪趙盾也故以趙盾而主諸侯則于文七年之盟危書曰晉大夫以趙盾而用諸侯則于此年之會蔡林書曰晉師此皆罪趙盾之辭而為天下之大分計者豈沒解哉若夫列數諸侯而不以凡舉則以義見于盟危而新城之盟已不略諸侯故于此亦目其爵而道其實耳大抵稱師之義不一未可一例論也敗某

春秋傳解題 卷十九 宣九年

元

師與某師敗績者重其師也楚師滅陳滅蔡者黜其功而著其暴也夫人姜氏如齊師者諱齊侯以示貶也齊侯使國佐如師者師為屯聚之所而諸將皆在此也公會晉師于孟者為恭于晉卿而隱其人也夫以齊君為恭于晉卿且書晉師而隱其人何况諸侯為役于晉卿可不書晉師而沒其將哉觀于此而春秋之大義可見矣。陳氏曰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伐鄭大夫初用諸侯也林氏曰此趙盾也大夫而用諸侯之師于是始按此說不然以大夫而用諸侯通經中僅有此一事有何初始之可言哉陸氏乎氏曰定八年公會晉師于孟左傳注云卿不書不敵公也春秋傳解題 卷十九 宣九年

疑詞辨已見于彼事下會晉師于裴林伐鄭蓋晉人駐師于此而為此會不得不據實而志其所也豈為欲著其美而地之乎且伐鄭之役何美之有鄭之從楚雖不義母乃已德有闕不足以來遠而招攜乎不以德懷而以威脅徒連四國以報怨是亦未免為忿兵耳蓋陳可救而鄭不必伐未可均以為美也且無王命而擅興又與弑篡之宋公同役均為不義之甚者况以大夫而用諸侯是尤大亂之道矣而又何美之可言哉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春秋傳解題 卷十九 宣九年

十

左傳曰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成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孔氏曰晉語云趙衰趙盾之弟世族諱盾是衰子穿是風孫是穿為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風為衰祖穿為風之曾孫世本韓竊多誤其本未必然也

任公輔曰地諱商有崇國在東北郭縣甘亭

彭山季氏曰崇即今西安府鄠縣在秦東約二百餘里秦

與國也

胡傳曰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其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護己其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于

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過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裁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于此矣。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世豈有欲求成于強國而便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惜于此裁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此條見二年秦師伐晉傳

烈氏曰晉欲求成于秦發一乘之使述先君之好而秦成合矣今伐崇以求之秦愈怒而兵愈不解矣蓋穿者志于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不然何拙謀之若是而執政者且無所可至于其間乎

春秋傳解 卷元 宣元年

三

趙氏曰穿盾之黨也穿見盾主諸侯而已無寸功于是師師使崇以圖立功媚盾而圖其寵焉

高氏曰晉欲得秦而反加兵于他人之國適足以衆晉之敵爾此謬計也

渝關李氏曰崇本商之侯國也詩皇矣謂是伐是肆是絕忽朱子詩傳謂忽滅也是文王已滅其國矣宋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遂休教而復伐之固聖而降見左傳據此說則文王本未滅崇與詩言異意者詩言本實錄而子魚之說是猶傳聞之失真者歟不則文王但戮其君而所謂國而降者乃其國人之所為也

春秋傳解 卷元 宣元年

三

然詩言本非是再舉又與子魚復伐之說不合或者文王別有伐國事本如子魚之所稱者特子魚誤以為伐崇歟要皆不可考矣。此晉欲求成于秦而伐崇也其欲求成于秦者何也所以抗楚也蓋自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則秦與楚合久矣今晉不競于楚故欲求成于秦秦成則楚勢孤此謀未為不可但聽趙穿之言使秦之與國而脅之使成則大謬矣不能得秦之成而反以敵秦之怨明年秦師伐晉夫固晉人之所自取耳向皇矣之詩曰以伐崇墉此則文王之伐崇乃天吏之事而為後其所當伐者仁義兼至之師也崇一伐而得四方之無侮又得四方之無拂若此者豈非方伯之所為乎今也晉欲求成于秦而乃使崇其為謀也已甚況以無名之師而使據掠于境中益亦愈形其陋耳卒之崇不服而秦亦弗與之成也是求一國之順從且不可得而又何論于四方哉。胡傳謂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于伐國以用其衆趙氏謂趙穿使崇以圖立功媚盾而圖其寵此二說者未知當時果有此情否但弑逆之人奸詭多端則亦何所不至未可謂其必不然也然則盾與穿以宗族之親比黨為奸其為權也已歸于盾其為謀也亦出于穿其帥師以伐伐人國也非穿則盾非盾則穿趙氏之勢固已牢不可拔矣靈公即

欲殺盾其將能乎公不能殺盾而公亦不能以自全其勢
然也然則桃園之禍抑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曰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杜氏曰報于是晉侯信

趙宣子為政驟陳而不入故不競于楚杜氏曰為明年鄭

全氏曰按趙宣子補劫君不為置

臨川吳氏曰韓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重子

再伐不復可故三國伐鄭者為宋也故獨與宋連兵

胡傳曰宋人執君既列于會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所不

赦也而晉人與之會焉得鄭是謂以國伐鄭庸愈乎其言

春秋傳解義 卷元

晉人宋人蓋既而人之也

家氏曰晉受宋賂而輔之以篡今復偕宋伐鄭私也蓋鄭

可伐也為宋而伐鄭則不可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討宋之文一見于四國之伐書人再見

于諸侯之會不序至是而又取焉春秋之法嚴矣

彭山李氏曰晉初未嘗殺宋而韓林之伐又無功故與宋

人復伐鄭鄭以係宋之心而不知連宋之禍也

翰關李氏曰韓林之役晉以上卿帥師合四國之君以伐

鄭而且無功今則止偕宋人往豈能以將軍帥少而從事

乎將師非卑少而乃稱人其為然也明矣鄭人之背晉即

楚本為晉人受宋賂而不能討賊也晉方無辭以謝鄭矣

今乃以其從楚二使故一伐再伐而不已未知鄭罪之視

宋為何如又未知鄭人之所以不服者何為乎且是役也

為報北林之因解揚國故自舒其忿然而不能制楚何獨

責鄭且宋賊不加討而反惡其病亂賊者又偕亂賊之且

為亂賊報怨而國借是以濟其私是二國之相助為虐而

顯武亂常莫此為甚安得不貶二國而俱人之乎大抵文

宣之世列國諸卿多貶而稱人皆以其不能討賊而特因

事以見義焉故文二年之伐秦稱人罪其不討楚賊而伐

無罪之鄭邦也三年之伐沈稱人罪其未伐楚而伐從楚

春秋傳解義 卷元

之小國也九年之救鄭稱人罪其不伐楚而使與楚爭屬

國也十七年之伐宋稱人罪其受宋賂而反助之篡也至

宣公此年之伐鄭稱人罪其不伐宋而反為宋報怨也三

年之伐鄭稱人罪其為宋讎鄭之無已也十年之伐鄭稱

人罪其不討鄭賊而以從楚之故伐之且亦不討陳也十

二年之盟清止稱人罪其不討陳賊而令楚得仗義以伐

伯雖相同盟無益也凡若此者皆為其不能討賊而各因

事以貶之此可知討賊之義莫重于此亦莫急于此也不

知大義為何如而輕其所重急其所緩不亦失職之甚乎

此時政在大夫以列卿之連合同事力非不足而俱情然

于此也故不得已而于諸事三致意焉。○偕宋伐鄭敗而
稱人然則會于蔡林伐鄭亦有宋公而不敗何也曰封
賊者豈非諸侯之責但此時政在大夫而諸侯已失其權
以為諸侯不足罪也故獨于大夫加駭焉耳且敗必于甚
者彼為侵陳侵宋故猶未見其專為宋也同役者四國猶
未見其專與宋也故可目其爵而不貶今連宋兵復宋怨
不辭再役而復伐之不義甚矣此其所以貶而稱人敗。
殺諸侯曰伐鄭所以救宋也殺楚師之去已久此時宋不
受兵何云救乎或曰蔡林之伐鄭所以救宋是乃攻其必
救之衝也曰是不然蔡林之會有宋公若彼時楚猶未退
宋公與鄭師戰 宋公 宣公元年 主

則楚以強師壓境宋公方自守之不暇故棄其國而從晉
伐鄭乎且晉人不能意驅以救宋而反約其君宋令其棄
國而從我伐人也夫亦不情甚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傳曰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
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固華元獲樂呂宋人以兵
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中入華元逃歸
彭山學氏曰宋華元華督之曾孫也大棘宋地杜氏謂在
陳留葉邑縣南按其地在今歸德州甯陵縣西南七十里

○鄭歸生帥師伐宋報復之兵也而聽于楚命不義甚矣
宋華元不能及己息事而輕與之戰至于喪師辱身豈為
善謀國哉

高氏曰元年秋鄭人與楚子侵宋宋人既為蔡林之役以
報之是冬又與晉人伐鄭一役而兩報之遂起此役今鄭
師之來宋當明大義以喻之否則慎固封守使鄭不得而
犯焉華元乃遽帥師出與之戰于是三軍大敗以至見獲
不能放死徒殄民命國而已以見中國因夷狄之故而自
相殘如此

胡傳曰鄭軍接刃主將見殺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謂不
能與爭鋒 宋公 宣公二年 主

贊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
師來將卑稱師不稱將尊師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
可輕役大眾又重將師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
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
有國而言則以得眾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樂狄于境欲
違克也而不恤其師見問楚以六卒實從得且恐喪師也
而不恤其將見傳二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
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永嘉呂氏曰此年戰大棘與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見宋
皆兩稱帥師其來敵也春秋書戰言大夫帥師自此始自

是而後若晉荀林父見宣十衛孫良夫見成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亦見成齊國書見長十晉書大夫帥師春秋書獲者七唯齊國書及此年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

渝關李氏曰○張氏曰宋以弑君致冠而不罪敗者宋及猶曰華元為志乎是戰也按此說不然鄭人此役本怨宋人之再伐非以賊討也雖鄭人背晉之故由于晉受宋賊之賂然當從楚侵宋時未嘗聲言其罪也直至此而能責其弑君與賂晉乎鄭人未責及此又安望宋人之以此事服罪也且春秋方惡華元之為亂賊用不僅為其不服春秋辨傳辭疑 卷三 宣公二年 三

罪而已若以愛惜民命故而惡其為志乎是戰則鄭人之賂武殘民殆有甚焉又未見其必不得已而乃與宋戰也是亦不可專罪宋矣竊意宋為中華之大國鄭人背晉從楚又受楚命而伐之則鄭乃蠻夷之屬國也以蠻夷之屬國而來戰于宋地即使鄭人為志乎是戰亦不可以鄭及宋矣蓋中國凡與楚戰皆以中國及楚所以正華夷之大分也今則治其從楚者而以華元主是戰蓋亦內中國而外夷屬之意豈猶是為志乎戰之常例云爾哉若夫宋人之不服罪而強其之戰亦可因事而見之恐春秋之正旨不為是也○趙氏曰師先敗績身乃見獲後次著書之按

此說非也據左傳却是華元被擒而後師敗績其序半斟之事曰與入鄭師故敗又曰以其私恨敗國殄民則是敗由失將也明矣敗由失將而先書師敗績者重民命也大夫雖與師等而以主帥言則大夫重于師以大眾言則師尤重于大夫故春秋之書戰也先將而後師其書敗也先師而後將義可互見非亦以其相等而並重之乎○華元歸生罪晉可敗春秋不敗而人之者直書其人與事而罪自見者也二卿之罪易明是以無待于貶況春秋之義例已見于他事之稱人矣此又何必盡貶而人之乎斥言其氏名而貶意即在非于二卿無所識也○宋人從晉者也鄭人從楚者也鄭受楚命以伐宋而宋與之戰則此戰也不獨關宋鄭之盛衰而亦晉楚榮辱之所係也春秋書日以謹之固為慎戰之意抑亦慎夫所係之非小歟

秦師伐晉

左傳曰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趙氏曰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場之虞蓋未厭戰爾趙穿無釐而侵崇秦于是有報怨之師穿之罪不勝誅矣

張氏曰欲求成而反召兵所以著趙穿之妄也
永嘉呂氏曰晉文之欲與楚爭也必得秦而後戰戰敗而

之役晉襲度淺而先幹諸人見利乘便自是更相報復無有窮已楚方有凌駕中國之心鄭復背晉從楚以侵陳宋晉將與楚事則通秦以軋楚可也否則置秦而勿問可也而盾之子與侵崇之謀盾非病狂何故聽之是啓秦之爭也宋方狀于鄭而晉復病于秦非自致之而誰耶

有隙而秦楚之交愈固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曰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使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關椒救鄭曰乾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

春秋傳傳辭疑 卷九 宣公二年

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

去之杜氏曰為四年楚滅考狄氏後本

家氏曰鄭惡晉之釋宋不討而從楚晉不知自愧猶為宋

報鄭是以敗四國之大夫皆善人是時晉之趙盾實無關

心故裴林之役楚因解揚晉師即還楚是役也與關椒遇即

譖為之辭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後去之盾本無欲戰

之心也左氏乃曰晉侯侈趙盾驟諫不入是以不競于楚

何失實之甚耶

滄起來氏曰秦伐晉圍焦以報崇也晉以救焦遂侵鄭不能敗秦而遷怒于鄭也楚關椒不辭其難以救鄭而趙盾

又畏楚而去也偽言欲示弱以驕之既欲驕楚則不使鄭可也鄭復宋之大夫晉為宋報恥而不能復其一平何也胡傳曰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舍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關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易于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于與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于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永嘉呂氏曰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可依也率諸國以討宋乃云公子鮒而還立賊也鄭由是謂晉為不足與而

春秋傳傳辭疑 卷九 宣公二年

附楚以侵宋晉乃託宋以伐鄭鄭復使歸生伐宋蓋有辭于宋也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歟國

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罷于奔命至一再而未已也伯主

之舉動詎可輕哉

高氏曰自是楚與晉事晉不能競反有弑逆之禍于是楚

益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渝關季氏曰大棘之戰宋既喪師失將于鄭矣晉人黨宋

又連衛陳以侵鄭焉不知自反徒以贖武阻兵欲為弑宸

之賊復其怨不義甚矣故于諸卿貶而稱人也盾畏楚師

而去之雖亦合于知難而退之法然輕動無功不能酒宋

之辱適以重晉之恥耳。關叔救鄭不書者其善不足稱也。不與楚人之救鄭又可見鄭人之從楚亦不免于王法之當治矣。口趙盾與師蓋留為宋其實止以為名而已。宋實真為宋也。故與諸侯伐鄭過為費于北林以失解楊而即還其宋人伐鄭雖無楚救而亦無如鄭何。今又聞關叔之救鄭託為示弱以驕之未及救伐而即去也。使其真能為宋則合數國之兵以加鄭何長于楚何亦不能以力服人若此哉。惟盾之才既不足而意又不誠是以屢出無功而卒不競于楚也。韓林之會陳侯先衛侯以衛人先陳人者卿位有尊卑也。

春秋傳解題 卷三 宣三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尤也宰夫胾熊蹯不熟殺之冀諸君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惠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哀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君能補過哀不廢矣吳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麋賊之晨往寢門聞吳威服將朝

尚單坐而假寐麋遲數而言曰不忘於故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待君要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焚馬明將而殺之盾曰素人用大難猛何為關且出提彌明知之初宣子問于首山舍子將孫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單食與肉實饋索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居居不苦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盾弑靈公

春秋傳解題 卷三 宣三年

三

于桃園杜氏曰乙丑九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君以示于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孔氏曰襄公云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臂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晉世家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杜氏曰壬申十月五日有日而無月臨川吳氏曰趙盾專晉國之政幾二十年境內境外知有盾而不知有公靈公既長不堪其專遂欲殺盾鉏麋受命不肯殺盾而死提彌明知盾而闕死靈輒內叛倒戟免盾于死則盾之私屬與公徒敵無復有臣禮矣君臣既為仇敵非盾弑公則公殺盾勢固不兩立也穿盾之族子平日

所愛信之人也弑公而盾乃復穿之弑為盾弑也盾為首
惡穿特承意行事者爾盾陽為不知謀以求自免弑君之
罪將誰欺乎夫子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自三傳以
來說者多方為盾分釋則是亂賊不可以欺聖人而乃可
以欺後儒也

家氏曰晉襲託其孤于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
才吾惟子之怨其屬于盾者為何如盾乃與諸大夫謀外
求君及畏逼不得已而後立靈公則靈公之立非盾意也
竊疑盾所以謀其君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齊商人宋鮑弑
君篡國晉為盟主所當治也盾合諸侯將有討于齊宋已
春秋傳解疑 卷元 宣二年

而受賂不惟不討又為之定篡竊之位無君之心久已萌
矣堂上之甲方與桃園之攻隨至靈公固在趙氏罽網之
內欲無及得乎

胡傳曰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
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且賊子皆以詭計復免而至惡無
知史大鄧魘樂之徒皆蒙誅獄而受戮焉史大註在下鄧
樂事見公羊
傳聞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于禽獸也希故曰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

朱子曰左氏見識甚卑云孔子云惜也越境乃免如此則
真是過而便宜者得計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立

反為解免耶

淪闕李氏曰左傳曰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
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趙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黜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重
孤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
惡惜也趙竟乃免按此說未可盡信穿為盾之從父昆弟
子又其所素庇者盾素庇穿穿亦感盾之私恃盾之勢故
敢肆然而動于惡則是穿之弑君本以為盾而盾亦幸其
所為而已乃得免于禍也不然穿有異志彼豈不能預察
且身為正卿權勢在手抑豈不能先事而力謀之耶或公
春秋傳解疑 卷元 宣二年

不可回穿不可制獨不可見幾而發避乎今僕不能即使
出趙竟亦不免于首惡之誅矣况遽回觀望而不果乎即
使反而討賊明正趙穿之罪亦不過如鄧魘樂史太等之
受戮耳况置而不問反令其逆君而遷寵乎量狐之歸獄
于盾誠為明允孔子以量狐為良史蓋有之其論宣子之
言必傳聞之誤矣○公羊傳曰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
者趙穿則屬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夫賊固當討若弟以
其不討賊而即目之為賊思昔國之賊不獨在趙盾矣蓋
討賊之義人人與有責焉豈獨責之當國有權勢者哉當
時盾即殺穿盾亦不免于罪可知晉史之書盾弑必有深

當其罪者故孔子從之若如公羊所述之說未知盾之所為仁義者何在而不責其所以成大義者乃獨于縱惡是咎焉然則趙盾之罪豈僅復國不討賊而已哉○殺梁傅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范氏曰不出竟反不討賊受戮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按此說之謂止以惡不知當受戮父之罪孝不至故也罪盾誠是矣其謂盾以入諫不聽而出亡不言靈公數欲殺盾事則是不知穿為盾弑之由矣至于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之說亦同在傳要之皆未當也其謂志同則害重者似為得之但穿之弑本以為盾故以盾弑書之豈僅有其同志而已哉趙盾非忠臣許止非孝子春秋之書盾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元

宣公二年

忠

止弑君也自是明正其罪以示義非以忠臣之至責盾以孝子之至責止也抑何于是而見忠孝之至乎三傳之說略相同蓋皆傳聞之誤以晉史之書辭觀之殺梁傅云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此當為實錄至于左傳云大史書曰盾弑其君公羊傳云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夏偉夫在本國不當書其君不當書晉不當書君名而左公之所述如此是于史狐之書辭且未覈其斷獄之旨何能實得其所以然者耶春秋為誅亂賊而作凡亂賊之手刃君父者孰不知其為大惡豈待春秋而後明耶惟弑逆不必其親行而君父之禍由彼而成彼方文好飾惡自以為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元

宣公二年

忠

無罪也而罪必歸之此實大義之不可假聖人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趙盾之輔幼君凡見于經者類多背義亂常之事久已失臣道矣至于權勢盛而私黨多若欲殺之不能人乃為盾而弑其君此非盾罪而誰罪乎晉史書賊曰趙盾聖人亦以為允而依舊文以為斷此實千古之定案盾乃為之說者又將為盾曲原之左傳謂孔子稱盾為良大夫公羊謂史官為仁為義殺梁謂于盾見忠臣之至不知盾即有善可稱不過小仁小義小忠小信之屬而已又何與于君子之大道哉在春秋既成而後後儒之紛紛援盾者猶惑于習聞而其說如此其在未作以前未知破盾之恩獨盾之名者當如何其推崇而盾之自欺以欺人者又如何其驕傲也不有春秋大義何自而明大奸何自而懲乎嗚呼此春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其此類也夫○胡傳曰以高貴卿公之事觀馬拙免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汪氏曰趙盾之專晉猶司馬昭之專魏也魏之謀朱全之欲殺盾猶高貴卿公之欲殺司馬昭盾昭宗之謀朱全

忠也趙穿弑靈公猶成濟史太之弑高貴卿公與昭宗也
 盾未出山而復猶昭全忠之陽驚自投于地也魏盾舊史
 及通鑑皆書成濟史太弑帝而邵子經世書及朱子綱目
 則筆之曰魏司馬昭弑其主髦朱全忠弑帝蓋取法春秋
 誅趙盾之義也司馬昭族誅成濟朱全忠蓋殺友恭叔琮
 等尚不免君子直筆之誅况盾使穿逆成公子周以固新
 君之寵則元惡之誅不于盾而誰任乎按此說論說誅首
 惡之法則盾與司馬昭朱全忠固無異也但趙盾之事與
 昭全忠迹相近而實亦不同蓋昭與全忠素敬行逆趙盾
 雖無君惡亦不至于此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而朱全
 忠曾遺書振華圖之矣今趙盾不忘恭敬人不忍殺如是
 豈可同日語乎且高貴卿公之欲殺司馬昭盾昭宗之見
 畏于朱全忠則以其驕橫過主將有篡逆之謀也靈公之
 于趙盾雖未必不忌其專然其欲殺之也特惡其強諫而
 已不得然行故耳昭與全忠猶殺成濟史太等趙盾不能
 殺穿且使之逆新君焉是尤不同矣似未可以彼事例此
 事也○晉靈公在位十四年滅欒文公子黑臀立是為成

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殺梁傳曰傷自牛作也改卜牛中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
 者亡乎人之辭也

汪氏曰春秋書郊牛災而改卜者四此年改卜之牛又死
 成七年雞鼠又傷改卜之牛故皆發郊定十五年哀元年
 雞鼠傷郊牛改卜牛而不復變異皆行郊禮故知不郊者
 非悔非禮而不郊實以郊牛之汚有災傷不得已而不郊
 特書乃不郊猶言乃還乃復所以著不郊之由係于郊牛

之變異也經書不郊者四成十年襄十一年皆以卜不吉
 而發郊則魯君之誠意不足以格天此年成七年牛災發
 郊而皆猶三望則天示譴告之意而不知止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按此說以不郊
 與三望並識之殆不然蓋左傳不知魯郊之禮本為非禮
 反以不郊為非禮誤矣○胡傳曰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
 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
 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
 以王事發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廢發有不齊王喪而
 遠適他國汪氏曰桓公不介桓王喪而會于齊之艾文公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三年

二

蟲牢襄公不介靈王之喪而如楚有不修吊禮而自相聘
且送楚子昭之葬于西門之外
問注氏曰簡王之喪襄公不吊而問將以是為可舉而不
廢也乎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
秋備書其義自見按此記以未葬而郊為非其時以大考
核天王雖未葬若在天國郊禮自不可廢但不宜親行祀
事耳魯郊既僭而宣公又欲親祀焉此乃為非禮胡傳不
罪其不攝危欲以王事廢天事也豈其然哉○張氏曰此
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蓋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
之罪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僭天子越綈
行事之禮春秋所以特書之按此說亦不然天子之越綈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三年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三年

三

其禮況可聞喪而猶治事乎王制所紀祭天地社稷越綈
而行事亦以已卜時日而忽有喪則大臣越綈而攝祭耳
按此說謂已卜時日而忽有喪大臣越綈而攝祭誠有然
者然當既殯之後未葬之前若過祀期或亦未嘗不祭此
時而使人攝之亦即越綈行事之義若必謂已卜時日者
方可攝不然則止則是以卑廢尊以王事廢天事悲亦情
理之難安者也至于既葬而後大祀亦可親行蓋先君之
大事已畢即釋凶服而親祀事自不為過如新君之即位
尚且從吉豈以郊廟諸大祀獨不可以易服行禮乎但臣
王之喪未葬在天國猶當攝行而宣公之于郊祀乃欲親
之使果郊焉正不免于無王慢天之罪矣幸以牛死不郊
而免于戾蓋亦事之可以已而已者歟○公羊傳曰屬焉
不復卜何氏曰據定十五年養牲養二卜帝牲不言則板稷
牲而卜之帝牲在于縣三月何氏曰縣官名養帝牲三牛
潔清三年者各主一月取于稷者唯其是視何氏曰視其
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牲于稷者唯其是視何氏曰視其
官所以得復焉帝啖氏曰凡牲必養二牛一以祀上帝
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
為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按此說皆
謂郊有二卜二卜之外不須卜他牛也似與杜註孔疏
之說不合然則將孰從曰杜註孔疏似得之公羊啖氏說

恐亦猶未盡也。蓋帝中有變則改卜，禩中以代之。此牛若死則改卜再養之，禩中以代之。此牛若又死乃可不禩，且卜禩牛不吉則改卜他牛以養之。他牛若死乃可不禩，未必止用二卜而禩牛不吉與夫禩牛又死即不禩也。而禮曰卜筮不過三意者，禩牛之卜亦至于三焉。此左傳以牛死不禩為非禮，而杜註孔疏皆責其不更改卜而廢禩祀歟。

猶三望

左傳曰：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汪氏曰：襄七年三卜不吉而免牲，十一年成十年四卜五

春秋傳傳解疑 卷四 宣公三年

四

卜不吉而不郊，雖曰不郊非其本意，然固是而止猶庶幾

焉。僖公末年免牲猶三望，此年成七年不郊猶三望，可已

不已不當為而為其過益甚矣。

渝關李氏曰：是時天王未葬，即過郊期亦當令人攝祭，宣

公不奔王喪，既廢臣子之禮，使郊牛不傷不死而郊焉，公

必親之矣。故不郊而望亦必是親行望禮，非攝行也。魯

郊在三月，不在正月，今書三望于正月，亦將欲正月郊乎？

曰：非也。觀于正月改卜牛，此牛猶未成牲而待養也，必不

于正月郊焉。明矣。然則此郊亦必在三月，特因牛變而止

郊事，遂于此時行望禮耳。或謂猶三望雖在正月，不郊

下其實不郊云者，乃以正月牛死而預定其不郊，非此月

當郊而廢禮也。郊不在正月，望亦不必在正月。此或聯書

其事而失三月之文耳。如鄭伯薨年于今年冬十月亦即

書葬于其下，柳宜葬在十月，豈曰是不然三望葬鄭伯即

失月必非葬王之可比。經于諸王之葬皆書月，此下書葬

匡王其在正月無疑矣。葬王在正月，安見三望之不在正

月乎？夫僖公之三望在四月，成公之三望在五月，皆過其

時則此年三望之或先時未可謂其無此事也。天子之

大郊主日而配以月，所殺之郊望祭山川義各有在矣。魯

僖所殺之郊亦因而三望是三望所以為郊事也。今不郊

春秋傳傳解疑 卷四 宣公三年

五

而望廢其所主記者而修細屬也，為非禮。況行望祭于大

郊之期尤非其時乎？此時一陽初動，地氣猶未上騰，未可

以祈穀而遠于山川是望焉，甚矣其時也。僖三十一年

免牲猶三望既已失禮于前矣，然僖公雖亦可已而不已

猶未至于棄王喪而且失祈穀之期也。至宣公因仍其弊

而又甚焉，豈非積漸之勢使然哉？是以君子必謹于始也。

葬匡王

胡傳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

臣其情，慢也。或曰：葬王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

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高氏曰前期而葬者簡也且著王室之微罪諸侯之不正也

家氏曰桓王七年而後葬譏也匡王四月而亟葬譏速也

永嘉呂氏曰經書王崩而葬者五葬桓王葬匡王葬簡王則不書其人葬襄王則叔孫得臣也葬景王則叔鞅也或謂桓匡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考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為公親往可乎

渝關李氏曰莊公之葬桓王既慢于前襄公之葬簡王又慢于後蓋歷數世有同惡焉特較之書而不書葬與夫崩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六

葬皆不書直視君父如路人者猶為差愈于彼耳○惟葬襄王書曰餘皆不日者史失之也

左傳曰晉侯伐鄭及郟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杜氏曰為夏楚伐鄭

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

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馬對曰在德不在

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畏民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終有它德鼎遷

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森同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杜氏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于伊川遂從戎號

孔氏曰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櫟杭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諉以來是此戎為允姓也彼註云瓜洲今敦煌則陸渾是敦煌之地名也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為名故至今為陸渾縣

春秋傳解疑

卷四

七

彭山李氏曰陸渾戎允姓故城在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詳見僖三十三年晉及秦敗秦于殽下

胡傳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馬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陳氏曰楚伐陸渾窺周室也

汾陽朱氏曰楚子問鼎欲以偪周而取天下而諸侯曾無有討者知諸夏之無能為矣幸有王孫滿正言以折之五步胡氏曰左氏以為鼎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畏者愚竊以為誤矣螭魅罔兩自古不以為天下惡惟

鄰夫鄰婦則或言之。縉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坊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為事。而庸錡之于鼎乎。然則禹所錡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又鑄于鼎。以為萬世準。耳春秋之時。魯鄭錡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久遠者。必于鼎矣。

贊甯要言曰。詳禹鼎不止圖山川猛禽之物。又每州民戶暨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後語云。據九鼎按圖籍。注云。秦據執得周九鼎。自然業次。知九州戶籍圖書也。

仁山金氏曰。泉物神靈之說。王孫滿蓋設辭以神之耳。古

春秋傳集解 卷四

八

之鐘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籍之說。近是。鑄九州山川及所產異物。則有之。為其圖籍。所以歷代寶之。歟。

渝關李氏曰。僖十一年左傳。謂伊洛之戎。同伐京師。是伊洛先已有戎矣。僖二十二年。又謂秦晉邊陸渾之戎。于伊川。蓋居披髮祭野之處。別是一種也。楚子伐陸渾。必以其得罪于楚。而不服。彼者。非為周室致伐也。然而不由王命。而動于戈于王室之側。其無天子為何如哉。春秋特書楚子。所以著其僭周之實。非予之也。若夫遂至于雒。而觀兵問鼎。其心尤不可問。春秋不書。蓋亦為王室諱。而存天下

之大防也歟。仁山金氏曰。自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世為周室之憂。所謂通我鄰國。我有中國。誰之咎也。更秋相攻。中國之福。楚子伐我。未必非周室之幸也。按此說。不然。此戎之近王都。固為周室之憂。然其遷也。至此時方十五載。猶未聞其寇周也。即或為寇。亦未敢有睨神器之心。楚以累世之強。橫恣日甚。凡其所以戰伐。圖滅。肆虐于列國者。莫非剪周之事。豈猶諸戎之可比哉。今伐陸渾。蓋亦自為其私耳。非為周室除患也。即使此戎遠于王都。而夷狄相攻。亦為中國之所惡者。況其地甚近。而聲勢有相及者乎。以是而為周室之幸。吾不信也。陸渾之戎。兩見

春秋傳集解 卷四

九

于經。此年楚子伐之。昭十七年。晉荀吳滅之。滅之者。以其貳于楚也。則于此伐後。蓋亦即從楚矣。王孫滿以一夫而抗強夷。侃侃數言。重于九鼎。此辭命之所以稱善也。彼其援祖援天。固足奪奸邪之魄。但以是折楚子。則可。周人以此而自詎。則不可。今觀東遷以來。後王之所以守鼎者。皆無正位。致命之實。尸空名。而擁虛器。日減月銷。不啻如郵勝之小國。是即年世遞長。而亦何益之有哉。且此鼎之為人觀。觀者不一。楚靈將欲求鼎。以為分此國。無足道者。至東周君時。秦師臨周。求九鼎。賴率以鼎。誰齊而得。齊救及齊。將收鼎。乃謂其寄徑于梁。不可寄徑于楚。不可以梁

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而謀之者日久又謂其至齊之難而
虛張九八十一萬人之數以始之而齊聞乃止此又說
客之諷諫智斯下矣未幾秦滅周而九鼎遂入秦豈其世
歟既終年數既盡而祖德之所庇覆無以及于數十傳之
後耶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使後
王修德以回天心將文武成康之業不難再舉而振興矣
何至寶鼎之終淪哉惜乎周人之不能也又可見空言之
解給皆無補于存亡之數者也悲夫

夏楚人侵鄭

左傳曰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春秋傳傳解 卷四 宣公三年

胡傳曰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乎可知矣

家氏曰春秋繼伐陸渾而書楚人侵鄭惡楚莊圖伯之急
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
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得賊為不足
與以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晉竊偽邦而歸
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
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按此
說不然鄭之背楚從晉固為正然成公立而不討賊仍使
趙盾執政而穿猶為卿其愈于篡也幾何其愈于夷也又

幾何豈以其服從諸夏而特與之乎即曰大改過許遷善
是亦春秋之情若以此義論此事正當書鄭晉之平以著
其美何為反沒其實而不書乎且使書鄭晉之平而又書

楚人侵鄭未嘗不見楚人侵掠諸夏之罪也而經不然可
知其非與鄭獨罪楚而仲尼為此削之矣。汪氏曰後此
七年鄭及晉平八年陳及晉平經皆不書惟十五年宋及
楚平則書之不與中國之服于夷狄也按此說不然陳鄭
之或從晉或從楚者屢矣而皆不見于經蓋二國介于晉
楚之間其莫適誰從朝夕變易而無常者亦以勢不得已
耳當之則不可勝書故皆略之而止書晉楚交爭之事所

春秋傳傳解 卷四 宣公三年

十一

以責晉楚也然觀晉楚之侵伐則其或向或背蓋亦可見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而經書之者宋中州大國也楚人
強國而力服之尤關于諸夏之大勢此其所以特書之歟
秋赤狄侵齊

張氏曰赤狄狄之別種謂之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也
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

彭山李氏曰赤狄隗姓別為一種隗俗尚赤衣者也左山
西潞州以北而東界於城即古黎侯國也其種有潞氏甲
氏留吁環地相連者也赤狄距齊甚遠而連年侵至其國
未有不由狄境而往者然而狄不為規蓋自叔孫得臣狄

秋于賊之後秋勢稍衰而赤狄浸強則取道于狄而無忌
矣害及于遠則近國懷疑固晉之所憂也特以無釁可乘
耳其後鄆舒為亂而赤狄遂為晉滅有以哉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

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梗概之時也
林氏曰赤狄始見經

宋師圍曹

渝閭亨氏曰胡傳曰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
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
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三年

五

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美為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
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唯有不赦之罪莫
之治也故書焉如此按此說不然經凡書某伐某者皆事
迹之實錄非謂其能討罪而乃書伐也如明年鄭師生執
曹而下書楚子伐鄭抑豈以其能討罪哉然則二族以曹
師伐宋而不書于經者或不告或闕文必非聖人有意則
之而獨書圍曹以罪宋也且宋文之罪既不可赦聖人于
此方欲誅強之不暇乃猶責其不能反躬而自治也豈以
端本清源之道望之亂臣賊子哉○高氏曰武氏之亂非
曹人所致也宋不能內睦九族而興兵以圍人之國不亦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三年

五

在乎按此說亦即胡傳之意也夫宋文以弑篡得國則必
猜忌其親屬而欲除之者是乃小人之常情豈是而望其
睦族亦迂矣且亂賊之大惡已極即使內睦九族不過假
公誦衆之術亦非春秋之所取也彼既不能至于興兵以
圍人國以視大惡為猶未耳何須責其所為之計左哉○
彭山李氏曰按左氏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
以作亂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
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
亂也夫昭公子不知其名足錄與否姑置勿論若司城須
則國卿也又文公之母弟國亂以殺所繫不小而曹師伐
宋正宋師圍曹之所起釁于法不應不書而經皆削去此
何足以著其實乎且以時世考之昭公在位威權盡削于
華氏殺大夫殺司馬又逐司城而華耦伐為司馬華元主
為右師是戴族之力足以鼓國人弑昭公矣其氣焰何如
也曹以小國近與宋鄰夫豈不知而敢為武穆伐宋耶此
事理之所無者也然則宋師圍曹必不為武穆之亂矣蓋
晉宋陳衛曹同會集林以伐鄭者也及華元見獲于大棘
戴族之恥也故尋非林舊好以侵鄭正以雪此恥也晉宋
衛陳皆行曹獨畏楚不出此宋華氏之所以深怒也然楚
勢方張懼曹與鄭合而啓楚釁也故久而未報至是鄭即

晉而楚侵之宋乃乘間圍曹耳按此說亦未必然經于事之應者而不書者多矣或不告或闕文蓋皆聖人之所削而且必無其事哉今宋公穀頃等而二族以曹師伐宋其不書者蓋亦不告闕文之例無足疑也且宋之華氏雖專政至于殺大夫殺司馬逐司城原非華氏之所為即宋人之弑昭公亦非專在華氏也曹以小國而與宋鄰固不敢伐宋然二族既在曹宋國之情形虛實二族必悉知之且有黨與為內應則曹人惑于其說而為之用蓋亦有之又安見其深畏華氏而必不敢伐哉且彼謂宋師圍曹是為曹人不與侵鄭之怨未必無此情然亦未必專為此也蓋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四

侵鄭之不與在去年若專為此何為彼時不聞曹遂至今日而舉兵乎彼謂鄭未即晉悞夫曹與鄭合而啓楚繫也至是鄭即晉而楚侵之于是乘間而為此舉抑知曹與鄭遠安能越宋術而與鄭合是其久而不報者當不為鄭故況此時鄭既即晉晉必釋怨于鄭矣晉且與鄭好安有宋人之素服晉者猶怨曹人之不侵鄭而力攻之乎然則宋之不即報曹者蓋方專力于鄭而且備楚是故無暇于攻曹或亦懼齊魯之庇曹而不敢即報之耳此時晉成新立而鄭服可以相安于無事矣特以怨曹之心猶未忘而又益以二族之亂曹師之伐是以恃晉勢而為此舉不復懼

齊魯之庇彼也要其所以圍曹之故非專為其不侵鄭今或兼此以論之可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渝關季氏曰鄭穆公在位二十二年卒子夷立是為靈公

葬鄭穆公

臨川吳氏曰葬速禮不備也

渝關季氏曰鄭穆公于冬十月卒此葬必在十二月蓋亦三月而葬者也不書十有二月蓋闕文耳不然魯之距鄭有千里計告弔葬之禮豈能于本月而俱行乎定四年葬劉文公不書九月亦與此同

春秋傳解疑 卷四

五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彭山季氏曰張氏曰邾已姓國秦有邾邾漢屬東海郡故城按邾在莒之南沂之東其水西則界于邾之沂西也今為邾城縣屬兗州府沂州邾莒壤地相連故有陳

杜氏曰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

王氏曰及邾以大反小也

穀梁傳曰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育也

劉氏曰兩怨相仇能辨其曲直使人信之者唯己有道也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約我無所同盟于宋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子路可謂能

以言信矣推子路之心居邾莒之間安有不聽者哉使子路動而達義言而廢信不可以決卿黨之平況于宋之國乎

渝關季氏曰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明是齊魯之君也然而經不書地在齊歟抑在魯歟曰公無如齊之文非在齊也凡在魯國盟者皆不書地此蓋齊侯來魯而邀莒邾之大夫以平之也經無莒子邾子之文其君來來不可言莒子不肯大夫受命于君又不可言莒某不肯其稱莒人者蓋衆若臣之辭如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是也高氏曰曰莒人見其不肯者非特其君也如此則是莒子本在此春秋

宋東輯傳解疑 卷中

宣公四年

六

欲見其臣子之意是以特稱人恐不然矣曰王氏曰及有二義及齊公之志也及邾以大及小也按此說以及邾為以大及小是也其以及齊為公之志則不然觀公獨伐莒取向其僭齊侯以為平者固公之志特以不行會禮故不書會非以內為志而乃書及也蓋及猶與也公及齊侯以內及外之辭耳○公之志蓋專為邾其與齊侯同事者蓋僭齊侯以為重而脅莒人以必從耳然而莒人不肯公與齊侯無如之何是亦二君之差也夫二君者雖其信義不足以及服人然兩國相怨本非不共戴天之讎何不可因二君之和解而釋怨以相好乎可以肯而不肯此莒人所以

為恃也獨書莒人不肯所以責莒人者深矣文十八年莒有弑君之禍未聞亂賊之被殺也齊魯不加討而于此焉相與平二國亦已謀矣此即莒人肯平而二君亦不為光况夫信義不足以服人而為莒人之所梗也

公伐莒取回

左傳曰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回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回莒邑蓋向本小國隱二年莒人入向後為莒取而邑之

宋東輯傳解疑 卷中

宣公四年

七

胡傳曰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莒邾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其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于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高氏曰莒邾相怨而邾乃魯宗姻之國公欲為邾平莒而挾齊以為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不

知自反而取邑于人亦已甚矣公既無以得莒復書郭伯姬來歸則郭亦不能固其好也

家氏曰事有大而書之略事有小而書之詳此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辭繁而不厭示後人以持平救偏正義辨利之要夫莒邾所以爭為不平故耳齊魯求其平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以我之平而平彼之不平無乎其可也而魯之于莒積不相下徒挾齊人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其不肯也宜哉宣公遽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以己之不平求人之平况又固以為利無道甚矣以濟西路齊而積憤于莒春秋首書公及而終之以取向深責之也

春秋傳解經

卷四

宣公四年

六

廬陵李氏曰宣公平莒邾而伐莒取向正與桓公平宋鄭而伐宋戰宋相類蓋二公皆不義失平怨之本也

渝關李氏曰齊為東方之大國莒蓋久事之公欲平莒邾而欲齊侯以為重意其無不從者今莒人方命不肯豈獨宣公之所怨齊侯能不怨之哉宣公怨之故有伐莒取向之事齊侯亦怨之故聽宣公之伐取而不問也且主此平者在宣公齊侯本不深為之力其怨較魯為猶輕此所以公獨伐莒而齊人不與其事歟

秦伯稻字

渝關李氏曰秦共公在位四年卒子榮立是為桓公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傳曰楚人獻龜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當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廔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高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于家俱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

春秋傳解經

卷四

宣公四年

七

杜氏曰歸生權不足以禦亂俱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李曰權不足者謂其威權不能周耳非指其不足也胡傳曰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俱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奪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俱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當晚大師與宋戰復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夫羊之伏于虎也

何畏于人惧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願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于失身為賊所制矣

永嘉呂氏曰宋欲弑而不欲發先以語歸生則歸生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勢在歸生而輕以徇人其為首惡宜矣陸氏曰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子家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蓋謂此也與書趙盾之弑義同

高氏曰宋一罪無疑也治歸生則宋罪自見非重歸生而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四

輕宋也

汪氏曰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斷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人當時已以歸生為首罪矣

汾陽朱氏曰不書公子宋而曰歸生者以禍實始于歸生也宋食指動此細事也以聞于君公食寇不與宋宋謀先公為難此大事也何為乎不以聞于君乎歸生權不足以禦亂始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雖恨反譖而遂從之獄有所歸矣一鼎之鑒君臣死焉禍機所動可畏哉

渝關李氏曰聞之伐國不問仁人况與謀弑君乎公子宋與歸生謀先必其素相洽比見歸生與公有不相得之嫌

是以向彼為此謀耳夫歸生本有無君之心為奸人之所窺伺而欲倚之以作亂其意不可勝誅矣且身握重權臣下之密謀不軌者尚當覺察而急討之况其來與相商可

以過辭諒語而漫止之耶彼之聞宋邪謀而不即討罪已難違乃又懼譖而從之聽其所為而坐以待變則是公子宋之手刃其君皆歸生有以成之也歸生不從宋必不敢行逆春秋于此安得不歸獄于歸生哉○大棘之戰歸生為將而獲華元彼既有功其被寵任也必重且鄭人討幽公之亂斷歸生之棺而逐其族歸生既死而後敢討可知其權勢為獨隆矣公子宋畏其權勢故必脅之從已而後

春秋傳解疑

宋四

宣公四年

二

敢動于惡奈之何力能誅宋而不加誅反以成其所欲為者哉夫公子宋之惡人所共知也歸生之惡未顯乃鄭人者能于其既死而顯戮之亦可見人心是非之公猶有存者惜也斷棺之罰猶輕而其討罪猶甚晚耳○臨川吳氏曰左傳所載事蹟復隱疑不可信蓋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于其君者固宋之有邪謀陽為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于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按此說亦不盡然左傳所載以食寇之故而致弑君雖未必盡得其情亦不可謂其無有在歸生之不獲于其君是固有之然而彼雖無君未必即有今將之

志也。高老憚殺之言，想亦果出由中，但迫于是禍而苟且。狗人遂從之而行，逆耳夫以貴戚之上卿，秉國重權而從賊行，逆罪即有所歸矣。豈必本有是心，陰欲假手于宋而後可，加以首惡之罪也哉。趙氏曰：左傳載食貨之事，其跡甚誣，世豈有一饌之隙而弑君哉。按此說亦不然。一饌之隙，雖微而禍機所伏，抑豈在大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易曰：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大愆失祇由于乾餱，訟師皆本于飲食，則一饌之所係匪輕矣。況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其素有無君之心，特因食飽而致此難，未可謂其無此事也。○鄭靈公在位一年，弑葬堅。

春秋傳解疑 卷中 宣公四年

三

之是為襄公

赤狄侵齊

高氏曰：以齊之強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渝關李氏曰：赤狄再侵齊而晉皆不救，又不為之討，狄罪此以見晉成之無能為矣。宜乎齊人之不從晉也。

秋公如齊

高氏曰：公始即位，公子遂尊孫行，父一歲而三如齊，至是亟朝于齊，謹事大國以自固也。

渝關李氏曰：公如齊，朝惠公也。或者為伐莒取向之故而

假朝禮以媚之，歟。大抵公之僕僕于齊者，蓋皆為私非為公也。至于不朝天子而朝鄰君，尤其罪之易見者矣。公至自齊。

胡傳曰：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七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江氏曰：此年明年九年十年四朝，夫以篡弑謀于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謂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唯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江氏曰：宣公以篡得國，上不畏司馬，九伐之誅下不畏鄰國。大夫沐浴之請固以始，謀于齊，離厲顯焉。而惠公援之甚力，為足恃也。而不知彼能制吾死生之命，安危榮辱係于齊君大夫之頃笑之頃。明年高固使齊使止，公宣公得不其惧矣乎。盟會之書至始于桓公之盟，魯朝大國而屢書至始于宣公之如齊，春秋蓋危桓宣之不得返而又嘆其不見討也。

春秋傳解疑 卷中 宣公四年

三

渝關李氏曰：公每如齊而必致見鄰國，不可以屢朝也。公即無罪而屢朝之猶為可危，況以篡逆故而唯利交是奉乎。

附左傳曰：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四年

四

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詩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惑反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乎關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為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教氏之族圍伯贏于棘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潞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教氏戰于皋游伯黎射王汰輯又鼓跗著于丁窗又射汰輯以貫笠數師俱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黎竊其二盡于是矣

冬楚子伐鄭

左傳曰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四年

五

彭山季氏曰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復伐其君觀行故稱子聲罪致討故曰伐其實止爭中國非為討賊也
盛陵季氏曰晉成公即位之後楚兵再至鄭矣
張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辰陵而鄭又徵事晉于是明年圍鄭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
渝關季氏曰盛陵季氏曰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弑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王氏曰三年楚侵鄭稱人此年伐鄭復稱爵何也三年所伐者穆公也此年所伐者襄公也穆公捨楚歸晉則討之為無名襄公為弑君者所立不討賊盟主不能問而楚莊伐之是中國之君不若夷狄之知類矣故曰進夷狄所以傷中國也按此說皆未可據若楚子果討弑君之賊則申大義擁強兵何難取歸生與宋而立誅之乎乃伐鄭而鄭猶逆命且歸生得終其天年而宋亦相君于黑壤未可謂其為討賊也蓋此役本為其不服即使致伐之時曾問其弑君然元兇未殄與未伐者無異何足以與之如文十七年諸大夫伐宋討曰何故弑君以其不能殺賊賊而稱人今鄭賊亦不能殺何獨于楚子而特進之乎况九年十年之伐鄭十二年之圍鄭皆晉楚子也如十一年之入陳十二年之滅蕭十

三年之伐宋十四年之圍宋亦皆書楚子豈皆與之而稱
爵乎大抵稱人稱子皆實錄隨事觀之而其是非可見不
必拘褒貶之義而以曲說強解之也。歸生弑君而立襄
公中國既不能討即在夷邦亦當收歸生以為戮請于天
王而為置其君者也使楚子果能如此則義聲震天下何
憂鄰人之不服哉今以楚國之強楚君之重權大帥以臨
小國止為其不服故而致伐其所事者隨已甚矣是以直
斥其爵而明著其猾夏之事則是可以討賊而不加討正
于楚子有深責焉豈曰無識云乎哉

五年春公如齊

春秋傳解

宣公五年

六

左傳曰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滑關李氏曰是行也必有不得已于齊焉而後往未知仍
為莒事否甫半載而又如齊雖諸侯之事天子亦不若是
其數矣

夏公至自齊

汪氏曰宣公五如齊唯此年踰時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
而比事觀之其實亦不可掩矣然則宣公之朝齊豈有危
殆之憂而此行尤甚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經無子字

左傳曰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

自逆也

彭山學氏曰高氏固名高儀之曾孫齊之世卿也

杜氏曰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子所以別尊卑也不書女
歸降于諸侯

趙氏曰時君之女故加子字以別姑姊妹

胡傳曰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
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回來者以

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別于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于

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

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編小楚公子圖之責駭強

春秋傳解

宣公五年

七

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

撫有其室昭公元年左傳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過于高固

請婚其女強要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

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于禮以

定其位不然卑卑妄說不近于禮奚足遠恥辱哉

宋氏曰閭巷之人為強有力者脅之而昏且猶不受況于

堂堂之侯國乎脅而求婚已為不可而又以大夫抗禮于

國君所以陵暴魯國者甚矣宣公用齊之力簞箠得國

不以為為魯之宗社重為之辱矣嗚呼以千乘之國泯

出而女子與且猶羞之而況于女鄰國之大夫者乎春秋

書之責齊也責齊也正高國陵犯之罪也

渝開李氏曰叔姬稱子時君之女也以叔姬而為宣公之女亦自可疑蓋宣公者文公之庶子也文公四年娶夫人二妃敬嬴之至當在此時距今甫二十歲即敬嬴養生宣公以年計之約不過十八九歲耳彼宣公者安能使有及笄之女可嫁齊大夫乎左氏經傳皆稱子字至下叔姬來經文方有子字意者叔姬是先公之女經文本無子字下文之有子字者因文公之篇有二子姬故亦誤添于此歟或曰公穀經文前後皆有子字未必皆誤添也左傳經文下亦有子字獨于此事則否蓋偶遺之耳若使叔姬為文

春秋傳集解 卷四 宣公五年

元

公女不應三女皆字叔姬為僞公女不應二十餘年尚未嫁也由是言之則叔姬之為宣公女也必矣但宣公年未長而有及笄之女此誠可疑或者文公未娶出姜之先已有敬嬴生宣公然又不應納姜十餘年而後娶夫人或者文公先有嫡妻而姜早敬嬴其故姜而出姜其再娶者如此則宣公之年當在三十五上下方于子叔姬之年有合然宣元年方娶齊姜又不應五年有女而出嫁也又或者宣公未立時亦有嫡妻而姜早叔姬乃其妻妾之所生歟且此姬字叔上當有伯仲姊妹不必是年歲固有異母而同年生者此以知叔姬之為宣公女則其稱子不實錄

春秋傳集解 卷四 宣公五年

元

非衍文也按此說似亦可從但謂文宣未娶夫人之先皆有嫡妻而姜早皆無他証且文公既有二叔姬何不可又與周字而為三者即僖公之女年踰二十抑豈無怨期而猶未嫁者以此言之安能定叔姬之非先公女乎姑兩存之可矣。一說文十二年子叔姬年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二姬果為文公女此年齊高國來逆子叔姬此姬果為宣公女也觀三女之附稱子而以其年計之可知文宣未即位之前皆已娶姜而姜平時以公子之妻法當不見于經而文四年之娶出姜宣元年之娶齊姜蓋皆再娶夫人者也此雖無他証而據三姬之稱子即便可推豈非據經而見其必無乎按此說似為得之即以此說為定論或亦無不可也。彭山季氏曰公之如齊高國請叔姬為必不欲故高國親來僖公必許如姜公子圖之逆鄭公孫氏也按此說不然當江公而請叔姬時公雖不欲必已許之雖此而納幣禮必已行于來逆之前矣非先不與今乃親來而強求之也故謂其止公而強之以必許則可抑宜至此而乃強之乎楚圖之娶段氏也彼謂圖布几筵告于社共之廟而來亦非至鄭而乃求婦明矣未可引以為例也。高氏曰高國之娶叔姬之嫁齊許之來魯與之婚皆非禮也按此說止就昏配論亦未得解諸侯之女

春秋傳解經 卷四 宣公五年 手

以配鄰國之大夫亦不為過齊許來而魯與婚抑豈為非禮乎所可責者國使止公而強求之今又與公為敵則非禮矣在固為抗在公為卑叔姬之順不得正而齊侯之寵世卿有以致其敢于敵公也是以特書其事而並譏之。莊二十七年昔慶來逆叔姬公自為之主也此年之事亦與彼同二事雖皆非禮然而皆小而齊大昔慶之視高固則有間矣高固恃大國之強脅公以婚今天敢與公敵而抗禮其為驕橫不已甚乎公自為之主蓋不得已而欲借此以媚齊歟不則莊公之所為已非何又效尤而亦出于此也。孔氏曰僖五年公孫孫如齊注云娶于卑也卿非奉親聘解經 卷四 宣公五年 手

叔孫得臣卒

汪氏曰莊叔也子儵如則是為宣伯

春秋傳解經 卷四 宣公五年 二

渝關季氏曰內大夫者卒者三十一卒而不書日者四隱公之世公子益師無駭挾此年叔孫得臣是也程子曰或日或不日固舊史也然則得臣之不日當亦史氏之偶闕耳。胡傳曰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舊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略尔仲遂如齊謀殺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校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之則之也若臣父子紀吳通燕人道之火倫也方仲遂以報適立燕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情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以恩數云爾按此說之論大義固正但內大夫卒不書曰者原非因恩數之略特以史氏偶闕聖人所不能益耳 說詳隱元年 此年得臣卒之不書日也亦然夫得臣之黨奸謀逆與仲遂並使如齊其罪固大然以大夫之禮卒之正見魯人刑賞之不當而貶義已在其中矣何必去日以示貶乎使以去日為貶則黨亂者可貶為首惡者尤當貶矣乃諸侯之躬行弑篡者卒亦多

當日未嘗則而敗之又聞有不日者豈皆則敗之義乎據宣公之篇考之凡宣公之事多以時書而不月夫以君事而且略其月則得臣年之月而不日者亦偶然耳不必有異說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傳曰冬來反馬也

杜氏曰叔姬甯國反馬

孔氏曰禮送女適于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謀不敢自安于夫若被出棄則將棄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奉教解傳辭矣 冬 齊 宣 公 年

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甯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俱見其事以示識也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鄭玄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紉衣采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于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李曰凡送女者必以婦車往婦當乘其夫家之車以歸也或亦不獨士禮為然也故雖天子諸侯皆有送女之車而女子之乘車必必即其所送者至于所留之高固大夫車乃是其家車豈必女子乘之而乃可以留乎

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送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是說禮有反馬之法唯高固不宜親行耳杜氏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父成昏質明贊見婦于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又記回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玄云謂助祭也曾子問篇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禘或婦之義也陳氏曰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沒則或祭三月乃見于廟祝利生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為婦也蓋選擇吉日而行此禮廟見祭禘即是一事非見廟之後更擇日而祭也成婦之義者成壻禮之禮也 冬 齊 宣 公 年

之義 鄭玄云謂舅姑沒者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固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禮又稱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于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按杜氏云叔姬甯國反馬傳惟舉反馬不言留者以留是常事惟反馬非禮故傳舉其非禮者 滄起朱氏曰固來送公不宜為主而為主反馬固不宜親來而親來者以報公也 高氏曰子叔姬不冠夫氏者承上高固反馬之也 何氏曰言反者猶公反夫人

公羊傳曰其諸為其變而俱至者與何氏曰言其變行
啖氏曰大夫非公事其妻出境非禮也此至似于鳥獸

薛氏曰舍君事而從婦歸甯且非度高國之無忌憚也

胡傳曰左傳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
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國親來非禮也大夫適他國必有
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
禮恣行而莫過高國要其若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
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高氏曰歸甯常事不書此者則
以為非常而後世戒也書反馬亦常事不書此者則

家氏曰反馬不歸甯歸甯無並行高國到國之師而換婦
俱來前日以臣抗君猶以為未足更換婦以要魯宣館甥

之禮宣固無所嫌魯之宗廟朝廷實重為之寧矣

渝關季氏曰反馬之禮不必親行若當親行則高國之來
必不書矣且以他事考之莊公之婦齊女者無曾親行所
不至丹極刻楸曲誇其盛如齊觀社以尸女納幣送女春
秋俱詳書之使反馬有親行之禮公室不行而春秋抑豈
不書乎且桓公之娶文姜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
使其弟年來聘亦未嘗親反馬也宣公娶齊姜成公娶穆
姜亦未聞其三月如齊也夫親迎之禮貴賤皆同可知反
馬不親行亦無君大夫一矣。春秋之于昏事也納幣非

禮書送女非禮書數女非禮亦書成九年季孫行高國親
反馬既以為禮矣而經不書反馬豈為細事而略之乎曰
非也莊十九年公子結賂陳人之婦于鄭不以其細事而
不書何獨于高國之反馬而略之蓋高國之來或者欲以
媼魯而觀其妻父母非專為反馬來也故經止書來而不
書反馬如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因數夫人而行聘
經亦書聘而不書數夫人也蓋皆重其來聘聘而于他事
則略之耳

楚人伐鄭

左傳曰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杜氏曰
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杜氏曰

彭山季氏曰楚稱人非君將也左氏以為楚子誤矣荀林
父救鄭之說亦經所無不足信也

廬陵季氏曰楚兵三至鄭矣

渝關季氏曰三年之中比年被兵鄭之困于楚也甚矣然
而不為楚屈豈恃晉人有以庇已歟乃晉救不見于經未
可信其能庇鄭也或者鄭惡楚人之貪暴而以困亂侍立
之故有賴于晉力是以不肯背晉而從楚亦未可知至九
年晉成卒而楚又伐鄭雖得晉師之救而卒從楚自此反
覆無常以致晉楚之爭鄭無已時則亦何利之有哉。家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六

宣公五年

未

氏曰經書楚伐而不書晉救者歸生裁君晉當出師討賊今既更歲固楚師之來而以兵救鄭是當討而不當救也晉人苟能為鄭討賊即所以存鄭楚師將不禦而自去何勞救乎張氏曰屢失機會大義不立營營救鄭致致楚人益陵諸侯將或茲晉之所以失道歟按此說皆以救鄭為不可誠當理矣但經不書救未可信其果救也若謂削之而不書何以著其非義之義而罪晉人之實不知義者哉又九年救鄭曾貶諸卿而書救未可謂救之不義者即當削之而不書也○左傳謂晉荀林父救鄭伐陳伐陳之說或即明春侯陳事又或因九年荀林父伐陳之事而誤之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曰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陳氏曰趙盾之罪當著于春秋其再見居為無敗自宋萬

而下無討賊者則凡人而已矣

彭山季氏曰孫氏免名衛卿也蓋良夫之族孫良夫

見七年

劉氏曰不言帥師將導師少爾

胡傳曰按傳稱陳及楚平經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當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並見元年今乃即楚無乃于已有關蓋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遂以兵加之則非義矣

趙氏曰晉楚爭陳自此始

渝關季氏曰按左傳楚子伐鄭及楚平蓋自晉人不競于

楚陳知伯國之不足以庇己也又見鄭之屢被楚兵于是

以震鄭之恐不得已而與之平迫于勢也况晉靈與鄭穆

相繼遇弒晉成即位以來以勢則不足以庇鄭以德則不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六

宣公六年

未

足以服遠無幾乎陳人之背晉而楚也春秋略陳人之從楚而識晉衛之侵陳豈非欲其反躬自修而實盡夫所以招陳之道也哉○家氏曰陳之叛晉即楚以鄭故耳鄭穆暮年棄楚而事晉而託身于中國亦望晉人有以大拯其危急曾不期年鄭有歸生之亂晉坐視莫之顧陳叛而與楚良以是耳晉成舒君政在趙氏豈能為鄭討賊照陳鄭每相視以為向討鄭賊之不討無以服陳人之心陳雖受伐而終不為晉屈也按此說亦不盡然晉人之不討鄭賊國為不義然晉亦不能自討其賊而以賊目主諸侯則陳人之惡晉豈僅惡其不討鄭賊乎若專為此則陳人無幾能

知義者當其從楚之時何不勸楚以討賊將以伸大義于天下而愧伯國之不知義也哉大抵陳鄭之于晉楚每視強弱以為從違且相緩急以為進退非能真知義禮之可否也不然彼既明于君臣之倫亦必明于中外之分矣今乃舍中國而從蠻夷知義理者固如是乎○晉大夫其列國大夫列書名氏自此始大夫威而後書名氏且以是為兵爭之常故書名氏而不敗也况趙盾弑君而後見孫兒亦與之同便則是亂賊猶如常而免亦忘其為亂賊也春書名氏以著其實豈非大義所當誅者乎由是言之亦不待駭而罪已見矣

春秋傳解經 卷六 宣公六年 夏四月

解左傳曰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秋八月螽

晉氏曰書災也

胡傳曰傳謂螽為穀災屋取于民之故也劉歆曰食虐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繁戾氣怨之矣夫善惡之感萌于心而災祥之應見于事宣公不知舍惡還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愆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于求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于螽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

當慎其所感也

高氏曰秋八月者唯八月有之非歷時也

汪氏曰春秋書螽災者十有四詳見歷五而宣公之世有四焉此年十三年十五年蓋身為不義而貪暴于民是以

致天災之亟數也

渝關乎氏曰螽者害稼之物災害之生總由德政不修陰陽不和所致未必專在軍旅與賦歛也胡傳以伐莒等事

為吉特舉其重與顯者耳螽之生也不止在一境蓋有生于此國而飛至此者故後世有飛蝗不入境之事亦惟仁

政有以弭天變耳此螽若自外來則宣公之無德可見然

春秋傳解經 卷六 宣公六年

春

而春秋雖記魯災其或自外飛來又或自魯飛去聖人于此豈僅憂在魯國而已哉○春秋書螽十而在八月者三此年僖十五年襄七年是也至于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僖十二月又螽是皆以月書者餘則無不書時矣雖書月者未至如書時之久而不禾稼之所傷已多矣爾不深可憂乎

解左傳曰秋亦秋伐晉圍陳及邢邱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益其實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杜氏曰為十五

東萊呂氏曰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譽其驩者必非信朋

跖路者必非康入許史者必非正屠暴劉者必非忠見其
事則其心固不問而可知矣事非心是理所無有亦天下
有事是而心非者乎曰有春秋伐晉圍懷之際勢方強也
晉侯欲犯其強荀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春秋鄆
舒殺伯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欲討其
罪伯宗之策是也鄆舒事見十五年左傳人觀其前莫不非晉侯而
是荀林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子
策雖是而心則非乎圍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是固
理之正也至于所以設謀者則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費將
可殪也嗚呼是誠何心哉鄆舒之事伯宗奮厲欲討其罪
春秋傳傳鄭康成宣公六年單

冬十月

附左傳曰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杜氏曰為成二年三月葬於齊
渝關李氏曰不書逆亦不書歸據桓八年襄十五年事固
不聞齊杜氏曰事不書亦以王人不來告而魯且無禮反之

也夫以天子之大昏而藐若罔聞將所謂母儀于天下者
魯竟不知其為母矣天下尚復有臣子哉

附左傳曰楚人伐鄭取成而還杜氏曰九年十一年傳
所稱屬之役蓋在此

渝關李氏曰九年傳曰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十一年傳
曰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所謂厲之役者蓋
即此年伐鄭事以楚兵至厲而鄭與成及既成而鄭伯逃
也惟鄭伯迫于楚勢不得已而與之成是以從楚之意未
堅而于此馬遷之又與于明年黑壤之會焉然則此年之
伐鄭不書者亦未嘗也

附左傳曰鄭公子更滿與公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

春秋傳傳鄭康成宣公六年單

曰無德而食其在周易豐三三之離三三杜氏曰離下震
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舉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
曰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闢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
德而大其屋不弗過之矣聞二歲鄭人殺之
通三歲必滅亡

鄭與國宋之人楚而爵諸侯者又相反微補夏者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十一

渝開

年嘉鳳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曰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彭山季氏曰孫良夫衛卿是為桓子與孫克同族

杜氏曰公即位衛始修好

趙氏曰魯宣以援立之賜事齊而外晉晉成將來諸侯以與伯常雖衛久睦于晉凡伐宋鄭後鄭使陳無役不從而魯宣未嘗與也今晉將為黑壤之會欲俾衛來魯結盟以示信焉

春秋輯傳辨疑

宋聖

傳

一

胡傳曰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固是盟衛欲為晉故魯而魯專事齊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故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江氏曰他國大夫來盟皆公與之盟但言來而與公歃體可知外大夫之仇尊魯君之失利不待賦而自著矣宣公倚齊篡國晉為盟主缺于修好故與衛結盟而不能遣伯者之討蓋于已有歎而欲藉小信以免辱其足恃乎然魯衛兄弟之國解紛救患迭相為援衛成之執信公為之納賂于王與晉侯而得免黑壤之執疑亦衛成吉于晉所以

略得釋耳

孔氏曰文二年晉人以公不朝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去其族以厭恥也然則公與大夫對盟則為恥辱此良夫來盟無貶責者彼公親朝晉晉侯不與公盟故遣大夫敵公是為恥辱此則衛侯不得親來遣臣來與公盟不對彼君非為恥也李曰以成三年及孫良夫盟可謂此盟之非恥也但視處父之盟差減耳

滄閩李氏曰來盟稱使前定也不稱使非前定也叔梁傳

曰來盟前定也然則高子屈完華孫之止書來盟者豈亦

可謂前定乎曰左傳曰謀會晉是豈公之會黑壤乃衛人

春秋傳辨疑 卷四 宣公二年

有以致之耳趙氏謂晉將為會而俾衛來魯是此謀本出

于晉意若果如此則衛人之為晉致魯亦即晉人致魯之

術也矣德政不足以服遠而徒假他人以欽之抑豈顧比

無私之道也哉衛侯使為此盟固為輔伯之力然亦以其

信義不足故恃盟詎而相與結亦已恒矣經書衛侯使孫

良夫所以譏其君而並譏其臣也衛之君臣既被譏而晉

人之失亦自可見○文十三年公如晉衛侯會公于齊傳

謂其請平于晉是十四年新城之盟公為之介也今則魯

專事齊而衛人與之謀會晉故此冬黑壤之會公亦與焉

豈非衛為之援乎二國之相為固旋如此彼晉人者若非

同姓為之招徠恐亦未能合諸侯而為盟主矣此以知靈成之伯業皆不足道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彭山李氏曰萊子爵國杜氏以為萊萊黃縣今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五里有故黃是萊子國也

黃氏曰萊東夷之國近于齊故伐之魯為齊役故助其虐

高氏曰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興兵以

陵弱小之國此取辱之道也

滄閩李氏曰左傳曰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

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孔氏曰釋例曰與謀者同志之國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宣公六年

彼我之計未定相與共謀謀議利害計成而復行之故以

相連及為文不與謀而出師者謂不得已而應命故以外

合為文皆據魯而言之也公親會齊侯伐萊而傳以師出

示例所以通卿大夫帥師者也魯既春會于齊以謀伐鄭

見桓十夏遂起師而更從不與謀之文者屬公暴太子怒

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不與謀之例若夫盟主之令則

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或先謀皆從不與謀之

例成八年晉士燮來聘且言將伐鄭下云會伐鄭是也按

左傳之說本未可據杜氏孔氏皆曲徇其說而亦覺其難

通也通經之中行師書及者三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

入許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而
已餘則無不書會豈與謀者止此三事乎且桓十六年春
會于曹謀伐鄭也至夏伐鄭而亦書會杜氏以為諱不與
謀夫既書會曹是明著其與謀之迹矣乃又諱之使從不
與謀之例是自相反也況侵伐之不義者皆從實錄而不
諱何獨諱其與謀之非義乎竊意凡同他國侵伐者無論
其與謀不與謀皆當書會是乃合兵同事之通例耳惟入
許不書伐不可言會入伐宋伐邾則以桓且不書主名矣
若亦書會嫌于公會而諱之也故止書及而已安得以三
事之書及為與謀又盡以不書及者之皆非與謀乎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六年

秋公至自伐萊

汪氏曰萊微國也伐萊特書至者竭志從人而不思力之
不足聲罪伐人而不察己之有玷兵出踰時煩民毒衆為
宣公危之也

大旱

胡傳曰伐萊齊志也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
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
皆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
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終天
之精意闕矣

汪氏曰旱之為言悍也上之人持亢陽之節暴虐于下則
旱災應之宣公連歲事齊煩于朝聘兵戎之事故先乎伐
萊而為災後乎伐萊而旱為虐猶不知警而重取于民
蓋不至于稅詛不已也

淪闕乎氏曰經書大旱者二僖二十一年夏此年秋是也
言大旱而雩不待言未嘗不大雩也或曰宣公非僖公之
可比未必有恤民憂國之心則雖大旱而不雩者或有之
觀文宣之篇並未書大雩豈皆未遇旱乎夫僖因旱起文
八年書僖宣六年十三年十五年並書僖十五年又書驟
生此皆未必不早也然而不書大雩蓋未嘗雩耳即文二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六年

年與十年兩言不雨皆以歷時總書是固無志乎民而不
問雨矣又安見其龍舉雩禮乎今宣公之書大旱或亦未
實行大雩是以不見于經故胡傳亦舉不雩以為說也要
之難定其果否姑並存之以備考可矣

胡左傳曰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杜氏曰晉用桓子謀故黜狄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曰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
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莊二公不朝
馮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

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杜氏曰黑壤晉地一名黃父

烈氏曰晉自新城以來君侈而臣專政亂于內威蕩于外伯權盡削諸侯離散楚行師中原而不敢問齊強東夏而無所忌成公新立合五國之君以為此會鄭舍楚而從晉再會于危諸侯皆序庶幾中國之猶有伯也

孔氏曰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于時晉以魏惠和之不與公盟公不得與非國之恥故書其同盟而顯言不與者時公實有罪為晉所執不得與盟是公之恥故諱而不書其盟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七年

六

胡傳曰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江氏曰成十六年僖如之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江氏曰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與于會不與于盟而公有難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懷于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子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己矣
田氏曰文公以不朝晉而見討處父之盟書其事而不書公以諸侯之去當朝王而不當朝晉其罪未可深責也宣

公亦以朝晉而見討黑壤之盟書公而不書其事以連歲朝齊則亦當朝晉其罪實不可逭也是文公之辱其責在晉而宣公之辱宜自責也雖然盟主而不事缺于朝聘之禮特小過耳宣公篡立得罪于君父兄大惡也晉人略大惡而問小過蓋當時伯者逞其私欲惟利之求故罪其慢己以取賂而已矣

盛陵李氏曰自文公以來晉以不朝討魯者再見矣文公二年辱以處父之盟今年不與黃父之盟晉固可責也而文宣之不能謹于禮以至衰敗亦有由矣就二公論文公止辱以處父之仇而黑壤之會且諱盟不書也宣公五年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七年

七

止于齊七年止于晉何以為國哉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盟于黑壤又謂盟于黃父杜氏以為黃父即黑壤蓋一地而二名也季彭山非之而以昭二十五年會于黃父証之謂黃父之會是謀王室謀王室不當在晉地黃父者其近周東境之地乎此說似亦有然但文十七年傳謂晉侯蒐于黃父其為晉地可知且亦安知黃父之會非在晉地而相與謀乎今但仍以傳註說而以黑壤為黃父可也。左傳此年無秋字蓋闕文也且記此會于冬前而曰冬盟于黑壤則是秋會而冬盟矣經則書會左冬蓋傳誤耳。○文十四年新城之盟有七國至十五年

盟處十七年會處經不序諸侯傳則列序有蔡侯除文公不與盟會外是亦七國也今黑壤之會止五國而蔡陳與許皆不與焉晉成之伯業亦微矣此即修恩禮以來諸侯猶懼其不我從也乃竟止公而以賂免又何怪乎已會者不能保而未會者終不服哉○論宣公篡逆之罪無時可赦若徒責其不事盟主之故今既來會可以釋前愆而結新好矣晉人止公而辱之于會所謂既入其彀又從而招之者也況于獲賂乃免之失尤甚矣夫衛人為晉致魯而卒不免于執辱將使魯不信晉亦不信衛且衛人無以謝魯而亦無以信晉也晉又何以主諸侯哉自此魯堅事齊

罪也故諱之但沙隨平邱雖以無罪而不諱然亦未嘗被執耳若被執焉或亦無不諱之矣由是言之則黑壤之盟不書蓋以執止之辱甚于不見不與盟故于此為深為之諱非為有罪故也但考其事而乃知為有罪耳按此說似亦得之但沙隨之不見公平邱之公不與盟宜與黑壤之不書盟不書公不與盟對不宜與其被執不書對也蓋沙隨平邱公無罪使公被執止可諱執不言耳未必不書盟未必不書不見公公不與盟也若公有罪既不被執而不見不與盟或亦未必不諱矣今黑壤之會公既有罪使公不被執而亦諱公之會盟則亦未必不諱若公無罪雖被執為之諱但不書止公可矣何不可書盟乎黑壤公不與盟于經乃不然可知其為有罪故是以並沒其迹不與沙隨平邱同也由是言之凡被執者無論有罪無罪皆為之諱而不見不與盟之事則以有罪而諱之無罪而不諱此經義之較然者歟或曰黑壤之盟不書而其盟也亦自可考而知蓋自晉文倡伯以來晉君繼世者終春秋有十君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定是也除晉頃未盟諸侯外他君無有不盟者晉成猶未失伯此豈徒會而已哉九年會而晉成卒是尤未得為盟者以此考之亦可知其必盟矣按此說亦然然諸君雖皆有盟而于他會亦有不盟者

安見晉成之盟必在此會乎且使晉成能以信義諭諸侯而不為盟尤為盛事未可以諸君為例也要之既為君諱則于外事之常雖沒其實固不嫌于不見矣夫惟不見其盟而聖人之心方快何公又于他事見之諱而不盡諱焉如此哉

八年春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以義言之宣公篡立而又不事晉今乃與于此會也固可書至以危之以事言之公見止而不得與盟已受危辱而今乃返不尤可書至以幸之乎僖十六年淮之會以明年滅項故止公至九月而以會致是亦被執而書春秋傳傳無 卷三 宣公八年 十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彭山季氏曰黃齊地註見桓十七年盟黃下

杜氏曰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孔氏曰下言其卒故疑有疾而還也聘禮曰賓入竟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進于朝介將命哀十五年傳曰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

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

公羊傳曰其言至黃乃復何 何氏曰據公孫秋不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讎何讎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何氏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齊疾者喪尚不當反况于疾乎

胡傳曰至黃乃復墜君命也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屍入吳人辭馬士介羊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逐天之憾大命隕墜絕世于良瘞日供積一日遽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屍違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取辭春秋傳傳無 卷三 宣公八年 十

君子以為知禮 事見左傳 哀十五年

何氏曰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救心見昭二十三年此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

江氏曰言乃者有專意士句之乃還見襄九年專而合于義者也仲遂之乃復專而不合于義者也

渝關李氏曰晉人止公于會責其不事晉也公歸未幾而即聘齊豈其怨晉之深而益堅于事齊耶此以後公如齊者三大夫如齊者三而渺無一人如晉者且于危之會不與甚至晉成之卒亦不葬則其怨晉可見矣及晉景立而十七年斷道之盟公乃與焉明年乃有公孫歸父之如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八年

十一

晉侯曰公孫敖如京師以懷已氏而返公子遂如齊以有疾而返是教之罪視遂為尤重矣且經于教言而復遂遂乃復而字較乃字為平辭是教之無意于至而不至又與遂之欲至而不至者不同也但二卿之罪雖有輕重之殊而其廢君命則一耳觀二復之皆不言故則可見矣。陸氏曰穀梁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文正倒也當為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士句聞齊侯卒乃還皆不復更往故曰還事畢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黃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按此說似是而亦不然蓋復其還皆來返之義但至其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杜氏曰有事祭也仲遂卒于祭同日略書有事為釋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省文從可知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臨川吳氏曰有事者時享之常禮也先儒謂此為時祫祭溪楊氏云四時禴禘烝嘗祭奉廟禮煩乃于太祖之廟合高曾祖稱之主共祭之今按禮有一植一祫之說或分享

于五廟或合享于太廟時享常事不書欲知仲遂以祭之日而卒故書

胡傳曰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為書字生而賜氏也為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于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以答之也經于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八年

十一

廬陵李氏曰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友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杜氏謂蒙上文是也仲遂弑君正與公子聲同當不書卒此書卒者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祥之禮也有事祭也以非祭之失故不書祭名仲遂之子為公孫歸父歸父以宣十八年出奔魯人以歸父之弟仲嬰齊後之為仲氏見成十五年李曰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嬰齊若公孫而稱仲者當是歸父之從子耳

孔氏曰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房是魯地卒于竟內故不書其地垂是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也

滄闕李氏曰臨川吳氏以此有事為時祫是矣何以知之以其在太廟知之也但又謂合享則書有事于太廟分享則書四時祭名此或不然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未書

祭名豈亦合身之謂乎蓋魯祭有禘有大禘有時禘有禴祠黍實此皆祭享之定名也祭非其常則書祭名以識之祭得其常因事之變而書則書大事有事而已以其失不在祭也故不書祭名若四時之祭未嘗失禮而亦遺事之變未始不可書曰有事于先公但不可專言某廟某官耳惟昭公之祭武公乃在武宮事故書有事而以武宮專言之。王氏曰當時禴祭不書禴者失不在祭也按不書祭名固為失不在祭但以此事為禴祭則不然六月非禴祭之時且禴祭當享于羣宮抑豈專在太廟乎。杜氏曰不言公子因上行還聞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衛氏難杜云其間有卒已有事于太廟何得為聞無異事秦氏釋云有事于太廟是為仲遂卒起文只是一事故云聞無異事也按仲遂不言公子止是因上公子遂如齊文不必兼言聞無異事也凡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並不為聞無異事故如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不言公孫上書公孫歸父如晉中隔公党事襄二十七年約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不言叔孫上書叔孫豹會晉趙武等于宋中隔衛殺甯喜衛驪奔晉事昭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不言季孫上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中隔公至自會祭侯歸祭陳侯歸陳葬祭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事凡若此者中間雖有異

事何嘗不因上文而省言氏按乎此隔有事于太廟亦可謂異事但經之不言公子者初不聞其異事之有無耳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下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也亦止書逆例與此同。生而賜氏者不獨季友與逆之賜氏也以功胙之賜氏也以德要之皆私恩也。聲不書卒而逆書卒胡傳以為因事之變卒之說亦可通但春秋所以卒逆者或亦不專在此觀下文之書猶釋識其不重大臣之喪是固不以亂臣論矣豈以亂臣之卒不可書特因事變而不得不卒之耶蓋遂有大罪宣公不以為罪而反德其援立之功生賜之氏以寵異之春秋于此亦如季友之書氏書卒者然所以著其褒亂實惡之實是又一義也。彭山季氏曰垂魯地杜氏以為齊地非也蓋仲遂之卒與有事太廟同日必境內之地計可及者若在齊地則計必後于卒期其書法當如士句侯齊至殺先書齊侯環卒後書聞齊侯卒乃還之例先儒不察遂附會魯大夫卒其境內則不書地之說豈不誤乎按此說不然魯大夫卒皆不地其書地者惟此年仲遂卒于垂成十七年公不娶齊卒于狸服而已狸非魯地安可以垂為魯地乎定五年季子卒于房房為魯地故止書卒不書地可知凡書地者皆非卒于境內

者也。若以卒在齊地而計必後期為數。抑知齊魯二國地本相鄰。仲遂之復在昔日。今至于垂而地必近。魯與垂近于魯。甯不可一日而計。及耶。況猶釋在明月中間。已隔一宿。安知非將釋之時。方聞。遂卒則經一日一夜。即或地遠甯不可傳。置郵而達。計之耶。今但以祭卒者在同日而謂垂非齊地。則亦固矣。○隱八年。宋公衛侯過于垂。桓元年公會鄭伯于垂。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過于垂。杜氏以垂為衛地。季彭山則以為曹地。以得之。今仲遂卒于垂。為齊地。蓋亦異地而同名者歟。○彭山季氏曰。有事大廟。重喪可以不計。而仲遂之卒。計不敢後期者。以其有寵于宣公。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宣公八年 六

也。按此說亦不然。禮記檀弓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矣。但卒已之祀事已畢。則于釋祭之前。計告及馬。亦自不妨以釋禮較輕于正祭。而大臣之喪亦重事也。觀孔子以猶釋為非禮。而謂卿卒不釋其重大臣也。如此。安有正祭畢而卿喪可不告者乎。然則仲遂之計不後期者。自是所當計。恐非以其有寵于宣公故矣。

壬午猶釋萬入去籥

左傳曰。有事于大廟。裏仲卒而釋。非禮也。

彭山季氏曰。穀梁傳曰。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朱子曰。

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竊意此蓋孝子不忍死其親。而復以賓禮燕之耳。賈尸在堂。然爾雅曰。釋又祭也。家語曰。釋祭于祔祔在廟門之西。則復求神于外之意也。

孔氏曰。爾雅釋祭曰。釋又祭也。孫炎云。祭之明日。尋釋復祭也。天子諸侯謂之為釋。少年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賔尸。按曾子問。官禘社。簋簠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釋是又祭。為輕故當祭之。

何氏曰。禮釋雖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賔尸。士曰。晏尸。殷曰。形周曰。釋。籥所吹以節舞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宣公八年

七

吹籥而舞。文舞之長。

公羊傳曰。釋者何。祭之明日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氏曰。廢置也。置存其心。馬國存其心。馬國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適可以已也。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萬入去籥。以其為之變識之也。

朱子曰。猶釋是不必釋而猶釋也。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

齊氏曰。萬入去籥。樂不盡去也。去樂。卒事則盡去矣。

杜氏曰。釋之祭。所以賔尸。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

喪不宜作樂而不知發輝故納舞去簫瑟其聲聞

汾陽朱氏曰禮大夫死為發一時之祭李曰卿喪不廢正祭或是不祀當廢

之終事而聞則不釋知卿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釋是其

心不在于卿也萬用其無聲簫瑟其有聲何不掩鬼之耳

并簫而亦用之也哉

胡傳曰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注氏曰禮弓衛太史柳莊必告今按君在祭不當告故終事而聞則不釋不告者盡衛公越常禮以厚其佳

肅敬之誠于宗廟不釋者全始終之恩于臣子今仲遂國

卿也卒而猶釋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降君抑且

而體貌有加焉則康陞益尊而臣節砥後世法家專欲隆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八年

六

君而不得其道至以大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

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茅堂胡氏曰若專于尊君則君視臣如犬馬臣亦視君如

寇讎上下俱無恩禮則賢者退處所存者阿諛小人將有

以天下奉一人之說矣春秋書仲遂卒猶釋謂君與卿佐

為一體股肱或虧豈不隱痛仁宗以富弼母喪在殯罷春

宴韓魏公免神宗發哀過舉數皆得春秋之法○君臣上

下禮過毫釐而失正以此看春秋于人倫上有無窮妙意

石氏曰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同以祭視釋則祭為重而釋

為輕以釋視卿佐之喪則釋為輕而卿佐之喪為重有圖

者當圖其稱也

高郵孫氏曰仲遂弑君之賊苟以弑逆討之則罪無所逃

矣宣公特之得位既任之為大夫則當盡過臣之禮卒而

猶釋萬入去簫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盧陵李氏曰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之卒不當釋而

猶釋或進或退一則謹世臣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

而不相悖也○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略同彼以去樂

卒事為得禮此以猶釋去簫為失禮皆記事之變也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釋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廢尸孔氏

曰釋詰云釋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按此說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八年

元

訓釋為陳或不然正祭重于又祭正祭之所陳者尤盛未

嘗取陳義而為言也何獨于又祭言陳乎況正祭者以神

道事之又祭者以人道事之釋雖有陳焉恐不仍用昨日

之禮也又何陳其前禮之有乎竊意釋者繼也蓋繼昨日

之禮而再祭之也又或是尋釋不忘之意當以何氏孫氏

之說為正○何氏曰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尸是王侯

之與大夫同事而異名者也然則釋者止為賓尸計乎曰

釋是祭名非燕尸之名也此祭亦用尸雖以人道事之而

用燕饗之禮祀其先其實釋祭後則有燕禮賓具尸不可

謂釋止賓尸而不祭亦不可謂釋即賓尸禮也爾雅曰釋

又祭也家語曰禘祭于祫明是祀先之禮高宗彤日曰典祀無豐于昵是于祀祫有獨豐焉故有此戒若形禘止以賓尸何為言祀言祭乎且觀禘祭而有萬舞之盛可知其為神計也不然他廟之樂固有不用武舞者豈以賓尸而用盛樂乎詩鳧鷖朱子以為祭之明日禘而賓尸之樂則是賓尸則自有樂而亦不復用萬舞矣其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賓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言公尸之燕飲而不及祭神事可知禘祭之後又別燕尸此皆是同日行之故說者以禘為賓尸要之非無所別也。家語高子畢曰周禮禘祭于祫祫在廟門之西按廟門

春秋傳辨義

卷三

宣公八年

三

之西當在廟門外乃詩楚茨曰祀祭于祫祀事孔明朱子註曰祫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于門內待賓客之處也據此說則祫又在廟門內何也宗廟之門亦不一家語所謂廟門之西者蓋指主廟門外言朱子所謂廟門內者蓋指廟之外門以內言也若禘祭不在外門內則萬舞何以言入乎鳧鷖四章曰既燕于宗朱子註曰宗廟也可知賓尸亦當在廟中者即門內待賓客之處乎然則待賓客在此禘祭亦在此此蓋以人道事之內再為燕饗之禮于先祖不止正祭時祝祭于祫已也。詩簡兮呂氏詩傳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于舞者武舞之別

名簫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春秋書萬入去簫言文武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簫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簫舞對言之失其解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傳考仲子之官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按此說甚明辨朱子詩傳亦以萬為舞之總名誠是也乃陳氏註禮記則又不從此說其言終未可據。猶解言萬入是武舞文舞皆入舉其盛而總言之也有事于武宮言簫入是文舞方入而叙弓卒舉其時而偏言之也舉其盛者謂用全樂而但去其簫舉其時者義不繫于全

春秋傳辨義

卷三

宣公八年

二

樂而以弓卒之時誌之也且去簫之簫與簫入之簫所指示不同去簫者止就簫管言簫入者是兼羽翟言此亦不可不知。簫入叙弓卒去樂卒事是簫舞方入聞卿喪而即撤樂也此言萬入去簫是萬舞方入念卿喪而乃廢簫也蓋叙弓卒正當簫入之時固當書簫入此則既書仲遂卒于垂猶禘是已聞其喪矣若于將禘時即有去簫之命則當書曰羽舞去簫可矣何必又誌萬舞之入乎然則書萬入者蓋據其去簫之時言之原非無故而亦書入與彼同也。家語曰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禘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

曰非禮也卿卒不釋按孔子此說蓋亦就事論事姑順其問以答之耳恐非正論其所失也使子游問及仲遂之前事豈亦許其生賜之氏且以大夫之禮終之乎蓋仲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此天下之大惡也公于是明正典刑以戮其罪正大法之所當伸者今即不能乃反德其後立之功而寵異之是以重臣視遂不復知其有大惡矣視之為重臣即當待以重臣之禮安有聞其卒而猶釋不循卿喪之常典乎春秋于此蓋亦就事言之是為卿禮辨非為仲遂辨也若論仲遂之罪即使聞喪不釋亦為不可何須責其釋祭之尚行耶此當會于意言之表未可泥其辭而

春秋傳傳疑 卷聖 宣公六年

三

舍大問細徒識宣公之薄遂已也因春秋之于遂事前已隱致其辭故于此事不復論其罪而深絕之至于答子游之問尤非正論魯事而寬仲遂之大惡也禮乎止記孔子之說而不記子游之所問豈魯大夫之嫌而杖孔子果不知其是禮否將以不知之說為定論哉家語子路問于孔子曰魯大夫棘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曰吾將為子問之遂起而進曰棘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君臣之分一立則于其間毫不容假故雖羈紲之君我既事之不可于彼有二心且雖行逆我既不以為罪而任之為

股肱可不即以大臣待之乎在宣公之德遂也深固非有意薄待之然不知卿卒不釋之禮是即薄待其卿也雖嘗去簪以表其感何如不釋之為愈也哉然則春秋之于亂臣不欲為之君者薄其禮可知君臣之際無可苟而已也故有春秋而後天下之為君臣者定

戊子夫人薨氏堯

胡傳曰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孫季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于是乎嫡妾亂矣春秋于風氏兒始卒四貶之則稱于太廟奉人歸櫨祭於舍昭昭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

春秋傳傳疑 卷聖 宣公六年

三

也敬嬴又嫁私事裏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于私情而非義復雖欲正可若何家氏曰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堯以著其非

家氏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弑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公于是尊其母成風為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哀姜不終則僖亦未敢遽如此今敬嬴之事則異于是嬴以嬖妾私事裏仲弑子而立宣公逐嫡母歸齊而已僭夫人之位出姜無罪為賊臣恃其所逐不得與哀姜同例嬴與其子

弑君逐母憎號夫人亦不得與成風偶使遇齊桓則彼贏
襄仲皆當此而誅戮王室不競中國無伯得以肆行無忌
孰知天道禍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死于路後八日贏順于
魯與哀姜慶父先後墮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
耳

汪氏曰春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
知哀姜為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于
齊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出姜為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
也直書于策讀者比事以考之雖微傳而嫡妾之分明矣
渝關李氏曰魯為贏姓敬嬴蓋秦女也文十年秦人來歸
秦穆嬴傳辨疑 卷三 宣公八年

僖公成風之祔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或亦以其女嬖而
加禮耶然或鄰國亦有贏姓者敬嬴是為鄰國女亦未可
知以要母而用夫人之禮堯葬之春秋直書其事而與
成風之堯葬無異辭所以著其效尤之實也此雖無舍闕
諸事之可見而貶義具見于成風則亦可以類推也

晉師曰狄伐秦

左傳曰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
市六日而蘇

杜氏曰白狄狄別種故西河郡有白狄胡

彭山李氏曰白狄別為一種俗尚白衣者也西河秦晉

之間故秦晉相攻皆連白狄成十三年左傳載呂相絕秦
者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當在晉西趙氏所
謂介秦晉之間者也史記亦載晉文公懷我君居于河西
圍落之間圍今之神木縣洛今之洛川縣皆屬延安府蓋
延綏葭州諸州悉其地也○此趙盾當國之事也結白狄
以伐秦而秦自此不敢加兵于晉者七年於憤泄矣然必
于報怨而不顧自傷其類尚為龍善其後乎

家氏曰不書及偶晉于狄亦狄晉耳

林氏曰白狄始見經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散之役書及姜氏此不言及者以傳
秦來解傳辨疑 卷三 宣公八年

考之白狄為主也經先晉者不與夷狄之會中國也中國
而為夷狄所帥晉之恥也按此說不然傳謂秦白狄及晉
平夏會晉伐秦蓋主白狄言之而屬辭如此未必白狄主
此事也此時晉人約狄伐秦故狄來會其師安見晉之為
役于狄乎即或白狄有恨于秦彼知晉亦怨秦故借晉力
以共伐又或白狄欲寇秦晉人知之因借狄兵以舒憤俱
未可知但以伯國之強大而其狄共事非為役于狄者之
可比豈以白狄為主故不書及以明之哉傳十八年邢人
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成九年秦人白狄伐
晉昭四年楚子某某淮夷會于申楚子某某淮夷伐吳皆

不言及大抵皆等夷之辭所以明其族類不分耳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戎猶為役于晉也故以殊辭別之此則華夷無所別矣安得不以等夷之辭書乎若夫先晉後狄者亦非不與夷狄之會中國而乃如此書也以貴賤論晉宜在先狄宜在後以大小論晉亦宜在先狄亦宜在後春秋之先晉後狄也自是貴賤大小之常例若謂不與夷狄之會中國將亦與中國之會夷狄乎是以夷狄為主而用中國固不可即以中國為主而用夷狄以伐同類亦不可況以義當攘狄之伯國而用夷狄共伐其姻鄰其為不義尤甚矣春秋直書其事而罪惡自見恐非以先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八年 三

後之序示法也。白狄見經者三此年晉師白狄伐秦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襄十八年白狄來是也白狄之強不及赤狄故赤狄兩侵齊四年晉為獨役而白狄則與秦晉共伐也彼以獨役侵齊而不能據已為中國之羞況與之連兵而伐同類乎白狄之從中國以伐中國是固無足責者及其來魯而與望國相好尤大異于赤狄之侵齊矣故赤狄見滅于晉即在宣公之世而白狄猶見于襄篇卒亦未聞其滅之也然則強暴者不能以久存彼亦何足恃也哉

楚人滅舒蔡

左傳曰楚為服舒叛故伐舒蔡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孔氏曰舒蔡一國名

張氏曰此如舒鳩舒庸蓋舒別種非二國也

彭山李氏曰舒蔡詳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文公時楚人圍巢蔡舒俱已服楚今必因其叛而滅之其未叛者猶存也楚自文公以來吞併近鄰小國殆盡至是又滅舒蔡其勢益強然後入陳圍鄭滅蕭伐宋恣行而莫能禦矣

趙氏曰舒近中國舒蔡滅則中國失南門矣

胡傳曰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目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八年 三

相攻滅中國何其為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蔡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而氏有被髮左袵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忘則聖人之意也

象山陸氏曰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國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夷狄強盛吞併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施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蔡黃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蔡聖人惡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八年

元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杜氏曰舒蓼二國名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按舒蓼本一國釋例言舒有五名而一曰舒蓼是杜氏已以舒蓼為一國矣可知此註之言二國非杜氏之誤認乃轉寫者之誤書也孔氏以為當云一國名誠是但謂與文五年滅蓼同則不然文五年經書滅蓼未嘗書滅蓼也左傳謂秋滅六冬滅蓼以六蓼為兩國林氏謂六一作蓼則是滅六即滅蓼矣然此書滅舒蓼自與滅蓼有別舒蓼與蓼本二國安見其既滅于昔而又滅于今也哉○楚人滅舒蓼胡傳謂春秋書而不削者楚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陸氏曰夷狄威強吞併小國將來其氣力以憑陵春秋傳解疑

天地之心大矣之德無分內外而一視之者也豈僅憂及中國而已哉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曰月三十日食

象山陸氏曰日者陽也陽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苟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于既變又大矣吉日不言朔食不在朔

也李曰亦有食在朔而不言朔者隱三年己巳日之食必日食杜氏謂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

在朔食不在朔曆差也

渝關李氏曰觀月食必在望可知日食必在朔矣此年日食在晦日陸象山以為曆差是也蓋古曆雖精密而周密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元

既衰曆家或失其官豈曰無之然朱子詩傳曰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據此說則兼晦朔而言日食是日食亦有當在晦者恐未必然且朱子通鑑綱目多有月晦日食之文豈非後世之曆亦多差乎說詳隱三然則春秋于此不書晦或亦特正其差以明此日之本非晦也歟○五行志以此食為楚鄭分則其應在楚鄭固有然者然而天道甚大是凡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者莫不于此有咎焉豈僅楚鄭應之也哉況日為人君之表天王之君萬國其象日也尤明此時

諸夏衰微夷狄猖獗列國之無父無君者比比皆是而天王既不能治且天下不知有天王視王朝不啻如小國與無王者何以異哉然則日食而至于既正為無王之象其所係者大矣若止視為楚鄭之分是亦不知天道者也

趙朔佐下軍杜氏曰朔盾之子代晉克為
成十七年晉重懲鄭氏張本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左傳曰冬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帛

胡傳曰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附于廟而使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罪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

春秋傳解

卷五

宣公八年

三

使附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于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李曰宣夫人當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信公事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

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弒君而書即位爾

惠山陸氏曰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為之也敬嬴非嫡而薨

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孔臣賊子

懼蓋為是也

渝聞李氏曰按敬嬴之視成風雖從同同之例然成風之四貶亦因事以見法耳敬嬴無事可書故無以致貶然于

婦姜去氏固已因事而譏之矣若夫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以其援例如成風故從實錄而不異其文是雖不貶而義亦可推矣然則夫人姜氏雖歸于齊非以有罪被黜也乃其薨葬不見于經豈齊人魯人皆從出與廟絕之例故于

訃音喪禮皆不舉耶如此則略嫡母而崇妾母其罪尤不容誅矣○觀下文則此日猶未葬也未葬而書日書葬者

本以此日葬而柩已出矣至墓所以雨阻故于明日克葬焉要之本葬之日不可沒也要得不如此書乎○左傳

謂早無麻始用葛帛然此年不書早亦不書雪是固未見其早也豈以去葬之大早而無麻今則麻猶未成故以葛

春秋傳解

卷五

宣公八年

三

代之耶邇風七月之詩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稼禾麻菽麥據此則麻于十月方納之雖魯地氣不同料亦不相遠也周正月為夏正之八月此時麻猶未成不必今年早而始無麻可知左傳之言早者是指去年之早言也夫抵國用不素儲以致母喪而麻亦不備豈獨天災之為難也哉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下葬先遠日辟不陳也孔氏曰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氏云喪事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娶之屬也然則先近日卜筮則先卜遠日則不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先卜下旬則先卜遠日則不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

漢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忍其親故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証為雨而止禮也王制云無人葬不為雨止者鄭玄云

雖雨猶葬禮儀少也何氏曰雨不克葬者為不得行葬禮庚寅日中而克葬者明見日乃葬也

穀梁傳曰而緩辭也

公羊傳曰曷為或言而或言乃葬定公日下乃難乎而也

汪氏曰禮記孔氏正義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

亦得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

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今考此年上書葬我小君敬廡

而下書雨不克葬則及葬而雨也苟在廟未發則當云庚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八年

云

寅葬而不云已丑葬矣

胡傳曰敬廡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

假手于仲實敬廡之謀也經書于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東葬不可沒也傳

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廡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

子終事雨不克葬著微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

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

渝闕李氏曰按雨不克葬左傳以為得禮穀梁以為非制

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緣人子之情則左傳為得

禮也而左傳不克葬不以明也穀國君之勢則穀梁亦是二說將孰從曰雨不克葬雨阻

之也庚寅日中而克葬雨止而卒事也意者因而遷期為得其正左傳是而穀梁則非也蓋不為雨正庶人之制爾

漆車載裝笠士之禮爾國士庶雨具不備不得停柩以俟

所謂不可為悅者此類是也若國君則分尊卑使路次之

與墓所雨具必備不慮大雨之沾濡也故俟雨止而後營

葬方可成禮苟冒雨而置柩于土人子之心必有大不安

于此者是無備方可速葬有備方可停柩安得以雨不克

葬為無備乎夫國君大喪自有定制雨具之修有司自當

預理且此時李文字當國其如魯也猶求遭喪之禮以行

恐不忽其君母之喪而不為雨備也又宣公私其安母尊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八年

云

為夫人其喪制必無不具豈值夏正之八月乃不應雨而

為之防乎雖以無麻而用葛第其所缺者麻耳未聞雨具

之盡缺也況以葛代麻終是有葛未可因此而証雨具之

不備矣夫諸侯喪禮不同士庶其儀節必繁封閉必工尤

不得冒雨草草者如諸侯見天子既入門而遇雨則廢豈

亦天子之雨具不足乎彼諸侯之朝覲歲時有之又朝禮

之視喪事猶簡其雨具為易備猶不以其易備而必廢也

然則送終大事於人子之情必不欲汲汲速葬以貽後日

之悔也明矣是雖葬日已告于先人已遷于廟已祖于庭

而緣情變禮或亦不妨如叔弓卒而去樂卒事居子亦以

為得禮何況母喪之遭變者哉又古者禁忌之說未聞雖
已卜吉期無不可改蓋先王既有雨止之制即五行術數
亦不能違似不必拘拘于定期也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
既明而後行老子素稱知禮者亦不嫌于改期也由是言
之左傳所謂卜先遠日以辟不懷可謂曲盡子情而王制
所謂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者明非君公之禮是亦不得
概論之矣口雨不克葬不得已也庚寅日中而克葬改期
而得展禮也味經文似無識意若識其不當止而止則當
書曰雨不葬庚寅日中乃葬不必言不克葬與克葬與。
克能也此與不克納之克字同杜氏謂克成也恐不然定

春秋傳傳疑

卷五

宣公八年

五

十五年左傳曰雨不克舉事杜氏曰舉成也若克亦則成
豈可謂不成成事乎。高郵孫氏曰孔子葬母而壞其墓
門人修之孔子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既明而後行蓋
雨則常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
不克葬蓋識之也按此說亦不然孔子之葬母也葬既封
孔子先反虞然後雨甚而防墓崩也孔子嘗為魯司寇原
非士庶之可比使于此時葬母而遇雨或亦未必葬矣意
者大夫之葬親亦當遇變而遷期故老子為柱下史其葬
母也亦因日食而不行豈非遷期之無害于義乎且日食
之變曆家可預知雖老子偶不知然天變無多時尚于此

日止而不行若雨之久暫不可必又安知其雨時無多而
輒往乎正為雨常有而可以前備可知此時未嘗不備矣
不則梓柩墓次既以無備故而不辭大雨之需濡何不亦
效士庶之禮而速葬乎。汪氏曰尋又于適晉而求遭喪
之禮以行宣公為乃不豫備遇雨之具乎然潦車載簋笠
縣封葬不為雨止皆士庶人之制而非國君之制穀梁識
不克葬而左傳以為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講于此者有謂
雨而無害于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
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為不可追之悔則左傳之說亦
未為失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春

春秋傳傳疑

卷五

宣公八年

六

秋之書將以垂法于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以雨故不
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按此說兼用左穀說
而終以此為貶亦不然此雨必害于力役故于明日而葬
之以雨故不克葬原非人之過也據經所書亦安見其為
貶乎且春秋善惡並記褒譏勸戒皆在其中此事雖亦可
法要非為其可法而乃書也。趙氏曰或謂厥氏殺嫡立
庶天譴故雨不克葬此附會之說耳葬定公亦雨不克葬
豈亦天譴耶厥氏之惡不重于文姜而文姜之葬不雨豈
天亦私文姜邪其說不根甚矣按此說極是雨及天事之
常不為敬祿故而乃雨如老子之葬母遇日食豈日食亦

為其母故乎孔子葬母雨壞其墓尤不可謂孔子之母亦有罪也今必以此兩為天譴不亦誣乎但天道本不可測敬天者因事而加敬不得謂其於我無與也在惡惡之深者求其欲微而不得則即以此為天譴亦不為過故有不常變而變者偶也有常變而不變者幸也天下之窮通壽夭大抵如斯甯獨此事之不然乎然則敬贏立于殺嫡之亂定公得國于逐君之賊以天道言之自是在所當謹者故先儒之為此說亦當存之以示戒也

城平陽

彭山李氏曰平陽漢泰山郡東平陽也隋改今新泰縣見

春秋傳辨疑

卷五

五

水經梁水注蓋平陽在魯北鄰近于濮岸城之以為備根車計也是時魯與齊睦非為備齊而去魯甚遠魯兵未有加魯者且備之亦當在西南境上也平陽疑以為備魯失之矣

高氏曰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

渝關李氏曰家氏曰左傳言水昏正而載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水星不應昏正此謂書時非也按此說固是然上文雖有十月以下二事未必即在十月內也或者果得其時而在十一月十二月亦未可知如是則經不書月猶是城以時書之常例耳但此役雖得其時春秋書之本以重

民力抑豈書時以與之乎

楚師伐陳

左傳曰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高氏曰陳以晉衛見使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

汪氏曰書師書伐所以著春秋之強而傷中國伯者之不振也

象山陸氏曰六年晉衛使陳以其即楚之故至是楚師伐之是楚未能盡得志于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雖舒聚及于濮泊盟吳越而還其強至矣然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六

猶未盡得志于陳鄭之問當是時使中國之君且能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哉

渝關李氏曰左傳言陳及晉平在此時是陳于此年方棄楚也觀去年黑壤之會陳侯不與可知知年晉衛使陳時陳猶未從晉矣或因不與于會盟晉人將欲伐之陳乃從晉而與之平故致楚師之來伐耳然則晉楚爭強小國受困天下無王而又無伯安能得一日之晏甯哉此春秋所大憂也口晉于此時不能救陳又不能討楚將諸侯之事晉何為乎及明年而有伐陳之役晉人之意左矣與其後日之伐陳何如此時之救陳救陳而陳不從楚何用伐為

不救陳而楚得志我又無如楚何徒罪陳人之從楚也可
乎哉然則以陳委楚而聽楚之取成而還是誰之過歟為
晉人者當亦自愧之不遑矣。元年楚子鄭人使陳趙盾
帥師救之猶能庇與國也今則卻缺為政代趙盾意盾于
此時非死則老矣缺既代盾而于楚師之伐陳危不知救
缺之無能為也如是其才智又在趙盾下矣明年楚子伐
鄭卻帥師以救之急于鄭而怠于陳抑亦何以聊諸侯哉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汪氏曰前此五年如齊止書春後此十年如齊亦止書春
惟此年如齊書春王正月蓋所以著君朝于鄰國自聘于
春秋傳傳辭 卷聖 宣九年 元

京師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不知大一統之義亦猶
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係之春王正月而上書天王崩楚
子年下書五月公至自楚所以著其不奔天王之喪而朝
于張夷俾侯送葬而後歸其于大一統之義何如也或謂
僖公十年十五年如齊襄公八年二十一年如晉皆書春
王正月豈有他意乎吁是不然僖襄如齊晉而王室無嘉
好喪葬之事則春王正月之書乃常例也其與公如齊仲
孫蔑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者異矣
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強齊無哀甚矣
渝關季氏曰宣公如齊者五十四年止書秋五年十年止書

春十年夏四月如齊則因他事而月之非為如齊誌也其
所以時而不月者略之不然史氏雖簡豈以君公之行而
亦不誌月使皆誌月而亦豈嫌于費辭乎惟此年獨書春
王正月汪氏謂因下文仲孫蔑如京師書蓋書王正以正
其罪未必無意于此歟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傳曰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
賄之

彭山季氏曰仲孫蔑公子慶父之曾孫公孫敖之孫而文
伯之子也是為孟獻子慶父者莊公之庶兄故為孟氏以

不可先嫡而字曰仲其後因氏仲孫
胡傳曰屬辭比事春秋敘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

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駭絕而惡自見者也宣
公享國九年于周境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于如

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
于周而天下皆賢之

史記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
主微特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
以此盛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禮廢則君
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
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高氏曰傳言王使來徵聘信斯言也蓋見王室之微矣

渝關李氏曰朝聘者臣子之常禮何以徵為至于王使徵之已為失體況不徵朝而徵聘其所求于諸侯者亦輕矣孟獻子為魯賢大夫其于行聘之儀節未有不加謹者但天王謂之有禮是即以聘為禮耶抑亦以聘儀之得禮非君即以聘為禮是不知不朝之無禮為甚此若以聘儀為得禮區區文物之末又何足稱蓋王使徵聘乃聘之而公又不朝魯人之罪大矣安可徒取其小節而略其大節之不恭也哉此時周室衰微列國稍有敬王者王即嘉賓之不置焉要之無當于謙柔之正理也口實之于固有怨一

春秋傳傳傳傳

卷三

宣公九年

三

君數十年而未嘗如京師者未必全無貢獻並無一人往也物薄而人微是以不見于經耳今則備物而使上卿往其禮似恭但王人不徵聘歲亦未必如京師厚如京師豈真有見于臣節之當修而自盡其禮哉況君朝齊而臣聘周豈重失宜莫此為甚魯君臣難免其咎矣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春秋比侵齊不敵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可以觀惠公畏強凌弱矣

渝關李氏曰三年而兩被兵小弱之困于強大也甚矣越三十餘年而卒滅于齊可知齊人之所欲者萊土地也

秋取根牟

左傳曰秋取根牟言易也

汪氏曰根牟蓋小國昭八年菟于訖自根牟至于商衡即所取根牟地

彭山李氏曰根牟小國應邵以為附庸也若附于魯則不必取矣附于他國安有不爭者哉其為小國也明矣漢為泰山郡牟縣今泰安新泰之東藏博之間牟汶出焉者即其西境也顏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是以為牟子國也則非矣蓋牟子城在今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十里漢為東萊郡東牟而距根牟遠矣魯越齊萊之境而往

春秋傳傳傳傳

卷三

宣公九年

四

取之一千五百里而遠勢之所不便也且根牟與牟異名顏說誤也或根牟乃牟支庶所分而別為一國如小邾之于邾則不可知耳夫根牟則魯東北界者也杜氏以為根牟魯東界邾邾郡陽都有牟邾乃因漢志于陽都之下載有牟臺之言故謂牟縣在此蓋陽都屬邾邾屬泰山求之水源限隔山谷是以各分所隸豈根牟界居其間水西流出魯北界者為牟汶其東境入陽都界者為牟縣歟故牟臺牟邾之名遂因牟縣而沿及陽都之境矣至鄭漁仲又以根牟為都安邱則又以隋嘗于此置牟山縣而誤也苟盡信舊文則其義有不可通詳見閏八年齊人遷陽

及定十年齊人歸龜陰田下。桓公蓋屬魯小國而北界于齊必困于強令而恃慢不共者也是時齊方善魯故聽魯取夫小國有闕則亦彌縫之而綏以文德斯可矣必欲邑之而盡收其租稅以入于己此何義乎故取者收奪之名也義與成六年取鄆同

八月滕子卒

左傳曰滕昭公卒

高氏曰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卒

渝關李氏曰隱七年書滕侯卒此年書滕子卒不日不名

同而爵則異矣子于侯爵降二等蓋自桓二年滕子來朝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宣元年

盟

而已然安望其能復舊爵如本封哉成十六年文公卒書日而亦不名自此以後成悼頃隱之卒書日書名而又書葬以其世近而日名可考禮備而弔葬皆反故耳曰隱七年滕侯卒十一年滕侯來朝桓二年滕子來朝滕已事魯矣自此以後不朝亦不卒蓋又轉事宋也及齊桓伯而滕從齊宋暴暴而又從宋晉文伯而會盟征伐滕皆不與未必不輸賦役于伯國也至文十二年昭公來朝滕又事魯故于此馬討喪而魯弔之大抵滕國介于宋魯之間其從伯國也宋魯固不敢爭反晉伯表而滕人從晉又從魯意必于宋有關是以宋人怨之而不危于今年之圍明年之

伐也殺伐之後滕又暴事宋故襄二十七年于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昭三十二年成周之域宋仲幾曰滕吾役也可見滕之事宋矣自此終春秋滕之諸君無不書卒昭文而後無不書葬至于魯之裏定二公滕子皆來會葬又可見滕之事魯矣宋魯且兩事之況于晉為伯國安有不西向而加謹者哉明年宋師伐滕傳曰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可見滕之事晉允謹夫以蕞爾小邦坐困于數大國而又無道以自強則其所以不亡者亦幸耳○滕昭公以前年世皆不可考此年昭公卒子壽立是為文公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宣元年

盟

杜氏曰齊陳

象山陸氏曰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危之會乃為陳也渝關李氏曰是會也陸氏以為為陳杜氏以為為謀齊陳蓋據伐陳之役以止為陳故左傳亦止曰陳侯不會然楚時齊不與晉而且為魯所依晉人于此未必不謀齊謀齊亦所以謀魯也○黑壤之會有五國今則魯又不與僅有四國而已晉成之伯業愈以微矣前會止公而以賂免陳受楚伐而不能救晉無德義及諸侯何怪乎魯轉事齊而陳又從竟致此會之聚眾哉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彭山李氏曰荀息之殺林父名晉卿也是為桓子以其嘗將中行故又為中行伯而氏曰中行餘見定十三年荀寅叛下

胡傳曰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

汪氏曰不能范陳而討陳晉人之失著矣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按左氏會于危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危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復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于自反而有禮矣按此說不然陳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宣元年

五

人背華即夷國為有罪然楚兵既迫而晉不能救陳之所以與楚成者豈得已哉晉人無德于陳而乃為會以待其至則已妄矣及陳人不至而遽以兵力脅之此固未見其自反而亦安得為有禮也且夫不能制楚而徒虐從楚之屬邦亦猶不能制齊而徒辱事齊之弱主者然使當時晉侯不卒林父不還彼即果得陳成能保楚人之不爭而陳人終不渝也哉由是言之陳不足罪晉不足與未可謂春秋與晉而罪陳也○杜氏曰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孔氏曰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彼征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愁既次城濮以師屬

晉不與戰也彼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全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軍師眾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按此說亦不然城濮之戰諸國兵眾與此不同彼時未必有宋公未必非卿將然而經皆書師者著其強也此則以兵付晉豈無將兵之人但以師少將微而春秋略之抑亦所以專責晉也如戰于城濮陳蔡不書以其一于楚而不能為之別也此則將微師少而俱統于林父何必別其某師某師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危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宣元年

吳

杜氏曰危鄭地卒于危外故書地九月無辛酉日誤

汪氏曰諸侯卒于師曰師曹伯廬及負芻是也卒于會曰會杞伯成是也于他國則如許男甯蔡侯東國卒于楚吳子遏卒于巢是也于封內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郕宋公佐卒于曲棘是也晉成公不言卒于會蓋會禮已畢故不言會

渝關李氏曰春秋詳內略外魯君雖死于內而必誌其地外君必卒于外而後記其所若夫他君卒而不地者以在竟內故不書不必皆路寢也范氏曰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豈其然乎○晉成公在位七年卒于櫛立是為景公

彭山季氏曰衛成公初年向楚失國出奔君臣交訟兄弟

相殘此孔子所謂邦無道之時而甯俞以沉晦全其身者

也及復國以來帝丘再造抑狄抗晉國勢浸興境內既安

息爭修睦自伐沈之後以至于終身諸侯之事無役不從

此皆用竇愈之效也于是為邦有道矣孰謂衛成公非賢

胡傳曰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

魯不會也。備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魯。

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

卷五

宣公九年

哭

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危之會胥前日諸侯

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

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賔馮故不書葬

墓也衛成公不書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青卒而以私葬者殺公子瑕也

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

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渝關李氏曰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已而三君

之平魯皆會葬胡傳謂恕不棄義恕不廢禮是知古人以

葬爲重也今以黑壤之辱不會二君之葬古道泯矣是時

魯堅事齊或亦恐為齊人之所忌故與二國絕乎如是則

不能自強至于畏鄰之威而失禮于兄弟之國尤可見其無能為也已。衛成公在位三十五年卒子速立是為穆。

44

宋人圖勝

左傳曰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渝閩李氏曰襄十九年晉士臼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

乃還君子善其得禮今不惟不能聞喪而止乃反因喪而

聞之此實不仁不義之甚者也。經教稱人以貶之。明年再

伐滕不待貶矣故特稱師以著其強焉季彭山謂此亦無

待子貶則宋人云者猶是大夫之體辭耳此則書圖而師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四八

可知彼則動衆而師爲重故此不稱師而特稱人彼不稱

人而特稱師皆不待賤而罪自見者也一說皆可通故並

存之。即此伐喪一事已不足以脂膩之心何能化事之

陵侮哉是以滕人被圍終不屈服以致昨
年宋師之再伐

可見滕之惡宋實深矣不獨善于守國而已也

楚子伐鄭

左傳曰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杜氏曰六年楚伐鄭而厲之役既成鄭伯逃歸事見

十一年。此年伐鄭不以黑壤興
戎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

大全曰自是晉楚交伐鄭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貴但也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四

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與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與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四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敗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中華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按此說殊不盡然經于楚兵或稱人或稱爵大抵皆實錄耳大夫將稱人稱人非敗辭也君將稱爵稱爵非與辭也以其不足與而又無待于敗故皆以實書君以三年之書人書侵為罪之是必楚子果親伐經特書人書侵以示敗然後可使非君將又非致伐何以彼為敗辭且如彼說使有事在可與者本非楚子之親將豈亦可書爵以示褒乎若夫四年之伐鄭猶是借夏之常非為討歸生也自非與之而又書爵五年又伐鄭本非君將而傳言楚子蓋傳誤耳經書人者是亦大夫之恒辭安得以為再敗之乎然則此伐之稱爵以為書重非與之誠有然者但稱爵非與辭豈獨此役為然哉姑以宣篇考之元年楚子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九年

辛

侵陳遂侵宋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四年楚子伐鄭此年楚子伐鄭十年楚子伐鄭十一年楚子入陳十二年楚子圍鄭楚子滅蕭十三年楚子伐宋十四年楚子圍宋凡若此者並以爵書蓋皆誌其親將之實非與之也若于此役謂因下書救鄭知其非與之然則除元年趙盾救陳此年卻缺救鄭外他事並無書救者亦皆稱楚子豈亦可謂皆與之乎夫春秋書法雖以一字為褒貶而在兵事之常義不盡繫於此即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夏之辨亦不在此而見義也已曰彭山季氏曰楚子伐鄭或稱人或稱爵先儒以人為罪之爵為與之則例有難盡通者不得不曲為之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九年 辛

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傳曰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林國人皆喜唯子

良慶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杜氏曰自是晉楚交兵之禍

衆山陸氏曰卻缺救鄭猶未忘文公之伯業春秋蓋善之
渾氏曰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乎曰亦未必盡然說見後救者善則伐者之罪著矣

黃氏曰晉成方卒楚乘隙而伐鄭晉景方立而未能伯雖
卻缺救之亦難保鄭人之不背也是以十一年辰陵之盟
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

渝關李氏曰卻缺者卻芮之子也卻芮即冀芮而欲殺文
公秦伯誘而殺之曰子舉缺賢文公以為下軍大夫裏公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九年

五

時又以一命命缺為師復與之其去年成公乃使為政代
趙盾然則文公使卻殺將中軍卻漆佐之殺與漆皆卻氏
之族未知為芮缺何人也○楚子伐鄭蓋亦因晉之喪而
乘其與國耳晉人于此亦不顧喪而往救之其亦出其
不意之謀乎然去年楚師伐陳而晉不救至此而景公初
立卻缺出師晉君臣亦可謂有為矣惜乎鄭卒不保而晉
楚爭鄭伯與楚子相為辰陵之盟晉且為鄭而欲續于
鄭楚愈不可制矣○鄭人去夷即華而被楚伐自是所當
救晉人雖在新喪而急于拯患不為不義春秋深為中國
憂未嘗不善其救也乃陳人從楚荀林父帥師伐陳而春

秋譏之者既不救陳于前又不以德綏而徒以威脅則非
義矣由是觀之可知聖人所以急中國保天下之道矣○

汪氏曰五年晉荀林父救鄭經不書者以是時鄭方有弒
君之亂所當討而不當救故不書救今此書卻缺之救據
明年傳載鄭討歸生之罪斷其棺而逐其族蓋此時歸生
已斃矣故書救以與晉也按此說不然五年林父救鄭不
書者或傳誤或方出師而楚人已去又或實救而未告俱
未可知必非以不當救而春秋削之也彼雖救其不當救
亦當書之以示譏如王人子突救衛魯當是取其救豈必
凡書救者皆善之以不善之而不書救哉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九年

五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曰陳靈公其孔甯儀父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相服
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
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
洩冶

彭山季氏曰洩氏也鄭大夫有洩駕亦以洩為氏治名也
○陳靈公淫于夏姬而寵任其子徵舒此致亂之道也洩
冶直諫不能用而反殺之不君甚矣靈公之所以不保其
身者已兆于此矣

劉氏曰洩冶信能諫其君然而非大臣之操也所謂大臣

者必潔其身于進退之始不可入焉則止矣今陳侯君臣之淫非一歲之積洩治猶安其朝至不勝其欲而大亂發男女之節然後言之則其從君子者多矣得曰洩治之于靈公其在平日或亦未必無言然雖言之而不納治亦姑聽其所為矣謂之從君子者亦無不可夫謂之從則其臣也居大臣之位而為其臣之操過而見殺未為不幸也且陳侯之淫舉國皆惡之不獨洩治知之然則非能知君淫之為賢以能止君淫之為賢也非能言國亂之為智以能去國亂之為智也

張氏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方靈公君臣驅馳株林之時治知其不可諫潔身而去可矣至于憂慢朝廷衣服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宣九年 五

而戲則立于其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失于不能知幾而早辨也

汪氏曰洩治之失在于不能蚤諫以蓄止其君之惡然其稍生盡言未可深責苟皆為辟禍之計則忠言不入于耳淫虐之君無所不至其禍不可勝言矣文定于徵舒弑君之傳曰忠莫顯于身見殺而其言驗其所以許治者何如哉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胡傳曰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擅之罪矣按此二說皆非也晉殺里克衛殺元咺皆稱國豈可謂無罪乎

稱大夫豈可謂不失官守乎蓋稱國者大臣亦與有責焉稱大夫者大夫不得而專殺也。大夫見殺例當書名蓋書大夫之事不得不書名以誌其實其不名者史失之耳

必于其間分有罪無罪之異而謂賤之則名貴之則不名遂于無罪而名者又立義繫于名之論胡傳曰洩治無罪陳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殺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微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于名而書其名也或且于無罪中強求其過杜氏曰洩治直諫于淫者也春秋所貴大抵皆曲說也夫春秋之義以殺大夫為重義係于殺大夫無論其有罪無罪皆可書名惟考其事而後有罪與無罪乃得而見焉其殺有罪者惡其事也殺無罪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宣九年 五

五

者不惟惡其事而且譏其濫也其本有罪而殺之不當其罪者亦不惟惡其事而且譏其私也此殺大夫之大凡也。胡傳曰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治諫而死何以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治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牙之後乎故仕于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牙善矣按此說之論大義是矣以論春秋書法殊不然春秋名洩治自是大夫書名之常例又何疑于無褒詞乎高哀之奔書于文之誤也公弟盂之卒稱

叔生賜之氏也在二子原不為褒詞安得以此例之而謂

淺治之書名非褒乎治雖以諫而死誠不如高衷之去叔

胖之隱然其盡言無隱既不愧乎史魚之直豈必靖獻如

比干然後為春秋之所嘉者哉。滄起朱氏曰左傳引孔

子無自立辟之言家語記孔子以比干律治而曰位在大

夫無骨肉之親此皆非孔子之言也夫君臣之義夫子所

最嚴也治未嘗損于陳而責其不去豈聖人之義哉文定

不察其理而因仍附會誤矣按此說亦不然靈公之宣淫

已久治必有屢諫不聽而見疎于君者此時即有可去之

理若必待顯加損斥而後去見幾之義謂何家語所記無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宣公十年

至

骨肉之親即孟子異姓之卿之謂至于無自立辟云蓋

亦偶引詩詞以傷其過豈曰無之且家語孔之言乃答子

貢之問以子貢疑其為仁故有此說未可據為淺治之定

衡也如或人疑管仲為僉孔子以為不僉或人疑管仲為

知禮孔子以為不知禮子路子貢皆疑管仲為未仁孔子

皆以為仁蓋皆微顯闡幽補偏救過之旨必合觀之然後

乃見其全理固不可以其斥之而盡以為非亦不可以其

許之而盡以為是也然則淺治之說意亦如是固不可以

孔子之論而專責其死諫抑豈可以死諫之悲而疑孔子

無此言哉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十二

渝關 李集鳳 翻并

十年春公如齊

汪氏曰公至是四朝齊矣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曰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杜氏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

胡傳曰歸謹及闕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

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或謂濟西田魯之本封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二

宣公十年

一

故書我則誤矣

汪氏曰齊人歸地者三鄆謹邑陰之田孔子以禮化強暴

齊景心服而歸之十年謹及闕以哀公悔過還善歸邾子

益于邾故齊悼歸其二邑見哀惟此濟西之田宣公踰禮

以悅齊齊惠喜于邾已而歸其田于魯一出于相與之私

故書歸我我者私已之謂也不惟異于聖人之行王道其

比哀公之改過亦不可同日語矣

渝關李氏曰或謂濟西田以吾故物而稱我必不然也此

田原非魯本封何得繫之于我況元年齊人取濟西田不

書我豈于歸田之書我謂為故物之義乎然則我者私已

之謂如詩言貽我彤管投我以木瓜之我此田特書曰歸
我而彼此相昵之情具見矣○汪氏曰鄆離龜陰之田書
曰來歸來歸美辭也謹及聞書曰歸歸者順辭也按凡言
歸與來歸皆順辭考其實而是非乃可見齊人之歸雖離
龜陰田其事雖美非為美之而書來也不然隱八年鄭伯
使宛來歸訪來歸之文與彼無異豈亦為美辭乎以有專
使故言來無事曲說為也○張氏曰不言來者請而得之
也按此說亦非也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言來
豈亦請而得之乎哀八年齊人歸謹及聞亦非為其有請
故而不言來也今以請而得之不惟于書法不合且亦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十年 二

未得其事情矣○家氏曰天道十年而一周人事十年則
一變桓之篡隱歷十年而無討春秋于是歲始書王以正
之今宣之篡亦至此十年天王無討方伯不問齊人忽以
賂田來歸蓋以十年之久天理必復齊人知罪之所在而
自舉本田以復于魯也按此說亦必不然果如此說則是
齊人有悔過遷善之美必將絕其好而討其罪豈但歸田
而已乎今考左傳之言情固甚明且比觀春秋之所書魯
之所以事齊者過于事天子則其悅魯而歸田也又何疑
乎夷齊人之黨惡初猶沒于利終則悅其非禮之禮而且
以利還也情益篤黨益堅矣此乃齊人之益惡其惡安見

天理之克復乎○濟西之田昔以賂齊今又歸魯則如
故也而公之取羞良多矣姑以求援而界之繼以私愛而
復之知義禮者不為也齊侯見利而忘義徇私而發公一
取一歸于奔任意寧復知篡逆之不可縱也哉此事觀之
而罪可見矣○五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正公請叔姬焉
今也公亦如齊而歸我濟西田安知非得高固為之助乎
然齊人歸田于魯雖為其媚已故或亦所以堅魯之心使
不忍背已而從晉也此時晉之君臣方欲圖齊魯則齊人
之歸田結魯抑豈無意于此乎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十年 三

杜氏曰不書朔官失之

何氏曰與八年食既應同事重故累食

渝關李氏曰范氏曰穀梁傳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則
此丙辰晦之日也已已在晦日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
當是閏月矣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言閏承前
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蓋史策常法
文有定例閏有常體無嫌不明哀五年公羊傳曰閏月不
書此何以書推此言則春秋固有在閏月而不冠以閏者
矣至于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閏月葬書景公不正其閏
無以言其事故書見變禮按此說論閏月不書之義極是

若此年日食果在四月晦則此說誠得之矣但杜氏每以長歷推經傳亦必于此詳推之矣今杜氏曰不書朔官失之是此食未嘗在晦也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氏謂是二月朔然則言日不言朔者豈皆晦食之謂乎此食不在晦則此月之非閏月可知矣

己巳齊侯元年

渝闕季氏曰齊惠公者桓公之子而懿公之兄也商人弑舍而讓元元不肯取平至商人被弑而得立而其子孫猶數傳焉是桓公之國統至惠公而乃定也彼他公子之以篡弑得國者徒為惠公剪除地耳或及其子或及其身而春秋再傳辨歟 卷聖 宣公十年 四

皆不能免則亦何利之有哉○齊惠公在位十年卒于無野立是為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曰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備也公卒而逐之奔衛崔氏曰是歲至行秋甚並五十二年使杼為人所忌疑非杼之身或其父但不可考亦

公羊傳曰崔氏者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何氏曰稱齊高無從出奔名

張曷為貶世卿世卿非禮也

彭山尊氏曰崔氏食邑于崔出自丁公齊世家也

汪氏曰僖二十八年傳紀崔天會戰城濮則世襲大夫可

知矣且崔氏乃丁公之子孫迄今五百年苟非世大夫曷能長有後于齊國乎

孫氏曰東遷之後天子諸侯之大夫皆世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書崔氏譏諸侯大夫

高郵孫氏曰自隱至昭二百年而尹氏世執周政故卒有子朝之難而專廢立之權自宣至襄五十餘年崔氏世為齊大夫故卒有弑君之禍也春秋之時尊莫如周強莫如齊而世卿之禍如此此聖人于尹崔書氏而深以為戒也渝闕季氏曰左傳曰書曰崔氏非其罪也耳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連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春秋再傳辨歟 卷聖 宣公十年 五

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劉氏非之曰齊雖告以族春秋固當正之若曰崔杼無罪則樂益亦無罪何以不曰樂氏出奔耶按劉氏不取非罪之說是矣但侯國之告奔者既有稱名之例安知崔氏之奔衛非亦稱名以告而春秋特書其族耶如必告以族而春秋乃書族無以見書法之義旨矣彭山季氏曰或曰氏當作天蓋字之誤也按此說不然崔氏或即崔天然而書法稱氏必非天字之誤春秋既有書氏之例何獨於此而疑之穀梁傳曰氏者舉族而出之辭也按此說亦非也隱三年尹氏卒豈其合族皆卒昭二十三年尹氏之王子朝豈亦合族同

立之乎且武氏亦世卿隱三年經書武氏子來求聘若崔氏合族被逐抑豈不書崔氏之族出奔乎以此知經書崔氏必是一人因世族為大夫故春秋書氏以為世卿戒夫稱華孫以識亂賊之後書崔氏以著亂賊之端其旨微矣○汪氏曰崔杼之奔蓋如陳文子之出不久而復返也按崔氏未必即崔杼此或崔杼之祖若父耳若是其祖父彼後日之返與不返固未可知或者崔氏即逐齊父為之別立後是以崔杼得執政也如魯之公子慶父公孫欲公孫歸父等皆曾出奔而皆有後豈必出而後返始能繼世而不絕乎○胡傳曰按左氏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逼奪林氏傳稱致 卷三 宣二年 六

乎曰此于世卿之專權最著者因事而垂戒聖人何容心焉此義明而凡當時之為世卿者則亦因是可推矣安能一一而備識之乎○君方在殯而即逐君之所寵是幸君之平也可謂之無君若除國患而勢不容緩亦所不妨恐高國諸人大抵為其私謀耳安能免于無君之罪哉○人臣之義無以寵利居成功況于惡君之寵而驕恣弄權者乎城狐社鼠自幸得依一旦城社覆而鼠身無所固其宜也人臣鑒此亦可自擇其所安矣

公如齊

左傳曰公如齊奔喪

春秋傳稱辭疑

卷三

宣二年

杜氏曰公親奔喪非禮也

薛氏曰行不以禮而源源不已何公之不憚繁也

林氏曰公如齊止此

渝關李氏曰莊公之如齊也凡納幣觀社逆女皆書其事

宣公此年而如齊曷以不書問疾與奔喪問疾奔喪不可

言也所以為君諱也杜氏曰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

不言其事史之常也以為是為史之常而春秋之義隱矣

五月公至自齊

胡傳曰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則惠公李曰此必是

非為朝也安有去年春既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

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令欲行郊禮而汲汲于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願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即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王氏曰禮諸侯卒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公之于齊非有服也而親奔其喪諒諛甚矣以諸事齊不問禮之當否有取危之道故春負而如晉致之

汪氏曰魯君親往奔喪送葬者三春秋于此年書齊侯元

卒公如齊公至自齊于成十年書晉侯獫狁公如晉明年

三月公至自晉襄二十八年書公如楚楚子昭卒明年正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宣公十年

八

月公在楚五月公至自楚雖不言奔喪送葬而其意瞭然

矣春秋歷十有二王唯叔孫得臣叔鞅送襄公之葬公孫

叔奔襄王喪而不至魯曰公孫叔如京師魯之不知所葬

至于此極也何望焉

微已陳夏微舒弒其君平國

左傳曰陳靈公與北寧儀父飲酒于夏氏公問行父曰

微舒似女對曰亦以君微舒弒之杜氏曰靈公問行父曰

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公出自其步射而殺之二子

奔楚

彭山氏曰夏氏微舒名陳國卿也

胡傳曰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弒何也禍莫大于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于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為不憚斧鉞盡言于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于夏微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微舒之名氏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弒者非經意矣

家氏曰陳靈公用淫殺諫而弒者以氏名書蓋不著微舒

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討微舒亦所以治平國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宣公十年

七

張氏曰古人以禮為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時

有居處出入之奉有康臨差怒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

矣何至驅馳于株林以為樂哉洩治之諫夏南之詩皆以

其捨人道而躬為禽獸之行也考之外傳前年單子如楚

過陳時洩治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

冠以淫于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于三年之

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所書如陳平國齊光祭固以千乘

之主而自儕于閭巷小人不為者心術之感可不戒哉

汪氏曰禮稱諸侯非謂疾而奔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

為誼註者謂陳靈公數如夏氏以取弒焉夫人君之舉動

尚謹于嫌疑之際而不可輕也况可素男女之別恣為歡之行其不為朱溫之黨段者幾希矣

渝關李氏曰微舒為陳國之大夫靈公何以得淫其母或者非既為卿而乃淫之蓋既淫于其母而乃涉之為卿也如是則以母淫而博高位邀厚寵其人愈不足道矣不則既為卿而乃淫之是列卿佐之班而不能幹母之壘閣君之邪乃聽其君之戲于朝而謹于家也彼亦安能逞其罪乎至此而手弑其君陳之臣子無如之何蓋其權勢亦盛矣經于弑君直斥其氏名所以誅其從昏怙勢以亂始而以亂終之大罪以為人臣戒安可謂其固亂為亂罪猶不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十年 十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曰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胡傳曰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眾也宋大國將上公伯主之餘黨力非不足也今驕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眾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故特稱師以

著其罪而汲汲于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家氏曰宋鮑聞晉之多故而用師于滕圍之未服又從而伐之未必無宋襄執要齊之心襄且不能有成而況于鮑乎春秋書之所以貶之也

夏山陸氏曰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陵蔑小弱以逞所欲尔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晉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闕于宋歟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固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為陵蔑小弱以逞所欲明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朝魯侯而請討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十年 十

之前月陳方以弑君告宋為隣邦不知此何時耶而卑卑焉興師伐滕以逞所欲尚得為有人心者乎

渝關李氏曰去年乘滕之喪而圍滕已貶而稱人今又動眾而伐之不必再貶矣故特稱師以著其恃強陵弱之罪然則不討陳賊而徒虐無罪之小邦何以不加貶也曰春秋雖切于討賊必不以討賊之義望賊人宋人弑君而立鮑鮑與宋人皆賊也宋賊未討而自忘其為賊又焉知國賊之當討哉況當非說盛行之日必以國君無道自當見殺于其臣以是而寬臣之罪者有之經書宋師伐滕于微舒弑君之下以見賊兵悉力以虐小而漠然無與于討賊

若不知隣國之有賊者然雖其播惡無已時蓋亦積習之常而賊不惡賊有如此豈不深可悼也哉○魯桓弑隱而自之經于桓公之篇不書大夫並不書師以為舉國皆無人也是惟之宋君被弑而立鮑宋國亦皆無人矣乃于宋之圍滕書人伐滕書師者雖云彼義已明可以類推或亦以宋人弑君而舉國皆賊不僅罪其不能討賊而又君之也如公子聲同與弑隱而桓篇不沒其名氏安知宋之稱人稱師非亦如聲類而各見者乎○或曰又十六年經書宋人弑君鮑雖亦在其中原非鮑之所專弑也鮑既非首惡何不可以討賊之義望鮑乎曰非此之謂也鮑國君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十年 主

位者已久則以弑君而得立是即為首惡矣安得以弑君之不書主名而輕其罪哉但其君宋已十二年苟能改心悔過知亂賊之必不可容而于此焉興師討陳未必非春秋之所與者故先儒責其不伐陳而伐滕而以稱師為著其罪其說亦不為過故並存之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傳曰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而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于屈辱沒則親往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其之供也此事考辭義自見矣

邠氏曰春秋以卿會葬惟襄王景王晉之襄平昭公此年齊惠哀五年齊景及宋平滕成凡見而已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遣卿送葬夫亦亡于禮者之禮耳晉之諸君猶曰伯國也齊惠之葬乃宣公所以報私恩而宋平則意如所以厚私姻也若滕則其君僂會葬于魯矣當時諸侯慢于至尊而謹于強大莫不皆然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印段實往王吏不討于大夫反以為口實積習所致可勝歎哉

彭山季氏曰歸父字子家其後為子家氏○齊惠公卒三月耳而葬太速者必以孝昭懿惠兄弟相及國內奉從有非秋葬傳解疑 卷五 宣公十年 主

事也觀崔氏見逐于君終之際而嗣子稱侯于未踰年之前則必有故而倉卒即位以治喪矣義與成四年鄭襄葬速同

渝關季氏曰公孫歸父者仲遂之子而貴戚之卿也會葬不必使卿而使卿抑豈無他卿之可使者而必使歸父往何也宣公德齊惠之助已故使卿會葬仲遂之立已而寵其子且以遂實昵于齊因使其子昵之大抵皆私也顧歸父者不能蓋前人之德而且以繼其事未必不使出使為榮矣抑豈能知且子之義者哉○齊惠春秋凡十五君傳裏桓孝昭舍 居名也 懿惠頃靈莊景安 卿安 悼 簡

是也其書葬者九君而已前乎此者僖公五月而葬襄公
遇弑賊已討因糾與小白之爭九月而葬桓公亦九月而
葬亦為葬公子爭立故孝公三月而葬昭公甫及五月
而舍遇弑不書葬者以亂故魯不會也舍與懿公皆遇弑
賊皆未討故不書葬後乎此者頃公五月而葬靈公卒在
七月葬在冬亦五月而葬也莊公遇弑賊未討不書葬景
公卒在九月葬在冬閏月若閏十二月是為五月而葬或
以為閏十月則亦三月而葬矣安孺子遇弑賊未討亦不
書葬悼公亦三月而葬齊公遇弑在春秋後今惠公三月
而葬同乎前此之孝公後此之悼公然則齊君之速葬本
春秋傳辨疑 卷里 宣公十年 古

非定例非以其有故而然耶至于頃公之立猶未踰年而
于國佐之使聘即稱侯亦如舍之被弑亦未踰年而稱君
也所以然者蓋欲早正君位以定亂耳然而皆非禮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泰山陸氏曰諸侯之師伐鄭而稱人豈也晉楚爭鄭為日
久矣春秋嘗欲晉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
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
其為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
二大國之間而從二強令亦其勢然也今晉不能庇鄭致
其從楚陳又有弑君之賊晉不能告之天子聲罪致討而

乃汲汲于爭鄭是所謂禮義者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
以貶聖人于是絕晉望矣

家氏曰人四國所以罪晉也桓文所以得諸侯以其內獎
王室外懷荆楚救災恤患汲汲焉躬天下之難諸侯有所
恃外夷有所畏是以得成伯業自晉襄沒靈成景皆不克
負荷而楚莊日以強盛北向而爭諸侯侵陳侵宋侵鄭伐
鄭觀兵周疆將逞其所欲大欲晉人僅出偏師畏縮不敢犯
荆楚之鋒唯伺其古釋恨于小國今又討鄭縱能服之豈
保楚之不再出乎夫剪篡鋤免伯政之最先自趙盾為政
宋齊魯皆弑其君盾內有所懷置而不問今卻缺為政又
春秋傳辨疑 卷里 宣公十年 古

不能治侯國之賊其君者乃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楚
遂使夷國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伯自是愈衰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諸侯之師伐鄭亦師而大夫在其中
諸侯未嘗行也如此年冬傳謂諸侯之師伐鄭亦非諸侯
親成之也又文十七年傳謂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
鄭石楚伐宋而宣元年傳曰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
以諸侯之師伐宋所謂諸侯之師者即指衛孔達陳公孫
寧鄭石楚書皆大夫也而經皆貶稱人可知此年之伐鄭
傳謂諸侯之師亦是列國之大夫耳大夫帥師而貶稱人
與文二年伐秦三年伐沈九年救鄭十七年伐宋宣元年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宣七年

六

伐鄭二年侵鄭十二年盟清丘皆敗大夫而人之者無以異以此時政在大夫故責大夫有獨切也若此伐果諸侯經必直到其窮而不復加罪矣蓋此時列國之弑君者不一而于諸侯之會盟侵伐未嘗貶稱人也此亦何須貶之以見義乎以鄭靈之被弑也晉無問罪之師于今六載而歸生猶如故但以其即楚之故特聯三國同伐之可謂義乎況是時陳靈又被弑正當聲罪致討務殄元兇而定新君之位陳必服而鄭亦望風歸命矣不知出此乃釋陳賊而不問徒加兵于鄭而問其不得已而從楚之罪稍有知識者恐不若是之悖也故于諸大夫特貶而人之貶四國春秋傳解疑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宣七年

六

故謂其不以德綏而用力爭晉亦無愈于楚者其說良是但春秋所以貶諸卿者意不僅在此為其不討陳賊而徒伐鄭以是為可貶耳胡傳止就伐鄭一端論不已疎乎至于楚罪自不可減以為自是責楚益輕者是見此今楚子伐鄭而稱爵故云然不知稱爵本實錄其罪無待于貶而非責彼之輕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傳曰秋劉康公來報聘

杜氏曰王季子食采于劉即劉康公也來報去年孟獻子之聘

春秋傳解疑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

何氏曰子者王子先王之季子也

陳氏曰自頃王而下王室無聘魯者于是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

胡傳曰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遺貴卿會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

注氏曰宣公簡慢于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其罪應誅定

王始則徵聘于魯中則厚賄于仲孫終則命責弟報聘是猶為人父而不責子之狠傲乃三揖于定省之常禮而德色于借履之微恩也宣公既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故來求之書止于文公來聘之書止于宣公錫命之書止于成公非則之而不紀蓋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于諸侯耳眾寡百有餘年而石尚以歸版錄自是天王之名號不見于經矣

渝關李氏曰按王季子杜氏謂字季子范氏謂子者人之貴稱然據閔元年季子來歸則季為字子不為字據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既書其名則子不可為貴稱且春秋傳辨疑 卷四 宣公四年 六

玩經文是國王之子而乃書王也若不為王之子則稱字與呼人之貴稱而冠之以王有何義乎然則王季子者自是王之季子猶先王少男之謂耳但據王子虎王子瑕王子猛王子朝皆王子二字連文今王季子何不亦如此類而乃書季于子上也曰稱名者可書王于而繫名于子下既不稱名何必亦拘此例故王札子名在于上先儒皆以為誤而此獨不可謂誤也此即書曰王子季未為不可而經不然是必有說于此矣陸氏之詩云母曰嗟于季行役朱子曰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然則男子而或過情者豈無偏私于少子者哉此書王季子是乃先

王之所私愛者也惟先王私愛其季子故當時以王季子目之而經亦云然所以明其為貴寵耳何氏乃謂天子不言子弟故變其文然則虎瑕猛朝之書王于天王殺其弟佖夫何嘗不言子弟何嘗不變其文乎○彭山李氏曰王季子王之母弟也亦當稱王子季誤倒季字于子上如王子札之為王札子耳果如王季子之云則似今王少子之稱然而定王嗣位至此纔八年未必即有少子能奉使也而況稱子以字其義何居耶按此說不然王札子固為王子札之誤以其稱名不可冠名于子上也此言王季子于義可通何疑于誤若以今王之少子為嫌然則凡稱王子春秋傳辨疑 卷四 宣公四年 七

與公子者何不嫌于時君之子耶又如夫人之稱無論君配與君母及君之妾母與祖妾母皆無異又何不嫌于時君之夫人耶况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天王殺其弟佖夫主時君而言皆以其弟為文若季子是定王之子則亦當書使其季子來聘不必又加一王字矣今既加一王字而不言其季子其非今王之子甚明且大稱子以季者猶如伯兄叔父之類季雖為字亦與實稱字者不同是固無誤于義者也而况義繫于私愛則其稱季子不為無意安可不思其義而繫以為誤也耶○公羊傳曰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實奈何母弟也按王子本貴必

謂貴以母弟則不然使如彼說則凡稱王子而非母弟者獨不貴乎此或果是母弟未可知但謂以母弟故而稱王季子恐非示人以公之義故母弟之說程子嘗不取焉且使王以母弟而私愛之當如弟年來聘弟語來盟之書弟而後可經亦何獨不然乎然則王季子云者當是先王之愛子愛在先王尤無關於母弟之義此不可以母弟論也明矣王季子者劉康公也昭定之篇屢書劉子又書劉卷卒葬劉文公或即季子之後歟○宣公以篡得國而又擅立天討不加而反聘焉時亦甚矣然張伯聘桓公家宰書名榮叔錫桓公命王不稱天惟前後各貶之故桓五年天春秋傳傳解 卷三 宣公十年

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可以無貶耳今王季子來聘前後既未見法乃于此焉君臣俱無貶辭何也篡與弑罪有輕重且殺惡及視者張臞仲遂實為之公未與其事也故于此聘不加貶而特直書以著其非若夫擅立而王不問猶是當時之常事耳他聘皆不貶此亦可以無貶矣○按國語劉康公之論魯臣者詳矣已而季孟皆長世宣公薨公孫歸父即奔齊是不足二君或十六年叔孫僑如亦奔齊是不足三君康公之言果驗可不謂智乎且其所謂為臣必臣為君必君云云自是正論惜其于君臣之義猶覺未明也蓋王禮不供導子是乎不臣王法不立王于是乎不君

康公身為王君不能正君以正天下乃啣君命而報聘于不臣之侯國亦可謂之君不君而臣不臣者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郚

張氏曰詩保有鳧邾文公卜遷于郚皆北山之地為邾魯二國之境

孔氏曰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郚則郚為邾之都矣更別有郚邑今魯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郚山為名蓋近在邾都之旁耳

彭山季氏曰郚邾邑之近魯者杜氏曰魯國郚縣北有郚山考之一統志郚山在邾縣東南二十五里以為邾文公卜遷于郚處則為邾都當距魯稍遠而不可以為非郚矣

卜遷于郚處則為邾都當距魯稍遠而不可以為非郚矣故鄭漁仲曰邾魯之間郚山多矣邾文公遷郚是邾都也非北郚也

高氏曰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篡立而邾子首朝之自是絕迹魯處者又十年故歸父伐之

胡傳曰周費卿為主將舉大眾出征伐不施于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使小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于邾不亦俱此故四國伐邾取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郚以罪之也

象山陸氏曰魯之伐邾無異于宋之伐滕特書取譴罪益著矣

汪氏曰無瑕者始可以討人宣公篡立惴惴然自保惟恐諸侯之動干戈而問于赤之故也其不能討陳宜矣而猶稱兵于邾以奪其地者蓋以晉伯之不振而強齊為之援故耳不幾碩鼠欺人之不見而竊食于釜盎之間乎下著歸父如齊為邾故則魯之為魯可知矣

渝關李氏曰胡傳以邾為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非也邾初為附庸國未知是何國附庸未必在魯邦域之中齊桓之世邾升為子爵非復附庸國矣而胡傳云然蓋未察春秋傳辨疑 卷聖 宣公十年 三

耳○觀伐邾取譴後而歸父如齊可知邾亦事齊者也齊于此時不能救及其土地已亡僅得歸父之一往而即不問齊固不肯失魯好恐亦無以謝邾人矣然則小國所以事大國者何賴耶○或曰邾近于宋而亦宋之屬國也歸父之伐邾者所以報宋圍滕伐滕之怨也以文十二年滕子來朝則滕亦事魯宣公九年書滕子卒滕猶與魯相好焉魯人惡宋之患滕故亦伐其與國耳冬之歸父如齊者或亦宋人欲報魯故歸父求援于齊而為之備也不然邾若事齊魯或不欲背齊而伐邾且既伐邾而得罪于齊齊必不納行父之聘矣又當時時行父必為之請罪而相與

平矣乃行父歸而歸父又往豈非既聘之後乃聞宋人之謀而又如齊以求援耶按此說亦覺可通且有合于汪氏強齊為援之說也可並存之

大水

張氏曰陰盛陽微之徵

何氏曰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繆役重民怨之所生家氏曰宣公即位以來六年蠡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未有其尹此時旱而書大水而書大以變常書也宜嘗以臣弑君以子逐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為水旱之災民受其虐書以示戒也

春秋傳辨疑 卷聖 宣公十年

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曰季文子初聘于齊杜氏曰齊侯初即位

彭山季氏曰行父如齊賀嗣君也

渝關李氏曰嗣君在喪未踰年稱子是猶未為君也何以即行聘蓋齊頃速葬先君因速即位故文子賀之而國佐亦以侯命來也然則齊頃固不仁而文子之行亦非義矣○此實賀也而左氏以為聘或者因賀而亦行聘乎賀則不必使卿行聘亦不必如此速也今以文子賀而即聘焉所以事齊頃者亦過于恭矣

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傳曰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杜氏曰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

高氏曰二歲之間公與大夫五如齊矣

渝關李氏曰魯人事齊者也若邾亦事齊則歸父此行固

為謝齊故若邾本事宋則歸父非為謝齊往而為求援于

齊往矣今亦未知孰是抑安知非邾人兩事之而事宋尤

謹故歸父伐邾而于此馬解說于齊耶但伐邾者歸父如

齊者亦歸父特以侵小之故不敢自安而屈身于大國亦

足羞矣宣大夫如齊止此至十八年歸父轉如晉成三年

公亦如晉焉蓋以勢交而不以禮合安能保其常親而不

春秋輯傳解疑 卷四十一 宣公十年

替也哉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曰國武子來報聘杜氏曰報

彭山李氏曰國佐國歸父之子齊之貴卿也宣公時魯君

臣事齊甚謹而絕無一使報聘今國佐親來直特為行父

之賀嗣君哉蓋齊頃公之立亦因嗣子有身國中未靖而

高國既逐崔氏亦恐其怨于諸侯也故其禮獨異以固魯

交耳自此魯使不復如齊宣亦有以微見其情實歟

謂齊國之速也夫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

于諸國則憂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唯

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王葬顏

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悅而有領為其砥者蓋禮義人

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

見獲執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中身之本矣

閻氏曰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故於丘之會

稱宋子蓋齊桓方倡大義以尊中國故宋公雖在喪而來

與會亦不深責以其不獲已而趨急務爾魯之于齊與國

也時雖後時亦何害耶惠公之葬既速又未踰年而以君

命遽遣使來聘焉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懽好書

曰齊侯著其惡也

春秋輯傳解疑 卷四十一 宣公十年

林氏曰齊魯之交自此踈矣

渝關李氏曰未踰年而即稱爵已為君也蓋文十四年齊

舍被弒而稱君亦未踰年也頃公于此不守明王之典禮

而從凶主之恃行有人心者不如是矣雖曰國有事變不

得不權宜為之然而舍既不免于弒安在速立之能定亂

耶亦徒成其不仁而已○自僖三十三年齊國歸父來聘

距今二十八歲始有國佐之來聘魯宣君臣接連于齊

者凡十一見而僅獲此空谷之足音亦足羞矣齊之于魯

素亦未必無小聘但其大聘絕少耳今行大聘而使貴卿

來其于報禮似稱然非新君之有意結魯或亦不肯如此

而以當喪而聘抑豈合于典禮之常者乎未知魯人之心亦將以此為可鄙否也

饑

杜氏曰有水災嘉穀不成

公羊傳曰何以書以重書也

泰山陸氏曰歲之饑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事孰重于此春秋書饑蓋始于是

渝關李氏曰穀不熟曰饑歲之歉也前此百二十餘年水

旱蟲螟之災多矣不以饑書蓋雖被災而猶聞有薄收者今于大水之後特書曰饑則稼穡之告成者寡矣春秋書

來報傳辨疑 卷四 宣公十年

二六

饑二北年十書大饑一夏二十饑雖差輕于大饑要皆民

生之不幸而有國家者之所深憂也王制曰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蓋必如是乃可無慮其

饑耳宣公十年未聞其修本而節用也其無三年之

蓄可知王制曰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夫國非其國

而遇凶年即欲救荒恐無長策也亦未必思救乎宣公頃

于事外國用無節倉庫未必能實而經無告糴之文是宣

公之君臣又在莊公賊孫辰之下矣

楚子伐鄭

成鄭

泰山陸氏曰當是時晉伯既不復可望齊魯之間熱嘲如

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

所載士會逐楚師于頓北不見于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為

輕重也

來報呂氏曰自宣四年以後鄭遂南北兩偏于良曰與其

來者可也鄭始終謀策只出于此

渝關李氏曰宣公之篇書楚子伐鄭者三胡氏以四年為

集訓九年為貶詞此年為直訓三事同而各異其說未可

據也原胡氏之意蓋見四年伐鄭適在歸生弒君之後遂

來報傳辨疑 卷四 宣公十年

三

以為與之九年信經此年信傳故一以為貶楚一以為不

罪楚也不知四年非討賊賊不見殺何為與之九年雖罪

楚非以稱爵為貶詞此年傳言救鄭不可信抑豈專責晉

也竊意此三事皆是以實書重之義楚子本親將經故被

實書之所以著其恃強猾夏之迹耳蓋春秋責晉未嘗不

責楚責晉者惡其不能范中國責楚者惡其陵中國也至

于不討鄭賊與陳賊蓋亦于楚有責焉此皆直書其事而

義自見焉用此迂曲之解而有異說乎○或謂明年楚人

殺微舒楚能討陳賊則于此年之伐鄭可不責其不伐陳

也不知明年雖討賊不過後來一端之可取其實入陳納

二大夫罪狀甚明經于入陳書楚子是乃錄實而無待于
貶者也然則此年伐鄭之稱爵蓋亦如彼例安可謂其無
譏乎夫微舒弒君在討賊之法刻不容緩已歷八月而不
能討乃動于戈于無罪之國而必親行以肆虐知仁義
者不為也斥言其爵其為罪楚無疑矣○左傳謂士會救
鄭而經不書或是不告之故必非聖人削之也又或士會
以救鄭為名而不及救其逐楚師于潁非亦或既去而盛
追之史本不書于策經亦無據而書之乎要之經既不書
亦難信其必然也至于伐鄭之事尤不足信明年春傳謂
楚子伐鄭及櫟鄭從楚若諸侯之師成鄭鄭即再受楚伐
自有所恃何至背晉從楚乎且鄭又從楚抑將何以謝成
師吾恐諸侯于此方且惡鄭而謀伐之彼又焉敢與于辰
陵之盟乎由是觀之則伐鄭之不足信也明矣明春楚子
伐鄭經亦不書亦未必然或者只是一事而左氏誤分之
其從楚之事或即在此時家氏所謂是歲鄭即楚是亦不
信傳說者也若果二伐只一事而從楚亦在此時尤足見
救鄭伐鄭之失實矣不然晉方勤我而乃背晉而從楚既
竟其不情若楚已取成而去然後晉救至而以諸侯之師
伐之鄭必不從晉矣何至明年而又與楚子盟辰陵哉大
抵此事皆當信經不信傳未可曲說以求通也○高氏曰

晉士會救鄭及諸侯之師伐鄭而春秋削之者責晉雖得
鄭而不能有之也按此說非也僖十八年師救齊狄救齊
無益于救而皆書救襄十年伐鄭虎牢何嘗能得鄭乎夫
無益于救而書救不能得鄭而書成使此年果救而果成
也經亦何必削之而不書乎

附左傳曰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逐
其族杜氏曰以四年執君故也斷薄其棺不使從卿禮○
孔氏曰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
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然則子家上大夫棺當八寸今斷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耳
不知斷薄之改葬幽公證之曰靈

渝閼李氏曰公子宋實弒君而鄭人討歸生得其情矣春
秋亦以首惡歸歸生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此類是也
但鄭人既知其為賊當其生也即當正人人得誅之法乃
畏其權勢而不敢討使彼得終其天年亦已過矣今于其
卒也即破其棺焚其屍冷其墓而猶馬猶以不得生殘為
恨何僅斷棺而已乎法不足以當其罪君子以為猶未討
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附左傳曰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
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渝閼李氏曰楚子伐鄭蓋即去冬事左傳誤記于今春耳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此一語實為二國之定案經凡所書晉楚事皆以此義求之可以得其大旨矣至于與其來者之說鄭人所以自為謀者始終不外乎此雖云勢出于不得已抑豈別無自強之道而使大國有以畏我哉惜乎鄭人不足以語此宜其反復無常而受兵無已時也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傳曰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按長平故城在今陳州西華縣東北

薛氏曰陳鄭以中國之不足恃而盟于楚由中國之無伯

春秋傳解辭 卷五

宣公二年

諸侯之失其恃也

朱子曰宣公之時楚莊威強主盟中國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却以陳鄭新服于楚者然不知陳鄭

之服楚非一次即其同服楚者亦不僅在此一時豈為其

新服而為此盟乎子良曰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然則楚

子之為此盟蓋亦慮陳鄭之無信故也已實無信而欲得

他人之有信難矣今雖歃血定盟而亦何益之有哉。胡

傳曰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

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

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且討賊子有亂臣

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中國變為夷狄人類

終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

晉晉與狄方會于橫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

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辰陵之盟所以得書于經而詞無貶者聖人討賊之意可

謂深切著明矣張氏曰楚莊于是合二國為盟而欲討陳

夏微舒也春秋以晉齊二大國方且致勤于晉狄而不能

討獨楚莊合諸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于陳侯鄭伯之

上與之也按此說皆非也楚人之殺微舒在後日即齊晉

之伐莒會狄亦在此盟後經必不為此而預取夫此盟也

春秋傳解辭 卷五

宣公二年

二

易以知其非為討微舒也微舒弑君不過一亂大夫耳非

如強敵大國之不易制也此時楚勢方張中夏不能遏其

銳況一亂國之大夫乎苟楚莊有意討賊是必聞亂即發

立取元兇而獲之不啻如發棠振禍耳何為遲之一年必

盟諸侯而謀之乃又不動輕動至冬十月而後舉行乎左

傳曰陳鄭服也蓋楚子得二國而又慮其無常故為此盟

以要之焉當為討微舒而相與謀哉況其殺微舒也入陳

納二大夫使其宗社幾亡卿取一人焉以歸是其意本非

專為討賊者經于彼事猶且責之豈于此盟而即其之耶

先儒見下文有殺微舒事遂牽就其說以是為與之良以

春秋輯傳解疑

卷五

宣公二年

三

不察夫情勢而于經旨為甚遠矣。○汪氏曰楚自會孟之後未嘗稱爵與于會盟今書子序陳侯鄭伯之上楚初主盟也。會孟稱爵與之也不稱爵則疑于楚大夫而執宋公之罪不著也。盟辰陵書爵于之也予其謀討陳之賊也。後此盟于蜀楚公子嬰齊序諸國大夫之上賤而稱人不子嬰齊之主諸侯宋就之盟屈建公子圍先歃而經首晉不予楚之狎主盟也。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則皆狄也由是知辰陵之盟楚子先序而無貶詞蓋予之也。按此說亦非也。自僖二十一年會孟之後楚無稱爵與于會盟者本無會盟之事也。至此則三國相盟而楚子主之不能不以實書而著其罪矣。且會孟之爵楚子原非為貶詞若恐疑于楚大夫而特稱爵則于圍宋之役貶稱人何不慮其疑于大夫乎。即此盟之爵楚子亦非為予詞此盟非謀討陳賊以蠻夷而主中國之諸侯何取于此而予之乎。大抵楚子之主諸侯已貶于僖二十七年之圍宋以後不復貶楚子矣。諸侯之從楚已貶于宣元年之侵陳遂侵宋以後不復貶諸侯矣。諸侯與楚同會盟已貶于僖十九年之盟齊以後同會盟者不復貶矣。伯主與楚同會盟已貶于僖二十一年之盟唐上以後會孟不復貶矣。魯君與楚同會盟已諱公子僖十九年之盟齊以後不復諱公矣。惟有

春秋輯傳解疑

卷五

宣公二年

三

他義則更加貶不然則從同耳若夫成二年盟于蜀楚公子嬰齊序諸國大夫之上賤而稱人者楚大夫初主盟也。惟于此焉貶貶故襄二十七年之會于宋昭元年之會于就皆不須貶而以名氏書矣。然則宋就之會兩伯之大夫咸在晉本居先楚本居次經文蓋實錄也。盟于宋楚雖先歃經從前日後凡之例而不復序就則以舊書加于性上不歃血經亦未嘗書盟也。此二會者抑豈聖人有意首晉以示不予楚人之義乎。由是觀之可知辰陵之盟先序楚子而無貶詞是亦從實錄耳。汪氏歷舉他事以例此而必以此為予之亦安見其有當也哉。○林氏以序楚子于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張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伐之兵不討亂而後強陵弱深著齊魯之罪也。○蜀杜氏曰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以人魯也。○汪氏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

子留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
權于魯也至筮之遂得非肇端于此歟

渝關季氏曰十三年齊師伐莒左傳曰莒恃晉而不事齊
故也按此年之伐莒或亦為此故耳夫齊莒素無怨如四
年公及齊侯平莒邾莒人不肯公獨伐莒取向而齊侯不
與焉則其無怨可知矣今莒不事齊或為魯人取向而齊
不加譴是以背齊事晉耶抑亦齊惠之時猶事齊今因齊
頃之不德而背之耶至于歸父會伐雖以事齊之謹不敢
不從未必非以魯莒有舊嫌亦欲借此以舒忿也且歸父
以伐邾取釋故懼齊而往謝之齊亦寢其事而不問今且
春秋傳傳疑 卷四 宣公二年 高

秋晉侯會狄于橫函

左傳曰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

晉秋會于橫函衆狄服也

彭山季氏曰橫函狄地

相傳曰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
夷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
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隣諸侯宜有請兵
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
不能三年而經小功之祭不亦俱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

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薛氏曰諸侯之會戎狄皆在所可罪則盟主可知也

高氏曰陳鄭諸夏之國而從楚狄在橫函而晉侯親往會
之夫中國諸侯所恃者晉耳齊方伐莒晉方會狄而使楚
人為伯者之事此反道也

張氏曰晉侯為盟主而往與狄會捨夏徵舒以遺楚討使
楚舉大義以加于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老所以貶
于邾也

渝關季氏曰杜氏曰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會主孔氏曰
凡諸侯聚會魯不與者皆歷序諸國云會于某地上盟于
春秋傳傳疑 卷四 宣公二年 高

辰陵即其事也狄從諸夏序例亦然僖二十年齊人狄人

盟于邢是也此異于彼而云晉侯會狄是狄在彼地晉往
會之故傳說晉大夫欲召狄卻成子勸其勤是晉侯自往
故以狄為會主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會吳于柤
其意與此同按此說不然春秋凡書某會于某地者未
必無主客但據其會序而以平辭書未嘗論其孰為主也
何獨于此而必論其孰為主而晉侯往會之乎夫會吳于
鍾離會吳于柤皆是殊會之辭固與此同意然亦非吳在
彼地而諸侯大夫往會之故以吳為會主也如襄十四年
諸大夫會吳于向向為鄭地亦以殊會之辭書又安可謂

其會主在吳越然則殊會云者大抵是內外之辨亦如據魯而言則魯為內而他國為外故魯君之行皆曰公會某據中國而言則中國為內而外故伯主之出亦曰晉侯會狄此乃春秋外狄之義例非據往會之跡而變文也杜氏孔氏但見晉侯適自往故為此論若使狄來中國而晉侯與會獨不可書晉侯會狄于某地乎隨二年公會戎于潛潛魯地也而書會戎由是觀之則不因往彼而以殊會書也明矣今晉侯為伯主而親與狄會則其體勢當有差焉不得不以殊會別之矣故以伯主而周戎師則書及姜戎以伯主而結狄好則書會狄皆外之之辭也外其所

春秋傳解

卷三

云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左傳曰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孔氏曰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十二年之戰雖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為左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雖不書隨而傳云使隨人守舟女獨不慶寡人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為楚私屬不以告耳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

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在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卿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春秋傳解

卷三

宣公七年

云

彭山李氏曰徵舒弑君本有罪說以文其事雖成公以子嗣立亦不知所以為慰矣況于楚人素無禮義豈復知討賊乎特以孔寧儀行父奔愬于楚而徵舒方東陳政欲奪其權故楚子假此示威以殺之其實欲親入陳而先脅其衆耳左氏序此似謂真能討賊者則楚莊庶幾知義奈何其行事全無可觀耶無徵舒本負大惡殺之實當其罪則亦足以快人心矣故楚稱人而夏徵舒不稱大夫杜氏曰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

范氏曰變楚子言人者弑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其月謹之

張氏曰楚子夷狄也能殺徵舒與蔡殺陳侯一例書之以明亂臣賊子人人得誅不問中國夷狄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極三綱于大亂之日也

胡傳曰稱人者眾辭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

蘆陵李氏曰楚假討賊之義以有事于中國者四殺微舒也執慶封也誘蔡般也執陳招也惟殺微舒得討賊之義故特書人執慶封亦無貶辭但楚靈之暴非莊比矣

渝關李氏曰此先殺夏徵舒而後入陳也楚猶未入陳何以殺微舒左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此或微舒懼討而出奔楚人復而殺之又或陳人執微舒以罪楚故楚人殺之耳據左傳此時陳侯在晉則是渝辰陵之盟而又從晉也楚子于此伐陳蓋亦惡其背已耳此時微舒秉陳政或者從晉之謀亦出微舒故楚子惡彼而欲殺之殺而入陳又縣陳雖因申叔時之春秋傳傳疑 卷五 宣三年 六

諫復封之猶卿取一人馬以歸則是貪其所有而以為己利也入而納二大夫或二大夫欲奪微舒政而為之謀楚亦使其德已而莫之違也夫二大夫借楚之勢以濟其私特假討賊以為名楚子亦假討賊之名而自圖其利抑豈真能討賊實有見于大義之必不容己者哉使其真能討賊必不遲至十有八月之久且元兇既戮即可旋師又何為入陳何為納二子又何為獨取一人以歸耶然則楚子雖能殺微舒其心本不可開春秋乃以討賊之辭予之而書人者試君之賊大惡也覆載不容人人所得而加討者也口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明年春經書葬

陳靈公以其賊既討也賊既討而書葬可知殺微舒之書楚人自是討賊之辭而為春秋之所與也 丁亥楚子入陳

彭山李氏曰乘陳亂而親入其城肆行強暴憑藉中華直書楚子入陳而罪自見矣

陸氏曰楚子之討正也故書人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其辭以示不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芥無遺稱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

胡傳曰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齊昭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于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于為善卿之徒也以春秋傳傳疑 卷五 宣三年 七

貪取國急于為利昭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不可以不察也 傳曰楚莊縣陳申叔時之言而後討歸謂之夏州仍是以貪歸之也

汪氏曰春秋于楚莊之討微舒而稱楚人亦猶吳闔廬之殺蔡而戰于柏舉稱吳子也楚子入陳目其人而貶之亦猶吳入郢之舉號也辭雖不同意實無異蓋楚莊闔廬實非有討賊救患之誠心故書法予奪如此也使楚莊真有討賊之心則辰陵之盟執微舒而誅之一匹夫之力耳矣侯于以重兵進其國都而後戮之哉使其素有討賊之志則四年之伐鄭俘歸生而輓諸桔槔之門而仗義之名著

于中國矣。莫待于三月之圍。失職不討。而受肉袒之降。哉。由其本無是心。而假其事。以為功。故不足以進于此也。文定謂假于討賊。以縣陳信。矣。論者以楚莊居五伯之列。亦取其討賊之一節。如秦穆之悔過耳。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是楚子先入陳。而後殺徵舒也。經則不然。自當以經為正。胡傳曰。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陳氏曰。不書入而後殺。予之以討賊之義也。則討賊一事入一事也。汪氏曰。晉文執曹伯。非伯

討故先書入。曹後書執。曹伯楚靈殺齊慶封。雖殺有罪。而不以討賊殺之。故先書伐吳。而後書殺慶封。亦不係之楚。

春秋傳辨疑 卷四 宣二年

四

人則知此以討賊予楚莊也。按先儒信傳不信經。為是曲說。以通之誤。矣。經于入陳書日。則殺徵舒在丁亥之前。無疑。且春秋之施褒貶。自各有法。必不直任己意。而顛倒事蹟。以示義也。使楚果先入。後殺經。即據實書之。亦自瑕瑜不掩。如昭四年。先書楚子等伐吳。後書執齊慶父。殺之。何嘗不各見其得失耶。然則經書入陳于殺徵舒下。自是事本如此。從實錄也。夫殺徵舒。固得討賊之義。然元兇既殲。即當旋師。乃又入陳而納二大夫。故春秋變文而稱楚子。又書入。書納。皆所以罪之也。以其縣陳。即改故不書滅。雖鄉取一人馬。以歸實未取其地。故不書取。胡傳乃謂仲尼

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蓋亦未察其實耳。

納公孫率儀行父于陳

彭山李氏曰。公孫率即孔率也。儀氏行父名二子。皆陳國卿也。通于夏氏。以致亂。過亂以出。既至楚。則遂為莊王腹心。故殺徵舒。而以寧行父代之。使執國政。陳之所以從楚不貳者。以二卿為主于內也。

程子曰。致亂之臣。固所不容也。故書納。

胡傳曰。此二臣者。從君于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棄。然後快于人心。

春秋傳辨疑 卷四 宣二年

四

今乃說辭奔楚。託于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諸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率儀行父于朝。謀于陳。眾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燕鄉取一人馬。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驪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事見左傳。他國非所當

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

汪氏曰孔寧儀行父不繫陳不使得為陳之臣也書曰納則二臣之罪與楚莊納之之惡皆見矣

渝關李氏曰●劉敞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

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于諸

侯禮也大夫託于諸侯非禮也按此說謂諸侯不可納大

夫是矣其以諸侯納諸侯為正豈知諸侯失國亦非諸侯

所得納者乎夫諸侯託于諸侯為所主者固當援之使復

其位亦必請天子之命以復之庶乎其可耳○茅堂胡氏

曰南唐李氏既臣于周以進退大臣之事請之而世宗無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四二

所可否以他國非所當與也按此說亦覺未當胡傳所謂

他國非所當與者蓋指友邦諸侯言古者諸侯之卿皆命

于天子豈亦非天子所當與者乎南唐之請進退大臣于

周自是臣禮之當然而世宗無所可否不肯專制于彼以

示優容而已此事原不為正法安可舉此以為例哉

附左傳曰厲之役鄭伯逃歸杜氏曰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

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杜氏曰為明年楚圍鄭傳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十三

渝關

李集鳳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杜氏曰討賊二十一月然後得葬

公羊傳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

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按國

復二字未可據微舒未殺之先陳國未喪何至不得葬乎

經書葬陳靈公于殺微舒納二大夫之下則知靈公之不

得葬者由微舒而其得葬者由微舒殺二大夫得復位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三

宣公三年

十年左傳曰鄭子家平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

逐其族改葬幽公證之曰靈無則此亦改葬而以君禮安

厝之也不然當微舒尚存時已歷十八月而懸棺不掩無

論成公無以為情彼微舒者方欲自文其奸焉故棄其君

屍而不慮罪惡之愈彰哉故以為二靈之改葬並相同然

而鄭靈不書葬而陳靈書葬者鄭靈之賊未討歸生祀而

鄭棺之禮不當其罪其改葬也魯即會之而亦不必書此

同

楚子圍鄭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二年

二

左傳曰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入臨守渾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杜氏曰九月十日孔氏曰杜氏之故云九月十日也知非季春克之者下云六月晉師救鄭及河間鄭既反楚平桓子遂還夏時故至河間鄭未復至河間報猶從運師在國聞服師必不發若是季春克之不意以至六月而晉人不聞以此知三月非季春也經傳皆言春圍鄭不知因以何月為始圍經旬有七日為之退師聞其休戚乃復更退圍三月方始克之明從初以至子克三月始圍至六月乃克也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抵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于厲宣桓

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故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藩入盟子良出質

杜氏曰前年盟辰陵而又徵事晉故

汪氏曰據左公羊所記公羊說在鄭裏公屈服于楚禮數雖下卑辭異以求免則楚之凌暴亦甚矣然其能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藩于利而不要其土則此于後為思啓封疆者猶有改過遷善之美也

廬陵李氏曰鄭自此從楚直至成五年蟲牢之盟方向晉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二年

三

渝關李氏曰經書楚子圍鄭著其暴也獨以不書入未嘗入也左傳謂入自皇門至于遠路爾雅曰九遠謂之遠○杜氏曰塗方九軌曰遠公羊傳謂勝乎皇門校乎路衢何氏曰皇門鄭郭門路衢郭內衢道四達謂之衢此蓋楚師入鄭郭門至于郭內衢達之路鄭伯見其勢危故出迎耳若楚子已入都城則亦何得言迎乎惟鄭伯出迎楚子而卑禮異辭以悅之故楚子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楚既退師其未嘗入也明矣隨武子孫叔敖皆曰昔微入陳今茲入鄭不過張大之辭但據入郭而修言之耳胡傳曰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李曰縣陳非滅之也今鄭伯曰不泯其社稷使

政事君夷于九縣可知縣其國者而經止書入其于鄭也仍使主其祀而社稷未嘗泯也

入自皇門至于遠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為惡從輕而不著其惡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予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按此說不然楚子實未滅陳故不書滅實未入鄭故不書入蓋陳者入而鄭書圍是即著其憑陵諸夏之罪吳安可謂不著其罪而故為之舍重而從輕哉且春秋雖切于討賊而于陵王猾夏之惡未嘗不深罪之楚子近造王都之側環攻

其懿親之國蔑王執其馬鄭從中國而圍之三月致其肉袒迎降復執其馬此事當不為小過若因討賊一節而寬其罪不幾為假仁義而跋扈憑陵者得藉口乎且春秋之于伯主功罪不掩在一事且然今殺陳賊與圍鄭既係兩事何為因彼而寬此況去年之事書入書納未嘗為楚子寬也乃謂于此從未減亦甚覺其不情矣○此時楚勢甚強其力可以滅陳鄭然聽申叔時之言而復陳國悅鄭伯之說而許鄭平亦異于貪殘無道之他君矣是于不義之中猶有一端之可取者未可盡沒其善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春秋解傳辨疑 卷四 宣公二年

四

左傳曰夏六月晉師執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勤民馬用之楚歸而動不復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豫而動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楚子曰不可晉所以伯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伯不如死以中軍佐濟新猷子謂桓子曰逆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

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邲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為食乎令尹南轅反旆王告令尹改乘轅而非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驕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師叔入盟子良在楚

春秋解傳辨疑 卷四 宣公二年

五

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哉料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晉視錯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欲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一

六

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趙旃求卿
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晉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恨往矣弗備必敗士季曰備
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來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
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哉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
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
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
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束分為左右右廣雞鳴
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
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
秦秋輯傳辨疑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一

七

濟亦終夜有聲而辰楚重至于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
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
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
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
晉在焉得定功所遺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
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
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敵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
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令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
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林乎路衢鄭伯肉袒左
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
天禍是以使君王沛馬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
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馬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
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
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撫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
南郟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師役危殆死
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
古者好不穿皮不露則不出于四方是以君子篤于禮而

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
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
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
也莊王曰弱者吾戚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
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冠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
走者舟中之楫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
罪今之還師而佚晉冠

彭山季氏曰邲鄭地在秋山之東衛雍之北大河之南今
當為滎澤河陰界上地一統志以為在鄭州東六里非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戰不以勝負晉以中國為主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宣公三年

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

胡傳曰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其官不欲勦民
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
上定于一也古者伐鉞臨戎專制閭外雖君令有所不受
況其屬乎藥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眾不
可過事見左傳偏陽事見左傳林父既知無
七日不克必尔乎取之遂下偏陽事見左傳林父既知無
及于鄭馬周之矣諸帥入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
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辭夫豈不可說
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厥子分惡之言知難

而冒進是棄晉師于誰責乎故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茅堂胡氏曰邲之戰先穀趙旃實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
責元帥也武侯祁山之戰違命于街亭者馬謖也失于某
谷者鄧芝也而武侯深自剴責以為咎皆在己此亦春秋
一統之義也任歸于一者責有所歸權分于下者眾無適
從吳楚既反漢用條侯以梁王之貴太后之尊災請救援
條侯謹守便宜竟破七國唐六道重兵攻圍淮蔡久而無
功及裴度視師雖韓紅亦與疾督戰遂擒元濟代宗以九
節度之師圍慶緒不立元帥一夕而潰其成敗之蹟豈不
著明也哉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宣公三年

九

汪氏曰林父身為元帥始既不能禁制屬之違令而專行
終又不能躬帥士卒冒矢石而力戰乃鼓于軍中倡為棄
甲曳兵之敗則喪師之罪不責林父而歸于誰乎然書晉
荀林父帥師以敵楚子者尊中國而抑夷狄故不以林父
之有罪而貶之也

張氏曰考公羊則知楚之所以勝考左氏則知晉之所以
敗

永嘉呂氏曰自楚執討賊之權于是陳為楚有鄭不堪楚
之虐伐而受盟辰陵然曰與其來者可也則猶未純乎從
楚也故微事于晉晉既不能有效而僅爭鄭則卻之一戰

夷夏勝負之一決也自邲之敗而楚伐宋橫行于中國而莫制矣

渝關李氏曰蜀杜氏曰不書救者以其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耳或謂不書救鄭是予楚以伯然晉文晉悼之伯書楚人救衛救鄭豈不予晉以伯乎按此說謂非予楚以伯是矣然謂以緩不及事而不書救或不然僖十八年正月宋公等伐齊五月齊師戰敗而後救齊是亦緩不及事者經猶書救此獨何為不書乎或者謂彼至其地而此未至其地也然宣元年趙盾救陳未至陳地而亦書救以致其意豈必至其所救之地而後書乎蓋齊師雖敗狄未為齊救轉傳辨疑 卷三 宣公二年 十

齊而至陳未降楚盾本為陳而來此皆不及事而猶可書救者也今也晉師及河聞鄭降楚而欲還則是鄭非晉之所有晉亦無所用救而將去矣此自不可以言救且或以不救則不告又何以書若必謂責其不及救而削之不書然則文九年之救鄭宣元年之救陳陽當皆取其救豈獨以其不書為識哉○胡傳曰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此說不無左

傳所謂晉師救鄭者是原其出師之故而云然未幾鄭已降楚晉師及河欲還則是以鄭為叛國而不須救矣于邲之戰不過恨楚之得鄭耳非為救鄭而與之戰也此本不可書救抑豈以其不書為責晉哉且楚人之討陳賊自與圍鄭戰邲無涉何必牽彼以論此在晉人不能量敵制勝固非觀釁之師若謂楚既退師與鄭平不當與之戰此無異禦寇者冠既得志而去即當釋之不問也觀春秋不貶晉卿而書敗績以誌其辱蓋非惡其戰也惡其不知所以戰也使能修德厲兵奉王命而合諸侯以討之若可以戰而大敗楚師豈非春秋之所慰快乎惟不能然所以無制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宣公二年

十

畏師是故不免于譏但非以晉主之為譏辭也中國之與中國戰固以言及為主戰之義若中國之與夷狄戰何可拘此例故凡與楚戰者皆以中國及之則是此戰之主晉正與常詞同矣何反謂其與常詞異乎江氏曰據楚成救鄭則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楚得臣救衛則書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今此晉救鄭當書楚及晉戰不知泓之戰非為楚人救鄭故城濮之戰亦非為楚人救衛故彼不為楚救而主宋晉此即晉果救鄭而亦不可主楚也况林父本不救鄭又何疑于不以楚及耶然則楚子不貶者無待于貶而使晉主之仍是泓與城濮之常例也

春秋傳解題 卷四 宣公三年

三

夫。據左公二傳之所載則此戰也晉楚之事略相同以左傳言之晉師雖濟河而猶不欲戰楚師雖至邲亦將飲馬于河而歸晉林父與諸將多不欲戰楚子與孫叔敖亦不欲戰晉之欲戰者士穀楚之欲戰者伍參楚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而又使召盟楚有三人之致晉師晉亦有二子之怒楚師楚人疑晉師之至而進師晉桓子不意楚師之至而不知所為此二國之欲戰不欲戰皆無異也以公羊傳言之請戰者晉人而不肯辟者楚子此二國之欲戰亦無異也然則欲戰不欲戰者二國既無異而經以荀林父至此戰非為晉之有意乎此戰也明矣內夏而外夷凡與楚戰皆然而又何疑于此乎。經者戰于邲是在邲地交戰也左傳謂晉師在敖鄆之間楚人進師東晉軍又曰及昏楚師軍于邲而辰楚重至于邲則是戰時不在邲及其昏也楚師于此結營明日輜重方至此與經不合似未可據且經明書及戰是必兩軍相接刀矣左傳謂楚進師東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實則是兵刀未接而即走矣夫兵刀未接而即走只可言敗晉于邲耳何可以言戰且不相刀而令人先濟又以實勸之恐無此時似亦未可信也。宋子曰左傳分誇事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殺連命而濟

秋七月

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穀而誅之按此說謂林父當誅先穀是矣其以分惡事為徇人情似與韓厥之意不相合徇人情者是彼實有罪而我與眾人共分之也此則我實有罪而欲與眾人同任之非徇人情之意矣夫與眾人同任之是欲均受其罰也而春秋專以敗績罪林父亦安見其惡有所分而果為奸謀之所利者哉

附左傳曰鄭伯許男如楚杜氏曰為十四年晉伐鄭傳

春秋傳解題 卷四 宣公三年

三

經左傳曰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殺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聞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楚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曰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因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杜氏曰蕭宋附庸國

孔氏曰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為附庸莊二十二年蕭叔朝公是其事也此年楚子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為宋邑也杜氏以長歷校之十二月無戊寅乃是十一月九日此不言月誤者按傳稱師人多寒若是十一月則今之九月末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

高氏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中國過陵諸夏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也

春秋傳解題 卷四十五 宣公二年

汪氏曰楚莊滅蕭所以逼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假于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

重也末滅而書入惡其威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怒也不滅而書則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據此說是春秋書入書圍書滅皆以已意為重輕全非事實之實且以入陳圍鄭為末滅既于楚罪為失出至以蕭潰書滅為斷其罪其為失入又甚矣○左傳謂宋華椒殺蕭是必有之蓋蕭為宋附庸宋亦安得不救然謂華椒以蔡人救之恐蔡人之從楚甚堅未敢背楚而

助宋也或是蔡國之士大夫在宋者同與救之然而經不書救者或以不告故又或蕭為宋之社稷臣則以宋人自急其本國而略之歟○夏六月之敗晉也知季射公子穀臣因之以還今此伐蕭蕭人因公子內而殺之夫穀臣與而非楚莊之子即其弟也以戰伐之故而禍及其子弟其所傷者實多矣然則楚莊之不仁豈僅在破人之師與夫滅人之國而已哉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傳曰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

討貳杜氏曰原穀先穀○孔氏曰杜預以為鄰人則不知誰之子也按傳先穀或稱原穀此蓋先穀之後也上

春秋傳解題 卷四十五 宣公二年

宣公二年

宣公二年

文稱其子服虔以為食采于楚今後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于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清丘衛地水經註曰在今東都濮陽

縣東南三十里今按濮陽廢縣在開州西南○是時晉伯

不振楚子入陳圍鄭晉荀林父亦為其所敗矣至是入滅

蕭以脅宋宋與曹衛晉唇齒之國猶欲推晉伯以為主故

為此盟而亦何足以制楚哉

胡傳曰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

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陵宋人盟宿已不

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復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

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貳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

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
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
政事自強于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歟
血要質鬼神斬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于是故國卿貶而
稱人識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結盟約
所信任者曾可知矣

楊氏勛曰新城書同穀梁傳云同外楚則清丘亦是外楚
省文也

注氏曰新城之同盟以趙盾主盟清丘之同復以四國之
大夫盟齊盟所以一天下之心而晉以大夫尸之又甚甚

春秋傳傳解疑 卷五 宣公二年

六

而諸侯之大夫與馬伯業之不報宜矣

家氏曰幽之同盟內外大小翕然同齊伯之方威也新
城之同盟諸侯散者復合晉伯之漸衰也清丘之同盟異
者眾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伯矣

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同盟五清丘斷道肅罕馬陵于蒲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杜氏曰宋
伐陳衛救之不討威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按此盟
之後諸卿固不實其言但其所以貶諸卿者當不在此或
曰新城之同盟皆諸侯而以趙盾為主盟以前此盟于危
已略諸侯而書晉大夫故于新城特錄其實而不貶也今

則晉與列國皆大夫以其政在大夫而大夫共為此盟是

乃天下之大變也故于此馬特貶而人之耳按政在大夫

非一日矣何獨加貶于此盟若弟職其四國皆大夫使此

盟亦有諸侯豈遂免于譏乎然則貶而稱人正為其政在

大夫而所以責諸大夫者有獨切矣蓋諸大夫既專國政

不能討彼陳賊及使蠻夷假義以益其強至於入陳圍鄭

敗晉滅蕭而皆莫敢誰何也徒為是同盟以結之何益乎

貶而人之大抵為其謀之不臧而失強國制夷之本務云

耳夫以強國制夷之本責之諸大夫則凡所以引君子當
道相君以大有為者皆分誼所不能辭又何憂蠻夷之橫

春秋傳傳解疑 卷五 宣公十年

宣公十年

七

行而諸夏之受憑陵無已時哉嗚呼此春秋不得已之極

思而正大夫以正諸侯之大法也且晉景之同盟凡五除

此之外皆諸侯然而此既貶大夫則于諸侯之不得自尊

者又曾何待于貶乎○在先穀違命喪師幾至失諸侯今

為此盟以結之其罪固不能逭然列國不以勝負為從違

捨燔燬強盛之楚從喪敗方新之晉似乎深可嘉者由君

子觀之以是為小貞而非遠激也卒之不實其言而衛救

陳宋亦及楚平馬就謂同盟之為可貴哉

宋師伐陳

左傳曰宋為盟故伐陳

杜氏曰陳戴于楚故

彭山季氏曰宋既與晉盟于清丘以晉為可恃也故為之盡力以討陳夫晉本不德而陳為楚所凌其從于楚而不戴亦其所得已也宋乃為晉而妄興大眾以伐之何足以服陳乎世未有攻其與國而不報者其謀國失圖甚矣

渝嗣季氏曰按左傳宋為盟故伐陳則是清丘之盟亦曾約陳而陳不至故于此焉伐之也夫宋人以滅蕭之故勢見迫逼是以約陳而外楚陳人不至而遂以大衆伐之是名為中國討不服實為已謀之不遂而欲舒忿于此也夫不能制楚而徒虐其從楚者無益于事而適以重楚之怒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一 宣公十一年 六

衛人救陳

左傳曰衛人救陳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杜氏曰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為十四年傳救孔達傳

滄起宋氏曰伐之非救之亦非

渝嗣季氏曰凡救美事也然美之中亦有不美者存衛人

救陳是也蓋宋人之伐陳固不義然欲討其背夏從楚者初非大無道也陳人背夏從楚雖其勢不得已要之于理未當也孔達念先君之約言勸其君以救陳似乎能急隣國之難而成先君之美者曾不思理有順逆事有公私順且公者當為之逆且私者不當為也此時蠻夷橫而中國之勢方危清丘之盟方欲同心外楚以聯中國之交顧可黨異而背同乎衛人自敗其盟以救陳是徇二國之私好而不顧華夷之大分非小失矣故特賦而書人以明非義之義不足為義舉也然則衛人于此當何如勸陳以勿戴連先君之好陳德接之謀請于晉宋以止其師從則其快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一

宣公十一年

元

也不則自守以固社稷庶乎其可專○胡傳曰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行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按此說不然春秋之義每多變不可執一而論之在宋不當伐陳在衛不當救陳義各有在也此救自不為美原胡氏之意蓋謂凡書救者皆美辭今衛人背盟失信未見其美求其說而不得遂謂意在責宋也不知上書宋時伐陳責宋之意自明且清丘之盟既敗諸卿其以同盟為非自不以伐不盟者為是矣豈待書救而後見其責宋乎夫

救雖美事若不當救而救者亦不為美不可謂善救也美之也孔達念先君之約言而以死靡大國之討意謂寧失今時之信不可失先君之信抑亦思陳之被伐者為何宋之伐陳者為何宋為從楚而伐之我乃救其從楚者當亦先君之所不許也以此而挽中夏之師于伯國之怒其所以者已大矣貶而人之不亦宜乎胡氏謂不待駁絕而慈自見既與書救為美之意相背且不知書人為敗辭尤失經義而不足據者也○是役也孔達主其謀亦必是孔達為將矣傳謂清丘之盟是孔達而十四年經書殺孔達安見此救之非孔達將乎孔達為將而書人貶之也于此貶

春秋傳解題 卷四十一 宣公三年

三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左傳曰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臨川吳氏曰齊以強陵弱而伐莒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

稱齊師者甚動大衆而伐小國也

論關季氏曰文十八年莒有弑君之亂而齊不加討是猶

惠公之罪也至齊頃立而亦莫之問蓋亦相視為固然矣乃于三年之中伐莒者再但為其恃晉而不事齊故亦安見其有名也哉前伐已貶稱人至此不復貶矣故特稱師以著其暴

夏楚子伐宋

左傳曰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滄起朱氏曰以其救蕭天伐陳與國也

彭山李氏曰楚本欲圖宋者也而去年宋師伐陳攻其與

國則楚人有辭于伐矣書為楚子親行也楚既為陳尋又

服鄭惟宋未服故欲圖之觀其初滅蕭以脅宋可知矣蓋

春秋傳解題 卷四十一 宣公三年

三

陳鄭宋皆在河南而中國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

而陳則介乎宋鄭之間者也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

則可以致東諸侯而得陳則可以致鄭宋者也陳鄭既皆

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為楚有自是將圖天下矣

江氏曰楚陵中國不待駁絕而惡自見

粗氏曰宋伐陳衛救之不討或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

也

盧陵季氏曰楚有事于中國晉自鄭及宋楚成之爭伯敗

宋于泓楚穆之爭伯弱宋于厥貉楚莊之興袞鄭人以侵

宋卒之今年之伐明年之圖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

吳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援鄭以圖宋向非悼公之盛則于宋之盟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按此說是謂清丘之人諸卿為其不實言也因衛救陳而晉衛與曹不救宋此皆為失信而獨宋之伐陳為得討貳之義故謂可以免也不知清丘之盟四國既皆貳矣安見宋獨免于譏乎蓋其所以貳諸卿者原不為後日之失信故況宋師伐陳不得為義舉亦非春秋之所許也若夫華椒之救蕭自是救所當救者本不為罪又何嫌于罪累其國而在氏云然未免失經旨矣○胡傳曰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春秋傳辨疑 卷四三 宣公三年 三

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致死觀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于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按此說謂宋人之非策誠是矣其謂楚子之得書爵殊不然夫書爵本實錄豈以其有詞于伐而乃書爵乎雖其責宋也特譏其啓致兵之罪失保國之道而于蠻夷之積夏反取其有詞而以書爵為與之羞亦特論之未平者矣

秋金

銅左傳曰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杜氏曰鄆戰不勝意故曰秋致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傳曰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滄起朱氏曰討邲之敗及召狄之罪也先穀佐中軍貪躁遭制偏師濟河卒以致敗殺之固宜獨不念先穀之勲而盡滅其族乎荀林父身為元帥軍令不行楚蠻人伍參蚤已知之而晉不知今坐先穀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若專論邲之役舍林父而殺先穀晉于是失刑矣

春秋傳辨疑

卷四三 宣公三年

三

張氏曰趙盾將攻王而楚莊尚恩子文之治楚而後克黃之所先穀先穀之孫李曰李彭山以為先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渝關李氏曰先穀違命喪師當時赦其罪而復其位曾使至清丘之盟矣邲之敗已歷一年有半今又何故追討之若專為討邲之敗則主軍者林父同罪者趙盾魏錡尤不當獨罪穀即獨罪穀而殺之又何為盡滅其族乎竊意殺穀者專為召狄之罪專為召狄而又討邲之敗者意必謂邲之敗罪已當誅既赦其罪而復其位不知悔過自新更召赤狄以禍國家其罪大矣是以殺穀而並及其族耳夫召狄之事未知其有無即有此事亦當請于王朝以正

典刑晉人無得而專殺也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其
為罪晉可知矣。胡傳曰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
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
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
事也將非其人則賊讎得其人使親信聞之則敗以剛愎
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
之戰趙穿獨出而與駢之謀不用事見左傳濟涇而次樂
壓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事見左傳今林父初將中軍乃
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
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高氏曰卿之役三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十四年

帥皆欲還先穀固請戰遂及于敗至是以為討然釋趙盾
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穀為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族滅
之惡之甚也按晉殺先穀若專為卿之敗則此說誠是矣
但避之年餘而後討必非專為此故也左傳兼言其召狄
今乃獨論其敗卿既于事情未得其詳則其所以斷晉罪
而詳書法者安見其有當也哉

左傳曰清止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
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殺之
曰我則為政而先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杜氏曰
為明年

春秋傳解疑卷四十四

渝關 李基鳳 翻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曰春孔達繼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
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違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
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彭山李氏曰孔氏達名衛卿也衛人殺陳寶由孔達衛已
不之問矣去年楚伐宋晉不能救必歸咎于同盟之不
協謂衛之有貳于楚也故衛懼于晉而殺孔達以說焉此
何義乎故不去其大夫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十四年

一

茅堂胡氏曰孔達之死謀之不臧者也先君雖有約言若
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省乎而況同盟口血
未乾即充大國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身死之求說于晉
與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莫遠哉是時陳貳于楚為孔
達討者若顧約言告之以不當可也

渝關李氏曰此孔達自縊而死爾為稱國以殺曰孔達
念先君之約言而背同盟之公義不審勢不度理理輕小
信妄以死殉罔不可謂知命者然衛人謀國恤隣自有其
道有何必不得已而背渝盟以干大國遂輕棄其股肱之
佐乎始則從其矢死以救陳終則聽其自縊以說晉是非

春秋傳解題 卷四 宣公四年

二

孔達之自殺而衛國殺之也。經故稱國以殺耳。況其來告之辭曾以國殺言則亦不得不據辭書之矣。彼曰不令之臣達而經以大夫書是乃不許其殺以是而罪衛也。然則稱國稱大夫要皆春秋之義斷也。夫○胡傳曰殺大夫而書名是義不繫于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于犯盟主至于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按此說不然。凡殺大夫而書名以者例之常。不書名氏者或以不知故。又或史文之偶闕義不繫于名與不名也。此胡氏嘗謂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曾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見莊二十六年。夫謂不書名氏者義繫于殺則可因此而謂書名氏者義不繫于專殺豈可哉。稱國稱大夫皆罪其專殺與妄殺非為殺殺者之罪累上而乃如此書也。然則孔達雖有罪謂衛人當按而誅之既有違于專殺之戒至以稱國而不去其官是為罪累上也。又何其過于責君而反為人臣寬乎。夫衛君從達之謀而干犯盟主固不能無過。然孔達專國政而妄為此謀其罪尤重于君。彼以一說塞欲全無足責所可責者。衛君且輕聽其謀至于此時而又無計以全其生專殺與妄殺皆有之。此即為君罪矣。豈必究其秋陳之事而乃

春秋傳解題 卷四 宣公四年

三

見其罪累上哉。○文元年衛人伐晉二年陳侯為衛請以于晉執孔達以說四年晉人歸孔達于衛。良也。故免之。夫孔達東衛政敢伐伯國以取執每而卒得幸免亦已過矣。今又念先君之約言背同盟而救陳是又得罪于晉也。及晉人來討達欲以死謝之而衛亦竟聽其死焉。彼衛人者何不效前此之執達以說猶可僥倖丁不死乎。達之得罪于晉者再彼亦自知其難免故寧以一死塞怨。然衛人以達為成勞妻其子而使復其位則又以彼為功而非真惡達者。雖以不令之臣告諸侯亦祇歸罪于彼以滿名耳。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所以責衛人者何如哉。

春秋傳解題 卷四 宣公四年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渝嗣李氏曰曹文公在位二十三年卒于盛立是為宣公

晉侯伐鄭

左傳曰夏晉侯伐鄭為淠故也。杜氏曰晉侯于淠馬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杜氏曰有禮國之禮。

張氏曰屈而知仲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與爭鄭之師故書爭侯以著其師之為報怨也。

高氏曰晉救鄭而敗于鄆鄭遂即楚然靈成以來文公之澤浸微于戊日尋積而至于蜀之盟而中國盡夷狄矣豈特失鄭而已乎

渝關李氏曰鄆之敗其怨在楚不在鄭晉人不能制楚而徒責鄭即使鄭又從我能保楚人之不爭乎不知反本自強撻荆楚以洒死者而區區責鄭之不我從甚無謂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

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杜氏曰申舟無畏也文十

年楚子田孟諸曰鄭昭宋弊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戰

春秋傳傳辨疑 卷四 宣公十四年

四

女我伐之見岸而行及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

鄭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

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劔及于殿門之

外事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汪氏曰楚莊始而滅蕭以通宋繼而伐宋以聲其救蕭之

罪李曰據經所書又遣使過宋不假道以激怒于宋而使

殺之于其國君親將環其國而攻之然則楚子之志在于

陵墓中國以取威爭伯其惡甚矣

胡傳曰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

眾勤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必巨易于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于訟訟而不寃必至于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于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

臨川吳氏曰宋前以救蕭而見伐今天以殺楚使而受圍楚之存食上國宋之挑釁強夷俱可罪也

廬陵李氏曰楚至是再圍宋矣僖二十七年書楚人謀討也此書楚子直詞也

渝關李氏曰楚莊始而滅蕭以脅宋繼而為陳報怨以伐宋

又遣使過之今不假道以鄙宋宋人怒而殺其使亦其所

自取耳顧乃忿然親將環攻其國至明年夏月而猶不解

春秋傳傳辨疑 卷四 宣公十四年

五

兵暴已甚矣春秋于此深惡其憑陵中國之惡故直書楚

子圍宋以著其罪若夫宋人之挑釁召禍固亦不能無咎

然而責宋之意在此似差較蓋義已見于清丘之盟與伐

陳矣胡傳云云蓋泥于救陳之為美遂謂春秋責宋為深

不知衛救陳而稱人則是不予其救也豈欲著宋之罪以

明見伐之由哉今宋國被圍而猶深責宋雖于諸不之道

有得惡非春秋扶陽抑陰之義也故于此專就宋言以為

宋亦有罪則可經書楚子圍宋責楚之意甚明若以責宋

而論書法之旨不亦謬乎

蘇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曰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

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子魯矣懷必貪貪必謀

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杜氏曰為十八年歸父會齊傳

張氏曰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

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

甚矣

王氏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

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

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

春秋傳解題 卷四 宣公四年 六

汪氏曰大夫會諸侯始于單伯會齊宋衛鄭之君于鄆而

後公孫叔會晉侯于戚至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則

大夫自為會矣大夫盟諸侯始于季會宋公陳侯蔡叔盟

于析而後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至

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莊信以

下大夫未專政也又宣以下大夫始專政矣

渝關李氏曰是會也左傳不言其故得毋以楚子圍宋勢

通于魯故與齊侯為會而相與謀耶然則或謀其備楚或

謀其救兵而相為救或謀其平楚與宋俱未可知大抵是

有楚于楚而相為此會觀于此可以見二國之無能為矣

○彭山季氏曰宋之東北界即魯也楚子圍宋則魯有制

床以庸之慮矣歸父會齊侯將以謀救宋也而齊侯不任

其事此魯所以遂使歸父親會楚子于宋以求免也歟魯

人背齊向晉之端起于此矣按謀救宋之說或不然清丘

之盟有四國未見一人之救宋也以伯國之強且以鄰敗

之故而不救救此時魯勢漸衰而又未與于同盟焉敢與

齊謀救宋而欲廢楚人之鋒也哉觀左傳孟獻子之言是

魯人之欲會楚乃其自為謀者非因齊之不肯救而乃然

也或者此會之時齊侯無為魯之意魯亦有見于此而欲

背齊而向晉也則有之矣然會救之後魯即親楚抑豈僅

向晉而已哉○或曰是會也蓋以會楚之故請于齊侯而

不敢擅往也按此說亦不然若為會楚故何不往請于齊

國乃邀齊侯至穀而後請之耶然則齊侯歸父之會救必

有二國之事相與謀非為會楚事也觀孟獻子之言明是

魯人自欲親楚為當以是請于齊乎惟不請于齊故齊人

救魯之從楚而背已此仲孫蔑與齊高固又有無要之會

歟

附左傳曰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危于大國也將

而厥物于是有虞實旅百朝而厥功于是有客觀宋會嘉

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謀而為賄則無反也今楚在宋

君其圖之公說杜氏曰為明年
渝關李氏曰傳言庭實旅百容貌米章嘉淑而有加貨孔

氏從杜註謂皆主人所以答賓者唯劉炫以為留賓事其

說極是孔氏曰小國之免罪于大國也使卿往聘大國而

實遠且醢醢有百品也若自親朝于敵伯之國而獻其治

國之功若征伐之功于是主人敬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

儀容貌車服之飾有物采文章嘉淑皆善也有善言辭善

辭讓而送賓有加贈賄貨言實往此則主報亦厚禮

使小國如此則聘大國者謀其不免于罪也劉炫以為皆

是賓事時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于是所獻之物處中

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

乃得為容貌之物米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

之貨主獻賄賂以謀其不免于罪也炫以杜註莊二十二

年庭實旅百容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齊魯之象則朝聘

陳幣亦實百品于庭非獨主人也炫又云按此點君行聘

春秋傳傳辨疑 卷四 宣公四年

唯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 今以文法考之于是有者

承上文獻物獻功言自是論賓事下文謀其不免也即承

庭實容貌等言亦是論賓事也如此則文法相貫無可疑

者但容貌米章嘉淑之說劉氏留主物言亦覺未足今當

作賓之威儀容貌賓之車服文章賓之金辭稱讚加貨者

加之財貨謂即物產諸類可也

矣諸侯縱不能畏請書懷夷狄存先代之後服兵固固以

為聲援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于萬頭不

亦鄙乎以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

略矣

趙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計耳說者徒見繼書

宋及楚平遂以為歸父平二國之恨蓋不稽其實也歸父

春會楚夏五月宋楚始平豈駁頗數月而後能平之魯于

楚無一日之好安能犯其怨而為宋謀蓋宋與魯為隣宋

去則楚兵至魯兵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

卿而宋服迎楚子之意而預得其兵也

春秋傳傳辨疑 卷四 宣公五年

朱子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春秋責其

叛中國而從夷狄爾罪其貳伯非是春秋豈平天不諸侯

以從三王之罪人哉

陳氏曰吾大夫始特會楚也

盧陵李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正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

于陳書法事情皆同

渝關李氏曰此孟獻子之謀也獻子為魯賢大夫而為謀

如此況于庸鄙之歸父又何足深責哉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曰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十五年

十

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
雖晉之彊能連天乎訪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汗山藪藏疾
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
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
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
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
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秦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
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義而行之為利謀不
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
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人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十五年

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
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
聞之也圍者相為而林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
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
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
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
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
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
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
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為告之司馬子反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十五年

十

于宋而魯又即于楚矣楚子圍宋宋人告急晉不能出師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伯也而見夷狄之恣橫也以見諸侯之有患于楚而莫有救之者也

陳氏曰凡平不書平不書救宋亦云外平不道必關于

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晉反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平五獨此為外平李曰宣四年平書及鄭皆人不肯故春秋傳辨疑 卷四 宣公十五年 主

外平

景陵鍾氏曰楚圍宋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敝邑易子而食折箠以欺子反亦以楚之情告回楚軍亦有七日之蟻爾兩者不幾于輸國情乎然楚君臣實墮華元殺中華元告子反之言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歸告楚莊王則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子反心動于君子之名以聽華元莊王又心動于不欺人之名以聽子反名之于人如此故曰楚君臣實墮華元殺中華元者宋以名制楚也越滅吳吳請而范蠡提桴鼓應之曰余雖醜然人面哉余猶禽獸也頑鉅

如此安得以名制之

汾陽朱氏曰楚雖墮元殺中而不覺然楚君臣亦有謀矣楚軍止有七日之糧晉使解揚致命于宋救兵將至矣不如先救之以為己恩故去之輸情一事左傳為登牀公羊為乘堙夫兩軍相對大帥夜入敵壘能必其不執乎余謂乘堙之說近之

渝關李氏曰按左公二傳所記之事互相異同要皆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左傳謂使華元夜入楚師是宋公使元往也公羊傳曰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是楚子使子反窺之也二說不同未知其孰是但在傳謂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云云或未必然楚圍嚴密即入其師亦難矣安能遽登子反之牀而以病告乎公羊傳謂子反乘堙而闚宋城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則近之矣又左傳謂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亦未必然此或既告王而復與之盟耳馬有不得君命而又不知其君之意敢與宋卿相軟乎公羊傳謂子反曰君請處于此且請歸國尤為無禮楚莊非昏弱之君彼亦馬敢如此即或有此言而君不加聽足矣乃反謂其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乎且據公羊所記是此平者不過子反華元一言而解宋楚實未有盟恐當時未必如此也然則二傳有異

春秋傳辨疑 卷四 宣公十五年

主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五年

四

同姑並存之以備考夫亦信其所信者而已○公羊傳曰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局為敗乎者在下也胡傳曰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敗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令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于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五年

五

得已而求平楚亦不得已而許之平雖二卿各以情告或有之及其平也安有不由君命但取成于二卿之私言而已哉然則宋楚皆稱人者蓋兼君臣而為言也二君未相見不可云宋公及楚子平國事非私怨又不可云宋華元及楚公子側平今二傳皆以為貶然使不貶當何如書且楚人用夷降夏宋人背夏即夷皆為有罪豈待貶絕而後見哉今不責其與平之罪實有關於天下之大故乃第為夫所以平者在下而不在上而特貶稱人焉亦已矣矣況當時之事實本非二子之私成而又何得如此立說哉○啖氏曰和而不盟曰平然左傳明載其盟辭不可言不盟杜氏曰盟不書不告也或者宋人耻其盟而僅以平告耶又或是春秋之義欲為中國諱耻故雖告馬而亦不書皆未可知若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則必書之矣以其來盟在彼故也○外平不書此亦外平而獨書之何也一以見圍宋之久必得其平而後去責楚之意也一以見被圍之久既不能出戰又不能堅守終舍中國而從蠻夷責宋之意也一以見圍之久而無救之者至使不得已而與之平責皆責諸圍之者也宋與楚平而天下之大勢去矣春秋深為天下懼故于此特書之○宋人之害楚也皆侯欲救之以伯宗之諫而止是伯宗者不能陳善則報而

反為之陳邪聞善非獨晉國之罪人而實天下之罪人矣
晉既畏楚不敢爭乃以虛辭誑宋使無降楚而曰晉師將
至晉師實未嘗起徒令其死守以待之是誠何心哉此時
宋齊九月楚以食盡而將去矣晉縱不能聞難而即起
師使能偵知其食盡而轉大師以擊之宋猶不至于降也
奈之何袖手旁觀全不顧同盟恤病之義則是以宋委楚
而實驅之使平耳晉尚可以為伯主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
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五年

五

三萬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焉才雖
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
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高才而不以茂德茲
並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
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復有辭而討焉母乃不
可乎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于曲梁辛亥
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杜氏曰潞氏國赤狄之別種子爵也

孔氏曰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之別各自別有種類此
赤狄國名赤狄之內別種一國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

俗尚赤衣白衣也傳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上而
命之氏者即以國名為氏但華夏不須言夏國者不以氏
配赤狄既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之潞氏甲氏
皐落氏皆是也劉炫云狄稱種者周禮內宰主春生種種
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稱種

彭山李氏曰赤狄詳見三年赤狄侵齊下赤狄兩肆侵齊
勢日昌盛晉與為隣慮其為患故圖吞併久矣今鄆舒為
政殺潞子夫人而又傷其君目潞勢亦稍衰矣晉于是乎
乘釁而滅之子爵嬰兒名潞故城在今潞城縣東四十里
而東界于黎則唐虞夏商畿內之地也赤狄得以雜居其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五年

七

間意帝王之盛時諸夷降附因處以閒曠之土民其人爵
其君使並生于政教之中王道之無棄物如此然非類異
性貪噬狠攫則亦整兵固圉以威不恪而已何必殄滅其
國哉書罪晉也左氏載伯宗之言以為討鄆舒也或者因
晉當時所執之辭而文其說耳非真義舉也不然則罪在
鄆舒何以反害潞子耶

胡傳曰其稱曰謹之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若其暴
也然則獲夷狄安諸夏非耶徐炎並舉東鄰不聞伯介征
之見書載狄虺蟻侯錫及方宣王伐之見詩小雅人侵鄆
近在王畿齊侯懷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

樂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
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
以責晉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
左氏則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鄆舒輟諸市立黎
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
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也

汪氏曰晉景公會狄于欒而不討陳滅赤狄潞氏而不
救宋汲汲于夷狄而忘中國不可以言伯矣

永嘉呂氏曰夷狄屢侵中國晉景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
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興兵往救而徒加兵于狄今年書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五年

六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
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
而待自安反晉侯之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伯宗
乃曰彼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
心哉其為謀不過陵弱畏強固不得志于楚乃求得意于
狄晉侯以是實伯宗子又以其實士伯人獻狄于國君臣之
間終然德色何暇及哉哉備書而義自見矣

瀚關李氏曰春秋重內而輕外此滅狄耳何為書日以謹
之曰此天地之心好生之德欲使普天之下無一物不得
其所者也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薄伐獫狁至于

太原蓋無事則致其來王有事則拒之出境未嘗必欲滅
之也若其久居中國者又非外狄之可比中國于彼太上
則變之其次則制之又其次則驅之而已何可滅也況四
夷稱子其爵命亦受之先王抑豈諸侯所得而擅滅哉今
潞氏雖狄種既為晉人姻隣之國是尤在所當恤者晉乃
利其土地而欲舉亂以滅之當其命將出師不過假討賊
以為名耳使果實欲討賊其臣無道誅其臣而弔其君安
定其國家而返可也賊臣既逸申命于列國而令其不容
可也今乃滅其國而以其君歸以亂易亂之道其為貪暴
何如哉在晉人方以為功當時必以為攘狄之義無不可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五年

七

滅者而春秋特詳其日以謹之聖人之情可見矣○是役
也荀林父為主帥與十二年之戰邲同今則滅潞而虜其
君不惟掩昔日敗績之罪而且以是為大功矣春秋沒其
名氏而止書師所以深罪其暴而識晉人之濫賞也杜氏
以為林父稱師從告不亦失經旨哉○胡傳曰滅而舉號
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其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
稷比于中國而書將者免嬰兒之責詞也按此說不然舉
號及氏者別其種類何以為滅見滅之罪且使舉號而不
舉氏獨不見滅者之其不仁乎潞既為國而有爵其書將
者誌其君國何以為免其責且使潞子可罪而不可免豈

子以歸而可書潞嬰兒乎然則則其種故舉氏誌其君故
若爵從其夫國之常例故稱名此皆據事實書而晉人之
不仁潞子之不能死于此皆可見矣○彭山季氏曰晉人
已殺鄆舒則與楚人殺陳夏徵舒同而經不書必非真有
其事者矣按此說亦不然彼既弑其君夫人而晉景子彼
有姊歸衛不敢容晉豈肯赦特以其不告則不書未可以
其不書而謂無此事也然則晉即殺鄆舒亦難寬其滅國
之罪如楚殺陳徵舒而猶罪其入陳豈必不能殺賊而後
滅入為不義哉○六年左傳謂赤狄伐晉晉侯欲伐之以
荀林父之言而止此年鄆舒為亂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
春秋傳傳辨疑 卷四 宣公五年 三

秦人伐晉

左傳曰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
稷以略狄土杜氏曰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
地未安懼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
行定也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
殺地也廣陵李氏曰左氏發傳于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後
力人也故是文亦是此經之傳故陳氏曰秦人秦伯相公
也則亦以為即七月之伐矣經傳之文其月日先後者是
也○季氏曰秦人伐晉經在六月左傳在秋七月陳經為是
蓋晉敗秦師在七月左氏誤
趙氏曰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今歷八年秦桓乃修舊怨

君子不尚也

論關季氏曰高氏曰二年秦師伐晉今十四年矣此復來
伐者來晉兵略狄土而闢其虛也故戰而人之按此說是
晉侯先略狄土秦人窺其虛而伐之也與左傳異據左傳
是秦人先伐晉晉侯方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竊意傳說不
然而高氏說似得之蓋此時秦兵不弱又其君親來晉侯
當此敢不併力禦之而反東行略狄土乎左傳謂晉侯略
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可知是晉侯
于七月方還未嘗闢寇而東行也左傳之月日不可據秦
人伐晉當不在七月豈于七月壬午治兵以略狄土為急
春秋傳傳辨疑 卷四 宣公五年 三

春秋傳傳辨疑

卷四 宣公五年

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曰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提殺召氏及
毛伯衛卒立召襄
杜氏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孔氏曰傳稱此人為王子提提札一人而札在子工故疑經文倒札字也譜以為難人不知何王之太子大抵非時王子也或問王札子陸渙以為王子札第堂胡氏曰讀經當看大旨有疑處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罪其專殺耳

彭山李氏曰召伯毛伯天子之大夫也世官專政以行已私而王子札殺之必有所不得志矣一朝殺二大夫而政法不行焉此周之所以日替也

何氏曰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

滄起朱氏曰王子專殺天王何在殺人不忌為賊況在天

春秋傳辨疑 卷四 宣公十五年

三

子之輩殺下而殺大臣乎

鄧杜氏曰桓襄之前列國諸侯父相戰伐列國不棄王命也至此而王臣有相殺者內之卿士不奉王命也

胡傳曰邢侯專殺雍子于朝叔何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事見左傳昭十四年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

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夏後氏曰柏板魏世高散觀微燕之變而生亂心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

天下也

俞綱李氏曰公羊傳曰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趙氏以

此為妄穿鑿誠有然者何氏謂天子之庶兄今亦無從見其必不然但謂因此而言王札子則非矣高氏曰書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內臣柔溺之類無異書王子札則與王子

虎無異故變文以別之夫札非內臣固當書王子即書王子札亦與王子虎無異何嫌于善惡之不別乎經于王族

與公族通無變文以示別者可以知此說之不然矣杜氏孔氏皆以為文倒而彭山李氏從之彼又謂陸渙孫復亦

云然其為子札之誤明矣此或因王季子之稱而誤倒之

季子云者少子之謂本可繫于季下札既書名未可冠名于子工也然則通經中文字之差訛與夫誤減誤增者

春秋傳辨疑 卷四 宣公十五年

三

不一此即誤倒一字蓋亦如彼類而又何必有異說哉

文五年召伯來會葬左傳于彼言召昭公此言召戴公蓋

父子也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九年毛伯來求金左傳于

彼皆言毛伯衛而此亦云然則一人矣然則二伯之被殺

例當書名而不書者不知其名又或史或史氏之偶略耳

義不繫于不名也如左傳載召伯稱譴毛伯稱名至于

召召毛譴則關馬經若無所據亦安得不悉闕其名乎

穀梁傳曰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

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

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五年

四

何志焉為天下王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按此說不然王子札倒書札子蓋文誤耳本非當上之辭凡殺大夫言其者皆為大夫而用此字故據君言則以上謂下之辭據國人言則以下謂上之辭即據同列言則亦蒙國文而言其大夫耳札與二伯同為王臣既不書王人殺自不可言其大夫且二伯已書爵是亦不必言大夫矣不必言大夫而又何必言其乎燕則不言其者自是文法之當然非欲見其兩下相殺故也若夫兩下相殺者或亦不止此也

秋螽

開以讒俱未可知要非以尊令卑之使也此王孫蘇之謀而春秋蔽罪于王子札者惡其事也若札不聽蘇蘇必不敢殺二伯故專罪札以為恃寵弄權者之戒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五年

五

渝關李氏曰魯于是乎又螽矣不越十年螽凡三見民何不幸而至此極也夫災之生也既有以召之又無以救之乃于此時而行稅畝之法則是惟思利國而不恤其病民也若之虐更甚于螽民又何能當此重困哉悲夫

鉅左傳曰晉侯賞桓子秋臣于室亦賞士伯以爪衍之縣曰吾獲秋土子之功也微子吾畏伯氏矣○晉侯使趙同獻秋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康叔必有入替天奪之理矣

牛晉侯趙同傳

渝關李氏曰晉人之于潞氏也以許驪為其國虜其君而又取其地其為不仁不義何如哉秋災感一日之功而貽君父以介暴之過此費晉國之罪大而不以為罪而

反賞之可乎哉士伯之為此謀並非引君于當道者當其
諫殺林父亦不過為功利之圖耳今林父雖能得捷亦不
足償昔日喪師之罪士伯于此將又何功之有以是而並
資士伯可謂謀矣若夫獻俘于周若果為討賊故是固所
當獻者然獻舒為亂其君何尤乃不由王命而擅伐之並
滅其國虜其君而又取其地討賊之義果如是乎以是而
嚴秋停徒欲震威名而儆王寵以自張耳周人于此並不
聞議晉之非而使使人之不敬孰謂王朝尚有人哉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彭山季氏曰無婁蓋齊地王氏以為隱四年晉人伐杞取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十五年 云

牟婁即其地公羊經非也蓋牟婁已為晉取而齊魯方與
莒為讎安得往會其地況非齊魯之使通耶意或表婁之
誤耳歸父始會齊侯于穀而齊侯無意于援魯故仲孫蔑
復與高固為此會以再定議而齊終無志也晉當其時方
滅潞氏甲氏留吁并威顛振魯由是決意于伐晉矣
高氏曰齊欲我之從楚也後于是復會焉
潞氏曰齊欲我之從楚也後于是復會焉
會以謀之齊高氏說是齊人有疑于魯而魯與之會以解
之也二說未知孰是或二說皆有之觀魯卿是仲孫蔑
可知為救魯人從楚故以會楚之德贊後發之也觀齊

卿是高固可知為魯之求援于齊故以高固為魯將嘗欲
援魯以相親也蓋彼雖疑我而我猶欲求援安見二說之
不留有乎惟齊頃志不在魯而且亦不能為魯助魯遂決
意從晉十七年斷道之同盟有我公十八年歸父又如晉
而自此以至公亮並無一人至齊矣

初稅畝

左傳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

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譏何譏爾

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十五年 云

卷四

云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家什一大貉

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何氏曰時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後踐

業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

王氏曰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為法至周始

詳密而周盡為人君者苟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

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暴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得天衷而

感水旱蠱蠹之變又不能儉嗇以知國用而貽饑饉之

憂于是一旦急先王之制行稅畝之法作法于貪其害

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或公作丘甲而賦民之力有加于

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
肇于宣公之作備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觀
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至
今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春秋書初者二初獻六
羽喜禮之後正也李曰六羽雖正然用初稅助慶田制之
變古也美惡不嫌同詞

廬陵李氏曰春秋賦稅例三此年稅畝成元年作丘甲哀
十二年田賦是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穀出不過藉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
藉穀梁傳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按助法用藉周本行徹

春秋傳傳疑 卷四 宣公十五年

元

而三傳乃皆言藉何也徹即寓于助之中亦藉民力而為
之者也哀十二年用田賦孔子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
砥其遠邇又曰若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孟子
曰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又曰雖周亦助也可見周制未嘗
廢助而凡言藉者不獨指殷制言也然則助田有公私徹
田亦有公私乎曰雖周亦助自是有公私但于公田私田
中又有通均之義耳耕則八家合治其公田而官亦常補
其不足至于獲時或公田所收者多則分以予民或私田
所收者多則分以予官故謂之徹是徹雖訓通訓均亦屬
當此公私之名而外助法以為政也故敢發而私終三十

里此成王之詩也而我公田遂及我私此王制采地之農
夫答其公卿之詩也使徹田無公私是成王之時即已自
廢其法而王制公卿已廢國法而不行矣何以定為一代之
制哉蓋周自公劉徹田為糧後遂因之以為制以周初

春秋傳傳疑 卷四 宣公十五年

元

數聖人智無不周尚踵此法而行之則此法之行于數傳
可知也至于世衰道微人各自私其利而通均之義不行
于是乎止藉民力而徹法廢矣徹法廢而猶藉其力魯于
此時蓋行助也復益無德及民民既困于力役懈于公田
且以國用滋侈而天災薦臻公田之所入不足給衆國之
所需也故于公田之外又復履畝而稅取之不過為權宜
之計聊以濟一時之窮而後且以是為常例矣當哀公時
年饑用不足有若勸之以行徹今宣公之不足未必如哀
公之甚縱不能行徹但守助法而節用可矣乃于助法之
外又稅其畝不亦為先王先公之罪人也哉三傳于此皆
舉藉法以為言蓋其有違于古制者非小失矣○穀梁傳
曰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
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胡傳
曰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于其
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

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費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于下則曰賑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于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唯利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那賦之入而不憚惟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終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彭山季氏曰稅畝者貢法也貢則視其田畝必秋耕傳辨疑 卷四十五 宣公十五年 三

乎今但言稅畝而已自是助法如故未嘗變助而為貢也況公羊傳言履畝而稅是踏按其田畝而稅取之若履助法而用貢法則計見成之畝數而即出今以變之可矣何以履畝為哉穀梁傳亦謂履畝十取一乃主去公田言或亦習聞而不察耳至謂公之與民為已悉又與十取一之說不合夫以十取一為已悉至後日之十取二又何如乎○何氏謂稅畝擇取其善畝穀最好者其說良是若于凡畝皆稅之是即為貢法矣夫經不書發助法則助法之猶行可知經又不書用貢法則貢法之未行可知未可謂其盡稅而無所擇也○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天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朱子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按此說不然哀公謂年饑用不足又謂二吾猶不足是二猶不足之說當在哀十四年饑時哀十四年左未可援此而論稅畝事也若當稅畝時即已什取二則至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其加征者愈多何至哀十四年饑時乃有二猶不足之說耶夫加征者每以始輕而漸重今稅畝而回初不應一旦輒倍之且當災害稼穡時不思振民而反倍取非大無道之至或亦不至此況此時孟獻子為卿彼深以聚斂之臣為戒使君欲倍取則民能不為之

力諍而中止之。裁穀梁胡傳以爲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不知稅畝非廢法。魯獨行助而又稅畝。當不止是什一之征矣。公羊傳不言所稅之數。第諄諄于什一之說。大抵謂稅畝非什一也。然則言什二者。固非而言什一者。抑豈有常也哉。○夏后氏之貢法。仍是先世之井田。而以九家各占一區。未嘗有公私也。但使之各按其畝而出什一之稅耳。至于官祿之多寡。則分等差而給之。田使之各收其稅。馬助法則田有公私。八家分在八區。而中爲公田。八家同治之。公田之所得者。即官祿也。餘則各得其本區者。惟徹亦然。特于其間又有通均之義。所以爲上下

與此未見君之有濟于民也。行之者久。則民日益貧。稅無所出。而君亦無所得。此兩歎之道也。有若勸君以行徹若與二猶不足之說。相反。其意是反本之論。欲其君民皆有利也。蓋徹法行。則君不偏多。民不偏少。所藏于民者。既裕。雖遇凶年。民自有以奉公。而君亦不獨貧矣。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是爲君民一體之義。庶可以經久而不敝乎。奈之何徒聞其說而不行也。○三代取民之制。夏曰貢。殷曰助。周曰徹。貢助二法。易明也。獨徹之爲詳。諸說不同。似皆未得其實。鄭氏曰。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孔氏曰。諸書皆言十一而周禮。義疏云。凡住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皆謂王畿之內。所征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云。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十一。耳。不言畿內者。十一也。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非周用殷之助法。按此說。謂徹爲通是矣。但不思法之所以爲通者。而以通行天下言。然則貢之貢。殷之助。獨非天下之通法乎。且貢助皆十一。周之徹。既異于貢助。其所爲通法者。必不指十一言也。况周人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兼貢助而俱行。徹蓋合畿內畿外而皆然矣。豈獨以天下之邦國爲徹乎。南軒張氏曰。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

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按此說是謂
通用貢助二法故謂之徹不知周兼二法而行徹于助之
中有通義于貢之中亦有通義豈可以兼行之法目為通
徹之制乎況殷雖用助法至于地之不可行助者未必不
用貢法矣豈獨周人乃兼之哉朱子曰徹通也均也周制
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分
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按此說是謂田無公
私耕則合力以治九區收則總計九區之所獲者而以九
分均分之也如此則通者誠為通均者誠為均說亦似矣
然而耕收既不分彼此田亦不必名公私乃詩有駿發爾

春秋傳辨疑

卷四

宣公五年

三

私而我公田之文自是私有異于公有異于私也曷嘗
混同而無辨乎且孟子明謂雖周亦助若據朱子說將與
助法全不同或亦未可信也次崖林氏曰耕則通力而作
收則計畝而分所謂之徹也通貢助皆然也不是通用
貢助二法故謂之徹按通貢助而皆行徹其說是矣然亦
以合作均分為徹是即朱子說也夫謂助法為通力止可
就公田言私田則不然也貢法既無公田又何通力之可
言且既不可言通力尤未可以均分言貢法也彭山季氏
曰貢助徹本無二因于民所受田中而納其稅則謂之貢
就其中留出公田一分藉民之力以耕而官收其租則謂

之助助亦通力而作者也公劉詩曰徹田為糧則當時已
謂助為徹矣但末世人皆自利不相通融故周特以徹名
徹人知有通義耳此說見按此說却似助徹本無異所謂
徹者特存通融之名耳不知助自為助徹自為徹周制既
名為徹是必實有通融之法矣不謂欲人知有通義而已
也季氏又曰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於貢夫貢法
亦更虐虞夏聖人而定校數歲之中而存裕民之意其初
豈果不善哉特以衰世之政常奪農時使不得耕耨則公
年始有稱貸而益之者矣是不若助法之公私同利也助
法之弊又至民各自私不相友助于是濟之以徹徹即助

春秋傳辨疑

卷四

宣公五年

三

也義取通力合作而已周之盛時本行助也此說見
彭山見孟子有雖周亦助之說遂謂徹即是助若果徹即
是助則周先王仍名之助可矣何必別立一名以示異哉
且前說既謂助亦通力而作此說論徹又謂義取通力合
作徹既與助同何獨以通義名周制耶不知助與徹本是
二法二法之于公田皆是通力合作而于私田未嘗不各
自治也奈之何合助徹而一之而于通力合作又合公私
而一之哉凡此諸說俱覺未安竊意助徹二法有相同者
有相異者其耕也八家合治其公田公事畢然後各治其
私田其收也公與私各得其奉畝之所出者二法蓋相同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十五年

六

也助則耕與收止藉民力為之官不必予民民亦不必予官徹則耕與收皆有通融之義焉其耕也君或補民之不足其收也則于公私各得中又酌量其多寡而差均之二法蓋相異也大抵徹之所以為徹者田藉民力仍有公私之分而義取于相濟糧收本區雖有彼此之別而義取于不偏此在都鄙者然也至于鄉遂用貢法則亦視其豐歉而不拘于常例矣○朱子謂徹通也均也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是義也以之註論語與孟子似乎為定說矣然其語錄又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據此則朱子亦未免有疑其所謂收則各得其畝者是即公私之別但通力而耕非兼公私而皆合作也即各得其畝抑宜偏少偏多各聽其所收之不齊哉是必于合治公田各治私田時皆有彼此通濟之規而于各得其畝之中又有多寡均平之義此徹法所以異于助法耳○次崖林氏曰井田之說夏五十畝殷增為七十畝周又增為百畝朱子及金仁山皆疑其更撥費力愚以傳氏之意推之孟子之言始可信而無容疑蓋井田其制已久非但始于商詩稱信彼南山惟禹曲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可見井田之法夏時已有非至殷始制也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宣公十五年

七

但夏人無公田謂五十而貢則一井之田授十八家每家五十畝耳殷人七十而助則一井之田百畝為公四外八百畝十二家授之每家不穀七十畝其數不能恰好然大意不過如此以是觀之孟子之言信為據不可以不見周禮而疑之也按井田始自黃帝夏后氏亦因之不獨夏時已有也然分田之數三代不同先儒疑其更撥費力誠有然者林次崖謂井地不改而人數不同似亦未免那移煩擾之弊愚則以為地數非漸增人數非漸減也惟其尺有短長故其數有多寡之異耳周之尺與今尺本不同如管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陳相謂使五尺之童適市夫今之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陳相謂使五尺之童適市夫今之

大人不過五六尺而彼以六尺五尺為幼童可知周尺視今尺為減半矣故以周尺度地畝則周時之百畝在今日止有五十畝安見夏尺不同于今尺而殷尺又在夏周之間乎且使三代之尺皆同而受田果有其多寡則是周民可足食而夏殷之民多不給也孟子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蓋百畝約可養八口以此推之是夏時之五十畝僅可養四口殷時之七十畝僅可養五六口也若有八口之家豈不至于受飢者之多耶故愚以為三代之受田不同特以尺數不同故其畝數亦異歟○仁山金氏曰夏后氏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

夫無不躬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畝比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股人則田已開闢一夫受田七十畝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畝至周則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為限卿遂周貢法十夫有溝鄣鄰用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各受田百畝其廬舍則概田之外又共撥若干畝三代可以倒推也按此說亦謂地數新增人數漸減至于地數所以有多寡者則以墾闢與官田不同故其受田有異數也大抵皆不然夫地數非增人數非減前已論之矣其謂闢地有廣狹似

寡要皆未可信也。○袁氏明善曰井田始于黃帝經界如井字後世因號為井田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上送于官之各九家同井家授五十畝其半以為菜田助者將也謂借民之力以耕公田八家同井家授七十畝共耕公田七十畝其一片之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三十畝以為菜田及廬舍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孟子謂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即周之所以通用二代之法而為徹者也野謂近郊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其中一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其餘為公田而借民之力共耕之此即殷之助法但比殷則每家增多三十畝耳國中謂近郊之內什一使自賦者九家同井各以其什分之一上貢于官此即夏之貢法但比夏則每家增多五十畝耳其菜田則留在別井以八等差次分授之按此說是謂三代皆井田而每區皆百畝又皆以一夫各占一區誠有然者但謂夏殷時以五十畝七十畝之外為菜田而周人之菜田又取足于百畝外之別井是不知尺數之不同故以菜田曲解之耳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為居井田蔥蕘盡取焉則是蔬菜之屬皆在公田所居中未嘗別予之地也即所居之地無餘何不可于本田中別立為

圃而種蔬菜乎且蔬菜之係用他無多即牧豕木薪等皆
在菜田中亦不至多與之田使如彼說是夏以其半為菜
田以三分之一為菜田菜田之數既過多而周天別取
于他并將他井之田又缺數必有不足于八家者何以通
力而治公田之八十畝哉况一夫既占一區夏穀于此何
不皆耕其間望而薄收其租顧乃限之以數止令其為疏
菜之用又何為者耶可知此說亦不足據至于周周二法
以為徵是尤不知徵之義取于通者非通用二法之謂也

冬蠶生

孔氏曰爾雅釋由云蠶蠅蚶李巡云蠅蚶一名蠶蠅蚶子

春秋釋傳辨疑 卷四 宣公五年

四

也郭璞云蠅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為蚶蚶有翅者非也如

李邵之說是蠶為蠅子也上云秋蠶秋而生于地至冬

其子復生

高郵孫氏曰蠶者蠶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秋之

冬夏時之秋也蠶為災于夏而蠶生于秋一歲而再為災

故志也

趙氏曰按此類生說便為災如蠶食葉也為秋中之蠶未

息冬又生子重重為災故書

封條時始在田蠶既大曰蠶秋蠶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

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之心王者之

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
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渝關李氏曰王氏曰蠶蚶之子爾雅謂蠅蚶蚶說者以為蠶

之有子不因牝牡腹中陶治而自生故蠅蚶曰蠅蚶按此說

或未必然蠶本有牝牡豈有不因牝牡而生者况蠅蚶二

字皆從虫自與腹陶二字不同未可以偏旁之近似遂為

腹中陶治之說也然則蠅蚶之稱未知何所取關之可也

饑

家氏曰蠶生自一時而言也饑自一歲而言也

啖氏曰凡歲饑年終之事故不繫于日月皆以冬後書之

春秋釋傳辨疑 卷四 宣公五年

四

張氏曰宣雨書饑一在大水之後見十一在蠶蚶之後

渝關李氏曰王氏曰據隱公再書螟蝗公再大水又蠶蚶

公三大水無麥苗大無麥禾信公不雨蠶大旱又公三書

歷三時不雨又蠶成公大水哀公三書蠶皆不書饑按此

說是謂不書饑者蓋皆有備故也不知諸公之為國未必

皆有備然而經不書饑者自是過災而薄有所收猶未至

于饑耳安有凶年不書必至有饑既竭乃志年歲之不登

乎若夫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饑不假言矣又不可謂其

不饑也下書螟蝗辰告糴于濟乃可見其為無備歟曰胡

傳曰春秋饑歲多災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

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
民無菜色是歲雖凶而遠至于饑者宜公為國務華去
實虛內事外煩于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救其本府庫
竭矣自東漢以來旱餘蠶天降饑饉亦無以救其本矣
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救本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宣公十五年

盟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十五

渝關

李集錄

湘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曰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

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敝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

狐氏曰晉之中軍將杜欽之上卿也天傳又尊于上卿且

加大傅以褒顯之天子大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傅孤卿

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卿大夫三命士二命

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為伯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大傅

陽子大帥賈化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

則晉書置二卿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

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訪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五 宣公十五年 一

杜氏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

冀

荊山季氏曰潞氏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別種故繫之赤狄

猶舒泉舒肅舒鵬皆舒之別種而繫之舒耳留吁近潞小

國非殘邑也

高氏曰書及者所以利三族

胡傳曰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

也春秋于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

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嚴狁至太原而止武侯征代進

之事乎

張氏曰晉自不得志于楚而一意用武于秋兼并其地會
書人深貶之也

家氏曰晉滅潞氏則曰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師不
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
忍為故書人以貶之楚人圍宋坐視不救諱曰鞭長不及
馬腹又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
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何

渝關李氏曰去年荀林父滅赤狄潞氏此年士會滅赤狄
甲氏及留吁此皆不仁之事也乃晉侯賞趙盾子秋臣千室

春秋轉傳辨疑 卷四十五 宣公六年

二

晉侯請于王以獻覓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在當時皆
以為大功矣羊舌肸謂賈林父為明德而以文王之所以
造周擬之且目士會為善人而以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擬
之在當時皆稱美之不置矣而春秋一則書師一則書人
皆沒其名氏以示貶絕之義聖人之情可見矣更賞其滅
狄之功曾是可為明德滅其二侯以邀賞曾是可為善人
乎嗚呼春秋未作邪說暴行之有害于仁義有誤于國家
類如此而左傳皆詳志之蓋亦惑于其說也已○韓氏曰
檮函之會未幾而三滅狄大無信也按此說不然赤狄與
狄非一國晉侯會狄于檮函本為圖赤狄計蓋恐狄為彼

援是以先離其黨耳非會赤狄而今滅之

夏成周宣榭火 文公穀經

文並作災

彭山李氏曰火公穀作災趙氏齊氏俱從之左傳謂人火
曰火以別于天災則因一字之誤而附會其說也蓋災者
為害之稱也凡火之為災豈盡不由于人乎胡康侯曰成
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
室以便射事故也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
其廟制如榭也今按廟必有室所以藏主也無室之堂不
可以為廟此實宣王講武東都大射之處而非廟也其以
宣榭名見後王之不復講武于此矣

春秋轉傳辨疑 卷四十五 宣公六年

三

杜氏曰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固難曰無室
曰榭謂屋殿前

孔氏曰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
望氣祥和榭是講武屋也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
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釋宮云無室曰榭又云闕謂之
臺有木者謂之榭宇巡回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臺上有
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
殿前殿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

李氏克翁曰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宣王之所為乎至是
歷十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

之迹又煨燼蓋痛之也

謂傳曰宣榭火王室不復能中興矣天所以見戒乎

江氏曰書外災者五皆以國書蓋災及于宗廟朝市而非一處也獨此書宣榭以其重紀之也以責王室不謹于火備忽慢先祖之罪著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孔氏曰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為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大體而謂之為人火天火則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以其所害言之謂之為災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春秋天變多矣唯此言火耳按此說謂人火曰火春秋轉傳辭疑 卷五 宣王六年 四

天火曰災似亦可通但人火天火之殊亦自難辨今公穀二經並作災可知火字之為誤也昭九年陳災公穀二經亦並作火傳寫之誤蓋亦與此同指大體而言火指大害而言災其實則一必以為人火天火之別其說近鑿恐未必然也詳見桓十四年御原災下○胡傳曰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郭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郭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

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

天所以見戒乎按此說不然春秋既曰宣榭其非宣廟明矣奈何據王格宣榭之說而謂此榭之為宣廟乎然則宗廟不應有榭所謂王格于宣榭者或是廟宇之誤耳且成周非立廟之所今以宣榭繫之于成周自非宣王之宗廟也況廟有定制未有廟制如榭者廟有定名未有廟名為榭者而無室不可以藏主尤為說之難通者矣其以射堂論榭亦覺未安凡講武者固必校射然而榭為臺上之屋其制頗高而謂以便射事可乎故論榭既非而以榭為廟又難通大抵不足據也至謂貴戚擅殺大臣天子不討天春秋轉傳辭疑 卷五 宣王六年 五

以此火見戒者是即董仲舒劉向之說也夫天道甚大若諱諱以一事之失而必天災之應未免拘而且鑿矣其以此火為人火蓋亦信左傳而不察者歟○汪氏曰噫氏謂宣王廟當在王城兼成周乃王城下都之總名分言之則湖水東潞水西為王城都邑在馬渚水東下都為成周商民居焉合言之則總曰成周故洛誥多士序言往營成周成周既成是也或謂原廟始于漢東周未應立宣王廟然詩稱于周受命自在祖命書稱王在新邑燕祭文王武王則洛邑岐周鎬京皆有廟矣先王立廟蓋有故也杜氏以為宣王講武屋外傳亦云榭不過講軍實竊疑宣王南征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宣公十六年

六

北伐講武于此遂以為廟故其制如榑與宗廟不同張氏亦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古者祖有功故不毀是也按此說亦是曲徇胡傳之說要皆未當夫謂成周為總名似矣然昭二十二年經書王猛入于王城昭二十六年經書天王入于成周是王城與成周自當有別未嘗混同而總言之也夫文王遷豐武王遷鎬豐鎬固常有廟且古者朝見于廟周公暨洛邑既為朝會之地亦當立廟無疑但文武之廟當在王城不當在成周宣王為平王之祖平王東遷亦必立宣廟于王城而不在于成周矣雖宣王有中興之功當奉為宗而百世不祧然春秋既書成周宣榑災其非王城之宣廟明矣蓋宣王嘗講武于東都車攻之詩所謂駕言徂東者意必在此則此榑者是必宣王所自築也即後人追念宣王之功欲為之立廟何可以榑為廟且宗廟自有定制尤不可謂廟制如榑也然則廟以祀先榑以講武周既不同制亦各具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榑由此觀之安可謂廟制如榑而因謂之榑乎○宣榑而繫之成周嫌于此榑之在兩京也宣王講武于成周中興之盛事可于一榑而想見之今而見災耶或人事之不謹得無天之示戒于後王以其古道不能復遂一旦而盡灰之乎書災于此而春秋之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宣公十六年

七

寄慨深矣○宣王講武于東都車攻吉日之詩以是為復古也故美之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旅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按宣王講武以復古于是乎有宣榑宣榑而猶存也一以志先王之功一以起後王之法非細故也今雖多歷年所猶當修葺使勿壞奈之何備守弗嚴以致火災而蕩然成灰燼乎故以人事言此災固當為人罪而以天道言或亦天之有意于示儆而非偶然而焚燬矣春秋于此非傷榑也傷王迹之不復存也然則聖人于詩錄車攻與吉日于春秋志成周宣榑災興亡之徵盛衰之責于斯可見能不為之流連而感歎也哉

秋郊伯姬來歸

左傳曰秋郊伯姬來歸出也

彭山季氏曰郊伯姬文公長女也嫁在宣公時

季氏曰或者嫁在文公

時亦如子叔之嫁齊者然

家氏曰女生而願為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常也見

出而曰來歸者其變也

胡傳曰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

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
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各有難所以閨
周易序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
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趙氏曰為婦而出著其非也

汪氏曰春秋書鄭伯姬叔姬來歸所以譏父母之訓自
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責鄭杞之君失齊家之道
而棄其伉儷也

薛氏曰參識之也

渝關李氏曰鄭伯姬不書歸于鄭或者以為遺出故削之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宣公六年

八

非也遺出者後來之事春秋之法隨事立義豈以後事之
不終而特削其始事乎文十五年齊人來歸于叔姬子叔
姬之歸齊不書者嫁于舍未為君之先也成五年杞叔姬
來歸杞叔姬之歸杞亦不書者蓋以送嫁之禮薄故也然
則鄭伯姬之不書歸鄭者或鄭子未為君父或禮薄而不
足志俱未可知必非以其遺出而削之也說詳隱二年伯
姬歸紀下○子叔姬書齊人來歸此與杞叔姬止以來歸
繫之于姬何也止以來歸繫之于姬者例之常書齊人來
歸者例之變也商人弒君而執叔姬後乃釋而歸之故書
齊人來歸以罪之若夫鄭杞之二姬被國皆無故而姬又

未被執也何得如彼例乎或者謂為有罪無罪之別則非
矣說見文十五年齊人來歸于叔姬下○子叔姬與鄭伯
姬皆不書卒不以夫人之禮成喪也惟杞伯姬者卒又書
杞伯來送其喪歸則以夫人之禮成喪而仍返其國當非
出婦之正矣

鄧左傳曰為毛氏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非晉晉人復
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載烝
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曰武子曰母氏而弗聞乎王享有
體薦宴有折損公當享歸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
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宣公六年

九

渝關李氏曰天王在上朝臣敢于相殺而今又亂其無政
刑甚矣天王無政刑而聽晉人之平王室而且與之宴是
以王室之大事而使晉人主持于其外也王朝之非禮如
此而徒區區敬烝之是循不亦末乎彼武子者不知勸君
以謹侯度而奉命以排解王室亦非陪臣之禮彼受嘉宴
而不知其故猶小節耳及其歸而講求典禮未知其所講
者是何禮也若亦舍大而問細即能修晉國之法而其不
法者必多矣斯亦何足道哉

冬大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春秋書有年皆在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

汪氏曰桓公有年之後遠狩于郎犯害民物宣公大有年之先履畝而稅重困農民二公得國于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殘虐國本恬不為憂春秋之書有年大有年既以紀天時之反常又以憫魯國之民而幸其猶有年也不爾則人類滅矣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臻者災也山崩地震星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

春秋辨傳辨疑 卷四十五 宣公六年

十

凡災異履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于下則天氣和于上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蟲螽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大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其能修之者也按此說以大有年為異未嘗不是但謂春秋書之為記異是聖人止怪其反常而疑天道之偶備也恐亦非仁民之心矣然則書大有年者自是欣幸之辭以必不可得之事而今得之其為欣幸何如乎蓋宣公篡立而又無德足以召休觀其水旱蟲螽之變不絕于策而去年且以饑書民困已甚矣孰

意其大豐饗歟而獲此崇禎比鄰之隆乎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在盛世猶以為喜而在亂國可知矣但在盛世則為意中之喜在亂國則為意外之喜其喜同其所以為

喜者不同今以宣公之世而獲大有年故特書之深為斯民幸以見天之猶不絕魯也此固不可為祥亦不可專以為異因其異而志喜焉此或聖人之意乎說詳桓三年有年下○詩曰綏萬邦屢豐年朱子曰大單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按武王有道于用武之後宜凶而豐實有所以和者矣今以宣公而獲大有何道而能致

春秋辨傳辨疑 卷四十五 宣公六年

十

此乎蓋天心不忍絕魯而周公皇祖陰有以相之不可視為氣數之偶然已也魯人于此未有不深喜者但徒喜之而不思急圖善政以續天休不有負于天祖仁愛之心哉書大有年雖深為斯民幸而其屬望于魯君臣者益切至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渝關李氏曰許昭公在位三十年卒子甯立是為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

杜氏曰丁未二月四日

渝關李氏曰蔡文公在位二十年卒子固立是為景公

夏葬許昭公

渝關李氏曰許歷春秋凡八君莊穆僖昭靈悼斯無元是也莊公國破失位不書卒穆僖昭靈元卒葬皆書悼公書葬亦書葬斯則國滅身廢而卒亦不書矣許于此時事楚而以昭公之喪計魯魯人亦往葬之可見魯亦與楚通故二國之不失禮如此然則以楚故而修喪禮抑豈邦交之合義者乎曰許昭公于春正月卒而葬在夏已歷三月而人踰時蓋亦五月而葬者經書葬許君者六而卒葬之時月皆不全大抵皆踰時而葬以五月者也惟悼公之葬踰二時則不止于五月而葬也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七年

葬蔡文公

胡傳曰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懇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于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于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赴急于禮而不會也此所以觀義自見矣渝關李氏曰蔡歷春秋凡十三君宣桓哀穆莊文景靈平宋昭悼昭成是也宣桓文平卒葬皆書景書昭靈書殺亦皆書葬宋書奔悼者卒于楚昭書殺並不書葬穆亦止書卒哀與莊卒葬皆不書成則卒在春秋後矣蔡于此時事楚而文公之卒葬並與許同大抵皆是為楚之故。宣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七年

主

公于齊惠之世專力事齊而交隣之禮皆廢是以四年秦伯稻卒九年滕子卒晉侯黑臀卒于扈衛侯鄭卒雖皆來訃皆未嘗葬焉且于三年使微者葬匡王而于十年親奔齊惠之喪又使賁卿會其葬悼禮為尤甚矣齊頃立而齊魯之交漸疎于是十二年葬陳靈公十四年葬曹文公此年葬許昭公葬蔡文公蓋以失齊之恃而後四出以交隣豈有見于邦交之公義而為之者哉此觀春秋之所書而宣公之失可見矣又蔡文之卒月葬時與許昭同蓋亦五月而葬者經書葬蔡君者六宣桓皆三月文平皆五月景則七月靈則三年矣有故者固不得已而過期無故而不則七月靈則三年矣有故者固不得已而過期無故而不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七年

及期不亦簡于禮乎故惟五月而葬者乃得其正耳。胡傳曰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按此說不然凡告喪者例不稱名其稱名者有所証也說公和卒下夫計禮本簡即或有所失焉亦小節耳何須別其得禮不得禮乎凡告喪者無不言日自當據實書之亦非為得禮故也其不日者史氏之詳略異耳至于葬而不月者亦然又豈以禮數之略而故略之哉 日月例並見隱下大抵或名或不名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皆因舊史無他義也必于此強立其義則鑿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杜氏曰不書朔官失之

渝關李氏曰以陽氣極盛之月而日有食之陽之不能制陰愈甚矣前乎此者莊二十五年文十五年後乎此者襄十六年昭十七年並在六月食非皆春秋之所尤懼者乎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曰春晉侯使祁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祁子登婦人笑于房杜氏曰政而歡于怒出而誓曰所不

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回不得齊

事無復命矣祁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

許杜氏曰為成二年戰于臺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从欽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五 宣公七年

西

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通討貳也盟于卷楚楚辭齊人晉人

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貢皇使見

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

皆如不遠舉言舉且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

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

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若好寧歸死焉為是

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

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

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馬周之晉人緩之逆

杜氏曰斷道即卷楚晉地也

胡傳曰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

非同欲也汪氏曰如宋襄公盟于曹南小國斯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

同欲也汪氏曰如昔人請盟于魯公孫叔如莒淮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非

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

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汪氏曰襄十

齊未嘗講會禮豈亦行會同之禮傳記楚公子罷或與鄭

人同盟于中分鄭人鄭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嘉初無五

等諸侯亦豈能同會同之制哉

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廬陵李氏曰此盟諸說皆以為謀齊而穀梁獨以為外楚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五 宣公七年

主

慎楚但祁克既怒齊遂起伐齊之謀耳

黃氏曰時宋為楚得中國危其故晉侯為是盟以固魯衛

曹邾之心胡康侯乃固祁克徵會于齊齊婦人笑其跛齊

大夫赴會而見執遂以此盟為謀齊不思徵會乃在末見

笑之先豈預知其見笑故為之會以謀之耶

彭山李氏曰宣公事齊最謹至是始與晉盟晉衛曹邾相

隣之國也見楚之圖宋切近于災齊不能為主故復推晉

為伯而同盟于斷道夫推晉主盟而僅止四國亦可以見

晉伯之不振矣宋不與盟者夫貳楚也宋被楚圍晉實不

救則固以景公為不足與矣華元方以平楚全國為功豈

首選為晉下哉邾本附于諸侯不與大國之列今急于得
宋亦聽其從會矣

春秋傳解經 卷五 宣公十七年

六

陳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渝嗣李氏曰是盟也穀梁以為外楚胡傳以為謀齊二說
將孰從曰以左傳考之則穀梁是而胡傳非也左傳謂晉
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夏
會于斷道討貳也觀其徵會于齊而齊使四子往可知不
為謀齊故矣其所謂討貳者討其貳于楚也是時宋鄭陳
蔡皆附楚故晉人為比會而欲討之諸侯于是同盟以載
晉豈非外楚之意哉胡傳以為謀齊而同欲釋憤者蓋亦
惑于成元年穀梁之說又見明年有伐齊之舉成二年有
戰筆之役大抵皆同盟之國故以此盟為謀齊耳恐未必
然也○廬陵李氏曰此盟諸說皆以為謀齊而穀梁獨以
為外楚蓋拘于同尊同外之例恐非事實又曰此盟獨魯
衛曹者即穀梁所謂曹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同日使齊皆見笑辱者也故筆戰亦具列四子然穀梁以
四子聘齊在成元年故此不以為謀齊之盟恐穀梁得其
事而失其時耳按此說以穀梁外楚之說為非事實殆不
然也諸侯本欲戴晉而同心以為此盟何謂其非外楚乎
至于穀梁所謂四子同時聘齊者即在未盟之先亦不足

春秋傳解經 卷五 宣公十七年

七

信不止失時而已也蓋自十年季孫行父如齊後未聞其
再往也何由于此笑其亮且使四子同時亦無同日行事
之禮如成三年晉荀庚衛孫良夫來聘與盟皆在一時而
各異事孰謂四子之聘俱于同日行事乎且三傳所記各
不同穀梁謂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左傳謂郤克登婦人
笑于房却是郤克跛也公羊謂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
聘于齊則客或跛或眇夫臧孫許之聘亦不見于經而公
羊所記止二國又未明言孰跛孰眇也且笑客事左傳謂
蕭同叔子見成二年公羊謂蕭同叔子穀梁又謂蕭同叔
子之母見成二年國是其人不同也左傳謂笑于房公羊
謂踊于楹而聞客穀梁謂處臺上而笑之是其地不同也
既多不同安可盡信惟左傳獨記郤克事謂此年徵會于
齊而取辱考之于經為有合及齊侯使高固等會圍逃歸
而晉侯辭齊人于是明年伐齊成二年戰筆要皆起釁于
此也然則齊人所謂齊之患必自此始者誠在未盟之先
但此盟本非為其見笑故即當會盟時曾亦謀及伐齊事
亦必不為謀齊而為此盟也○魯之事齊甚謹齊頃立而
齊魯之交漸疎意必頃公無道亦曾失禮于魯故魯人背
齊而從晉也觀其婦人笑郤克不難得伯國之上卿豈能
有禮于魯人耶明年左傳曰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左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宣公十七年

六

傳雖不明言其故大抵魯人于此是必有恨于齊矣故成
元年為齊難故作丘甲二年遂來北鄙之伐而致于鞏之
戰此齊魯之情狀也若夫衛世子賦同晉侯伐齊孫良夫
戰于新築又戰于韋曹公子首亦與于鞏之戰想亦于齊
有嫌焉豈止因同盟之好相率而輔晉哉但同盟斷道本
為外楚因齊人取怒于卻克又使高固往而固又逃于是
辭齊人之會而欲伐齊彼諸國者蓋亦欲借晉力以舒憤
耳在諸國之憤必別有故未必如救梁同時聘齊之說也
○斷道之盟有魯晉衛曹于鞏之戰亦有魯晉衛曹大抵
諸侯從晉者不過此數國不可謂因四國同聘取辱故相
同盟而謀伐齊也使四國受辱而于此會謀伐齊則明年
之伐齊何止有二國而二國伐齊之後何又避之二年始
有四國之戰章耶夫以四國之戰章在成二年可知此年
之會盟本不為謀齊且不為四國之受辱故也○據左傳
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是此會本晉意也據經同盟于斷
道是此盟本諸侯意也蓋固不協而後會亦因不信而後
盟晉慮諸侯之向楚也故為此會以謀討貳諸侯亦慮晉
之不庇已也故為此盟而共推為伯耳雖當相會時晉亦
欲為此盟皆非諸侯之所同欲何以謂之同盟哉但晉人
徵會于諸侯本為謀討貳及卻克受辱于齊齊侯又使高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宣公十七年

元

固來而固又逃歸于是乎會宋鄭諸國而獨伐齊矣至成
二年齊又伐魯而且敗衛彼數國者安得不願同盟之義
而相與興戰鞏之師哉觀卻克至晉時請伐齊晉侯弗許
請以其私屬又弗許是晉侯本不欲伐齊也使齊人請罪
于晉而高固又不逃晉亦未必即伐齊且使伐齊之後齊
不伐魯而又不敗衛晉亦未必合三國而往與齊戰也然
則戰伐之由雖起于卻克之受辱而亦屬實不為他故哉
○邾子自僖二十八年會溫後至此四十一年而始再見
蓋邾定公為齊出昔嘗事齊而不事晉今以齊為不足事
也故又從晉而為此盟乎
渝關季氏曰王氏曰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之會事齊而
不事晉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之盟背齊而與晉
謀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宣自即位以來卑屈事齊惟恐
獲戾末年遽有伐之之意初乞師于楚尋復求助于晉
近于齊而遠借援于大國以開朝夕之好爰及乎其殆哉
按此說不然黑壤之會固有上公之危然使公不見止未
必不以為危而致之若夫斷道之盟本為討貳而外楚非
為謀伐齊也至于魯雖近齊而魯之所以待姻隣者當未
免自失其道春秋于此抑宣危其背近而從遠哉然則致

公之會者謂非王事民事出而晉又不足倚會盟又不足恃以是為可危未必有他義也

附左傳曰范武子將老杜氏曰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召文子

曰變乎吾聞之喜怒哀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和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哀以已亂也弗

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

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勞乎尔從二三子唯敬

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渝關李氏曰齊頃雖無道未嘗如商人之弑篡而罪不容

赦者也為伯國者將欲已其亂焉寧可徒恃戰伐之威以

春秋傳辨疑 卷四 宣公七年

宣公七年

三

脅之于况當時卻克雖怒而晉侯不許伐齊猶為近正假

使晉侯欲伐齊武子于此正當引君子當道而勸止之奈

之何欲使卻克逞其志一旦避位而授之以政乎夫不能

成君之美而欲徇其同輩之私後雖戰勝而能服齊恐非

君子之所取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曰公弟叔肸宣弑而非之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

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

食宣公之食

劉氏曰遠氏七人不同標然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

清廢中權叔肸兼之矣

滄起朱氏曰季札以先弑叔終身不入吳國叔肸以宣殺

赤終身不食宣食此皆有為者也陳仲子無為者也

茅堂胡氏曰以先公之子而稱公子史策常文有偏愛之

私情則稱弟無親親之公義則稱弟

陳氏曰凡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是故宋地辰兄弟

也一篇之閒譏稱宋公之弟辰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

地李曰定十年宋公子地出奔陳雖從恒稱公子于未可

謂為無譏也下書宋公之弟辰者義繫于弟故稱弟耳

陳公子招一人也譏稱陳侯之弟招無譏則從其恒稱為

春秋傳辨疑 卷四 宣公七年

宣公七年

三

公子招故不弟稱弟不友稱弟傳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

子偃師罪在招也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叔肸稱

弟惡宣公也李曰宣公以非義私

彭山季氏曰叔肸不為卿而書卒或曰非卒其官也卒其

賢也魯大夫莫賢于柳下惠奚斯史克子家羈而皆不錄

其卒獨卒叔肸何耶以其公弟恩禮有加焉耳

汪氏曰成二年書公孫嬰齊帥師自是終春秋之世世為

大夫蓋叔肸辭祿不受而宣公以母弟然親命其子為大

夫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

肸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七年

三

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資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平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平賢也或以為叔胖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謬矣誠使叔胖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周事之卿豈有不見于經者齊平鄭語在外之見于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于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煩于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于隣國衆矣而獨叔胖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七年

三

之愛賜之以氏平以大夫之禮而不顧其所不安也亦大矣異于愛人以德者矣或謂叔胖守義宣公推恩庶幾各盡其道不亦美乎曰非也厚葬願于仲尼以為不可門人為臣夫子以為欺天死生之道分義之常毫不容苟曾是以私情累之乎宣公之所為既為賢弟之所不為乃欲加以殊恩而重致其慙親之愛是何異盜賊殺兄弟而奪其財產乃分貲于母弟以厚其終其將受之乎故變文而稱公弟因錄其氏而書平皆以著宣公之私情重累賢弟之高誼也其旨微矣故子于此但知叔胖未嘗為大夫不可生賜之氏故不與季友仲遂例言之不察其實而反以是為誤而別為他解以求通要皆未有當也陳氏曰公弟者何見非大夫也孫氏曰不曰公子以見叔胖無祿而平也王氏曰死不自為公子則未仕矣按叔胖生時不見于史策固非為卿如友遂輩然稱公弟于其平弟以著其私愛耳何由見其未仕無祿而非大夫乎○廬陵李氏曰兄弟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黃泰鍼宋展衛解佞夫之類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蔡叔魯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詞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七年

三

也無貶即賢之也其不稱公子者不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者不以私與薄累其兄也上係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係之美之也叔肸書字而書弟此春秋之變例稱弟者明其得弟道稱字者著其賢也惟其稱字所以異于其餘稱弟者也按此說亦不盡然諸侯之兄弟凡以臣事見者皆稱公子而名之非以臣事見者但稱字而已說詳桓十一年盟折下此例之正也至于變文而書弟者或罪其兄有寵愛之私或罪其兄薄友愛之義誠如廬陵之說矣但彼以稱名為罪其人何以通于凡稱公子而書名者乎且蔡季許叔諸人以非臣事而稱字自可知為公子春秋轉傳解疑 卷五 宣七年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七年

三

也。凡諸侯之子公在稱公子即公不在亦當稱公子三桓之見于莊篇者並以公子書矣惟凡稱弟稱兄者則據時君言之非不可以稱公子也以其義繫于弟而特異其文公非母弟之故也叔肸雖母弟而公以母弟私愛之春秋正譏其私而以弟書左傳乃以母弟言之且曰凡稱弟皆母弟也則是母弟可稱弟非母弟不可稱弟也不及訓人以私而大失春秋之義哉。肸稱叔是亦生而賜氏者蓋生不受職特賜以氏欲于殺而榮其子孫也意當叔肸將卒時乃賜以氏而以大夫之禮卒之若在乎昔時公雖強賜之彼亦豈肯受之哉。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叔姬非夫人也法不當卒而卒之公重其賢而以夫人之禮往弔也此年公弟叔肸卒叔肸非大夫也法亦不當卒而卒之公亦重其賢而以大夫之禮治喪也然則二公皆過于厚而其為非禮則一矣經皆據實書之以示譏其于死生分義之際不既嚴矣哉。殺惡及視者仲逆為之非宣公意也宣公非弑亦非篡然而有以弑篡加之者以不誅賊而過寵之則是利其所為而私幸其亂也故論公者每以弑篡之罪甚言之耳若夫叔肸之于公未必亦以弑篡目之但傷二子之見殺又薄宣公之幸亂而寵賊是以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甘以貧賤終其身則其志節為足尚矣然

亦必形迹不露未嘗顯斥其惡而但衷然自適于物外是以宣公愛之重之不能榮于其生猶必厚于其卒也若或顯斥其惡彼將為宣公之所深忌或亦難免于禍矣尚何愛重之有哉觀于此而叔肝之賢愈可見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曰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疆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彭山季氏曰伐齊者以其不從斷道之盟也○按左氏載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疆為質于晉則何為復有鞏之師哉況盟繒事關離合而不見于經不足信也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八年

六

汪氏曰齊自程泉以來不與于晉之會盟而恃其強大侵暴小國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伯業始則君率衛以伐齊既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晉衛曹以戰齊蓋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

薛氏曰齊不與于諸侯之會而伐之也蓋衛世子伐父掌兵非子道也

臨川吳氏曰會朝與伐國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胡傳曰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于禮自己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于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師于陽穀大戰于鞏

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八年

五

渝關乎氏曰凡用兵者必君臣合謀而後動此時怒齊不會者君之意怒齊會已者臣之意兩怒相成而時舉焉則是役也未可專主一事而為言也○衛之輔晉其勤衛成之于晉成也欲魯之往會而有孫良夫之來盟衛穆之于晉景也惡齊之不會而有世子臧之同伐是皆堅意事晉而輔之以招携討貳者也蓋衛購于晉而與齊楚遠故堅事之抑豈專為與齊有嫌哉世子臧後嗣君位是為定公釋公子此役使其世子行但知伯令之當恭而不知國本之當重其非禮也明矣若夫世子從戎尤非奉養威而視君膳之道而晉侯亦不以為非謂之何哉○左傳謂齊侯會晉侯盟于繒若果如此何為又有于鞏之戰鞏戰猶使國佐與盟此時未至于大創齊侯豈肯輕身出盟乎且使齊侯既盟而公子疆為質則蔡朝南郭偃之囚可以釋矣何又至于逃歸耶然則盟繒之事經既不書未可信也

公伐杞

高氏曰杞自文十二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

彭山季氏曰斷道之盟魯必期杞而杞不至故伐之也

徐氏曰公伐莒莒非杞凡近魯小國無不被伐公之惡也
惡矣

廬陵李氏曰自此以前侵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此以後侵
伐十二惟四書公

渝關李氏曰伐杞未知其何故高氏謂不來朝季彭山謂
期會不至高說得魯情季說合伯事或者兼而有之桓莊
僖文之世杞並來朝獨于宣公有闕焉公亦未必不怨杞
矣惟其怨杞故于此馬親伐之此高說之可通者也成五
年同盟于蟲牢七年同盟于馬陵九年同盟于蒲杞伯皆
與焉可知去年斷道之同盟公曾約杞而杞不至故于魯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宣六年

六

衛伐齊之後公為盟主伐杞馬此季說之可通者也又或
宣公怨杞之不朝而以姻親之故不可加兵今則特假伯
事以逞其私耳不然公既怨杞矣何為避之十八年而乃
伐之耶此合二說而兼有之可通者也○是役也當在晉
師既還之後若晉衛方伐齊而公即伐杞是明與盟主相
左矣公既不與同伐齊乃獨加兵于小國同盟之義安在
寧不慮晉人之見討耶况伐杞之後公使如楚乞師欲以
伐齊公既深怨齊何不與晉同伐之願乃舍晉已出之兵
而求楚未可必之事亦甚覺其不情矣此可知伐齊時晉
亦借魯為聲援而凡糧餉器具之類又皆資魯以供其乏

是以不復用魯兵也至于晉師既還公方有事于杞而往
責其不會之罪豈非事序之較然者哉然而徵會于杞或
晉為之而伐杞亦出于晉今亦未可知若果如此則二國
之伐尤非一時而並舉矣不然晉亦何急于伐杞乃令公
伐杞而已伐齊凡其所資于晉者何能于出師之時令其
一一取給耶且此時使公伐杞何如使公同伐齊乃不欲
其并力于大國而于小國是急為恐當時必不如是也

夏四月

附左傳曰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杜氏曰公不事齊
乞師于楚不
書陳者行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宣六年

元

渝關李氏曰晉侯伐齊而與齊盟齊既服晉兵猶欲
借楚伐齊者齊未經大創猶不足以舒魯之情也是以又
欲為此舉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
取殺宣公于此蓋欲效先祖之故事而為之者歟然而非
義甚矣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胡傳曰戕者殺之也于鄆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
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
者則有之矣介子新撰
事見漢書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陞等威侍
衛守禦之嚴矣至于坐使其君為邾人殺之而莫禦乎邾

人蓋嘗執鄆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雖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鄆者所以深責鄆之臣子至此極也

滄起朱氏曰外無所禦內無所防而賊入焉恣以見其國無人也

孫氏曰僖十九年邾人執鄆子用之天子不能誅故此肆然復戕鄆子于鄆也

薛氏曰戕者殺異國之君也邾力足以加鄆而屢無道于鄆則魯以強大加邾蓋出乎爾者也

孔氏曰春秋弑君多矣其戕唯此一事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宣公十八年

三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杜氏註曰戕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弑者積微而起戕者平暴之名公羊傳曰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戕之也何氏註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殺梁傳曰戕猶殘也稅殺也范氏註曰稅謂捶打殘賊而殺然則三傳之說各異將孰從曰左傳說是也蓋戕戕皆殺也特以內外而異名爾如諸凡所以弑者不同而皆書弑諸凡所以殺者不同而皆書殺又殺人以挺其刃亦無以異豈以其解斷捶打之故遂變殺而言戕哉杜氏謂別內外之名得傳意矣但以弑為積微而戕為平暴猶于字義未

當耳孔氏曰弑者試也言臣下伺候間隙試犯其君戕者

殘也言外人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之也按此說以試犯之

義解弑字似得之而戕為平暴而來恐不然如孟子戕

賊杞柳以為桮棬此戕字抑豈平暴之謂哉蓋臣子之虐

君父不可斥言殺故以試犯為辭外人之虐國君亦不可

斥言殺故以殘害為義所以殊尊卑而別內外之大經也

豈以徐驟異其名哉如君大夫之殺或謂或斃或卒皆有

尊卑內外之異不可謂其所以殺者亦不同也故殺本國

之君曰弑殺他國之君曰戕殺本國之臣曰刺國君陣亡

曰滅以之祭神曰用之非此類者則舉曰殺而已此通經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宣公十八年

三

之凡例也。汪氏曰邾稱人蓋邾子而戕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鄆子某今曰邾人則為邾子明矣邾文公用鄆子邾定公戕鄆子皆黜稱人惡其棄世克虐滅人理而悖天常也蔡靈蔡昭見殺則錄其名而鄆之二君不若蓋無罪而受禍爾按此說不然邾人者邾國之大夫也若邾子害之則兩貴相殺不當言戕如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蓋戕之與弑固有內外之殊而殺之與戕亦宜無辨而云然哉杜氏謂邾大夫殺之良是大夫非微者故不書盜且使書盜則不知為何國之人何以明邾罪乎即或微者殺之別

其國曰邾盜亦當書賊不書殺如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
梁經作盜殺以裏二十九年閔弑吳子餘祭例之則殺梁
經是矣夫本國之盜書弑然則他國之盜寧不書哉乎今
雖書賊而不書盜可知是大夫殺之本非邾子賄稱人也
若夫邾子不書名者或不知其名或史氏之闕略亦非以
其無罪之故矣。邾人之賊邾子也必邾子常有以侮邾
故邾人恨之此或出于一朝之忿而猝起以殺之或出于
先時之謀而乘間以害之俱未可知邾君在國邾人得就
而殺之邾無臣子矣然亦未聞邾人之殺賊也邾人之罪
愈重矣彼邾君者未知其亦與有謀否但其臣下敢于殺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六年

三

邾君是亦義之所難寬而法之所難赦者乃亦未聞邾子
之殺之也且又安知不幸其能賊而反以是為功耶至于
盟主不加誅望國不加討竟使邾君徒受禍為良可悲矣
雖然本國之弑君父者猶相與視之為固然何況外人之
賊他君者哉。邾子被賊于邾人是必有以自取以是而
罪邾人之不殺亦就臣子之義言耳其實國君無道即其
侍衛衆而守禦嚴豈遂免于意外之禍哉簡相如謂秦王
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
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使相如果殺秦王豈秦人所能敵
者至于荆軻之匕首高漸離之筑張良之鐵椎皆于秦政

將及焉彼亦幸而不中耳若果中之秦法雖峻而亦何濟
于危亡哉若夫羣政之于韓俠累是能殺之矣羣政為嚴
仲子報仇自齊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
戟而衛侍者甚衆羣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羣
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屠以死若此者俠累之左
右而亦曷嘗無人哉此可知變生于不測亦非人所能防
者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苟能以仁
禮存心人才愛敬之不遑又孰忍而戕之故曰君子有終
身之憂無一朝之患然則人主而欲保身者亦必明于此
道而後可矣勿徒恃國人也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宣公六年

五

甲戌楚子旅卒

左傳曰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杜氏曰成二年楚師于韋是
于是乎有蜀之役

汪氏曰吳楚稱子特從天子所封之本爵而黜其僭號也
楚至僖二十一年成王會孟始書子至莊王始書卒吳至
襄十二年壽夢始書子書卒徐至昭四年駒王章羽書子
高氏曰中國不能自正乃與夷狄相為朝聘相與盟誓相
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年
杜氏曰吳楚之葬僭而不與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
求名之愆

孔氏曰諸侯之葬魯不會則不書知吳楚之葬為僭不書者裏二十九年傳稱葬楚康王公親送葬經亦不書故知其不為魯不會也禮坊記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鄭玄云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辟其號者五等諸侯死則稱爵書卒及葬則從彼臣子之辭皆稱為公若書楚葬亦宜從彼所稱當云葬楚王以此僭而不典不得稱王故遂絕之而不書其葬同之蠻夷言其不足配錄以懲創自求名號之偽同之蠻夷者蠻夷卒亦不書言其不書似之也

春秋傳解經 卷五 宣公八年

三

彭山季氏曰楚莊之興志本欲圖中國但以能審形勢故先為務本息民之計不汲汲于兵爭即位三年而始滅庸秦巴既合足以制中國諸侯然後漸圖陳宋動必相機辭足以屈中國亦一時之雄也然滅庸滅舒滅潁滅蕭辟其強暴而宋陳鄭聖賢之後無不皆被其毒凡其所為皆貪慾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列于五伯而與桓文並稱豈不誤哉詳見傳二十三年宋公孫父卒下渝關季氏曰楚子始書卒初來討也以數千里夷君之喪來討于魯則非禮矣春秋據實書之蓋亦不能無識爾。汪氏曰魯史必書楚王某年聖人筆其僭號故曰楚子某

春秋傳解經 卷五 宣公八年

四

卒按此說以吳楚或春秋未經弒之先便已稱子亦未可知傳稱弒宣子時魯見易象與春秋數曰周禮盡在魯矣若魯史全無大義何以致宣子之嘉歎耶今必謂其為仲尼之所筆某為仲尼之所削恐亦未足據也。胡傳曰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某名為亂職按此說以稱子為仲尼筆之以不書葬為仲尼削之亦難定其必不然也如左傳稱楚某王又記葬楚康王事安知魯史不如此而仲尼乃加弒削于其間耶若夫降爵之說必無此理而以稱子為狄之尤為未當蓋吳楚諸國若果本非子爵特以春秋卑之使從四夷稱子之例此乃可謂之降耳不知彼之故封本如此豈春秋降之而使卑哉若荆若吳若徐止以號舉此乃狄之至于稱子云者則是顯其僭號使從王朝所封之本爵何得以是為狄之若滕杞之稱子又彼自降而稱子王是以據實書之亦非春秋有意降之而狄之也况滕杞無僭王之罪又何得與吳楚並論哉且進退諸侯者天子之大權也若春秋果降

春秋傳解

卷五

宣公八年

三

諸侯而狄之誠為亂名實矣自為僭亂之人猶欲定名實而戒撥亂之功吾不信也。楚僭稱王經于其生也稱楚子于其卒也稱楚子則于其葬也亦稱葬楚某公有何不可顧乃避其號而不書何也曰在我國紀事之法可從周室之爵以正其名于彼國送葬之禮不可改主人之稱而失其實是以生與卒皆稱子而于其葬也舉闕焉此一義也楚君之事不可以其稱王而不書故但易王稱子而已至于葬事之在我者我實以王號稱之則夫沒之而不書亦所以為內諱耳此又一義也書其本爵既正其名于生與卒而沒其葬事又誅其罪于終焉法可並行而義可立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

春秋傳解

卷五

宣公八年

三

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胡傳曰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息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怯矣于是背齊而事晉其于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于背與國易于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若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公孫歸父如晉 宣公八年 三

欽氏曰歸父為宣公謀去三桓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強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宣其謀之不遂也

廬陵李氏曰宣公聘晉止此一事

渝關李氏曰宣公與于斷道之盟蓋已背齊從晉矣今使歸父聘之所以睦晉也其欲借晉力以去三桓或亦因聘而有此謀耳恐非欲去三桓而以行聘為名也且此時三桓未甚抗公室未甚卑李孫行父仲孫蔑號稱忠賢是尤不可去者歸父之欲去三桓也不過欲自尊其寵抑其真

春秋傳傳辨疑

卷四十五

宣公八年

三

為公室計哉使其果去三桓吾恐公室未能張而歸父之
自恣者將親三桓為尤甚而謀之不臧自速其禍君亮則
失所恃彼之所欲去者即轉而去彼又何怪其家世之不
能保也哉。彭山季氏曰歸父以父仲遂之故素謹事齊
今魯自斷道之盟已敗從晉特令歸父如晉始聽晉命蓋
季孫行父當國實主此謀欲使歸父必與齊絕之計也左
氏以為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
晉人去之殊不知魯之于晉初交未固此豈遽與謀腹心
時哉且歸父志本向齊不在晉也事晉乃三桓之意特懼
歸父有異志故使奉使耳歸父欲去三桓不謀于季康之
齊而謀于初交之晉智者不如是也蓋行父不忌歸父有
寵于君而欲以計傾之使處齊晉相疑之地也不待宣公
亮而歸父危矣謀去三桓以張公室之說得非行父誣加
歸父之辭而左氏誤信以為實乎按此說恐未必然魯之
背齊從晉也誠出于行父觀歸父之奔齊可知歸父無絕
齊之意矣然而聘晉之役不使行父而使歸父者公蓋于
此有謀焉特欲使歸父親信之臣以間三桓而或啗晉以
利說晉以辭求其行我之意者是必有之然而不求于齊
而求于晉者蓋以齊頃不足與有為而晉力可以制三桓
或者念新好而以此事堅我之心耳若歸父之使亦由行

春秋傳傳辨疑

卷四十五

宣公八年

三

父以為欲使歸父處齊晉相疑之地也縱使歸父惡聞不
知行父之以計傾我而以行父之私欲結晉者彼亦豈肯
身為之用而明與齊絕乎惟其欲去三桓故與公謀而出
使則是借此以圖行父故不慮齊人之惡我耳夫歸父以
去三桓請于晉未知晉人之果從否至于歸父奔齊未必
不以行父背齊之故想于齊人而令其與彼為讎矣明年
傳謂齊將出楚師安知非惡行父而為之耶要之彭山之
說殊無據而又覺難通未可信也。左傳欲去三桓之說
未必失實蓋歸父有寵于公必為三桓之所不喜而季文
子孟獻子行事多正必有不順于歸父而為歸父所深忌
者歸父恃君之愛乃與公謀而欲去其所忌不通以張公
室為名耳夫借外援以去強宗自是為計之左使當日公
即不棄世豈能必其事之成而得專寵于魯也哉吾恐晉
人不為之用而歸父之禍將亦不可知矣甚矣歸父之妄
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廢

穀梁傳曰正寢也

渝關李氏曰桓公弒立而斃于齊天道為不爽矣宣公以
穀適得立而獲正終亦幸爾君子猶以為非正命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左傳曰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杜氏曰許時為司徒主行刑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彭山季氏曰歸父自仲遂以來得君尊寵而是時季孫行父當國所深忌也今歸父使晉而還適遭公薨之變行父欲自文其預聞弑赤之故于是逐東門氏亦必以向不事晉之罪歸之謂其有事于齊也則歸父懼罪于晉勢無所歸有奔于齊而已歸父奔齊見歸父之志在齊也左氏以春秋辨疑 卷四十五 宣公六年 元

檀帷復命于介為善而胡康侯遂許其志仁則過矣至笙遂奔而使介復命蓋其事勢不得不然耳況考歸父平生則如齊取譚伐莒等事乃一導欲濟山之人而奔齊必以國事想焉非忠臣也何善之可言哉不自位奔故不言出笙魯境也

杜氏曰笙魯境外

穀梁傳曰還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至檀遂奔齊遂繼事也笙魯境

杜氏

胡傳曰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

難龍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于夷羊五之屬傳見左公十年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及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季氏曰門氏時未必若猶未殯穀梁傳曰子曰歸父還自晉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其已殯也明矣蓋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傳曰損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辨疑 卷四十五 宣公六年

卑

澹起朱氏曰季文子當時不能討襄仲之罪而以罪後之人夫仲當討則宣不當立宣之立久矣俟其薨而罪其臣臣又沒而以罪其子子安能服哉○季文子之逐歸父也曰其父昔弑君也夫襄仲之黨宣公固矣成公為其子而逐父之黨以彰其父之罪是父子相訐也當時而訐過之大者也過時而訐又可知也

宋氏曰季氏不以君薨為戚肆出悖言追仇既往首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為春秋于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茲以往政在強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于此

彼篡人之圖專氏亦竊其圖出爾反爾尚復誰尤春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垂將來之戒云

高氏曰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于殯前若其有罪待命于新君可也今歸父還未及魯境遽即奔齊則有急于新君矣

汪氏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內戎奔莒則聖君命而廢使事者絕歸父如晉還自晉至莒遂奔齊則能達君命而畧使事者也然楚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若叔氏既滅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見左傳歸父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宣公六年

四

能不避斧鉞之誅而歸復命于殯斯為盡人臣之職矣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杜氏曰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還胡子曰君薨家遵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于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茅堂胡氏曰歸父欲入而復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惡其出奔賢于入也況又壇帷復命于介祖枯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不失禮乎曰還曰至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按此說皆不然蓋人臣之義受命而出君若薨即或有罪亦當入而復命于殯待罪于新君之為正入而赦之則幸也不則其分

也豈慮殺而增君之惡以為僥倖苟免者所藉口哉歸父之至筮奔齊雖有復命于介祖枯髮踊之儀不過為失禮中之禮耳春秋書還書至書遂奔明罪其不能復命于殯之非何從見其得禮而善之耶且歸父以襄仲之立公而獲寵要亦私情之合而已其所以哭踊成禮者安知非感先君之私恩而為之豈有見于君臣之義造次不可違而故盡哀以奔也哉夫畏罪而不敢入既失復命于殯之禮雖有哭踊之小節僅免于棄命忘哀之罪耳奈何以其小者信其大者而一以為得禮一以為志仁相率而善之若此耶且歸父成父之惡媚齊固寵不可謂非魯國之罪人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宣公六年

三

也此觀春秋之所書凡其所為未有若于義者而謂造次顛沛之能仁乎孔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若以此小節許之為仁則天下後世之志于仁者亦多矣○杜氏曰筮魯竟外故不言出但以不言出而見其為竟外則不然使筮魯竟內而未及復命亦不可以言出如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局實不至晉地之令狐哉以未復命故不書出此或亦如彼例耳然必以筮為竟內亦無所據故杜氏竟外之說可並存之○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以有疾而聖命也公孫歸父還自晉至莒遂奔齊以有罪而不復命也歸父之視其父有間矣然而其失臣禮則一也○公子遂殺適

立庶以圖富貴而欲及其子孫必自以為厚利矣身死十年而東門氏被逐則亦何利于此哉春秋書歸父之奔可以結逆之罪矣奈之何魯人徐傷其無後也又使仲嬰齊後之得毋念仲逐之功而不志其舊耶嗚呼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魯人之謀如此是又春秋之所傷也夫

春秋傳辨疑卷四十六

成公

渝關 李集鳳 謝升

孔氏曰魯世家云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魯世家云成公穆姜所生釋例曰計公衛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案宣元年夫人穆姜至自齊即穆姜也至此始十八年耳二年傳稱公衛為質于楚公衛成公子也既堪為質則其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子未得有成長之男按此說以公衛為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六 成公六年 一

成公子而疑成公非穆姜所生殆不然也成公于十四年娶齊姜即位之時年齒幼安能有子而于明年堪為質耶意公衛是成公之庶兄以其母賤而不得立故于二年為質于楚耳公衛既非成公子安可以公衛之年而疑成公為非穆姜所生者耶然則成公為穆姜所生彼其生也何以不書而穆姜于成十六年又有偃鉏皆君之說何也曰桓六年書子同生蓋以太子生之禮舉之也宣公之篇不書子黑肱生者或以宣公昵于他寵而不舉嫡子亦如文公之不舉子赤者然雖穆姜適于宣伯使公逐尊孟而公暫辭固指公子偃與鉏而謂公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安知

非以淫亂成惡毒遂惡生子之不已從耶且使釋姜非成
公之生母惡亦無所恃而欲為所欲為者矣由是言之又
未可以釋姜皆君之說而定成公之非嫡子也姑從孔氏
之前說可耳○成公元年歲在辛未定王十七年也夫人
齊姜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杜氏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孔氏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彼春無月則是竟春無冰此

春秋傳辨疑 卷四六 成公元年

二

亦應竟春無冰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

月寒最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冬而無冰是時之失故

書之記冬溫也

胡傳曰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

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

其象已見故當洞陰淫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資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調燮

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發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

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

末雨電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于陰

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慎于微之
意也每慎于微然後王事備矣

渝關李氏曰暖氏曰二月今之十二月舉此無冰則一時

無冰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則今之正月豈可更言無冰

乎穀梁之說非也穀梁子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

按穀梁之說惟終時無冰則志一難為非耳以難通于桓

篇之正月無冰也其言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蓋謂此

月寒當加甚而至無冰則終時皆無冰矣此與孔氏竟春

無冰之說亦無異但其語意迂晦不如孔說之為明顯也

口經書無冰者三襄二十八年有時無月以其竟春無冰

春秋傳辨疑 卷四六 成公元年

三

故以時書桓十四年有正月無二三月惟于正月無冰故

書在正月此則正月二月三月俱備不必每月書無冰故

于加寒之月特書之蓋加寒之月無冰則前後之無冰可

見矣設以此為該前後之辭未為不可

三月作丘甲

左傳曰為齊難故作丘甲

胡傳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凡夫為井李曰公田未嘗有

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見周禮小甸地方八里

所取于民者出長穀一乘制漢書刑法志殷周井田而

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為齊
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齊

春秋傳解疑 卷四 成元年

四

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固農氏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李氏曰司馬法舊制四丘作三甲為七十五人今四丘則作四甲四甲為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草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

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劉氏曰穀梁云古者農工皆有職以事上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丘作甲非正也非也若魯使農夫為甲何不言井作甲邑作甲農作甲而必曰作丘甲乎丘氏作甲井民獨不作甲乎杜氏云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亦非也丘者十六井而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魯亦必不為也且云丘甲不云丘乘也

高郵孫氏曰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
茅堂胡氏曰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爾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其于賦增三分之一也杜征南最號知兵

春秋傳解疑 卷四 成元年

五

及釋此亦誤乎因看李衛公論車乘法方曉此亭曰據杜在魯使丘出甸賦耳其言舊制云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孔氏以此為司馬法文是杜氏此說亦未嘗與李衛公所論車乘法有異也
張氏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
審易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率加其四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
劉氏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

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非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汪氏曰兵制之變始壞于齊之內政而家一人馬繼壞于晉之州兵而家五人馬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遂登疆謂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于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遂致魯以東禮之國亦增丘甲而不以為嫌也厥後楚之東廣觀之武士秦之成平窮兵極詐以快貪殘而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謀殺于前而國滅亡

子後然兵農既分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賢臣不能復古抑可歎哉春秋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

廬陵李氏曰作例五直云作者三作僖公主作丘甲作三軍新作二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也

渝關李氏曰桓氏曰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按此說與左傳為齊難之說似不合齊難者齊欲伐我也左傳下文曰聞齊將出楚師此即所謂齊難也若我欲伐齊楚師不出何可謂齊難以為因此而齊欲伐我則可耳唯齊欲伐我是以懼而作丘甲豈為楚師不出之故乎孔氏曰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

春秋傳解 卷四十六 成公九年

六

齊難暫為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按此說不然作者創為之辭以主兵賦之定制言故言作則亦不假言初矣若暫為之而後輒止或亦無有不書者如作三軍舍中軍皆書今書作丘甲豈止丘甲而不書乎○胡傳曰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于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按此說謂旁加一里于甸外而為一成之賦或不然據漢書則一面之中即出兵車一乘何又多此一里而以成計乎若以成計則此一里之所出者又是何物今不知其所出者而但言一成之賦似亦未可據也○丘甲之作增人數數亦增車數也古者兵車之制甲士三

人皆在車上若增人數而不增車數則一車之中受四甲

士不慮其狹隘不便乎惟人與車俱增則是三丘而出一

車三甸而多一乘也然以甲言而不以車言者丘出一人

為甲士其法本以丘地齊故據丘甲言之其實言人而車

自可見焉有人數增而車數如故者乎魯頌曰公車千乘

是僖公之世原有千乘不至昭公蒐紅而始然也今作丘

甲已益兵而至蒐紅仍止千乘者彼時兵俱歸三家或三

家留守其私邑猶有未盡與蒐者耳○古之言兵者車數

與人數多不相準如詩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千乘當有

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而徒止三萬則是三十

春秋傳解 卷四十六 成公九年

七

人共一車人數為較少長勺之戰齊桓公謂帶甲十萬車

五千乘五千乘當有甲士一萬五千人步卒三十六萬人

而帶甲十萬蓋兼步卒言則是以二十人共一車人數為

又少孟子謂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三

百兩當有甲士九百人步卒二萬一千六百人而虎賁止

三千則是以十人共一車人數為更少乎衛公謂太公以

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眾若以三百兩計之則是以百

十五人共一車與楚二廣之法同人數又較多矣凡此多

寡之用皆不可考大抵步卒之衛車者可少亦可多而甲

士之在車上者不可以增減故甲數增則車數必增未可

謂其每乘而增一甲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曰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彭山季氏曰臧孫許魯卿臧孫辰之子也是為宣叔赤棘

杜氏以為晉卿是盟雖臧孫許往而主之者季孫行父也

胡傳曰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唯長亂亦國用民

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速

嚴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

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

汪氏曰春秋內大夫特盟外諸侯者五鄆丘赤棘拔句譯

春秋傳辨疑 卷四六 成公元年

皆書及唯履祥書會

渝關季氏曰彭山季氏曰左氏曰齊將出楚師盟于赤棘

此言未為得實蓋魯方善楚而齊非善楚之國也齊本強

國不賴于楚其欲伐魯則自晉侯衛世子臧伐齊之後已

蓄此謀至是以將出師故臧孫許往與晉盟以期禦齊也

按此說不信將出楚師之言似有然者但楚師未必即出

或齊人以將出楚師而囑魯此年冬臧宣叔曰齊楚結好

我新與晉盟是齊楚之結好在先而魯與晉盟在後也魯

成新立即與晉盟而不與楚盟未見魯之能善楚者而齊

與楚結好又安見其非善楚之國乎雖齊國之強不須用

楚師而以強益強自可并力以挽晉且魯乞楚師以伐齊

而楚師不出齊乃將出楚師以伐魯是尤魯人所深懼者

況左傳于此但曰聞之云耳但曰將出云耳抑屬實真有

此事哉觀明年齊侯伐我齊師與衛戰皆不聞楚師則于

此時未必欲出楚師以伐我也況此時齊本未伐我則是

伐我之事亦虛可知將出楚師之事更虛矣然則張虛聲

以懼敵國蓋亦兵事之常又何疑于傳說之失實乎曰胡

傳曰初宣公謀以魯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

今季孫富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

討也故往結此盟按此說不然自宣十七年斷道之盟魯

春秋傳辨疑 卷四六 成公元年

已背齊而從晉矣十八年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當為

別有他怨故是宣公未覺歸父未逐時魯已恨齊而與彼

為讎豈至今日而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乎若夫晉人

不能討罪已經易世而斷道之盟宣公已與晉侯同軌矣

豈至此而又懼晉侯之見討乎然則魯欲以楚伐齊而楚

師不出齊遂結好于楚新君而晉言將出楚師以伐魯是

以魯人求援于晉而往為此盟耳專從左傳說可也胡傳

又曰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書及晉侯盟于赤棘

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懣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

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按此說亦不然及猶與也非以內

為志焉故書及雖三桓于此本有汲汲欲盟之意使行會禮而書會則其欲盟之意亦自可見豈必變文書及而後見其汲汲欲盟乎且是盟也魯人固欲求晉援然斷道之盟晉侯有意求諸侯而齊侯不至又加以卻克之怒晉無一日忘齊欲與齊爭不得不結魯不可謂此盟非亦晉侯意也若非晉侯意何以屈伯主之尊而輕與魯大夫盟乎。主此盟者季孫行父意也既出行父意何以使臧孫許往觀去年行父罪歸父許雖怒而猶為之逐東門氏可知季孫之強臧孫亦莫之違也新君立而季孫當國臧孫于此尤不得不惟其所命矣。家氏曰中世以後諸侯之大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六 成公六年

十

夫多自結于伯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于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以賄結其大夫故君嘗見蹕于伯國臣反挾伯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按此說論後世大夫之弊誠有然者但謂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却似此盟為大夫之私交非為國事盟也不知春秋所書者大抵皆國事特以尊卑之分不明故列國之大夫敢與伯主為盟會雖亦因此而得親于伯主豈非為其自討計也然則彼之結于伯國君臣者當別有在焉當于其盟會而見之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傳曰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杜氏曰平文十一年杜氏曰平文十一年鄭垂之役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徹戎將遂伐之杜氏曰成平還欲要其無備○孔氏曰傳言平戎于王戎必遣使詣周受平但康公要戎者非安戎平還之使欲伐其國耳以未平之日設備樂周今既平矣戎必無備要其無備將遂伐之故下叔服曰晉盟而欺大國此必云遂伐茅戎起兵伐其國也叔服曰晉盟而欺大國此必欺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

茅戎敗績于徐吾氏杜氏曰徐吾氏茅戎之別也○孔氏之別徐吾氏是茅戎之內聚落之名王師與茅戎戰之處○李曰左傳言平戎在春敗績在三月豈未王人來告敗在秋蓋謂秋來告敗敗亦告敗于秋此必不無告敗者必道其時月即于秋來告敗敗寧不據彼所道之時月言之乎經既言敗在秋果在秋敗明矣平戎事亦或在夏月以要其無備而伐之時當不遠故也

彭山季氏曰茅戎亦兗姓戎之別種也杜氏不詳其處當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六 成公六年

十一

在畿內諸戎之間今按水經注盧氏縣東有蠻谷水東流入伊度其地必即今之茅峪也豈因茅戎而得名也歟詳見傳二十三年姜戎下

杜氏曰茅戎戎別種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欺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

胡傳曰程氏曰王師于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欺王也于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

則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于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與師而急于伐鄭康公不以恃信恃國而輕于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汾陽朱氏曰此劉公徽戎而敗績于徐吾氏也夫不共王命者五侯九伯征之可也而顧慙王師以伐焉勝猶耻矣况又敗乎

孫氏曰定王厲暗無宣王之烈王師為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只書自敗所以存周也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六 成公九年

士

隱氏曰王者之于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度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增修其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夷狄為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為文所以深譏王也

帶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乃微戎以致敗豈不曰自敗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及諸侯不勤王之義咸得而見矣

陳氏曰天王出居于鄭鄭棄其師皆以自致之文書之梁亡齊人殲于遂王師敗績于茅戎亦皆自致譏不在人也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不言戰莫之敵敵也為尊者諱敗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按此說謂為尊者諱敵為親者不諱敵是矣其謂為尊者不諱敗為親者諱敗則不然若果尊者與戰而敗績豈止于諱敵彼只見此年王師書敗績故云不諱敗然則桓王伐鄭亦敗矣何以諱之而不書乎諸侯有列國固于親者不諱敵然而乾時之戰我師敗績何嘗諱其敗也但書我師敗績而戰不書公以是為諱則可耳○桓王伐鄭不但不書戰而亦不書敗天子親將也今王師伐茅戎雖不書戰而猶書敗者天不親將也汪氏謂桓王不書敗而劉康公言敗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六 成公九年

士

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此說是矣然又謂桓王戰于繡葛諱不書敗而此不諱敗者夷狄正朔所不加可以言敗而天子于諸侯不可言敗所以別華夷之分也此或不然若如此說使天子親與茅戎戰豈亦可以言敗乎但諸侯或與王師戰亦必不言敗耳莊十一年左傳例曰京師敗績于某按此說只據此事而云然不知經書王師敗績者獨有此一事以與茅戎戰耳若與諸侯戰豈亦可言敗績于某乎○或曰不書敗地即在茅戎之地也如莊十七年齊人殲于遂是于遂地殲之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于衛地戰敗也此則微戎伐之亦在伐地

春秋輯傳解題

卷四

成元年

高

與戰而于戎地敗績耳不然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于一使之伐虜且書地若王師敗在他地經亦豈不書乎此若書曰王師敗績于某地固不知為誰敗之若或書曰王師于某地敗績于某戎亦無不可經乃但指為所敗者以為言可知即在茅戎之地也按此說亦不然左傳曰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孔氏曰敗于徐吾之地也此既明有其地矣而經不書地當必有故意者以王師之被創不忍詳其地故但略言茅戎耳如公薨例書地亦有遭變而不忍言地者今雖敗在徐吾氏是為茅戎之別又何忍于此而加詳哉若夫戎伐凡伯古楚丘乃是責衛之辭未可以彼律此而齊人之職衛人之敗各在本地者尤未可與此例言之矣。劉康公即宣十年來聘之王季子也彼為先王之所私愛故稱王季子定王于彼昔既使之聘魯今又聽其伐戎得非寵任之已久耶夫王以晉使而與戎平既欲相安于無事矣彼季子者乃又要其無備而加兵焉意其為人好以私智自用欲托奇策以邀功者是以無復忌憚若此耳不然彼于聘魯後所論魯大夫之禍福無一不果驗焉何于此事而竟憤憤耶然春秋之書敗績不言王季子帥師而但言王師者以王師為重而王季子不足稱也蓋六軍之威天子之大權係焉觀其不書戰以示

春秋輯傳解題

卷四

成元年

高

無敵于天下其重可知矣今乃輕用而為茅戎所敗伊誰咎也春秋于此抑豈專罪季子而已哉。左傳曰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嗚呼即此一語已可見華夷之辨亡而君臣之道喪矣蓋周與戎平周與戎何異于列國晉侯不能敵王所憤顧乃平戎于王而且使臣往此何義耶夫既與之平矣又要其無備而欲伐之市井之徒所不為也而劉子不聽叔服之諍王亦任其所為而莫之止也謂之何哉失信棄義而輕動干戈其取敗也固宜春秋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一以示無敵之義所以尊王也一以明自取之咎所以責王也扶王綱于既墜挽大道于既傾不有春秋天下不幾如博夜乎

冬十月

附左傳曰冬城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杜氏曰為二年齊侯伐我北鄙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曰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購諸城上齊侯親數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累丘高氏曰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

胡傳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鄰齊侯之與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鞏之戰豈義乎同日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家氏曰此齊人爭魯于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暮至書齊侯伐我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于魯則其志在于與晉為敵好戰而不度力其頃公之謂矣

盧陵李氏曰此齊之約魯第四役也自齊懿公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二十年于是再見

春秋傳辨疑 卷六 成公二年

六

渝關李氏曰自盟斷道之後齊人已欲伐魯矣然猶畏晉而不動也魯以怨齊故猶恐晉人不足以病齊而轉求好于楚欲以楚師伐之不愈重齊人之怒乎成公立又不親齊齊乃結楚以為挽晉計至于晉魯盟赤棘而齊愈恨之以為有楚可恃不復慮晉人之援魯也故于此而有北鄰之伐此雖不用楚師未必不借強楚為聲勢矣取龍邑而南侵及巢丘以忿濟貪齊侯之不義何如哉未幾于棠之戰喪師棄地而所得不償所失亦徒見其妄而已○為齊難而作丘甲盟赤棘又令修賦繕完具守備魯人之防齊者周矣然亦不免于北鄰之伐龍邑之喪何也本務不

加修而守在四隣之道未得也○齊人取龍不盡以其強取于我故諱之也說詳宣元年取濟西田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傳曰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杜氏曰關

戰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聚懼盡于喪師徒何以復

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順子辱矣子以眾運我此乃止

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

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杜氏曰辭請曲縣

春秋傳辨疑 卷六 成公二年

七

繁縷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杜氏曰新築衛地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

胡傳曰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初與晉同盟于

斷道矣又使世子賦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

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以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

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

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

秋善辭於貴遠然而惡以兵刃相侵故書法如此

張氏曰易曰師左次先登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

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其師幾于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主新築之戰也

陳氏曰衛書大夫帥師于是始大夫強也良夫世為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

渝關李氏曰宣十二年諸大夫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十七年斷道之同盟魯衛二君皆與焉則其盟也亦必以恤病討貳相誓矣齊侯伐魯晉遠而不及救與魯近者非衛乎然則衛侯之使孫良夫侵齊也或亦借此以救魯如晉處父之伐楚救江者然不然齊師在魯衛人未有不聞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六 成三年 六

此時方有震盪之恐而不以自守反以侵齊即欲乘齊之聞以毒之恐非無為而為此舉也○杜氏曰齊伐魯還相遇于衛地按自魯還齊不經衛地何以至衛地相遇乎此蓋齊人伐魯遂伐衛故相遇于衛地耳左傳叙下事曰卻克將中軍云云以救魯衛又晉人對齊侯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恨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彼皆以魯衛並言可知此役之為伐衛至衛地矣稱齊師而不稱齊侯者或齊侯不與戰又或齊侯已還而遣將伐衛俱未可知○夫齊強大之國也衛即怨齊而亦不可以輕舉若欲仗義以救魯是惟與魯聯兵以為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六

成三年

十九

犄角之勢庶乎可以禦齊耳今乃率爾與師欲以獨力侵之在諸大夫之受命而出已不能審已而量力矣及與齊師遇又何為輕與之戰而必不欲還哉若為齊人伐衛不得已而出師則遇齊師而知其不可敵亦當退為自守計未可輕于一戰而自取敗也乃良夫不從石稷之計而決意交鋒喪師辱國罪莫大焉此春秋之所深惡故以良夫主是戰而且書敗績以譏之○或曰小不可以敵大弱不可以敵強衛之不可以敵齊也明甚若知其不可敵當于衛師未出之先力諫于君而寢其命然後可未知諸大夫曾亦諫君否今既受命而出即當惟敵是求矣至于遇敵而乃欲還如君命何且兵法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蓋相機宜以為進退非一于退避之謂也使其不過齊師而直入齊地齊人出師禦之猶未可以輕返奈之何師未出境輒欲望風而遁哉然則新築之戰人但知良夫之戕民生而不知石稷之欲還是為違君命也使為將者皆執此法以行師未免為貪生怯敵者所藉口大非臣子之道矣此可知良夫之罪亦在輕出而不在輕戰但就戰事言之是以罪其輕敵好戰而已按此說論衛師之輕出也誠是以為既出而不能不與之戰或亦不然夫不廟算其可否則輕于出師在諸大夫固皆為妄舉然而既遇齊師雖

如其不可敵則于此馬還師而為自守計雖云違君命猶不至于貽君辱也蓋若君父保國恤民則其所全者亦大矣若既輕出而又輕戰不愈重其失也哉春秋之罪良夫正罪其不可以戰而輕與之戰耳若可以戰而不與之戰則是貪生怯敵者之所為又為良夫之罪人矣恐春秋不以此道律人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左傳曰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

晉乞師晉主卻獻子杜氏曰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晉侯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成公二年

三

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樂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草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勝厭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恨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與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命齊侯曰大夫也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癸酉師陳于鞌卻克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成公二年

三

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故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于木而止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君地下臣不幸厲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忤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飲飲鄭周父御佐車死戎為右戴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惠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季曰公羊傳曰先殺戮逢丑父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項公之車右也而日與國公相以衣服與項公相以代項公當左使項公戰飲項公操飲而至曰華泉清者項公川是使而不返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敗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斷于是斷逢丑父按此說謂項公馬前者是卻克又謂卻克斷丑父與丑父按此說謂項公馬前者是卻克之言頗詳是必有所據矣況卻克曾將于齊固已識齊侯今以齊侯居在鞌在車中不能辨安有使下取飲又操飲而至更使之革水清者而猶不辨乎故左傳說為是

彭山季氏曰叔孫僑如得臣之子是為宣伯公孫嬰齊叔胖之子是為子叔聲伯卻克之子是為獻子○大國三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六 成公二年

三

卿古之制也東遷以來諸侯備越如晉初命六卿後加至八魯于此時亦以四卿並將而其外尚有仲孫蔑馬則又不止四卿也非復先王之制矣詳見文九年晉殺士穀及其鄭父下。杜氏曰案齊地穀梁傳曰案去國五百里蓋在今濟南之西也。考曰左傳謂齊師敗績逐之三月華不注南府東晉逐齊師至此意其地當在濟南西矣但華地去華不注不遠甚遠其去齊都臨淄當亦不至五百里也。○晉晉衛曹同盟于斷道者也齊頃驕蹇自恣拒晉致讎而又伐魯批衛以致四國忿怒加兵此有取敗之道者也行父以四卿並出而合晉與曹衛之卿必欲一戰而敗之自癸酉至己酉凡三十七日而兵在齊郊大肆忿怒極矣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六 成公二年

三

其惡為尤甚矣
何氏曰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虛國家惡出用兵重錄內也

孔氏曰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其他國唯書元帥詳內略外也

胡傳曰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覆其君而怒猶未息焚雍門之焚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
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為盟

主與師討齊非有款亂誅暴之名而起于卻克一怒之忿故春秋不以齊為主見晉曹衛曹之大夫為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

齊氏曰案之戰齊有必勝之氣晉有不敵之勢而齊以驕輕取敗晉以必死取勝也

稗文熙曰案之戰卻克有報齊之志而佐之以韓獻子范文子將帥和睦所以致勝若卻之戰有先穀輩以挽亂其間欲不敗得乎

汪氏曰齊自程泉以來不與晉之會盟者踰四十年而袁婁以後追于悼公之終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無役之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六 成公二年

三

不與則亦以葦之敗蚬有以挫其氣而摧其強故耳晉氏世伯合諸侯以加兵于齊者二此年戰于葦襄十八年同圍齊是也至襄二十五年夷儀之會則拘于利而不能討矣

渝關李氏曰據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是此時猶二軍矣二軍而書四卿或四卿各將其半而不相統耶抑亦有主副之殊而經以序列之耶曰行軍之法必無並將而不相統之理竊意季孫行父者主將也行父將上軍臧孫許將下軍而僑如嬰齊皆副佐也以其皆內卿也故悉書之如文十八年二卿如齊襄十四年二卿會向雖不無主介之

春秋傳集解

卷四十六

五

分而以卿為介不得並書之今二軍俱出四卿俱行蓋亦以卿為副帥安得不並書之以示譏哉。胡傳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魯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時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動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與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載堅冰之戒亦明矣按此說可疑者甚多

春秋傳集解

卷四十六

五

蓋信穀梁四國同聘之說亦未可據下文盟于袤婁穀梁傳又曰敗衛師于新築使我北鄙敫敫子齊有以取之也言敫敫子而不言敫季孫是穀梁此說亦與左傳合矣奈何不信其所可信者而猶以季孫一怒為說乎至于以四卿皆書為堅冰之戒尤覺不然此時季孫當國政已在季氏當不以四卿並將為專政且臧孫許等居貴戚之卿使之為副佐正以明其非體國抑豈著其各得兵權將生跋扈之患耶況三家少仲孫而臧孫許公孫嬰齊後來又未窮魯也此即一時並將何慮其身而必以此為堅冰之戒耶然則晉國行師多有到卿而春秋止書元帥魯則凡卿皆書其為略外而詳內也明矣。何氏曰魯諸卿俱帥師又見昭十年伐莒哀二年伐邾三家專兵丘甸平來悉為所有其君孤立于上國益不可為而春秋終矣戰策乃魯卿擅兵之始也茅宣胡氏曰司馬懿曰春秋任大責重諸葛武侯曰春秋責帥且職是當故使舉上客而不及其介將稱元帥而不列其副春秋之例也邲之戰三軍之主將皆在而獨書林父者責在林父也此戰並列四卿不以季孫主之何也見公室卑弱四卿擅命各得魯國之兵權乎陳氏曰凡帥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

春秋傳解題

卷四 成公二年

六

之勢成矣于是衛書孫良夫曹書公子首而實章之功晉于是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臣戰齊君甚矣按此數說大抵皆同胡傳之意不知四卿之中未嘗無主副既以行父為元帥他人雖亦將兵未必各自擅權而不相統也但臣位莫尊于卿而使為副佐失國體矣經亦安得不惡書之又古者行師有主有副主將最尊而副佐次之然後權一而志無不協焉今四卿並將雖有主副之別寧不慮其位同勢均而不相下乎然則此戰雖幸勝而以四卿帥師實為兵家之所忌經但識其違古制耳恐非罪其擅兵權也若夫三家之分兵擅權至有各帥其兵者乃是後日漸積而致之當亦不由此時之並將兵逆不歸于公而且不統于一將也故以此為數卿並將之始則可安可謂為擅兵之始哉。斷道之同盟有五國今魯晉衛曹皆出師獨無邾人何也意者邾亦有兵從但其將微而兵又少是以不見于經耳觀左傳謂齊侯入于秋卒此時秋卒尚有從晉者何況同盟之與國乎。左傳謂齊侯使請戰似可以齊侯主是戰矣然魯衛志在報齊曹亦有齊怨皆欲借晉力以與戰者而邾先入以一怒之故未嘗一日忘齊也故復請戰之言曰能退不能退若無所辱命杜氏註曰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夫不須齊君之命而亦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春秋傳解題

卷四 成公二年

三

與戰且以一戰勝齊而使車猶東至海其志蓋可見矣然則春秋之以四國主是戰也不亦宜乎。此一役也齊師勇甚高固築石投人餘勇可賈齊侯欲滅此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目中無四國矣邾克傷于矢流血及屨復侯矢貫手及肘左輪朱殷斯時敗幾在晉然而齊師竟敗者齊病在驕輕而晉人志在必死也強勇之不足恃也如是夫

左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肥鬴玉磬其地杜氏曰婦人國佐也。孔氏曰經書齊杜潘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杜潘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

賓媚人賂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對曰蕭同叔子非他齊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善何以為盟主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過子實不優而景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境

敗吾子惠徵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蓋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杜氏曰禽鄭魯大夫歸送公會晉師

高氏曰國佐受成命于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非服晉而往也直畏晉強賂晉而請盟爾故不回來盟而曰齊侯使

春秋傳解疑 卷六 成二年

六

張氏曰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伸中國之大義而屈完情屈而不敢校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也卻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于齊反為國佐以理析之而氣遂餒矣

渝關季氏曰左傳託國佐如師在秋七月前是于六月如師也或不然此年夏四月丙戌杜氏曰丙戌五月一日以此推之五月六月之大盡小盡不可知則六月癸酉當是六月十七八月七月己酉當是七月二十三日上下也若于六月如師晉人已從其請則至七月二十日復方與之

盟何為若是遲乎蓋經書如師在秋七月自是實錄傳說未足據也。僖四年屈完來盟于師在陘之師也以諸侯之師次于陘故知其來至陘也此時四國既勝左傳謂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蓋已乘勝而前不復在羣矣如莊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高氏曰不言地者師之次上無常也夫次上無常此固不復在羣地或者即在表裏時左傳謂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表裏可知師亦至此矣但國佐如師之時未知四國之師已至表裏否據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晉之事記在擊馬陵下是猶未至表裏也惟其未至表裏故下文別言盟于表裏以明之然則國佐之如師其師或在馬陵或即在表裏而表裏之去馬陵或遠或近要皆未可知也。楚屈完來盟于師不言楚子使屈完如師此獨與彼異者何也楚子未嘗有成命故不申君命而言楚子使此則賂晉求成齊侯已有成命矣故書齊侯使以明之且屈完言來者內中國之辭而國佐言如者師不在魯故以往彼之辭書也如僖十八年陳侯如會盟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盟七年鄭伯如會盟如會雖有魯君在彼而亦止書如非皆據其會所而以往辭為言者乎若夫如師及盟兩書之又不可言齊侯使國佐盟于師者此時制命在晉盟不盟未可知是以但言如師而已若屈完之盟

春秋傳解疑 卷六 成二年

元

春秋傳解經 卷四 宣公二年

單

是乃齊侯之所欲者而屈完即順其意以為盟故以屈完來盟書尤與此事不同矣。○納賂請成何以不書乞盟也。據傳八年書蓋乞盟者諸侯相會盟而彼不得與于是遜辭以求之故書曰乞盟此則未有會盟者而國佐之納賂蓋亦求與之好非即求與之盟也何得以乞盟書乎且齊侯之命國佐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夫聽客之所為將有不肯甘心者是尤不可專以乞言為。○齊國佐六見于經宣十年來聘成此年如師又盟哀十五年盟威十六年伐鄭十八年則被殺矣大抵國佐于齊蓋亦用事之卿也。○公羊傳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戚反魯故稱傳解經 卷四 宣公二年

春秋傳解經 卷四 宣公二年

單

之在例稱字故舉蕭君之字言也公羊則誤故為姪而何氏註曰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婦之子嫁與齊生頃公夫不直言某君子而曰某君姪婦之子不亦迂乎且當時有蕭國無蕭同國而婦人謂其卑幼者為姪婦在國君可言庶妄不可言姪婦也左傳謂背城借一而公羊則謂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然則戰爭大事一遭敗而國幾危何能于再敗之後猶欲至再至三乎左傳謂魯衛自陳于卻克公羊則謂克使魯衛以國佐之辭而為國佐請則已偽矣且左傳謂魯衛之讓即在國佐來言時而晉人許之公羊則謂國佐揖而去之克使魯衛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哀姜而與之盟是又泥于及盟之辭謂其既去而反求與之盟也豈可信乎唯左傳但言使齊人歸我汶陽田而公羊則兼以衛言亦與穀梁同或當時果兼言之也。○穀梁傳此說大槩同公羊然蕭同叔子公羊既誤為蕭同姪子穀梁又誤為蕭同姪子之母愈失實矣范氏註曰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史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齊侯與姪子同母異父昆弟不欲斥言齊侯之母故言蕭同姪子之母也夫蕭為蕭叔大心之後本不姓同人亦無以姪子為字者又國君之妻妾不應再嫁于隣國況其人既已生子尤無再嫁

大地理齊惠公又何由而再娶之耶
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左傳曰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
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杜氏曰公會晉師不省史闕賜三帥先路三
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穀梁傳曰鞍去國五百里是婁去國五十里孔氏曰齊之
送且鞍已是一戰地未必竟上之邑蓋得去齊有五百里于
穀梁人曰一戰地五百里則是甚古之耳釋例上地名
與婁婁婁並關不知一戰地五百里楚雍門之茨使車
其處遠近無以驗之

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
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使我北鄙教郤獻子齊有
春秋傳解疑 卷四六 成公二年 四
以取之也

張氏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
李氏曰按齊國漢名臨菑今屬
青州府臨淄縣北有古齊城

家氏曰召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強而桓公乃能以不
戰服楚退師而禮與之盟鞍之戰卻克既敗齊師極其兵
力之所至迨于袁婁去國都五十里進師將及其城而強
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進而盟盟之以其力也
陳氏曰盟于召陵退以禮楚子盟于袁婁進以偏齊君桓
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鞍戰之忿也
汪氏曰齊桓末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而宋

實會盟也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
虎而非征伐也今魯以四卿帥師會伯國之上卿與衛曹
之卿大夫敗齊侯于鞏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征伐會盟
皆大夫矣厥後晉悼以復伯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
城城虎半盟陳袁僑征伐會盟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
凡役皆以大夫矣翟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
也

渝關李氏曰戰韋之役與齊桓伐楚迥不同春秋書法亦
不同者蓋因其事蹟而實錄之非聖人有意異其辭欲于
字句之間分優劣也彼云次于陘不亟攻也楚屈完來盟
春秋傳解疑 卷四六 成公二年 五

于師楚服義也盟于召陵退師而禮楚也此則書戰書敗
績肆兵力也齊侯使國佐如師勢窮而求成也及國佐盟
于袁婁進師而與之平也此皆事蹟之實而優劣已較然
者何必泥于字句之異同哉○盟于袁婁未嘗至城下也
穀梁謂楚雍門之茨何耶曰此或前師有至城下者范氏
所謂師已逼其國是也但四國之將帥與金師方至袁婁
而與盟耳若穀梁謂袁婁在師之外則不可信安有師不
從將而諸卿之盟國佐必遠離營壘而與同軌乎然則盟
在袁婁其師亦必在袁婁召陵之盟猶是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傳曰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殉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君生則縱其惑杜氏曰謂文公八年殺母弟項元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為宋文公時傳即古于平時者從其類而並及之也

渝關李氏曰宋公鮑弒篡之大賊也時不能討使其君宋者二十二年而得保其首領以沒反常甚矣春秋書卒書葬與下衛穆無以異亦見當時君賊之實有如是夫。宋文公在位二十二年卒于固立是為共公

庚寅衛侯速卒

左傳曰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于大門之外春秋傳傳辨疑 卷四 成公三年

杜氏曰師還過衛故曰弔衛人逆之婦人哭于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杜氏曰據傳庚寅九月七日

渝關李氏曰傳記衛穆公卒在九月與經庚寅日合若八月則無庚寅矣庚寅是九月七日八月壬午當是八月盡前一日八月盡日是癸未今以衛侯之卒當在八月壬午下而別有日焉是必卒在八月癸未日也經乃不然豈經誤癸未為庚寅而傳誤八月為九月耶若果卒在庚寅日則左傳未嘗誤而經遺九月二字矣觀明年正月葬衛穆公自此年九月計之正合五月而葬之期。衛穆公在位

十一年卒子臧立是為定公
取汶陽田

公羊傳曰汶陽田者何案之賂也

杜氏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彭山李氏曰汶水名自萊蕪縣發源詳見定十年齊人歸

郕讎龜陰田及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下水北曰陽按水

經註汶陽之田在汶北平暢極目蓋汶水自漢鉅平縣界

西南過剛縣北剛今為寧陽縣即魯閭邑也水北為漢蛇

丘縣即定十三年所築蛇淵之圃也又西南逕下讎城南

即桓二年齊侯送姜氏之處也讎非為棘即成三年叔孫

春秋傳傳辨疑 卷四 成公三年

四五

僂如所圍之邑也棘南去汶水八十里與蛇丘下讎連界

棘之西南為遂城則莊十三年齊滅遂而成之者也其地

東與棘連當在今肥城之界內蛇丘也讎也棘也皆所謂

汶陽之田也蛇丘本錡國古未有蛇丘名必通謂之讎也

讎曰下讎則蛇丘為上讎可知故定十年歸讎而蛇丘在

其中矣據孔疏魯在汶南則汶陽之田北與齊界本非魯

田必侵小所得如錡亡之地而齊魯互爭者也故不繫之

國左氏于僂元年季友獲晉擊之時即云賜友汶陽之田

而說者遂以汶陽為魯故田失之矣李氏曰此田雖非本封地然屬魯者已久即

遂取汶陽直謂以義得之者乎此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義同

石氏曰汶陽田魯地也魯因晉力而取之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于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國

廬陵李氏曰汶陽田侵于齊久矣一反于曹沫之盟李曰經不書蓋未再復于鞏之戰又失于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為政然後有鄆譙龜陰之歸鄆譙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

也李曰李彭山正以離為汶陽田說詳定十年歸田下

春秋傳辨疑 卷四六 成公二年

四六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異乎按此田若是魯本封則魯人不請于天王但以晉命而私受于齊誠為取之不以其道矣此田本非齊地亦非魯地今晉人使齊歸魯是乃復所不當復者何暇責其不請于天王且為取所不當取者何暇咎其取之

不以其道哉惟胡傳謂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是則能得事理耳○八年季文子曰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是此田為魯故地矣然雖為魯故地

當亦不在本封百里之內齊人以此賂魯而魯受之當時

必以為復其所當復者乃春秋亦書曰取與得非其有者

無以異蓋春秋以王制正之不以侵小所得者認為已所

固有而幸其復也蓋滅絕小國而利其土其罪非輕如有

王者作必將正魯之疆而加損矣今即請于王而王許其

復抑豈春秋之所予者哉說詳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

○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是此田為季氏之私土也

今齊人戰敗而反我汶陽田得非為季氏之所利故以此

田媚季氏歟經書取汶陽田圍于君臣有同責而其罪季

氏者更深切矣○齊取汶陽田不書不專為失地諱也以

春秋傳辨疑 卷四六 成公二年

四

其本非我所有是以略之而闕其事亦以王制正之有如

此經凡失地不書者故此若夫宣元年齊取濟西田則書

者蓋為賂齊故以見齊人之貪利而黨篡也是又一義也

○復其所本有者則不書僖公之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見于詩而不見于春秋是也失其所本無者則不書文公

之取頃句定公之齊人歸鄆譙龜陰田歸譙及蘭但見其

取與歸而不見其失是也○石氏曰內取外邑皆曰取如

鄆取防取皆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譙蘭按

此說不然齊人取濟西田何嘗非外取內晉侯使韓穿來

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何嘗非內歸外乎又曰汶陽田魯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六

四

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按此說亦是而未必盡然齊人取濟西田何嘗非我志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何嘗是我之意乎又曰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于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按此說亦不然齊人取濟西田取之內者何嘗不書取而鄭伯使宛來歸祔見隱八年何嘗是我之所有乎且凡言歸者不謂皆彼之所有又汶陽田非齊所當有何為使若齊之所有乎書取書歸之異說詳傳三十一年取濟西田與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下○家氏曰取汶陽田與取濟西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六

四

請于王而云然也若第以為是魯之舊而不復考其所由宋則亦疎矣
附左傳曰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若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裏老死于郢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燕馬巫臣使道馬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杜氏曰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及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而國卻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夫杜氏曰為七年楚滅晉臣後晉南通吳後本
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傳曰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季曰戰事之師已退齊不須救矣為此役者蓋王平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欲為齊報怨耳
為右杜氏曰王平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
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鐵鐵莊皆百人公衡為質杜氏曰公衡為質衛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
胡傳曰二國稱師著其衆也

高氏曰鄭以中國從夷狄而首伐衛是校戈與冠而攻其親戚罪不勝誅矣列鄭于下所以深罪鄭也

渝嗣李氏曰楚共即位甫二年而即遣師侵衛以為積夏

之舉此時若方弱而子重敢為之其罪不容誅矣未幾于

蜀之盟幾徧天下是其先君不能致者而今能致之甚矣

楚勢之可畏晉亦無如之何焉天下不復知有中國矣。

左傳曰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然則侵衛書侵我何以

不書杜氏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使按楚師使果侵我公

即賂之而退我已被楚害矣馬得不書使此或楚師方至

魯境未肆侵掠而魯人即往賂之彼遂屯兵于蜀而待會

春秋傳解疑 卷二十六 成公二年

五

盟也不然彼不帥師直前而必師于蜀者何為乎既師于

蜀而又侵及陽橋者或彼遊兵曾至此亦未嘗大肆侵掠

也是以經不書使今只當據經為斷而左傳謂為陽橋之

役以救齊未盟于蜀之先公已特會而左傳謂馬止謂公

及楚公子嬰齊某盟于蜀此皆未免失實然則侵我之

說經既不書而又何足據乎。或曰不書使我專責魯也

若書使我則似不得已而會盟者責魯之意反輕矣如莊

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胡傳曰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

魯也此亦與彼同義按長勺之役猶未致伐而即敗之故

不書伐非為責魯故也此亦未肆侵掠故不書使不則實

夷為冠于宗邦何不據實書之以著其罪而反為之專責

魯乎且彼書敗齊師于長勺自可見齊師之伐我此若實

使而不書使則下文所書無以異于尋常之會盟矣恐乎

可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杜氏曰公子嬰齊楚莊王弟也蜀魯地

臨川吳氏曰楚用子重之謀加兵于魯衛魯納賂諸平又

約諸國會盟李氏曰諸國會盟恐非魯公先往會嬰齊不沒

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挾眾處魯而以臣仇君也

何氏曰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舉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

春秋傳解疑 卷二十六 成公二年

五

故先舉于上乃賂之

家氏曰魯為魯衛大舉伐齊可謂有德轍未及息遽為此

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叛華即夷以望國之君而屈

于夷之公子魯之辱也春秋責之深不復為之諱自楚人

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

也

胡傳曰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

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魯孫行

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于侵陵之患而危辱

至此特起于忿悻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

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快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怙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改其行事深切著明予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汪氏曰公與外臣特相會二百四十二年唯此一書故備錄楚大夫之氏名以見貶馬齊之盟沒公不書而書楚人

見傳十隱其從夷之失也蜀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書氏名著其從夷之辱也齊之盟春秋猶不忍書也蜀之會

春秋不勝諱則詳紀之而具文見意耳

陳氏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無公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春秋傳傳疑 卷四六 成公二年 五二

始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楚公子嬰齊以大衆與鄭師臨衛久未退兵而嬰齊實先至蜀以魯之素有舊好而相親亦遠交之術也故成公親會之夫楚雖強橫于魯實親故僖公出盟而宋襄釋歸父往會而宋圍平凡有所言無弗聽命魯雖失禮罪不加焉而左氏以此為使我師于蜀經文所無則附會矣按此說信經不信傳于經之不書使戎合兵昔者魯曾求好于楚國二君卒而不克作好故楚人于此特欲親魯而與會盟但楚共新之齊人即與之結是固為楚所親者魯方受盟于晉而今又會晉伐齊楚必有

恨于魯而因此加兵焉亦其情也且楚人即重魯亦未必唯其言而莫之違者宋襄之釋宋圍之平並非魯為之請又何言無弗聽之有况以楚人之暴橫何厚于魯乃能必其失禮而罪不加乎然則左傳之說雖不足盡信而所記此事頗詳未可以經文所無謂為附會而盡除之也口陳

氏曰凡吾君會諸侯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故洮書莒慶

僖二十 向書衛甯速僖二十 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

君故莒無大夫則曰莒人隱八齊有大夫則曰及高侯盟

莊二十 晉有大夫則曰及處父盟文二始以大夫敵吾君

矣皆不書公以是為齊晉之讎則諱公焉耳此其曰公會

春秋傳傳疑 卷四六 成公二年 五二

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夷也于楚之會孟僖二十公

後諸侯至于楚之圍宋僖二十 公亦後諸侯至魯猶重從

楚也公與嬰齊夷楚何讎焉不足為公諱焉爾按此說僅

有一二語可取餘皆不然也夫官慶衛甯速書名氏者以

著大夫之強耳若謂吾君會諸侯有大夫乃得稱大夫然

則桓十二年穀丘之會盟書燕人僖元年檀之會書邾人

二十八年溫之會書秦人成十五年戚之會盟十六年沙

隨之會並書邾人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鄭人此皆吾君

會諸侯而外臣皆書人豈皆非大夫乎至于無諸侯而公

與盟者未嘗皆諱公如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固已

春秋傳解題

卷四十六 成公二年

孟

書公而不諱矣且昔人焉嘗非大夫抑豈不以敵公而書人也其以高侯處父之盟為譏齊晉而諱公說誠是矣然而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蔬公亦獨與盟而不諱公齊人雖不書名氏而亦書大夫也又安見其不以大夫敵晉君乎大抵凡書人者多是大夫之恒辭惟于強臣乃書其名氏而有義繫于大夫者則書大夫以明之至于諱公之義亦非一端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是為公與宋臣盟而諱之也此既諱公而不書故後來浮來于蔬之盟皆可諱公矣唯高侯之盟與議讎昏故又為公諱不義處父之盟公在晉而晉侯不出故又為公諱耻耳然則此二盟者雖云譏齊晉而公為不義又不能遽耻乎抑宜于公無譏也哉若夫此年之公子嬰齊亦以其強而書族與名成公會之原出于不得已必非得已而不已甘與嬰齊矣且會孟圍宋之後諸侯雖從楚之意未堅然會孟之先已有于齊之盟傳二十圍宋之先已有如楚乞師以楚師伐齊之事矣傳二十以為至此而猶重從楚也必無此情又于齊之盟沒公而人楚彼未以強兵壓魯尚且于楚有譏焉況此以震隣之恐逼門之冠強其致賂納質而君親會盟也顧可謂成公自與嬰齊矣而于楚無譏乎然則前已見欺例可從同下又稱人義可互見此則直目其人以著其抗

非無譏也其不諱公者以為不足諱焉則得之矣而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鄭人盟于蜀

春秋傳解題

卷四十六 成公二年

孟

左傳曰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蔡侯許男不書蔡楚車也謂之失位孔氏曰小國征伐也皆目其車自率其軍至戰陳之時與同出力耳此二君棄已之車乘楚之車乃為楚王左右則是失位既失其位非復國君故使與盟會並皆不序經書楚師鄭師侵衛于時蔡許在魯公食楚公子嬰齊于蜀蔡許亦在也又盟入蔡許之君在馬侵也會也盟也三事並失其位君經思不當故傳于盟下釋之明上使衛會蜀皆失位也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況其下乎

杜氏曰齊在鄭下非卿

胡傳曰盟而魯必與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眾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以諸夷狄也楚者當不為其僭王矣晉雖不號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隣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于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于魯君盟會棄中國從夷狄

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蓋晉從楚者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欺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則楚而與盟既諱公于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于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廬陵李氏曰楚專主中國之盟莫盛于此以楚成之強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止書諸侯而臣之暴所得者亦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書蔡侯雖以莊王之盛而反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晉蜀之役晉之也春秋稱傳解疑 卷四六 成公三年 五

秋安得不重貶之哉貶楚及諸國則不諱公可也。合此一年之事觀之晉蓋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楚之害大矣

汪氏曰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亦所以人公也春秋盟會之書人者凡四盟齊盟蜀盟從夷也盟莊衆譏慢王也會澶淵刺不討賊也其所以內夏外夷尊君父討亂賊之意切矣 李曰莊衆之機 不僅在慢王

臨川吳氏曰嬰齊于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者欲見楚人即公子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為楚之車左車右降在臣列同于楚臣

彭山李氏曰鄆鄭親來預盟新非桓文之舊晉景亦聽其自至未有改焉至悼公時則遂以為定制而小國多不附大國矣

渝關李氏曰公方會蜀十國之卿大夫何為一時咸至也以為魯人召之耶當楚師侵衛之先魯尚向晉不應為楚召諸國且諸國身徧天下若召之于侵衛之後何能于旬月之間使之遠適齊集乎以為齊人召之耶齊方破伐楚救不至又何益于從楚而為之致諸國即欲借楚以雪耻然當此之後恐亦不能令諸國而使為此盟也此或楚人欲離楚莊之雄業先已微會諸國又假兵威以脅魯衛春秋稱傳解疑 卷四六 成公三年 五

是以公會蜀而十國之卿大夫皆至蜀也臧孫許所謂晉楚爭盟者于斯見之矣夫舍王室三恪之國兄弟甥舅之邦無大無小無遠無近而咸聽命于荆楚之一臣此豈非從來所未有而天下之大變也哉春秋責諸大夫于其特貶而皆人之有以也夫。嬰齊主盟而率從者十一國楚莊之遺烈于斯可見在楚為極盛而在中國為極衰矣有心世道者能不為之深憂而重傷之也哉。盟于齊雖與楚盟故人諸國而諱公以後凡與楚盟皆不諱公矣然會于蜀盟亦在蜀且會盟皆在一月也此或書曰丙申遂及某人某人盟亦無不可經必再書公而再書蜀者蓋

春秋傳辨疑 卷四 成公二年

兵

亦書訓重複之例也書之重複之視其中必有大美惡焉然則此盟非小失也。內以諱為厭然亦隱惡之意不徒貶也今以望國之君下與楚且盟而且推之為盟主不義其甚焉何不亦為之隱乎蓋合天下而從楚所謂同浴者不譏裸也。又宣以前政在諸侯每于諸侯切責之文宣以來政在大夫每于大夫深罪之如文二年之伐秦三年之伐沈九年之救鄭十六年之滅庸十七年之伐宋宣二年之侵鄭十年之伐鄭十二年之盟清丘凡若此者皆貶大夫而人之此年之盟蜀皆稱人亦猶是也蓋蠻夷當服于中國而不可以制中國中國當制夫蠻夷而不可以服蠻夷此皆諸侯所當審者而當時皆失其道故于諸侯是譏焉已而諸侯不足責則以大失專政又不得已而寄望于大夫春秋特貶而人之所以慘嗟于華夷之辨者不愈切哉若夫公為諸侯亦不須以諱為厭而貶在諸臣魯大夫于此蓋亦不能辭其咎矣。國楚大夫之為此盟故十國之君皆不往而俱使其臣與焉亦以當時之政在大夫彼卿大夫既與于盟則其國事已在彼矣故不責其國君之來也惟公以門庭之寇迫于不得已而獨親與會盟以媚之魯約愈可見矣此亦豈非魯大夫之咎哉。左傳曰師不書置盟也于是乎長會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孔氏

春秋傳辨疑 卷四 成公二年

兵

疏曰私竊為盟盟終不固此盟是隱之之道也按春秋之意蓋以此盟為天下之大變而實諸卿之所為故不書卿以貶之豈惡其置盟不固乎又此盟幾偏天下新從楚者少而舊從楚者多彼既公然誓命于東土亦安見其畏晉而竊與楚盟乎左傳下文曰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夫晉既辟楚則諸大夫之從楚而不畏晉也可知矣。左傳曰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按此說未敢信為必然也蓋蔡許久附楚幾與楚臣無異矣故宣十一年辰之盟蔡許亦不與焉安見此盟之有二君子但乘楚車者左右未必無之以其服役于楚未嘗別立一軍也故于侯衛則不書亦如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陳蔡附于楚右師而經不書者然則則二君既在軍未有不與會盟者傳謂此盟之有二君其信然矣但失位之說或亦不在乘楚車傳序此盟首嬰齊次蔡許若其位次本如此則以國君屈于楚臣之下此乃謂之失位耳夫蔡為王室之懿親許為大岳之後嗣今乃臣服于楚幾如嬰齊之偏裨焉若位之倒置何如耶春秋深為中國諱是以沒之不書以立天下之大防也或者謂則二君以為失位者之戚豈以春秋之大旨僅為二君之不君辨哉。彭山學氏曰蔡于中國無事也然南界于楚是時已與楚合而又方通好于魯故亦

春秋傳傳疑

卷四十六

六

宋與盟馬與楚並序諸國之上秦強亦可知矣按此說是謂秦人乘便而與之盟亦難定其必然此時秦勢亦強秦既與楚合楚又借秦以脅中國則于此馬特約其卿以為此盟蓋有之矣豈必因其通好于魯而亦來與楚盟乎且經無秦人來聘之文則以為通好于魯而與盟馬是亦無據之臆說歟。胡傳曰經于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按此三例止有從夷之諱公為可據僖十九年于齊之盟是也若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原非為其不信而諱公僖二十九年盟于翟泉亦非為其不信而諱公也今乃指其不信春秋傳傳疑 卷四十六 六

春秋傳傳疑

卷四十六

六

主盟非初會盟也僖十九年盟于齊楚大夫已與于會盟矣且凡總言諸侯之大夫者可謂之不序今既一一列之豈亦為不序乎又僖二十九年之盟翟泉雖為晉大夫初會盟亦以其初主盟也是以諱公而不書今楚大夫之初主盟雖允時于伯國之大夫無不可以放例而推論之矣蓋伯國之大夫初主盟經已為公諱豈夷國之大夫初主盟猶待于諱公以見義乎況此時諸侯已不足責而我公亦不足諱故于諸卿再加貶而于我公不復諱也彼謂此盟無足諱焉固得之但謂公與嬰齊夷則是望國之君亦與楚臣相等夷也若果如此則其尸辱為尤甚經又何不為之諱乎劉氏曰盟于翟是嬰齊也其以力為功薄于義而陷于禮與卻克一耳卻克不得稱諸侯之大夫故嬰齊亦不得以其名通也此文異而意等也按卻克固不義而齊不稱大夫者乃是春秋之常例且稱大夫與稱諸侯之大夫非褒辭宜以貶克而克乃不得稱大夫乎嬰齊之名已見于上至此則加貶焉不可謂其不得以名通也且上艾即以名通何嘗于彼無機乎。項氏曰蜀之盟與蔡林之師皆事之難言也蔡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六 成公二年

空

按此說亦不然。楚林之師與蜀之盟皆先後兩事故。兩書之使趙盾不先救陳，豈必先書趙盾之帥師成公不先會蜀，豈必先書嬰齊之會乎？然則同盟于新城以趙盾主盟而不先書趙盾盟于齊以楚人在會而不先書楚人也，何獨于此而異其辭乎？又是盟也，唯齊非卿故在鄆下，非與諸侯之微者盟也。若盡以為微者則是稱人非貶辭，而春秋之大義隱矣。○廬陵李氏曰：一會一盟，前不書嬰齊之名氏，無以見楚之強後不貶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惟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也。按此說亦不然。華夷之強弱非名與不名所可見，春秋之義亦非以名與不名示強弱也。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六 成公二年 空

使前亦書楚人，豈不見楚之強後即名諸卿何至不見中國之弱乎？春秋之義只為楚卿驕抗是以直斥其氏名且楚卿主盟而諸國從之是以皆稱人焉以示貶耳。豈區區為強弱辨哉？又楚卿儼然主盟無復忌憚其可貶也甚明。若謂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則是嬰齊不必貶反為諸卿累之而亦使稱人也。抑豈說之可通者哉？○侵衛與會盟皆嬰齊也。春秋連書三事而一則稱師一則稱族名一則稱人義互見也。然或以為貶在盟而侵與會亦可以此推之而知其貶也則亦不然。以楚臣而主盟于十一國稱經之罪為尤大故于終焉特貶之。若夫使衛之以夷稱夏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六 成公二年

空

猶其常而會蜀之以夷臣抗魯君較之此盟猶其小故皆直書以見惡耳。不然使當日若無盟蜀事則使衛之與會蜀蓋亦如此書矣。又豈得諱焉必以一貶而例其餘哉？

鄆左傳曰：楚師及宋公衛逃歸是行也。晉辭楚畏其眾也。鄆左傳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齊夷戡伐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欲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使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睦，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六 成公二年 空

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忤叔父天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嬰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渝關李氏曰：晉獻齊捷于王，非禮也。鞏朔又非命卿而來，故定王卻之。觀其所以語鞏朔者，辭服義正，凜然于舊典之不敢違，宜鞏朔之不能對也。惜乎以積弱之勢不能治晉人忿暴之罪而甲餒之猶以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禮鞏朔亦已過矣。乃又私與之宴而私賄之，則是明知

其非禮猶以非禮之事自處而處人也抑亦何以正天下哉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成公二年

臨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十七

渝關

李集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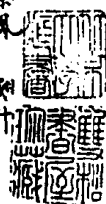
謝升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胡傳曰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鄭敗諸丘與夫討邲之役則復怨鄭氏非觀衆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圖詐謀非正勝也度彼來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宋衛未葬背殯越境以從金華之事也

彭山季氏曰鄭自晉敗于邲之後從楚而不貳者也宋以平楚解圍亦不向晉故斷道推晉主盟惟魯與衛曹同馬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七 成公二年 一

及楚合鄭師使衛而魯君會嬰齊于蜀于是前日晉所同盟之衛曹皆轉而就楚良以中國無主懼其恐陵不得已而苟從耳今晉景以諸侯從楚由于鄭人附楚使衛故特起而討鄭以復伯圖則前日同盟之諸侯復合而宋亦至焉此三國者雖皆以魯為望然亦見中國諸侯不忘晉伯之本心矣使魯能以德撫綏則凡諸侯之携貳者孰不改圖北向哉然而專務力爭使小國無所恃以安靖此鄭之所以卒不心服也歟魯公今日與諸侯從楚明日與諸侯從晉反覆無常則晉其不自立故耳抑豈盡因中國之無伯乎若宋衛背殯越境以從金華之事則不待貶矣



趙氏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與鄭盟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信也伯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也久矣使晉有志于抗楚而服鄭屈若移董之役于今日乎今兵力既盡于齊諸侯既屬于楚而區區擣諸侯于從楚之餘以伐鄭宜其不得鄭也

潛起朱氏曰楚伐鄭之服晉晉救之而敗于邲則服晉者自必轉而服楚矣晉欲服鄭在服楚而服楚則鄭自來不能制楚而討鄭鄭其能拒楚乎然晉卒不競于楚者以兵力之疲于齊也使移董之役以拒楚則晉可以帥諸侯與高氏曰去冬之役鄭為楚導而宋魯衛曹雖盟于蜀猶不

春秋傳解題 卷四 成公三年

二

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鄭敗晉游兵于丘與使皇成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廬陵李氏曰此邲之後晉再伐鄭而不服也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左傳以為討邲之役或亦不僅為此也去年晉魯衛曹共敗齊師楚人為齊報怨而連鄭師以侵衛又將侵魯于是為于蜀之盟天下皆背晉從楚矣晉人畏楚之強不敢責楚而積怨于鄭是以為此役耳夫清丘之盟本有宋衛曹于董之戰亦有魯衛曹至此而晉又微師在數國雖與楚盟蜀而又不敢不從晉矣據經文去年冬楚師鄭師侵衛此年春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伐鄭則是伐鄭之舉為報侵衛之怨甚明左氏見宣子四年晉侯伐鄭為邲故遂以此伐亦為討邲之役然則晉鄭之怨雖起于邲而至此年之伐抑豈猶為此故也哉。

于董之戰大敗齊師可以威振中外矣然不旋踵而即有侵衛盟蜀之事可知服天下者果不在此兵力之末也晉人不知自省而力疲于齊又懲戰邲之敗不敢與楚校猶欲以兵力迫鄭之從鄭其從之乎履諸鄭而敗諸丘與在鄭人不為無罪而晉侯之妄動取辱亦足羞矣又何怪其不競于楚也。晉楚皆大國也晉畏楚楚亦畏晉楚人為敗齊之故不敢問晉而侵衛晉人為侵衛之故不敢責楚

春秋傳解題 卷四 成公三年

三

而伐鄭避強擊弱晉楚之連一轍也然諸侯時而從晉又或從楚時而從楚又或從晉而伯之端已兆于此矣。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宋文楚莊時事也宋已從楚故十七年斷道之同盟宋公不與焉十八年楚莊卒成元年楚共即位而二年戰韋之役宋亦不從晉也是年宋文卒而喪猶在殯楚人為蜀之盟宋亦猶從楚也今年宋共即位即與晉侯同伐鄭豈晉人之德與力甘勝于楚哉特以楚遠而晉近不敢違于晉命之至也是雖改父之行而棄夷從夏蓋亦改其所當改者但以背殯而親與伐焉猶非孝子所忍為者耳口胡傳曰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

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靈夷後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按胡傳之意是以稱爵為褒辭而凡書伐者謂其有可伐之詞也其實不然此年書伐與宣十四年晉侯伐鄭何異蓋晉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且春秋之凡稱爵者不皆褒辭而凡書伐者抑豈以討之有名而乃云然乎○胡傳又曰宋衛未葬獨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華

之事也按此說是謂先君未葬不得稱爵特以吉禮從金華之事是以稱爵以志其非禮說亦非也嗣君踰年改元

雖先君未葬而亦例當稱爵如僖公薨在三十三年冬十

二月宣公薨在十八年冬十月昭公薨在三十二年冬十

春秋傳傳葬最 卷四十七 成公三年

四

二月皆未及葬而于次年皆書公即位由此觀之宋文衛

穆雖未葬而嗣君以踰年而稱爵固其宜也且二君背殯

伐鄭或如晉襄之敗秦于穀而衰墨即戎亦未可知今其

先君猶未葬未可以嗣君之稱爵而遂斷其用吉禮也但

先君在殯印與從金華之事初非強敵壓境迫于不得已

而然者而急趨晉令如此考其故而晉侯之不恤其喪與

夫宋公衛侯之背殯而往罪皆可見矣豈以變禮故而特

稱爵以譏之哉

辛亥葬衛穆公

高氏曰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

潁關李氏曰王氏曰六月乃葬非禮也按衛穆之卒經書在去年八月庚寅以八月計之至今年正月是為六月而葬矣然去年八月無庚寅庚寅是九月七日左傳謂九月衛穆公卒此或是實錄若果如此則至今年正月正是五月而葬者蓋亦未嘗失禮也但代鄭葬穆公俱在正月內則其葬也雖得成禮亦殊覺其倉皇之甚矣

二月公至自伐鄭

潁關李氏曰家氏曰伐鄭所以懷夷懷夷所以尊中國魯

宋衛曾去強盛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

秋之所嘉也按諸侯不能修德來遠徒加兵于不得已而

春秋傳傳葬最 卷四十七 成公三年

五

從楚之小國豈得為義舉乎觀春秋之致伐鄭以危公則

不取其伐也明矣臨川吳氏曰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

之而致也按春秋之凡致伐者不為其無功僖二十六年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未嘗無功而亦致伐今致伐鄭蓋亦

為其不義故耳然則不義便可危豈必無功而乃書至哉

或謂鄭人禦敵而敗之公亦未免有危焉是以特幸甚至

而致伐也說亦可通但當時使無敗事經亦未必不致者

如僖四年召陵之役亦致伐屬當少挫于楚也耶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官則屬為謂之新宮

不忍言也

何氏曰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故謂之新宮

高氏曰君子于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殺君之子而篡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而日之

滄起朱氏曰新宮災不慎其事也哭特具文耳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

新宮按此說不然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

宮楹其言桓宮者猶謂桓主之入廟已久也若夫閏二年

春秋傳辨疑 卷四 成公三年

六

吉神于莊公莊主未入廟而亦稱謚若就莊主言之何不

亦言新主乎然則此年之書新宮者蓋為過災而不忍言

宣宮公羊之說誠是也由是言之即使災在數年後或亦

可以新宮書以對祖廟而言則祖廟為故廟廟為新也豈

必新入廟時乃可謂之新宮乎若哀三年桓宮僖宮災不

言故宮者世既遠所以明有別也今稱廟之過災視彼尤

親故異其稱而以新宮言之若必以新入者為新宮則是

稱廟之常例當如此書而春秋之義隱矣○胡傳曰廟災

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曠氏劉向曰新宮者宣

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

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過災而哭何

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穀于遷主可知矣言災則

不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

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

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于斯食于斯會族属于斯其居

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

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于人情何居按此說亦不然以為

神主未遷故曰新宮似矣然文公之于僖公變作主則書

成公之于宣公變入廟何以不書春秋不書宣主入廟之

春秋傳辨疑 卷四 成公三年

七

時則非穀于遷主可知也以為神主未遷過災而哭三日

固于人情為過矣然此時喪制久廢于其正禮猶恐未盡

何龍于不當哭者而哭之盡哀耶哭空廟而至三日意當

日必不如是也然則如之何曰新宮者宣廟也宣公神主

已入廟以其過災而不忍言故曰新宮公羊之說必有所

受之矣春秋于君父之過雖者皆致隱痛之意而異其辭

又何疑于稱廟之被災乎新宮災三日哭禮乎曰若止宣

廟被災其神主得救而出即當哭也亦不必哭三日蓋事

死如事生如父母之居室被災而父母無恙豈必哭之至

三日耶意此時亦不為宮廟哭此必宣公之神主亦焚故

哭之三日如父之被傷害者然因不忍言焚其主故書三

春秋傳傳解疑 卷四 成公三年

日哭以明之耳且三日後神主又新作雖新廟猶未成亦必暫祔于祖廟矣是書三日哭又以明新主之即成也不則如父母之被焚寧止哭之三日而已耶且災雖偶至而變出不測若備禦克周救主甚急或亦不至焚其主者如哀三年桓宮傳宮災傳載魯人救火之事甚悉則其神主必不焚矣今不能救宣公之神主及其被焚而哭之三日何益乎春秋于此蓋亦識其不能救主而徒哀也不則得禮為常事亦將可以不書矣公羊傳曰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傳曰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以成公為無識矣杜氏曰書三日哭善得禮崇廟親之神靈所

八

悲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按此說亦不然哀三年桓宮傳宮災魯人之救火者甚力安有祖廟既焚而不哭者而經不書可知其以得禮為常也蓋凡得禮之常者皆不書如僖公之作闕宮如此大事猶不以其得禮而特書之今但哭之而已又未見其果出于誠否乃必特書以善之則是略于大而詳于小恐不若是其顯也由此言之則非善其得禮也明矣○高氏天道之說足以徹惡故錄之其實春秋之書此事未嘗不責成公之疎失其書日者以其被災而加謹焉非專為天道故也○然經書內災者六年桓十四年西宮此年新宮定二年維門無一不書日者桓及兩觀哀三年桓宮傳宮四年是社無一不書日者桓

春秋傳傳解疑 卷四 成公三年

宣而外他公未嘗有大惡也豈皆志之以示有天道故謹而日之耶○彭山季氏曰禮諸侯既薨七月卒哭而告祔既祔于廟則祔其親盡之祖及遞遷其祖父于他廟若新死者之主則反于寢而名其廟為新宮至三年喪畢然後入廟而廟以諡舉謂之某宮宣公薨至是已及二十九月而猶稱新宮豈遷主如是之緩哉蓋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古者三年之喪必終三十六月而禮家所謂除喪于二十七月之復者豈亦短喪之漸衰世之制歟考新宮之書可以見禮意之猶存而二十七月之制非古矣按此說亦不然諸侯五月而葬既葬而虞七虞而卒哭凡氏

九

謂諸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是也然七虞之說杜氏不用說見文二年是雖記所謂諸侯七虞者已不足據矣即使作僖公主下是雖記所謂諸侯七虞者已不足據矣即使諸侯果七虞約不過半月又要得謂之七月而卒哭耶若夫卒哭而告祔者是于卒哭明日即以新主附祖廟祔祭畢反主于寢猶未立廟也此時親盡之祖猶未祔而祖父之他廟猶未遞遷安得輒有稱廟而謂之新宮乎夫三年喪畢然後新主方入廟則新宮之不作于祔廟時也明矣今宣公之薨至是二十九月矣喪制二十七月而滿新主未有不入廟者既已入廟而不稱諡自是遇災而不忍言之耳何必有異說乎且謂三年之喪必終三十六月者未

春秋傳解疑

卷要

成公三年

十

知其果否但以禮弓考之則知古制之不如是也禮弓曰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又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夫當大祥之後即可除喪陳氏所謂名為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是也後人不忍遽除又加兩月而除喪于二十七月之後魯當必終三年哉喪制既不終三年可知新主已入廟非以喪制未滿而吉新宮也況當孟子時滕人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是喪制之廢已久矣今乃據新宮之稱以為禮意猶存

春秋傳解疑

卷要

成公三年

土

當毀而毀者則書立武宮立煬宮于不當立而立者則書若違古制而別立廟春秋何以不書乎曰此或先公之別立廟者已在春秋前故春秋不見今第因事書之亦如郊禘大雩之類也曰若春秋之前已如此武公為隱桓之高祖至莊公時武宮亦必不毀矣何以成公又立武宮乎且使如此則桓公當亦新作者而莊篇之丹楹刻桷何不亦書新宮乎以此觀之可知春秋以前原無不祧不遷之事非以舊失故而于新作皆不書也但桓僖二公之廟不毀故至哀世而以災見耳然則二廟既不毀則不遷後來之新主將何所入意至成公之世隱其桓廟本當毀特存桓廟而獨祧隱于是遷桓主于隱宮而遷閔主于桓宮僖主則遷于閔宮宣主則入于僖宮也至昭公之世而王當入于宣宮宣主當遷于僖宮僖主當遷于閔宮而閔主則當祧矣蓋桓僖之二宮至哀世而猶存者未必仍是其故宮而後來之新主自可從祖之昭穆為昭穆父何必別立其新廟乎。或曰別立新廟之說似亦無可疑者魯至哀公之世桓宮僖宮猶存是二公之廟未毀也桓僖二廟不毀則僖主不遷安得不為宣公別立廟意古者宗廟之制新主皆當別立廟是以不書于策耳若諸侯上有五廟或兄弟數人為君而同昭同穆如衛之懿戴文齊之孝昭

春秋傳解疑 卷七 成公三年

三

懸惠者豈可同在一廟耶若同在一廟魯之隱桓同穆問
僖亦同穆不應桓僖有專廟矣哀三年何以獨稱桓宮僖
宮災也蓋諸侯五廟之制是論世數非論廟數弟繼兄者
既可別立廟子繼父者獨不可別立廟乎不然別舊主之
當遞遷者或其曾祖有一廟祖之兄弟數人有數廟當如
何遷若盡遷其祖輩不可以數主皆遷于一廟若止遷其
後君未免有後君踰前君之嫌若止遷其前君而後入之
新主不亦躋在不遷之祖位上耶竊以為新主皆別立廟
其舊主原無遞遷之禮所謂遷者親盡則祧之謂也惟親
盡則祧廟乃當毀非改塗易茨而又遷別主勞勞焉反覆
春秋傳解疑 卷七 成公三年

春秋傳解疑 卷七 成公三年

主

不嫌尊于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
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遞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此謂昭入當
遷昭而穆不易穆入當遷穆而昭不易以非時祫之祭故
昭穆各取其相偶四世乃得其整齊雖子在父上而不嫌
也夫子在父上既不嫌則凡他主之凌越亦必不以為嫌
矣但兄弟數人為君者後君之昭穆如前君當為後君別
立廟其別立也立其所當立則不害且桓僖之廟久存是
必遷桓于隱而稱桓宮遷僖于閔而稱僖宮未嘗仍其故
宮而不改固無妨于新主之繼入者矣然則新主不各立
廟何至于地無所容彼閔宮之謂新作者蓋于太廟之將
壞而改為之抑豈為決地無所容乎○據朱子武王進居
王季之位不嫌尊于文王之說是蓋論廟制而于時祫之
序不同矣次崖林氏曰時祫不陳毀廟之主則王季雖遷
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進而居王季之位為嫌
其尊于文王也王季之位亦虛之而已以此說推之或者
廟制亦當從此序是昭穆皆遞遷武王既遷于王季廟成
王亦當遷于文王廟而文廟之為穆者獨在于西上而不
與武廟為偶也如此則卑不踰尊廟制不必其相偶矣未
知當日果如此否若果如此則侯國之廟當亦其比同未
必昭遷而穆不遷穆遷而昭不遷也意兄弟之有數人者

亦必移其數廟而俱遷庶尊卑之序不紊而無凌越之嫌
乎若夫桓僖之廟久存或至二公當祧時又作二廟于四
世之上亦未可知然皆不見于經則何也或為二公別立
廟以非武煬之既祧而復立者可以是以略之而不書耶
乙亥葬宋文公

胡傳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
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考于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
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
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
難屬為越禮踰時遠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七 成公三年 古

舉之棄君于惡而益其侈無故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
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
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特欲誇耀
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
于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
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周氏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葬月致之知其僭禮
渝顓李氏曰經書葬宋公者六穆公莊公皆合五月而葬
之期其公平公亦皆三月惟文公則七月而葬僭天子
矣夫文公厚施于國卒以弑君而篡位生免于討已幸甚

矣死而又僭天子之禮其文公之遺命耶抑臣子之私情
耶摠之罪不容誅春秋之所深惡也○文十六年宋人弑
其君杵臼經雖歸獄于眾而公子鮑實利其位而為之弑
鮑為弑篡之大惡矣姑無論華元等亦與于弑即其臣事
鮑而輔彼為君者二十餘年其罪可勝誅乎先儒第就厚
葬一節論之固見其不臣其實華元等即能葬君得禮而
亦宋國之罪人也若略其弑君事賊之罪而徒咎其葬事
之僭侈何足盡其惡也哉

夏公如晉

左傳曰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杜氏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七 成公三年 立

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
況以成公取汶陽田而躬朝于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
也以為伯國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
張氏曰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全不出于王
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于伯國晉僅然受之而八年復使
韓宣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見私情之納侮于晉也
廬陵李氏曰成公朝晉者四年四年十年十八年四年
不見敬十年見止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彭山季氏曰鄭公子去疾字子良穆公之子也

高氏曰疲命于晉楚而以伐許君子以是惡鄭也

渝關季氏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人伐之夫鄭許同事楚

而鄭敢伐許楚之不足恃也如是夫今冬再伐明年又再

伐五年許靈公恐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

皇戍及于國于是鄭人背楚從晉後又背晉從楚反覆無

常而晉楚之交伐無已者四十餘年未必不自此役開其

釁也○鄭大夫書振名帥師始于此

公至自晉

家氏曰諸侯既除喪而入見于王受敵見之賜然後成其

春秋傳傳辭 卷四十五 成公三年 真

為君自東還此禮廢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

之禮而事大國者也宣公挾強齊之援弑君篡國凡可以

貽齊而求悅者無不為矣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今成

公借援于晉率循先公之舊其無王之罪大矣書如舊至

所以識也

附左傳曰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

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軍矣杜氏曰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

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

為停職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

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

民各倦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

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

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殺

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

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戴其請于寡君

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

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

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

禮而歸之

秋叔孫僂如帥師圍棘

春秋傳傳辭 卷四十五 成公三年 主

彭山季氏曰棘汶陽之北界邑也杜氏曰棘汶陽田之邑

在濟北蛇丘縣今按蛇丘故縣在兗州府寧陽縣北南臨

汶水而濟在其北則與齊邊界今當為肥城縣地矣詳見

二年取汶陽田下○趙氏曰凡內言圍皆叛邑蓋春秋內

叛不書圍而叛自見矣

公羊傳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謂傳曰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

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眾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是時

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

為之民也與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

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汾陽朱氏曰取汶陽田棘獨不服以魯藉晉威非能自勝齊也且又稅師作丘甲則為齊之民樂于為魯之民也

何氏曰此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

蘆陵李氏曰春秋內叛書圍者七始于此昭十三年圍費

二十六年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郕費十二年圍成

渝關李氏曰棘者汶陽之近邑也去年取汶陽田但書取

田而不書取棘則是棘邑屬齊而不屬魯也左傳謂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所謂不服者或謂其田多屬棘而棘

春秋傳解疑

卷四

六

人不合或取其取之過限而棘人不從則以疆場之事互相

爭奪固有之魯人于是為此役豈必內邑背叛而後可圍

哉○據先儒說則是棘本魯邑也昔既屬齊而不為魯有

今雖歸魯而彼不服要非背魯而去也似與內叛者不同

然取汶陽田已踰一年而公已如晉拜賜矣此必棘已歸

魯又不安魯政而欲從齊不可謂其非叛也此時齊國之

政未必遠勝于魯而棘不服魯豈其沒于齊國功利之習

見齊強于魯魯第借晉人之威以復一朝之勝其實未可

恃耶然亦惟魯德不修未有近說遠來之化故至此魯人

不知自反而遽興師以圍之抑豈服人之道也哉

大寧

何氏曰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為革之戰伐鄭國棘不恤民之所生李曰此明生早之內以大寧之為早也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

左傳曰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厲咎

如潰上失民也

劉氏曰厲咎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

彭山李氏曰厲咎如杜氏以為赤狄別種然經不繫之赤

狄蓋本一種而別分為族如狄之有鮮虞也魯與齊同杜

何氏晉註皆以魯為古國二年晉太子申生伐東山率落

春秋傳解疑

卷四

七

氏杜氏亦謂赤狄別種而後漢志並關故黎國註引上黨

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辜其即古所謂

厲咎如歟又按黎侯故城在潞州黎城縣東一十八里則

厲咎如正當晉東衛西故克與良夫同伐之蓋失攻也

茅宣胡氏曰晉當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今伐厲咎

如又欲盡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氏明謂滅危種危雖

滅漢亦亡後世豈當絕危患哉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

矣

家氏曰克與良夫得志于鞏不知自戡更為此舉春秋書

之誅善戰也楚方躡諸中原晉人不務修明伯業圖其遠

者大者既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以為未快復與此役此
逐利之師春秋惡之屢書皆所以貶

渝關季氏曰杜氏曰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
入唐狄如故討之孔氏曰謂赤狄餘民散入狄如之內今
伐狄如者來就狄如之內討彼餘黨也劉炫以為唐狄如
之國即是赤狄之餘今知不然者以赤狄之國種類極多
潞氏甲氏鐸辰卑落氏等皆是其類並為建國假令潞氏
甲氏鐸辰卑落雖滅自外猶存則是不滅者多止應言討
赤狄之類不得稱餘也按杜註孔疏之說皆不然傳謂討
赤狄之餘則討赤狄之餘即是伐唐狄如也豈于狄如之

春秋傳傳辭

卷四

二

外別有赤狄之餘乎今必謂赤狄之餘民散入狄如之內
故討之恐亦無據之臆說也況傳謂唐狄如潰上失民也
止言狄如之潰未嘗別言赤狄之餘民何如也以此觀之
尤可見狄如即為赤狄之餘矣且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
氏十六年又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未聞其滅鐸辰卑落等
也是鐸辰卑落等較之潞甲留吁國微而民寡即稱赤狄
之餘未為不可宜必言類不言餘然後見其未滅乎今但
況一餘字而謂赤狄之餘不指唐狄如言蓋亦未可信也

冬一有一月晉使荀庚來聘

杜氏曰荀庚林父之子

渝關季氏曰自宣十七年公會晉侯同盟于斷道而十八
年即使公孫歸父聘晉吳成元年臧孫許又與晉侯盟赤
棘二年季孫行父等會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鞌此年春公
會晉侯伐鄭而夏又往朝于晉魯之事晉甚謹矣晉侯于
是使卿來聘蓋亦所以為報乎晉聘魯者十有一而此為
始其使卿聘也雖云為恭于魯當亦非邦交之正禮也蓋
晉于與國不能止其非禮之朝聘又何怪其亦以非禮聘
與國乎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渝關季氏曰自宣十年衛穆公即位以來魯與衛二國無

春秋傳傳辭

卷四

三

交而其同事者亦少惟十七年斷道之同盟二君皆親之
成二年二國之臣共與齊侯戰于鞌而穆公卒矣是年冬
晉君與衛人盟楚于蜀今年衛定公即位魯衛二君又隨
晉侯以伐鄭而魯且會葬穆公焉衛侯于是使卿來聘則
是深欲結魯而不忘夫先世之舊好也然則衛卿之聘魯
者四文四年甯俞此年孫良夫襄而魯卿之聘衛者一襄
元年公孫刺七年孫林父而魯卿之聘衛者一襄
年季孫宿既不同矣乃季孫宿如衛以報元年公孫刺之
聘又甚緩餘則並無報之者豈魯知卿聘之非禮故其聘
衛者絕少哉亦以魯猶無求于衛故不過恭而使卿聘耳
要其小聘固常行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今又

來聘且尋盟良夫蓋兩至魯矣然則于章之戰良夫與乎
孫等同役或亦二國之卿兩相好是以為此聘也亦未可
知○彭山季氏曰自同盟斷道以來魯衛與晉為黨而魯
事晉甚謹故晉使荀庚來聘衛藉晉威欲與並列亦舉爾
俞故事而使孫良夫同時至焉按此說之論晉聘是矣其
謂衛欲與晉並列而使良夫同時至者則不然蓋二國各
聘于魯晉固不知有衛聘衛亦豈知有晉聘乎彼二卿之
同時而至蓋亦偶然耳若據彭山說却似衛侯知晉之聘
乃即使人同至而與之並列也是止泥于同至之文而不
察其實固亦甚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第七 成公三年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曰冬十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杜氏曰尋元

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杜氏曰尋公問諸臧宣叔曰中

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杜氏曰下卿則孔氏曰註云下

之下卿又言荀庚在晉不得為次國則以衛為小國荀庚若

是中卿自燕當先晉矣乃云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以直以盟

主先晉明是二人位等以此知荀庚是下卿也○季氏曰孔

氏曰于時荀庚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

三也晉立三軍其位有六第三個為下卿則其餘皆下卿

也蓋以諸侯之禮唯合三卿三是其正故定以三人為上

中下餘皆從下卿也卿有上下往牛賜晉三卿皆以三命

之服者爵從之卿禮皆三命上卿下卿命不異也按此說

佐為二上卿將為三其可據乎然則傳言庚位在二者或
以晉有長卿太傅為上卿中卿將為中卿上卿下卿將為
下卿又或將位是官職而三卿則有其位次也若以單數定之
不可止據三卿之數而定三卿之位也若以單數定之
則上卿將位當居二何以荀庚之位在三乎至晉賜三
卿以三命之服未必果當于禮亦不可謂侯伯之上卿下
卿禮本無異命也然或本無異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
命但其中微有等差亦未可知如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
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

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杜氏

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孔氏曰古

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以土地之大小命

數為等差也春秋之世強陵弱大各小爵雖不能自改地

則以力升降諸侯聚會強者為大史書時事大小為序此

事不可改易仲尼即而用之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魯

伯之上不復計爵之尊卑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以地狹

伯之上不復計爵之尊卑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以地狹

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孔氏曰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祁擊盟皆是公

自及之非臣及之也信二十八年傳晉總枝入盟鄭伯稟

十一年傳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臣對君者

皆若自與盟知此使來亦公自與盟也上言來聘盟又不

地盟于國都公親可知故不言公

孫氏曰此公及庚良夫盟也不書公者二子抗也二子來

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

春秋輯傳辨疑 卷第七 成公三年

三

三

惡之

高氏曰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強乎

林氏曰聘而遂盟之于是始

廬陵李氏曰聘而遂盟例五此年荀庚孫良夫十一年卻弊裏七年孫林父十五年向戌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按此說不然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傳

曰鄭子人來尋盟是非聘而言盟未嘗非尋盟者此雖尋舊盟抑豈因聘而見之哉聘自是聘盟自是盟經因兩事

春秋傳解經 卷四 成公三年

高

而兩書之使其昔日無盟而今乃盟又何不可以聘而言

盟哉口據左傳說是二卿者皆受兩命而來也蓋宣七年

衛侯使孫良夫來盟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二

國已有盟矣又宣十七年公會晉侯衛侯等同盟于斷道

皆欲外楚成二年季孫行父等會晉卻克衛孫良夫及齊

侯戰于鞏相與敗齊是嘗從晉也乃未幾而會嬰齊盟于

蜀則疑其背已從楚矣雖至今春公會晉侯等伐鄭而夏

又如晉然晉侯猶不信于公也故欲尋盟以結之衛雖盟

斷道戰鞏盟蜀伐鄭之事皆與魯俱然自良夫來盟之後

未與魯再盟今至成公又易世故亦因聘而尋盟焉夫聘

而講信修睦果出于誠何不可恃而聘講盟詎必求要質

鬼神而後信不已潰乎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屢盟固

不足貴也況于國都之中以外臣而盟國君尤為非禮在

晉衛之卿為抗而在魯君為辱矣故皆沒公以諱之胡

傳曰劉猷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

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

典故不繫于國以見其逆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

按此說亦未必然諸侯雖有聘無盟而使卿聘當亦為非

禮抑豈非禮之獨在于盟乎且據左傳說是二卿者皆受

兩命而來耳劉氏見二卿盟不繫國故為生事專命之說

春秋傳解經 卷四 成公三年

主

以譏之不知內大夫一事而再見者皆不盡族外大夫一

時而再見者皆不繫國蓋省文也如國佐受命而盟亦不

繫之齊豈亦見其逆事之辱乎然則裏三年叔孫豹及諸

大夫及陳袁僑盟何以再書陳也回上以大夫繫之諸

侯下不得不以袁僑繫之陳矣何氏謂其喜得陳也亦有

旨哉。廬陵李氏曰聘而遂盟例五其皆書日一則以別

于微者一則以別于前定也穀梁疏曰前定之盟不日則

此非前定可知矣又曰卑者之盟不日則此非卑者可知

矣以非前定則知其生事以非卑者則知其抗公此所以

與來盟稱使之書法不同也按此說亦不然穀梁不日之

春秋傳傳解疑

卷五 成公三年

六

例本不可信奈何援彼以例此夫荀庚孫良夫既書其氏名自知非微者何須書日以別之且高子屈完華孫皆非前定之盟何不書日以別之乎大抵公與外臣盟凡書來盟皆不日凡書某君使某來盟亦皆不日也以其來之日未必盟盟之日不可加于來字上是以但書來盟而不書日惟書及其盟者乃直據其盟之日而以日書耳荀庚良夫等聘一事盟一事故可分書而誌其日如文公如晉而及晉侯盟亦以兩事分書而誌盟日若內臣之如外治盟者四亦皆不誌盟日矣且上既書使書來下文蒙上自不須再書使來此雖多一聘事亦與來盟稱使者何異奈何春秋傳傳解疑

鄭伐許

彭山季氏曰鄭下或有闕文與文十年秦伐晉同

渝關季氏曰胡傳曰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

馬及邲之敗于是乎再意事楚不通中華況又馮弱犯寡

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于隣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

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略而從告

曰不書聘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按此說非也

許亦從楚之國鄭之再伐許也正惡其恃楚而不事已非

奉楚命而伐之也何為以從楚之故而狄鄭于此役且鄭

之從楚自齊桓卒後而已然矣何至此時方狄之且其一

春秋傳傳解疑

卷五 成公三年

七

歲再伐許固為已甚尤未甚于鄭悼之背殤而又伐之也何不狄彼而乃狄此乎然則稱國以伐國不為告辭之略要亦非貶而狄之以鄭人之勤兵虐小不待貶矣何氏曰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使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以周為黨故夷狄之按此說亦非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經貶楚子稱人未嘗狄諸侯也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使宋經貶鄭伯稱人亦未嘗狄鄭也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又皆稱師而不貶馬夫以從楚而虐中國者且不狄彼以示法今則非奉楚命而伐許楚且惡其伐許而執鄭卿安可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七 成公三年

六

謂其與楚同心而狄之乎陳氏曰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于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于夷鄭為亂附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有四國之君大夫于蜀晉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祖矣按此說亦非也受楚害者莫甚于蔡蔡之事楚視鄭為尤堅未聞楚伯之由蔡也何況鄭之兩事而不堅者乎然則楚勢之強威逼中國已久矣鄭之從楚亦不得已而為自保計何能號召中國以為蠻夷圖伯之助乎今以諸事歸罪于鄭亦已過矣乃謂以此而狄鄭可乎哉且春秋本末狄秦尤未可以秦鄭並論之也仁山金氏曰按鄭之可狄久矣獨于是年敗狄必于其甚者足歲也復師于鄭敗諸夏之師于丘與厥俘于楚再動干戈于許于是秋之以為鄭之惡甚矣而明年襄公死襄公于是終于為秋矣按此說亦非也今春秋經不書敗諸夏之師也若以小敗諸夏厥俘于楚而罪鄭則必戰之大敗晉師何以不狄楚乎夫楚本蠻夷尚不以敗晉之事而狄楚今乃以鄭人被伐時之敗諸夏積罪于此而狄之迂亦甚矣況楚之伐鄭無已時未見其敗楚而止以號舉也豈鄭之再動干戈于許便為莫大之罪而狄之乎若必以此為甚惡則成九年鄭人圍許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歸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七 成公三年

元

其惡又當為何如何但稱人稱氏名而不狄之乎范氏曰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楊士勛曰不于伐喪敗者其罪不積不足以成惡也按此說亦非也此年鄭兩伐許非伐許喪也去年從楚伐衛喪固為不義既不于彼狄之矣何為移議于此事以為罪不積不足以成惡則諸侯之罪大惡極者多矣何獨于此狄鄭也且宣七年會黑壤八年會扈十七年盟斷道並未有鄭亦未有許又何叛盟之有況今此伐許乃惡其恃楚而不事已非叛諸侯之盟而伐之也抑豈為此而狄鄭乎凡此數說皆不足據然則將謂之何曰此闕文也或伯或師或人或某氏名偶有關焉固有之唯以為闕文乃無可疑不則鑿其說以求通亦安見其有當哉說詳傳三十三傳三十三年年敗秦于穀下晉人及姜戎敗秦于穀文十年秦伐晉晉止稱國而闕其將與師亦猶是也惟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乃夏秋晉之義未可以彼例此耳。或曰以本事論之一歲之中伐許者再背義陵小賾武積夏秋道也故從而狄之然諸侯之屢虐隣國者不一何獨于此而狄鄭耶蓋春秋之義有專就本事言者有不專就本事言者如荆吳之止以號舉也曷當以本文所書之事而狄之哉此或為鄭襄之從楚而固此以結其案耳不專為伐許也也鄭襄堅于從楚以終其

身至明春而即歿矣故因此事而于其終焉歿秋之此亦
可為一經之通例凡諸侯之從楚者皆可知是觀勿視為
一國一事之義而已也按此說以勝于諸說而實亦不然
莊八年次即圍郕不稱公而稱師則以齊襄將被戮而大
盟未復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文公生而稱名則以
文公將卒而滅同姓也春秋深罪其不復誓深罪其滅同
姓故固齊襄衛文之死期將至而立此義耳若夫諸侯之
從楚前已歿楚敗諸侯矣又何待于秋鄭且其從楚原不
得已而鄭裏亦曾事晉矣特以晉伯不競故專事楚使其
天假之年安知五年蟲牢之盟非即鄭裏之與同哉今乃
春秋轉傳辨疑 卷四 歲三 年
欲從彼二例而于將死結其案罪彼從楚終其身也烏乎
可况鄭與許皆為從楚者伐許之役原非為楚病中國則
彼以從楚之人伐其恃楚而不事己者將與背夏即夷之
罪又何涉今必以此罪罪之特于伐許示之義也亦甚覺
其不情矣况莊篇之師還下齊襄即被弑僖篇之滅邢下
衛文即告卒故可因事以識之今伐許之後踰年而鄭裏
卒中間又隔宋聘事奈之何欲以彼例論此事乎由是言
之可知此說亦不足據其為闕文也明矣
鉅左傳曰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單靖韓穿荀
驪趙盾皆為卿實筆之功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曰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杜氏曰宋公即位○
如齊傳曰始聘謂君初即位聘國耳在魯而出謂之始
聘自外而來謂之通嗣君言彼君嗣位以來未嘗與魯通
于此始通之也

彭山季氏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至是以成公事晉甚勤
晉特遣荀庚報聘故敘之而使華元來以親魯也

王氏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
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為共公謀昏張本乎

臨川吳氏曰晉衛宋三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
交結和好也

春秋轉傳辨疑 卷四 歲四 年

廬陵李氏曰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

八年華元來十五年同成昭十二年華定

渝關李氏曰宋于魯昔亦未嘗無小聘而使聘聘則始于此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杜氏曰壬申二月二十八日

渝關李氏曰二年公與鄭人盟于蜀今來赴喪或亦不忘
盟蜀之好而為之歎去年公會晉侯等伐鄭鄭人不以為
怨而猶來赴喪不失中國之交焉此可見鄭之從楚原不
得已未嘗有意絕中國也○鄭襄公在位十八年卒子費

立是為悼公
杞伯來朝

左傳曰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杜氏曰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明年春三月杞叔姬來歸

渝關李氏曰杞自文十二年來朝而不復至魯宣十八年

公嘗伐杞矣至此乃以歸叔姬故而來朝非為謹于事大

之禮也然必來朝而後歸叔姬亦可見其有畏魯之心矣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杜氏曰文仲之子宣叔也子訖剛為大夫是為武仲

渝關李氏曰許父文仲于文十年卒許之嗣位已久矣許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七 臧孫許卒

于文宣之篇並未一見獨于臧孫許有兩事焉其伯主盟亦

棘與大國戰于鞏鞏之戰四卿並將而許居次其亦貴戚

用事之臣歟。臧孫訖宣叔之庶子也舍嫡長臧賈臧為

而立訖釋姜之意也事見左傳襄二十三年

公如晉

左傳曰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杜氏曰晉將不能壽終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

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高氏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

張氏曰晉景公見公不敬勝齊而驕也

汪氏曰成公此年朝晉而取教忽之辱豈非禮愈繁而身愈卑使自屈而已耳

渝關李氏曰去年夏公已如晉矣今年夏又如晉以于來

之尊望國之重僕僕于道路而不憚煩季文子徒譏晉侯

之不敬而不知輔君以君為臣君以有禮則亦甘受屈辱

而已此魯之所以終于不振而于君臣有同責也

葬鄭襄公

汪氏曰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大不懷也

渝關李氏曰季彭山謂鄭襄公堅卒二月而葬非也據杜

氏說則鄭伯之卒月日必有誤若其葬果在四月是必卒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七 葬鄭襄公

在二月也不則日有誤焉

秋公至自晉

左傳曰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且睦而適于我諸侯聽焉未可

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

族也其有字我乎公乃止

家氏曰甚哉魯成中無所主遂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連

兵伐齊以有鞏之勝謂當與晉為睦魯未幾月率先諸侯

受盟于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

所以救前日盟盟之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夷春秋

于魯成之從楚適晉備書以敗之也

渝關李氏曰公以晉侯不敬之故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
文子諫之是矣然亦見其所以相君者猶未善也孔子曰
知耻近乎勇公既耻于不見敬正可迎其機而勉以自強
之道如孟子于滕文猶望其創業垂統疆為善也况以堂
堂千乘之望國視滕為何如乃徒較量于晉楚之可否而
明其字我不字我乎今既不能為而含羞事晉至于十
年公如晉晉人止公送葬十六年沙隨之會不見公而文
子且被執焉其為恥辱愈甚矣然則從晉之謀雖是而亦
何當于遠猷哉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斯言其至也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七 成四年 三

冬城鄆

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鄆而為備

孔氏曰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
此東鄆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杜云此西
鄆此為公欲叛晉故城鄆以為備當是西鄆也
彭山季氏曰此魯西鄆鄆本在濟西因內宣十年齊人分
其地以歸于我者也回歸而鄆邑亦來附矣第以取汶陽
田之故懼齊復來爭鄆故特城之以備齊也
渝關李氏曰杜氏以此役為備晉季彭山又以為備齊但
魯人德政不加休徒欲勞民以為備敵計抑末矣。鄆與

齊魯為鄰蓋亦邊地之衝邑也或其頗圯者多故用民力
以城之春秋之書城鄆蓋亦以重書也隱七年城中丘公
羊子曰以重書也
雖得其時亦必書之以示譏其重民力為何如鄆此又不
主備敵言未必事情經義之不如是也

鄭伯伐許

左傳曰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
鄭伯伐許取鉅任洽款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息佐之士
變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及救鄭鄭伯與許男
訟馬皇成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杜氏曰為明年許
何氏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李曰此
二句當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七 成四年 三

分書以重書者位而人又以其將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
也不則其為伐許而或君位蓋其然乎
其惡

胡傳曰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
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廬陵李氏曰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讎至此凡
書于經者又四便伐矣

渝關李氏曰宋氏曰不書于而書爵絕之于名教也按此
說是謂聖人有意絕之故書爵非也此與齊舍未踰年稱
君齊頃晉悼未踰年稱侯者無異蓋皆實錄耳已成君而
錄其實自可見其得罪于名教矣。彭山季氏曰按左氏

晉樂書救許事不足信許自文宣以來久安楚宇晉豈得以兵救之哉按此說誠是蓋邲戰之後鄭伯許男皆如楚侵衛至蜀時許男來楚車是許與鄭皆南向事楚者鄭雖有惡于許而屢伐之許亦止當告急于楚不得告急于晉也許不告晉晉何救許之有且使告晉而晉救之彼許男者亦必不敢復見楚君臣矣何以子反之救鄭也鄭伯與許男訟馬明年許男又愬鄭于楚而鄭訟不勝乎由是言之有以知晉救許而楚救鄭之說皆誣矣但有一說當時諸侯因勢而屢變者不一此或許人告楚而楚不應則又變計而告晉如公與楚人盟于蜀即從晉侯以伐鄭鄭悼公如楚訟不勝即從晉侯盟蟲牢此皆近日之反覆無常者今許人屢被鄭伐而楚不問安知許不告急于晉晉人亦欲乘釁以伐鄭而又恤許以為適鄭計未可謂其無此事也若楚人視鄭重而視許輕則與晉爭鄭而往救焉亦有不勝非楚人原其不得已而告晉之故而曲宥之哉如此則傳說亦無可疑特以不告則不畜耳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八

三六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十八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渝關 李集鳳 翹升

胡傳曰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于內女其歸其出錄之甚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錄之詳為世戒也

臨川吳氏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其子求婦而僖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為杞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之上而姬始被出而歸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別有妻子為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願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八 成公五年 一

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

家氏曰此與他傳義之出者不同必叔姬自不安于杞或以疾而求歸非杞之絕之也

渝關李氏曰叔姬被出而卒于魯杞伯逆其喪以歸知非杞伯之欲絕之也先儒疑其無子與有疾良是但七出之法雖有無子惡疾之條然身為國母年踰六十即或無子嫡勝之子皆其子即有惡疾次妃可以攝內事有何不可自安而必欲歸魯耶經書來歸則杞伯之不能刑家叔姬之不能安室魯人之不能訓育以正也皆可見矣且夫既出而與廟絕乃魯以夫人之禮卒之杞伯復逆其喪以歸

其為非禮又何如哉此皆直書而義自見者家氏謂春秋書其逆喪歸葬無貶辭汪氏謂叔姬書卒書記伯逆喪以歸而叔姬來歸之後不復見于經則其善惡優劣不可以概觀矣其說皆非也

附錄左傳曰晉趙嬰通于趙莊姬杜氏曰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有之子五

仲孫蔑如宋

左傳曰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

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僑如邲于晉令遂與侵宋之師朝王帛而墓于夷謹于邦交者固如是乎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八 成公五年

二

渝閼李氏曰宋卿聘魯者四魯卿聘宋者五自文十一年公子遂如宋後至今再見此報去年華元之聘也此外無復相報者矣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傳曰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譚諸穀杜氏曰野饋也晉運糧饋之穀大

彭山李氏曰荀首林父之弟別食于知號曰知莊子殺齊地非過魯之道荀首至此而僑如往會焉高氏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

大夫會大夫書之

汪氏曰自文十一年彭生會卻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

渝閼李氏曰左傳謂荀首如齊逆女是為君逆也晉景公于宣九年即位至此已十四年矣意其即位之時尚幼故于此時方娶夫人也不則景公之夫人未聞其卒也豈其繼娶于齊而然哉荀首過我而饋之可也道不經齊而遠饋于齊地所以媚晉者至矣春秋不書餽事意者猶為魯諱耳

梁山崩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八 成公五年

三

左傳曰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聲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穀梁傳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過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輦之輦者曰所以輦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

何肇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墜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肇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墜過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續乎據善也

彭山季氏曰梁山即漢志所謂夏陽有梁山者也註云梁山在西北水經註亦云梁山在夏陽之西北臨于河上今夏陽故地西北為韓城則當梁山之南矣梁山本古韓鎮也雖韓為晉滅而梁山之東南則為晉地西南則為秦地西北則為白狄地適當華夷三界之間焉夫梁山之大春秋傳傳疑 卷四十八 成公五年 四

者也又當限隔華夷之虞而至于崩則為變不小矣梁山之崩必無告者此以其變為大據所聞而書耳公羊傳曰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范氏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

何氏曰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記山崩者此象諸侯失勢大夫擅恣為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弑君

十四亡國二十二故漢梁之盟徧刺天下之大夫自北至昭十六年凡六十年經書弑君唯晉州蒲齊光衛制吳餘祭蔡固莒邾州楚度凡七滅國唯舒庸鄆莒陽舒鳩賴于鹹何氏謂宣成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証諸經亦

不合抑并春秋所不書者言如穀梁三十四戰者幾

胡傳曰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

氏以為邑焉汪氏曰春秋之初晉滅韓曲沃莊伯之弟韓萬以為米邑書而不繫國者

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于禮文備

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綬微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

禮之文也李曰左傳謂君為之不舉則滅膳亦是一事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

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于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

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

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于崩竭當

春秋傳傳疑 卷四十八 成公五年 五

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

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惜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

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家氏曰穀梁具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為伯尊掠路人之

之美以為己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續乎據善也其實

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復之于君失懼災之意夫子必無

是言也春秋于沙鹿梁山二大異特筆而書之以見天下

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縱具文應變何足言哉是

固天下之異而皆見于晉者周自東遷賴伯者以存齊既

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庸臣貪生賴伯業晉之削中

國之憂也故書梁山崩實為天下記異也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于僖十四年沙鹿崩曰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于此年梁山崩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按二說皆非也沙鹿非平壤何得無崩道以為無崩道而書日有崩道而不日是沙鹿之崩為變而梁山之崩非變也豈其然乎然則彼書日者重其變此不日者不知其日故闕之又安問其有崩道與無崩道哉。左穀二傳說大同小異然其中亦多可疑者梁山崩大變也遠邇無不聞豈有伯宗赴召而猶不知其事至重人言之而始知乎且晉侯聞變而召伯宗是必伯宗為國老而素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八 成公五年

六

習典故者若降服乘綬等事不過遇變之常禮耳使伯宗不知此禮何為以傳召之而與之謀乎穀梁又謂梁山崩墮過河三日不流華者謂君親素綽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若果祠焉而即流豈鬼神為之去石決壅而靈應不爽乎若然則大禹之治水亦止祠焉足矣何為鑿龍門而導河水勞勞焉如彼也此說既不足信至孔子據善之說尤難定其有無矣

左傳曰許靈公憇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成及于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詭為質于楚而

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杜氏曰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鄭代己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

秋大水

張氏曰陰盛之徵

何氏曰先是既有丘甲糞棘之役又重以城鄆民怨之所生

冬十有一月天王崩

左傳曰十一月乙酉定王崩

高氏曰不書葬罪諸侯之不會也

渝關李氏曰此時季文子當國於天王之葬禮亦闕其為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八 成公五年

七

不臣何如耶宣九年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賂之夫獻子親受王寵而于王崩之後亦不聞其諫君以會葬彼二子之于魯號稱賢臣即此事觀之其所為賢者安在

乎。定王在位二十一年崩于夷立是為簡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曰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

辭以子靈之難杜氏曰子靈國也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相牢按封丘縣今屬開封府在府北七十里。三年晉雖伐鄭鄭

固未嘗服也若齊則素不與晉會盟惟文公之時嘗從城濮踐土河陽翟泉諸役而後亦竟不至焉蓋牢之盟蓋晉所甚喜也然未有兢兢懼楚之心而以得諸侯為侈故戴氏曰晉景公于是有驕泰之心矣

薛氏曰王崩而為盟會無王之甚也

汪氏曰是盟乃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蓋諸侯之同盟實有同外楚之心而不知悖于尊王之義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況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無人心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故襄王方崩則晉魯之卿會盟王都之側而不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八 成公五年

一

奔喪見文八年簡王方崩而邾與衛晉修朝聘于魯而不修弔

事見襄元年蓋將以是為常而不知愧甚者靈王之訃晉已達

于天下而諸侯旅朝于荆楚且侯致秘執紼越歲踰時而後返而曾不遣一介行李問國恤于京師也見襄二十八年

吁可歎哉

廬陵李氏曰鄭自郟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于要之以盟華此所以竟不能服鄭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渝關李氏曰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胡傳曰按左氏許靈公想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

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

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

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按此

說以不奔喪而相與會盟謂諸侯之皆不臣是矣但謂因

此故而特書同盟却似春秋有意書同以著其罪也恐不

然同盟者同心外楚而相與盟也書同盟自是事跡之實

非春秋之義例也考之前後皆然○十二月己丑去十一

月己酉已歷四十有一日矣天王之訃晉蓋已及諸侯而

猶相與為會盟後亦不會葬為諸侯之惡已甚矣然自僖

八年冬十二月惠王崩而于九年夏齊桓會諸侯于葵丘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八 成公五年

九

至秋九月又相與盟亦未聞其葬王也是作俑者齊桓而

晉景亦為之效尤耳但齊桓之會盟其所全者甚大而去

王崩時稍遠春秋猶節取之此則何關於王事又去崩時

甫踰月而毫無顧忌如此其罪可勝誅哉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經書同盟十有六莊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幽

不書至桓會不致也宣十二年清丘無晉人成十八年虛

打為仲孫蔑卿出不得書至也襄九年于戲則以危義見

下楚子伐鄭而不致襄十一年亳城北則致伐鄭而不致

會餘則無不致會者矣以同盟之未可恃而有危道焉故

書至以危之此會之書至也亦然但于王崩之後不如京師而如會無王之罪甚彰于此而書公至自會亦以明其非自京師來也是又一義也。汪氏曰二年會蜀盟蜀不書至者以望國之君屈于荆楚之大夫不可以告廟也此特書至者謂成公苟能自會如京師斬袞哭臨則亦庶幾出于禮者之禮耳今也會同之後奄然歸國故書公至自會以著其無王不臣之罪也按此說不然蜀之盟已貶諸大夫而稱人其義已明即在境外或亦不必書至以危之況蜀為魯地公未出境自不須致若謂不可告廟故不致豈此會之不恤王喪便可告廟耶且春秋第責其不如京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十

師而為此會耳未必望其自會如京師而乘便以往也。天王既崩天下諸侯固有奔喪會葬之禮然觀顧命康王之誥嗣王即位于初喪自與諸侯踰年即位者不同在諸侯之奔喪會葬者未必不朝于新王但至踰年春正月新王必行改元即位之禮未知諸侯于此亦當來京朝賀否曰此亦無所考也以義度之奔喪會葬者既當朝新王若當此時而遇改元事自行朝賀之禮無疑也若奔喪會葬後達至數月而方改元意諸侯不必其再來但使其卿往賀耳以其先已見王而述職又自有定期且新王在諒闇之中亦不可屢朝而受賀者故但使卿展禮而足矣今于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十一

定王之既崩既不奔喪會葬而于新王之改元又不使卿往賀焉則是天子之始終藐然無與于臣子也乃廢王事而趨伯事徒為此會以私相結天下尚復有人道哉經于新王正月下特書公至自會未見其有禮于王也抑思所謂王正月者是為何王之正月乎表王號以正新王之統當不比于他年之書王者矣。春秋歷十三王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敬是也而悼王之立未踰年不與焉平王改元在春秋前桓王元年隱四年也書春王二月莊王元年桓十六年也書春正月僖王元年莊十三年也止書春惠王元年莊十八年也書春王三月襄王元年僖九

年也書春王正月頃王元年文九年也匡王元年文十五年也皆止書春定王元年宣三年也簡王元年成六年也靈王元年襄二年也景王元年襄二十九年也敬王元年昭二十三年也皆書春王正月夫桓十六年之正月不書王固為其無王矣其止書春及書春王二月三月者俱與他無異焉既為新王之元年雖無事亦當書王正月以謹其始經乃何為不照乎蓋春秋非王史既不書新王之元年何必于侯國之策定書王正以見義特以因事書之而見此年之王正月又與他年不同所當顧名而思新王之始者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傳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彭山季氏曰武宮武公之宮也卽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者是也武公伯禽之玄孫隱公之曾祖至成公時歷十一傳為八世親久盡廟久毀而復立焉非禮也然則武公本無廟矣何為而復立乎蓋武公有武功者也先王尚德不尚武故武公雖有武功而不得尊于宗及行父有鞏之功以武歸美于成公而追立武宮焉見行父之不引君當道而導之以好武也

春秋釋傳疑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三

胡傳曰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卽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櫛則祭無櫛乃止去墀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卽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陳氏祥道曰武公之于魯猶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政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于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成公立武宮昭公有事于武宮積世不毀故記禮者

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張氏曰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于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

汪氏曰立武宮違王制故書日以謹之論者因明堂位遂以武宮為世室今考春秋所書太廟則周公之廟也所書世室則魯公之廟也羣公之廟則皆繫謚若武宮煬宮桓宮僖宮是也苟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毀矣奚待于成公而始立乎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不稱世室則其以武宮為世室者妄也况煬宮乃武公之六世祖至昭公已二十世

春秋釋傳疑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五

而桓宮則哀公之十世祖僖宮則哀公之七世祖皆當言世室也煬宮在武宮之上武宮稱世室煬宮獨不稱世室乎是知明堂位乃後世俗儒因魯失禮而為言春秋之時非有世室之名也然考成之十八年晉悼公朝于武宮昭之十七年當晉頃公之世而中行穆子獻俘于文宮晉武公至悼公文公至頃公皆已十世而其宮猶存則當時諸侯之廟親盡不毀者不特魯矣

廬陵李氏曰魯有魯公廟為世室百世不毀而又立武宮煬宮又桓宮僖宮至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外又有五廟也典禮之壞至于如此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
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按此立
武之說似如邲之戰潘黨謂楚子曰君盍築武軍杜氏註
曰築軍營以彰武功夫築武軍當在戰地不當在本國今
在本國立武宮可知非築武軍之謂矣經書立武宮杜氏
註曰魯人自鞶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
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夫左傳所謂立武者即指立武
宮言以彼不知武宮為武公之宮故下文止言立武而不
言宮杜氏謂于築武軍之外又立武公之宮蓋亦曲徇傳
說而不知其為誤也且如杜氏後說則是魯人之立武宮

春秋傳補遺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古

亦如邲之戰楚子作先君宮告成事之事矣夫楚子作先
君宮告成事而還亦在戰地不在本國又先君不止是一
君今魯人何為在本國立宮而且專立武宮乎要之傳註
之說皆不足據但當以宮廟言之與定元年之立煬宮無
異也然則傳謂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其亦不可信乎
曰此亦無從見其必然也或者戰鞶時文子之于武公或
有所禱如服虔之說或至今而武公託鞶功以邀享如左
傳所記鬼神諸異事俱未可知。孔氏曰服虔云鞶之戰
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案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
禱于煬宮立煬宮此若為禱而立何以不言禱也無驗之

說故不可從按服虔之說難信其必亦難定其不然也。
季彭山謂武公有武功故立其宮信如此說豈定公時之
立煬宮亦有取于煬義乎曰非也左傳謂季文子以鞶之
功立武宮是必武公嘗有武功故而彭山云然蓋亦本于
傳說者也若夫季平子禱于煬公而立煬宮則以煬公為
以弟繼兄之始而立宮以祈福焉未可以此例言之矣。
劉氏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
而學者習于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
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僭為典也此
春秋所由作也按此說以立武宮為僭天子之禮殆不然

春秋傳補遺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十五

也此于久毀之廟復立之非僭天子七廟之制也且天子
七廟雖有功德之君奉以為宗而百世不毀未嘗于宗廟
之外可以任意而立遠祖之廟者此雖違五廟之制而別
立一廟何為僭天子乎又文武世室之說本不可信在魯
國已有伯禽之世室若後世又有大功德者廟亦可以不
毀此即再立一世室而非僭也況武宮本不為世室乎
然則立武宮者蓋以武公有武功而復立廟以世紀之使
其可以世紀焉則武公為莊公之高祖至閔僖時亦當不
毀其廟矣彼既毀之何可于既毀七十年之後追崇其禮
而立所不當立者乎故以此立為妄舉則可若以為僭天

子之禮則過也

取郭

左傳曰取郭言易也

彭山季氏曰杜氏以郭為附庸國非也若魯附庸則不必取他國附庸則又非魯所得取安有取之而不爭者哉蓋郭近魯微國而素屬于魯者也郭地見昭二十六年盟郭陵下凡魯其國使服己者則曰降收之為己邑者則曰取取非滅也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己而必兼其地豈恤小之道哉義與宣九年取根牟同

渝關季氏曰彭山季氏曰凡取地乎外者皆先書伐國如春秋稱傳捷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十六

伐郭取須句伐莒取向是也郭自為一國故不繫之伐國按此說以郭為國是矣然以不言伐國見其是國而非邑也亦不盡然宣九年取根牟此年取郭襄十三年取郭固皆是國而不繫之伐國者若夫昭元年取郭四年取郭此皆莒邑而亦何嘗繫之伐國乎蓋取郭者雖亦伐莒以非公命而略之至于郭叛而來本未伐莒且郭與郭皆非莒國之本封則夫不繫之莒正以見兼并者之無益于己有是亦所以為誠也季彭山不知此義反以取郭郭二邑皆謂為微國豈可信也哉。公羊傳曰郭者何郭莒之邑也易為不繫于郭莒諱也何氏曰莒疾也汪氏曰公羊于

根牟郭郭皆曰郭邑然春秋未有取他國之地而不係國

者苟以諱莒而不繫郭則傷公取須句莒莒可謂莒矣何以繫之郭耶按汪氏不取公羊說誠是然其以為取他國之地則必繫國恐無解郭郭之二取今以取郭言之去年十二月公會晉侯等同盟于蟲牢而郭子與焉若果郭邑而魯取之魯縱不畏郭郭不畏晉人之討哉且使取郭邑郭必憐魯而深怨之矣何以此年夏六月郭子又來朝不惟不以為憐怨而乃反與之親耶觀于同盟與來朝可知取郭之非郭邑明矣穀梁傳曰郭國也故以郭為國不為無據若夫根牟在魯東北界地不近郭而左傳謂郭亂分為三安可皆以為郭邑哉

春秋稱傳捷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十六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曰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彭山季氏曰宋衛本同好之國也三年既皆從晉伐鄭矣五年又復從晉同盟蟲牢矣宋大國也衛又未有隙焉何為侵之蓋晉命也此與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事相屬當比而觀之

家氏曰去年冬宋實預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為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莊圍宋歷三時之久

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但曰鞭長不及馬腹今宋人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愾愚諸大夫狼肆事多類此春秋聯書衛魯二侵責晉深矣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左傳謂有晉人鄭人及我蠻杜氏曰經惟書衛孫良夫獨衛告也然則凡書數國侵伐者豈必俟其皆來告而後書之乎且衛于此役來告何以獨告本國事也家氏曰經惟書衛不與晉人率蠻夷而攻中國也然則凡書與夷同役者豈皆與其率蠻夷而攻中國乎且于此役總不書蠻夷何亦不書晉鄭也此或伯宗夏陽說之師曾有事于他國而過衛經偶不書而左傳誤以為此

春秋傳疑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六

事耳至于鄭人及我蠻或以其將卑師少而略之亦未可知大抵難信其必然也。此晉命也不書晉侯使衛某侵宋而以孫良夫自侵為文蔽罪于衛人也經于大夫之將兵者皆不書君使以示君臣一體國事與同之義况衛于晉國非君臣也晉以不義令衛何不可以大義勸晉又為之諒宋以恭盟主自不必侵今乃惟命是從甘棄二國之好而不辭則是成此役者衛人之為之故直書衛侵以罪之而已此與僖十九年邾人執鄆子用之同義為所使者之罪明而主使者之罪亦明矣

左傳曰晉人謀去故絳杜氏曰晉復命新田諸大夫皆為絳故謂此故絳

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盭杜氏曰盭音古盭也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疚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杜氏曰為李孫如晉傳汪氏曰經不書晉遷者凡書遷皆小國逼于強暴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利而徙都非不得已故不書遷耳渝關李氏曰春秋書遷十逼之使遷者則曰某遷某不得已而自遷者則曰某遷于某今晉遷于新田非不得已也故經不書汪氏之說是矣

春秋傳疑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九

夏六月邾子來朝

汪氏曰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渝關李氏曰邾定公于宣元年朝魯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十七年與公同盟于斷道成二年于蜀之盟有邾人五年蟲牢之同盟有邾子今成公即位六年而始來朝其或以去年同盟之故耶至十八年邾宣公即位而又來朝邾之事魯亦謹矣故終成公之篇邾魯無交兵之事也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曰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廬陵李氏曰成公之編大夫如晉三此年嬰齊行父十二

年行父

淪闕李氏曰嬰齊聘于晉而晉命之伐宋也蓋哀夫之侵宋未服罪而晉怒未息故因魯聘而又有此命耳李彭山以為命魯與衛同時魯獨以其無名而不往晉人責魯而嬰齊往謝之晉復使之再伐焉如此則是魯敢違命于前而不敢違命于後也然而魯與深相好或者難于伐而以此辭晉又或託以他故而不往及夫晉人再命而乃不敢違蓋亦有之故彭山之說未必非當時之事實也可並存之

士申鄭伯費卒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左傳曰六月鄭悼公卒

淪闕李氏曰鄭悼公在位二年卒弟踰立是為成公悼成二世皆不葬悼公之不葬者豈以年淺而交疎故哉意必為魯方侵宋而鄭有楚嬰齊之伐是以不往會之也若成公則以從楚而背中國諸侯畏晉而不敢會其葬耳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曰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傳曰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蕤牟矣今而有事于

宋上卿受錢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于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高氏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論之遽為與師則罪專在魯矣責與衛良夫同

永嘉呂氏曰二卿並書與行父許僑如嬰齊四卿並書之意同

廬陵李氏曰魯宋自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僅見于此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三

淪闕李氏曰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朱子註曰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據此說則凡有罪之國天子但命諸侯討之不親行也至于三不朝則六師移之間亦有用王師者矣是以桓文以來凡有伐伐俱與列國同役未有伯國無將師而但令他國往者獨至此年衛良夫侵宋無晉人而魯二卿之侵宋亦無晉人焉則是晉人安坐其都而後屬國非僭天子討而不伐之制乎後來習以為常至成十年衛黑背侵鄭襄二十四年羯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衛皆晉命也襄二年鄭師伐

宋又楚命也原其由來皆始于此年之二侵在主使者以至尊之權令與國而不以為嫌在為所使者以藩服之道事盟主而不以為異此實天下之大變豈僅不請于王而擅興也哉春秋于此沒其晉命之事而止以衛魯自侵為文固以責衛魯亦所以正晉人之罪沒而不書以立天下之大防也其旨微矣。廬陵李氏曰春秋凡奉伯主之命或為伯主而興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襄二十四年獨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于不得已故亦無志于深入但淺侵其境歟按此說亦不然襄二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三

年鄭師伐宋左傳曰楚令也夫鄭從楚令與魯衛之奉晉命何異經乃書伐而不書侵可知書侵者不為晉令故也且侵者入境加陵之謂固有肆行殺掠而為暴者則是侵非淺而伐非深何以謂其為淺深也李廬陵于隱二年鄭人伐衛下曾有侵伐之辨曰公羊曰猶曰侵精曰伐是以深者為精淺者為猶按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乃不深入者多矣公羊非也今按廬陵此辨甚明何又于此而自相矛盾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曰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陳氏曰楚初書大夫將也

淪關李氏曰楚將書族名者自此始嬰齊專也襄陵許氏曰至是楚卿帥師者伯統統幾亡也然則伯統之幾亡非一日矣何為于此始書楚卿乎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淪關李氏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大雅之詩深美之試問晉人之遷新田果能若是班手經書季孫行父如晉是其所得于人者僅有屬國之來賀而已未見其四方同而無思不服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三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傳曰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欒諸桑隨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我也我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位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西

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師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杜氏曰傳善樂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晉便蔡傳彭山季氏曰樂以邑為氏書名枝之孫也是為樂武子胡傳曰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于文無駁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樂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桑隧軍師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樂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

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高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晉救雖至也苦兵矣然而不肯背蟲牢之盟是以善其救也

汪氏曰此書樂書帥師救鄭九年又書樂書帥師伐鄭書救以著其恤與國之善書伐以著其虐與國之惡使晉能修其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助之守禦以保鄭而使之不至于叛則為盡善矣

七年春王正月癸丑食郊牛角改卜牛癸丑又食其角乃克

牛

顯師古曰癸丑小鼠也即甘鼠

鄭漁仲曰草鼠而微黃

孔氏曰釋獸鼯鼠李巡曰鼯鼠鼠一名鼯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乃免牛免放也放不殺遂不郊也改卜被食角者言乃免牛則前食角者亦免之矣從下免省文也

穀梁傳曰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

牛者其哀元年傳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劉氏曰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五

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語之也

滄起朱氏曰鼠細者也牛巨者也以細食巨改而又食巨之不振而為細所侵也曰此臣犯君之象也

胡傳曰此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廢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家氏曰春秋于魯郊或譏失禮或以記異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四書牛皆記異也

渝關李氏曰殺梁傳曰不言日急辭也范氏曰辭中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按殺梁之意是謂初食者有司之過繼食者非其過也言郊牛每日當察一日察之而知其傷察牛之道盡矣因備災之道不盡所以致傷及其改卜牛也有司必謹備之矣而又食角此非有司之過也經不書日以志其過又書其角以免其過此殺梁之旨也竊意不然養牛者不在密室之中亦不必日夜使人伺守而不假寐也且鼯鼠不常有又非性喜食牛角者何能知鼯鼠之必傷而預防之乎況既加謹而猶再食則其初食也抑豈有司所能防乎大抵兩食皆是變異皆非人之所能也殺梁傳曲以別之未免鑿矣。新安羅氏曰牛有力之畜何至為鼯所食蓋將祭之犧皆繫于牢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鼯得以制之按此說亦不然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朱子註曰嘗秋祭名楅衡施于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據此說則是牛剛在角其設楅衡者第以防其觸耳固非繫縛之使其頭角不得動也且鼯鼠非大物難制須用角觸者牛雖設楅衡

何至為楅衡所累而不能搖首以驅之乎然則鼯鼠食牛角自是變異之事若為楅衡所累將先王之設楅衡也不惟失備災之道亦且為致災之具矣豈其然乎。經書鼯鼠食者三此年兩食牛角蓋天變也定十五年食牛而致牛死變不甚焉哀元年牛雖未死而不言所食之處是必不止于角矣又或食在他處而角未有傷亦未可知大抵皆非常之變以天心之不悅于魯特因郊事以致警耳

吳伐郟

孔氏曰譜云吳姬姓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後太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去之荆蠻自號句吳句或為工夷言發聲也太伯無子而卒仲雍嗣之當武王克殷而因封其曾孫周章于吳為吳子又別封章弟虞仲于虞自太伯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晉滅矣李曰謂虞封十二世而晉滅虞之非自太伯至滅十二世也虞滅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壽夢以上世數可知而不紀其年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矣

廬陵李氏曰此為書吳之始終春秋書伐郟陳入州來入郟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雖父皆書國雖會鍾離會善道會相會而會郟會索阜亦書國惟襄五年于戚始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以聘至

柏舉書子已同于中國至黃池書子則主諸侯之詞矣後
七世而亡于越

彭山李氏曰吳本仲雍之後武王封其曾孫周章于吳今
蘇州城是已其爵為子國語云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則
因太伯之稱而遂附會其爵為伯耳殊不知武王求周章
之弟虞仲封虞為太伯嗣乃公爵也今按史記亦以太伯
為吳太伯而曰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是以虞仲之封于
虞者嗣仲雍也竊意不然虞爵為公而吳爵為子太伯至
德非仲雍可倫先王建邦所尚在德豈有仲雍得封為公
而太伯反居子爵之列哉○吳在荆蠻習于夷俗不循禮

春秋傳傳疑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六

義此中國之人素以夷狄待之者也今僭竊稱王勢日強
盛舉兵伐鄰夫吳距鄰稍遠而越江淮二水以伐之則爭
中國之端也而晉宋齊衛之道亦自此開矣曰吳伐鄰則
亦本其恒稱耳○鄰註見宣四年平莒及鄰下

胡傳曰稱國以伐狄之也

汪氏曰夷狄君臣同辭止錄其號吳稱國而不繫君臣比
于夷狄也

家氏曰鄰已姓大皞之後國雖小尚有典刑昭十七年鄰
子來朝聖人訪之以官名尚有取焉春秋書吳伐鄰憫之
也

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伐鄰之役
兵連上國于是始見于春秋又于秋書入州來者十五國
之所以會鍾離也

項氏曰楚初盟于蜀而吳已伐鄰入州來吳日入郢之禍
已兆于此矣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
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
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國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
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
本爵與之故紀于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

春秋傳傳疑 卷四十八 成公六年

元

仲尼之制也按此說以稱國為狄之是矣但謂所以狄之
者為其僭天子之大號則不然季文子謂吳為蠻夷抑豈
以其僭號故哉吳本夷俗故春秋因而狄之辨已詳于莊
十年荆敗蔡師下又詳于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下茲不
贅若夫吳者本非太伯後太伯雖嘗君吳太伯卒無子而
弟仲雍立則是後世之吳乃仲雍之後也武王封仲雍之
曾孫周章于吳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為太伯後今乃以
吳為太伯後不亦誤乎且吳本子爵譜云武王克殷封周
章于吳為吳子是也胡氏不信經而信傳乃曰吳本伯爵
進而書爵不過曰子則是聖人有意為進退誠可謂之亂

名實矣夫春秋為正名之書吳雖僭王而仍稱子所以誌其本爵之實耳胡氏謂其不以本爵與之是不自知其為誤反以不敢進諸侯之正論為誤何其不思之甚也○

吳之去鄭亦遠矣此時吳猶未交于中國鄭亦何由得罪于吳而被伐耶此年左傳曰吳伐鄭鄭成明年四國伐鄭左傳曰以其事吳故由此觀之可知吳之所以伐鄭者是必責其不事己也春秋既憂楚而又憂吳書吳伐鄭而東鄭又多一大寇矣鄭隣于魯又為魯婚姻之國今受吳兵非但魯國所當懼天下皆當共懼者也但必盡其懼之之實可耳○論語以虞仲為逸民朱子註曰虞仲即仲雍與春秋傳傳疑 卷四十八 成公七年 三十一

太伯同窳荆蠻者按朱子此說或誤也仲雍之曾孫周章弟封于虞方稱為虞仲在仲雍時尚未有虞安得便有虞仲之稱哉况伯夷叔齊在殷末周初故序于首若仲雍則在太王王季時不應序之夷齊下也然則逸民之虞仲必非是仲雍亦必非周章之弟封虞者蓋仲雍君吳而虞仲亦君虞何可目之為逸民又何以謂之隱居故言身中清廢中權也哉此或別有一虞仲亦與夷逸朱張皆無所考耳蓋虞仲為字未必亦冒虞國而為言也如伯夷叔齊不繫之孤竹柳下惠不繫之魯豈必以虞國而稱虞仲哉銀左傳曰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杜氏曰鄭子良晉叔孫之

師為楚伐鄭張本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傳曰夏曹宣公來朝

汪氏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渝閼李氏曰曹文公于文十一年十五年兩來朝越今二十八年曹宣公來朝而于魯宣之世無聞焉以魯宣事齊而不事晉雖有七年黑壤之會而又從齊故也宣十七年曹宣公之二年也魯曹二君與晉侯等同盟于斷道魯于此時背齊從晉矣然魯宣次年即歿是以終宣之世無有曹伯來朝者至魯成時曹與魯同事晉而又同預戰伐會盟之事故于此焉來修好耳

春秋傳傳疑 卷四十八 成公七年

三十一

不郊猶三望

彭山季氏曰范氏曰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蓋為三望起杜氏曰問有事故書不郊愚謂二說相兼其義始備

汪氏曰經書猶三望者三倍三十一一年書免牲而繫以猶三望不言不郊者免牲則知不復郊矣宣三年書牛死乃不郊而繫以猶三望不言免牲者牛死無牲可免故必言不郊此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問有吳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

高氏曰夫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矣正祭已廢而猶三望此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感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高氏曰去冬樂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于鄭故復伐之胡傳曰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八 成公七年

三

家氏曰晉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至是合九國之師

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

廬陵李氏曰二救之善也樂武子之德在民其此也夫若

非此二舉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喪矣

渝關李氏曰胡傳謂楚勢益張故晉君自行而合諸侯是固宜之或者亦以楚繼頻來晉侯于此欲以親行示其廣大合諸侯昭其盛故不同于樂書之情強而獨往耳燕中既盟之後諸侯謀復會今以救鄭之義舉而與會焉固其宜也豈為晉侯之親往故哉○自齊桓興伯而後中國救患之師未有盛于此役者矣當楚氛益熾晉伯將衰之時

猶能大合諸侯而為此舉可見諸侯之猶不忘中國也使

能大修德政以為柔遠能邇之圖將天下無有不畏服者何至鄭人之屢叛而楚人之終與為敵哉惜乎晉君臣不足以語此也○據下同盟于馬陵在八月可知伐鄭救鄭之皆繫于秋者其在七月明矣楚于七月伐晉于七月救徵師之速趨役之敏合九國而同集于一月之中幾如風霆之迅疾而不可測也嗚呼有如此之勢而不能以制楚而固鄭非獨楚勢強也亦以晉人制勝無道恃兵力以與之爭而兵力不足恃焉是以僅與諸侯同盟而還終亦無如楚何耳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八 成公七年

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曰八月同盟于馬陵尋燕中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因諸軍府杜氏曰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彭山李氏曰馬陵鄭地按河南志開封府中牟縣西南有

馬陵岡是也漢河東郡平陽縣及魏郡元城縣各有馬陵

杜氏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皆非諸侯同盟處也蓋平陽晉

地元城衛地諸侯救鄭不當遠去盟于晉衛地耳

渝關李氏曰左傳以此盟為尋燕中之盟是矣又謂且莒服故或未必然莒之服晉已久豈必同與救鄭而後為服乎且如此說是莒人之初服止一國何為因一國之至而

晉與諸侯皆欲同與盟乎然則此會之書同盟者同欲主晉而外楚也晉以兩侵宋而懼諸侯之殺貳又為此盟以結之諸侯亦以楚人兩伐鄭而感晉人之勤恤又為此盟以載之豈為莒子之與從哉但莒子與救而亦願同盟以視蟲牢又多一國耳左傳見前此無莒子而今有莒子故云然亦未察于晉君之勢情耳。王氏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為救徐設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為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解會魯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耳按此說亦不然僖十五年盟于牡丘左傳曰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是不專為救徐而乃先為此盟矣若此年之先救鄭而後盟馬陵以諸侯本為救鄭出至于已救後乃尋蟲牢之盟耳豈必以後事為本意而先事為兼行哉今乃以盟事之先後而分所救之專與不專蓋亦固矣若夫同盟之故其為侵宋之兩役而與訂焉誠有之必非為莒人之始至而固結之也蓋晉文卒後雖會盟侵伐之事皆皆不與或亦未嘗無聽命之人從役之兵但以人甚微而兵甚少則不書亦未見其不事晉也如明年晉與三國伐鄭以其事吳故可知吳未伐鄭之前鄭本事晉矣鄭雖事晉而亦不與于諸事當時小國之如此者豈

從可知

公至自會

渝關季氏曰襄十一年公會諸侯伐鄭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大約與此年事相類蓋救伐皆兵事同盟皆會事也彼書公至自伐鄭此書公至自會者彼之伐鄭屢矣贖武之危甚于會故不致會而致伐此以救鄭為義舉故不危其救而特致會以著同盟之非也春秋急于恤患而惡屢盟其意微矣

吳入州來

左傳曰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八 成公七年

三

賈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
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
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
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杜氏曰楚共王以會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
臣之族子閭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
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恤事君而多殺不
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
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
馬杜氏曰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
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杜氏曰前是吳常屬楚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州來淮南下蔡縣按下蔡即今鳳陽府領上縣一統志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領上之連界也王氏曰州來楚與國也家氏曰州來楚要害之地吳得之可以制楚也按此年春正月吳伐鄭所以制中國也至八月吳入州來則偏楚矣蓋是時楚強而中國弱服楚則中國不足國也夫楚方憑陵諸夏吞併江淮以為天下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八 成公七年

三

莫與敵也而不知吳兵已擬其後乃復不自省德惟務力
爭楚之為楚徒勞何益哉至昭十三年州來為吳所滅而
楚遂危好攻樂殺者可以戒矣此說與十三年于越入吳
傳意同劉氏曰州來小國世服于楚未嘗特與諸侯盟會
高氏曰吳楚爭強始見于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
雖恃強而莫敢與之敵也

陳氏曰通吳于上國晉人為之也盟于蒲景公將始會吳
吳不至于鍾離而後至盟于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
于戚而後至吳不敢自列于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
也楚罷晉亦不復伯矣入州來不可不錄其始也李曰吳人不至

蓋彼驕恣不肯來耳陳氏以為不敢自列于諸夏或未必然

仁山金氏曰入州來非獨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是始矣
書吳伐鄭吳入州來以為此皆諸夏之憂也故謂春秋有
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天下之辭此類是也

渝關李氏曰吳始伐楚伐巢伐徐不見于經者不告故不
書也書入州來一以憫小國之被殘雖在夷邦所必恤也
一以著強楚之見逼凡在中國皆當懼也且中國所懼者
惟楚耳吳不難于制楚又何有于諸夏晉人通吳之謀所
謂引虎以拒狼者也家氏曰吳伐鄭春秋所憂也入州
來又春秋所喜也按此二事蓋皆春秋之所憂耳若謂喜

在過楚而中國得借以自舒是又制楚無道而徒幸蠻夷之自相攻也豈以春秋之大義竟欲以亂而治亂者哉。左傳曰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按此說則是楚師之退以有吳兵在州來故不得已而去鄭耳不則諸侯之師雖眾恐其勝負未可知也夫巫臣教吳以戰陣不過數年而吳能用之以制楚奈何以中國之所長者中國不能自用而屢為楚人之所撓哉嗚呼中國之衰所以不競于楚者當別有在固不繫于兵力之不足也已

冬大雩

何氏曰不恤民之所致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八 成七年

三

劉氏曰穀梁云冬無為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不雩乎

渝關李氏曰三年大雩今又大雩雩可也大雩不可也。

彭山李氏曰凡非六月龍見而雩者皆為旱也雩而舉時則歷三月矣三月皆雩是大旱也按此說不然書時而不

月者失其月耳非冬三月皆旱而三月皆雩也若戊亥月

無雨何用雩為若果三月皆雩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

大雩季辛又雩一月兩雩而且悉書豈以一時三雩而止

總言之乎今必以舉時為歷三月而三月皆雩也將下文

衛孫林父出奔晉亦是三月皆奔矣有是理哉

衛孫林父如晉

左傳曰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彭山李氏曰孫林父良夫之子也是為文子

汪氏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抗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結于晉之權臣為衛國患幾四十年晉景黨叛臣為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為之也

高氏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

衛復專衛政又十八年遂逐衛獻公又十三年甯喜弑瑤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八 成公七年

三

公而獻公將復國林父遂以戚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

矣

渝關李氏曰孫林父奔晉而晉納之只此一事可知晉景

之不足以伯矣自始至終林父之為惡于衛者皆恃伯國

為之助以有晉大夫相與比周為之調護于其內是以晉

歷景厲悼平四君莫不助惡若此也然則林父固有罪而

晉人之罪又豈可勝誅哉○左傳曰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杜氏曰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據此說是晉既納

衛之罪人而又納其地矣苟非衛侯之事晉甚恭戚亦豈

能反哉晉既反戚衛侯于此必以得地為幸而不計其他

矣使能以大義請于晉而正其罪何至貽後世之禍而作亂無已時者固衛侯不能自強惟聽晉人為進退是以無如晉何而亦無如林父何也若衛侯者其亦深可鄙也夫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八 成公七年

四十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十九

渝關 季集鳳 網升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曰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餽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妻妃耦而况伯主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公八年

一

公羊傳曰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彭山李氏曰韓穿韓萬之後晉卿也

杜氏曰齊服事晉故晉來魯使還二年所取田

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而歸之今又使穿言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詞繁而不殺以惡之

胡傳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卻克戰勝今于齊曰反魯衛

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為國以禮者無憚于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張氏曰制命以義伯主之常也諸侯之所以宗晉以為盟主亦曰以義制其予奪而已今汶陽之歸狗私而匪公比強而凌弱易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著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罪咸見矣

高氏曰歸之于者強歸之詞

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與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同義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公八年

二

穆文熙曰汶陽之田既以歸魯曷又反之行父不能慷慨明言而乃私之于韓穿沾沾耳語胡足以見大義也此其為三思後行者乎

渝關李氏曰此必齊人請于晉晉人以其事已恭而重違其請故有二命于魯則是重在齊而輕在魯也史汶陽田本非魯地但其屬魯已久而齊昔取之亦為不義及戰敗後晉令歸田于魯齊固失其所本無也今又令魯復歸齊齊豈得其所本有者乎然則此田之在魯在齊提之不合于王制今雖令魯歸齊經亦不為此田計也特伯國信義俱亡而制命于魯竟以縣鄙視之此誠晉人之罪而魯人

之差也至于齊人之貪得尤可鄙矣經故特書以譏之。

曰來言者論之以辭耳非以兵力脅之也曰歸之于者見晉命不正非我之所欲歸也僖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展喜受辭于展禽猶以數言而退齊師況此晉人不義之令何難以正理折之哉觀季文子私韓穿之言非不義直也但不敢明拒晉使而第密違其私情是以雖言無益而汶陽田卒歸于齊也歸于齊矣何以不見于經失其所本無者則不書也既不書矣何以知其卒歸齊也曰若不歸齊豈不可直書弗歸以表魯人之義直乎經既不書弗歸自是歸于齊矣且觀今冬之伐鄭唯命明春之盟蒲與同其不敢違晉而不歸也明矣况魯人既不能以正理折之若卒不歸田晉人豈能無怨而師旅不加乎夫宋一辭會而兩被侵恐其不肯獨怨魯也。此一田也與晉同力戰齊而後得之亦已難矣後又以棘人不服而與兵圍之其為力爭何如哉今晉以一介之使來言歸齊而即歸之是皆所勞力而幸其一得者今竟奪于晉命而不故留也在晉之制命固為可譏而此田如寄甫七年而又歸齊魯人于此恐無顏面見齊人矣然則不書歸田者雖為失其所本無蓋亦為內諱耳。是田也七年之中一與奪始則以晉而得之後又以晉而失之甚矣藉于人者無益于己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公八年

三

有國家者當思所以自強而可矣

晉樂書師侵蔡

左傳曰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杜氏曰謂六年

通于繞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高氏曰晉得齊之後莫盡得諸侯也蔡則畏楚終不與晉自翟泉以來不與中國盟會者四十有八年矣文十五年卻缺入蔡至是樂書復加兵然非執辭討罪之舉故書侵

公孫嬰齊如莒

春秋輯傳疑 卷四十九 成公八年

左傳曰聲伯如莒逆也

杜氏曰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臨川吳氏曰大夫托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矣非禮也

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

彭山李氏曰莒自文宣以來與魯交好久絕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十一年歸父會齊伐莒莒終未嘗服魯也至是魯人從晉而莒亦同盟于是嬰齊如莒以通好焉

渝關李氏曰左傳僖五年傳曰公孫茲如年娶焉此年傳曰聲伯如莒逆也按此說却似為逆而往不見因聘而娶之實矣若果專為娶妻事經既不書其逆又何必特誌其

往乎文六年傳曰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昭二十五年傳

曰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若此

二者聘逆兼言乃得其實以此例之可知公孫茲之如年公孫嬰齊之如莒亦不專為娶妻往也傳但言娶言逆而

不言聘者蓋省文耳經但書如某則是重在公事而略其私事矣安可泥于傳說而止就娶逆論之哉○彭山李氏

曰先儒以為託聘而自逆婦蓋本于左氏求之經意則未必然故趙伯循以為妄也按此說亦未必然彼雖因聘而逆實則因逆而聘耳蓋莒小國也年更小于莒若非因逆而聘何至以望國之貴卿而特專聘于小國乎惟其將娶

春秋輯傳疑 卷四十九 成公八年

妻也因請于公以行聘是欲借君事之重以為婚事光何

所據而必其無此事乎然則經不書者大夫娶于他邦亦禮之常又大夫之私事不得繫于公家之策安可以經之

所不書而遂謂傳說之妄哉況于嬰齊之逆愈見二國之

相好若非兩怨既平魯必不聘莒魯卿亦不娶于莒也彼但泥于經文而專主聘好以為言抑豈知卿娶于莒之為更親哉說詳僖五年公孫茲如年下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曰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高氏曰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蓋

圖婚爾

家氏曰華元來聘乃宋公始使請婚俾通其意

彭山季氏曰六年魯使二卿侵宋本非魯意故華元來聘復通好也而圖婚之事由此起矣

渝關季氏曰按左傳說二聘字蓋不同來聘者是聘公如中庸朝聘以時之聘聘共姬者是聘女如二年左傳臣聘于鄭鄭伯許之杜氏謂聘夏姬之聘也華元之來聘固為共姬事然亦方議及焉未必即聘之也蓋聘猶徵也昏禮之納幣乃是聘女事今方議昏而可遽言聘乎若以納采問名納吉諸禮而謂之聘則以上卿而行媒氏之事經

春秋傳釋疑 卷四十九歲公八年

六

必書之以示譏矣如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以內女之求婦且書豈以上卿之聘女而不書乎然而經既不書可知是方議昏而納采問名納吉諸禮自有媒氏行之非于此時而使華元並舉也意者因聘而議昏亦不為過但以聘事使卿為非禮經故止書其聘耳傳若曰宋華元來聘為共姬也如此方可通安知聘共姬之聘字非果為字之誤乎。共姬者魯伯姬是宣夫人齊姜之女而成公之姊也後為宋共公夫人故稱曰共姬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彭山季氏曰公孫壽杜氏本左傳以為公子蕩之子蕩意

諸之父非也蕩意諸在文八年已為司城而見逐于戴族

至是三十六年矣安有子先以卿見逐而三十六年之後父始為卿乎況公子蕩者宋桓公之子宋桓公在位三十一年而卒于僖九年蕩之年齒長少不可得而知使其為卿則當在兄襄公之朝不在父時其世次必不遠也至僖二十五年蕩伯姬來逆婦距桓公之卒纔十六年耳自此至文八年亦止十六年耳而意諸來奔必非伯姬來逆之婦所生而婦即為意諸妻矣然則壽非公子蕩之子意諸之父也其必別是一族歟

春秋傳釋疑 卷四十九歲公八年

七

胡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李曰汪氏曰九年李文字致女復命也十四年成公始娶于齊使成公有女可妻宋公宋公亦未應娶庶女為夫人也按此說以伯姬為宣公女是矣但宣夫人乃齊姜非魯姜也左傳誤以魯姜為宣夫人李彭山辨之明矣若夫伯姬者或是成公姊非其妹也蓋伯姬于九年歸宋成公于十四年娶于齊以此計之不可見伯姬為姊而成公為弟乎 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

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汪氏曰春秋書納幣者三莊公如齊納幣譏其親納幣娶仇女也文公使公子遂納幣胡傳不言譏使卿以貶喪娶故舉重而言也此書公孫壽納幣則譏使卿耳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九 成公八年

八

渝閭李氏曰公孫壽蓋襄公之孫非桓公之孫也其父與子皆無所考說左傳者以壽為公子蕩之子而蕩意諸之父誤矣世本又謂壽生虺虺生意諸誤尤甚焉說詳僖二伯姬逆婦及文十六年宋人弑君下季彭山謂壽于蕩氏別是一族是為得之故以年世論之意必是襄公之孫耳若是襄公之孫則壽與意諸當為再從兄弟矣自襄至共凡四世則壽又共公之叔父輩也。納幣使大夫禮也使卿非禮也故使大夫納幣則不書使卿則書之夫國卿者人主之股肱也以卿而使納幣其視卿為甚輕矣以納幣而使卿其視納幣又甚重矣輕重皆失其宜是以特書以譏之此義明而後禮正而君臣之道亦正然則春秋之所譏者豈細故哉。何氏曰昏禮不稱主人此稱使者宋公無母自命之也杜氏曰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按此說不然隱二年公羊傳謂昏禮不稱主人本不足據今何氏杜氏見此年之稱宋公使遂謂宋公無母無主昏者寧可信乎夫宋公于此即使有母或亦不可以主昏以夫死從子而母命不適于隣國也然則稱宋公使者乃宣君命之常例但使卿行為非禮是謂使所不當使者耳說詳隱二年紀履綸來逆女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九 成公八年

九

左傳曰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杜氏曰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孔氏曰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案傳趙襄通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也賈服先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杜氏曰趙同趙括皆趙盾弟趙嬰之兄胡傳曰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樂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云其官以見晉之失政矣刑汾陽朱氏曰樂卻欲殺同與括而不能用莊姬之譖以殺之然原屏戾于行師而未必勇于作亂殺之過其罪矣張氏曰晉侯聽讒殺二大夫故以國殺大夫為文同括為大夫不能閑有家以致生亂又不能慎動遠謗使莊姬之譖得行以殺身喪家失以智御人之道矣劉氏曰同括內不能正其親外專戮以干其君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南氏軒曰按左傳謂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于晉侯殺之而趙氏滅武從姬氏畜于宮

中史記則謂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而趙氏滅程嬰匿趙氏孤兒于山中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召孤兒匿之宮中名曰武二說不同又按劉向說苑及邵氏經世厯述趙武始末俱與史記同愚意劉邵二子皆博極群書必有所據而劉又近古或非浪說也且春秋本魯史而作而左傳亦據魯史釋經其于他國事故多略而未詳耳但山金氏謂屠岸賈殺趙朔自是一事莊姬譖殺同括又是一事雖意說理或然也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與史記所載不同史記謂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治靈之賊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

春秋傳疑 卷四十九 成公八年

+

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如此則在彼時同殺之春秋何以不書殺朔殺嬰齊而止書同括之殺于此年也且使諸將擅殺同括不由君命則當從國亂殺之例而稱人矣今但稱國而不稱人有以知其不然也左傳謂趙莊姬譖同括于晉侯晉討趙同趙括此說與經合矣但莊姬只惡同括而潛殺之耳晉人昌奔趙朔之田與祈奚且趙氏之難程嬰杵臼之忠史記言之甚悉未可謂其無此事也而傳全不載豈盡史記之誣耶是二書者詳略不同事跡亦異然則將孰從曰仁山金氏謂屠岸賈殺趙朔自是一事莊姬譖殺同括又是一事竊嘗思之而信其必然也史記載

賈誅趙氏在晉景公之三年是魯宣公之十二年也春秋書殺同括在魯成公之八年是晉景公之十七年也史記謂程嬰藏孤十五年及韓厥具以實告召而匿之宮中正當殺同括之年左氏不知其由遂謂武從姬氏畜于宮中耳夫左傳雖不記朔之事然朔自戰邲將下軍而後不見于傳史記紀誅趙氏于戰邲之年正與此合但屠岸賈止殺趙朔而欲絕其嗣後來同括以莊姬之譖被殺而趙族幾滅司馬氏不詳其故遂謂一時皆滅其族耳大抵左傳

春秋傳疑 卷四十九 成公八年

士

史記皆誤二事為一事左于朔事不知其始史于同括不審其終遂令學者疑不敢決金仁山分而論之得其情矣且傳謂武畜公宮以其田與祈奚者田本朔之田朔被誅而後可以與人也左傳不言殺朔事不惟武畜公宮之故不明且亦不明朔田與人之由矣由是言之是在左傳之說亦必合之史記而後明然則晉人既殺朔春秋何以不書也晉不告也彼時魯專事齊而晉事之來告者寡矣今于屠岸賈之被殺亦不書者或此時賈不為卿或雖為卿而亦不告耳。孔氏曰案二年傳樂書將下軍則于時朔已死矣同括為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按此說之辨史記猶覺未當史記謂殺趙朔趙同趙括在晉景公三年未嘗謂在晉景公十七年也若謂在晉景

公十七年則戰鞏之役樂書將下軍固可見其無朔而朔不得與同括俱死矣不知樂書將下軍而朔已死則殺朔之在晉景公三年也明矣但以春秋經傳考之止可謂同括不得與朔俱死耳而孔氏云云是不辨殺同括之誤于在前而止辨殺朔之誤于在後也豈其然乎。孔氏又曰于時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厥其間得如此專恣按此說亦不然晉景于此年信讒而殺同括不可謂明且當晉景初年時賈為司寇而以誅討亂賊為名諸臣雖強執敢違之是雖不請于君君亦未必不服其正矣豈猶亂臣專恣者之可比哉況晉襄之世狐射姑敢殺陽處父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九歲公年

十一

至晉靈時趙穿敢刃其君孰謂賈以執刑之官不敢誅一賊子趙朔乎。彭山季氏曰左傳敘趙莊姬事較之史記載屠岸賈事似為近實但趙武者莊姬之子而莊姬又晉成公之女也莊姬既謂殺同括而併廢其子于義難通竊意此蓋樂卻專權之禍而挾莊姬為譖言耳同括既以亂誅則武為同族不得復立矣若屠岸賈之讎孔穎達氏既辨其妄而程嬰杅臼之義黃震氏亦謂其無安有武為晉侯外孫畜于宮中而為外人抱匿者哉夫趙氏之盛權在趙宗樂卻之所忌也今趙氏衰而樂卻盛矣則同括之死樂卻必欲為之豈待趙嬰亡齊之故哉自此趙氏無一人

用事至成十八年三卻誅樂書沒而晉悼公初立寬厚坦懷趙武漸得進用其時尚幼又二十七年武始專執國政出會列卿于宋則武年四十餘矣蓋趙氏之所畜養而有恩者韓厥也苟非韓厥武或不立但左氏即以韓立武事載于此年則樂卻方秉政權正宜趙武深避之日厥安敢言要其事當在悼公時耳按此說之疑左傳亦未必無莊姬欲殺同括所以報私怨耳何嘗併欲廢其子夫屠岸賈執國法以誅趙氏趙孤即在公宮亦不能留故程嬰匿孤于山中未必無此事但傳謂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是猶未得其詳耳且同括之死固樂卻之所欲為若非趙嬰亡齊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九歲公年

十二

而莊姬怨同括姬亦何為譖彼而欲殺之哉惟同括既殺而趙宗滅趙孤亦將成人韓厥乃乘此機而廢其事或亦未必不與姬謀也此時樂卻勢雖盛而武方初立猶未與政權固不足為樂卻之所忌況有韓厥為之援而又何憂樂卻也哉然則韓厥立武事載于此年正與史記合至晉平之世趙武乃見于經則是立久而始得晉政耳何所據而謂其立左悼公時乎。據史記屠岸賈有寵于靈公則賈乃靈公之私人也賈為靈公之私人趙盾必素惡賈賈亦必素忌趙盾矣及有弑君賈畏其勢而不敢動趙死朔嗣位而賈適為司寇于是治盾弑君之罪而欲絕其嗣推賈

之意蓋亦為私怨非有見于大義之必不容已而為之者也但其偏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已有合于春秋之旨且曰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辭嚴義正凜凜不磨即使景公殺賈賣亦能為靈公死者也況下宮之攻諸將從之而君又不問其罪此豈非人心之所共憤而罪在擅殺其情猶可原者哉若夫杵臼程嬰之存趙孤可謂忠于趙氏矣千載而下猶能膾炙人口惜其失身于亂賊之子徒為亂賊之子死以愚論之不過與提彌明之死趙盾等耳未必非君子之罪人也程嬰趙武攻殺屠岸賈賣之死賢于杵臼程嬰之死多多矣人徒知杵臼程嬰之忠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六年

十四

于趙氏而不知屠岸賈之忠于靈公甚且極稱曰與嬰而而深鄙賈者是許亂黨之為私人死而不許朝臣之為先君死也今以君臣之大義推之焉敢不是賈而非彼哉是義也于何受之曰受之春秋春秋書趙盾弑其君此獄定而誅趙氏與存趙氏者之是非皆可因此而定矣。南氏軒曰說苑曰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信若此則二子之高誼奇節均為絕代立矣胡後之譚者每多程而鮮及韓乎按存趙孤賴程嬰而立趙孤賴韓厥固免即程韓亦無以善其後此獨嘉程韓而不及杵臼何也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六年

十五

要之三子之制行雖高而以正義律之蓋皆未免于可議也。趙同趙括趙嬰皆趙盾之弟當屠岸賈誅趙氏時止治趙盾之罪而殺其子未嘗延及盾諸弟也趙朔雖被殺同括猶主成季之祀至趙嬰亡齊同括又被殺而趙祀絕矣故韓厥言于晉侯而立武馬韓厥之言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夫念趙衰之功謂宜立後猶可趙盾之為弑君賊也董狐筆之屠岸賈罪之春秋書之在當時後世莫不皆然厥獨何心而反以為忠為善乎邪說之謬如此因此而立趙武不可謂非靈公之罪人矣乃千載而下卒無人焉議及于此反目厥為高誼奇節而相侈為美談將置君臣之義于何等也然則當如之何曰趙盾之賊自當絕其後若念成季之勲別立一人以繼之可也若無人焉姑命趙武主其祀勿復使為大夫可矣。趙盾明為弑君之賊韓厥稱之以忠稱之以為善而又為之立其後是獎惡也同括之罪未至如趙盾莊姬譖之以將為亂韓厥于此獨無一言白其寃是縱諂也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而後盾罪無所逃書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而後同括之無罪亦可見矣。宣十二年邲之役軍師欲還隨武子曰善哉子竟以為不可而以中軍儻濟當時趙括為中軍大夫趙同為下軍大夫趙括趙同曰率師以

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于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以此觀之可知原同括之為人蓋皆勇而無謀者及其為卿則彼之恃強妄動者必多宜莊姬之譖行而取斯禍也但誣之以將為亂而晉討之則非其罪矣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不惟譏晉之專殺而亦並譏其濫也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二傳經文並作錫

吳興沈氏曰成公未嘗朝覲于天子又無功德之可褒而王遣使就國錫之命是長其驕傲之心也春秋書王臣來求止于文公書來聘止于宣公書錫命止于成公蓋文宣以後周益微弱而禮文不足以結諸侯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公八年

十六

高氏曰周之所以王者以其秉天子之權而行天下之義也實在我罰在我是天子之權也實可賞罰可罰是天下之義也及其衰也有其權而無其義故賞罰俱濫而天子之權猶在也迨其衰之甚也天子之權去矣其位與諸侯夷矣其待諸侯有賞而無罰矣春秋所書天王加恩于諸侯者甚眾而懲御諸者無見焉權去而威不行也不能致罰則吾之賞也不足以為諸侯之榮亦不足以勸諸侯之功又不足以服諸侯之心徒致悅于人耳此天子之賜命所以譏也

汪氏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故周公稱成王曰告嗣天子王矣以王與天子兼言之初非以天子為卑而王為尊也說者以天子為貶辭春秋于天子之事可貶者非一何獨于賜成公命而貶之乎今考宰孔賜齊侯昨當辛請城成周皆稱天子而答者亦云覲禮篇則以王與天子更互言之則杜氏謂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不謬矣春秋三書錫命獨此年左氏經作賜命蓋錫賜皆上予下之名義無以異故韻書賜字或作錫

廬陵李氏曰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啖氏以子字為誤也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公八年

十七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范氏曰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再見一稱禮記曲禮曰君天下曰天子臨諸侯嗔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注曰天下謂外及四海也漢于蠻夷稱天子于王侯稱皇帝劉氏曰天子者臨天下之言也天王者臨諸侯之言也胡傳曰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按此數說皆以天王天子為通稱若然則變天王而稱天子未為不可但王為定爵而天子為至尊之別號春秋皆以爵稱而又繫王于天以尊之間亦去天以示貶焉一經之義例既如此不應于此獨異也且稱

天王自知為天子何須又變其例而再見一稱乎若夫曲禮所謂君天下臨諸侯之別原不足據觀汪氏所引諸書可見矣漢于蠻夷稱天子于王侯稱皇帝乃後世之狗曲禮而異其稱未可以此証古制也況王使來錫命正是臨諸侯之事何為以君天下之辭命魯君乎陸氏又謂或依策命之文然則他事之書天王者不一又未必策命之文皆不稱天子也由是言之則子字為王字之誤無疑矣。賜與錫亦無異義然不比天王天子之稱係于名號之大而不可以輕易也此或屬辭偶不同蓋亦有之但公穀二經皆作錫自是為原本何可舍二書之相同者不之信而特從一書之獨異者乎然則左傳經文獨作賜蓋亦傳寫之誤耳。召伯見經者四左傳于文五年之來會葬曰召昭公于宣十五年之見殺曰召戴公于此年之來錫命曰召桓公至昭二十六年召伯以王子朝奔楚而于二十四年傳曰召簡公此固家內之世爵而其世次不可考矣。定王之崩也公不奔喪與會葬且亦不遣微者往葬之公于喪畢不入見且簡王之立于今三年而又不朝以王法論之當從貶爵削地之罰而不容赦矣今總不能加誅而反遣使來錫命謂之何哉嗚呼君不君而臣不臣此君子所為大惑也。經書來錫命者三而事各不同莊元年錫

桓公命則桓公既沒而錫追復之命也文元年錫公命則公在喪中而錫襲封之命也此年錫公命則公立八年而錫加服之命也文元年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彼時公方在喪未可加以服以論此命則耳夫文公居喪而未入見襲封之命可以來錫若加服之命當因朝見而錫之成公既不朝安可使人來錫命乎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是說也以論文篇之來錫命亦未當以論此事則得之矣此三錫命之所以不同也要之三王之三命是皆錫所不當錫者而榮叔毛伯召伯皆以王朝之卿士而供錫命之使尤非其職不亦三事有同譏也哉

哉

附左傳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杜氏曰為明年莒潰傳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杜氏曰前五年來歸者

彭山季氏曰杞叔姬僖公之女成公之祖姑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其卒叔姬何蓋內女嫁為諸侯妻則尊同尊同則服不降而書卒今雖被出而卒之蓋恩禮有加焉者

渝關李氏曰內女為諸侯夫人則書卒以夫人之禮卒之也內女而被出非夫人矣例不書卒故齊叔姬鄭伯姬之卒皆不見今卒杞叔姬者仍以夫人之禮卒之故明年杞伯來逆其喪也。左傳曰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杜氏曰慙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按此說不然紀伯姬鄭季姬宋伯姬皆書卒易嘗以其來歸故且齊叔姬亦來歸自齊矣鄭伯姬亦來歸自鄭矣皆不書卒何不慙其見出來歸乎杜氏曰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然夫人雖出恐無更嫁諸侯之禮况大夫乎彼不知出夫人例不書卒竟謂不書卒者之為更適大夫也妄亦甚矣。出夫人例不書卒

卒杞伯姬者仍以夫人之禮卒之所以志魯人之過也。

汪氏曰或謂為杞所出不當係之杞魯人未許其絕故不以吾女卒之非也苟不書杞則同于未嫁之女矣不卒可也書卒而不係杞不可也按此說亦不然叔姬雖被出而以夫人之禮治其喪自當仍係之杞豈為別于未嫁之女乎若欲別于未嫁之女反無以別于未出之夫人又何以說然則春秋之係于杞者正欲見其被出之夫人竟與未被出者無以別也是魯人之過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傳曰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杜氏曰七年鄭與吳成

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正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

彭山季氏曰士燮士會之子是為范文子

渝關李氏曰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今又使士燮來聘非為恭于魯也將以求所欲也觀下伐鄭之役則知使聘之意為不誠矣。將欲役魯而先來聘晉人于此蓋以柔道結之而令其不能不從也齊為東方之大國伐鄭有齊人或亦未嘗不聘齊矣夫聘齊魯以為伐鄭計其情既狡而伐鄭用齊魯而又有鄭所以病弱小者不亦深乎魯人賂

士燮而請緩師燮謂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其為有謀則善矣但謂君命無貳無信不立者止知無信之為不可而不知非義之信非信也况此年春韓穿來言歸田事晉之信義齊失之燮無一言論及此而獨于伐鄭之舉言信焉亦異貴此無貳之命也哉。鄭在魯東界而又姻親之國也魯聞伐鄭而請緩師或亦欲為鄭謀令彼服晉而止其伐也意非不善但不能以正辭諭燮而行賂焉亦已陋矣乃聞燮言之將復若為是懼而即從之何其不能自立竟如此甚矣季孫之無能為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胡傳曰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鄭季孫圉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廬陵李氏曰聘而後言伐其不能以大義令諸侯與厲公乞師之舉無異矣

家氏曰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欲責鄭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鄭此書四國會伐鄭不能救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 僖公八年

三

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

仁山金氏曰晉方通吳教之伐楚而已有爭鄭之役結夷狄以謀夷狄者亦不可不戒也然則晉之于鄭宜如何救之于前邨之于後其全中國之義乎

高氏曰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鄭則何以為政于天下哉

汪氏曰季孫謂中國不能相恤恤藹然仁人之心然不能輔君為善逼于強今而從之以困小弱亦何取焉

渝關李氏曰上書士燮來聘此書會士燮伐鄭此必士燮已去而僑如方往會之也夫士燮不肯緩師又聘與伐同

在一時是燮于聘後而為此役未必返晉而再出也或燮

又聘齊而後往又或晉師在途而燮如師是以言僑如會伐耳若聘事畢而即與之同往何以不言及某伐鄭乎且

僑如不言帥師齊人邾人皆微者或者晉亦無大眾特以卿行旅從之兵又合三國而共為此舉也蓋邾國甚弱小

但薄伐之而已足矣何須動大眾哉齊邾邾人皆微者也然晉既以卿行或齊邾亦皆是卿齊邾非專顯故從

恒辭而稱人邾以小國之卿未可稱名氏則亦稱人如常例矣○魯與齊邾皆近邾之國也晉欲伐邾而用三國固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 僖公八年

三

以其地甚近而兵不勞或亦示以隣邦之皆服晉晉雖遠而彼隣皆可制彼耳在晉人不可謂無謀但不以德接而

徒以力服抑豈伯國之遠猷哉魯于邾為姻隣之國吳之伐邾也魯不能救今又從晉以伐之如姻隣何雖然宋

為大國方與為盟而即有二師之侵魯之不敢違晉也如此宋好猶不恤又何恤乎小國之相侵者哉

衛人來媵

左傳曰衛人來媵共姬

杜氏曰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二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之

胡傳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

媵亦以姪婦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白虎通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則是以致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家氏曰自入春秋內女適他邦者有矣諸國之來媵者皆不書至是伯姬將歸于宋衛人晉人齊人皆來媵蓋伯姬有賢行諸國慕之雖齊晉之大忘其勢而樂以其女為媵聖人備書抑亦識其過制也

茅堂胡氏曰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啖子非之云直議三國來媵非禮豈為異姓乎蓋諸侯一娶九

春秋傳傳疑 卷四十九成六年

二

女而三國來媵則是十二女也故經備書之以著其失禮不為異姓與同姓

劉氏曰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嬴曹媯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或不能備也天子之妃百二十又可以姓乎左氏之說非也

渝關李氏曰媵之姪婦皆同姓左傳因此遂謂媵者必同姓誤矣若果如此則經止書曰齊人來媵便見其非禮矣何必備書三國乎大抵衛晉之媵未為失禮即晉媵獨有後時之失而衛媵則及時矣特欲誌三媵之非不得不書衛媵于其始此如桓八年一歲再娶為非禮其書正月己

卯炁者正為五月再娶見讀書也故此年衛人來媵明年晉人來媵皆為齊人之三媵踰禮書而明年晉人來媵又為後時書焉不則衛晉之媵蓋皆得禮之常而不必書矣○春秋貴貴故于媵事皆不書若夫非禮之大者則亦未嘗不書焉如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為後時而又過厚書也又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且書况媵夫人之非禮而可不書乎蓋夫人之尊視國君而左媵右媵視列卿則媵庶者亦以助內治而繁子孫雖其名為差輕非亦昏事所當慎者哉故三國來媵則非禮經必比事而

悉書之○按媵女之事雖在本國亦自可備數若國君無

春秋傳傳疑 卷四十九成六年

三

庶女即大夫之女或亦可以充媵者如大夫可以娶公女豈大夫之女不可媵夫人乎且叔姬歸于紀是為待年于國而不與嫡俱行者若必取足于他國則亦求之他國可矣何為待之六年而後歸乎但古者媵女事或亦無定禮在本國固可媵即在他國亦可媵且不計同姓與異姓也若他國必欲媵女以相好果能得禮抑豈情義所可辭者哉在衛人之來媵自不為非禮但春秋志之非為其得禮書也特為三媵起義耳然即此觀之已可見伯姬之賢聞子而衛人首媵以為之倡不得不備書以志其實矣況此時伯姬猶未歸宋而衛媵能早又不比齊晉之後時者亦

可因此而考見其得失哉且明年伯姬歸宋而滕數猶未備則書衛人來滕于其前亦以見當時之與嫡俱行者止有衛滕而已由是言之亦非僅為三滕書是又不可不知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曰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

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汪氏曰宋襄公母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其母恩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則出妻固與廟絕不可復反是以啖氏謂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公九年

六

胡傳曰凡筆于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

四書于策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成五年叔姬來歸八年叔姬卒此年喪歸何也有男

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

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于此者乎男而

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

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

小補之哉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汪氏曰內女出而歸者三鄭伯叔姬皆不書卒聖人詳求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

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按杞伯因我之請而來逆喪固為為我矣若夫卒叔姬者

乃我之自厚于姬何謂其為杞乎蓋以杞夫人之禮治其

喪欲其仍還于杞也則謂之為杞亦可耳。家氏曰叔姬

之歸傳不言其故而自始歸至逆喪皆繫之杞春秋與之

歸而為之書也汪氏曰春秋書叔姬卒與杞伯逆喪以歸

悉無貶辭則知叔姬蓋無悖德反義之行故杞桓公猶逆

其喪夫在而逆喪歸葬自應祔廟與宋襄母不同矣按此

數說皆有稱許叔姬意恐不照春秋之書逆喪歸也謂出

婦無歸葬之禮故直書以示譏齊叔姬夫君被弑非有罪

應出者之可比而卒與喪歸不見于經蓋齊叔姬郭伯姬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公九年

七

未以夫人之禮卒之又無齊郭之來逆喪皆得出婦之正

者故經不書今若以此為與之則是以得禮者為非而以

失禮者為是也豈其然乎然則叔姬之卒仍以夫人之禮

治其喪自當仍繫之杞是卒與喪歸無貶辭者直書其事

而義自見耳杞伯畏魯故于叔姬之將出而先來朝于叔

姬之既卒而又親來逆喪也杞之不能自立亦可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曰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

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杜氏曰為十五年會鍾離傳

彭山季氏曰蒲衛地註見桓三年胥命于蒲下

胡傳曰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恃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九 成九年

六

汪氏曰程子以是盟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則是同懼楚也蓋晉人懼諸侯之貳者懼其貳于楚耳然晉既失信于齊汶陽已則無信而要人以信慮人之異而強其同安能保之不異哉于蒲于平丘皆同病楚皆晉人懼諸侯之貳而同盟也

廬陵李氏曰自蟲牢馬陵于蒲三盟中國之勢稍振然蟲牢鄭服而不能明于尊王之義已不足以駕楚馬陵再救雖足以協列國之心而伐鄭之舉不足以令諸侯汶陽之歸不足以固諸侯于是鄭魯皆有叛意矣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如是卒至會瑣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偕吳援

晉伯不足言矣

渝關李氏曰七年馬陵之盟諸侯也同宗晉矣自是以來晉無一事足以服諸侯豈特以汶陽失信之故哉受孫林父之奔非所以善隣也使樂書侵蔡則非所以威遠也士燮與三國伐鄭則非所以字小也晉之所為如此宜乎諸侯之有二心也雖與之同盟何益乎。此一蒲也昔有二君之胥命今有九國之同盟其地同其事勢不同而人情又不同君子于此可以觀世變矣

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宗晉而晉不足恃外楚而楚不能懲故于其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九 成九年

元

盟也屢致以危之

二月伯姬歸于宋

彭山李氏曰伯姬宣公女是為宋共姬也

范氏曰逆者非卿故不書

渝關李氏曰宋公不親迎而使微者來逆非禮也始命貴卿納幣繼使微者逆女蓋當時昏禮久湮故或過或不及惟意所適而皆不中節耳魯文之娶出姜亦與此同。伯姬歸于宋與隱二年紀伯姬莊二十五年紀伯姬僖十五年即季姬三女之歸書法無異皆非親迎者也故皆不書其君來然除紀伯姬外並不書逆者穀梁子謂逆之道微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公九年

三千

事不書乎。汪氏曰杞鄆鄆皆小國必君親迎春秋皆不書逆則以為常事而不志明矣按此說亦不然大國失道小國效尤此時昏禮久湮則小國之不親迎非傲也蓋已相習為固然而不以為非矣

附錄左傳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鄆杜氏曰為晉人執鄆伯傳

渝關李氏曰晉靈公取宋齊二國之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見宣元年左傳今鄭成公乃為楚賂而背晉與楚成是二君之從楚同而其所以從楚者不同也彼惡伯國之受賂于人而去之此悅蠻夷之行賂于己而親之觀

無足道焉爾其說是矣。劉氏曰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

自逆也自逆則常事不書矣王姬歸于齊齊侯實來而不見于經此其明驗也按此說不然諸侯自逆女則兩君好會有其儀宗廟授受有其禮事莫重于此者安可以為常事而不書若以為常事不書莊公之如齊逆女亦當不書矣然而公往逆者既書彼來逆者何可不書况侯我于著風人致譏聖人存而不刪若果諸侯自逆何不于昏禮久湮之日書之以示褒乎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左傳雖有齊侯來逆共姬之說而不見于經方當以其不見于經而証左傳之未必然奈何以左傳未必然之說而証經之常

于此而二君之優劣可見矣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曰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李曰宣夫人是齊姜伯姬母也傳以為穆姜誤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公九年

三一

孔氏曰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此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二者其間並近三月禮婦入三月廟見知致女必以三月蓋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致其成婦之禮也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但言聘外內之異文也

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也胡傳曰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女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

渝關李氏曰致女者致其存問之意于其女而慰安之也此致字如趙廣漢所謂致問之致趙廣漢謂湖都亭長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

不為與僖八年用致夫人之致不同者三月廟見而後成婦于是反馬于女家而女家因使其人存問焉至是而昏禮始全可以矢偕老矣內女之歸不一未嘗不致女也以其得禮之常故不書今以致女而使卿行踰禮甚矣故特書以譏之。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孔氏疏曰經書來聘傳言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歸之也按欲以之歸之說或不然古者送女留馬于夫家謂其不堪事常婦則以之歸可耳今于齊曰來聘于魯曰致女自是婦禮既成因為聘致以篤其好何謂以之歸乎意古者廟見而後反馬反馬而後致女至于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九成公九年

三

致女時不必又為兩可之辭以示謙也。既成婦矣何以猶稱女父母之辭也母在故稱女猶如姑在而稱婦者然君宣夫人沒而子成公為兄弟或不書致女而書致伯姬矣但經之凡書送女者未必父母俱存又或父沒而母猶在也意者嫁在兄弟時亦必告于祖廟稱廟以行禮則以父母國言之無不可以稱女者蓋又別是一義耳

晉人來媵

臨川吳氏曰伯姬已嫁而晉人來媵蓋識其不及事且為

齊媵起也

胡傳曰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胡傳曰書初獻

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汪氏曰因諸侯六佾之復正而見仲子立宮之非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汪氏曰因納幣致女使卿三國伯來媵之過禮而見伯姬之賢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忌妬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于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永嘉呂氏曰意者魯人以為賢而備書于冊故仲尼得以從而述之因其記錄之詳而得以著其失禮爾

渝關李氏曰晉人來媵雖在後然亦必許媵于其先矣不

春秋傳解疑

卷四十九成公九年

三

則伯姬歸宋時媵若不足豈不可于本國充數乎若本國已有媵而晉又來媵焉當不俟齊人之來媵而媵已多矣恐不然也。伯姬之歸于其請期時固已有日矣以晉國之大送媵于魯何至不能速備而早行乎今乃遲至致女之後而始來媵則是徒慕其賢而怠于事竟使伯姬之歸不得全其正始之禮也是晉人之過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杜氏曰丙子六月一日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按從赴之說不然也七月卒十一月葬正合五月之期經書七月

丙子蓋亦誤在日耳。齊頃公在位十七年卒于環立是為靈公。

晉人執鄭伯

左傳曰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杜氏曰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鄧故晉執之。胡傳曰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非伯討也。

高氏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是已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捨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春秋所以深罪晉而人之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九 成公九年

三

襄陵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苦入鄧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于楚鄭獨能無憾于肉袒牽羊之禍乎。故晉景之執鄭伯有愧于漢武之遣樓蘭也。

渝關李氏曰稱人而執者兼辭也。責其君並責其臣故以兼辭書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穀梁傳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以彼例之則此執稱人亦貶辭也。先儒多以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對論之遂以稱侯為伯討而以稱人為非伯討則不然。說詳桓十五年執祭仲及僖四年執濤塗下鄭伯雖會楚人于鄧猶未與晉絕也。今朝

于晉其事晉猶如故也。晉人于此正當釋其前愆而善遇之。彼方愧悔之不遑而又何以執為哉。昔也鄭悼公訟許不勝楚人執皇成及于國悼公于是棄楚而從晉以彼之不直而臣子被執猶且如此。晉亦豈不慈知其故乎。今乃因鄭成之來朝而強執之以是而欲鄭人之不我貳也難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曰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蠆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汪氏曰晉不能招撫以禮懷遠以德怒鄭之貳于楚拘其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九 成公九年

五

君伐其國戮其行成之使暴矣。

高氏曰中國失道夷狄抗衡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而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鄭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于鄭而鄭伯甘心于楚蓋追怨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楚伐宋侵宋同境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會盟曾無虛歲認認然常以失鄭為憂是禍

也實有以啓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渝關季氏曰六年救鄭者樂書此年伐鄭者亦樂書書法無異考其事而是非可見矣

附錄左傳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

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

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

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

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

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

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成公九年

三

成 杜氏曰為下十二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渝關季氏曰雖有戰鞏之嫌亦有屢盟之好故葬之葬之

誠是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左傳曰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

潰奔莒戊申楚人渠丘 杜氏曰 莒人因楚公子平楚人曰

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杜氏曰 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杜氏曰鄆莒別邑也

彭山季氏曰文十二年城諸及鄆鄆本屬魯時為莒得之

矣 胡傳曰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眾潰楚師

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

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

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

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

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于為

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于莒潰特書日以謹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成公九年

三

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

民為政之急耳

家氏曰莒同盟馬陵及蒲楚伐莒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

恤春秋所惡也鄭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莒敝于兵則置

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

渝關季氏曰家氏曰楚之伐莒以救鄭也按此說非也樂

書伐鄭距今五月晉師必已退矣何須救乎此或報伐鄭

之役虛其與國以相軋耳又或以震隣警齊魯又或以能

遠攻示吳人也俱未可知。凡潰皆不日 傳四年蔡潰文

十九年鄆此曷以日方被楚伐不數日而即潰雖有諸侯

之救兵其能待乎故特書日以詳之深罪其無備而失人心也然楚人入郢之後而諸侯之救兵無聞焉則同盟之不相恤罪又可見矣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曰秦人白狄伐晉諸侯亂故也

胡傳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見宣秦八年

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

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

之殘賊而出民于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

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于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公九年

三六

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

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

深切著明矣

王氏箋義曰不言及夷之也

蒙氏曰僭秦于狄貶秦也奚貶乎以其黨楚而為之出師

也前日秦晉交兵自為其私曲直猶有所在今也楚人爭

鄭正急出師潰晉以撓晉而乃率白狄共伐之其為楚謀

善矣然捨中國而甘為外夷之役秦之所以自處者卑陋

甚矣

高氏曰晉為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晉故諸侯攜貳而秦

人連白狄伐之見景公不能伯矣

彭山季氏曰秦自敗殺以來與晉爭兵者凡十二見晉本

倚白狄以伐秦今白狄又為秦所得則晉復將何恃以抗

秦乎十三年大會諸侯以伐秦為此故耳

渝關李氏曰蜀之盟秦人與焉而序諸國之上楚重秦也

以後諸侯皆從晉而秦人不與焉秦黨楚也然則連狄伐

晉家氏以為為楚出師是必有之但二國之構怨已久則

其所以屢與晉爭者非亦以其私恨故乎胡傳以稱人為

貶詞義誠是矣

鄭人圍許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公九年

三九

左傳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

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杜氏曰

晉侯歸鄭伯張本

戴氏曰鄭既被伐而遂圍許其恃楚而無憚于晉之情

亦可見矣

渝關李氏曰此陽示晉以不急君而實所以急君也鄭伯

卒以此謀而得歸然則是役也其迹則非其意豈不善乎

曰非也晉人所以執鄭伯者何為也哉非欲其土地非欲

其人民非欲其財貨特以其貳于楚也欲得三者而後歸

其君固當以社稷為重而不必廢晉之求今既止為其會

楚故則是棄夷即華者正也棄華即夷者非正也鄭人于此正當奔命不遑惟晉是從以誓永終之勿渝晉必得所欲而歸鄭伯矣計不出此而乃無故圍許欲以權謀致君之歸豈不謬哉

城中城

穀梁傳曰城中城者者非外民也

薛氏曰中城者郭之內而郭之外也不能自治而夾城重險故穀梁氏謂之外民也

家氏曰穀梁于定六年城中城云三家張也以是觀之中

城者國中之城耳非杜氏所謂廩丘者矣杜氏曰魯邑在東海廩丘縣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九 成公九年

四

西

范氏曰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不能衛其人民

高氏曰蓋以言無備而清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

胡傳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

穀梁傳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蓋雖恃固不設備至

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

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

于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則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

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

手

汪氏曰襄十九年書城西郭西郭者國都外城之西郭則兩書中城為國都之內城明矣夫諸侯有適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不務修政撫民而僅完國中之城以為守其能保乎

彭山季氏曰按中城之城本以完舊所得為時亦未失而春秋特書以其久廢不修而取急于一時耳胡傳之說蓋在德不在險之意非謂中城不必城也讀者不以辭害義斯可矣

渝關李氏曰定六年城中城穀梁傳以為三家張也據此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九 成公九年

四

說則城中城乃以衛公宮者非都城也今城中城不但失

守在四隣之義而于國都之民亦略而弗計是豈所以守

國之道也哉穀梁傳以此為外民而非之其說是矣。成

公之用民力者三四年城鄆此年城中城皆在冬十八年

築鹿園在秋八月雖二城之視鹿園為得時而春秋悲書

于策蓋皆有所不足以示譏耳

附左傳曰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

好結成

附左傳曰十年春晉侯使糴後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曰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彭山季氏曰黑背衛穆公之子定公之弟也是為子叔氏
胡傳曰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
剽出衛侯術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
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永嘉呂氏曰其書弟者蓋以見其私也仁人之子兄弟固
親愛而已矣待之過厚亦非所以為中齊年之子無知黑
背之子剽皆致篡立春秋以弟書者豈非以寵愛之私聞
于隣國而史冊書之孔子因以記之乎天王弟佖夫陳黃
衛縛秦鍼陳招衛繁宋辰或殺或奔或叛書之所以見其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卒年 四二

薄友愛之義矣一則以厚一則以薄悉書于經而兄弟之
義著矣

臨川吳氏曰晉既執鄭矣又命樂書伐鄭矣今又使衛侵
之伯國之所為如其何以服鄭之心乎

渝關季氏曰晉師不出而使衛行衛亦為所使而不敢辭
亦如六年孫良夫之侵宋者然甚矣盟主之驕且僭而諸
侯之日愈卑也春秋蔽罪于衛是以但書衛侵焉至于晉
命之事沒而不書所以立天下之大防者其肯不亦深哉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范氏曰郊時五卜強也

孔氏曰曲禮論卜筮云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
日則卜者每旬一卜傳稱啓蟄而郊則周之三月郊之大
期此云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
也

師氏曰卜至于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
吉耶

公羊傳曰其言乃不郊何何氏曰據僖公不免牲故言乃
不郊也

高氏曰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非據禮也五卜不從乃不

郊爾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卒年

四三

渝關季氏曰卜郊不從者四襄七年四月三卜郊僖三十
一年四月四卜郊襄十年四月亦四卜郊惟此年四月五
卜如是皆卜而不從者也夫四卜且非禮況五卜乎且七
年鼯鼠兩食郊牛角猶以物變致警也至此則五卜竟不
從上帝之譴怒愈甚矣不書免牲而書不郊是于免牲之
禮亦廢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曰鄭公子班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
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
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

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劉氏曰左氏謂晉以為君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舉晉高其乃可明爾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信經足矣○家氏曰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傳聞之誤耳○汪氏曰晉立之際聖人所謹王猛已傳王而其事書昭公喪已至自乾侯而定公始書即位所謂一年不若也豈以一國二君而聖人無聚乎或謂春秋因其稱爵從而志之見其特禮此亦惑于左傳而為是說也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高氏曰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成焉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

渝關李氏曰晉合諸侯以伐鄭又受其賂與之盟而納質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公十年

四

焉然後歸鄭伯晉之無禮無義為何如哉春秋執君十有三不書歸者多矣說詳僖三十年衛侯鄭歸衛下若此年之伐鄭以歸鄭伯凡與伐者莫不親見其釋之矣何以不書釋乎曰此春秋略鄭伯之釋所以甚晉人之罪也

齊人來媵

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

趙氏曰齊人來媵先書衛晉者九女既足而又來媵所以為失禮

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衛晉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

彭山季氏曰衛晉皆魯之同姓而齊則異姓也見媵不論于姓之同異矣

渝關李氏曰既過其數又後其時齊人于此有二失焉當不為其異姓譏也○衛晉之數已足齊又何得來媵乎然而在魯當辭在宋亦不當受也參識之

丙午晉侯獯卒

左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 成公十年

四五

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杜氏曰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先儒辨之甚明必不可信今按君父有疾此臣子之所深憂而未可須臾離者矣安有君疾即別立君又使之即戎而不令其視疾備後事乎且觀晉侯惡不食新之言而殺桑田巫是蓋以死為忌矣抑豈肯自居于死而別立太子為君乎然則伐鄭之晉侯自是景公景公五月伐鄭而以丙午卒經不書卒于師者是已歸國也蓋伐鄭之後方有疾其求壽于秦往返必需十餘日左氏

以為卒在六月誠是也况月令孟夏月麥秋至農乃登麥是即周正之六月也觀晉侯使甸人獻麥可知其在六月矣丙午為六月七日經但有日而無月豈非遺却六月二字乎晉景公在位十九年戰伐盟會史不絕書惟有救鄭者三差強人意耳自此而外既無德政以服遠又無信義以結人則徒勞勞于外事無益也雖亦號稱繼伯何足道哉。晉景公在位十九年卒于州蒲立是為厲公

附錄左傳曰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渝關李氏曰或以叔申叔禽為忠亦邪說也夫改立君而春秋傳傳疑 卷四十九歲十年 四六

紆晉使君卒以是而得歸豈曰非忠但為諂謀以圖君而不知有君臣之義雖在危難中亦無得變亂而擅更之也晉非樂書之議繫其君而不釋伐其國而不休不惟君終不得歸而鄭之受禍無已時也將使髡頑之為君何以自立于人上乎由是言之是鄭伯之得歸蓋亦幸耳以是而謂二叔為忠吾恐寤愈之忠不如是也然則鄭伯之殺二叔亦非殺無罪者但其志本無他謀亦有效而身竟不克以自全是則良可哀也夫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曰秋公如晉晉人執公使送葬于是糴後未反杜氏

春秋使糴後至楚結成晉謂魯武子楚故留公須糴後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故不書諱之也

彭山季氏曰親弔非禮

高氏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為晉人所止使之送葬故聖人于景公之葬沒而不書也

家氏曰州蒲傲惰無狀止望國之君使之送葬是以王禮自居也

胡傳曰葬晉侯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

春秋傳傳疑 卷四十九歲十年 四七

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滄起朱氏曰諸侯有喪大夫會葬也非指卿言公葬晉

侯將等晉子天子乎抑魯君之夷于大夫也

渝關李氏曰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此年晉侯獮卒公如晉親奔大國之喪皆以事天子之禮事之也魯稱秉禮之國而甘自卑辱若此謂之何哉今也晉又止公而使之送葬儼然以天子之禮自居矣此春秋之所深懼故沒其葬而不書所以立天下之大防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晉

左傳曰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
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杜氏曰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

王氏曰襄公留于楚者七月書正月公在楚傳者謂存君
也今成公在晉不書公在晉者晉雖恃強見止猶在中國
也襄公見止而在蠻夷則外矣

渝關李氏曰羅拔既反而後止公是必驗其實而見公之
果貳于楚矣蓋當時諸侯雖從晉而亦未嘗絕楚也以楚
勢方強晉又不足制楚諸侯于此安敢與楚絕乎晉人不
以德綏而驟止公獨不忍奔喪會葬公皆親之公之曲致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九 僖公五年

四八

其恭者如此奈之何猶以無道加之哉昔也鄭伯往朝而
被執今也魯君弔葬而見止是晉人之以威脅諸侯者父
子有同轍也又安望諸侯之心服而不變也哉。歷九月
而後得歸公其殆哉岌岌乎書公至自晉危之也亦傷之
也

晉侯使卻棼來聘

己丑及卻棼盟

左傳曰卻棼來聘且涖盟

高氏曰公留于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于國而
使大夫盟之見晉侯無禮于公甚矣

廬陵李氏曰此沙隨不見公之權輿也

渝關李氏曰晉既止公而又聘焉猶之既答其人而又溫
言揖遜以親之非其情矣况為涖盟而來抑豈實欲為恭
于魯哉此年以涖盟而行聘明年以伐秦而乞師蓋皆為
恭于魯之意也十六年沙隨之會不見公而又執季孫行
父則其喜怒易有定乎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曰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臨川吳氏曰卻棼既歸而行父過往報聘畏晉故爾左氏
以為且涖盟盟與不盟未可知也

春秋傳辨疑 卷四十九 僖公五年

四九

彭山季氏曰涖盟未有不書者而今不書則左氏之說妄
亦明矣

渝關李氏曰張氏曰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之
聘也亦且涖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卻棼之涖盟何也
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陳竟章無以
自明晉因公之弔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
卻棼來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強大之
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耻也惟棼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
良夫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涖盟豈能得晉
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諱晉魯之耻也按此

說不然若成公與行父果盟于晉卽與大夫盟亦無不書如文二年及晉處父盟雖不書公未嘗不書盟也何至此而以盟為諱乎或謂處父之盟不書公如晉此書公如晉不得不諱其盟也此說似矣但公既受盟于其國何為又使臣來而泣盟且春秋卽為公諱若行父與晉臣盟又何所嫌而亦諱之乎然則經不書盟實未嘗盟爾不必有異說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曰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薛氏曰由鞏之勝始交好于齊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歲全年

五

張氏曰僑如之聘蓋謝鞏戰之師捐歸汶陽之忿而行之迫于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彭山季氏曰自蟲牢以來晉復與齊相厚故魯亦親齊將以媚晉也而十四年如齊逆女之議始于此矣

渝關季氏曰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歟按此說不然此時齊亦事晉而無役不從魯人卽欲背晉豈敢倚齊以為援耶且公卽有忿亦如四年之欲叛晉者然而有季文子之三思慮患昔猶不肯從敵晉之楚今抑豈肯從事晉之齊耶或者齊與晉親公既受辱于晉而懼齊人之乘間而來寇也故為此聘以結之

張氏所云迫于晉之辱而不得已也其此之謂也夫季彭山以是為媚晉或亦有之魯方媚晉而求晉人之悅焉有欲貳于齊而重于晉人之怒者哉且觀十四年僑如如齊逆女則以此聘為結昏之權輿可矣

冬十月

附左傳曰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樂武子聞楚人

既許晉羅拔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

楚之成杜氏曰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李曰盟宋西門外蓋未可信說見彼事下○秦晉為

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

史穎盟晉侯于河東晉卻犇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九歲全年

五

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杜氏曰為十三年伐秦傳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曰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伯與之與亦作與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

彭山季氏曰周公天子之三公也先王時慎選三公常兼冢宰重其任也春秋之初尹氏專政不重其選矣惟僖公時以周公閔為宰猶見三公之權足以統百官也今周公不繫之宰則奪其要職事任他分而體勢下陵矣蓋是時專政者有人三公無權而周公又不能以禮立身故為其所輕至于見逐耳據左傳周公之奔起于爭政但所謂伯與者不知為何人也

春秋傳解 卷五十 成公十二年

一

孔氏曰凡言出者謂出其封內天子以天下為家本無出封之理以無外之故雖有出奔之人史策皆不言出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實出而不言出是其事也襄王出居于鄭見僖二十四年周公出奔晉是不應言出而言出皆所以罪責之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自周無出蓋曰天下一周也何往而非周乎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之者孔子之意也淫氏曰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乃書法之常耳襄王御萬乘之尊周公都三公之貴皆當以天下為家其書出

則為貶矣

盧陵李氏曰王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三子瑕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

渝關李氏曰周公奔晉事左傳記在去年夏又于此曰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是謂王使來告在今春經故書奔于此殆非也出奔必在此年春而來告在後其來告也必言出奔之時月安有不據所告之時書而乃以告之時為奔之時乎且使出奔在去年夏安有遲至半載之餘而始來告乎或者奔在春而告在夏左氏誤聞遂謂奔在去年夏而告在今年春耳今特移傳從經繫之于此可

春秋傳解 卷五十 成公十二年

二

也。左傳曰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按自出之說亦不然蓋必有逐之者而後奔若以忿怒自去何謂之奔既云周公之難夫豈無人逐之而自出也。胡傳曰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慙之心而下要大臣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于天也按此說謂其叛盟失信自絕于天與杜氏所謂為王所復而自絕于周之說亦微不同杜氏曰天子外故奔者不

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于周故書出以非之大抵皆不然也使當時周公之出王不使劉子復之又不得于鄭而入彼特遽然奔晉未嘗叛盟失信也豈亦不可言出乎胡傳又曰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于天下爾按此說與前自絕于天之義又不同使果如此則襄三十年王子瑕之奔晉昭二十六年王子朝之奔楚皆不書出豈以周室之政令能行于天下乎春秋于此蓋責周公之不能治周而深外之以示貴重三公之義耳當不為周室政令之不行而書出也且惠襄之族及伯與敢逼天子之三公出奔此乃政令不行于王國也政令不行于王國至于不保其三公是固可以言出矣然政令之所以不行豈獨天王之咎哉不責周公之敗周政而責周室之不能保周公恐春秋不為周公寬也若謂晉受天子逋逃臣是周室之政令不行于天下矣是亦可以言出矣然周公未嘗得罪于天子非天子逐之而奔也晉人不為逆王命抑豈以此書出哉哉高氏之說皆以發明胡傳意要皆未可信也高郵孫氏曰王之所以為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是自絕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有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為公以其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為三公而自絕于王是不能有三公之位雖止

奔晉猶若出于四海之外也天下一王而王有三公春秋書出用見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也按此說似是而亦不然蓋襄王失其統天下之權而夷周于列國故于居鄭而書出周公失其御天下之道而以列國視周故于奔晉而亦書出耳若以襄王之書出為自絕其位而不能有天下則天下既非其有而又何得言居乎若以周公之書出為自絕于王而不能有三公之位則王子瑕王子朝何嘗非自絕于王而不能有其貴戚之位也何以皆不書出乎然則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者固可于此見之要其所以書出之義當必不為此也

附錄左傳曰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華元克合晉楚之成蓋必有之傳于秋曰晉卻至如楚聘且蒞盟又于冬曰楚公子罷如晉聘且蒞盟彼二國之交相聘盟由華元之有以合之也但謂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蔡亥盟于宋西門之外云云則必不然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彭山季氏曰瑣澤公羊傳作沙澤即定七年齊衛盟沙之地

杜氏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今按元城屬大名府有

沙河近沙鹿然則沙澤其沙鹿間近水之地歟

高氏曰晉厲之會始于此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苗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成故也按此傳或不足據先儒亦皆疑之。劉氏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會何耶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

春秋傳瑣澤 卷五十 成公十二年

五

三國會而已又何耶然則左傳之言未足信也趙氏曰若實華元合晉楚之盟則無不告諸侯之理經不應不書今瑣澤之會楚不與焉何以証其成乎高氏曰攷傳事實與經不合仁山金氏曰晉楚之盟不書于春秋而史記年表亦不見一二年間兵交自若按此數說既不信晉楚大夫之盟于宋又不信瑣澤之會為成故誠有然者或者盟于宋西門之外即襄二十七年盟于宋之事而左傳誤記于此且瑣澤之會止有晉魯衛三國恐與晉楚之成無涉也。梅溪林氏曰宋西門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按此說非也前乎此者與楚會盟皆書後乎此者與楚會盟亦皆書

何獨于此削之而以存中國乎家氏曰晉楚為成關係不

細春秋略而不書豈無意乎蓋春秋所以待夷狄者乃帝

王御外之道猶夏則禦之無王則伐之未有舉中國之大

而求與裔夷為盟好者也齊桓之于楚討而服之晉文之

于楚敗而却之而伯者之職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

情偷以避楚為得計至是因得蒙以通意遂交聘而為成

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強大略無息肩之意後三年

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為盟

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于夷楚之庭申之會冠履倒

置其禍端實兆于此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為此

春秋傳瑣澤 卷五十 成公十二年

六

會也按此說亦非也襄二十七年盟于宋昭四年會于申以及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關係亦不細也而皆書何獨于此不書乎且謂盟宋會申之禍端實兆于此是尤在所當書以示謹始之戒矣何為略而不書乎先儒多不信傳誠是也信經焉可矣意者晉楚之使交聘而盟于其國外聘不書二國之盟又未來告而亦不書也左傳不察乃以襄編于宋之盟誤混于此而有此說耳蓋于宋之盟向成為之向成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今尹子木因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事與此類以為此即彼事之誤不其然乎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曰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李曰宋之盟本有此盟然而君未出師未行何至乘隙而為寇乎或者問瑣澤之會以侵晉左傳失其實耳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杜氏曰交剛地闕

穀梁傳曰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范氏曰不使夷狄敗中國

渝關李氏曰鄭氏曰交剛狄地按狄來侵晉何至敗之狄地乎高氏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按經止書狄自非是白狄此乃狄來侵晉非晉往伐狄何云報九年之役乎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五 成公十二年

七

錄左傳曰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于反相為地

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于下驚而走子反曰日云莫

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

臣賦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孔氏曰卒聞地下鐘聲出其驚怖因即飾辭辭樂言己不意故驚而走其出實為

敢當大禮固其驚走之意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

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天

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

一天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問于天子之

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

惠其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

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

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事尋常以

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

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

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

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

言吾死無日矣夫杜氏曰為十六年鄆陵戰張本

汪氏曰僖三十二年楚闕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

楚始通南北之交文公為之也

冬十月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五 成公十二年

八

錄左傳曰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

公子罷盟于赤棘

渝關李氏曰晉侯之與公子罷盟也不使其臣而君親之

又不盟于國而盟于赤棘其待楚人者勝于待望國之君

矣墮內外之防失上下之辨即果能固楚之交而亦不足

道況甫三年而楚子即伐鄭又一年而即相與戰鄆陵乎

吾見晉楚之成與秦晉之成無異也秦晉為成見去年左傳亦同歸

于偽妄而已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左傳曰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

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待

杜氏曰為十七年晉殺卻錡傳

杜氏曰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卻錡卻克子故傳曰嗣卿

孔氏曰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許是解乞為謙意

胡傳曰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伯主之尊而乞師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二 成公三年

九

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于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于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于乞哉

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于王命然攘夷討罪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辭以乞之春秋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伯體也

汪氏曰春秋書乞師者五其一則我乞兵于楚其三則晉卻錡欒黶荀息皆屬公徵兵于魯悼公初立而士魴來或者猶蒙屬公之遺法與

廬陵李氏曰晉屬之乞師三屬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悼公初興伯事未定謙以接諸侯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列國疏分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常山劉氏曰雖晉之大命魯與師亦書曰乞所以正王法按此說是謂當時未嘗言乞特聖人抑之而書乞師也若然伯國之命魯與師者甚多何獨于此抑之而正王法乎且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其于本國亦如此書矣何為抑魯而不婉以成章乎夫內外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二 成公十三年

十

皆書乞師自是當時之實事直書其事而蔑棄王法之罪于斯可見必非聖人有意卑其辭也。凡列國之合謀而用兵者不必乞師凡乞師者皆假其兵而以為己用者也假兵而言乞師乃當時列國之常辭若伯國則諸侯服屬于彼如用其師不過遣使徵令而已何須言乞乎且凡乞師者不必使卿行今使卿來乞師所求于魯者益切矣意自晉伯以來凡所侵伐未必無乞師之事特以不使卿來故不書觀經書內外乞師者凡五莫非卿也蓋以其卿來故書之此如大夫之聘不書而卿聘則書者然由是言之可知春秋之肯重在卿來不僅譏夫乞師之非義也已。

或疑公弔晉喪而見止錡來將事而不敬其肯卑辭以乞師乎曰是不然晉屬之意本欲大舉伐秦以報父怨又恐諸侯之憚于敵強國也故使其卿特執卑辭以請之如士燮之言伐鄭成公猶請緩師若晉屬召兵伐秦能必諸侯之皆從乎然則乞師之說自是實錄春秋據實書之正以見其君臣不謹于度抑亦無以今諸侯也。公子遂如楚乞師下書公以楚師伐齊此于伐秦不書以者春秋主魯不可謂晉侯以公及某某伐秦也又晉為盟主雖來乞師至其用兵時猶從會伐之常而無異是亦不可言以矣

三月公如京師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 成公十三年

十二

左傳曰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杜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焉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大事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杜氏曰為成肅公卒于取張本杜氏曰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臨川吳氏曰魯號秉禮之國歷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之

久僅有成公一如京師乃因會晉伐秦道自王都因而朝焉本意不在朝王也故書曰如而不曰朝
周氏曰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乃志其不敬也

汪氏曰經書朝王之禮者三僖公朝王所為會晉而行成公如京師為伐秦而往皆非有尊周之本心也然此年書乞師于前書至伐于後則見朝京師實因行以見王而簡慢之罪視僖公不侔矣或曰一經之中魯君僅一如京師而貶之有如是者則朝者反得罪而不朝者無譏歟吁不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 成公十三年

十三

朝之罪經不書而貶自著今也因過京師而朝王苟不示譏而予之以朝則天下後世將謂尊君之禮可以簡慢而欺世盜名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又將借稟命伐秦之例以為口實矣其關係豈淺淺哉

淪關李氏曰廬陵李氏曰孔氏正義云本為伐秦道過京師因往朝王不稱朝而言公如京師者以明公朝于王所王不在京師故指言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總號不存王身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隣國之文稱如而已此說亦近之愚按此說殊不然蓋王所者以地言彼云朝于王所者亦據王所言之非據

王言之也豈其言王方可言朝乎京師亦以地言此即云朝于京師亦無不可不然或書公如京師朝天王不更明乎經乃不然第依出適列國之文而止稱如可知不與其朝所以規臣道之正經而責事君之實禮也其義大矣豈以不斥王身故不可言朝乎。胡傳曰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按不成朝禮之說亦不然此雖非朝禮之正雖無朝禮之誠然既相率而朝王矣何云不能成朝禮乎僖五年杞伯來朝其子未必能行朝禮而書朝僖二十八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五 成公十三年

十三

年公朝于王所非朝覲之正禮而亦書朝何獨于此而謂不能行朝禮故不書朝乎汪氏曰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尊王之名蓋謂事雖出于權而禮則尊也書公如京師者一而不言朝以其無尊王之實蓋謂事雖似于正而禮則簡也斯言得之矣汪氏說已錄公朝王所下自入春秋以來已歷七公而不識京師為何若君臣之義安在乎今成公如京師而朝王將見夫堂陛之尊法物之備儀禮之嚴迥與侯國不同也則拜手稽首于王庭而復臣常于既墜者不亦深可嘉也哉惜也本為伐秦往而道由京師于是乘便而朝王焉則是過其門而不得入其室者以語尊

王之實則未也夫成公終喪而不入見而踰朝期而不往朝已干賊爵削地之罪矣王不知問至于而是而猶以賓禮答之蓋猶幸其過我而不徑去耳嗚呼諸侯不朝王不可言也諸侯不朝王而僅乘便以朝之尤不可言也君不君而臣不臣尚可以朝事書也哉春秋沒其朝之迹而第以如京師為文所以正君臣之大分不欲一毫苟且于其際也。據左傳公及諸侯朝王是朝王者不獨公也如公朝于王所朝王者亦不獨公而經獨舉公者內事必加詳而略諸侯之朝以示譏也此則公如京師書諸侯之如京師不書是亦詳內略外之意以其朝禮不專而且不書公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五 成公十三年

十四

朝矣又何論夫諸侯之朝王哉。據經公如京師在三月自京師會伐秦在夏五月左傳俱記在三月內與經不合蓋周正之五月為夏正之三月意左傳誤夏正為周正故謂三月會伐秦乎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曰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樂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躒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縠御戎樂

鐵為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杜氏曰終劉子之言

公羊傳曰其言自京師何何氏曰據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公鑿行也何氏曰鑿劉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何氏曰時秦遂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修朝禮而後行

張氏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于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為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隆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五 成公十三年

五

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朝京師也而劉子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朝王之專禮而伯主違典禮以遂私意樓諸侯以輕王室之罪具見矣

彭山季氏曰秦自春秋以來未嘗預中國會盟至僖公時始與晉文公敗楚城濮而預于溫之會翟泉之盟然皆序于諸小國之下弗敢先也李曰溫會皆諸侯惟有秦人是也若秦伯亦與會抑宣序在鄭伯陳子下哉至于翟泉之盟皆大夫而秦人獨在後可知秦伯未敢窺列國也及文公卒而始與晉抗其後互相報復兵革相尋宣城之間秦勢漸盛故十一國盟蜀推楚主盟而秦則偃然序于

宋陳諸國之上矣既而乘晉之衰遂與白狄伐晉此晉人之所痛心而未克逞志者也厲公初立銳意報秦欲集人心則聘魯以厚其禮欲資兵力則乞師以早其辭經營二三朝間亦唯伐秦一事而已然而內無用賢厚本之政外失反己息爭之方而徒欲以威制強國卒何以服秦哉

渝闡李氏曰公如京師穀梁傳曰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范氏註曰時實會晉伐秦過京師因其過朝故正其文使若本自往公自京師遂會某某伐秦穀梁傳曰言受命不敢叛周也范氏註曰使若既朝王而王命已使伐秦叛周謂專征伐按此說却似春秋非實錄特聖人有意為之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五 成公十三年

六

使若如此如此也豈其然哉夫公雖本為伐秦往而先過京師經故據其所適言之如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其書來也曷嘗使若本自來乎彼則下書逆王后此則下書自京師會伐秦可知祭公之來者成公之如京師蓋皆非專行矣且自京師會伐秦則是重在伐秦而輕于事若其罪自難擄矣故公朝王而不書朝王人會伐秦而不書劉子成子經方泯其朝之迹沒其王人而為天王隱又安見其受命而不敢叛周哉若本自往而使若本自往本非受命伐秦而使若受王命則凡逆理亂常之事皆可變文正之而以為訓恐春秋不若是之誣也○胡傳曰因

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
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其義得行則臣必敬于君
子必敬于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
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按此說以朝王為重若以之
泛論人臣之禮則當矣以論春秋伐秦書遂之意則未也
遂者繼事之辭經書公自京師遂會某某伐秦方欲明其
輕于事君而重于伐人大失臣子之禮矣豈其以朝王為
重故以伐秦為遂事乎口是役也左傳謂從劉康公成肅
公而經不書又謂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亦不書杜氏
曰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戰敗績不書蓋經文闕漏傳
春秋傳傳疑 卷五十五 成公十三年 十七

秦師敗績也。陳氏曰但書伐秦不言戰略之也自狄秦
以來秦晉之相加兵皆略之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
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為不足詳焉按此說
亦非也楚為蠻夷之國晉與楚戰未嘗不言戰未嘗不書
敗績也即使經果狄秦何為與楚異視之且以一事之謬
而每略其戰每略其敗績亦未免惡惡之甚長矣况僖三
十三年經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秦不言師蓋闕文耳
本非狄秦之謂也自此以後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
衙秦師敗績則書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則書十二
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則書凡若此者未嘗以其狄秦
春秋傳傳疑 卷五十五 成公十三年 十六

文獨存此說然乎否曰非也觀劉子論成子之說言之甚
悉可知祭社同伐事不可謂其無有但晉人之伐秦也不
過為其私怨耳王狗晉人之請特命二卿助之伐是屈君
父之尊而為臣子用是亦不可為誚也故沒而不書以正
天下之大防若十七年尹子單子伐鄭單子再伐鄭則責
其從楚之愆定四年劉子伐楚則討其猾夏之罪皆非為
晉人之私怨也故悉書之此與襄王下勞踐土不書而狩
于河陽則書之略同以其下勞為失體而狩猶近正也今
二子既會伐何云兵不加秦而且因此不書哉戰與敗績
不書者或以前師之小闕而差勝焉軍中侈大其事而謂

朝王又沒王臣而不書所以正君臣之大分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曹伯廬卒于師

左傳曰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杜氏曰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杜氏曰為十五年秋曹伯傳

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高氏曰非戰死也死于行耳故不書地

渝關李氏曰非為王事非為義舉而為伐秦之役致令曹伯卒于行間不得盡其喪禮之常而且生亂于其國晉人

春秋傳解 卷五十五 成公十三年

十九

不能辭其咎矣。經書卒于師者二此年曹伯廬襄十八年曹伯負芻是也書卒于會者一定四年杞伯成是也夫僖四年伐楚有許男以其去師而卒于國也胡傳識其不知命則似卒于師與會者為無識矣然而後世之師與會皆非桓伯之可比雖其疾也義亦不可去特因此事而不得如其常則殺梁以此為閔之未為不可但于篡君負芻之卒于師亦以為閔之則非耳。曹宣公在位十七年卒公子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是為成公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渝關李氏曰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王氏

曰書至伐則著公之此行非為朝王言其實也按此說不然上書公自京師遂會某某伐秦則是已去京師矣何得又致京師且據上文便已見其非專朝矣何俟書至自伐秦而後明哉

冬葬曹宣公

左傳曰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渝關李氏曰曹宣公之卒經傳皆在夏五月葬亦皆在冬葬月不可考即在十月亦踰五月而葬之正期矣以其卒于師而喪還之遲不能不踰期也若成公亦卒于師而葬

春秋傳解 卷五十五 成公十三年

二十

之速者彼則伐齊而此則伐秦地之遠近有不同耳。曹歷春秋十三君桓莊僖昭共文宣成武平悼靖陽國滅是無諡是也史記謂悼公下又有聲公隱公則不可信辨見定八年曹伯露下僖公卒葬皆不書葬者惟宣成二公皆卒于師虜而國滅矣餘則無不書卒葬者惟宣成二公皆卒于師故宣以六月葬成以四月葬餘皆五月而葬者也或謂成亦五月葬而經闕其月亦未可知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杜氏曰此渠丘公即季佗也在位三十二年卒于密州嗣是為黎比公

何氏曰莒大于邾至此始卒

渝關李氏曰莒自隱二年已與魯通而書卒者絕少除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外其書卒者僅有此年莒子朱昭十四年莒子去疾而已文公以前或以屢有他怨而計弔常不及焉故不書卒後則弑與卒奔每間書之而邾公之卒又在春秋後也是以卒莒子者絕少耳若夫庶其密州之亂魯未必葬即或葬焉亦可以其賊未討而不書也去疾不葬胡傳以為季孫怒莒而不會得其情矣今則魯莒無嫌而朱不葬者或以貌其衰弱而亦闕禮耳徐藐謂莒行夷禮君終無諡故不書

春秋傳辨疑 卷五十五 成公十四年

二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曰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馬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夫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

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杜氏曰為十七年卻氏亡傳

孫氏曰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而得歸衛國之事可知矣

高氏曰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強歸之故書自晉歸彭山季氏曰林父奔七年矣而田祿未收故歸不稱復不惟宗強亦以晉之庇也晉又奉之而歸強臣介恃大國而不知有君晉實為之也何以為盟主哉

盧陵李氏曰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林父以成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

春秋傳辨疑 卷五十五 成公十四年

三

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伐齊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甯喜弑剽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為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

渝關李氏曰曹刖芻蕘立而不即討衛林父逃罪而強歸之晉屬于此全不知有君臣之義其怙亂也甚矣未幾厲公亦被殺良以大義淪亡而臣子之相習成風無復顧忌至此耳若夫卻犇奉命而送林父義所不得為者不能自知其失而又何以傲為哉甯惠子徒責其受饗之非儀而不咎其奉使之不義則雖言之果中不過一端之明而已

要亦未見其大者也。郤犇來魯而以淫聞至衛而以傲見在郤子固非保身守家之道而晉國以之為卿則其用人之失可見矣宜厲公之不足以大有為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彭山季氏曰此逆成公夫人也僑如此行議自十一年如齊始矣

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國家無事迄今始娶又不親迎而使同姓之卿逆之援公子遂之例也故書以為戒

渝闕李氏曰經書魯卿如齊逆女者三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此年叔孫僑如是也聲與遂皆以作亂獲寵

春秋傳解題 卷五十五 成公十四年

三

故逆女之事不使他人而獨使聲遂往也成公無弑篡之惡而僑如雖非聲遂比今亦使之逆女如聲遂必有素加寵任而為所重用者矣故書法與彼無異考其事而可以知其人也。十六年左傳曰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由是觀之蓋僑如素與君母通而遂獲寵故十一年之聘齊與此年之逆女于齊皆使僑如往也未幾僑如行譖而晉聽之竟致沙隨之會不見公而季孫行父且被執彼亦因是奔齊焉非恃君母之寵以為惡又以屢與齊親故依齊人以為通逃主耶然則僑如之淫惡讒奸固非保家之道至于昏禮之事公縱不親迎何必使彼逆之意

者公徇母意而不敢違故使不義之臣逆女而莫計其非不亦深為昏禮之差也哉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曰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杜氏曰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

彭山季氏曰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也。許之棄晉從楚久矣鄭伐許而楚不救者是時楚方以備吳為急姑待而徐舉也故明年六月楚始伐鄭

襄陵許氏曰鄭逼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兵力強弱更相吞

春秋傳解題 卷五十五 成公十四年

四

噬夷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伯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今又伐焉使厲公而伯則鄭人怒隣兼弱敢如是乎明年許遷于葉辟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而襄三年晉荀偃伐許猶討其與楚也夫

渝闕李氏曰此時許從楚而不從晉故中國之侵伐會盟皆不與而明年又依于楚以遷葉也然許人雖不從晉使晉人有字小之德禁鄭以勿伐而今與之平豈非懷遠招攜之道而晉亦可以得許哉奈之何置而不問甘聽夫小

國之受困焉是亦晉人之咎也若夫許之被伐被圍而楚屢不救則又無足也已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彭山季氏曰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從省但舉其名耳夫人齊頃公女婦者有姑之辭時宣公夫人尚存也

廬陵季氏曰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齊姜書氏

渝關季氏曰左傳曰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

春秋傳辨疑

卷五十五 成公十四年

三

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按此說之贊春秋誠當矣但以僑如稱族舍族之故遂贊春秋有此五善則非也蓋有族則稱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自是書法之常○姜氏齊姜也婦者有姑之恒稱姜姑妻祖姑則書婦姜而不書氏此並書氏者所以明其為嫡姑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曰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富惠子立敬如之子衎以為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

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

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實諸

戚而甚善晉大夫杜氏曰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渝關季氏曰彭山季氏曰左氏載大子不哀事是孫林父文奸之說也按林父之文奸固亦有之然而獻公無道敗禮敗度之事不一則于喪次而忘哀也定夫人固已預決

其不終矣後來衛國之禍豈盡由臣子之無良哉但諸大夫聞之聳懼而孫文子即有異謀則遷重器以備亂善晉

大夫以求援其心為不可問耳○衛定公在位十二年卒

春秋傳辨疑

卷五十五 成公十四年

二

子衎立是為獻公

秦伯卒

渝關季氏曰此秦桓公也不名者史失之去年公會與于伐秦而今則計弔及焉怨不廢禮古之制也○秦桓公在位二十八年卒其子立不知名是為景公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己巳仲嬰齊卒

盧陵李氏曰以仲遂生而賜氏之說考之則仲固為族無可疑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一 成十五年

茅堂胡氏曰按魯自有仲孫蒧叔孫豹故叔彭生叔老不言叔孫則仲嬰齊宜亦不書孫矣

彭山季氏曰仲氏嬰齊名魯卿也而未嘗見其行事蓋為卿不久而即卒耳。仲嬰齊所以後公孫歸父也非後歸父所以後仲遂也歸父奔齊不返今既卒矣故為仲孫立後行父方傾歸父必不立歸父之子而仲嬰齊者必歸父之弟之子而仲遂之孫也然亦行父當國猶存忠厚之體于仲遂矣胡康侯以為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夫以弟紹兄可嗣其官而不可亂其世嬰

齊若果仲遂之子于法當稱公孫至其子始可受氏今以公孫受氏而繼其兄則世次亂矣雖春秋時必無此例公羊所謂為人後者為之子此豈可以語兄弟哉又劉炫云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則其說亦非何也蓋歸父繼仲遂之後止稱公孫則子不得以父字為氏可知而嬰齊稱仲必非仲遂之子矣且歸父字子家而其孫以王父字為子家氏本非無後者公羊亦何所據而為此說乎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龍氏曰父有貳君之罪故不得公于父不言公于則子不得稱公孫是疏之之罪由父故按此說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一 成十五年

二

雖以嬰齊為仲遂子猶未言為歸父後也但歸父亦仲遂子而稱公孫何不由父疏之耶杜氏曰襄仲子公孫歸父第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按此說雖以嬰齊為歸父第而言紹東門氏後亦未明言紹歸父後也至于不稱公孫而稱仲則又無以為辭矣公羊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返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

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于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手晉還自晉至稷聞君薨家遣殯惟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也按此說亦以嬰齊為仲遂子又謂歸父為其兄而嬰齊為兄後也如此則以兄為父將必以父為祖此固不可稱公孫矣然而亂倫莫甚焉何所據而云然耶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十五年

三

胡傳曰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按此說蓋從公羊說但知後歸父之不可而未知當時本末如是也且謂後襄仲而以稱父字為非是亦泥于嬰齊為遂子而有此說豈其然哉李彭山辯之甚明可以知諸說之皆妄矣。仲嬰齊者何是襄仲之孫而歸父兄弟之子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其王父曾賜族故其孫得以氏稱不稱孫者嫌與仲孫氏同也先儒皆謂嬰齊為襄仲之子歸

父之弟若然何不如歸父稱公孫而乃稱孫從祖氏之例而稱仲乎若據公羊說嬰齊為兄後為人後者為之子則是兄為父以父為祖故以襄仲之字為氏不得復稱公孫者吾恐魯稱秉禮之國其風雖衰未必父其兄而祖其父而悖謬至此極也況三桓既惡歸父之去已豈肯又為歸父立後然則立後者蓋從襄仲起見欲為襄仲存世祀耳魯人念襄仲立宣之功宣公子為君則立宣者不可令其無後乃以嬰齊後襄仲焉以襄仲之孫而為襄仲後自當稱仲而不稱公孫何嘗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又何嘗以父字為氏哉然則謂嬰齊為歸父之弟者既無他証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十五年

四

而以經書叔老例之叔老為叔胖之孫則仲嬰齊亦為仲遂之孫無疑矣此以知嬰齊本以後襄仲也。此時魯大夫有二嬰齊皆公族也一時而同名但以世族為別耳楚公子亦有名嬰齊者。仲遂者魯國之亂臣也其子歸父既被逐又立其孫為仲氏何其亂之無已耶及嬰齊卒後仲氏不見于經意其家世自此絕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彭山季氏曰晉景之時諸侯已貳厲公新立不能以德撫綏而即以伐秦為事大合諸侯遠勞師眾人心又解體矣

故復合諸侯以盟戚焉戚衛地見文元年公孫教會晉侯于戚下即孫氏之邑也孫氏出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則其受戚久矣去年林父歸衛晉即就戚而同盟亦以親林父也

注氏曰三月宋世子成會盟六月宋公卒蓋宋公有疾而世子出會也

臨川吳氏曰諸侯世子代君會盟伐救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渝關李氏曰晉厲公即位五年矣雖與魯衛有瑣澤之會與諸侯伐秦之舉未嘗與一盟也此時諸侯將解體故特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一 成公五年

五

徵會而同于戚是本為同盟會非為討曹會也左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蓋左氏見晉侯執曹伯遂以此會為討曹若然則徵會之時即以討曹召諸侯曹伯必不敢來即使來而就討晉侯于此便當執而歸諸京師矣何必先與會盟而後執乎高氏曰戚之會將討曹伯也若欲討之不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故特書同盟以譏之按此說謂假他事相會較之左傳以為得情但如此說却是晉侯以討曹為主特假會盟而誘之來也或亦不然據經所書蓋晉侯本為同盟徵會于其既盟又假大義而執曹伯歸京師耳若夫同盟非譏辭以為特書

同盟以譏之又不知同盟本實錄而譏意亦在其中也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曰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于戚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穀梁傳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程子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

張氏曰厲公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善也李曰此即

先執曹伯然後盟亦已達矣但視既盟而後執者猶差善耳觀曹人請君子晉曰若有

春秋傳解疑 卷三十一 成公五年

六

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豈小失哉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按此說似是而實不然春秋之凡書爵者不必皆褒辭載者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嗚呼此何等事可以俟諸他年而始問乎今既容其

春秋傳解題 卷五十一 僖公十五年

七

君曹二年又以同盟徵會而同與會盟則是成員習之為曹伯者晉侯為之也至此乃以為討而執之討賊之法固如是乎春秋變文而書晉侯執曹伯明係兩下相執之辭殺梁傅以是為惡晉侯蓋必有所受之矣今不以為譏而反予之為伯討蓋見其書法獨異于他執而不思伯討之文必不如是書也但歸于京師不書之字是為順易之辭可見曹伯之為有罪晉厲執之猶愈于晉文之執衛侯耳曹伯不名者以等夷之辭書所以深責晉侯也。執宋公子會不別言楚子執者分惡于諸侯也執曹伯于會必別言晉侯執者專責夫盟主也夫執宋公者本楚子經則分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渝關季氏曰宋共公在位十三年卒子成立是為平公

楚子伐鄭

左傳曰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晉楚盟在子反曰敝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

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

石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

民孰戰杜氏曰為明年晉敗楚于鄆後傳

家氏曰晉楚為成期以弭兵甫及三歲而楚伐鄭首禍也書楚子目其人而譏之非褒也

趙氏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

春秋傳解題 卷五十一 僖公十五年

八

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鄭有以招之也

渝關季氏曰楚共王即位十五年吳成二年楚師侵衛六

年七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

莒猶皆使臣往也至此年而君親伐鄭猶夏之心愈銳矣

使明年不有鄆陵之敗楚患寧有艾乎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渝關季氏曰經書葬宋公者六穆公莊公皆五月而葬此正禮也文公則七月而葬傳天子矣至于共公之葬雖不

敢僭而亦不如五月之期李彭山謂因群臣之爭而急于
襄事疑亦有之若夫平公元公之葬皆三月蓋循故事而
為之未必皆有變也。庚剛日也經于内外之葬書日者
三十三大抵皆柔日惟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而不克
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
戊午日下是乃克葬皆以雨故避至次日用剛日也今于
庚辰葬宋共公或亦以雨故而用剛日耶春秋詳內而略
外故于內葬皆書雨而于外葬則不書考其日而可知其
為變禮矣

宋華元出奔晉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五年

九

左傳曰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
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
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
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
華載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
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
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
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成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
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師國人攻蕩氏殺

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
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
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
登丘而望之則馳聘而從之則決睢濫開門登陴矣左師
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
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彭山季氏曰按左氏宋共公卒既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
肥華元曰我為右師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
止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國人攻殺蕩山魚石向為
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華元止之不可遂奔楚今以經文考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五年

十

之則有不然者元既奔晉因晉力而得歸故曰自晉則止
于河上之說不通矣魚石與山同族山既見殺則魚石懼
禍而奔勢所必至若以為魚石止元而許討則已處于無
過之地不必自疑者也何故奔而為亂又以為大夫同奔
而元止之則經但書魚石奔楚其說亦不通矣趙伯循劉
原父皆嘗辨之趙氏曰按傳魚石自請討蕩澤則是處無
魚石為與蕩氏同族而自去則知恥之人後不應却
入彭城為亂蓋魚石直與蕩澤同惡而國亂用兵相攻則
仇敵也如何自止乎。劉氏曰左氏而亦未知左氏所傳
云華元自止魚石五大夫皆未可信也乃為華元文奸之言耳蓋華元宋之巨族及元為右師國
事皆其所制文公繼弒君而立又其所擁也至于共公其

勢如舊必有取恨于桓族者桓族怨之久矣特以元得君專寵未敢動耳至蕩山魚石因共公之卒棄嗣君之幼而共謀逐之元之奔晉蓋以此也夫山石以報私怨害同列志在專權不為無罪然亦元有以致之豈可不自反哉今奔未踰月藉晉即歸條忽之間便生變異竟使蕩山不得全其生魚石不得安其位權勢所在莫不承風而國皆以元為能討賊矣非春秋于元之歸書自晉山之殺書大夫則元之奸惡孰從而白于後世哉

渝關李氏曰蕩澤殺公肥而華元出奔晉則公子肥者是必華元之黨也肥見殺而勢將及元故元不得已而出奔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五年

十一

耳若據左傳說是華元自愧失職而去國或不然蓋凡書奔者皆以有所迫焉而後去未可以其自去而言奔也。經文明書奔晉又書自晉歸于宋是華元已至晉矣傳乃謂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是華元至河而復未嘗至晉也與經不合矣此或有人止元于河者未必魚石止之也即或魚石止未必許討蕩山而華元即反也然魚石既許其討則魚石已不黨山亦可無惡于石矣何為于既討之後石又出奔奔而又入彭城為亂乎。華元當宋昭公時已為右師假成公子鮑之所為而臣事之其不知君臣之訓者甚矣至此而以蕩山殺肥為卑公室

而自愧其不能正氣重執輕尚可謂之知類乎李彭山謂左傳為華元文奸諷有然者蓋晉趙盾宋華元輩皆列國之名卿左氏不知大義而皆有取焉每以當時之所妄傳者誤信而特記之春秋書曰出奔明是畏禍而去所以罪其不能正國而因無以自安其身也故以昭公被弒公子肥被殺事前後合觀之而華元之情狀可見矣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渝關李氏曰蘇氏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于出奔必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五年

十二

不能討矣鄭子產為政置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謂傳曰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顧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于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按蘇氏之說未必是胡子取之而以華元之出入為正蓋亦未之思耳夫春秋再書宋華元詞繁而不殺者非與之也以華元為失大臣之道而深罪之也何也華元當宋昭公時既已為右師文公死共公立元仍為右師姑于前罪不復論然文公在位

二十二年共公在位十三年元以昭公之舊輔而又歷相二君其執政也甚久其得君也甚專使果能秉德維均正己正物則人將悅服之不遑安有忌惡于彼者乎況大臣持正風紀凜然即有強族之在側者果能防微杜漸諭之以禮勅之以法則人必望風而畏懾之孰敢卑公室而思為亂于國也華元之為人不可考觀大棘之戰食羊不及其御意其為政亦不平矣聞董申之謳去而弗問意其待人亦過寬矣不平則取怨者必多過寬則容奸者必重以是久為右師而擅一國之名寵何怪蕩山之不法乎然則蕩山之殺肥蓋亦怨元而剪其黨元乃懼其及己而去也

春秋傳傳疑 卷五十一 成公十五年

十一

春秋以彼自奔為文其責元者已深矣且彼既奔晉何又不久而即歸一往一來如同兒戲若非懷祿顧寵不忘故位之榮當不至此且以晉人奉之而歸意其歸而殺山亦必得晉命者若借大國之力以報私怨尤非君子之所為也春秋再書宋華元而又書自晉歸其責元者不益深乎觀下文殺山而不去其官則是殺之不得其道者殺山不得其道而謂許之殺山而歸為得其焉吾不信也

宋殺其大夫山

彭山季氏曰山即蕩澤司城意諸之子宋桓公之後也
渝關季氏曰據左傳是華元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

氏而殺山也何不稱人以殺而但稱國此雖國人與其事實為在上者之所使也華元當國而討之嗣君亦欲討焉故以國人為文殺山而不去其官者山罪雖可殺而殺之不得其道故書大夫以著宋國專殺之咎也然則當如何曰正明其罪而請于王朝歸于司寇以正典刑庶為得之今恃晉力而脅國人之從已相率以攻而後能殺之也非朝廷訊刺之正典矣故其書法如此○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華元既歸而蕩山何以不奔魚石固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則此輩之無忌憚也明矣故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之而後能殺焉○左傳曰書曰

春秋傳傳疑 卷五十一 成公十五年

十四

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杜氏曰蕩氏宋公族遷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胡傳曰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于人而忍伐其本乎按此說皆以不書氏為駭辭或不然大惡如里克其被殺也未嘗不書氏即鄭良霄晉樂盈亦皆有罪之臣而其殺之亦未嘗去氏以示聚也何獨于山而不書氏族乎若以為惡其背族而去族使當日山殺異姓之卿便可不去族矣如此則是春秋止重宗族而不為國討也抑知國法所在無論異姓與同姓而同為朝臣孰得逞忿而擅殺之乎況王札子殺毛伯召伯毛召皆姬姓

而札殺之札亦書王于以此例之則蕩山之殺公子肥若書于經未有不書氏族者何為于其被殺而必去族以致貶乎然則蕩山之殺不必去族而去族亦如子哀之奔不必書字而書字者然此皆史策之舊本如此書經亦因是書之于其人之賢而書字者以見賢臣之去國為可危于其人之有罪而去族者以見大夫雖有罪而亦無得而專殺也豈非經義之較然者哉。左傳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所謂弱公室者與言背族之說不同背族者專譏其無本弱公室者兼罪其無上也夫算尊親親道雖並重若以國法論之雖在士民而亦無得而擅殺者況乎公族與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五年

十五

朝臣觀華元之言亦未嘗論山之背族也今乃取背族之說以論經義其不足據也明矣然則山惡本在于無上彼弱公室而擅殺其公族斯其罪之所難寬者乎

宋魚石出奔楚

汪氏曰魚石公子目夷孫公孫友之子也目夷字子魚與公子蕩皆桓公子

趙氏曰魚石與蕩山同惡

何氏曰魚石與山有親惡見及也

彭山季氏曰晉奉華元歸宋而魚石奔楚厲公不可謂能正宋矣宋中國要樞楚所欲爭也他日助魚石入彭城非

悼公討之不幾于禍天下耶

渝閻李氏曰按魚氏蕩氏皆桓族魚石與蕩山親近同惡聲勢相倚故山被殺而石即出奔然華元奔晉而魚石奔楚晉與楚華夷不同而又敵國也觀其所奔可知二子之情判若水火矣。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並為貴戚之卿而並居相位正宜同寅協恭相與異新君而與宋室者也奈之何先公甫葬此去則彼留此來則彼去此以適伯國彼以投夷邦而事每相反若此哉大抵國政衰而強宗驕橫各有異同雖有為國而不為私者又無虛公之量嚴正之規主持于其際是以猜忌成風相殘相逼之無已而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五年

十六

國幾危也今按春秋所書一曰宋華元出奔晉一曰宋魚石出奔楚一曰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一曰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比事觀之則其為邪為正固不待辨而自明矣其實華元當國為首輔者數十年既不能正己而獲自安又不能正人而使之各安則是宋國之亂元實為之可專罪夫魚石輩也哉。左傳曰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杜氏曰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孔氏曰襄元年傳謂此五人為大夫故除去魚石謂之四大夫也彼四大夫所以不書者宋人獨以魚石告不以四人告也服虔云魚石卿故書以為四人非卿故不書杜不然者案文七年

傳云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鱣驪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六卿和公室哀二十二年傳宋景公無子于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枝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據彼二文則向為人為大司寇亦是卿也若五人皆告為卿則書向為人亦當書之何以獨書魚石杜言獨以魚石告正為向為人書故也或少司寇二宰等六卿之外亦是卿官合書名氏獨如魯之三卿外別有公孫嬰齊臧孫許但非如六卿等世掌國政也按孔氏不取服虔書卿之說是矣但從杜氏獨告魚石之說或亦不然蓋四大夫亦國重臣若皆出奔焉有獨告魚石而不告四子者乎汪氏曰五大夫同奔亦同復入但書魚石華亥向寧華定宋公弟辰仲佗石張公子地出入悉列名氏蓋魚石首惡舉重而書之餘不重紀陳氏所謂罪其甚焉者是也亥寧定辰佗驅地其罪皆同故備錄之耳按汪氏此說似為得之但左傳所記多誣華元自止五大夫事既不可信至于五大夫同奔之事顧可信乎然則五大夫未必同奔是舉重之說亦未必其果然也據經所書止論魚石可也

附左傳曰晉三卻雪伯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伯州犇奔

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亡何待杜氏曰為十七年晉殺三卻傳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子鍾離左傳曰十一月會吳子鍾離始通吳也彭山李氏曰高無咎固之子也鍾離古嬴姓子爵國名晉屬淮南郡隋唐為濠州即今鳳陽府臨淮縣地故城在舊府城東六里西近州來杜氏曰鍾離楚邑淮南縣蓋其地在淮南壽夢時吳楚以此為界杜佑所謂鍾離互為吳楚之邊邑是也汪氏曰實吳子也比之淮夷姜戎白狄之類故不書爵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何氏曰楚不殊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胡傳曰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永嘉呂氏曰向也為中國患者楚而已與中國盟會者亦楚而已未有吳也自成之七年吳伐鄭始見于經于是吳

為中國患矣此年會吳于鍾離于是吳與中國盟會矣然所與同會者猶曰諸侯之大夫也威之會祖之會則諸侯實與為會矣馴致黃池之會遂與晉爭長而奄然主中國之會盟開門延盜以來斷髮文身之夷非晉之咎而誰哉汪氏曰一會鍾離而合七國再會于祖而合十二國三會于向而合十三國天下諸侯無一不聽于吳幾何而不屑為夷乎春秋特殊會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

蘆陵李氏曰晉之會吳六鍾離祖向善通諸侯與大夫往與之會而主吳故以殊會書而稱國子威吳人來與中國之會而不為主故以列會書而稱人黃池則吳晉兩伯而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五年

十九

晉及為吳後矣故亦以殊及書而稱字順內外之常著盟會之實也。吳之見經始于鄭之伐盛于州來之入晉之通吳始於于蒲之欲會成于鍾離之往會始也以夷狄攻夷狄中國若未甚憂繼也資一夷狄以治一夷狄中國之大體虧矣

林氏曰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為會之始

高氏曰外會書卿蓋始于此

滄閻李氏曰會吳于鍾離于祖于向以內會外之辭也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欒函其書法亦猶是也然會吳三事亦不同鍾離為吳楚之界吳子不肯來中國故諸大夫相

率而往會之相近彭城則中國地也或吳子來至此或吳子約在此中國急欲親吳故諸侯與大夫亦相率而往會之向亦吳楚界上地諸大夫所往會者未必是吳君大抵以會吳為主故皆殊會以外之善道之會亦然若于威之有吳人則彼來聽會而求好非屈中國以從彼也故列序之而不必殊會矣然以殊會書又必先書會而曰會某會吳者先相會而後會吳以同會吳之故也襄十年左傳曰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觀此而知先書會者其為先相會也明矣不然或書及某會吳如公及齊侯等會王世子于首止或書會某及吳如公會晉侯及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五年

二十

吳子于黃池亦無不可何為書會以會徒為是複辭而無當者乎。杜氏曰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師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按此說是謂吳人來求會而諸大夫往會之殆不然也九年于蒲之會晉景公將使會而吳人不至今豈無故而吳肯來通乎然則左傳所謂始通吳者是主中國與彼通言或亦有使至吳矣若夫殊會云者明是外吳之辭如杜氏說是但為其非同好而特以殊會明之也內諸夏而外蠻夷之義安在哉況此會已通吳而與之同好至襄十年會相十四年會向乃尋前好而為之者春秋亦以殊會書將亦可謂吳始來通而

諸侯與大夫往會之故以殊會明其非同好乎。孫氏曰諸侯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子于鍾離爾。按此說謂諸侯不敢致吳子在其初會或有然者。若夫于向之會以吳告敗于晉而為吳謀楚又何不敢致之有。且謂吳子在鍾離故相與吳子于鍾離是吳子先來在此地。于是徵諸侯而使來會已。又或諸侯聞其來而使大夫往會之也。如是則以無約而驟為此會或無此情。且于會向之為吳謀楚亦將有所難通矣。夫盟于蒲晉景將使會吳吳雖不至已有使之者。盟于雞澤晉悼又逆吳子吳雖不來已有逆之者。彼既使會而往逆之安知鍾離相向之。

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按此說之論首止是矣。其以會吳為不能與之敵是謂以殊禮尊吳也。恐不然。吳雖強大此時中國未被創也。何至以殊禮尊吳子。又于相之會皆諸侯晉主夏盟豈肯臣服于吳而尊以殊禮耶。若夫于向之會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未有敢數其不德以退之而猶不能與之敵者。况晉侯會執于櫟幽未嘗不以殊會書矣。彼晉侯者豈亦不能與狄敵也。耶。趙汾氏曰其言會又會何是兩會也。大夫會大夫一也。大夫又相與會吳一也。大夫自相為會然後會之也。按此說亦不盡然。殊會之上不言及而言會以是為兩會誠有之。若以兩會故而書會又書會也。則下文會吳云者却似因兩會而不得不如此。書不見殊會之義矣。若果如此何不兩書其事以別之。而但稱會以會乎。襄五年善道之會止是一會而仲孫蔑衛孫林父亦以會吳書可知。殊會吳者自是外吳之旨特以先相為會而後會吳故不書及以會而先書會字于殊會上耳。因此會本專為會吳故從省文而不兩書其事未可視為兩會之實而不思其義旨之所存也。○襄三年叔孫約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書及以及者以盟袁僑為主也。此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等會吳于鍾離書會以

會者以會吳為主也于桓于向之會吳也亦然然鍾離桓向之會以我從彼故以殊會書于威之會以彼從我故以列會書此其所以不同歟

許遷于葉

左傳曰許靈公畏偁于鄭請遷于楚卒且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彭山季氏曰葉今為南陽府裕州葉縣在楚方城北二百二十里職方地圖曰裕州楚之方城葉縣在州北二百二十里許南界一百五十里

內地此時猶未屬楚左氏以為許居楚地非也楚人豈肯以近方城之要地與人哉○許自偁二十八年晉與諸侯

春秋傳辨疑 卷五十一 成公五年

三

往圍至三十三年再伐而僅得其從于救鄭盟新城二役

自後安楚宇下矣

穀梁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高氏曰許微弱之國隣于鄭鄭立加兵今遂遷焉蓋畏鄭

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

張氏曰葉近楚而楚遷許以自近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

而使之蠻夷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盧陵季氏曰許以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避鄭也又二年而滅于鄭游速兵觀其所主而成敗見焉許之逃中國而主楚其亦不善擇所從

哉

渝關季氏曰季彭山謂此時葉未屬楚誠有然者若是楚地而許遷于此則在楚邦域之中許亦為楚國之內臣矣何以自立其國猶如列國之常哉且當時兼并成風楚常滅人之國而取其地今乃捐其所有而使之立國恐無此情襄十六年左傳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所謂請遷于晉者亦未必欲遷于晉地也○許靈公遷葉以為可以免鄭患矣然襄十三年晉荀偃帥師伐許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則其受兵又無已也至二十四年楚子蔣侯陳侯許男伐鄭本以救

春秋傳辨疑 卷五十一 成公五年

二四

齊非為報許怨也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卒至客死于楚而後楚子乃為之伐鄭且亦無如鄭何也然則靈公不能以自強今雖依楚遷葉亦何益于保國之道哉後又自葉而別遷者三卒為鄭人之所滅也良可悲也夫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孔氏曰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今世時有之皆寒甚所致也胡傳曰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

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骨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莒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謂漢書劉向傳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上古以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比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王安石曰劉向明災異為諸自著洪範傳以若訛如言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夫人天人不相干豈可強合也○程子曰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索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滄起朱氏曰木冰為木介者甲兵象也

高氏曰雨著木而成冰上溫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菽相反劉向謂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後世雨木冰多應

春秋傳疑 卷五十一 戊午年

二五

在大臣天人之應或可推也漢儒之學豈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爾

渝關李氏曰雨木冰雨字如雨雹雨雪之雨乃自上下下之謂也非如孟子沛然下雨之雨蓋此雨字去聲下雨之雨上聲先儒皆謂雨而木冰却似雨為雨水而非雨雹雨雪之雨矣其實本以雨水而成木冰先儒之說亦不為謬但于經文語意有未當耳然則雨著于木而後成冰何以謂之雨木冰也冰雖在木而見而氣澤實降自天故曰雨如闢石于宋五豈其在天亦為石哉經云闢石蓋亦降自天而至下成質者也。孔氏曰雨木冰今世特有之高氏

曰後世雨木冰多應在大臣據此說則木冰之異後世亦常有乃通鑑綱目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續綱目凡四百八年並無書雨木冰者宋徽宗宣和七年春雨木冰曾見于宋史而續綱目亦不書蓋皆略之耳春秋于此必書之其謹于天人之際者微矣未幾季孫行父為晉所執魯又刺公子偃咎徵之應不亦較然而不爽哉

附左傳曰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

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杜氏曰為晉伐鄭起

渝關李氏曰九年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今楚子又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仍用前術

春秋傳疑 卷五十一 戊午年

二六

以餌之也鄭伯昔貳于楚至于為晉所執今又復蹈前轍而從楚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並不知有害謂之何哉

夏四辛未滕子卒

左傳曰夏四月滕文公卒

高氏曰滕入春秋至今三書一皆不名至是日之矣

彭山李氏曰滕文公本名壽史失之耳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滕文公卒而孟子時又有滕文公豈古者諡法本可以從同如書有文侯之命是晉祖也而晉重耳亦諡文蓋以年代遠而不嫌于無別耶說詳傳三十三年葬晉文公下。滕文公在位二十五年卒于原立是

為成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曰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退舍于夫渠不徹鄭人覆之敗諸洧復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服楚為楚加兵于宋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渝關李氏曰鄭人貪汝陰之田而背華即夷以侵中國其罪大矣此時宋魚石在楚鄭之為楚優宋也或亦魚石之挑釁耶九年鄭背于蒲之同盟而從楚猶未侵中國也今背于戚之同盟而為楚侵宋自此而鄭國之受兵無已時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哀公四年

二七

恐區區汝陰之田不能償其所失也若鄭人者良可鄙也

夫

附左傳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未必有晉命觀卻簪之如衛乞師在此後可見蓋鄭人背同盟而從楚又為之侵宋衛侯不平于此也故為晉而伐鄭其亦有志于輔伯者哉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渝關李氏曰六月建巳陽盛之月也時當陽盛而日食古

尤忌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傳曰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

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黶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鞅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卻鞅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彭山季氏曰欒黶晉卿欒黶之子也

孔氏曰十八年晉悼公之入欒尚為公族大夫此時欒黶尚在欒未為卿而得名見經者裏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未為卿而見經杜云蓋以攝卿行然則此亦當攝卿故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四年

二八

高氏曰晉失伯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侯厭惡伐鄭之役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爾

渝關李氏曰季彭山以欒黶為卿高氏說亦然孔氏疑其為攝卿二說不同據經言之微者姓名不登于策若欒黶非卿何以得書且傳謂卻鞅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乞師于衛者是卿則欒黶之乞師于魯亦必是卿矣或者欒書為上卿又使其子欒為下卿則以父子同卿而分上下豈曰無之至十八年悼公之入使欒黶為公族大夫者或列卿位而兼大夫事如卻鞅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者然見會沙隨左傳若必以是為攝卿則不然蓋乞師者不必使卿行

即以大夫將命未為不可何必攝卿而來乞哉此季彭山與高氏皆以樂縶為卿固亦說之可信者也但以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之城杞例之或皆是攝卿亦有之蓋晉侯重其求而使樂縶攝卿以行魯人亦以卿禮待之是以得書于策也此孔氏之說又未見其必不然姑兩存之可也。左傳曰樂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杜氏曰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按乞師本非義而使卿來乞師尤未合于禮者孟獻子乃嘉其卑讓而決其勝是不明于義禮之大經而徒以末節是取也彼雖幸而獲勝豈有富于制勝之道者哉夫伐鄭之役范文子深以為不無老成憂國其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五 成公五年

二元

賢于樂書遠矣若孟獻子者惡足以知之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曰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

司馬將中軍子今尹將左子辛將右子夫五月晉

師濟河李曰此言五月晉師濟河可知戊寅晉師起者是在五月何也鄭公喜于四月侵宋未必晉師即起于此月且使起師在戊寅前安有四月行而至六月方至魯者乎觀樂縶之至魯在六月可知晉師之起當不在四月矣若夫河距鄢陵不及二百里若于五月濟河則當濟河時已聞楚師將至矣何至月餘而後遇楚師即或楚師有未至又何至月餘而不伐鄭乎且乞師者既久又何以遲至戰日而齊師始至衛侯方出于衛也由是觀之可知晉師之濟河當去戰日不遠約亦在六月內耳然則六月亦有戊寅去甲午晦十七日或者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起師亦在六月亦未可知

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道能者我

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哉子曰不可六月晉過楚子于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

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

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

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

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

楚以為外懼子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樂書曰楚師輕

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

有六閫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五 成公五年

三

軍而不陳陳不違臨在陳而踴合而加踴各顧其後莫有

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棠車以望晉

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杜氏曰州犂晉伯

驍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處卜于先君也微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蹕且塵上

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棄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

聽誓矣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

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杜氏

曰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杜氏

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

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

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從之有渚于前乃皆左右相
遠于渚步殺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
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渚
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杜氏曰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國有大任焉得
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
也乃檄公以出于渚景陵鍾氏曰欒鍼數語法家之言與特治國治兵同法如此癸巳李曰癸巳戰潘甝之黨與養由基躡甲
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
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弓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
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
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
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
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卻至見客
免胄承命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盪羅曰
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
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蒯綏胡曰謀略之余從之乘而
傳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
其旗是以敗于焚乃內旌于後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
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
陰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

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因楚公子
箴杜氏曰為卻至見潘黨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
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子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
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
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
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
牙是以不得攝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
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
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難
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粟補卒秣馬
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
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
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
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唯
命不予常有德之謂
廬陵李氏曰穀梁傳曰日事遇晦曰晦以上文丙寅朔考
之則甲午正二十九日公羊以晦為晝冥記異也非也
彭山李氏曰書晦例見傷十五年震夷伯之廟下鄆陵鄭
地在今鄆陵縣西北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即其邑也。
鄆陵鄭之東南鄙也

高氏曰晉將伐鄭鄭告于楚楚子遽引師而來于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敗之我既未致伐于彼彼亦未致伐于我故直言戰而已

公羊傳曰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瘞也王瘞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何氏曰末無也無所取于言師敗績也

穀梁傳曰楚不言師若重于師也

胡傳曰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

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

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子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忌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一 成公六年

三年

盡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急矣

卒有樂氏之譖而誅三卻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

高郵孫氏曰韓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之敗君獲則師

敗矣鄆陵之戰楚子傷焉不曰楚師敗君傷則師敗也

汪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惟城濮鄆陵而

已自宋襄公之敗楚頑衝行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荀荀

林父邲之敗楚之陵駕尤甚嬰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

者十有一國至鄆陵而挫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助楚

以戰中國者惟鄆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

射目之勝則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于內而徒務求逞于外是以三假王命以伐鄭而鄭終不服聽讒譖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于難述其所為去楚審無幾耳由是論之鄆陵之戰固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遂伯也

戴氏曰鄆陵之戰與城濮同功然厲公所以異于文公者一勝之後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厲公之志驕矣

穆文熙曰范文子不欲戰蓋真見厲公之不足以立功而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一 成公六年

三四

姑以外患懼之其憂深其慮遠矣何晉之諸臣獨不見及

于此乎。樂書不從范文子之言而與楚戰邀一時之功

釀成弑君之禍書之罪殆不容誅矣

汾陽朱氏曰鄆陵軍中楚子召子反謀子反醉不能見殺

機已萌于此矣能逃敗北之罰乎

渝關李氏曰以晉侯主是戰內中國也宋襄傷股為之諱

楚共傷目為不諱者外蠻夷也觀復晉侯不書師敗績可

知宋襄若與中國戰則必書曰宋公敗績而不專指師言

矣今楚子傷目而不言師敗績重君之義無夷夏一也日

孔氏曰此戰楚師未至于敗而楚子身傷故書楚子敗績

也。泓之戰，宋公傷股，師亦敗績，故書師敗而不書宋公敗也。君將不言帥，師以君重于師也。戰陳以師相敵，死亡既多，舉師為重，故師敗君傷者，唯書師敗而已，不復書君身敗也。按此說不然。泓之戰，不書宋公敗績者，蓋為中國諱辱也。孔氏不知此義，遂以彼為師敗君傷，此止君傷而非師敗也。若然，師敗君傷者，唯書師敗，則是師重于君矣。不幾與春秋重君之旨相悖乎？夫君既被傷，師敗可知。今呂錡射中楚子，目則楚子之卒，禾有不被傷者。若非楚師皆敗，卻至于此，又何能三遇楚子之卒也？且子反之對君使曰：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又對子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一 成卒六年

三

死，以此觀之，可知楚師亦皆敗績，但以君傷為重，是以獨舉楚子耳。然則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于乾，沈子逞滅何以敗師與君滅並舉也？詐戰之師與偏戰者，又不同。彼未先敘與戰者，若闕胡沈之師，不言敗，則專言二君之滅，亦未見其為吳所敗而陣亡矣。故雞父之役，先必總書敗某師，而後言二君滅，乃書法之不得不然者。抑豈師與君並重而特如此書哉？穀梁傳曰：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按此說以敗為傷，未為不可，但經言楚子敗績，非言楚子敗也。敗績者，喪其功績之謂，恐不專指身傷言，然以敗績直斥其君，則其君傷固可見矣。若必以

此敗字訓為君身之傷，寧有當于敗績之義乎？卻至料楚之言曰：陳不違晦，孔氏曰：日為陽，精月為陰，精兵尚殺，宮陰之道也。行兵貴盛之時，晦是月終陰之盡也。故兵家以晦為忌，不用晦日陳兵也。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晦，吳敗楚師于雞父。吳犯兵忌而戰勝者，杜云：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彼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兵家所忌，原楚之情，必以吳為不動，故以晦日掩之，擊楚不備，故也。按此二役皆在晦日，而各有勝敗，正如紂以甲子亡，周以甲子興者，然可知天時之說本未可泥也。然則此書晦而彼不書晦者，史之詳略異耳。觀卻至六閭之說，可知楚有必敗之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一

三

形矣。及其戰也，非晉之果能敗楚，亦楚之有以自敗之也。樂書欲俟諸侯之師而固壘，以罷楚，未嘗非持重之謀。卻至以為不可而乘六閭以破之，亦可謂深于兵機者。樂書于此乃怨卻至之不從己而敗楚師也，因為譏諍以害之。此豈君子之所為乎？尤可異者，以范文子之憂深慮遠，不從其言而莫之顧也，乃以卻至之不從己言為恨，則是以貪功之心而欲戰，又以忌能之念而怨其勝不由己也。其為私也已甚矣。然則晉國之亂，非樂書有以致之，而孰致之者哉？卻至三見楚子，必下奔，又不受楚子之問，三肅使者而退，國語稱其勇以知禮，可謂謬矣。夫夷君之與吾

君敵乃吾君之仇讐也安可見之而下車況卻至佐新軍亦副帥也身為副帥惟敵是求總不肯如呂錡之射楚子而乃下車以致敬如君事何且使養由基于此亦以一矢斃之于車下則以副帥而見隕亦未免為辱國也又何知禮之有哉若夫韓厥從鄭伯可以及而不及卻至從鄭伯可以停而不停一則不肯辱國君一則不敢傷國君非猶下車免胄之可比矣蓋國君之尊通于天下若非大逆之不可不誅者何得辱而傷之以干大分而且益重其怨乎然則二子之釋鄭伯以是謂之知禮其庶幾耳。州犇晉人在楚而輸情于楚責皇楚人在晉而輸情于晉其事新

于淖可謂車右之得人矣唐苟之為鄭伯右也使御者石首以其君免而已力戰而死之然則鄭伯之幸而得脫固因韓厥卻至之不及追亦由唐苟之死戰以禦敵也苟之忠于所事不亦深可嘉也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曰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杜氏曰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蓋圖之杜氏曰自殺終二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卿相惡

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彭山季氏曰公子側字子反楚之大司馬也

汪氏曰楚審躬臨戰陳以罷卒致敗而集矢于其目乃歸咎于司馬側而殺之亦異于秦穆公之不替孟明矣傳稱王使止之弗及而卒亦猶顧之止得臣曰無死蓋亦偽耳嬰齊身為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關心而委罪于側何耶

高氏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于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于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鄆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鄆至于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于一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為鑑

渝閔季氏曰是公子側自殺之也曷為稱國以殺側對君使曰君賜臣死死耳不朽是君有賜側以死之命矣子重使謂側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是令尹有使側自盡之辭矣君與令尹皆迫以死是雖側之自殺而實君與令尹共殺之也故春秋以國殺為文然則側可殺乎曰可殺佐其君與晉爭鄆出師既云無名且申叔時謂其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六年

三元

不復見姚句耳謂其不可用卻至謂其六間不可失而側身為司馬主將中軍莫知其非至于君被傷而師徒覆敗非側之罪而誰罪乎及其既敗楚子召側與之謀竟至飲醉而不能見是尤不以君傷師覆為介意者側罪之可殺也明矣側既有罪可殺則楚國殺之實當其罪春秋乃以大夫書之何也征伐非諸侯所得專則其殺敗軍之將亦非諸侯所得專也故書殺其大夫是乃正王法而重大臣之責必不以其有罪故而廢天討之公典也其義嚴矣此與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同義但得臣不稱氏此則不去公子者猶夏不恭而好戰殃民敗義已見于得臣

此則可以從同耳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

于壞隤孔氏曰出于衛者已出衛竟也公出于壞隤始從後行是出國止于壞隤更從壞隤而出杜氏

曰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僞如故不見公宣伯通于

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

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

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儼備設守而後行

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

使告卻犇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卻犇將新軍且為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六年

四十

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子于晉侯晉侯

不見公

杜氏曰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公者不

及鄆陵戰故

穀梁傳曰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

在諸侯也

程子曰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公為非矣彼曲我直

故不足耻也

胡傳曰至子之于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

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于魯事有君臣之義

故君弑則書薨出奔則書孫屈己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己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于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于公何歟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六年

四

唐陳氏曰公不及鄆陵之戰且誣于宣伯晉侯不察其實而信其誣是罪不在公故書以彰晉侯之信誣明我公之無罪

汪氏曰聖人嘗言譖愬不行可謂明也已矣晉厲聽叔孫僑如之譖而不見公子沙隨晉昭聽祁莒之愬而不使昭公與盟于平丘自晉人觀之皆曰所以討魯之貳也然沙隨之後又執季孫行父而從楚之鄭三伐不服平丘之後

執季孫意如以歸魯昭如晉又執而諸侯之貳于晉者自若也蓋以晉之責魯非義故不足以令諸侯也晉厲之所以不克終而晉昭遂失伯業考諸沙隨平丘之事而見之矣

渝閻李氏曰曰不見公是公不得與于此會也先書公會者何志公之行本為會事往至于會時而後拒之不見耳如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既云弗遇而先書會亦志其為會往也此下書曰公至自會蓋自會所而來豈公會與于此會乎。廬陵李氏曰晉曲魯直故不為諱若曲在魯則諱之黑壤是也按此說以黑壤與此相對謂有曲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成公六年

四

直之殊似矣然而實亦不然蓋黑壤之會公被執非僅不見已也公既被執雖使無罪而亦不可不諱此年若亦被執雖云無罪豈可書曰止公乎然則沙隨之不見公雖以無罪不諱然亦以其輕于執也安得以黑壤之被執者相較乎說詳宣七年會黑壤下。沙隨之會不見公而不諱與平丘之會公不與盟而亦不諱同然其中亦微有別不見公者是主諸侯言之也其辭直公不與盟者是主公言之也其辭婉成公之後期本無罪故直書曰不見公昭公之伐莒蓋亦不能無咎焉故婉其辭而曰公不與盟。不見公信諂而拒公也此時魯有內難師期既緩必以實告

晉人而既聞之矣晉人既聞其故果能推諱事由為魯侯討其奸邪而弭其患則一舉而大義伸于天下矣豈惟魯人不忍貳乎今聞諸侯之難漠然無與于己反聽奸人之譖徒切切于後期之是咎而拒公不見則是縱惡信讒不恤同盟之難而反害之也悖亦甚矣春秋之書不見公固以魯直而不諱亦所以志晉人之悖德無以主諸侯而大失與國之心也。此晉侯不見公也經不別言晉侯者蓋亦分惡于諸侯之意夫諸侯與魯比肩事晉義當同與休戚者晉人乞師而皆後期不獨齊衛為可免也況魯以內難而甚還本不得已諸侯于此豈不皆聞其故乎今以僖

亦深切而著明也哉

公至自會

君氏曰公之此行內有僞如之患外不見于伯主故危而致之

渝關李氏曰雖有內患而公猶至會其事晉者如此之謹豈得已哉以不得已而往猶為晉侯所拒而不得見危亦甚矣書至自會又與尋常之至不同矣

附錄左傳曰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

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

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敵邑敢私布之杜氏曰為曹伯

傳歸

渝關李氏曰十三年曹宣公卒于公子負芻殺其太子而

自立其罪大矣十五年于戚之會晉侯執負芻諸侯將欲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五 僖公五年

立于臧子臧辭立而逃諸宋在子臧雖能不失守蓋亦不知討賊之義者今觀曹人此言並不知負芻之為賊反以晉侯之執負芻而亡子臧為大泯曹而疑先君之有罪焉謂之何哉至謂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其說尤非蓋晉侯使列諸會者自是晉侯之咎至于既會而後執之討已逆矣乃反以是藉口而謂晉遺德刑于曹也是蓋不知德刑之所以為德刑者當必如何而得正也然則負芻之所為即暴行曹人之所言即邪說晉卒請于王而王命歸之竟使暴行者得以縱其暴邪說者得以行其邪而倫常之大義于是掃地盡矣春秋安得而不作乎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傳曰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還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還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還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杜氏曰尹子王卿士子爵宋衛不書後也

王氏曰春秋于尹之卒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書氏者著世卿之禍也于盟會侵伐稱尹子則指其人而正其爵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僖公六年

四五

高氏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數于人矣晉為曹伯請于天子因假王命以再伐鄭故以尹子主會也宋衛以後至不書

汪氏曰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桓文之大征伐雖不請命而專行然猶以尊周安夏為心未嘗瀆王臣以臨師旅比于假天子之命而威諸侯者尚為彼善于此也屬公嗣伯以私怨伐秦則拔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携貳而爭鄭則要尹武公單襄公而屢往于是王臣奔走道塗輟不及息而為伯者之用矣

彭山李氏曰自此以後屬公凡三伐鄭而皆有王臣與焉

以伯國而要結王臣以王臣而協助伯國失道無王甚矣盧陵李氏曰經書王臣會伐者四此年尹子十七年尹子單子其冬單子皆伐鄭也定元年劉子則侵楚也皆假天子之威而服人者也

淪開李氏曰戰于鄆陵在六月晦可知秋會沙隨必在七月無疑矣下即書曰公至自會是諸侯皆歸其國也既皆歸國而又會伐鄭可知此役之不在七月矣左傳謂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恐往返數千里之遙不能一月而及事也此或是公行在七月會伐在八月而左傳誤言之耳。汪氏曰春秋于伐秦不書劉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僖公六年

四

師而著因行朝王之慢也于伐鄭游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苟伐秦書劉成則為朝王請命而伐秦為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為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按此說不然伐秦之役晉侯本未朝王何嫌于朝王請命而乃不書劉成哉且使果能朝王請命則以王臣而為晉報怨是亦未得為善也若夫伐鄭之役其是與非又不係王臣之有無豈為挾王臣之罪乃以此役為不可哉然則春秋之不書劉成而書尹單何也伐秦者晉人之私怨也伐鄭雖亦私怨猶中國之公義也故王臣之率眾伐鄭可言也王臣之為晉伐

秦不可言也然春秋書此亦見來遠招携非其道雖假王命以興師無益也適足以勞禁旅而襲王靈耳汪氏謂洵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此說得之矣。鄭人戰敗而不服屢伐而不服豈以九年被執之故宿恨于中而不釋耶晉人不以德綏而徒以威脅其不足以來遠而招携也宜矣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曰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程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

春秋傳傳疑 卷五十一 成公六年

聖

命也

胡傳曰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

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

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

芻蕘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置諸刑典而使復國則

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唐陳氏曰不自京師歸于曹而曰歸自京師若平常之

歸而書公至自某也

高氏曰篡逆之人殺君之嗣子而自立既列于諸侯之會

又赦于天子之庭是率天下而入于亂耳

淪闕李氏曰據經文是曹伯之歸由王命據左傳則曹人請于晉者再是曹伯之歸由晉命矣蓋晉侯雖歸曹伯于

京師而制命不由于王也故曹人不請于王而屢請于晉

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可見曹伯之歸實出于晉命特晉

人告王而王乃許之歸耳夫既命出自晉經乃書曰歸自

京師若專責王而不見其責晉者何哉天王者天下之至

尊命曰天命討曰天討是皆天子之事諸侯不得而與焉

者也晉執篡逆之負芻雖不出于王命然既歸于京師王

當明正其罪置諸刑典為曹人別立君焉而後可今不能

斷以大義毅然自伸其大權乃徇晉人之意而特釋之抑

春秋傳傳疑 卷五十一 成公六年

聖

思居天位而行天討者何人之事可以操縱在晉而不在

己也哉經書歸自京師專以責天王所以正天下之大綱

而匡黜陟之典于王朝也其旨深矣。晉文執衛侯歸京

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之稱人為貶辭晉

厲之稱晉為夷辭夷辭云者罪其不速討而使列諸會也

但晉文以私怨討衛晉厲猶以公義討曹故彼書歸之于

京師此書歸于京師是皆有所不同矣衛侯之歸衛與曹

伯之歸曹亦一也然衛侯非不可赦之罪其釋之也不以

累天子故第書歸于衛而已曹伯之罪大矣天子不加誅

而反令其歸國故書歸自京師所以深責王也衛侯曹伯

皆不稱復歸者位未絕也衛侯名而曹伯不名者失位例當名彼則據其失位之實而賤之此則大罪不明故以有位之常書之以著其失是又一義也。啖氏曰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不黜之是不失國故不名也按此說以京師與他國對言而分名與不名之故亦不然衛侯鄭之被執曷嘗不歸于京師彼在京師而王亦不黜與此無異及其反也何以彼書名而此獨不書名乎然則衛侯之書名者是賤其失位曹伯之不書名者是又明其為常君也夫以大罪之人而使之歸如常君則天王縱惡之非于斯可見恐不為其在京師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一

四

故也。彭山季氏曰曹伯得釋必以賄行也無故而拘留諸侯者二年以責賂焉周亦何以為天下之共主哉穀梁以為斷在晉侯者誤矣按此說亦不然此時曹伯行賄或亦有之如衛侯鄭之歸衛也襄王與晉文皆受十穀之王乃許之歸安見曹伯之歸曹而不以賄行乎竊意曹伯雖有賄蓋亦賂晉而未必賂王即亦賂王亦未必王故留之以責賂也蓋此時與昔時不同觀晉人請隧王不可欲殺衛侯王亦不可是襄王猶能知義而晉文亦不敢違也且以十穀賂王而乃許之歸是襄王雖怵于利猶能自制其命而晉文亦不得專也若夫簡王之與晉屬豈猶昔時之

可比哉晉卻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子單于訟諸晉事見左傳且晉侯請伐秦而王臣與之屢請伐鄭而王臣皆與

之是簡王不能以自主故曹人之一請再請皆在晉侯而

不在王也然則所請在晉侯意必賂晉侯即或賂王亦必

彼自為之抑豈留之二年而特為責賂計哉况曹伯實有罪

以為無故而責賂也尤失其實此時制命實出于晉若以

斷在晉侯為誤則是不察其時勢而又不加春秋之旨不

責晉侯而責王者是為大義之所存也吾恐穀梁未誤而

彼說之為誤實多矣。左傳曰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

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據此說則晉侯必欲反子

春秋傳解疑 卷五十一

五

臧者是為厚子臧實非所以處子臧也子臧反而曹伯乃

得歸是曹伯之歸由于子臧而子臧于此亦失所以自處之

道矣何也子臧者蓋知負芻之為賊者也彼既不能討賊

而亦不可臣賊故當先君既葬後子臧即欲亡以負芻之

告罪而暫留焉及負芻被執諸侯欲立子臧而子臧逃諸

宋彼亦可以脫然自適其志矣今乃必欲反之而歸負芻

將使子臧隱忍而全其賊是豈所以處子臧者乎且子臧

既奔宋苟能以大義告諸侯求其請于天王以正負芻之

罪已總不肯立無不可以再立君者如此則大義庶能伸

而可告無罪于先君矣奈之何又反其國以為負芻歸曹

計彼雖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過自全其節而已其實
負芻之得成其篡者亦由于臧以全之未知其國隱居時
彼又何以自安而甘聽逆賊之晏然為君也且為篡君之
兄弟而不肯仕篡君者魯有叔肝曹有子臧而已在二子
皆能自高其節而篡君亦加禮焉以視貪利而忘義卒為
篡君之所疑忌者不亦大相逕庭哉惜乎討賊之法皆未
明君子雖有取焉而猶不足于二子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

左傳曰宣伯使告卻鞅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
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

春秋傳傳疑 卷五十一 成十六年

五

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
楚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
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莒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
請季孫于晉卻鞅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
國親于公室對曰儻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
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
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
魯必夕亡

季曰孔氏曰朝亡之謂朝失喪與行父也魯必
而屬齊楚按此說以朝亡之為失二子是矣其以魯必夕
亡為亡他國或不然上言季孫行父亡而為魯治之何
亡言則此亡字亦是賊亡之謂也下言亡而為魯治之何
及者蓋謂魯滅而為仇讎所有晉雖欲治魯何能及乎彼

以危辭動晉人故有此說若止亡屬他
國則以晉國之強何云治之何及乎以魯之寡逼仇讎
亡而為讎治之何及卻鞅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
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
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子魯相
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
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
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吾人也于其圖之乃許魯平赦

季孫

杜氏曰莒丘晉地舍之莒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
孔氏曰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此言舍之莒丘明其

春秋傳傳疑 卷五十一 成十六年

五

不以歸也大夫因使被執無罪者則書行人以見無罪于
時行父從公伐鄭在軍見執雖則無罪不稱行人以其非
使人故也

程子曰寘之于莒丘也

汪氏曰晉人舍季孫行父于莒丘如秦穆公獲晉惠公舍

諸靈臺

張氏曰舍去聲或作捨非也下文行父盟卻鞅則著其釋
行父矣

盧陵李氏曰晉執魯卿三此年行父及昭十三年執季孫
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舍也皆稱人者罪晉之私也然就

三子論則意如之惡又非二子比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晉人執季文子于莒丘則是執與舍皆在一地矣若果在一地被文子未被執時何為至晉地乎孔氏謂行父從公伐鄭在軍見執此說與傳異而于經有合蓋執在軍中經故不言執所而但言所舍之處耳未必舍在此而執亦在此也。鄆陵之戰公以內難而後師期未嘗不至沙隨之會也今則內難未息而猶與于伐鄭魯之事晉甚諱矣乃于前會不見公此會執行父魯之君臣皆被辱止為僑如之譖故在僑如之罪固不容誅而晉人之回惑橫恣如此抑亦何以令諸侯哉嗚呼魯以周公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一 成六年

五

之裔素稱望國至于君臣受辱于晉而僂首束躬于其際魯幾不可以為國矣然則季孟二子並執魯政不能輔其君以正家強國之謀竟致內患方殷外侮疊至君位危而己身將不能免焉是誰之咎歟公雖倚之為社稷臣恐古之所謂社稷臣者不如是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曰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杜氏曰諸大夫共盟僑如奔齊

杜氏曰公未歸命國人逐之

高氏曰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其弟豹以為叔孫後是為穆叔

彭山李氏曰僑如即宣伯也僑如之情既白于晉則魯有所恃而僑如無所客矣故公未至而即奔齊僑如自此不復經見蓋終于齊而不復返也

渝關李氏曰僑如內通國母外賂伯臣縱不至有弑君逐君之謀而欲去季孟危及其君罪亦不容誅矣魯人于是明正其罪而請于天王告于盟主以加戮焉亦無不可今但令其出奔而已是使亂臣得幸而免也夫以有罪之僑如而得奔無罪之公子偃而被刺比事以觀而魯人刑政之不平不于此可見哉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及卻鞏盟于尾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一 成六年

五

左傳曰十二月季孫及卻鞏盟于尾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杜氏曰近在七月聲伯使豹請逆于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于此因言其終

彭山李氏曰尾鄭地見文七年盟尾下

杜氏曰晉許魯平故盟

高氏曰晉釋行父行父自莒丘與卻鞏為此盟也

高郵孫氏曰不書釋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

汪氏曰晉不見公而盟季孫晉人下比之端兆于此矣

渝關李氏曰卻鞏受僑如之賂而行其譖至于不見公而執行父雖亦明知其誣而不恤也今乃與行父為此盟豈

其能自悔過而特與之好哉良以樂范為主不肯信讒
慝而棄忠良乃不得已而相與為誓言耳且必不信而後
盟觀于是盟可以知其猶不信魯矣彼卻簪者始以徇私
而陷人以罪繼以懷疑而要人以盟未知其臨敵時何以
捫心而告鬼神也若夫晉人欲執則執之欲盟則盟之行
父子此無不俛首而聽命焉則其受制于晉為何如哉
公至自會

高氏曰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者公待行父偕歸焉舉公
為重也

張氏曰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者公之危不在于伐而在野

春秋傳解題 卷五十一 僖公六年

五

渝關季氏曰行父被執公亦幾乎不免矣此時會晉如近
虎狼豈獨兵革之事為可危哉春秋致會而不致幸公之
得免于會以見晉人不足與也

乙酉刺公子偃

彭山季氏曰公子偃宣公之子而成公之弟也偃蓋僑如
之黨以師攝國者

高氏曰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君也鉏尚幼則姜
之意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

臨川吳氏曰象謀殺舜及舜為天子則封之舜豈不知象
之謀殺己也故孟子以為仁人之子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富貴之此舜所以盡為兄之道而為人倫
之至也偃雖為穆姜所指然不過脅公使從己耳未見姜
真有廢立之謀而偃實有今將之心也今僑如既逐成公
當修身齊家以感化其母威權在己則偃雖真有邪謀亦
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
處象者為何如也公子者非氏也屬也言先公之子也而
可殺乎

渝關季氏曰杜氏曰偃鉏二公子公庶弟按此說是泥于
母弟稱弟之說而見偃不稱弟故云然不知母弟稱弟之
說原不足信偃之被刺不稱弟者義不繫于弟故以公子

春秋傳解題 卷五十一 僖公六年

五

之常稱稱之耳未可以稱公子而斷其為庶弟也。以公
子而為卿者非有大逆之罪則不當殺亦非侯國之所得
殺者也偃而被刺是必以大罪加之矣加以大罪而猶以
公子書是為無罪之辭也惟其以無罪而被刺故必書日
以謹之公子買之被刺亦無罪而不書日者見僖二公子
買戍衛與不卒戍之上既皆不可以書日若書日子不卒
戍之下却似不卒戍者是為書事之常不見坐此刺之之
故矣彼蓋為其文不便是以不書日也況史氏有詳有略
即或刺彼與此同而偶不書日亦如例當書日者或日或
不日焉蓋亦有之豈必屑屑無異辭乎。或曰春秋之初

猶以不稱公子為賤故隱篇之輩兩帥師皆不稱公子自此以後即公子慶父之弑君公子遂之殺世子孫意如之逐君未有不書氏族者安見偃稱公子之為無罪乎曰是不然魯臣之行逆者固不可用其直筆然亦魯本待之如其常經故以常稱稱之耳若夫偃之被刺明以國法加之若果有罪則即去其公子而不書亦何嫌于過直而傷厚乎然則偃書公子亦如買自是無罪之辭偃即未嘗無罪亦非必不可赦之罪也若亦視如有罪之稱氏族者未免失經旨矣。穀梁傳曰先刺後名殺無罪也若然公子買先名後刺豈為殺有罪乎夫以殺偃為殺無罪則可未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僖公六年

五

可以先刺後名而見其為無罪也劉氏曰穀梁謂殺無罪非也先刺後名是得其罪先名後刺是不得其罪按此說以殺買為不得其罪是矣然而不得其罪亦不以先名後刺而見之至于公子偃者或是僑如之黨而亦有罪亦必不以有罪故而先刺後名也大抵偃雖黨于僑如亦非必不可赦之罪觀其不去公子則可見矣然而買書罪而偃不書罪者加買之罪可言也加偃之罪不可言也言買罪不得不書刺于其下不言偃罪不可書曰公子偃刺之也是買之先名後刺偃之先刺後名文法自當如此安得泥于其辭而必以此分得失乎若必泥于名刺之先後如宣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十一 僖公六年

五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治先殺後名曷嘗非無罪而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此亦殺無罪者曷嘗不先名後殺也又如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俱是殺有罪者而一則先殺後名一則先名後殺曷嘗有異義也。季文子孟獻子皆魯之賢大夫也僑如行奸而忌二子之專政于國大不利其所為者以是而欲去二子固其所也公有內患而迫于伯事不得不往若非獻子居守而文子從行則僑如之為亂不知其若何矣雖以僑如之譖君臣皆受其辱卒之僑如奔而偃亦刺公得安枕而無虞者是皆二子之力也然惟二子皆有功是以魯政之下移至于終不能返者實基于此此又春秋之所深憂者矣

附錄左傳曰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驥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李曰為明年皆

殺卻至傳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彭山季氏曰北宮括衛成公會孫是為懿子

高氏曰晉命也據左氏鄭侵晉衛救晉侵鄭夫鄭雖背晉

猶畏晉之強豈敢與師自與晉抗乎此必不然雖楚來入

中國亦不過侵伐宋衛而已觀經之所書事實可見

渝關季氏曰或曰左傳謂鄭子駟侵晉衛北宮括救晉侵

鄭蓋實錄也如文元年衛人伐晉以晉襄之繼伯而衛人

猶敢伐之安見鄭人于此而必不敢侵晉乎或者鄭師敗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十二 成公七年

績後不自悔禍又怨去年之來伐而欲以此報晉也衛人

于是救晉而侵鄭焉此時晉人讎鄭甚深若果鄭人侵晉

晉亦安有不告魯以是重鄭人之罪而起諸侯之師為有

名乎况衛人之侵鄭猶來告豈以晉被鄭侵而不來告者

告之則必書之矣經既不書可知無此事也一說左傳言

鄭之侵晉紀其人口子駟紀其地曰虛滑不應憑虛而妄

言之也當時諸侯之無道者何所不至以鄭人怨晉之深

或不審勢度力而欲自逞其忿焉未必無此事惟其如此

是以晉率諸侯于是夏又伐鄭所以報也蓋鄭人所侵者

淺晉故不來告衛師起而鄭即退未及救是以不書救也

此說亦自可通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曰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

子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重至于

曲洧

汪氏曰成王少子臻食邑于單至襄公世為王卿士

杜氏曰晉未能報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

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

高氏曰晉厲之失道而能數合諸侯力得強楚者由假王

靈挾義以令天下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十二 成公十年

渝關季氏曰十三年伐秦之役亦有劉子與成子然猶未

見于經也經書王臣並將者惟此役而已夫以二卿並將

又不同去年之一尹子矣屢奉王命而用王師而俱無如

鄭何焉甚矣虛名假義之不足以服人也祇以益重其羞

耳至于齊侯親役而宋公衛侯與曹伯亦並至焉雖此役

更盛于去年要皆無益于事者也故曰威天下不以兵革

之利

附錄左傳曰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

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

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會非自殺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傳曰乙酉同盟于柯陵尋威之盟也

杜氏曰柯陵鄭西地

彭山季氏曰此盟因人心有貳故不能服鄭而復推晉為主也王臣亦同推晉而與盟失正甚矣

陸氏曰不重言諸侯議尹單與盟

廬陵李氏曰王臣與盟而書同者三柯陵尹單難澤單子

平丘劉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王官失正甚矣春秋不

重言諸侯所以見二子之與盟也至于書同則同外楚而

春秋傳辨楚卒年

三

己不為尹單劉子而書同也胡氏說詳見難澤下

左襄三年

渝關季氏曰盟于首止重言諸侯王世子不與盟也盟于

葵丘重言諸侯宰周公不與盟也今不重言諸侯則尹子

單子之與盟也可知矣或謂定四年侵楚有劉子下書公

及諸侯盟于皐鼬劉子亦必與盟而必重言諸侯者中有

他事故也葵丘之會盟中亦有他事則其重言諸侯安知

非亦皐鼬之例子葵丘皐鼬既如此若此夏伐鄭之下有

他事則于此盟未必不亦重言諸侯矣恐不以不言諸侯

而見二子之與盟也曰非也盟于葵丘宰周公既歸京師

實未與盟使其上無伯姬卒一事亦必重言諸侯一如首

止之例矣故柯陵之盟可與首止對言之亦無不可與葵

丘對言之也若夫皐鼬之重言諸侯雖以中有他事故而

以諸侯統劉子以見王臣之衷于列國也是又一義今此

盟若亦有他事經亦重言諸侯與彼同固未可知但承上

文而總書同盟以為二子之與盟也不信然乎左傳以

此為尋威之盟然十五年之盟威也有鄭伯而無王人此

則鄭伯已叛去前日之同盟已無益矣又何貴于今日之

同盟乎至于王人下比而與同盟在二子為失王朝之體

在諸侯為失侯度之常是尤不義之大者況曹伯之于前

盟或猶未免有懼心今則篡位已安與他諸侯無以異凡

春秋傳辨楚卒年

四

同會者亦皆相視為固然不復知曹伯之為賊矣此其相

率而入于亂也又何如哉由是言之可知此盟雖與威同

而譏意較深于彼未可據同盟之文而一視之也

秋公至自會

左傳曰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張氏曰公得罪于晉未久而晉侯自是益驕則公之危不

在于伐而在于會則致必以會錄也

渝關季氏曰廬陵李氏曰伐後而盟故以會至此即穀梁

二事偶則以後事故之例也與襄十一年伐鄭會蕭魚定

四年侵楚盟皐鼬至會書法同按此說不然以前後事考

春秋傳傳疑卷五 成公五年

五

之晉屬伐鄭者三晉悼伐鄭者四公皆與焉然于晉屬之伐鄭也初再致會而終則致伐于晉悼之伐鄭也初則不致再三致伐而終則致會蓋各有義旨之所存恐非殺梁所謂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也如此年之先伐後盟與襄十一年之伐鄭盟亳城北襄十八年之圍齊盟祝柯何與彼亦二事偶而不以後事致可知此例之難通矣且去年伐鄭未嘗同盟而亦致會又何後事之可言乎非後事而亦可致會可知此冬之致伐鄭與襄十年之致伐鄭皆是危在于伐故以會致不但為其不盟已也至于柯陵蕭魚與臯鼫若是義繫于伐豈亦不可致前事一如亳北祝柯之致伐而不致會者乎大抵或致或不致或致伐或致會義各不同此時晉厲聞而驕去年伐鄭執行父而公幸免危不在伐而在會也其義甚明今或驕侈益甚諸侯皆自危且此會之不義更多于前故亦致會而不致伐也至此冬之會伐不必再致會矣故致伐鄭而特著其驕武之咎焉若夫晉悼之伐鄭盟戲初事之危猶輕故可從略而于伐會皆不致再伐三伐則皆致伐以譏其濫四伐則驕武之咎不必言而蕭魚之會亦大異于王道之服遠也故致會以危之凡若此者義繫于伐故致伐義繫于會故致會安可執殺梁之例以為斷哉臯鼫之致會也亦別有義

說見彼事下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曰齊慶克通于聲孟子杜氏曰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閭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諷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

春秋傳傳疑卷五 成公五年

六

汪氏曰無咎身為卿佐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至于見逐亦不為無罪矣故書奔無異文彭山季氏曰高國既去崔氏左宣十年則事權已自己出矣然慶克者崔氏之黨也而無德以服之安得不致其譖害哉此高無咎國佐所以不能自保而崔氏復進矣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沈惟墻奔其世臣以長禍亂悲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客者為將不納君也渝關季氏曰高無咎者齊國之世臣也以世臣之重而聽誣構之言使其被罪而至出奔譖譖之于人甚矣哉據左傳則慶克之見譖本由鮑牽與國佐高無咎無與焉特以

高鮑共處守而乃罹此禍也意者高鮑素亦相比故夫人與慶克深惡鮑牽而並及于無咎耳及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觀其子之不臣可知無咎之于平日亦必不有其君矣夫勢隆則忌之者眾黨盛則怨之者深而又素無忠貞之誼見信于君公以是而為奸人之所中傷也不亦宜乎春秋以彼自奔為文其垂戒也遠矣

九月辛丑用郊

彭山季氏曰以杜氏長曆推之此辛丑者九月初四日也

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范氏曰郊春事也

春秋傳解疑卷三 成公十年

七

穀梁傳曰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何氏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字

茅堂胡氏曰劉原父謂用人于郊按左氏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左氏言始用人于亳社者謂此年初以人祭社也今成公以九月祭天所謂用者不宜用

也若以此為用人于郊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用人于亳社矣又左氏素好誇誕若成公果用人于郊豈不張大其事而記之乎如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楚師執蔡世子有用于崗山當時子魚申無宇皆有言矣若成公果用人以祭豈舉魯國之人無一言乎且邾楚季氏皆是執獲仇敵之人快意于山川之社成公之時未聞執獲仇敵之人又無背叛之賊豈至殺一無罪祭上帝哉于理有必不然矣但書九月用郊其失時失禮自顯然可見何必以為用人乎權衡曰公羊謂九月非所用郊也五月郊何以不用五月豈所宜郊乎且如公羊之言但譏郊失時耳直曰

春秋傳解疑卷三 成公十年

八

九月郊理豈不明而加用乎按定十五年哀元年上文皆言饗食郊牛改卜牛故下文直云五月辛亥郊四月辛巳郊此上下皆無連文直書九月辛丑郊則文勢不備故特書用字耳若以為何必加用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何以加用乎

渝關李氏曰用郊者有事于郊之謂也譏其非所宜用而用之故書用易曰王用享于帝又曰王用享于西山又曰利用禴又曰利用享祀是凡祭禮皆可言用豈必以此為用人乎但易之言用猶是行祭之常辭春秋之書郊乃是非所用而用焉以明用之之失時耳○臨川吳氏曰九月

夏之孟秋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焉特書用非時不敬之大也按此說不然郊重祭也卜郊亦常典也魯猶秉禮之國恐無不卜而用郊者若以過時之久不須用卜而即郊焉其慢天也尤甚矣夫三卜四卜五卜之不從改卜牛而牛又死傷且不敵郊豈敢任意用郊竟不用卜而慢天至此乎或曰此時之郊亦曾卜牛與卜日以其卜之不從而猶郊也故特書用以見之按此說亦不然凡龜違牛傷而不郊者皆詳書之若此亦卜郊而不從何為不書不從之實乎夫不從屢見于龜自是天心之不悅所當書之以示警者而經不然可知非以不從而郊而書用也。此

春秋傳解經卷五

成公十七年

九

郊若亦用卜是必卜而見從矣以非時之郊而天神亦與之何也曰魯郊之僭其非禮也莫大于是觀通經之中止書卜郊不從者四可知從之者甚多矣豈皆天心之所悅者乎蓋天道甚大魯郊非禮乃是後世沿習之過天亦無所用咎焉特以他罪而見譴則有之亦未嘗屑屑而屢示之也如七年龜鼠而食郊牛角十年五卜郊不從固已見惡于天矣今雖非時而欲展禮豈必又重絕之而為已甚之罰哉況卜筮之道止為正事謀而不為不正者謀彼以非禮非時而莫知其非即卜之幸而得吉蓋亦偶然未必是神明之所嘉與者也凡若此者必不可以淺見測天但

論人事之得失可也。魯郊在三月公于夏時會伐鄭必為興師之擾而悞常典矣至秋時方歸魯故于九月而用郊焉急于伯事而緩于天事在魯固不足貴然以非禮而又非時何如並不郊焉之為愈哉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彭山季氏曰荀瑩晉卿荀首之子也是為知武子

杜氏曰將伐鄭也

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于魯耶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

春秋傳解經卷五

成公十七年

十

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薛氏曰伐秦之役公如京師故以卻錡乞師起事之端伐鄭三出王卿士而起之以樂屬荀瑩之使明諸侯之不以王命會且書王師之重猶役于諸侯也

渝闕季氏曰晉厲公乞師者三終于此夫去年不見公而執行父其勢何難于役魯又必使卿佐來乞師者一年再伐嫌于屢用其眾也故執卑禮以求之去年伐鄭今夏伐鄭皆未乞師而今書來乞師可見此冬之伐鄭雖有單子與同伐要不出于王命而出于晉令者也以晉令而伐鄭

則單子之同伐與諸侯之役于晉者無以異豈以王臣為主果尊王命而討從楚之叛國哉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曰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杜氏曰不書圍敗楚救不成圍而還

杜氏曰鄭猶未服故

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厲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之而終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渝關李氏曰晉人無道以制楚無德以服鄭而或假王命或借吳援或卑辭乞師于諸侯終未能制楚而服鄭也是雖勞于計而勤于行則亦何益之有哉止見其自取羞而

春秋傳傳錄卷五

士

已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曰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汪氏曰王官下臨諸侯景從以却已敗之楚服懷貳之鄭宜若振槁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望風却走何哉蓋厲公既勝鄆陵驕佚放恣驕于用武慢于尊王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復肆非中國之力有不足蓋厲公之德有缺爾有嗣伯之資而以無道行之惜哉

渝關李氏曰伯業不成王靈不振三伐鄭而鄭終不服其

危可知故以伐鄭致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

杜氏曰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狸服闕

孔氏曰杜長曆推十一月丁亥朔六日壬辰十六日壬寅

二十六日壬子十日丙申二十二日戊申不知壬申二字

何者為誤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為十月十五日也十

月庚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

十一月諸侯還聲伯還自鄭壬申至于狸服而卒此非十

月分明誤在日也又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狸服魯地

也然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境也釋例又

春秋傳傳錄卷五

士

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狸服非魯地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還自鄭是嬰齊從公伐鄭而還也公

先至而嬰齊猶未入境者嬰齊將兵徐行至于狸服而乃

卒耳○左傳謂聲伯涉洹云云杜氏曰洹水出汲郡林

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按洹水在今魏縣屬大

名府蓋衛地也聲伯涉洹而至狸服則狸服者去洹當不

遠疑亦是衛地耳或以狸服為魯地誤矣○公孫嬰齊者

叔肸之子也忠于魯而不愧于其父之賢以忠賢而竟早

殞是亦邦家之不幸也嬰齊卒于叔老嗣為大夫是為子

叔齊子

錄左傳曰齊侯為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國

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殺叛齊

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

待命于清杜氏曰為明年殺國佐傳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關李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去

年六月是正月此年十二月是陽月當是時比年日食其

變已甚此時王朝屢役于晉而晉屬且無道楚既橫而吳

又張宜乎天變之至此極也

春秋傳傳集卷之三

三

邾子貜且卒

汪氏曰定公也在位四十年子貜嗣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左傳曰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

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宣八年卻氏廢胥克而嬖于厲

公卻錡奔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

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樂書

怨卻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投告

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

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

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蓋嘗使諸周而

察之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覲之信遂怒卻

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

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

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

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

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

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

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

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

春秋傳傳集卷之三

十四

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

清沸雕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卻將謀于謝矯以戈

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

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于朝矯曰

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

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

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

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

討于卻氏卻氏既伏其事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

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

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匡麗氏樂書中行偃
遂執公馬呂士句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
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
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彭山季氏曰卻錡卻克之子卻犇之從姪杜氏曰卻犇卻克從父兄弟

而卻犇則卻至之伯父也樂欲自傾危趙氏之後趙括在
八權勢日張而卻氏一族三卿尤為強盛不惟胥童惡之

雖樂氏素為黨者亦忌之矣况厲公以寡恩輕聽之君讒
言安得不入哉故謗言一至而胥童等遂奉君命以攻卻
氏然卻氏雖多怨而未有必誅之罪也故不去其大夫

春秋傳解經卷二十一 成公七年

主

張氏曰卻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
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
却樂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滄起朱氏曰卻至矜功伐已取怨于眾公前而射殺寺人
于公亦有難下之勢矣惟是鄢陵之戰雖違樂范亦以為
國耳樂書何為而怨之設計陷害以至于死耶且至也臨
難不亂引罪待死謂宜特有以獎悔過而慢無分別晉于
是乎失刑矣

穀梁傳曰晉禍于是起矣

渝關季氏曰彭山季氏曰此蓋執之而治以國法也故稱

國左氏所載長魚矯等以戈殺三卻則是國人亂殺之辭
非稱國以殺之意也按此說不無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
殺之也蓋凡書國殺者未必皆治以國法但是命出自上
無論其歸于司寇否無不可以國殺書矣是惟國人亂殺
乃可書人而不但書國耳若必治以國法而乃稱國彼夫

稱國以弑者豈亦以國法治其君乎然則三卻勢盛君雖
欲殺而不敢用三刺之法故長魚矯等偽為訟者而以戈
殺之未可謂其無此事也○此時樂書當國稱國殺而樂
書亦在其中矣不獨其君殺之也且晉卿不一如中行偃
等皆狗樂氏而不肯救三卻則夫三卻之見殺亦豈非諸

春秋傳解經卷二十一 成公七年

主

大臣之過也耶○三卻取禍之道見于傳者不一如卻犇
之來聘求婦淫也卻錡之來乞師不敬情也卻至之獻捷
于周驟稱其伐矜也且卻至與周爭鄆田卻犇取貨于宣
伯又與長魚矯爭田卻錡奪夷陽五田三子者莫不以貪
聞且卻犇之傲衛侯驕也謂魯君與行父妾也卻至之射
殺寺人暴且專也卻錡之欲攻公亂也凡若此者諸惡皆
備于三卻人皆早知其必亡而彼猶怙勢而莫知其非其
見殺也不亦宜乎然而卻至之敗楚為有功及其聞難猶
守信知勇之三德而不敢爭以視錡犇則有間矣今乃並
取而殺之是亦輕重之失別者哉○八年殺二趙比年殺

三卻皆晉卿也一族而有二卿與三卿權勢為甚盛矣而皆無德以居之故卒不免乎禍有如此比觀春秋之所書可以為人臣之永戒矣。左傳曰厲公將作難嗚呼是何言也亂臣之為亂者乃可謂作難君雖無道而欲亂殺豈可以作難言之乎。左傳謂書偃執公在十二月或未必然此下有閏月至明年正月庚申方弑君豈有執之月餘而乃弑者乎使果執之月餘二子之意將欲何為若欲廢置其君則于執公後既當逆孫周矣乃至明年既弑而後逆之可知二子之意不止欲廢已也若欲弑之如此大變事何可以多待意者二子之執公與其殺胥童皆在弑前

一二日內耳又或先殺胥童然後執公而即弑之亦未可知夫殺胥童經書在正月自當以經為正且以時勢度之胥童與君相依倚庚申弑君為月五日亦不應早殺胥童于五日前也左傳謂閏月乙卯晦書偃殺胥童于此月日既有誤安見執公之不亦有誤乎

楚人滅舒庸

左傳曰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蘆廬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索師襲舒庸滅之

任公輔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地譜蘆州城下舒城

彭山季氏曰舒庸說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楚敗鄆陸之

後舒庸有異志于吳故楚滅之以振威于與國也

渝關季氏曰舒庸乘楚之危而道吳人以病楚其為不義孰甚焉且恃吳而不設備亦失所以守國之道矣以是而見滅于楚固其所自取然楚人不能字小而宥其過乃遽襲而滅之抑豈仁者之所為乎。左傳謂舒庸道吳人圍巢伐駕圍蘆廬杜氏曰巢駕蘆廬楚四邑按傳于駕言伐或者駕是小國而蘆廬即駕之邑亦未可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傳曰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李曰去年傳曰閏月乙卯晦者閏十二月也今當據經為正故從經文改錄于此

彭山季氏曰胥童晉卿胥克之子而申父之孫也

高氏曰宋督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偃殺胥童而弑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于殤公者也

胥童娶于厲公者也

渝關季氏曰胥童導君妄殺而其君由是以殤童固晉國之罪人矣殺之曷為稱國而且不去其官曰稱國者當國大臣之所為也胥童已為卿彼雖有罪亦非大臣所得殺者况以其劫已故而以私怨殺之乎書曰晉殺其大夫不以亂治亂之道也。左傳曰民不與卻氏胥童導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按此說是謂卻氏與胥童宜為國

戮故受國討文失經旨矣家氏曰春秋繫之國殺為其有當誅之罪也是亦拘左傳之失也蓋卻氏胥童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道抑豈春秋之所許者哉彭山季氏曰胥童既致三卻于死而遂欲併害樂書中行偃則生亂之道勢有所不可行矣故書偃得以亂國為辭而致胥童于國法故臨川吳氏曰殺胥童者書偃也而書國殺蓋二子當國而以國法殺之是也然殺胥童者書偃之私也故不去其大夫按此說亦不然書偃當國以胥童之亂而殺之而君又不能庇焉雖非君命亦可以國殺書但非專為己私不比于兩下相殺之事故不書其主名耳此時國中危亂童又未必無黨與彼二子者豈能用三刺之典而以國法殺之子若夫不去其大夫者自是惡其專殺之意必非為其以私故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曰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鼻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息士魋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

春秋傳解經卷五

十九

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彭山季氏曰自十二月丁巳至正月庚申凡六十四日則其間當有閏月矣

陳氏曰弑不言故弑而言故有自來者矣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晉殺其大夫胥童晉弑其君州蒲蔡殺其大夫公子駒蔡放其大夫公孫獵盜殺蔡侯申春秋書弑未

有詳于此者也李曰凡殺放其大夫經皆為其各事書非之故則亦可見于此耳

汾陽朱氏曰晉厲公視遠步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卻伯

春秋傳解經卷五

二十

語犯卻叔語迂卻李語伐國佐語盡畢襄公謂俱必有禍後果如其言

汪氏曰晉人立襄公少子捷之孫周是為悼公

景陵鍾氏曰廢立之際巨室為政新君處此辭氣動止一毫軟媚不得一毫躁率不得要在理直氣強而辭不妨婉周子初見群臣數語悚然不臣者喪志不待其逐之矣然如此乃可為逐不臣者張本盟而館館而朝節次甚安漢文帝從代來頗有此風真千古應變定難之法而逐不臣者七人之後用人行政又有一番絕妙舉動所以服人渝關季氏曰據左傳樂書中行偃執厲公于匡麗氏使程

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于翼東門之外此實書僇弒之也乃春秋稱國以弒而不著書僇之名氏何哉曰此春秋分惡于士句韓厥等不獨專罪書與僇也書僇執屬公而召士句士句辭召韓厥韓厥亦辭夫書僇之召句厥也蓋亦畏句厥而冀其助己也為句厥者既知其不可而不從正當倡明大義率國人以救君父之難相與殺書僇而使屬公得免則幸矣不則力不勝而繼之以死亦其分耳蓋此時韓厥將下軍士句亦繼文子為世卿非無權勢而無奈書僇何者今二子俱辭召而韓厥耳以殺老牛莫之敢尸為喻韓厥之心亦惇矣且厥于孟姬之讒無所偏助而

能去其兵彼殺臣子而不當其罪故可不與其事耳此則君父之危事執大于此者抑孰急于此者顧可閉門待變生觀書僇之執與弒而不忘身殉難以速救之哉然則屬公之弒非獨書僇為之亦句厥等姑聽其所為以成之也故春秋不專罪書僇而稱國以弒所以分惡于執政諸大臣也。左傳曰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據此說則諸大夫之怨公者必多矣三卻既殺必有人人自危之意故士句韓厥雖不從書僇之召而亦不肯捐軀以赴難豈惟句厥諸大夫于此亦皆坐視而不恤冀彼去其所欲去者矣春秋之稱國以弒也固不

止書僇而亦豈止句與厥也哉但句厥辭召而不赴難尤其昭然可見者耳。國語晉陽畢謂平公曰樂氏之誣晉國也久矣註曰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樂書雖弒屬公周人之然人被其德不以為惡傳曰武子之德在人如思召公樂書實覆宗殺屬公以厚其家宗也謂殺屬公立悼以取重于國據此說是弒屬公者樂書而晉國不以為惡者蓋以屬公無道書素有德于民至是行逆必將斥其君之罪而有文奸之辭國人惑于邪說亦直以獨夫目其君矣陽畢謂其誣晉國其說良是夫以陽畢之論如此安知魯史之舊不亦謂書弒君亦如內外傳之所述者乎春秋稱國以弒而不言樂書是屬公之難所以成書之弒者實繁有徒故聖人原情定罪分惡于諸大夫而書法如此較之言書弒者不亦法更嚴而義更深也哉。陽畢曰樂書殺屬公以厚其家是書立悼公必獲其重賜矣平公曰樂書立吾先君是悼公既沒猶念其有功矣然自弒君後樂書不見于經傳此年十一月傳曰韓獻子為政杜氏曰于是樂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書蓋不久即死也然則悼公本不罪書書雖死而仍用其子故襄元年樂壓園彭城其寵樂氏也明矣襄十四年伐秦之役使苟僇僇實與書同弒而悼公亦用之使樂書不即死又或不請老寧不重用書而使其當國者哉。三卻胥童之殺與夫厲公之弒皆

稱國稱國雖同而義則各別殺三卻而稱國者君為主而大臣亦在其中殺胥童而稱國者是指當國大臣言弑君而稱國者又指諸卿言不止于當國大臣矣此春秋不可以一例求也。宋昭公之被弑也先書宋人殺其大夫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後書宋人弑其君杵臼所以著其國亂無政而為禍漸深也晉厲公之被弑也先書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又書晉殺其大夫胥童後書晉弑其君州蒲所以著其妄戮大臣而相傾及上也雖書人書國有不同然皆先及大夫而後及君可見君與大夫為一體股肱之位與人主相倚為安危者也顧可不重歟。胡傳

曰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于人心而定罪聖人順于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懼讓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樂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于匡廬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于冀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樂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莫獨于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于樂武子閻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討亂臣賊子之大要也

而後可與言春秋矣或問胡氏傳曰書弑晉厲公事若許樂書之弑何也朱子曰文定之意蓋以為樂書觀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弑也張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絕不可曉不知何謂也按胡傳之意蓋即穀梁之說穀梁傳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蓋謂厲公之惡有以自取之故不能樂書以此說難于立訓故不明言其旨耳夫厲公之惡未至如桀紂樂書之志未能如伊尹聖人于此奈何許其易位而恕其弑逆也且經文明書弑君大分甚昭大尤甚著豈為厲公之不君而不問其大臣不軌之罪哉為呼經解不明而害義傷教之弊不減于邪說之橫行其非小失也夫。汾陽朱氏曰晉卿之賢固以趙宣樂武為首稱矣然有弑靈公書弑厲二子皆有章微而春秋所載有宿無書胡氏于董狐之獄不煩再訊獨州蒲一傳讀者反覆推詳竟莫省其旨歸豈謂厲不君故稱國以弑而不著書之名氏為仲尼特筆耶然春秋魯史也孔子未必取成策而漫為之更變也桃園不以兵赴魯史安從書倉匠麗果以書赴魯史安得漏書或曰匡廬積謀不比桃園之倉卒書偃從容鎮定以撫國人誰敢實赴其名氏宋鮑之

于昭公楚圍之于邾教皆是類也此于從告之說似為可據然讀春秋者欲一一以類求之頗多難合而康侯作傳概謂聖人有特筆春秋多微詞往往索之艱深而不免于支離晦澁焉其詳見于陸子胡傳辨疑一書康侯復起當無以易之矣按此說謂孔子作春秋未必取魯史而更變之誠有然者但魯史雖從告未必盡依其辭而不為之旁稽詳考而徵實以書者如董狐之于晉事且直書盾弑而無所隱豈以他國之史但據告辭而盡其文奸之說乎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春秋未作之先未嘗無義旨之所存而不僅從告已也今觀內外傳

春秋傳解詁卷之五

二五

二書事頗詳而間亦有論斷安知魯史不亦如此孔子作春秋又于其中裁定而筆削之固不敢擅易其事亦未必盡仍其文孔子所謂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是也如溫公通鑑悉本于前史朱子綱目亦本于通鑑因其事與文而合立其義則其勝于史鑑者不亦多哉故謂聖人有特筆春秋多微詞者未嘗不是但或不得其辭而不免于支離晦澁則有之如樂書弑君而稱國謂以厲公不君而不著樂書之名氏吾恐聖人雖有特筆當不如此立訓也此則實不可從耳○張氏曰聞之師曰稱國以弑者眾弑其君之辭也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

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既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僭晉之世臣以社稷為心可以行易位之權而程滑遽弑之故稱國以弑而不言二臣分其惡于眾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僭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按此說以稱國為眾辭蓋本于公羊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公羊傳曰稱國以弑者眾弑其君之辭然稱人以弑者乃是眾弑其君之辭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襄三十一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今亦以稱國為眾辭雖指舉朝諸卿言而不比宋莒之稱人者為指通國上下言但其所以分惡于諸卿者義別有在若止為程滑遽弑而以此故分其

春秋傳解詁卷之五

二六

惡恐諸卿亦不任罪也大抵書僭之使滑弑其罪本不容誅春秋之罪諸卿正罪諸卿之不討書僭以救君而欲共成其弑焉非過為書僭寬也今乃謂書僭可行易位之權而弑君不由于書僭其為彼曲解之者深矣即使果是如此而無伊尹之志者亦欲行伊尹之事可乎哉夫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蓋驅厲公之嬖臣非討厲公之亂臣也何得援不誅書僭以為証且春秋之凡繼弑而立者多矣固有反以為德而過寵之者宋莊之于華督是也豈皆剪其所忌如晉惠之殺里克衛獻之殺甯喜者哉○臨川吳氏曰春秋之作正為誅亂臣賊子也趙穿弑靈公傳不言者使

而經書趙盾弑君程滑弑厲公傳以為樂書中行僇使之而經止書國弑何也曰此春秋之所以別嫌明微也蓋靈公之不君其惡未加于一國欲殺趙盾而趙穿為盾弑之實盾之所欲弑也故春秋誅盾為首惡厲公之無道剛暴不仁徧得罪于一國樂書中行僇執公而殺其輔君為惡之嬖臣蓋將以匡晉國而未有弑君之心也程滑因國人之所共怒而弑公蓋非書僇之專謀也故書國弑若獨書書僇則罪歸于二卿而一國之人得免于弑君之惡矣曰二卿執公可乎曰孟子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樂書當國之卿厲公既誅三卿矣不可諫也必將大亂晉國生視社

春秋傳解經卷之十一 成公十年

二七

稷之隕則亦何以為國卿乎故將廢置而更立焉國人遽弑其君聖人不以首惡加二子非縱之也蓋辨是非定邪正以示萬世左氏使程滑之言非經意也按此說亦不然靈公厚斂以唯墻曷嘗不播惡于其眾厲公忍于小民而司寇之刀鋸日弊見國語范文子之言固多得罪于民矣然樂書有德在民民亦不至欲弑其君且此時樂書當國而勤兵伐鄭又皆出于書之謀未可專咎于君矣抑豈以此怨君而欲弑之乎但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群大夫而驟殺三卻在諸卿必皆自危而欲弑之者故書僇得以為其所欲為而竟弑之也夫稱國以弑者亂在上蓋指諸卿之執政者言

非徧指一國臣民言也且國君無道國人怨而惡之亦人情之常今以一人之弑君謂因國人之所共怒而為之遂使一國之人無得免于弑君之惡後世腹誅之法亦未甚于此者有是理哉孟子謂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蓋亦天子乃可變置耳其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蓋亦未有不請于天子而敢擅行者若非貴戚之卿則尤不得行此事矣不然齊桓公存三亡國義士猶云薄德則是諸侯不得封隣君豈大夫而可廢君父哉竊意樂書中行僇即從社稷起見但欲廢公而不殺公而不請命于天子亦非春秋之所許者況其以違己故陷卻

春秋傳解經卷之十一 成公十年

二八

至以劫己故報胥童其執公也蓋亦懼禍而謀先也安見其為社稷謀哉又范文子不欲伐鄭又不欲與楚戰深知厲公不足以立功而屢勸樂書之止兵而書皆不聽其不恤社稷明矣至是而謂以執君為社稷吾不信也且使書僇執公實無殺公之意而程滑得因其執而行逆是亦書僇之罪矣況夫以臣執君將欲置之何地伊尹放太甲未嘗執太甲也昌邑王為帝而霍光廢之未嘗執昌邑也今執厲公如匹夫必不止放之廢之者矣不止于放廢其心寧可問哉然則春秋之不書書僇非謂書僇之無罪也書僇之罪不待言而諸卿共成其弑而不肯救是皆與于亂

賊之歸者也故稱國以弑以均其罪有如此者上書樂書弑其君則凡懼禍而有恨于君父者皆可聽一二人之所為而安生以觀變謂于我事無與也遂使奸人無所忌而弑事乃成彼且得免于誅焉禍亂何自而息乎由是言之可知春秋之所書自非淺見所能識今則求其說而不得乃謂書僇可以易君而其弑也又非書僇之專謀故春秋恕之其失經意愈遠矣。或曰此程滑弑之非書僇意也程滑因諸卿之不自安而弑其君蓋諸卿懼禍而有逐君之意程滑乃敢為其所欲為而無忌憚也書僇當國而人得弑其君或當時有歸罪書僇之議者左氏誤聞遂謂書

春秋傳解題卷五 僖公八年

二九

僇執公而使程滑弑之耳且樂書中行僇不但未使程滑弑公即執公之事蓋亦未必有若果有之春秋亦必書之矣春秋不書可知無此事也況其執公意欲何為此時天王睦晉諸侯景從嬖幸滿朝一旦而欲易其位非惟不敢亦必不能若執而欲弑或不欲弑而人得因其執而弑之則首惡皆所不免矣春秋何為恕之而不書耶又觀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僇是書僇實未嘗弑實未嘗執也執與弑皆是程滑故經不書書與僇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之篤亦獨何歟按此說亦不然不書執而書弑舉重也不稱樂書而稱國均其罪于諸卿而書僇亦在其中也若

謂書僇無此事程滑素未有權勢何敢執公而弑之即彼弑之經又何為不稱人哉蓋此時厲公無道嬖幸滿朝已殺三卻而却書僇書僇危如朝露矣彼雖幸免于死勢必不能久生者書僇于此明以懼禍而謀先執謂其無執公弑公之事哉使果彼不欲弑而程滑弑之彼以當國之大臣將必討滑而以禮葬其君矣今程滑不聞加誅而葬公于異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則是明斥其君之無道故加以惡謚而且不以君禮葬之意當時亦必謂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以此為辭故公然弑之而又葬不以禮如此耳且悼公既入逐不臣者七人杜氏註曰夷羊五之屬蓋悼公亦

春秋傳解題卷五 僖公八年

三

謂厲公無道自應取弑故但逐厲公之嬖臣而不誅厲公之亂臣又不聞其改葬厲公不俟踰年而即稱君也非亦以獨夫應誅而不知弑君之大惡哉況悼公入境即慮其立而人不從命不無畏諸臣之意故必與之要言而又盟而後入焉其逐不臣者七人不過去其所忌而防患耳且悼公雖剛明諸大臣亦頗強偏若當上下危疑之日急正亂臣之罪而加之誅豈不慮激成其變而事又不可知者然則悼公即欲誅書僇蓋亦時勢之難行也奈何以其不誅而謂書僇無弑君之事哉惟書僇以君為無道而殺之而諸侯從之悼公安之百姓信之亦皆以為君實無道而

春秋傳解經卷五 成十年

三

應殺也大抵相率而文奸不復知君臣之義為何物矣春秋明正其罪曰弑君而大分明矣又不書樂書弑而稱國而眾罪昭矣其所以扶剛常于既墜而闢邪說暴行于橫流者豈曰小補之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晉厲公在位八年弑襄公會孫周立是為悼公史記曰晉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談生周孔氏曰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是文公之玄孫彭山季氏曰悼公名周襄公之曾孫厲公之再從子也按襄公之後至此有四君靈成景厲是也成公為文公子與襄公為兄弟景公與桓叔為從兄弟厲公與談為再從兄弟則悼公誠為厲公之再從子而襄公之曾孫文公之玄孫矣未知厲公曾有子否然厲公既弑即使有子亦不得立又或成景無庶支故迎周于京師而立之耳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曰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弑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使濟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

張氏曰無咎奔于去年之秋而鮑牽則齊靈可以省母之言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

慶克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數等矣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歸于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惟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襄陵許氏曰慶克作惡濁亂宮闈譖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為俱靡而已于是因為國佐罪

廬陵李氏曰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

春秋傳解經卷五 成十年

三

殺叛故也杜氏註曰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按國佐固嘗有三罪而齊侯以是討之但謂因此三罪之故春秋乃如此書則不然夫人臣有此三罪其無君也甚矣殺之似不為過然國佐當國惡慶克之濁亂宮闈譖害大臣遂以憤疾而成三罪其實情亦可原猶可從末減也況其叛也齊侯既與之盟而復之何又追討前罪而殺之哉然則齊侯之使殺國佐必為其母深恨于彼故特指其三罪而加戮焉春秋于此方欲明其罪不及死豈欲正國佐之罪而謂殺其所當殺者乎且齊侯罪國佐之專殺而不知專殺大臣亦非侯

國所得為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蓋亦識其濫且專耳如左傳之說未免失經旨矣。高無咎之奔莒也高弱以盧叛齊侯使崔杼慶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殺叛夫國高為天子之二守而世為齊卿其權勢盛矣靈公不察慶克之淫亂輕信其讒遂無咎而疑國佐固為失君道然無咎奔而其子即叛國佐又惡慶克之圍盧而棄命專殺亦以其邑叛焉尚復有臣子之禮哉且以慶克之淫亂國佐諱之于前而又殺之于後志在于除惡而已殊不知以此致罪而在己之惡殆有甚焉尤非所以自全之道矣大抵權臣當國莫

春秋傳傳解卷五 成公六年

三

不怙勢而助黨則其無君而自恣者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卒之國佐被殺而其子勝亦就殘要皆彼之自取禍耳為人臣者亦可以戒矣

附左傳曰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杜氏曰朔廟五日公親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孔氏曰辛巳距乙酉五日先定所修之政待朔旦而後施之故五日也屬公被殺而嗣絕故悼公自外而入即位之日即命百官施布政教與居喪即位其禮不同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遠繆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惡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頤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樂豫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範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

使修士為之法并糾御戎校正屬馬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馬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御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錡遏冠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馬使訓群驕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齊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伯也杜氏曰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左即位之年渝關季氏曰樂書中行偃既弑厲公遂使人逆周于京師而立之觀其初入境而與群臣數言便自有操有縱及其即位之初敷政官人便自卓然正大各有條理誠賢君也

春秋傳傳解卷五 成公六年

四

但以大義論之則悼公之立蓋亦不得正其始者何也周居京師非在外者遠于王朝之可比一旦聞君父之難正當察亂賊之實告于天王以請討至于君位之得失可無問也晉人雖來逆尤當請命于天王則奉天王之命以為君又從六師而必欲正其弑君之罪將申大義以討賊晉亦豈無人為響應而合攻之者哉如此則書偃諸卿之罪既正而後可以正位而君晉矣或曰此時晉國之權在樂書若必請討于天王則天王不能自主勢必君位失而已且不能自保矣若杜預何曰非此之謂也君位之得失命也亂賊之當討義也君子以義制命不以命廢義若果有

志于討賊則為家國扶綱常為子臣匡倫理事果濟而正名為君孰不畏神而服教者萬一事敗而賊不能討主社稷者何慮無人又何至以討賊故而致社稷之遂隕也不知出此告之以難而夷然若常迎之以歸而憚然就道並未聞有請討請命之事于天王也則當其即位之初雖有諸事可觀何足語于正始之道乎雖然又有說焉前此之不討賊又不稟命姑無論悼公既立大權在握若于今行禁止後揚其大逆之惡而治其罪又為之改葬厲公以明君臣之義事雖遲猶庶幾能悔過者奈之何刑典不章而耳寵罪人而使其長有世也良以邪說盛而暴行恣天下春秋傳釋疑卷五 成公八年 三五

公如晉

左傳曰公如晉朝嗣君也

滑閼李氏曰討賊者天下之公義也伯國有賊彼不能誅與國亦所當討今則不思討賊而急朝賊人所立之嗣君是樂書既誣其國而又以誣天下天下不復知彼之為賊

虞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曰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如楚子韋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彭城宋邑按今直隸徐州即其地也。楚鄭伐宋以其逐魚石也而魚石乘之以入彭城復入者既絕而復入也自魚石之奔至此未及三年而已先收其田里不欲其自新矣乃魚石倚楚為援因伐復入以奪其邑可乎哉

春秋傳釋疑卷五 成公十年

三六

孫氏曰此楚鄭間晉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偪宋也

蘇氏曰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以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曰復入

胡傳曰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樂盈是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樂盈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已絕之詞稱入者甚逆之詞

滑閼李氏曰討賊者天下之公義伯國不能討責在諸侯中國不能討責在外夷此皆公義之必不容已者也楚共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 成公七年

三

與鄭成既聞晉國之亂或楚約于鄭或鄭請于楚相與連與國而與問罪之師則以晉悼之剛明未必不戮罪人以謝天下者如此不惟天下皆義楚而晉亦畏服之不遑矣奈之何置而不問乃反問晉之變以伐宋而徒為宋姦謀也此豈僅猾夏之罪為可誅哉春秋爵二君而直書其事辭不加貶而其所以罪之者深矣。此伐宋以納魚石也據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宣十一年則大夫亦可書納據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昭十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哀二年則其據邑也亦可書納今不書納宋魚石于彭城者何也曰書伐宋而即書復入知二君為魚石而伐也書復入而先書伐宋知魚石恃二君而入也楚鄭伐人之國以納其姦固大不義然經以魚石自入犯君為文所以責魚石者抑又至矣。蘇氏曰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樂盈之罪重于宋辰趙鞅也茅堂胡氏曰孫林父宋辰趙鞅荀寅皆據外邑以自保故書叛魚石樂盈將以亂國故書復入按此說不然凡叛臣背君無復忌憚非僅懼罪自保已也宋華亥等入宋南里以叛將以覆其宗社而禍及其君豈猶不足為亂耶且亂臣之惡除弑君而外莫甚于以叛更安有罪重于此而別為亂國之事耶彭山季氏曰魚石據邑要君特欲求復其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 成公七年

三

位耳雖非人臣之禮然未至于叛君也故不書叛又曰樂盈之入特與諸大夫爭強求復其位不惟坐投鼠忌器之嫌而亦犯專祿周旋之戮矣然未至于身叛也故不書叛按此說亦不然魚石之據邑要君豈僅求復其位而已哉將欲入國而殺其所忌內專政而外事強夷所害于國家者實多況以楚鄭伐其國而奪其地是明與君為難又不止于讎華元矣如此而謂其未至于叛君未可信也若夫樂盈之攻范氏乘公門矢及君廬以彼之大亂國而禍將及君猶謂其未至于身叛也抑豈說之可通者哉然則何以不書叛也曰魚石樂盈與宋辰趙鞅等書法雖不同大抵皆為亂臣無異也其書法所以不同者蓋魚石樂盈之位皆已絕故皆書復入彼雖復入而宋公晉侯未嘗復命之為卿則非其臣也是以不言叛宋辰趙鞅等之位未絕于其入而不稱復則猶其臣也故須書叛以正其罪此書法所以不同耳安可謂石與盈罪重于叛又或未至于叛是以不書叛乎。書復入者不書叛亦如閭盜之弑不言其君者然一以其已絕一以其甚賤經豈無故而異其文乎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左傳曰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彭山季氏曰士句晉卿嬖之子也是為范宣子

襄陵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傳曰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杜氏曰為平公不徹樂張本

渝關李氏曰除杞伯姬來朝其子外杞君之來朝者六止于此

附左傳曰七月宋老佐華喜園彭城老佐辛馬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成六年

元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曰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汪氏曰成公末年杞邾相繼而來朝蓋皆謀從晉耳

渝關李氏曰晉悼公初立威望足以服諸侯而尤親厚于

魯故杞邾二君相繼來朝雖以修舊好實欲附望國以審

所從耳及悼公復伯凡征伐會盟等事杞邾多與焉此固

晉政之所致蓋亦由魯人有以成之哉

築鹿囿

左傳曰築鹿囿書不時也

李氏曰經義不止為不時然歲不時亦在其中焉

杜氏曰築墻為鹿苑非土功時

公羊傳曰何以書識何識爾有囿矣又為也

穀梁傳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汪氏曰古之聖王臺池囿園與民同樂今築墻為囿為阱于國中以厲民此豈君人者之心乎

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囿門廡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况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

襄陵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于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廬陵李氏曰築園三始于此年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句來聘杞邾來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耳而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成六年

卑

成公遂自以為安肆意于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時般樂怠教者也

高氏曰前此未有書築園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張氏曰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于國中成

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囿蛇淵囿亦師其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所謹也

渝關李氏曰蛇淵囿以地名鹿囿以物名詩曰王在靈囿麋鹿濯濯白鳥鶴鶴觀于鹿鳥如此而化國之氣象可

見矣公方築園而卽薨使其未薨而得遊逸于此吾恐虎日肥而民日瘠亦何取乎獨樂以厲民哉

乙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曰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穀梁傳曰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廬陵李氏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鞏戰以後汶陽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于晉嫌隙已生

然方其事晉也東讎于齊南屈于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

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于晉也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隨困莒丘執而辱于外僑如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

成六年

四

諺夫人失德而亂于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

其末年幸悼公之興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

孟獻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

贊以綏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為矣李氏曰四卿得志于齊

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免沙隨莒

丘之辱如京師似可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背華

之耻成公得不救失而不悟其非也斯言信哉

渝關李氏曰成公之世雖政在大夫而季孫行父仲孫蔑

等猶當時之賢卿也成公之所以保魯而無大患者未始

非諸賢之力然觀春秋所書凡其所為未有合于義要于

古大臣以道事君之理猶未講耳夫以上卿當國凡所以格君心而強國勢者豈異人任今則君非日著而國恥頻亦安見其大有造于魯者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曰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韓獻子為政杜氏曰于是樂書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

伯安彊自宋始矣

汪氏曰前番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此書楚鄭侵宋而不

曰救彭城彭城不可救也比事考之黨叛臣之迹見矣荆

楚蠻夷不足責也鄭附夷而崇姦何至若是之甚乎故特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

成六年

四

貶而人之序鄭于楚下以著其惡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本為救彭城意者老佐卒而彭城之

圍已解故但侵宋以毒之耳楚將是子重鄭將亦必是卿

然而皆書人者或以為大夫之恒辭未為不可蓋二君之

伐既稱爵而二卿之侵是亦無待于貶者也但公子嬰齊

前後皆以族名見而此獨不然其為貶也可知蓋前伐之

稱爵直斥其君以罪之此則人其卿而實加貶焉以黨叛

之惡最大此時政在大夫故不得已而重責其臣臣見貶

而君惡亦自可見豈非經義之較然者哉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傳曰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彭山季氏曰士魴晉卿士會之子士燮之弟也

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伯業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渝關李氏曰一聞宋被侵而即乞師謀救之韓厥所謂欲求得人必先勤之者悼公于此可謂能用其言矣經書乞師止此。左傳所記臧武仲之言或亦非正禮凡伯國乞師而魯以師往未必一如來使之班爵經書乞師凡五皆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 成公十年

四三

以大夫乞師故特書之若他役之以微者來乞師又或來召兵豈亦可因來使之賤而以少師與之乎或者待來使之禮如其班爵而加敬焉則可耳

附錄左傳曰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過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李曰此傳本在楚鄭侵宋下韓獻子所言之後傳蓋因其後而即以救事備言之也其實晉侯之救宋當在士魴乞師後以先命使乞師于諸侯而晉侯乃親行焉雖經書乞師事是在士魴至魯時要之晉侯之至台谷當亦不在此時前也今特移錄于此然後乃得其序耳

廬陵李氏曰晉文伯業始于釋宋圍悼公伯業又始于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強自宋始矣

汪氏曰晉悼公一出師而楚師還異于楚師至而諸侯亟

還者矣

四

渝關李氏曰晉侯既救宋何以不見于經或楚人聞晉師之將至而即還固已去宋郊矣及晉與楚相過于靡角之谷楚又避之而去是于既還而過之非既過之而乃還也如此則宋不須救是以不書救耳然會于虛打左傳又曰謀救宋也今楚師已還又何謀救之有蓋乞師徵會本為謀救宋以晉師先出而楚人即還及諸侯與齊魯大夫繼至宋遂辭之而但請師以為彭城之圍耳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 成公十年

四四

左傳曰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杜氏曰為襄元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林氏曰虛打宋地

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為此盟也

彭山季氏曰晉悼公始立而即以楚黨逆臣陵虐中國為慮故即合諸侯于虛打然承厲公之衰人心方散曹滕諸國多有不臣魯使仲孫蔑齊使崔杼皆懷柔之而已但即見在諸國而推晉主盟悼公唯有成伯安強之志是以

雖當衰弱之餘而諸侯復合伯業復合興矣。崔氏食邑于崔出自丁公至崔杼九世矣

陳氏曰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杵當國已而殺高厚齊無世臣矣于是伐莒伐魯皆杵帥師焉而後弑君齊之禍靈公為之也

廬陵李氏曰晉悼公同盟四虛打難澤戲毫城北

渝關李氏曰晉悼公以新立之年而首謀救宋其恤患也勤矣列國之三君二卿即相與同盟以戴晉其成伯也達矣以是光前烈而諸侯嘉賴之若悼公者不誠賢矣哉然以正義律之則悼公救宋之謀與列國同盟之戴晉或亦

春秋傳辨疑卷五 成六年

四五

不無可議者何也悼公之得國以厲公見弑而為諸大夫所立者也諸大夫弑君而擅立君大惡滿朝不此是問而急救宋夫亦孰重而孰輕乎且己國之亂臣不加討而欲攻與國之叛臣是尤不知內自正而欲正人者也夫厲公急于外事而內難作悼公繼之正當按甲息民鑒前轍而專于內治可矣即有楚鄭之侵宋而宋人告急豈不可命將出師以助之守又以崇姦猾夏之罪論楚鄭令其愧服而自還乎不知出此而親行救宋又乞師同盟相沿于故習而不知返末見其若于義也。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公所以仁諸侯也按此說亦未必照傷九年

葵丘之會有宋子定四年召陵之會有陳子曷嘗不在此喪而出會哉魯襄即位之年方四歲此時方為孩提之童

蓋以其幼弱不能會而使上卿往非為在喪故也以為晉悼之仁諸侯或亦失其實矣。觀宋公亦與于會盟可知楚鄭之師已去宋矣左傳謂宋人辭諸侯是欲諸侯歸國也又謂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是獻子先諸侯而歸魯而列國之卿從君來會者方有事于彭城不皆歸也然彭城之圍無崔杼則崔杼亦以有故而歸矣至獻子葬君畢而又會圍曹莒滕薛四國之大夫亦皆聞命而繼至焉惟齊人不會彭城故晉人以為討而

春秋傳辨疑卷五 成六年

四六

齊以太子光為質于是次鄆之役又有崔杼矣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曰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杜氏曰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曰書順也。孔氏曰自此以前莊宣薨于路寢桓莊僖文宣皆書順也。獨發傳者隱桓閔皆為人所殺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皆其薨不得道也莊宣雖薨于路寢莊則子般見殺宣則歸父出奔數國不安是得道順禮唯成公耳故傳于此發之釋例曰傳見莊之變舉成書順以包之是也



春秋辨傳疑卷五十三

渝關 李集



又公

孔氏曰魯世家文公名興傳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論關李氏曰文公者傳公子也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

八年元年歲在乙未杜氏謂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

接體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范氏曰繼正謂繼正年也隱去即位以見讓桓書即位亦安忌

春秋辨傳疑 卷五十三 文公元年

莊間傳不言即位皆繼試

何氏曰即者就也先竭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

位也事畢而反喪服焉

胡傳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朝世定于初喪必踰

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

之心不可曠年無君也

啖氏曰嗣子為君明年正月朔就位而面改元

家氏曰即位必以歲首改元亦必以歲首若歲首不書即

位而餘月書之則非元年正始之義矣

高氏曰文成定即位於未葬之前皆稱公者既踰年也一

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稱子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

勉齋黃氏曰人君即位之別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書元年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帝乃殯落三載四海過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阼之位也然萌薨之日或在歲終則蓋有未殯而踰年者矣

孔氏曰釋例曰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有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之喪

春秋辨傳疑 卷五十三 文公元年

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國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

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也按杜引顏命康王之事以譬此

者彼是既殯此是踰年雖時不同取其暫服吉服事相似

耳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麻冕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

為失禮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

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

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嗣王祇見厭祖

因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斬禮君臣亦皆吉

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

汪氏曰文定及九峰蔡氏皆以即位之事家宰攝告廟攝臨羣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而入謂胡君以先君之喪為己私服其意蓋欲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服不可廢也

彭山季氏曰胡康侯於此論古者即位皆以家宰攝行告廟臨羣臣之禮恐於時宜亦有所不合也何則易世傳授國之大事告廟臨羣臣人君即位之不可廢者在商以前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人無異心故人君得以三年不言至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三

周成王三叔流言人有叛志則時異勢殊雖欲不言不可得矣而奉嗣王以見厥祖則事之重者禮宜親行雖商時亦宜得使人攝哉
渝闕季氏曰胡傳曰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經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知之何而可于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若堯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祫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

祠王之事祇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一月伊尹以禋服奉祠王則先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執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諸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按此說似多未當書於舜曰格于文祖是舜服禋喪三年畢而告踐阼之禮也於禹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

帝之初是為攝舜政而告廟臨羣臣之禮也引此而論改元即位之事固不合矣且孔子所謂君薨事乃以冢宰攝國政非以冢宰攝君位也以此而論即位之告廟臨羣臣國有攝行之禮抑宜足據乎至於伊訓所言則是改元即位之事矣其謂伊尹祠于先王者因伊尹攝政故主伊尹言之則祠先王乃出伊尹之命非伊尹自行祭也觀下文奉嗣王祇見厥祖可見矣安有嗣王在廟不親祭而令伊尹攝行者哉下又曰侯甸羣后或在羣臣既在廟中未有不見嗣王者冢宰雖攝政斷無居君位而代王臨下之理且凶服不可入宗廟嗣王與羣臣想亦未嘗不從吉也胡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五

傳以是為攝告攝臨至免喪而後從吉且以祇見殿祖為
伊尹以奉朝王事見太甲之祖也不亦大失經解乎若夫
顧命康王之誥載成王崩康王受命即位之事甚詳其曰
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倬爰齊侯呂伋以二十戈
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是康王
于父崩之日即為憂居宗主矣又曰丁卯命作冊度越
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云云王麻冕黼裳田賓階卿士
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是康王即位于父崩之九日自乙
亥至癸酉是安可謂其猶未成服而宅憂哉然則成王之殯康
王之成服書雖不言要皆不在癸酉即位日故新君之麻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五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六

廟臨羣臣有不即吉而親行之者哉且觀羣臣之言曰敢
敬告天子又曰惟親陟王康王之言曰惟予一人報誥是
未踰年而已稱王矣蓋天子之禮與諸侯不同諸侯未
踰年者皆稱子以上有天子為共主故可懸其君稱而不
居若王嗣子不即稱王天下不幾無統哉故於先王既殯
即即位不可以一年二君為嫌惟至踰年方行改元之禮
耳但凡告廟臨羣臣天子諸侯皆親之必無大臣攝行之
禮如文公之改元經既明書公即位其非大臣之攝行明
矣若第以不可變服為解是止為私親計而不為宗社之
大事計也又何以謹始而正新君之體哉○齊典所謂受
終于文祖大禹謨所謂受命于神宗者是齊禹攝政之禮
也齊典所謂格于文祖者是齊服禫喪三年畢而踐阼之
禮也伊訓所謂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者是太甲踰
年改元而即位之禮也顧命所謂麻冕黼裳入即位者是
康王於先君既殯而受命之禮也凡若此者各主其事言
之是固有所不同矣然除齊為居攝外未知既殯即位改
元即位喪畢即位之禮三代皆兼行之否歟以周制之詳
備固兼行之乃觀伊訓之奉太甲是在踰年改元時未聞
其初喪行即位禮也孟子謂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
是在三年喪畢後未聞其踰年行即位禮也或者夏殷時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七

禮猶未備而諸禮未必兼行歟今亦難定其必斷姑據書言而各論其事可矣。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蔡氏曰受終者死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舜典又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氏曰舜服喪三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告蔡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大禹謨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蔡氏曰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按舜禹之居攝國皆告廟臨羣臣矣乃舜典不言舜之踰年改元事而書格祖於帝乃祖落三載四海還密八音之後即大禹謨與夏書亦不言大禹之踰年改元

事也豈舜禹於先帝崩後未踰年改元乎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據此所稱舜禹即真之事甚詳則是實無論年改元之禮矣但不知堯舜崩之後三年之喪未畢大統歸于何人而紀年當繫何代也通鑑前編仍紀堯舜之年恐堯舜既崩無仍用其年之理竊意河南陽城之避皆不待三年而之中國而踐天子之位或亦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八

不俟三年後也舜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蔡氏曰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今按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孟子曰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以三十三年與十七年共計之正合五十載之數此以知舜之在位實五十載非至堯喪三年後方改元也張氏紀年敘曰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見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闢而弗章故以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而戊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爾據此說則自舜之改元至其崩時止四十八載而其命禹總師也方宅帝位三十一載即禹之受命居攝亦止十六載耳若史官通數之而以堯崩之明年為舜年既已失証而在帝舜之自言者豈亦妄以未宅帝位之年為己年乎至於薦禹十七年又自正月朔前舜方命禹時通數之以合此數亦覺其難通矣竊意堯崩在癸未舜改元在甲申格于文祖

春秋傳辨疑

卷壹

文公元年

九

在丙戌命禹總師在丙辰禹攝在丁巳舜崩在癸酉如北方興五十載陟方死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及薦禹十有七年之說皆相合矣夫大抵堯崩之明年舜已改元書謂格于文祖者是除喪踐阼之禮非至比始陟帝位也以此推之禹之改元當亦在甲戌歲然則孟子三年避于之說或亦傳聞而失其真耳不然堯崩舜崩之後未聞朱均改元而即位也舜禹於此豈其虛懸帝統而使天下無所繫屬乎夫天下不可曠年無君在虞夏之時縱不似周制之既殯而即位或亦不至三年喪畢後必不得已而登大寶者矣○邵子皇極經世書於乙卯唐堯七十二年曰薦舜

春秋傳辨疑

卷壹

文公元年

十

甲申下大書夏啓以後則曰乙酉二丙戌三云云則是甲申為啓改元歲此時啓即為天子矣夫以舜禹攝政之年即為改元之年不惟與孔子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相背謬且與虞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之說大不合矣據書言則舜不如此可知禹亦不如此此邵子考核之未精者也惟於夏啓之改元書在禹崩之明年是為得之雖與孟子三年喪畢並避啓而天下從啓之說不同要之理勢當必如此啓既如此安見舜禹之改元不亦在堯崩舜崩之明年乎以為舜禹之改元在堯崩舜崩之明年亦與孟子三年喪畢舜避堯子而天下從舜禹避舜子而天下從禹之說不同然猶不似邵子之以攝政為改元既皆孟子而於事理尤失正也今惟據理斷之可耳○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氏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並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係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危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東據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己安能無所陽然於中而不遠引

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擇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避
避之而幸其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
避而強取之乃為逆德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
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避
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
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
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
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比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
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若曰受人之寄
則當逐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

春秋

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七

昔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
欲以是而言聖賢之事其誤甚矣按朱子此說深得聖人
之心則謂舜禹之避朱均似無可疑者但以虞書考之而
見孟子之言或亦未必然也書載帝堯之讓舜曰汝陟帝
位帝舜之讓禹曰汝終陟元后是帝舜明以天下讓舜禹
矣既以天下讓舜禹則當祖落陟方死之前堯舜必有以
處其子而安舜禹矣舜禹即欲避朱均未均於此亦安肯
聽其避而不中父命以固留之哉且堯舜為天下故而以
天下讓舜禹是以天下皆諒堯舜之心而不敢逆其命天
下之從舜禹是即所以從堯舜也不然天下哀堯如考妣

考妣之去世未久乃舍其子而他從亦非所以報先帝也
使如孟子之言是堯舜欲讓而猶未讓始聽天下之從違
而已無與是舜禹得天下於天下而非受命於先帝也且
天下非從先帝之命第出天下之所憂戰而自擇主朱均
非成先帝之志第處無可奈何之勢不得不從首而從人
此不惟誣堯舜而且誣天下並誣朱均矣欲明堯舜之無
私而反沒其讓禪之實事欲明天下之歸德而反失天下
與朱均所以共全忠孝之至情亦安見其信哉又觀帝
堯之咨四岳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冀朕位岳曰否
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且

春秋

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三

堯讓舜曰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舜讓禹曰汝終陟元
后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堯堯未得舜已以冀位之說
咨四岳四岳弗以否德辭而終舉舜未嘗言其不可冀也
抑舜讓于德未聞奉丹朱禹讓于功未聞推禹均也當其
讓位之時不極言嗣子之必不可易不極言大位之必不
可移第欲他謀于有德有功之人豈其居攝已久天下已
歸心乃退避其子於喪畢之後而欲天下之歸朱均蓋亦
覺其不情矣由是觀之堯舜為天下而得人舜禹為天下
而受命在當時固不必避不必避而避之是止從一身起
見而不顧天下之重托也夫以湯武之為天下行天討猶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宣

不辭放伐其君孰謂天之歷數在舜而舜禹之於朱均乃必過為辭避如此哉曰孟子謂居堯之宮過堯之子是篡也若舜禹不避朱均不幾類於篡乎曰非也堯舜既崩朱均當居何所先帝既以天下與人若其子仍居先帝之故宮而不肯去則是不能承父志而獨親視於天下之歸己也朱均雖不肯恐亦不至比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為諸侯意南均之封為諸侯亦然二子既為諸侯則先帝未崩之前必使之往就其國而不在帝都矣至於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雖皆後來事要其涉位之初未必居先帝之故宮也在當日雖不避位何當居其宮而逼其子哉大抵舜禹於朱均不必避其涉帝位而改元亦不必待三年比撥之情理事勢俱見其如此也況夫三十在位五十載涉乃死之說彼誌舜者尤為鑿鑿可據者乎書雖不言禹之在位幾何載而以舜推之亦必於舜崩之明年即涉位也然則過密八音變遷齊東等語孟子之論堯舜每引書辭以為斷今不信虞書可信之辭而獨信孟子之所傳聞或亦論世者所不許也如仁山金氏曰按春秋以上君薨嗣君踰年即位於廟夫即位必踰年者當喪未君也踰年而即位者不可踰年無君也獨唐虞之際三年之喪畢而始即位何以知其然書稱帝乃祖落三載四海通密八音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宣

而後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則是舜之即位在三載之後也即位于三載之後則聖人之心可見矣南河之避何足疑乎且謂避之非者以勢言也聖人有天下而不與國不以勢之利害入其心者而況五帝之世世質民淳帝堯陶天下于禮遜雍睦之中百有餘載而岳諸聖賢咸享朝廷當是時也帝舜從容其間勢亦無不可者大聖經者事之衷也聖心者理之主也論事而折衷於聖經以求聖人之心焉是為得之矣按此說亦不然書言舜格于文祖在帝祖落三載之後乃是喪畢踐阼之禮也其實舜之改元即位當不在此時蓋堯與舜皆以天下為心者也堯以天下為心是以讓位於舜舜雖面辭而堯不從姑令之居攝而行天子之事則當其臨崩時未必無遺命而令其即真者舜以天下為心亦即以帝堯之心為心矣既受遺命於帝廷乃懸大統而不居復避其子於喪畢後其如天下何其如先帝之命何且欲明一己之無私而不計帝堯之私其子欲明一己之不安而不計帝堯之不安於身後是舜與堯未得為同心而亦安見其有當哉況當時世質民淳帝堯之陶天下已久而諸聖賢又皆在朝天下之臣民孰不知堯之心孰不知舜之可以有天下孰不知帝堯之已讓舜而必欲其涉位者則於堯崩之明年即遵堯命而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五

改元即位孰曰不可蓋其受命於帝危帝危之心即在朝諸聖賢之心亦即天下臣民之心也大與人歸之徵抑宜俟三年避子而乃見哉故謂舜之改元即位在於危廟之明年者考之於經未嘗不與在位五十載之說相合而以格祖為喪畢踐阼之禮又未嘗有荷於經也此以知避子之事不足信觀於舜而禹亦可知矣。升庵楊氏曰舜受危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於廷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偽為退避則如曹操司馬懿之術矣而謂舜禹為之乎且今日方避而明日倏然又來是何舉措至於益避禹之子尤為無稽孟子嘗曰春秋輯傳辨疑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六

之於前而乃避之於後是何為者抑天下之歸心於舜禹已久舜禹知天下之從己而不從朱均豈待避之而後從違乃決哉不待避之而後決似亦多此一去來豈然舜禹不如是也。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此弟據承繼一節言之以視桓宣之書即繼莊閔僖之不書即位為正耳其實王命未至而輒即位是亦非禮之正也古者國君薨訃告于大王隨即請命以行踰年改元即位之禮王命至而改元即位乃禮之正若先君薨於歲晚時迫地遠王命不能即至則暫行攝位之禮以待王命之至而後即真此雖經傳無文自可以義推如諸侯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而受命雖已得襲封之命猶以士服見者以其未見天子而受服故服士服以示謙由此推之使先君薨於歲晚而王命未至安得輒自即位如有王命之實事哉此時告廟當以攝告臨祭當以攝臨居攝可以不書如魯公以攝為名而不書即位是也春秋諸公皆不請命于王不待王命而輒即位故史亦據實書之而聖筆不削所以誌其禮也文公雖有命而王命未至己即位其罪亦與諸公等未可以其繼正故即以為得禮之正不復責其擅立之咎矣或者以為內有所承猶得書即位以正其始是率天下知有父而不知有君也不幾為無王者所藉口乎甚矣其傷教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七

也。先儒以擅立之罪最大見隱公不書即位遂以為仲尼之所制至于他公之書即位者求其說而不得遂以為內有所承而得書即位不知惟其擅立是以直書即位以著其無王之罪觀此年之錫命在四月而即位任正月其為擅立也明矣如隱四年衛人立晉毋非衛人所得立也經必直書以示譏然則魯公之無王命而自即位是亦不可不書者也不然魯公之不由王命而侵伐不由王命而會盟者春秋皆誌其實而不削何獨於即位削之乎即位可以不削則諸公之書即位總以著其無王也隱公以攝為名是以不書即位耳。王命未至暫行攝位之禮將亦為名是以不書即位耳。王命未至暫行攝位之禮將亦可以改元乎曰可先君之沒已踰載不可仍用先君之年且以社稷之重政事之繁其年不可以無統正惟踰載當改元是以不得不攝位不然何不俟王命至而後即位乎如隱公以攝為名而亦改元定公即位于六月而歲首已書元年然則王命未至而改元者或亦周制之通典而不嫌於無王者歟。古者雖有諱陰之禮若告廟臨祭亦盡委之家宰而已不與則新君之立僅有其名而無其實恐非所以待賓客也若王命未至而新君攝位自是不妨新君攝位以王命之至家宰攝政以全終喪之禮上以尊王綱下以定國法內以盡子道外以正君維古人或有

其宜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杜氏曰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渝關李氏曰按公羊經日上有朔字此無朔或是傳錄所遺亦未可知。自此年至襄十五年凡九食無不書日其不書朔者比年宣八年十年襄十五年而已自襄二十年以後凡十七食無不朔日並書矣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曰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叔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七

後于魯國杜氏曰為八年

公孫叔奔魯傳

孔氏曰叔衣服字也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禮為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

汪氏曰諸侯五月而葬倍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宣王室謹禮以懷諸侯惟恐失期而先至也歟倍公未嘗遣使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倍公之葬比事以觀得失見矣

彭山季氏曰按襄王當為世子時位幾危矣而傳公附齊桓盟首止以定之為天子時位既失而方復矣而傳公會晉文盟踐土以明之比所以德于魯而不忘也故當其存

也則使宰周公來報其朝及其現也則使叔服來會其葬
錫命文公以及其子昭葬成風以及其親襄王之子魯厚
亦至矣文公親被寵榮略無感激送死之禮不周奔喪之
使辱便必致毛伯求金而後使得臣繼往其員義不忠如
此何以立大本而勸羣臣哉

渝關李氏曰諸侯之使來會葬者蓋無他人而經皆不書
微者來且以常事不勝書也大王使叔服來會葬見天子
恩禮之過厚矣故特書之卿以譏其不度也然魯侯之事
天子者未嘗盡禮則是天王過厚而魯反過薄也君不君
而臣不臣常不重可憚耶公羊傳曰其言來會葬何會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尤

葬禮也穀梁傳曰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胡傳曰凡
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
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
義者矣後此說皆以叔服會葬為得禮故書則是不書會
葬者皆非得禮之常者矣不知崩薨卒葬固當書然而外
來葬內與內往葬外者自不同內葬外者不以得禮之常
而不書所以詳內事也若無其事則闕其文其或失禮而
害王法之甚者誠有削之以示義者矣外葬內者書之不
可勝書也故略之且非卿來則常禮也故不必書惟於越
禮之常者則書之通經之中止有天王兩使與滕子兩來

而已此年叔服葬僖公五年子伯葬成風除此之外無聞
焉豈諸侯通無使臣葬魯之事而天子之於他公皆無人
馬來會其葬乎若來會葬而不書抑豈皆為失禮而害王
法之甚者乎夫戰國之滕微乎微矣滕君薨齊使孟子往
弔之文公之葬定公孟子又謂弔者大悅以戰國之滕而
有弔葬也則春秋時之魯無不弔葬可知矣又如舍昭等
事天子諸侯之於魯君通無其文當時喪禮未盡廢不應
全不及魯君且平王歸賜於仲子襄王歸舍昭於成風秦
人之於成風亦歸襚以安母而有弔喪之禮況於魯君之
喪乎意魯君之喪當時未嘗無舍昭時以得禮之常故不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平

書而凡所書者皆非禮也來會葬者之或書或不書當亦
如是若以書者為得禮不書者為不得禮將呂伯之葬成
風與滕子之葬襄定公亦可謂得禮而除此以外二百四
十二年之間並無得禮而可書者此尤未得為通論然
則叔服之會葬本非禮彼展以其非禮為得禮不亦誤乎
所謂叔服之非禮者何也鄭子大叔曰元王之制諸侯之
喪士弔大夫送葬大夫送葬之大夫蓋指下大夫之微者耳
考之春秋難以桓文之伯亦止遣微者往是必為常禮矣
若天子之於諸侯尤當使微者而叔服以中大天實來故
特書之以示譏且孟子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五

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受地同則其秩品亦必同經於滕子之會葬既識之豈於王朝大夫之與外伯等者而無幾乎以此觀之則叔服之為非禮也明矣又春秋十二王書崩者凡而書葬者五其使卿葬者唯文八年叔孫得臣葬襄王昭二十二年叔鞅葬景王而已至於桓簡匡三王之葬不書其人蓋皆微者夫魯於王朝不可使微者而且使微者往豈周于魯國可使微者而不使微者來乎微者來而得禮之常故不書可知叔服之書是必過于常禮而不能無識也已或謂春秋十二王魯人會葬者僅五春秋十二公周人會葬之禮豈無關焉弗及者若盡以為得禮之常而不書或亦不然曰此又不可以察言矣當時之闕而弗及者豈惟周人即在諸侯亦多有之彼既無其事是尤無可書者夫以不葬之無可書與葬而得禮之不書者經固不嫌於無別而不辨其孰有與孰無蓋亦猶貴於人之道也歟若夫內葬外葬無其事而不書亦與失禮害法之不書者無以別是亦不可以察言者俾內事外事之書與不書皆當於內外分別觀之不則得失皆淆亂矣汪氏曰失禮如成公親葬晉景公害於王法如見弑賊不討及吳楚僭王之類據此則皆內葬外葬之事可以別而不存以示義至于外葬內葬者滕子之來葬襄定無異於成公之葬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五

晉景何嘗以其失禮而不書且隱閔之賊未討在本國且不書葬抑豈為此而制他國之來葬者又為非吳楚僭王之可比其來葬者又何害于王法之甚而不書也故以內事例外事則皆難通有如此今惟於內外分別觀之然後得失可得而正耳○四月葬而二月即來中間又有閏三月來之過早未和與何故或者來在春末而史失其月歟若果如是經雖書在二月下蓋亦繁之於春末耳非以二月貫此事也

附左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杜氏曰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基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中季曰歸餘於終有謂歸在歲終者與此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古歷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恒同初章閏月僅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治曆者皆以彼為首首之歲漢書律歷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一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壹

曰非禮也志之所言閏當在此年十一月後今三月已即置閏是嫌閏月大近前也杜以為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嫌置閏大近後也杜為長歷置閏疏數無便定準凡為歷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僖五年正月朔旦冬至則是年當閏十一月也杜長歷僖元年閏十一月五年閏十二月與常歷不同者杜以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司歷過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益云火猶而流司歷過則春秋之世歷法錯失所置閏月或先或後不與常同杜唯勸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春秋轉傳辨疑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壹

日癸亥為二月一日則丁巳當在三月而不在四月惟閏在三月而後四月再有丁巳也左傳以為閏三月無疑矣但傳以此閏為非禮若據漢志說則閏三月為近前據杜註說則閏三月為近後二說不同將以何者為非禮乎竊意二說皆未得解若論其正則當閏在八月前後耳蓋歷法之常大率三十二年當置閏以文六年閏十二月逆推之則四彝當閏四月比年當閏八月僖三十一年當閏十一月雖今歷閏法不齊有多至三十五年一閏者有少至二十八月一閏者然合一章而論大率是三十二年一閏也今謂此年當閏八月蓋亦約略計之而於前後亦當不遠耳使如漢志說則僖五年為章首此年當閏十一月後如杜氏說則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此閏當在僖公末年以此二說順推之皆與文六年之閏十二月不相合而亦安見其有當乎大抵漢志之說蓋據漢歷而云然然後世之歷與古歷不合者多矣如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歷通驗或得二十六或得二十七或得三十五其推日食既不合可知置閏之不合者亦非古法之舊也且杜氏之長歷與常歷又不同彼自言長歷未必得大則彼說原不足據彼唯勸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歷夫經傳之日月豈無偶差而失其者若第據其日月之見於上下者遽移

春秋辨傳疑

卷五

文公元年

重

置閏以求合其不足據也亦明矣此二說所以不得解可不求傳義於二說之外也哉。左傳以閏三月為非禮而以歸餘於終明之是謂此閏不於終為歸其餘也夫歸餘於終之義有主歲終言者有主中氣終言者要皆不當閏三月注氏曰考之經傳凡言閏月多在歲終文六年閏月不吉月哀立平閏月并齊秦之後九月實做於此元城劉氏曰古今應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以十月為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按此說是謂歸餘於歲終也漢志以傳五年為章首之歲謂是歲閏餘十一閏當在十一月後杜春秋辨傳疑

春秋辨傳疑

卷五

文公元年

重

者古法本不在歲終竊秦之後九月自是秦法之謬而春秋之於歲終書閏月或亦不皆無中氣耶如此則傳言閏三月非禮者是謂不閏於中氣終也竊意後說似勝於前說以此年閏三月推之他月既可閏可知閏法不專在歲終矣但文六年閏十二月明明可據自此遂推而上此年不當閏三月而亦非若漢志之當閏十一月後與杜註之當閏傳公末年也要之司歷者既失歸餘之法以是而譏其非禮固宜矣或謂古歷精密而閏法亦甚簡明何至誤置一閏若此乎曰是不然春秋之世禮壞樂崩禮樂多不如古常至於天運歷數之微渺豈無任私智而輕變法者乎如羲和世為歷官其在仲康時獨不免有假擾天紀之罪又何疑於後世之誤置閏者且自炎漢以來歷法之改造者甚多漢凡五改唐凡八改或曰宋凡十六改或曰十七改必其有差而後改而所改者亦未必皆無誤也然則此年之誤置一閏宜曰無之然或歸餘本當在歲終此則變法而偶一為之亦未可戶姑闕所疑以俟知者可矣。潘室陳氏曰歷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毫餘重新起歷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歷之第一日故謂之歷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

將皆甲子為歷元按此說亦有可疑者孟子謂千歲之日
至可坐而致也則歷法之始於日至也國矣邵子曰冬至
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蓋冬至本子月之中氣自當以月中
之至日為正若子月朔旦乃是建子立春之正節豈可以
此日之長至為歷元乎意必甲子年甲子月月半長至日
時皆甲子此乃可為歷元耳若大章首之歲雖不必皆甲
子或亦不當以朔至同日為始也漢劉歆曰朔旦得冬至
是為章月律歷志以得五年正月朔日至為章首之歲但
取月日之整齊以便推算而已抑豈理數之正也哉况自
文六年閏十二月逆推之又與章法之閏數不相合是尤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垂

難信其必然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論闕李氏曰北年閏三月而於四月葬僖公不數閏正合
五月而葬之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而喪事不
數也

范氏曰閏是歲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山大事官不用也

六月閏月不
吉月傳註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傳曰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李曰衛蓋毛伯名和率孔
之稱杜氏以為字或未必

杜氏曰毛采邑傳二十四年左伯爵諸侯即位天子賜以

命圭令瑞為信傳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孔氏曰

采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

圭伯執躬圭子執綬圭男執綬圭冬官玉人桓圭以下皆

謂之命圭是用之以命諸侯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

圭者是侯爵當賜之以信圭也王人又六天子執皆曰寸

以朝諸侯其皆謂之信圭也王人又六天子執皆曰寸

子天子執皆以寸之觀其相當以否所以合瑞為信也傳

十一平晉惠公斯立王賜之命圭亦新立是其

比也傳稱晉侯受玉信以比知賜命必有玉也

彭山李氏曰毛文王子毛伯采地在畿內與呂伯同襄王

厚報僖公施及其子故來錫命也

汪氏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以為世子及其君薨必告

於王王遣使省其終事遂命世子嗣為諸侯三年喪畢乃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垂

文公元年

垂

以士服入京師見天子於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服其

服自見天子錫之散號之服與命圭合瑞於是服之以歸

設奠於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春秋諸侯立世子既不誓

于王及其嗣位又不請命于京師王不能罪因而命之兩

失之矣○天王之錫命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

錫命者有既沒而追命之者比年毛伯錫命及號公命曲

沃武公為晉侯呂武公賜晉惠公命皆始立而錫命者也

呂伯廖賜晉桓公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文

公皆以其有功而錫命者也樂叔錫桓公命及成閭公追

命衛襄公皆既沒而追命之者也若呂伯之賜或公命則

始立未賜命歷八年而後命之耳劉定公之賜亦周靈公命
雖非有功王將娶于齊故以私恩命之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毛

諭闕李氏曰杜氏曰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孔氏曰
傳二十四年傳有原伯毛伯杜云原毛皆米邑此毛與彼
計是一人而註不同者此毛當是文王之子封為畿外之
國於時諸侯無侵有毛或是世事王朝國曹見滅從此以
後常稱毛伯國名尚存仍為伯爵必受得米邑為畿內諸
侯故註彼云米邑此云國也封爵既存故云諸侯為王卿
士者按毛之為毛國與米邑本有兩說傳二十四年傳當
辰曰管蔡邢霍魯衛毛聃邴雍魯滕畢原鄭鄭文之昭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毛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毛

毛伯為諸侯為王卿士者矣李彭山謂毛伯米地在畿內
是矣但謂因為氏伯字也此則不然以桓四年宰嚭伯
糾律之則伯本爵名且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二
臣見殺必不以其字書可知毛伯之為伯爵無疑矣詳見
隱元年祭伯來下○胡傳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
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憤則有錫敵竟主望因其終喪入
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敵
竟主望然後歸是已車馬衾棺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
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來馬又何
予之衮衣及黼是已彤弓報天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
也詩所謂彤弓召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悅之鐘鼓
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
而獻功也何為來賜命乎故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
命來錫命非正也按此說援引頗詳但不如此年之錫命
蓋錫襲封之命耳古者諸侯之立上必請命於天子既請
命則天子當有錫命之典矣恐不俟其喪畢入見而後命
之也不然諸侯宅憂不可入見天子豈其三年之久王無
一命之及而顧擅為諸侯乎然則春秋之意非譏其喪利
未畢公未入見而來錫命也譏其不請於王而擅即位王
不加譴而寵命且下及焉以是為非典禮之常耳○諸侯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主

始立而請命王即命以襲封而正即位之禮及其終喪入見然後賜以散寬之服以歸公羊傳謂命者何加我服也是誤認此命為終喪之命矣終喪之命有受命無來錫命穀梁傳以此錫命為非正蓋亦未知始立之命未可往受而誤以彼禮律此事耳○汪氏所謂始立錫命之例亦當有劉晉惠公魯文公襲封者始立之命也曲沃武公初封者始立之命也初封者可以有服故晉人為其君請於天子而求命服詩所謂不如子之衣安且亓分是也若襲封者終喪入見而後有服公羊傳以此為加服之命則非矣杜氏謂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主意此命亦當有命主而春秋不書者重在命而不在物也○或曰王使來錫命因魯請命而錫之也魯使微者往是以不見於經按此說亦未必然若果請命於王是魯人猶知有王矣魯人猶知有王則於是年春正月王命猶未至何不稍待王命而暫行攝位之禮乎既不待王命而攝即位則必不以王命為重而上請之也明矣此蓋天子有意懷魯故於會葬之後又錫公命以榮之不待其請而然也如齊桓倡伯天下既推為盟主天子於是錫命以授之伯豈齊桓請伯於王而後命之乎非也○此命之使毛伯蓋亦非禮毛伯者天子之卿大夫也襲封之命庶士亦可以行豈必卿大夫乎魯不

晉侯伐衛

請命而王錫之命錫命不可使毛伯而使毛伯來王朝於此有兩失焉在天子既不自知其非使毛伯者不能以禮匡王又不能以禮自處而亦安能免咎乎魯人受其寵命亦不知夫襲封之典禮不如是也皆非春秋之所取也已○王使來錫命文公於是乎非擅立矣然四月錫命而正月已即位其初當非擅立乎後雖有王命之及初亦難免無王之罪矣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主

左傳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伐鄭伐縣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且居晉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彭山李氏曰晉侯之於衛成素未有恩者也豈獨執歸京師之故哉及被狄圍又棄而不救致有帝北之遽不可為以德綏諸侯也然成公毅然優狄而狄遂城下受盟此何賴于晉哉自是則不事晉而反與晉抗矣故伐許之役襄公將以朔文業也而衛亦不從此其所以有伐衛之兵歟襄公不能反己有闕專恃兵威而強責之不亦過乎其書侯君將之恒稱無王氏義義以襄公為克繆父功昭焉盟

王首能我服諸侯故書晉侯伐衛以責之則似襄公真能
仗義討罪者殊不知襄公非賢君也權歸臣下志在兵爭
第承父公餘烈未遽失墜耳豈能以大義正諸侯者哉

東萊呂氏曰晉襄公朝王于溫人皆善其尊周也及其
弑王之日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責之然則尊
王之善蓋襄公之本心哉使衛侯先來朝晉則吾知晉襄
之施未必入于周境矣彼因人而有善者未足以為善耶
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必因責人而始敬父則父得
子之敬寡矣臣必因責人而始朝君則君得臣之朝寡矣
又況子之敬父自敬汝父耳於人何有臣之朝君自朝汝
春秋稱傳辨疑 卷三 文公元年 壹

君耳亦於人何有使晉襄之事周春秋朝覲史不絕書亦
長省皆定之常耳猶不足以自高況甫涉周之庭遽傲然
自足鳴鐘擊鼓凌責他人之無禮安得不納孔達之侮哉
雖然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大學之道也豈襄公朝王而後
責衛似有合於大學之旨可致耶非也觀書者要當忘言
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己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
者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己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己之
論固為非諸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己次曰非諸人其意
主於改己過而不主於責人過明矣

論語季氏曰杜氏曰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天親

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陳氏曰春秋苟具君意雖卿帥不
書致伐衛書晉侯不書先且居成十三年伐秦書晉侯不
書樂書襄十年滅偃陽書晉侯不書荀偃士句衰元年伐
晉書衛侯不書孔圉所謂深探其本也杜氏曰文宣以後
大夫專政凡征伐會盟君雖在而大夫任其事故經書晉
侯而傳言大夫也按此三說皆不然經既明書晉侯自是
晉侯之親將蓋於朝王之後晉侯即至師中矣何事曲為
之說乎若夫圍戚取戚不書者略之也或以為不告故不
書然晉侯雖戚也公孫叔往會之豈猶不知其故者而輕
不書故知其為略之也口衛成公有憾于晉而見其伯業
春秋稱傳辨疑 卷三 文公元年 壹

亦浸急是以不肯朝晉而且侵其與國其不從盟主也明
矣襄公嗣位欲修伯業而衛不服抑思衛之所以不服者
何故可不內省其闕以求顯比無私之道乎今乃不以德
綏而徒以力爭為是加兵于衛不辭親將以討之雖終能
戚服諸侯克驕父功繼為盟主其術不足稱也故春秋直
曰其辭以示譏蓋與晉文之伐衛同一書法耳王氏以為
稱辭而貴之則誤甚矣。晉襄再制未終亦非朝王之時
且因伐衛之便而朝王欲自免於致尤之禍耳非真見於
分義之當然而雖然為之者也然當時伯國君臣不惟不
知分義之常而亦不知事機之要使其以大義論天下而

躬率諸侯以朝王則亦孰敢不從者天下之尊周由晉侯
王必錫以伯命而諸侯皆服矣何以伐衛為哉不知出此
乃於喪制未終之時因使以朝王而且借此以為責人地
其禮不足言其心愈不可問矣故雖既朝而伐亦為禮與
之師總難免於無王之罪者也無惑乎衛人不即服不踰
時而即有報伐之役也已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曰叔孫得臣如周拜

杜氏曰謝賜命

彭山季氏曰得臣者叔牙之孫公孫蘇之子也是為莊叔

春秋傳解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奎

渝關季氏曰先儒皆以公不親拜為譏或不然公尚宅憂

未可入見天子則使卿謝命自不為過但終喪之後公不

往朝于京師其罪為難逭耳耳會葬傳公錫命文公舍贈

會葬於成風是天王之忌禮及其父又及其身且又及其

庶祖母也此無論諸侯之朝王義所當然即以報稱之情

言之亦當往朝以答其禮而公竟不一朝焉何其忍心害

理一至此哉嗚呼公之不忠不仁為已甚矣。文公在位

十有八年歷襄頃匡王三世終其身不朝于京師蓋其積

習已久矣夫不尚懷有人道哉若夫此年叔孫得臣如京

師拜王命也八年公孫放八京師弔王喪也九年叔孫得

臣如京師會葬也然數且不至而復其至京者僅有得

臣之兩如而已以諸侯之事天子惟一二使臣之至京遂

可畢告臣子之禮耶吾恐禮當親行者公不親行而但使

臣往亦難免於不臣之罪矣。經言如京師而傳言如周

即此周字使見左傳立言之謬凡言周者或對先代而言

孔子所謂周監於二代是也或統天下而言詩所謂明昭

有周式序在位是也至於魯乃有周之侯國若以如周為

辭是以周與魯對言之也周與魯對言之是以列國視王

室也可乎或經言京師而不言周禮則恭而最甚精矣此

春秋所以為春秋而非史傳所可及也歟

春秋傳解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奎

衛人伐晉

左傳曰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

帥師伐晉

渝關季氏曰稱人者大夫之恒辭也伯主聲罪致討不自

反其不仁無禮之罪乃反稱兵報伐之直書而罪自見不

待貶矣先儒以稱人為貶辭恐未必然。觀公孫教會晉

侯于戚可知此時晉侯猶未返也晉侯未返而即伐晉衛

之忿暴不恭亦甚矣不知有王又不知有伯是誠天下之

罪人也然而晉徒以力服人人不肯服而反受侮抑豈非

伯國之羞哉。春秋與國伐晉者三此年衛人伐晉實二

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魯哀元年齊侯衛侯伐魯以衛齊之伐魯如列國又與齊桓卒而宋曹衛邢之伐齊者不同矣蓋四國之伐齊納孝公雖害於義猶云拘齊桓之意耳茲乃明與伯國為仇卒至晉勢衰而伯統絕莫非齊衛之大國為之也然亦豈獨齊衛之咎也哉○是役也是從陳共公之謀而為之也左傳曰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夫越國而謀固為古通然而謀之不臧又何異於築室道謀者乎杜氏以為今古之道而失今事伯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是亦不足於此謀也然則君子以為古者取之之辭乎抑亦譏之之辭乎謂是取之則義不當謂是譏之則意不明要皆說之未可據者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走

秋公孫叔會晉侯于戚

左傳曰秋晉侯驪威田於公孫叔會之季曰驪威田之說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戚衛地在頓北衛縣而今開州城北

七里有戚城是也○戚之會魯欲為晉說衛而衛尚不服

也不然衛人何以不預乎○左氏謂晉侯驪威田是不知

文宣時晉魯尚未交于衛也

杜氏曰禮卿不會公侯

臨川吳氏曰凡魯卿會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其非

胡傳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

之君非王事而自相聚會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賢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李曰本在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下今繫之此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走

公陳侯蔡侯盟于折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非專會也

若公孫叔會晉侯則專會矣

廬陵李氏曰內人大特會外諸侯五教會晉侯于戚行父

會齊侯于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宋故弓

會楚子于陳是也此為大夫特會諸侯之始

渝關李氏曰公孫叔會晉侯于戚是于戚邑為凡會也此

必晉侯已破戚故得為會于此邑可知左傳圍戚之說未

實錄也但謂其取戚驪威田或不然哀公之世衛猶有戚

文公之世晉魯未交于衛要有取其邑而疆其田者乎此

或晉人入戚而據其野左氏誤傳而云然耳然而圍戚不

書者取重於入入重於國經自隱公以後外取邑不書自
僖公以後外圍邑不書而通經之中並無書外人邑者惟襄

十二年書季孫宿以其取入圍邑者甚多是以略之而不

書也威之不書圍入蓋亦略之但書會晉侯于威亦可見

威邑之已破矣一說會于威未必在威邑中也如宣十四

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楚未入宋其

為會也尚書在宋國中乎以彼推之可知此亦圍威而相

會于威之近部耳此說亦是未知當日果如是否也以上

書晉侯伐衛是晉侯之親將也若非晉侯之親將即欲疆

威田何必為此而特來況疆威田之事未可信可知晉侯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堯

之在威是蓋親將而猶未返耳曰彭山季氏曰左氏謂晉

侯之伐衛也圍威至是疆威田是不知文宣時晉界尚未

交于衛也況威不書圍又不書疆何因而發此傳乎按此

說不信疆威田之事良是但以此時之晉界明之即可知

其不然矣何又及以經不書疆為解乎通經之中外疆田

者皆不書惟昭元年書叔比即果疆威田亦在不書之列

矣未可以書與不書論有無也若夫圍威之事未必無之

經自僖公以後外圍邑者多不書豈獨一威為然哉今乃

以其不書而不信其事或亦未可據也曰季彭山謂威之

會晉侯為晉說衛而衛不服蓋有之矣但此時晉亦不悅

晉故明年以公不朝來討安知比會之非自為謀而不暇

于為衛解乎如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昭九年

秋弓會楚子于陳是皆屬賄于楚非為楚說宋陳也然則

此或往勞晉侯而亦薦賄焉蓋亦有之要皆難定其必然

也口是會也為魯事乎為衛事乎其所以為會之故不可

知但禮卿不會公侯以公侯共相會而卿往參之已不可

況于晉侯在威而敢與為專會乎嗚呼此弊之積漸已久

矣若為魯事未必不以為恭若為衛事未必不以為厚而

以春秋之法律之以是為踰名分之大閑也而亦安見其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卑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左傳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子上曰

君之齒未也而又多費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

是人也嚙目而射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

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

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杜氏曰江芊威

之江芊怒曰乎從大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

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

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中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元弗聽

丁未王縊縊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

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彭山李氏曰按左氏序周臣所以試居之由其事宛然如見可以為後世之鑒但諡之曰宣不諡曰厲乃諡二言則怪誕矣居是魯諡常在存時故主始則諡安得諡於未時之前乎○李曰按彭山說極是然我楚國之法即於死後諡諡亦未可知且亦安知非未殯之前備有論其行事而後及於諡者遂致此異耶如楚共王將死請諡宣與厲便於王時自請諡蓋亦異於常禮矣今亦難定其然否聞之可也

范氏曰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高臣於尊親盡矣

胡傳曰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

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聖

所由示懲戒也唐世子知安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高臣十載而惡名不滅知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見唐孝敬皇帝如傳嗚呼聖人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罪在前各執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繫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多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

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

則世子知而闢此必將懷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

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秦請佛旨而見仇矣唐和未傳帝諸侍臣知仁孝賓禮大臣未嘗有傳書崇也經

過而氏右將將志知秦諸數佛旨右能殺之

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子嫡

妻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與常在少者養

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

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

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

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頃偕王過陵中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聖

戰勝諸侯毒賊天下陸氏曰楚頃偕王二十三年襄立左位四十六年召陵之前伐鄭後鄭皆

四召陵之後國許敗徐滅莒黃齊桓既沒益肆德於襄

公伐宋而獻捷于魯戰而宋襄逆適其身死而後齊成

殺合諸侯圍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

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

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

世之大戒也然則高臣無賊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

其君有以致之許止不當樂亦憐公教之未至耳有國有
家者視凡可不知所儆乎

張氏曰商夷無道之極感應之理故至於此後世如匈奴
頭曼魏拓拔珽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兩夏襄背皆以
外夷盜賊毒被天下中國不能制而受禍於其子猶不善
之餘殃千載一律故商臣之惡待書之使為君父者知謹
履霜之戒以此防人猶有驟欲廢立以咎劾黃之禍者
汾陽朱氏曰商臣蠶目豺聲忍人也況阮立而又欲黜之
不速禍乎激江竿而洩其謀環宮甲而肆其毒至王請食
熊蹯死而不許真忍矣夫多置宮甲益以叛具廢長立少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墨

與以叛名皆失在父也若商臣之惡人人知之矣稱世子
以見其有父而無父顧稱君以見其有君而不君也潘崇
畫策師亦不成其為師又何誅焉

崇後鍾氏曰楚商臣弑成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王
生而以亂取戕死而以瞑爭謚異哉名根之於人如此楚
共王將死自請謚靈與厲辱臣以其知過而謚之曰共成
王以爭得之孰若共王以讓得之之為美乎

諭關李氏曰葉子願者楚君之雄也楚至於頤其勢愈強
其志愈橫而其惡愈深矣歷年說久二伯迭興雖商桓能
致其盟晉文能致其敗亦未能正其僭王猶夏之罪而厚

誅之也天下如楚何哉然而獨起內庭見弑於世子而不
能自保其身考其所由皆其不善之積以致之非偶然也

後世之為君父者亦可以此為明戒矣。按胡傳論春秋
之義可謂精矣但其意只欲防其起亂之原而於大惡之
必誅未及焉以其不待言也。由今論之彼魯桓之弑篡春
秋所以誅之者不遺餘力況商臣之弑君父更有甚焉者
乎今則直書其事而大惡實有所歸愈莫逃於人人得誅
之法矣人人得誅而莫之誅則是上無王下無伯內無國
人外無天下歲功不成而天道亦或僭也其和世界何哉
夫亂賊之為惡雖不畏死然亦僥倖於不死以為富貴地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墨

使其知大法之難違或亦不敢為惡而少有所止者孟子
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可知春秋之作所以懼亂
賊也惟既防其起亂之原而又嚴其討賊之法然後君臣
父子之道可得而正也。按曰劉氏曰穀梁云日乾之卒所
以謹商臣之弑也。顧公穀
並作乾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謹其弑乎
按穀梁之說亦未為非但本可以他弑之不日者相比擬
也蓋楚商臣許止皆書日獨于蔡般不書日世子弑則同
而日與不日異者非謹於此而不謹於彼也舊史有詳略
且亦或闕或不闕故耳安可以彼之不日遂謂此之書日
非謹之哉。陳氏曰楚國未志其志願何世子弑君不可

以楚不忘也按此說不然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
固已忘楚事矣何事曲說乎○楚成王在位四十六年世
子高臣弑之而自立是為穆王

公孫敖如齊

至齊曰穆伯如齊始聘焉

劉氏曰左氏云禮也至齊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此君
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平讓之道也志杜云明諸侯諒
德之正也信德之同也卑讓德之基也杜云明諸侯諒
則則國事皆用吉禮皆非也左氏見諸侯廢喪而聘故推
以為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為常喪而吉皆
反禮越禮不可以教後世者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聖

汪氏曰左氏於凡諸侯聘悉以為禮既不察其不能謹
天下之通喪又不考其尊周交鄰之疏數劉氏辨之當矣
僖公三十年宰周公來聘而公子遂報聘于京師且初聘
于晉此年毛伯錫命則得臣往拜而教亦初聘于齊此事
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渝關季氏曰此時齊不事晉而晉亦不悅于魯魯使卿往
聘齊也蓋以借齊援而慮晉人之加兵耳何氏曰書者譏
魯娶戎于此時議婚事亦未可知今無論其或借後或議
昏但在諒闇之中而遽修玉帛之好于鄰國其為非禮已
甚矣穆伯既不能諫而且奉命以往能免咎乎○諸侯之

聘鄰國不必使卿而公孫敖往非禮也且君方諒闇不可
入見天子則於他禮猶未遑矣顧可驟交鄰國乎不可驟
交而教執聘齊尤非禮也左傳每以非禮之事為禮抑知

春秋禮義之大宗此非聖人之所取也○

附左傳曰穀之役在僖三

十三年

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

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
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訐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
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降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
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使為政杜氏曰為明年秦
晉戰彭衙傳此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元年

吳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十四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二年春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曰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

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為右

杜氏曰鞠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

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丙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

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睥取戈以

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翼之役殺其二役並在

殽難之而立續簡伯狼睥怒其友曰孟元之睥曰吾未獲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四 文公二年 一

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睥曰同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

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

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執和黜而宜乃知戒矣子姑待之

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

子謂狼睥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

赫斯怒豈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

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

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惧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

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杜氏曰為

晉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彭衙秦地馮翊郿陽縣西北有彭衙

城按彭衙城在今西安府同州彭衙縣東北六十里秦

師之出尚在境中未至晉地故不書侵伐晉侯聞之即與

期戰故書及在晉大秦懷敗敵之怒而興師取敗之道也

然自晉言之則敵猶在外徐而待之彼或自知不縮而引

去矣何必急於一戰哉善戰者服二刑此春秋責晉之意

也

王氏曰彭衙秦地而晉帥師在焉知晉之欲戰矣

胡傳曰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已不得已

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四 文公二年 二

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

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

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

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論之

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

而興戰是謂以梁政梁可愈子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

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家氏曰秦有大患于晉不可忘也前日秦乘晉喪而襲鄭

襄公衰經即戎卒而一勝亦云可矣今孟明再至而晉襄

負氣好勝親將禦敵復敗秦師以怨報德故君子責之且

文公退三舍避楚施之所必報為義之所當然也秦之志尤大而晉襄亟戰莫之恤豈惟背惠實忘親矣春秋以是譏之

何氏曰稱秦師者惡其眾惡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今復重師敗績

穀梁氏曰戰于穀狼彊以斬因為右翼之役先軫黜之驪怒其友曰盍死之驪曰吾未獲死所此大舉問人語也其友曰吾與汝為難驪曰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數語從容識到養到生死功名之際洒然矣斯之謂勇彭衡之役以其屬地秦師春秋稱傳驪驪 卷首 文公二年 三

死焉死所識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秦師伐晉而經不書伐罪晉而忘秦也按此說非也楚兵報怨秦罪亦安得免要之秦罪不微言所深惡者晉侯之好戰耳然則曷為不書伐也彭衡秦地也秦師未出境而晉侯逆戰于此地未及致伐故不書伐晉侯有志于戰故以晉侯主是戰口秦之敗于穀也秦伯不罪孟明而自罪其貪可謂能知過矣至此又圖報復而為此舉蓋於懲忿窒欲之學求之聞也及其敗績而猶用孟明又於明年再伐之何其罪已而不誅敗軍之將獨不罪已而止其無名之師乎春秋不書將而書師以為秦

將不足責也獨可惡者輕用大師而以其眾于晉耳未可謂其于秦無譏而獨責晉也已○楚商臣以世子而行弑篡之事罪孰大於此者晉襄于楚不加討而乃與秦爭一朝之忿恃已甚矣雖能勝秦何益于彼秦伯者將伯而戎

使移此師以伐楚即與楚戰亦未必敗即或敗而義不為辱且雖繼此勤兵而必正其罪亦無不可如是則義聲震天下孰不畏服而悅從之者惜也取敗于晉義與功利胥失之矣夫以晉襄之伯秦穆之顯而不知討賊他又何望焉惟其以弑篡之大惡相視為固然無感乎亂賊之復接迹於天下也然則經雖未嘗特貶之不可準於桓篇之義春秋稱傳驪驪 卷首 文公二年 四

春秋稱傳驪驪

卷首

文公二年

四

例而見春秋之法聖人之情必不於是而少寬也哉○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下書齊侯許男伐北戎事與此略同皆不待貶而義自見者也然而晉即殺里克可于齊桓無後責矣今商臣篡立而君楚者十二年春秋之責伯國者當不別有在也○

丁丑作僖公主

范氏曰主蓋神之所為依其狀正方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張氏曰事以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穀梁傳曰作為也為僖公主也作僖公主譏其後也

左傳曰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緩作主非禮也。

劉氏炫曰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主是作主入緩故為非禮也。

胡傳曰作主者造木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于惡積而不可掄所以謹之也。

蜀杜氏曰十二公作主祔廟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必有所謹也。

彭山李氏曰胡康侯曰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此說本公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五

羊然經書作僖公主卒哭而祔時事也左氏傳曰凡君薨

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正謂此也蓋始死未有主以木爲重而豎之以主其神未有文也故禮弓曰重主道也禮弓曰

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葬而有謚然後作主而徹重埋焉雖記曰重既虞而理之

之易重之主即衆主也衆豎可久所以藏也刻之以謚所以祔也其義主于吉矣故士虞記曰吉主皆刻而謚之吉

以謚別道非在卒哭時哉雜記云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請俟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請俟七

間傳曰既虞卒哭又按左傳註疏言卒哭葬之餘事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三虞則天子請俟皆同禮記

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雜記之說杜元凱所不用然既

葬反虞而卒哭其禮節大致則無異也卒哭之祭告神時祔于廟故士虞禮載其告辭曰來日某濟祔爾于爾皇祖

某甫而檀弓亦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雖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疏

曰祭以吉爲成卒哭即爲吉祭以卒哭哀殺故爲吉祭祔祭在吉祭後吉祭可知也既祔之後凡宗廟四時之常祀

斷主皆當遷祭於廟祭已復寢而練祥禫除之特祀仍於寢爲行之以終孝子三年之愛至喪畢而後新主始遷入

廟杜元凱以爲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疏以爲新主既特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六

祀於寢而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是也但卒

哭之前則宜暫廢宗廟數月之祭耳李曰此時宗廟之要祭當使人攝之

之祔以卒哭爲常卒哭之主即吉主矣豈待練而後作哉既有練主之名則卒哭之祔必當有主故又言虞主以通

之而用桑用栗不得不分矣夫主因祔作虞時有重喪必作主哉鄭康成以公羊之說本謂虞已有主則與左傳祔

而作主之言不合故遽就其說以虞主爲既虞埋重之後乃作蓋謂虞未作主作於虞祭之末也如此則時已有謚

易名鬼事方始就用栗主祔廟已可通行却乃於虞後用桑而練時又復易栗其禮不亦煩瑣乎且又泥於左傳凡

春秋傳解題

卷五

文公二年

七

君二字謂不通於卿大夫而說者遂曰大夫士無木主以幣王其神天子諸侯有不主者以主祔則益牽強矣夫左氏此例上下皆通但為君亮而發耳安有士大夫之凡而祔可以無主乎禮家附會之言大抵如此則謂虞練之有二主者豈足深信哉孔穎達氏曰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所作此說得之矣蓋檀弓曰殷練而祔比緣孝子之心不忍遽死其親歟時或有此禮也公羊得於傳聞因存練主之說而虞主之名亦強立焉穀梁亦曰喪主于虞吉主于練是不以卒哭告祔當吉祭而以吉為作練主遽入廟也故鄭康成以練後遷廟為定禮而世儒之春秋釋傳詳疑 卷五 文公二年 七

春秋傳解題

卷五

文公二年

八

神祔于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祀燕嘗及三年喪畢為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耳今以葬傷公後積十月始作傷公主是作主太緩故為非禮也孔氏曰檀弓曰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雜記曰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如士虞之禮諸侯七虞其六虞用柔日最後虞改用剛日間一日乃卒哭卒哭亦用剛日則諸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也雜記曰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春秋傳詳疑 卷五 文公二年 八

舊不廢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乃為大祭于太廟以審昭穆謂之為祫於是新死者乃得同于吉也釋例曰舊說以為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為祫按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官燕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政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祫祀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倚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當耐與執膳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言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按左傳之說不皆當故二說之釋傳註亦不盡然季彭山謂卒哭之主即吉主則是既虞而作主卒哭而祫祫而復主于寢也若如左傳之說却是作主于祫後而置之于寢矣即云左傳之意謂于祫時作主而虞解有未明然卒哭在祫前何不云卒哭而作主乃云祫而作主乎且惟新主既成乃可卒哭而祫于祖若其未成何取于祫為且卒哭已不用虞主何況于祫祖若使既祫而後作主未知其以新死之神祫祖父也將以何者行祫禮乎此以知傳說之本當而註疏之諸說皆誤矣又左傳不知祫之分每皆誤為祫比云庶嘗禘于廟者是謂時祭與祫祭皆遷新主于廟中而同祀之觀此年八月大事于大廟濟僖公可知新主亦合祭也至喪畢後新主遷入廟比時特為祫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九

祭未知其果否即果為祫祭或亦止為人廟故非為審昭穆也蓋昭穆自有定位則當祫祖常祀時其序固已定矣而又何須審定之乎然則審定昭穆之說是認禘為禘審之義故云然不知禘非合祭之禮又何昭穆之可審而不王不禘尤非為審昭穆而行此禮也今諸說之於左傳既已因誤而愈誤且以庶嘗為在喪之常祀以禘為喪畢之特禮分而言之則亦未得左傳之意矣抑豈說之可據者哉。公羊傳曰主者易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作主壞廟有時日子練為壞廟壞廟之道易櫓可也改塗可也據此說則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十

是作主在期年練祭之時不幾與卒哭易主之說不同乎曰禮弓有云殷既練而祫周卒哭而祫孔子善殷由是言之則公穀所稱乃殷禮卒哭易主乃周禮也汪氏曰祫廟則當吉祭苟卒哭而遷廟遽用吉祭不近人情故文定取公穀言練祭易栗主而後祫廟也按此說亦皆未安蓋惟卒哭而祫太遽故孔子不善周而善殷何可以是以而必周制之不然謂亦既練而祫哉且周人之制或亦未嘗不合人情而為之以義度之周人始立諡諡加於葬時則應三虞而至卒哭即當刻謚于其主而以神道事之矣且先君之遠宗廟已半載則體先君之心而祫廟以從先是亦情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士

理之可通者况宗廟之禮不可以私喪而久使人攝故惟卒哭而祔後乃可親行祭而以新主並享之若此者難以視殷禮為稍驟亦未可謂周制之盡非也此以知周人之於卒哭易主也明矣曰卒哭易主既為周禮未知既葬而虞須作祭主乎抑俟卒哭而止作祭主乎曰公羊謂虞主用桑士虞記謂祭主不文既明有祭主之說安可謂祭主之無有且虞祭在卒哭之前此時若無祭主何以依神而祭之又文公既葬傳公積十月而乃作主若無祭主則向來之祭享抑亦何以行禮哉意者虞主用桑即檀弓雜記所謂重也檀弓曰重主道也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陳氏春秋輯傳辨疑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士

失慎終之道也大矣故書以譏之○張氏曰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按此說亦不然既虞而卒哭是於卒哭之時方立吉主行吉祭而於明日祔祖廟也當其既葬而虞乃是喪祭而仍用重耳豈其如後世之家禮作主于墓所而奉新主為虞祭哉若使作主于墓所又作主于卒哭時則不數日而兩易其主古禮尤不如是矣○高氏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期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非虞練之時而方作主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之故也是以謹而日之按此說亦非也既虞作主卒哭而祔自是周制春秋輯傳辨疑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主

親未必于作主之事漫不經心無故而急緩至此者此以知彭山之說為得其情矣愚以為不然大事于太廟者祫祭也作主而祔于祖廟者祔祭也傳公之主當祔桓廟而不祔閔廟若有弟兄先後之疑則作傳主而祔桓廟又何嫌於兄後其弟乎且祫與祔不一事又不一時即使果有先後之疑而議未決則循故事而先行祔禮然後徐議祫位亦無不可何為因祫議之未決而並緩其作主祔廟之事也且使此時論定而始作主則于作主之後即可行祫禮而躋傷公矣乃二月作主八月方始祫祭之去作主甚遠也安可謂此時之作主是為躋傷之論定故耶然則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高

果出於過乎曰此亦難定其必然也以公之他事推之觀其間不告朔不視無而不聞會同不與廟壞不修是為怠慢之人矣可知作主不時當亦是怠慢也觀其以傷公之主先閔公以成風之喪訃天子是為過愛之人矣可知作主不時當亦是過愛也然亦安知非以怠慢之性濟以過愛之私是以因循苟且而不裁於中正有如此乎故論作主之失各就一說言之無不可即合二說言之亦無不可要之二說皆不可廢也○喪禮始死而立重蓋以桑木為之既葬而有謚或于墓所書謚于重矣反日中而虞何氏大虞者親喪之下墳里無所虞而立尸有儿延陳氏曰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虞而立尸有儿延陳氏曰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禮葬則親形已藏故虞祭則立尸以葬神也延席也大斂之奠雖有席而無儿此時則說儿與席相此時則以喪祭易奠禮矣虞主即重也葬者皆用桑曰故始虞亦是桑日間一日再虞亦桑日次日與三日皆剛日蓋於三日為三虞焉三虞畢於是作東主而刻以謚此所謂吉主亦即所謂藏主也終虞間一日亦剛日乃奉新主為卒哭之祭而埋虞主于祖廟門之東李曰雖記而埋之蓋謂既虞則不復用重故云然非即埋于虞祭後也若新主未作卒哭之祭未行此時而即埋重將使死者之神何所依乎故必卒哭已立主卒哭而諱生常事而鬼方可埋重方於情理為有當歟卒哭而諱生常事而鬼事始鬼之事始矣○李曰說禮弓此說可知古人之於生時名皆不諱也即既死而在卒哭此時則以吉祭易喪祭之前亦不諱諱者事鬼之禮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五

矣吉祭云者以視喪祭為故哀耳非如常祭之吉禮也卒哭時即以明日祔祖告之明日乃易吉服而祔主于祖廟為祔祭陳氏曰祔之為言附也孫必祔祖者昭穆之位同祭易吉服若卒哭之祭在祔中祔祭畢復主於其寢若過祭期仍着喪服持祀之至遇宗廟之常祀則遷新主于祔位同享之遇宗廟之大祀則遷新主于太廟合祭之祭畢則又復主于寢而持祀如常焉期年小祥而練再期大祥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乃為祔祭祀庫公季曰襄十六年立之水禫祀禫當作祔蓋指終喪之祭言也雖卒哭以後凡遇時給大祔已遷新主合祭之至于終喪而入祔持為新主入廟祭也觀晉人以未給祭畢則遷遠主于祔廟而為言可知終喪固有此禮矣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奉新主入新宮 朱子曰橫渠說三年後祔祭于太廟因其告祭畢遷主之時遷奉此主歸于太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為得禮而大事終矣凡若此者王侯卿大夫士大抵皆同其所異者惟在禮數之隆殺耳今合禮書與諸儒說而參互考訂見其節次有如此此論喪禮者所當知也

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其謂始虞用柔日者非于葬日之外又擇柔日而用之也古者葬皆用柔日 說詳隱三年 既葬反日中而虞虞亦安得非柔日乎或因雨阻而葬在剛日則于日中而虞或亦不拘柔日矣若夫再虞用柔日是間一日也三虞用剛日或是再虞第三日蓋次日三日皆剛日若於次日即三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六

虞似亦太迫故用次剛不為過耳。彭山李氏曰王制云喪三年不祭非不祭也蓋山服不可入宗廟則使人攝可也但卒哭之前則宜暫廢宗廟數月之祭耳何也新主未祔生事未終則不可以易先君時高曾祖考之稱故祔以卒哭為常也按此說或亦不然王制所謂三年不祭者蓋指外事言謂其不親祭耳若內事莫大於祀先安可以一日之私喪而至三年不入宗廟乎攝祭之說止可行于未卒哭前若至卒哭祔祖後無不可以易吉而親祭之矣

說見閏二年 若夫未卒哭前宗廟數月之祭使人攝之原不廢禮若以新主未祔不可易先君四代之稱為疑則于未葬而即位者其告廟也抑豈以祖為父而各仍其先君之故稱乎夫稱謂之辭自可隨人而變即至新主已祔祖而先君四代之稱未必不如常但以新君之稱謂則不同耳稱謂既不同是當先君既薨後凡有事而告廟者皆已易其稱矣直至卒哭以後始然哉今乃于未卒哭前以其不可易稱而欲廢宗廟數月之祭也亦已過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傳曰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李曰經乙巳蓋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杜氏曰厭猶損也晉以非適晉不書諱之也 禮記公故文厭之以示幾

穀梁傳曰不言公處父仇也為公諱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胡傳曰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仇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又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書史之舊文

孔氏曰不地者盟于晉之都也諸侯會聚盟于他國之都者即以國名為盟地魯之君臣獨往他國而與之盟者不復舉國地三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公及晉侯盟是也

高氏曰凡盟必書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及魯大夫往他國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七

國盟不地蓋各于國中故也今不書處父來魯魯亦無如晉者而書及處父盟然則孰與盟耶曰我公也公如晉不書晉襄責魯不朝故公雖在喪未朝天子而畏晉之威越禮朝晉晉侯乃使大夫盟公以辱之是以沒不書公又去處父之族以著其罪也然此非專罪晉亦所以罪魯之臣子也夫公之如晉豈無卿大夫以從行乎不能明大義以正理折之遽自屈辱甘心受盟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也

張氏曰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陳氏曰朝而遂盟之于是始凡諱國惡恥在公則但書其

事不書公者恒辭也諱在其事則但書公不書其事公會晉侯于黑壤為公不與盟故不書盟在宣公七年公如晉為止公送葬故不書葬在成十年甚諱之也

杜氏曰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與公盟故貶其族

家氏曰處父去族貶處父所以貶晉侯也

汪氏曰抑大夫之仇與及高僕荀庚孫良夫卻犇孫林父向戌同晉時以處父辱公故又去氏

蜀杜氏曰高僕之盟主在於公而此主在處父也

廬陵李氏曰處父之仇與高僕之仇一也處父去氏而高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八

僕存族者彼于防而此于晉也

范氏曰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僕盟于防不去高僕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夫喪制未終不可以朝天子而況晉乎然晉襄於去歲喪制未終而朝王宜其于魯喪未終而責其不朝已也既以非禮責魯於其朝也又因而辱之悖亦甚矣魯之君臣甘受其辱不能正辭以拒晉謂之何哉。晉文伯而魯無朝晉之例晉人之以不朝來討也意必徵朝于魯而魯不應故使人責之耳夫已無德義足以服人一旦欲人之事我而過於其父驕

春秋釋傳辨疑 卷書 文公二年 尤

秦甚矣及晉君既來朝即當接之以禮懷之以恩相與式好無尤矣余之何不信其情而適之盟且使大夫與盟而君不出晉之無道為何如哉彼魯君者以堂堂十乘之尊號為當時之望國其勢足以有為且晉至僖公時猶未為積弱今而僖公曾幾何時何不可以自立諸乃貢其不朝而即不敢不朝適之盟而即不敢不盟令其與臣盟而即不敢不與臣盟公之卑屈承順如此不亦汗顏于晉而人為魯國之羞乎然則諱公不書雖為其受辱諱而其所以受辱之故良由公之不能自強自以自取之也春秋之責文公者豈淺鮮哉此時魯與齊好而又不朝晉晉之所以辱公者或亦不止為其不朝故也若止為其不朝故今既來朝可以無惡於公矣而晉人不然可知猶有他嫌是以適之盟而以處父辱之歟。凡外大夫盟于魯者上皆有所書地此不書地知其盟于晉也三年十三年兩及晉侯盟皆書公此不書公知其盟公而諱之也三年伐楚以救江書陽處父此不書陽知其去氏以貶之也。盧陵李氏曰處父係國而去氏荀庚良大等係氏而去國者此東罪晉侯之失彼止罪大夫之專也按此說非也經於外大夫一時而再見者皆不係國以其上已有國名下可從

春秋釋傳辨疑 卷書 文公二年 示

省文耳耳耳為此罪其專而去國乎此則上無他事言晉也若去其國則所盟者知為何國之大夫且貶在臣而君罪亦可知當不以其係國為罪君也。孔氏曰不貶處父稱人者貶之稱人則惡名不見貶其族留其名所以惡處父也翟泉澶淵亦魯公侯所以稱人者以其眾卿非一依例總按此說亦不然凡與外大夫盟者例當書名氏然亦有以恒辭而書人者春秋之初于宿浮來之盟是也雖非貶而貶意亦在其中有以貶辭而書人者僖公之盟翟泉之盟是也雖為貶而貶義非為其眾也若夫襄篇之會澶淵中有鄭良霄則餘人本非卿未可謂其貶而稱人矣蓋盟于翟泉以晉大夫主盟而貶人之後則不復貶其主盟者矣故下文重隴之盟不復人士穀今亦何必入處父乎然則晉以處父辱公自是於常例書名之中特去氏族以致貶豈欲暴其惡名而書處父哉且使果如彼說將惡惡之義必斥其名而後快則凡貶而稱人者彼亦幸于惡名之不彰矣是元未得為通論也

夏六月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重隴

左傳曰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重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彭山李氏曰士本士師以官為氏者也穀名士為之子晉

卿也餘見定十三年士吉射叛下杜氏曰重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按滎陽縣今屬鄭州○重隴之會晉襄公乘彭衙戰勝之威欲合諸侯以嗣伯業也然君不親行委於士穀而魯亦使公孫叔往諸侯之來預會者惟宋陳鄭三君耳他不預焉可以見晉德之不足以鼓衆矣○陳氏以為大夫而敢諸侯於是始非也○隱四年盟會宋公陳侯伐鄭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莊十九年公子結于鄆及齊侯宋公盟已皆與諸侯敢矣烏得以為始於是乎然觀及處父會士穀二盟則晉政委於大夫可知而處父士穀之以專權見敬其端實見於此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主

薛氏曰重隴之會士穀專晉國之事也其臣固有罪使之者亦非也

陳氏曰晉遂以大夫主諸侯也翟泉敗此何以不敗敗不予其則於其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故書士穀

蜀杜氏曰重隴之會議故在於大夫也桓文之伯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子受制于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晉襄公伯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于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

蘧陵李氏曰內大夫出盟諸侯自柔始繼而公子結及齊宋又繼而公孫叔會三國矣

臨川吳氏曰晉以士穀主盟魯以公孫叔仇三國之君比非禮也故書以譏之衛敢於伐盟主者孔達之罪也今陳侯為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故免于晉之伐也襄陵許氏曰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于重隴之會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公未至按凡說是見公不與會故云然然三月及處父盟未及至今猶未至者且由晉返魯之途去重隴亦不遠公即未至何不可以使道如會乎此或公未至而晉人已徵會故使公孫叔往且公已與處父盟是以不必親與此會耳○彭山李氏曰左氏以此為晉討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主

衛而曰陳侯為衛請成于晉殊不知此時衛不預盟冬亦不預伐秦安得有請成之事耶按此說之駁左傳或不然此時衛人未必在會陳侯於此方為之請成耳晉即許之成何遂得與于會且伐秦之役晉亦不預未可謂魯不服晉也豈以衛人之不預而遂謂衛不服晉乎然則陳侯為衛請成于晉未必無此事即執孔達以說蓋亦有之但未必執在此會耳蓋此會未必徵衛侯衛猶未得晉命許其成即孔達宜敢徑來于此會若徑來會而晉人不許其會盟終不忘其伐晉之罪士穀當自執之不當蒙陳侯請成之文而曰執孔達以說也今蒙陳侯而云然自非晉人執

之之辭安可謂其執在此會哉且其執也或亦未必是陳侯蓋陳與衛好何為徑執其卿此或陳侯令衛人自執孔達以悅于晉晉即悅之而許其成是以不告諸侯而亦不見於經也不然晉執于會則晉書陳人執之亦當書然而經無執文可知執在此會後而衛人自執之也○左傳曰書士穀堪其事也杜氏註曰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按左傳不知大夫主盟為非義反以士穀為堪其事誤亦甚矣且外大夫會盟自此以後例皆書名氏此豈為其堪事而乃書乎況微者姓名不登于史冊士穀既書於經其為卿也無疑矣雖晉之司空非卿而以卿兼

春秋傳解疑 卷書 文公二年

宣

司空之任蓋有之必非為其堪卿事而書名氏如卿也○隱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杜氏註曰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今杜氏又於此傳註曰晉司空非卿也然則晉魯卿大夫之秩果不同乎曰是不然觀孔子家語則魯之司空亦非卿家語曰孔子由司空為魯大司寇又曰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夫孔子曾為司空司寇未嘗為魯卿其於相事僅攝行耳此可見魯之司空本非卿不獨晉秩然也然而魯司空無駭晉司空士穀若果非卿何以得見於春秋意者無駭士穀皆以卿兼司空之任故春秋書之而杜氏之以司空為魯卿者或亦考核之未真歟○桓文

與伯諸侯之大夫已與于會盟如僖元年會極書邾人二年盟貫三年會陽穀並書江人黃人二十八年會溫書秦人曷當非大夫但小國之書人為微辦大國之書人為恒辭此時大夫猶未盛亦猶未專也自士穀盟車隴於是書名氏故在大夫可見矣厥後大國之大夫凡事多書其名氏世變然也○內外大夫與于諸侯之會盟者屢矣獨翟泉之狐偃壘隴之士穀新城之趙盾為主盟者晉伯國也雖有諸侯在會而專制在晉卿故謂其主盟然翟泉之盟已貶狐偃稱人後則不復貶而直書名氏而已若夫列國之大夫雖亦與會盟不過奉令從事之常耳非晉卿比也

春秋傳解疑 卷書 文公二年

宣

○蜀杜氏曰桓文之伯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子受制于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晉襄紹伯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于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故序諸侯以先士穀按此說却似當時會盟本先諸侯與晉卿持春秋正其序而以王人諸侯先之也必不然蓋晉桓之主盟也固當先宋晉文之主盟亦如之以其同為列國可讓伯主為先耳至於王人則為天子之大夫未可以外侯先之矣伯國之大夫以視諸侯之地位又相懸尤未可以人臣先之矣意當時奉先王人與諸侯春秋特如其序而書之要其所以不與者自有義例之可見非春秋有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文公二年

奎

意為升降而欲以凡示義也陳氏曰士穀主盟為序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故訖于宋不以大夫主盟按此說亦似主盟者本在先特春秋奪其權而不以為主盟也亦必不然蓋主盟者惟其制權在彼而為諸侯所聽令耳至於尊卑之序定分有常雖諸侯弱而伯臣強恐無以臣先君之事然則春秋之後士穀蓋本從賈錄即序士穀于諸侯之下其為主盟也亦自可見抑豈特易其序而欲奪其主盟之權乎○陳氏曰自左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成之盟書齊國佐成十沙隨之會書宋華元成十甚者無伯而安南之會君與大夫並春秋傳辨疑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文公二年

奎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范氏曰僖公憂民歷一時輒書不雨今文公歷四時乃書是不勤而無恤民志也胡傳曰文公無意于雨不以民事繫焉樂其志于政事可知而愚哀自比始矣汪氏曰禮稱至于八月不雨則君不舉李曰特值大旱即不至八月不今文公自十二月不雨至七月則陰陽之氣兩方不舉分注人相食則為災可知矣彭山李氏曰不雨止七月則後得雨不言可知渝關李氏曰汪氏曰旱為災而不久則書旱旱為災而久則書某月不雨至某月按此說以久與不久為書不雨大旱之別或不然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其歷一時則同而書不雨書大旱則異豈

亦以久與不久特分之耶蓋大旱未嘗無微雨而不雨則
竟無雨也故公羊以大旱為記災不雨為記異誠有然者
但言異則災在其中未可謂不雨未為災也若以其不書
饑為不成災然則凡書大旱不雨並無書饑者豈于禾稼
皆無損哉竊恐禾稼未必無損幸猶未至于凶歉故不書
饑與大饑耳。據經所書則是不雨八越月也然于丑之
月當雪而不當雨或於此時猶有雪乎曰非也若于丑月
有雪則前此一月不雨何足為異且其所謂不雨者亦當
自應雨之月書之不當以不應雨之月亦總書在不雨之
中矣經又何獨不然哉況傷三年書正月不雨文十年十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三

三年並書自正月不雨比皆應雪之月而亦以不雨書可
知雨雪亦雨屬經之總書不雨不必有應雪應雨之疑矣
○胡傳曰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雨至于秋七月不雨
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
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當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
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按此說亦覺不然
蓋文公之不勤雨不恤民只於應時總書見之不必又於
先書不雨與不書雨見之也故為不雨而記異自當計其
始月而即書不雨矣若以後言不雨為冀雨之辭則夫先
言不雨豈不嫌於冀雨非一時予東山之請曰自找不見

于今三年亦自其不見之時先言之而後總計其年也此
蓋屬辭之常例春秋所書亦如之未必有他意也若夫傷
公之篇固以閏雨而每時書不雨喜雨而又書六月雨然
亦以每時止書首月故須書六月雨以見其從前皆不雨
而至此方雨也不然不幾疑於三時首月不雨不此又篇
之不雨為最久乎今文公以不閏雨而總書不雨自不必
又書八月雨矣若必以不書八月雨為欲見其無意於雨
則夫莊篇之冬不雨傷篇之夏大旱宣篇之秋大旱皆未
書其某月雨也豈皆為其無意於雨乎李彭山曰不雨止
七月則後即得雨不書可知非為文公無意於雨而不書
也蓋亦不取胡傳之說也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三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傳曰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
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
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
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齋聖不先父
食又矣故尚不先縣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宋祖帝乙
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孔氏曰帝乙微子父厲王鄭祖公父
之廟不毀者蓋以為其所出故特存焉周則王子有功德
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尊以周公之故得立文王之廟
襄十一年傳稱魯為諸姬於周廟周廟文王廟也鄭之
禮武世有大功故得立厲王之廟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殺

春秋

傳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大使視史使王祐于周廟周廟王廟也口李曰禮大夫
不得祖則謂侯侯亦必不得祖天子矣魯立文王廟鄭
三廟王廟或亦後世之失禮也魯頌曰春秋匪解事祀
而魯為之耳未必是上禮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事祀
不咸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而先帝
也詩曰罔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
安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受居三不知也
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何氏曰以言大祫者何合祭
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于大祖五年而再祫祭何氏曰祫或謂禘者何升也
何言乎升僖公識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禘而後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元

祖也殺祭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
罔傷非祖禘而謂之祖禘者何臣子一例也
臨川吳氏曰曰有事于大廟者四廟之主遷于大廟而今
祭也是為禘曰大事于大廟者毀廟之主亦與祭自禘
以下禘廟以上之主皆合祭于大廟也是為大祫
盧陵李氏曰古者成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比以兵事為有事也天子有事於文武比以祭祀為有事
也故春秋書大祫為大事書禘祀燕嘗為有事季氏宣八
大廟蓋禘祭非四時之祭也惟昭十五年
有事于武宮為時祭亦當分列言之耳 九年大事宣八
年昭十五年有事于祭無譏故不書祭名燕嘗有事祭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平

趙氏曰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為下事張本則
稱事
劉氏曰春秋記祭記書記禘未有曰大事者其曰大事是
乃諸侯之大事也諸侯之事無大於此者禘之謂也李曰
大祫以是社之魯之郊禘非禘也。僖公于閏非父子也
然與親父子相襲無以異臣子一體也君之則我以臣事
之父之則我以子奉之是故為人後者則為之子矣彼不
以子繼父則必以臣繼君君臣猶父子則父子猶君臣也
舜之有天下祖顓頊而宗堯堯非同姓也受國焉爾非同

姓尚宗之况親親乎

孔氏曰禘祭之禮李曰按此下文所言乃大禘諸廟已毀之禮其依杜說作禘制誤矣

未毀之主皆于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

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次而下祭畢則復

其廟具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據春秋以來惠公與莊

公當同而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而西上僖是閔之

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

譏之○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僖閔不得為父子

同為穆耳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

之逆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主

弗忘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

言是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

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

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如其禮必不然故先儒

無作此說

論起朱氏曰國廟論統不論倫難以叔繼姪叔不得以先

姪況兄弟乎更弗忘為宗伯欲尊僖公而謬言有所見

新鬼大故鬼小夫以年則新鬼大故鬼小也以分則故鬼

大新鬼小也僖公雖長已為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子雖

爵望不先父食臣繼君猶子繼父也

高郵孫氏曰閔僖之為君臣較然於人一旦以臣而上君
亂法之甚

高氏曰父子相繼禮之常也至於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

焉耳既授以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

非其父亦猶父道也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

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

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為元帝後皆

皆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

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

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主

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況已實受之後

君今乃自繼先君不唯棄後君命已之意又廢先君傳授

之命人民土地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祇不為此皆不

可者也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也

汪氏曰僖公之不可先閔公三傳辨明矣但穀梁謂逆

祀是無昭穆之謂曰以昭穆父祖為喻何休謂惠公繼莊

公當同南面而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而西上孔穎達

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

穆耳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

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已從

春秋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聖

設禮必不然今考文定凡傳用章昭說父為昭子為穆傳為閔臣臣子一例而以閔傳各為一世則是吳昭穆矣然朱子謂文王為昭武王為穆自其始祔而已然嘗祭鄭重為文之昭邠晉應禘為武之穆子孫亦以為序而不易則昭穆不可易也但其論天子廟制謂周孝王時武王親盡始立武世室孝王乃共王之弟而各為一世又以宋太祖太宗哲徽欽高皆兄為穆而弟為昭皆兄弟對列各為一世則又秦昭穆矣如何休頓連並立廟而同昭穆則齊之孝昭懿惠兄弟四人相繼衛之懿戴文公兄弟三人相繼立廟將無所容苟各為一世而吳昭穆則齊頃不得祭其祖而衛成不得祭曾祖矣古制不存無復可考竊疑古者一君各為一廟則兄弟同昭穆共為一世祫祭大廟則魯當以僖公特設位于閔公之下後世同堂異室不可以二先君共祭于一室必至於異昭穆而仍以兄弟共為一世數之也然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諸侯祫祭則祫逆四廟之主是諸侯之昭穆無過四廟天子之昭穆無過六廟考之春秋哀公之世桓宮猶在則是祭十君而八世定公立煬宮則是祭二十一傳之祖後世天子之廟有十餘世歷十四五君而其廟皆不毀說禮者反引春秋以為證而聖王經世之制不可復見矣又按大傳論神祫而六諸

春秋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聖

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大夫士有事省於其君且得祫祭則諸侯大禘陳設廟之主宜不得為非禮矣或者謂諸侯不當大禘成王賜魯重祭故有大禘疑其說之過也說穀梁者以大事為祫魯左氏外傳又以為祫皆未和其為大禘耳苟以此為時祫則有事于大廟名為何祭耶彭山季氏曰先儒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亦有可疑若曰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則可苟遂以父子二世分昭穆則不可渝關季氏曰杜氏以大事為禘祭非也禘者祫以祭始祖與祭始祖所自出耳若果禘祭不應及僖公胡傳以有事為時祭大事為祫亦非也時祭者祠禴嘗烝享舉公為若果有事為時祭不應專在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其為祫祭明矣於此而云大事可知大事之為大禘非祫之謂也吳臨川以有事為祫大事為大禘其說良是但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未必是祫祭或者時祫時祭皆可謂之有事而有事者非止祫之謂也然則蜀為不書祭名也義不繫於其祭略書事而已宣八年有事于大廟杜氏曰略書有事為禘張公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杜氏曰略書有事為祫弓卒起也由是觀之可知識不在祭故不書祭名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聖

春秋之立言審矣。盧氏李氏曰春秋書大禘為大事書禘祠然當為有事比年大事禘也宣八年有事禘也昭十五年有事禘也此皆于祭無識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嘗皆書祭名者祭之階也然當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按此說亦不盡然其謂書大禘為大事又謂于祭無識故不書祭名是矣然又以比年之大事為禘是不和禘與大禘亦有別且時祭之常五廟皆與不專在大廟與武宮豈可以有事為禘為祭乎蓋有事于大廟為時禘大事于大廟為大禘故皆于太廟行事若夫武宮為已毀之廟至成公時乃復立之固不可於此行禘禮或亦不同五廟行時祭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聖

父昭子穆之世所以序天親道固並行而不悖者安可執一而論之歟。世之一字其說有四有以易姓受命為一世者子張問十世可知是也有以三十年為一世者孔子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是也有以倫輩為一世者王制所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胡傳所謂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是也有一君為一世者孔子所謂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而朱子註云魯自文公是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胡傳所謂父兄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是也此可見世字不同各隨所主而言之故一君雖各一世而昭穆之序終不可紊則兄弟之昭與同昭穆與同穆是又以倫輩而共為一世者也但昭穆雖同而立廟各異觀哀三年桓宮傳宮災則桓不與隱同廟傳不與閔同廟明矣。范氏曰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于大廟則其譏自明家氏曰大事于大廟未嘗禘而禘也按此說蓋據王制喪三年不祭之說故云然其實王制之說別有所指非謂宗廟之祭皆廢也文公之喪利維未終意其大禘之禮在所當行故雖止書大事而已不則承可吉而從吉何不亦以吉書問二年書吉抑亦何不書大禘而以明其非禮乎。孔氏曰釋例曰凡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聖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圭

三年喪畢而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為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十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為常則新名即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八年禘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僖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為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年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為禘者釋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春秋輯傳辨疑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圭

明矣且大禘又異于特禘故以合祭遠祖為大禘非謂大禘為大于禘也釋天云禘大祭也蓋王荀之大祭為禘而大禘次之鄭氏所謂三年禘五年禘者自是天子之祭禮在諸侯之大祭止有大禘魯雖僭而行禘要以大禘為諸侯之大事不可易也孔氏依杜不知禘與禘異故認禘為禘而又牽合三年之期以為斷大抵皆誤矣蓋僖八年禘于大廟國為禘其以同致夫人而行禘本非行禘之正期至於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蓋亦偶同八年耳宣皆行禘禮宣皆行禘之正期乎且其以三年為期謂自新君除喪之時為始其後遂以三年為節亦必不然使果如此說或先君當三年禘祭之期未及禘而薨新君踰三年始禘又未及禘而或遇母喪或己又卒則踰十年而宗廟無大祭恐非所以事先之道也夫宗廟自有常禮竊意三年禘五年禘之說當從歷代相沿之定期非自新君喪畢而數之也况文公二年之大事長制猶未畢抑豈專為喪畢而行此禮哉。僖八年禘于大廟在秋七月此年大事于大廟在八月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在夏六月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在春二月定八年從祀先公在冬凡此數事時各不同大抵後世之祀典未必盡合於正期今亦未知其孰為正而孰為不正也姑隨經文各論之可矣

○躋僖公主大衿之祭升其主于閭上耳未知廟制之立亦以僖公為上否觀哀二年桓宮僖宮災或者廟制亦易因桓僖二宮相聯是以一時並災歟曰今亦難定其必然也以僖公之主既升意其廟制亦必易矣然亦安知非閭宮立已久新宮之作不得不在閭下今但躋其主而未嘗易廟乎若以二宮之災證之亦未可據蓋閭宮不易則當介在桓僖二宮之間今未知哀公之世閭宮猶存否其或閭宮已毀桓僖二宮猶存自是二宮獨被災或閭宮亦未毀而火災之變常有超越數屋而莫測者蓋必皆因相聯而始並災乎○夏父弗忌邪說一作陷其君至於無天而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禘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曰冬晉元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胡傳曰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賊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致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家氏曰魯莊忘父之讎及齊為好春秋深責之晉襄欽父之患屢戰勝秦乃更率三國之師以為此役故四國皆書人以示恥也

論關季氏曰商臣弑君父而自立天下之下變莫甚於此者矣晉襄繼伯不即討賊而與秦師為彭衙之戰經已直目其爵以著其罪然猶曰起兵自秦晉第為應兵耳今商臣已歷一平而漠然不問乃率三國而又為報秦之舉謂之何哉夫列國諸卿所當引君子當通而忘於仁者也不知討賊以匡亂徒為是報怨以贖武則是義所當為者不為而義所不當為者必為之也失職甚矣故於此特貶而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卑

人之而於明年之伐沈亦取諸卿責其不討楚而從虐楚之與國也惟於三平陽處父之伐楚特書名氏以直斥其專且妄焉觀書救江之故明其不為賊討可知不足於處父者故不待貶而義自見矣且九年救鄭之師似愈於救江特以不討楚賊而但與楚爭鄭則其功不勝罪故亦貶而人之然則春秋之倦倦於討賊者不亦深切著明也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晉襄忘父德而報已怨其罪亦自可貶若論其縱大賊而爭小忿殆有甚焉春秋之貶諸卿罪固不一要莫重於下伐楚而伐秦矣故須以此意責之而經義始備未可專責其報復之無已也○陳氏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聖

曰苟為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士戴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由叔鄭之後大夫始貶稱人矣廬陵李氏曰自人春秋以來至此除魯大夫帥師外外兵非君將者皆稱人如隱五年邾鄭伐宋桓十四年來以四國伐鄭齊桓之伯伐宋伐鄭伐鄭伐英氏晉襄以三國伐許與夫明年五國之伐沈皆未有書大夫名氏者則陳氏之考據不為無見按陳氏此說似有見而亦不然蓋文公以前外大夫之會盟伐國皆以恒辭而稱人至此年盟于重隴既書士戴則大夫無不可以稱名氏矣可稱名氏而不稱名氏可知其為貶豈必

明春秋沈於是乎二國皆同役焉則亦苟不從晉乎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曰納幣不書

注氏曰春秋十二公皆不書納幣惟九年及莊公親往則書之此何以書譏何譏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

三年之內不圍婚何氏曰魯公以十一月是至北未滿二北四者皆在三
年之內故云爾

孔氏曰諸侯嫁禮亡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六於納幣逆

女士昏禮有六其一納采次有問名納吉至納徵始有玄

纁束帛士謂之納徵諸侯則謂之納幣以其幣多其禮

又大與士禮不同故異其名也按士之昏禮納采問名同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聖

日行事納采者納其米擇之禮主人既諾賓即問名將歸卜其吉凶也卜而得吉又遣使納吉如納采之禮納吉之後方始納徵徵成也使使納幣以成昏禮也此納幣以前已有三禮獨再度遣使納幣非昏禮之始卿行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書也

胡傳曰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圍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

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

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

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滄起米氏曰譏喪娶也按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文公四十

一月乃娶娶時無喪何謂喪娶蓋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居喪之禮不可以吉事雖其心娶後于喪而欲娶之心先于喪心無喪矣故識之

臨川吳氏曰此年十一月始大祥而行納幣禮是在喪而圖婚未祥而行嘉禮也非禮故書

汪氏曰喪雖二十五月大祥然中月而禮必二十七月始為終制今既哀而圖婚失禮甚矣宣公元年逆女其蔑禮視此尤甚然其篡立之罪已極于喪娶乎何誅

彭山李氏曰納幣者為娶出姜也納幣非卿事也

渝關李氏曰此年納幣先儒皆識其在喪圖婚其說是矣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聖

然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胡傳曰納幣使卿非禮也以彼例之則公子遂如齊納幣不惟在喪圖婚且非卿事而使卿行蓋一舉而有一失矣二失之中為識喪婚為尤重然使不在喪中經亦未嘗不書以其使卿行亦如公孫壽之來納幣耳此又不可不知。汪氏曰春秋凡書四時皆指首月此書冬則納幣在十月是僖公之薨甫及二十三月殺哀而圖婚失禮甚矣按此說亦未必然三年之喪若以二十五月論當在明春正月方滿若以二十七月論當在明春三月方滿由是言之納幣即在十二月是亦在喪而圖婚矣豈特十月為然哉經書在冬未知在何月

或者果在十月固有之但必以十月為斷而謂凡書四時皆指首月則鑿矣不知通經之中凡以時書者自是三月皆在其中非專指首月言也。杜氏曰蓋公為大子時已

行昏禮也按此說是謂僖公在日曾為大子議昏于齊之行納幣問名納吉之禮矣但未及納幣而薨至此乃行納幣之禮此亦難定其必然也然即先有昏禮既已遂之至今何不再緩數月而納幣乎納幣既在喪分無論其先有昏禮與否俱難免於停禮之譏矣。喪未終而納幣何其

疾然歷二年而後娶較之宋公之于伯姬夏納幣而昏娶者又何其緩豈亦如莊公之于文姜特以待年故而不即娶耶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此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二事年

與時皆同疑皆未可即娶而遂緩之者也齊女未可即娶今乃納幣于喪分之中豈以桓莊傷三公夫人皆齊女欲為世姻而偕大國以為援惟恐齊女為他國之所求也是以如此其急耶然觀四年之使微者往送又似為他故而無意于娶者然則惟無意于娶故遲之亦惟無意于娶故輕此也。無求于齊援阻與文姜之待年者或亦未可同日語矣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文公二年 聖

日語矣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十五

渝關 李集殿 翻升

九年春宋災

左傳曰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春拘具緇圭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隄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過庀利器亦如之使皇耶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微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祀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皆侯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五 襄公九年 一

杜氏曰宋告故書

廬陵李氏曰左氏載宋司城樂喜救災之政纖悉備具又載晉侯士弱之對則其來告必矣

高氏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

修也

渝關李氏曰宋災三此年三十年昭十八年是也然書災而不書大災猶未至如莊二十年齊大災之甚也○鄰國之有災也來告則書往弔則書今書宋災彼必告而我必弔矣告者禮也弔者亦禮也○宋樂喜之救火周詳有緒火必不至大縱此實政之能捍災者良可嘉也然而災變之來是必德政不修之所致故遇災變而恐懼修省所以回天怒而造人休者當別有在豈徒恃此備禦之具而已乎君臣上下皆當因此而致儆焉此春秋書災之意也

夏季孫宿如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五 襄公九年 二

左傳曰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曰穆姜薨于東宮 杜氏曰太子宮也穆姜淫亂後雖能知其過則亦何益

杜氏曰夫人成公母

穆文熙曰婦人一失其身萬事瓦裂穆姜淫亂後雖能知其過則亦何益

其過則亦何益

渝關李氏曰穆姜之居東宮也以自愧罪而避慶于此乎抑亦臣子輩防閑其急而閉固之乎意者魯人既逐僑如

刺公子偃亦必徙穆姜而不使其仍居故宮矣觀其始往而筮之猶有幸冀得出之意及以隨卦之義自斷而知其弗得出若非制于臣子之手何以不克自由如此哉今于其死仍以夫人之禮薨葬之者彼其位號蓋猶存不敢以其有罪而深絕之也然則穆姜之失四德誠為先君之罪人今雖沒而得成其喪其有愧于夫人之禮者實多矣

附左傳曰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曰為十年
晉伐秦傳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九年

三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

彭山季氏曰葬速則其禮亦略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世子光伐鄭

左傳曰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

荀營士句門于郭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

于師之梁縣人薛人從樂摩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鄭人從

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器械盛饌

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晉圍鄭杜氏曰不書圍鄭人恐

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還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胡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

汪氏曰齊桓之時在于服楚晉文之時在于勝楚晉悼之時在于敵楚蓋召陵以前楚人連歲加兵于鄭及次陘之

伐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滅黃而伯主不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九年

四

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

與之爭既又成殺適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

得臣敗績而楚顯懾服矣迨夫晉師敗郟之後楚復陵駕

中華既縣陳入鄭又滅蕭圍宋于蜀之會奄然以望夷之

大夫主盟諸夏而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為已有厲

公敗之于郟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懼伯鄭

與于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搗方城漢水之境繼

齊桓帖利之績則楚假強盛未肯服義而昔者處父之伐

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興之決勝復文公館穀之捷則暴骨

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郟陵之勝不足以服其心也于是

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于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剋其暴狼之鋒又有以摧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于斯為盛矣

渝闕李氏曰晉人敵楚之計先儒皆盛稱之未為不可但以王道之大論之或亦非春秋之所取也晉欲得鄭當先制楚令既無道以制楚而又無德以感鄭乃設為敵楚之策彼來我去彼去我來僕僕于道路之間而屢動諸侯以黷武如此而猶曰于我未病吾不信也大禹之征有苗也三苗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子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帝王之討罪格頑如此今鄭人之叛晉又非有苗之可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九年 五

比安有不德綏而力爭一伐不已至再再伐不已至三三伐不已至四將欲敵楚而先自敵其遯桓文之服楚勝楚者已遠矣又何論帝王之德化也哉觀十年十一年而致伐而一致會又以救鄭與楚明係不足于晉之意此年之役雖不致公觀下文楚子伐鄭而其危自見若以是為春秋之所取失經義矣。公于穆姜之喪當承重八月葬穆姜而冬即會伐鄭非禮也蓋當時喪紀之廢久矣父母之喪且有背殯而行事者況于嗣孫之承重而祖母又已葬乎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傳曰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登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蔓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卑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禮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九年 六

杜氏曰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孔氏曰經書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傳言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經傳不同必有一誤而傳于戲盟之下更言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己亥在癸亥之前二十四日以長歷推之十一月庚寅朔十日得己亥十二月己未朔五日得癸亥則十二月不得有己亥經書十二月一字誤為二也永嘉呂氏曰按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成十七年柯陵

之盟亦書于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于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為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毫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于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廣陵李氏曰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晉方失陳中國之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詞稍直故士句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皆有疑怠矣獨辛五會之信在人心者未忘而荀瑩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修德息民于是有以成三駕之績焉則此盟乃夷夏盛衰之機括也歟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九年

上

渝關李氏曰同盟者同欲為盟相與戴晉而外楚也今觀鄭人之載書游移其辭而知武子又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可知鄭人于此本末心服而不無異志是其所謂同盟者徒有其名而已又何怪其叛服之無常乎

○彭山李氏曰左氏謂此盟為鄭服若鄭伯親至則當書鄭伯如師若遣大夫則當如齊國佐之書名氏矣今經文不然則知其為微者也微者行成當時亦不使預會故略而不書啖氏曰經書同盟自是晉與諸國同盟鄭不預也此說得之然下書楚子伐鄭則鄭與晉成可知矣按此說信經不信傳似有然者但其初請成也或曹使微者至于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九年

八

既許之成鄭伯縱不出亦當使卿往敢以微者與約言乎且鄭既服晉而晉與之成則當諸侯同盟時乃不使鄭國一人預會焉又何為也意者左傳之說本實錄但以諸侯之疑怠而共為此盟原不專為鄭服故故不別言鄭伯而但合伐鄭之諸侯統言之且鄭伯雖預盟而其反復不常原不足齒是以略之而不書耳○穀梁傳曰不與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范氏曰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按此說亦非也不與言鄭惡其反覆而略之耳何善之有不致者下書楚子伐鄭其危可知且初伐之危猶未若再三之甚故于此為不致而再伐三伐乃以書重而致之四則伐鄭之危不待言故不致伐而致會也若謂恥其不能據鄭而不致然則三駕之役皆致豈皆為其能據鄭乎○汪氏曰悼公四駕伐鄭唯盟戲不致者因子駟之言而未得志于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恥不能據鄭者是也亦猶會鄭謀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耳悼公九合諸侯獨于鄭與戲不致春秋豈無意哉按春秋凡書至者皆是危之而幸其返非如策勳之謂也然則鄭與戲之不書至豈以不得志于鄭與夫謀陳不成救之故哉且十一年夏伐鄭同盟于毫城北不旋踵而又叛之與此年之盟戲何異而亦致伐可知穀梁恥不能據鄭之說未可信也○左傳曰晉

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閭
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杜氏曰以長曆來按上下此年不
得有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
十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
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啖氏曰左氏云冬十月諸侯伐
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蓋誤重說
也按啖氏以傳為誤重說誠有然者蓋門其三門即李武
子等門于郭門門于師之梁門于北門之事而約言之耳
不然晉人既與鄭成而已得鄭矣何不得志于鄭之有而
必再伐之即使再伐亦必遲之數月而後可令十二月癸
亥去十一月己亥僅二十四日安有歸未歸國乃又渝盟

春秋辨傳疑

卷五

襄公九年

九

而再伐者乎由是言之可知傳說之誤誤矣啖氏又曰古
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承兩國之舊史月數不同
遂兩載之按此說恐未必然蓋古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
容亦有之但春秋所書乃是用周正周之十月夏之八月
也若誤在前月者可謂用夏正今以周十月伐鄭又誤謂
十二月復伐之十二月者是為夏十月即或以夏正書十
月豈有合于周十月之伐鄭者乎然則左氏之誤或因十
一年有復伐之事遂謂此年亦復伐也要之經既不書其
不足信也明矣

楚子伐鄭

左傳曰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蟻曰與大國盟
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國云唯彊是從
令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
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端也善之主也是
故臨之明神不獨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
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啖氏曰楚書于者國君自將恃彊軋弱憑陵中國之稱也
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彭山李氏曰晉伐則鄭從晉楚伐則鄭從楚此所謂犧牲
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彊者而請盟也鄭之執政乃欲以是

春秋辨傳疑

卷五

襄公九年

十

而庇民焉其謀國不臧甚矣
仁山金氏曰按秦將伐晉乞師于楚楚子囊言晉之不可
敵可謂審矣然而歲有爭鄭之師何也蓋助秦則秦彊而
得鄭則楚彊是以雖明于拒秦而昧于爭鄭也于是晉饑
不能報秦而亦急于爭鄭蓋報秦不過得志于西戎而得
鄭則可以得志于中國此又晉悼之大略也
左傳曰昔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賓以時性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
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柵

左傳曰春會于柵會吳于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

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

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杜

曰為十九年秋高厚夏四月戊午會于柵杜氏曰

二十五年秋其君先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柵癸丑三月二

十六日戊午四月一日據此則兩會之日亦相近但經書

兩會皆在春自當為晉錄傳言是四月會柵者蓋傳誤耳

彭山季氏曰柵古偏陽國地在今徐州沛縣東北界後漢

志彭城國偏陽有柵水水經註曰柵水去偏陽八十里東

南流逕偏陽故城東北是也○是時晉方與楚爭鄭悼公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襄公十年 上

懼吳之有異志也則楚無擬其後者將悉力以抗中國矣

故晉率諸侯又往會吳蓋會壽夢也

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

汪氏曰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敢屈

吳而往與之會已為過禮今悼公伯業方盛乃合中華十

二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為會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

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去齊瘍而得腹

心之疾庸愈乎

渝闕季氏曰孔氏曰成十五年諸侯大夫會吳于鍾離五

年魯衛會吳于善道皆大夫來也此傳云會吳于壽夢則

吳子自來也按此會之為吳子固見于傳說然據吳越春

秋則鍾離之會亦是會壽夢安知會于善道非亦吳子來

會乎然則彼二會者未可以左傳之不言壽夢而俱以為

大夫也○杜氏范氏俱謂柵楚地非也柵近偏陽在宋東

北楚亦安得有此地乎○經書會而又會者自是諸侯先

相會而後與吳會也其先會也亦即在會吳之地故經不

再書彼地耳今左傳謂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

鍾離蓋以成十五年先有鍾離之會故左氏誤以此為先

會于彼地也不知鍾離在宋東南柵在宋東北諸侯于此

安有先遠至鍾離後乃北旋而至柵地耶况三月癸丑距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襄公十年 上

四月戊午僅五日則其路遠時迫亦必不能為兩會且使

先會果在鍾離經亦何為不書孔氏以為會不告魯故不

書然則經既明書公會某某會吳則是公亦與于先會矣

公與于先會又何煩告魯而後而後書也哉

夏五月甲午遂滅偏陽

左傳曰晉荀偃士句請伐偏陽而封宋向戌馬五月甲午

滅之書曰遂滅偏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

公

彭山季氏曰偏陽姓小國子爵其地在今沛縣一統志

云在嶧縣西南五十里則亦沛之東北界也

高氏曰偏陽楚與國也

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會兵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眾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甚之故日而志之也

汪氏曰齊桓之伯滅譚滅遂降鄆連陽晉文之伯執曹伯逐衛侯悼公之伯滅偏陽皆功不掩過此孟子所以謂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渝闕李氏曰汪氏曰偏陽國及祖地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之會吳于祖蓋謀滅偏陽而通吳也林氏曰此通吳晉往來之道也按此說無他佐証未可據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年

三

也且吳晉往來之道未必定出于偏陽即或道必出此以彼叢爾小國雖嘗從楚為敵閉關而不許之通明與大邦為難乎且自成七年晉與吳通而後往來之使必不絕未聞偏陽之為梗于其際也又安見此滅之為通道計乎或曰高氏以偏陽為楚與國殆不然也偏陽在宋東北宋猶從晉不從楚豈以近宋之小國乃敢踰宋從楚而不從晉乎若果如此縱使宋人畏楚不敢加兵于偏陽然當諸大夫之圍彭城時何不移師于彼特明大義以伐之乃至此會而方滅之耶意者偏陽之見滅別有所以得罪于晉者彼原非楚之與國也按此說亦未必然偏陽雖與宋近安

能必其不從楚如宋魚石恃楚之援且據彭城以抗宋何

況小國之不受命者乎然則諸侯為會于祖彼偏陽者必以從楚故而于地主之禮有闕焉是以相率而滅之將欲

示威于吳以見兵力之甚強耳觀諸侯環而攻之彼終堅守而不服罪若非有恃于楚何敢與之相角而逆伯主之

顏行乎及偏陽既滅而晉以偏陽子宋公楚鄭即為之伐

宋則偏陽之為楚與國也明矣大抵偏陽近宋而不事宋

宋固無如偏陽何且當晉圍彭城時或偏陽又轉而從晉

固有之蓋諸侯之向背每無常安能定其為適主乎○或

曰會吳于祖祖者偏陽境內地也此必吳子有恨于偏陽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年

古

以其事楚而不事吳故會于其境內而謀伐之晉欲親吳因率諸侯與之同伐而遂滅之也不則何地不可以會而必為會于與楚者之境內地乎觀其會吳于祖可知其為偏陽而會也本吳志也按此說亦自可通但據左傳則此役實出于晉故晉人以偏陽子宋而又以偏陽子歸是皆無與于吳事也姑從傳說焉可矣○汪氏曰吳既會祖必以兵同滅偏陽而春秋所書若會祖之後繼事以滅偏陽而吳不與滅蓋不以中國諸侯從夷狄之主滅弱小之國也穀梁之言是矣穀梁子曰遂直遂也其曰按此說不然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按此說不然偏陽之役非吳子主兵以令諸侯豈為以中國從夷狄乎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十年

五

且同盟于戲不異言鄭而鄭與焉遂滅偃陽亦不異言吳何謂吳不與滅乎孔氏曰僖四年公會齊侯云云侵蔡蔡潰遂伐楚襄二十二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如此之類一行而有二事者法當言遂遂者繼事之常辭耳伐楚為懷夷伐晉無夷兵而亦書遂可知此滅之書遂必非為其從夷故也口書遂滅偃陽于會吳之下則吳與同滅可知此時吳深怨楚相與滅其從楚之國是必有之或者謂吳子與會而不與滅固未可知但據經文自是吳與同滅之辭耳○孔氏曰會非征伐之事荀偃士句于會始請則偃陽無大罪諸侯無宿謀因會滅人情在可責傳言自會也是究其從會行也非之之事也按此說亦不然傳謂言自會者明其為繼事之辭耳滅人之國以滅為重何須論其滅生于會而始非之耶○陳氏曰以偃陽子歸不書宥偃陽子也以非其罪也悼公合十三國之眾而遂滅偃陽于偃陽子何譏焉按此說亦非也凡書以歸者非為若彼之有罪豈以其無罪而不書乎使晉人果以之歸則以恃強而滅其國虜其君正當備書以治其罪矣不然恐未見其宥偃陽子而先已宥晉侯也豈通論乎然則經既不書蓋未可信或者史氏以滅為重而略其虜君之事亦未可知○欲以封宋之臣而滅人之國向成為何功偃陽又何罪乎

成之堅辭不受則得矣乃欲以之光啟宋君抑豈義之所可安者哉晉人果以偃陽予宋是以先王分封之土地擅以與所親者又不獨滅國之罪深為可誅也已口偃陽東南之小國也雖背中國而從楚于其滅也猶致矜悼之情謹而日之春秋履載之仁使萬物各得其所之意于茲可見

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王氏曰此致前事者二事偃陽其可道者也會夷猶可因會夷而滅人之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按此說不然春秋之書公至非與之也豈以惡甚則不致而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十年

六

第舉其可道者乎然則何以致前事也曰會夷便可危不待滅偃陽矣且滅國之危易見也故滅國不必致而特致其會以危之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曰六月楚子壹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彭山李氏曰鄭公孫輒公子去疾之子也○鄭之從楚以鄆陵之戰其君為鄭而親集矢于目也晉之伐鄭以鄭人從楚助魚石而伐宋也故晉兵和鄭則報必及宋鄭之恃楚而不知自反久矣今楚子伐鄭鄭之從楚復堅故楚又

助鄭伐宋以報去年伐鄭之役此不過逞其私忿耳豈解
怨息爭之道哉宋惟從晉不貳而完壁以守不與交鋒楚
雖加害卒亦無如之何矣豈若鄭人信無所立惟強是從
徒使其民平苦墊隘無所底告哉

高氏曰以宋公受偏陽故也鄭背中國即夷狄又與夷狄
同伐中國罪不容誅也

陳氏曰二國言帥師自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始

廬陵李氏曰鄭之從楚未嘗不連兵以伐宋一見于宣之
元年再見于成之十八年三見于此年四見于明年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季彭山謂報去年之伐鄭則是楚人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年

七

之助鄭也高氏謂惡今年之受偏陽則是鄭人之助楚也
二說未知其孰是今並從之可矣○宋受偏陽而不免于
楚鄭之伐雖云得利而害亦隨之至于桐門之被攻而宋
亦危矣然觀去年之宋災也樂善為政而救火育方令受
楚鄭之伐意其城守時必有備之周而禦之力者宜二國
之不能屈宋也

晉師伐秦

左傳曰晉荀息伐秦報其侵也

侵見九
年傳

家氏曰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蒙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
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略之也

高氏曰晉方帥諸侯會吳滅偏陽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
虐用其民矣為晉計者莫若修文公之素求成于秦庶因
秦之兵力共攘荆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此之圖而反以秦
資楚此晉之失也

渝關李氏曰偏陽楚與國晉滅以與宋則楚連鄭師以伐
宋勢也晉宜救宋不宜伐秦自分其兵力而多樹敵非計
也雖然晉方借吳為援楚不得不借秦為援楚伐吳而晉
伐秦亦其勢也

渝關李氏曰去年左傳曰秋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至
于今而伐秦以報之焉得為義舉乎且經書晉師伐秦于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年

八

楚鄭伐宋之下則是志與國之陷危而急舒忿于鄰國所
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文之伯也先與秦穆親故
卒資其力以敗楚于城濮今秦人南交于楚而秦景之妹
又為楚共之夫人晉人于此縱不能問秦而使為我用獨
不可以尋舊好而使彼亦不為楚用乎秦之何不忘私怨
而伐秦以重其仇于是秦楚益相比而伯國又多一敵焉
豈非失計之大者乎○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
其有災乎師既已甚周猶不堪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
三士乎

杜氏曰為下注
段三大夫傳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曰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汪氏曰莒魯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于魯其無忌憚亦甚矣

渝闕李氏曰公與莒子前後之同會盟者數矣乃八年莒人伐我東鄙至此又再伐焉在莒子固不念前好未知既伐後再同會盟時有何面目見魯君也晉悼于此縱不能移師以討莒亦未聞于同會時數莒之罪而深戒之故十二年又伐我東鄙十四年又侵我東鄙皆悼若罔聞抑亦何以爲伯主哉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年

十九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曰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已酉師于牛首

杜氏曰齊世子光先至于師爲盟主所尊敬在滕上

永嘉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次所以示譏言專以強弱事勢爲先後也

王氏曰齊世子光以期會而長四君蓋伯主據諸侯之術也

汪氏曰齊世子光同盟難澤會成陳盟戲會王皆序小

邾子之下唯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而傳稱光先

至于師明年兩伐鄭又序莒邾之上傳亦云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氏皆云爲盟主所尊敬進之蓋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莒邾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強故秦周班而進之也況自晉悼之伯莒邾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陳氏曰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伯者作而後小國或序于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于伯者矣于是以世子長于小國之君則悼公爲之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年

二十

范氏曰齊世子光序滕薛之上蓋驕蹇

彭山李氏曰此因鄭人從楚伐宋而伐之也自此晉人凡三伐鄭皆因楚鄭加兵于宋而後動則亦不得已而應之者歟

渝闕李氏曰孔氏曰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玄云誓猶命也言誓者用天子既命以爲之嗣也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以子男之下桓之會列于小邾之下是其正也于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襄公十年

主

先至心喜其共遂進其班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其非正法也按此說以先為未誓于天子法當繼以子男下然既稱為世子即當以世子禮待之矣如臣子之不請命而立君者未嘗謂其非諸侯也豈人君之不請命而立儲者不得謂為世子乎且既稱為世子彼亦即以世子自處矣乃前此之諸會皆序小邾之下豈其甘從未誓之例而自下耶若甘從未誓之例而自下何又稱之為世子耶竊意會同之禮本當先諸侯而後世子以諸侯為有爵而世子尚無爵也故杜氏曰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時之宜令在滕子上夫謂賓之以上卿意者其定制未可謂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騅公孫轅

左傳曰初子駢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難其事尉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襄公十年

主

止獲又與之爭子駢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駢為田洿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畏田馬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使以作亂杜氏曰八年子駢所殺子狐等之黨于是子駢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氏晉侯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駢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杜氏曰子孔公子孫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孫傳彭山季氏曰公子駢即子駢公子騅即子國公子轅即子耳皆穆公族也臨川吳氏曰凡稱盜蓋皆賤者但當稱人以其所作不義故不稱人而稱盜王氏曰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鄭三卿之禍其近是乎陳氏曰盜賤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書盜自此始春秋之季小臣圖柄臣甚者陪臣執國命矣穆文熙曰黜車使田鄭之執政橫甚不至殺身不已未必皆殺之者之罪也子孔知難而不告雖得暫免後以為政之專鄭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殺之而分其室則其禍愈慘矣小人倖免何益哉

渝關季氏曰左氏謂尉止等帥賊以入云云不知尉止等

即賊也其所帥者蓋皆不義之黨耳抑豈別有所謂賊者乎。左傳曰書曰盜言無大夫焉杜氏曰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孔氏曰若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為盜按此說不然賤乎賤者不義則稱盜者或下大夫殺之下大夫非卿止可賤之而稱人耳未可謂其非卿而即宜稱盜也公羊傳曰弑君賤者窮諸人稱盜以弑賤乎賤者也然則書殺之例亦當準此。據左傳說則是眾亂而擅殺之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年

五

何不書曰鄭人殺其大夫某某而乃以盜殺為文乎蓋凡稱人以殺者或非卿而以微辭書或是國人而以眾辭書耳此則賤乎其賤又非國人之公惡也一旦懷私而作亂于朝非盜而何孔子曰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尉止等豈非無義之小人乎。杜氏曰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孔氏曰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賤者不繫于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若如他物殺之然按此說亦不然凡稱人以殺大夫者雖非君殺亦言其大夫蓋據彼國之大夫言故言其大夫抑

豈以彼之所有而乃如此書乎虜陵李氏曰春秋若欲書大夫獨不可依蔡侯申例而書曰盜殺鄭大夫某人乎按此說良是然而經乃不然既不書其大夫亦不書鄭大夫者不以專殺大夫之罪罪盜賊也故止書族書名即可知其為大夫矣義豈繫于大夫之稱哉。胡傳曰盜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僇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于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刪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按此說之義似正但止據被殺一節罪其不能保身故以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年

五

為失職而刪其大夫殊未責其所以致寇之罪也且以卿佐被盜殺即使書大夫亦可見其失卿職矣豈俱刪其大夫以見義乎然則盜者寇賊之名賤之外之故不繫于國不繫于國故亦不稱君大夫也觀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不稱君此年盜殺二公子一公孫哀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不稱大夫可見矣蓋既名之盜不可以君大夫之名分治之故但著其君之爵與夫大夫之族而已恐非責其被殺于盜而乃如此書也。張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驂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兵驂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鄭之復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驂弑之及楚

子囊伐鄭于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之人弑君之賊也而發輒惟駢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廬陵李氏曰此條之說張氏最得之夫子駢之罪豈可以失職蔽之耶不書大夫當討之賊也不書鄭人不以討賊之義予尉止等也書大夫則疑于衛繫書鄭則疑于雍廩按張氏之說謂公子駢以從楚之故弑僖公與七年左傳說不合似未可據且謂因此被殺故不稱大夫是亦不知以盜為天不稱君與大夫之義也使為當討之賊而不稱大夫哀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亦不稱大夫豈亦為其賊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年

五

君而特削之耶且春秋能以討賊者則不書大夫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不能以賊討者則書大夫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若不以討賊之義予尉止等又何為明當討之賊而不書大夫耶況鄭僖之卒乃疑獄春秋既不書弑而書卒又不俟討賊而書葬何至此而欲明當討之賊哉然則李廬陵從張氏而曲為此說失經旨矣其謂書大夫則疑于衛繫尤不然衛繫未嘗書大夫其言衛侯之兄云者蓋以其屬籍言與駢等之言公子公孫何異但不稱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不無稍異于此耳至謂書鄭人則疑于雍廩恐春秋之旨必非為其非討賊而乃書盜也○此時諸

侯之師壓境外患方殷內亂又作鄭國之危亦甚矣夫子駢從楚以召敵陵下以致盜則是貽鄭以危者皆子駢罪也若夫子國子耳同被殺其亦黨惡相濟之徒也哉

戌鄭虎牢

左傳曰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此又何必再城之耶書成不書城則傳之又言城者蓋或偶有比晉師城梧及城今稍補補葉之故傳以為城而略不書也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戌之

杜氏曰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戌虎牢

彭山李氏曰虎牢復繫之鄭者是時晉以虎牢與鄭也

滄起朱氏曰始鄭從楚則取虎牢而城之為中國制鄭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年

五

今鄭從晉則居虎牢而戌之為鄭拒楚也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書曰戌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孔氏曰二年晉城虎牢則虎牢久已屬晉非復鄭有今繫鄭者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侯故探其心而繫之鄭也按此說非也二年城虎牢以偏鄭及鄭已服必以虎牢復與鄭矣至此而為鄭戌之自當仍繫之鄭爾使如傳與孔疏說則虎牢猶未歸鄭何得即繫之鄭鄭服且未可知何得探晉侯之心而豫善之況略諸侯而不書明是不足于晉之意其書成虎牢者識之云耳豈曰善之云乎○此年戌鄭虎牢與五年之戌陳雖同而亦有不盡同

者蓋成陳者成其國都也成鄭虎牢者成其塞邑也然則諸侯不戍鄭都而戍鄭邑雖云居險以衛鄭實則亦有制鄭之意焉但與城虎牢時明以逼之則不同耳成虎牢者不獨魯然而不書列國者略之也蓋虎牢之戍當時必以為長策春秋略之以為不足稱謂非所以保鄭之道也是故雖得其半而反覆無常卒至再伐三伐而後定成亦何足恃乎五年之戍陳亦不書列國義猶是也比事觀之而見春秋之書二戍其譏晉悼也明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曰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年 五

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令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繁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樂繁欲伐鄭師荀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令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彭山季氏曰楚公子貞救鄭所以堅鄭之從也楚本爭鄭

春秋何嘗以救許楚乎紀其實而已耳

渝關季氏曰胡傳曰聖人既以虎牢還繫于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會判楚之不若也按此說不然虎牢繫鄭原非所以罪諸侯且其戍之亦非肆其陵逼之謂也然則晉悼之伐鄭雖勤而楚人之伐鄭亦不一令為爭鄭之故而救之安見楚人之愈于晉乎即使諸侯有罪而罪之自有其法亦必不以許楚之救而罪之矣若果許楚以罪諸侯不幾開盟夷援索之私而為中國之患者豈淺鮮哉○汪氏曰楚屢救鄭矣宣元年為賈二年闕板成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年

五

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及公子申之類皆不書其志在于事中國不可許之以救也然聖人之作春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晉中國之侯伯也楚猾夏之蠻夷晉文公懷怨以攻衛過于侵暴則書楚人救衛晉悼公據險以隘鄭肆其陵逼則書楚公子貞救鄭皆所以備責伯者之不仁而見夷狄反有救患之善也而楚救衛而終不能保衛楚救鄭而終不能爭鄭又以著喬不謀夏之常理耳雖然前書晉悼救陳而陳卒屬于楚此書楚救鄭而鄭遂服于晉得鄭而棄陳悼公蓋惑于諸大夫之言以為陳近于楚是以計近功而忘大義急于此而緩于彼也按

此說謂楚救不書以其志在爭中國而不許其救也。若果如此則僖二十八年之救衛與此年之救鄭抑豈非有意爭中國而獨可許其救乎？然則凡書救者未必皆善辭。楚之諸救不書者或不告或不及救或雖及救而來告。史氏略之而不書俱未可知。若此二救實為抗晉之大者。史既書之經亦錄之以誌其實。曷嘗許其救惠之善哉？且晉悼之成虎牢是乃據險以衛鄭原非肆其陵逼以阨之也。尤不得以此為晉罪矣。若夫楚救衛而終不能保衛楚救鄭而終不能爭鄭因晉人之處衛困鄭無已時衛鄭不得不從之豈有係于裔不謀夏之常理乎？至于晉悼救陳而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十年

元

陳卒屬楚楚人救鄭而鄭遂服晉所以屬楚而服晉者亦不在于晉救與楚救也。今但就事論事則可耳。諸侯伐鄭鄭即與晉平經雖不書平可于成鄭虎牢而見之矣。楚人救鄭鄭又與楚盟經雖不書盟可于明年鄭人侵宋而見之矣。以南北之兵迭至而向背無適主焉鄭人之無信

義何如哉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渝闕李氏曰九年伐鄭不致今則致者初伐已可危再伐則甚矣故于其甚者致之觀其致伐鄭而聖人不足于晉

之意自可見或者猶欲修言三駕之續謂之何哉

附左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句聽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十年

辛

渝闕李氏曰成十一年左傳謂周公楚與伯與爭政孔氏曰本亦作與今年傳謂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此二事者未知果皆伯與而為一人耶抑或伯與及伯與名字不同而實兩人耶若果一人則居王朝二十年而周公與爭于前王叔與爭于後意其人必有不從二公而直行其志者故二公不平而與之爭焉今觀王叔之政以賄成而刑殺于寵可知與之爭者本不義宜乎王右伯與而不右王叔也。○天王在上而大臣爭政于其下無王甚矣孰是孰非不能大振乾綱伸其進退之權乃右伯與而左王叔亦徒右之左之而已及王叔怒而出奔猶使復之而殺史狡以說焉王室之政刑安在哉晉侯使士句平王室以王室而待平于晉是天王無如二子何故二子竟至于訟且亦不訟于王而訟于晉也嗚呼天王在上而二子具訟于晉臣則是天下之大權全在于晉而不在于王而王室亦聽命

焉若分之倒置莫此為甚尚復知有天子哉夫攬天下之大權而不知有天子徒欲以天子之所左右者亦從而左右之抑亦未矣嗚呼斯亦不至此時而然也晉厲之世晉卻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見成十一年左傳固已惟晉是聽矣至晉悼時士句乃敢聽訟于周殆有甚焉觀于此而知王室與侯國君臣上下之辨埤地盡矣春秋安得而不作乎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曰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杜氏曰政者伯國之政今權大國三軍魯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三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杜氏曰盟諸諸侯乃盟諸僖聞詎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孔氏曰往自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乘邑之民以為己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有不須更立私家車乘也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每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壞者壞其部伍將領也今使各自屬李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其軍不復立私家車也

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孔氏曰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令之相調也以其役之與邑皆來入李氏者則無公征也若不入李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當輸一而責其二也設利害以備民既之使入已耳民畏倍征故盡歸李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知邑是賦稅者以言役邑入則役之與邑皆從民而入官也從孟氏使民今官惟在力役與賦稅耳故知邑是賦稅也

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孔氏曰昭五年傳述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馬叔孫氏臣其子弟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點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半中史取其半又以半歸公謂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後傳順序此文頗倒傳意以叔孫為主而先說孟氏言孟氏如叔孫所得使其半為己又臣叔孫所得子與弟也此孟氏若子若弟是子弟中探取其一分半以歸公也叔孫使子弟盡為己臣不然不舍孔氏曰如上所分三點所得唯以父兄歸公耳又各分為四分季氏盡取四分叔孫取二分而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分國國民以萬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舍謂舍政也制三軍分舍其政法而別改作也

杜氏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三

孔氏曰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魯本無中軍也以閔元年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李曰襄十年齊師伐我左傳謂孟子據左右為名不以上下為名也或者未作三軍之前本名左右軍及三軍既作特加一中軍而左右二軍之名如故都未可知說詳昭此言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知往前三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也○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政卿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卿則大國三軍出自三卿其屬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

軍之數季武子合為三軍則異于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境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迭興出軍多少量敵強弱就寇未息卒士盡行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齊平丘之會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唯三卿帥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年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魯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春秋傳傳辭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重

之眾充二軍之數明知此分合竟之民以為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于禮也

陳氏曰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
家氏曰析三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僅擁虛器于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與于此春秋書城費于前書作三軍于後所以垂人臣固跋扈之戒
茅堂胡氏曰作三軍公無與焉而不疑蓋公年十四生于帷牆之中不知君國子民之道殆與晉悼異矣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然則止是作中軍耳而

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毀其乘則舊時屬已之乘毀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也按此說似是然以舊軍盡廢全改為之而書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以中軍分屬于二軍而季氏擇二是二軍未嘗不動也何以但主中軍而言舍乎然則此書作三軍當不為舊軍全改故三軍為大國之制魯非大國而增一軍踰王制矣故以成數言之所以明其為僭也若夫舍中軍亦不為二軍不動故中軍為季氏之所掌故主中軍言之所以明季氏之專私耳如孔氏說但以二軍之動不動而論書法之不同不惟于事難通抑豈當于經旨之大者哉說春秋傳傳辭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重

又見舍中軍下口作者創為之名曰作三軍便見舊只二軍而今增之爾或疑周禮夏官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倍公之頃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當既稱大國何以只二軍耶曰孟子以侯為大國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當以侯爵而稱大國應有千乘之賦矣竊意侯國千乘之賦本只二軍周禮所謂大國三軍者蓋指方伯上公之國言以方伯上公為大國則侯伯國為次子男國為小矣杜氏孔氏皆曰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是也 年 衛孫

良大夫來聘黃石公中略曰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夫魯為諸侯非方伯以此考之止當有二軍明矣又詩公車千乘蓋即二軍之賦如昭五年舍中軍復用二軍也八年蒐于紅莘車千乘是二軍當有千乘也公徒三萬蓋即二軍之卒二軍當用二萬五千人曰三萬者舉成數而侈言之也子路謂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猶不為大國則大國三軍車必不止千乘徒必不止三萬矣魯之車止千乘徒止三萬豈非國本次國而應有二軍之制也哉舊二軍而今為三軍故謂之作此自是變法亂常之事耳。按周禮之說殊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雷

有一疑先王封建諸侯其兵數當與地數相準如天子地方千里諸侯方百里天子車萬乘諸侯千乘是天子皆十倍于諸侯豈天子六軍大國諸侯乃半天子而立三軍乎即次國二軍較之亦有天子三分之一已與地數車數僅有十分之一者不合矣又魯頌之說亦有一疑魯只二軍而有千乘是以二十五人共一車也魯有千乘而徒三萬是以三十人共一車也如此又與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之說不合矣大抵古之兵制不可復考竊意古者六軍三軍二軍一軍之人數亦各不同未必拘于萬有二千五百人如春秋每書帥師師

者兵眾之辭抑豈盡如二千五百人之數乎此等處要當知其大略耳其地數車數軍數人數無能一一皆合也必過求之則鑿矣。周禮註曰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為五百一十二萬家聚出一人為五百一十二萬人以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凡七征而餉一次也按此說亦覺可疑千里之地可出五百一十二萬人萬乘之兵當用百萬人六軍之數當用七萬五千人以六軍準萬乘是所用者僅十三分有奇之一以六軍準千里之地是所用者又六十八分有奇之一矣所用者至少何須家出一人以擾民耶即云備數以待用亦不須六七十倍之多也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雷

朱子詩傳曰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八然大國之賦通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三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按此說亦多可疑魯之初封地方百里若成方十里方出革車一乘則是魯初革車止當有百乘矣即至孟子時方百里者五亦止當有五百乘魯公之世何

以便有千乘耶且千乘者二軍之賦有車若干即當有人若干特其用之征伐則人數多寡乃視車數多寡以為衡耳詩言千乘是全設之車數也其言三萬當亦全設之人數也若以三萬為所用之步卒止以供車三百七十五乘何為車就全數言而徒止就用數言耶要之未于此註未必古制即如此而詩解亦如是也至以魯為大國三軍尤與春秋作三軍不合春秋以三軍為勛則魯本二軍甚明如晉于閏元年方作二軍又何疑于魯本二軍乎○自成元年作丘甲後魯兵已多但未增軍數斷成二年四卿並將亦只四卿統二軍簡非卿多而軍數亦多也今三家創

春秋傳辨疑 卷壹 襄公十一年 五

為三軍則變古制而軍數乃非其故矣或者謂魯本三軍文宣以來伯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為二軍至此而作三軍復其舊也然以經書舍中軍推之若果減軍經亦豈不書者且昔既減而今為復舊則于三軍之再設而又何得書作乎胡傳乃謂三軍魯之舊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若然則是以廢為作尤與經義相刺謬矣○孔氏曰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蘇

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按此說亦不然魯至孟子時地方百里者五可知明堂位所謂封周公地方七百里者誣矣魯地未嘗如此之廣安能必其有三軍耶且詩言復周公之宇者謂復魯之故地耳非謂復古制也若僖公以前無三軍至僖公始復三軍之制豈得不書即云復故可不書及文公舍一軍是那變故改常之事矣何以不書此皆為大國三軍之所誤故穿鑿其說如此不知經文明書曰作自是創始之辭非復古制之謂也○汪氏曰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改三郊三遂則魯舊有三軍

春秋傳辨疑 卷壹 襄公十一年 五

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政隳壞而公室之三軍不能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借改作之名而專兵權也孔氏正義謂僖公復古制作三軍自文公以來伯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為二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以僖公而後世卿強盛既有三桓又有臧孫氏仲氏叔氏之類是以采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兵軍數廢闕及是時三家三分公室又壞已之車乘以復三軍之本制其實欲奪公室之兵為己私爾聖人不以作三軍係之三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大法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作兵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美

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書作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按此說亦不然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蔡氏傳曰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此皆不知魯為次國而本二軍故云然凡國皆有四郊所謂四郊多壘是也蓋郊遂之數原不因軍數為多寡不則小國一軍謂其止有一郊可乎彼費誓所謂三郊三遂者或令此地之人供軍需姑留其餘以備國用云耳且天子之六鄉六遂蓋亦分屬之名偶合軍數而已若謂六軍而鄉遂故六豈周官之六卿分職亦為按其軍數故耶成二年四卿並將未必將三軍若因卿將之多以為三軍未嘗廢是尤未可據也後世世卿繁而采地多彼其車來未嘗不隸于公家所謂三子各毀其乘者則三家之私車至此而足成軍數乃又分之為已有耳非凡采地之所征者本皆臣子之私屬也何謂采地多而公室之軍數廢闕乎且既云復其本制何可以書作若謂不可書作而書作欲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知其罪之在也迂尤甚矣若夫但書曰作而不繫之三家者蓋以國事書之亦非以兵權歸公室之意○卿有所謂百乘之家者雖未必凡卿皆百乘然車乘出于其采地未嘗不隸于公也古者家不藏甲安得有兵車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美

之私乘乎然則私乘之說蓋諸卿之所私有而不隸于公者此已大不義矣今乃各毀其乘以成三軍之數而各分其一是取公家之兵而私據之為已有也其盡征之者全無公也其半取而又半取之者雖有歸公之人而視前此之私乘蓋亦有加焉由是兵權盡歸于三家而其漸積之弊遂有不可言者是有君而若無君三家之為禍于魯也何如哉○永嘉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為臣按此說以勢力之強弱為所取之多寡似矣然以其人考之恐孟氏之使半為臣非其弱之謂也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不肯以過取故于三家之中所取為最少耳雖然使獻子果能明君臣之義則當季叔二氏之議作時必將力陳其不可而止其所為即不能止而已必不取庶乎其得正矣今乃不然何異于與盜同行而以薄取為廉可謂之義乎彼嘗謂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今觀其所為如此則是惡聚斂之臣而不知己犯為盜臣也謂之何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殺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臨川吳氏曰因四卜之瀆以著魯郊之僭

高氏曰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

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孔氏曰此四月四卜與僖三十一年文同蓋亦三月三卜而四月又一卜也止言不郊不云免牲蓋不以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已故不書也

渝關季氏曰經書正月作三軍于前即書四月四卜郊不從于後可知天人感應之際其幾不爽其理不誣有如此而公與三家皆不悟又何其妄而且愚也悲夫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甲

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驅宋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必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彭山季氏曰公孫舍之即子展公子喜之子也

杜氏曰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

渝起朱氏曰子展以晉厚宋故侵宋以挑之以宋激晉師之至即以晉師激楚師之至又以楚師激諸侯之師皆至

而乃棄楚從晉其勢甚曲其謀甚苦可知鄭之從楚亦非其心也

渝關季氏曰鄭人苟明中外之分而棄楚從晉一以忠信事盟主何慮楚人之來爭而晉不致死于我哉不知出此乃欲侵宋以挑晉盟晉以致楚而又從楚以怒晉也以爲晉能驅宋而楚不能乃固與晉將欲恃此以免晉楚之難計已謫矣此春秋之所深惡而據事直書辭雖不加貶而其罪惡不已見乎○彭山季氏曰此因去年伐鄭而侵宋以報之是時鄭人從楚不貳必亦請命于楚矣左氏以爲子展欲使晉師致死而後固與也爲謀迂拙不近事情蓋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甲

志北之盟鄭不與盟則無以見鄭取楚怒之實蕭魚之會鄭不與會則無以見鄭及晉平之誠其與子展之謀皆未合也此直報復之忿兵耳按此說以此役爲報復之忿兵誠有然者但謂專爲其報復不亦與傳說大相左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曰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美晉荀偃至于西郊東侵衛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鄭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視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隨鄭人懼乃行成

高氏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

彭山李氏曰舍之侵宋晉悼不救但亦伐鄭而已

廬陵李氏曰世子光屢以先至而進列悼公一時借以勸

諸侯之趨事然莊公之所以易晉者蓋始于此矣

渝關李氏曰鄭舍之侵宋經書在四月不郊下其在四月

侵之明矣傳言四月諸侯伐鄭是舍之之侵宋在三月未

可信也且據經則鄭于四月侵宋可知諸侯之伐鄭亦必

不在四月矣不則一月之中安能即動諸侯之兵而齊集

于鄭國乎傳又謂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是至此時

而諸侯方至經所謂公會晉侯等伐鄭者安知不在六月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四三

而經失其月乎如此則諸大夫之師先至或在五月而左

氏誤言在四月耳○杜氏曰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政

晉悼亦進之劉炫以為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為先莒按

劉氏之規杜說良是蓋去年之長滕非僅先滕至此年

而又長莒豈為先莒至乎且據左傳是世子光亦先衛曹

至矣若先莒至即當長莒光亦何不長衛曹乎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殺並作京

左傳曰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

道敵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違年毋

壅利毋保嘉毋留隱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

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

國之祖杜氏曰貴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蹈

其國家

彭山李氏曰亳公殺皆作京服氏亦同其地在虎牢之東

今滎陽縣西也左氏作亳說者以為湯都僅師之地則在

周之畿內而距虎牢西尚百餘里東諸侯安得過途而至

此盟乎當從公殺為是

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

廬陵李氏曰悼公四同盟止此

渝關李氏曰亳作京公殺皆同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四

叔見隱元年傳蓋即此地○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

知按同盟者諸侯同欲盟耳非謂同鄭盟也若同鄭盟而

乃書同以見鄭伯之與盟成十七年伐鄭同盟于柯陵鄭

伯不與焉何以無鄭而亦書同乎○廬陵李氏曰啖子以

戲與亳二盟鄭皆不與故此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

諸侯自同盟也以柯陵之盟觀之則杜氏所謂伐而書同

盟鄭與盟可知之說不通矣按啖氏據左傳十二國之說

而謂鄭伯不與于此盟似矣然于戲之同盟傳言六卿從

鄭伯且述載書之辭甚詳是鄭伯實與于彼盟也今傳雖

不言鄭伯事而同盟既在行成後安有鄭伯不與盟者乎

然與于戲之盟皆不別言鄭伯者以鄭人反覆無信其向背原不足紀耳然則左傳所謂十二國者二字誠是三字之誤杜氏伐鄭而書同盟之說雖與柯陵之例不合然而戲臺二盟實皆有鄭伯則言同盟而鄭伯亦在其中矣。或曰戲與臺城北之同盟經皆不書鄭伯矣然傳于盟戲言鄭伯于臺城北止言十二國或者昔曾與盟而今不與盟蓋鄭伯之反覆無常至此時而憚于會晉侯晉侯既許其行成而與之平亦不責其親會盟也是傳于二盟有異說者良以鄭伯之盟與不盟實不同焉故耳按此說既不謂二盟之皆無鄭伯又不謂二盟之皆有鄭伯而以爲前

春秋傳解

卷五

襄公十一年

盟

盟有鄭伯此盟無鄭伯馬考之傳說而有然亦可備一說也。晉人之用諸侯也勤矣諸侯道敵而又要之以同盟諸侯亦不得已而相與同為此盟也要之信義不相孚則雖頻于歃血何益乎夫屢伐不嫌于病衆屢盟不嫌于慢神晉悼之伯業如此雖曰終能服鄭而亦何足道也哉

公至自伐鄭

廬陵李氏曰此盟後致伐以先事致與伐楚盟召陵致伐

書法同

淵閣李氏曰諸侯之伐鄭屢矣屢伐之危甚于會故不致會而致伐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曰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杜氏曰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高氏曰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于楚而數數晉使楚道敵而固與晉以託國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曰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春秋傳解

卷五

襄公十一年

盟

杜氏曰晉遂尊光

汪氏曰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經略之謂鄭不可信而小信不足恃也

淵閣李氏曰楚子鄭伯伐宋諸侯不即救宋而又伐鄭者楚鄭之師蓋已退而宋不須救故直伐鄭以討其罪耳觀宋公出國以親伐諸侯之師又未聞其與楚遇也可知彼師之已退矣此與夏鄭舍之侵宋而諸侯伐鄭同

會于蕭魚

左傳曰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李曰據經所言此會是在秋未傳以爲冬十二月時月既誤則其所謂戊寅者日亦未必真也庚辰救鄭因皆禮而歸之納斥侯榮

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稽手鮮不赦宥寡君闕命矣杜氏曰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

程子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

永嘉呂氏曰蕭魚之會以盟則不如屈完之來有以服其心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有以誓其氣然以荆楚方強子囊為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使以示不怯而卒不能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見九年則左傳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盟

孫氏曰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久矣晉悼比歲大合諸侯令始得之亦能有鄭踰二十年此晉悼之績也

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止此八年九合亦止此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簡按鄭伯之與此會經不書而左傳言趙武入盟鄭伯子展出盟晉侯君臣業已相交盟則此會之有鄭伯也不待言矣然而經不別言鄭伯者一以惡鄭伯之寡信而略之一以薄晉侯之微功而抑之春秋于此蓋交識之也○蕭魚之會先儒皆謂美晉悼然以書法考之竊見其有責晉之意曷言乎其責之也曰此聖人以王道律晉悼也

大易比卦之辭曰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大

凶六五爻辭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蓋王道蕩蕩原筮而有元永貞之德則雖不求人比人自比之又何近功小喜之足尚乎鄭人之背晉從楚也固為不義然無乃晉德有闕無以感其志而悅其心故不獲夫比吉之慶耳不知修德行仁大追顯比無私之化顧乃一伐不服至再再不服至三三不服至四竭中國之力發中國之威汲汲焉爭一反覆無信之辱邦尚可為得計乎且彼今日之從晉與盟戲盟臺北之從晉何異今雖為會于此不能必其後日之果不叛也而晉悼禮其因而歸之納斥候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盟

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不過厭兵市德之所為未必能以公義出之也況又多受鄭賂而終以利成則是貪縱之私其陋已甚尤不可使聞于諸侯雖自此以後鄭不叛而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大抵功不償過其事不足稱耳春秋沒晉鄭之盟不書于其會也又略鄭伯而不志所以小其績而鄙之也略鄭伯于前書公至于後聖人責晉之意不亦深切著明也哉明乎聖人所以責晉侯者可以語王道矣○晉魏絳勸其君和戎狄以正諸華晉卒賴此而成九合之功絳亦可謂之善謀矣惜也知其細而不知其大知戎狄之可以德綏而不知諸夏之不可以威脅也

且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則是中國安而戎狄自可正令先安外而以之正內為計已慎亦未見諸華之果能皆正也況此時為中國患者不一戎狄在西北吳楚在東南晉和戎狄而且會吳獨與楚人為難焉豈果楚之不可制哉我無所以制楚者是以與楚爭陳而陳已去與楚爭鄭而鄭不易來也然則楚猶橫而陳終不從此固盟主之所羞者今因鄭服乃以九合之功歸魏絳謂非魏絳之謀則即無以待戎而服鄭也于是以鄭人賂已之樂分其半賜之將欲與之共樂以酬功焉吾見晉侯于此志已遂而氣已盈又安望其大有為也哉禮大夫有功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四

則賜樂彼魏絳之功亦僅晉悼之所謂功而已使能以道事君輔其君柔遠能通安中國以正四夷將跨桓文而直上之乃可言功耳不則遽得金石之樂未必賜其所當賜受其所當受者而亦何禮之可稱乎後之學者惟深明乎聖賢正大之道而不惑于當時功利之說庶乎可以讀春秋矣

公至自會

廬陵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四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

渝關李氏曰伐鄭之危無假于煩言以其屢伐而為此會

會亦未可恃也故特致會以危之穀梁傳以此為得鄭之辭穀梁傳曰伐而後會不以高氏又以為變文致會為美之高氏曰春秋以變文為褒貶厚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貶厚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為美也豈知春秋危公之旨各因其事以立義哉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曰鄭人使良霄大罕石癸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君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寢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傳記此事于九月諸侯患師以伐鄭下則是未成而良霄往也故曰言將服于晉然或疑鄭下則是未成而良霄往也公至自會下此必是貴韓杜氏以為既成而後告故書在會下是謂執在會前特鄭人告執于列國則在會後故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四

書楚執在此不如鄭人之告執亦必據實言之若果執在會前豈可因赴告之速而亦書執于會後乎大抵經疏在公至下今特移傳從杜氏曰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讎也高氏曰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不能得鄭政執良霄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于是堅從晉矣

襄陵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于是矣

渝關李氏曰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藉

以待四方之使者蓋行人官名而據周禮所言但言其主
如賓客事未嘗言其出使事也論語謂行人子羽即為行
人之官者朱子謂行人掌使之官是又以出使于外言也
春秋書行人者六未必居此官但以其出使于外而謂之
行人耳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蓋為君所使此即行
人事也豈必居行人之官而後可稱行人乎又周禮大行
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而春秋六書行人皆
國卿也夫以國卿而行行人之事可知凡書行人者非居
此官而乃出使但其出使亦可稱行人即以此為出使之
官名亦可也○自此以後楚不與晉爭鄭亦如晉不與楚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辛

爭陳也蓋皆棄其不能保者已有各分南北之勢矣然而
晉之棄陳未必懼楚之深即楚之棄鄭抑豈畏晉之至哉
明年楚公子貞帥師侵宋是猶猶夏如故也但晉人棄陳
而楚亦棄鄭者良以徒爭之無益而姑與之略相安耳

冬秦人伐晉

左傳曰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
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士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
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厚曰杜氏曰
不書敗晉晉
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按此說固有然者然或
是亦戰小敗晉不告而史者不書亦未可知
高氏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于是為楚伐晉報去平

之役

渝關季氏曰晉得諸侯而楚勢孤矣秦黨于楚而又怨晉
是以為楚伐晉而且自報其怨焉秦亦中國之蟲賊也哉
○十年晉師伐秦傳謂報其侵也秦之侵晉在九年左傳
事見故于次年往報之今秦人之為此役蓋亦報去年之伐耳
然以救鄭為名則又為楚庇與國矣至十四年晉合十三
國之大夫以伐秦報復相尋而加甚焉是豈所謂懲忿息
爭之義也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一年 辛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按費縣今屬兗

州府沂州在魯東境

高氏曰諸侯伐我未有言圍邑者書圍邑自此始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

圍安足書也范氏曰不足書而今書蓋為下事起按此說

非也春秋詳內而略外魯被侵伐皆書四鄙惟至城下乃

書伐我耳今書東鄙既致其詳至于圍邑事是亦在所當

春秋輯傳疑 卷五十六 襄公十二年

詳者豈為下事起而云然耶○莒十八年十年兩伐我東

鄙今又伐我東鄙而且圍台則其暴橫甚矣彼目中無魯

實意中無晉春秋書此不惟見莒人之罪亦以著盟主之

羞曲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公年方幼而屢受

莒兵誰實專政而取此辱是尤不能辭其咎矣

李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左傳曰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

鍾以為公盥

杜氏曰鄆莒邑東勝入鄆報見伐

黃氏曰莒五年之間三伐魯魯未暇治之今又圍魯邑故

李氏既救吾邑遂入莒邑以報之也

家氏曰宿始繼其父即美城賜邑繼而作三軍取公室之

丘甸以為己之私有今而救台遂入鄆其心非為國也

廬陵李氏曰襄公之編書救邑者二此年救台十五年救

成蓋作三軍之後魯益弱矣以區區之邦莒而連年來伐

況齊乎李孫宿救台遂入鄆而不忌公親救成乃至遇而

不敢前君弱臣強又可見矣

渝關李氏曰李孫宿帥師救台是師也是獨季氏所分之

眾乎抑亦有公室孟叔氏之兵特以季氏統之乎意此時

軍制雖分若有侵伐事猶必各簡車徒以從役也況此乃

春秋輯傳疑 卷五十六 襄公十二年 二

國事而亦未嘗不命于公宿豈肯獨勞已眾而不徵兵于

公室孟叔氏乎○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

不得政爾穀梁傳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

鄆惡李孫宿也胡傳曰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

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李孫宿之

擅權使公不得有為于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閭

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

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

為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漸

矣汪氏曰春秋書遂事者十九而內大夫遂事有三公子

春秋傳解疑 卷六

襄公十二年

三

遂如京師遂如晉乃受君命而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之事雖有害而意猶公也宿之入鄆乃征伐之事雖有利而意則純乎私矣于惡之中又有惡焉遂入鄆之類是也按此數說皆以遂為專遂之義因責其不受命而入鄆未必然也遂者繼事之辭原非專遂之謂公子遂受君命而以二事出曹子如晉書遂兵使季孫宿之入鄆而亦受君命豈不可以書遂乎況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細柳屯營至使天子不得輒入曷嘗在境外也可知春秋傳解疑 卷六 襄公十二年 三

大夫受命禦敵惟敵是求則即出境而爭利亦自不嫌于專未可以此為生事而深罪之然則宿之入鄆果無譏乎曰是又不然宿以救台往而以入鄆歸在當時必以為報怨洒恥其功有足嘉者而自君子觀之必是為貪忿之兵而非守正息爭之道也況權臣立功非國之幸季氏自入鄆後功既著而威日張勢愈不可制矣是春秋之所深憂者正在乎此安得謂其無譏乎但非以遂為專罪其生事而擅權耳。經書入邑者二在外者惟成九年楚人入鄆在內者惟此年季孫宿入鄆而已區區鄆邑二十二年之間兩被大國之入蓋皆自取之也豈獨入之者為可

咎也哉入邑皆不書獨書二入者說詳成九年楚人入鄆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曰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杜氏曰謝前年伐鄭師

襄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也

渝關李氏曰元年晉侯使荀營來聘八年使士魴來聘今又使士魴來聘盟主示謀三使列卿聘與國此桓文之所未有也所求于諸侯者愈重故所禮于諸侯者愈恭由是言之抑豈典禮之所應為者乎士魴于成十八年來乞師今又來聘魴蓋兩至魯廷矣晉悼聘魯者三止于此

春秋傳解疑 卷六

襄公十二年

四

秋九月吳子來卒

左傳曰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將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林氏曰吳始書卒

蜀杜氏曰宣十八年錄楚子旅卒者甚其暴盛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來卒亦以其暴盛且明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臨于周廟禮也杜氏曰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按吳為姬姓

以同姓論之則臨于周廟似為得禮若以正理論之此所謂非禮之禮耳蓋周公為魯之始祖魯當宗周公不當宗文王是天廟之在魯已非禮矣吳雖與魯為同姓而介在蠻夷其地甚遠非同方嶽之國亦不當赴喪于魯也今因屢會故而來赴魯遂臨于周廟而以同姓之禮行之其不合于禮也不亦多乎○吳壽夢在位二十五年卒子遏立是為諸樊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曰冬楚子囊秦展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二年

五

滄起朱氏曰鄭不可得思泄憤于宋既已失鄭宋亦不畏楚矣

彭山季氏曰晉既得鄭而楚必欲得志于宋故復使公子貞侵之然楚兵加宋每無功焉自是亦不至宋矣蓋為晉人不戰所屈而樂喜謀國之功亦不可少也

渝關季氏曰楚人雖不爭鄭而猶侵宋者楚之不能釋然于中國也廬陵李氏曰若楚之無能為也疑未必然○傳有秦人而經不書或以將卑師少而未告耳

附左傳曰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子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

若而人娶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如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杜氏曰十五年劉夏送王后傳

公如晉

左傳曰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高氏曰晉侯一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

趙氏曰按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盛威也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

渝關季氏曰公于三年四年八年三如晉矣至此年而又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二年

六

往朝為國不亢以自強而媚人過恭安能自免于恥辱哉公朝晉悼者四止于此

附左傳曰秦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盛也

孔氏曰楚共王以威元年即位秦嚴歸楚嚴歸楚多年傳則子庚之聘其歸楚非此年歸而即使人贊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傳曰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杜氏曰書勞于策也

蜀杜氏曰公行必致危之也今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之

渝關季氏曰左傳于此獨記獻子書勞之事可知他書至者未必皆行書勞之禮也杜氏曰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及行飲至舍爵策勳為禮也

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按告廟飲至書勞之三事或行或不行蓋有之其或偏行一禮原史固可書至然而春秋之書至者所以危公之行而卒其至實有大義之所存矣豈僅誌尋常告至之恒節已耶

夏取郛

左傳曰夏郛亂分為三師救郛遂取之書取言易也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郛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郛亭水經註亦曰亢父縣有郛亭今按亢父縣在今濟寧州南六十里

春秋傳解題 卷六 襄公十三年 上

一統志以為郛城在濟南府濟陽縣二十五里乃齊之北境也魯豈敢越齊取郛哉其說誤矣

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郛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渝關李氏曰郛近魯之微國素必謹事魯者今其國亂分而為三必其上下相殘而已魯人于此正當興師往救為之治亂持危務使其安定而後已庶無愧于恤小庇鄰之義奈之何以救郛為名因乘其亂而自取之豈知仁義者之所為乎春秋不書將師而但言取所以明其甚易也夫惟乘亂而取之甚易魯人之罪于是乎不可掩矣

左傳曰荀偃士魋卒晉侯蒐于繇上以治兵使士魋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魋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樂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樂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師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來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黶為汰弗救遠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者也夫

春秋傳解題 卷六 襄公十三年 八

渝關李氏曰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左傳謂樂書中行

偃執公子臣屠氏召士魋士魋辭曰韓厥辭解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屬公然則厲公之弑經雖不書王名而據左傳所記則書偃其首惡句與厥辭召而不救若是不從逆之徒也若以王法論之書偃等罪皆不容誅矣悼公因亂得國不能明討賊之義反信邪說而以厲公為應赦不復以書偃諸臣為罪人也于是寵任專而倚為腹心之寄大晉之將佐皆顯秩而中軍之權為尤重今以首惡之荀偃將中軍逆徒之士魋佐之且趙武者盾之孫樂黶者書之子韓起者厥之子以亂賊之子孫並為上軍下軍之將佐凡若此者不誅而寵刑賞之謬何如哉至于諸臣讓位

事不過一節之有禮耳左傳于此乃為之盛稱而極贊之徒知以讓為善以皆讓為利善且以為晉國平而數世賴之曾不計夫屬公之遇害為首惡者何人黨惡從逆者何人不計其大亂國而數世之倫常終未定焉乃深取此區區讓位事竟至忘彼之大惡而不知也是非之謬又何如哉然則成十八年春秋明正其辭書曰昔弑其君此義明而後晉國之刑賞是非可得準此而論定之矣讀春秋者未可惑于左傳之說而不思夫大法大義之所存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渝關季氏曰楚共王在位三十一年卒子昭立是為康王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襄公十三年 九

附錄左傳曰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杜氏曰為明年會細傳

冬城防

左傳曰冬城防書事時也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侯畢農事禮也

高氏曰防臧氏之邑也歟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

彭山季氏曰防在齊南而近于莒是時已為臧孫氏邑去

年春莒伐魯明年夏莒侵魯則城防所以備莒莒陰與齊合亦以備齊也

廬陵季氏曰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十七年齊師圍臧孫子防二十三年臧孫自邾如防以求後于魯此一防之始末也觀下年會向伐秦齊崔杼皆怠慢不攝悼公既卒齊師先叛則城防其亦為疆事之備歟

襄陵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邾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渝關季氏曰防臧氏之邑也隱五年公子驅卒即臧氏之祖也此必驅為大夫時即已受防及其後嗣為世官是以世守此邑耳自莊二十九年城防至今一百有六年歲久而又顧故再城之左傳曰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侯畢農事觀此說可知城防者非出武仲意是必三家欲備齊而令武仲城之也十七年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固恃此城之而乃可守至二十三年武仲據防以請後則是城之之堅適為亂臣要君之資耳而亦何益之有哉○城防于冬雖得其時然春秋非以時書而美之也城池為國之本務不急其本而急其末以是為重役而勞民也故特書之以示譏耳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

鄭公孫藝曹人苦人鄰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曰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于是子叔

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彭山季氏曰向非伐莒取向之向杜氏曰譙國龍元縣東

南有向城按譙國即今亳州龍元城在今懷遠縣西北八

十五里俱屬鳳陽府蓋吳楚界上地口是時壽夢已卒而

中國復往會吳者蓋鄭人雖已服晉而悼公尚欲報秦故

親吳不絕使楚不敢為患耳然諸侯不親行皆使大夫會

而禮殺于祖則見壽夢既卒而諸樊威望不及其父矣

自是吳楚交爭晉亦不復與吳為會而至于黃池始見馬

春秋傳傳疑 卷六

襄公十四年

十一

杜氏曰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故事伯國晉人自

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于會也

孔氏曰叔老聲伯子叔肸孫故以叔為氏也卿出聘使及

盟會皆以大夫為介禮之常也宿與老二卿會晉以卿為

介晉為盟主亦列于會于例聘與會唯書使主其介不合

書也晉人以其並列于會故並書之

家氏曰內大夫未有二卿俱會者志二卿之不當並行也

汪氏曰卿使則大夫為介大夫使則士為介昭二十三年

叔孫婁如晉曰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姑卿而回大夫也

令魯以二卿會晉而晉列二卿于會晉魯俱失禮矣且自

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見悼公之怠而伯業之衰也

滄起朱氏曰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會吳而楚自懼也

高氏曰楚結秦以病晉而晉又交吳以害楚亦相激而然

爾重言會與會鍾離同口是會也蓋亦謀伐秦

任氏曰晉始汲汲于吳將以謀楚也鄭既服但使大夫會

馬自是歷昭定不會晉吳謀楚而吳由此伯去彼取此春

秋何善焉

廬陵李氏曰晉之會吳止此自此以後吳不資于晉晉亦

不能致吳至黃池而兩伯並列矣

渝關李氏曰叔老者叔肸之孫不稱叔孫而止稱叔者嫌

春秋傳傳疑 卷六

襄公十四年

三

與三桓之叔孫氏同也口二卿並行始自文十八年四卿

並將始自成二年二卿並會則自此始也夫使臣之有介

猶君朝會之有相也君相必以卿卿為正使者以卿為介

而不嫌于自尊魯卿之張可見矣若夫同為卿而為介于

卿或欲媚權臣而親大國故不自嫌于卑焉夫失己失人且

以辱國可乎哉春秋特詳書之宿與老有同議也而公使

並行晉使並會之非禮亦見矣口齊宋衛三國稱人蓋微

者也微者何以序于卿卿之上 據成二年盟于蜀 日成三

年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

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今數國之在會者未知其位分之相當宜何如意公孫蔓實鄭卿齊人宋人衛人實大夫而晉以大國次國之大夫序在小國之卿上蓋亦禮制之常耳况春秋之世每以國勢之強弱為先後故或侯先公或伯先侯或男先伯或子先侯伯或世子先伯子以五等之爵猶躡等降尊如此又何疑于三國大夫之先鄭卿耶且三國之大夫稱人猶是微辭之常例左傳謂是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以其情而不書殆不然也趙氏曰按經意以事之邪正褒貶不為其小小幹舉情意生文此說良是意者以其情而不來但使微者會之故書人非已

春秋傳解題 卷五

襄公十四年

三

至會情于禮而不書也○臨川吳氏曰左氏以此會為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于吳非吳有求于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迹非其實高氏謀伐秦之說或是按此說疑左傳之失實而以高氏之說為是或亦猶未盡也經書會吳于向自是外吳之殊辭蓋與吳人相約在向而諸大夫往會之豈必吳人先在向晉人有求于彼而為此會經乃如此書乎然則吳敗于楚未可謂求于晉但吳人欲會中國而不肯遠來反居中國往就之以為晉有求于吳焉未為不可觀夏四月即有伐秦事或此會果為謀伐秦也然十二年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是亦盟主所當憂者則此會也安知其不為侵宋故而亦欲謀楚耶大抵吳欲結晉以謀楚晉亦欲結吳以謀楚而兼謀秦是必彼此兩相求而于秦楚皆有謀焉如此而後經傳皆可通耳○左傳曰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杜氏曰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按傳言退吳註言不為伐楚之說俱未可信既合諸侯之大夫而專會吳是晉亦有意結吳也即或數其不德而為責善之義何至退之以示譴乎此必當時稱宣子者謂能制吳而侈言之左氏因誤傳之耳至于不為伐楚者或別有故未可泥于不伐楚而遂以為是為退吳人也○傳又曰

春秋傳解題 卷五

襄公十四年

四

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逆楚使也杜氏曰在會不書非卿按被執者非卿固可以其賤而略之但務婁為公子春秋時無以公子為大夫者况以小國而赴大國之會或亦不敢使微者何由而見務婁之非卿乎然則莒雖小國而莒卿之見經者不一今既不書執務婁則此事使未可信且至此夏莒人又侵我東鄙若于此會果被執何以全不書晉至此乎傳又謂戎子駒支即弔于會杜氏曰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按戎雖屬晉若列于會安得不書倍三十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未嘗以其屬晉而沒之也今以為不得特達故不書豈凡見于經者皆為被能達晉而

後可書乎大抵經既不書亦未可信凡若此者俱當據經論之可矣

附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奔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渝關李氏曰襄公之世日食者八始于此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曼曹

春秋傳傳疑 卷五去 襄公十四年 五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曰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標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于域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雖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瑩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今嘗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還延之役

杜氏曰左傳二十有

一年皆滅宋氏張本
彭山李氏曰荀偃庚之子是為中行獻子晉卿也北宮括衛卿也齊宋稱人皆非卿而序于括上者蓋當時諸侯大夫之位次或以國之大小或以勢之強弱或以事之勤惰

或以至之後先皆由為主者之意向而爵位之尊卑值越其常矣左氏于齊宋強著崔杼弑閔之名而附以情攝之義不亦煩乎

高氏曰春夏與師煩擾中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國之政衰矣

汪氏曰秦晉七十年之兵爭蒙兆于圍鄭怨結于敗穀禍稔于三戰大舉于九國之伐而終于此役蓋自文公之伯合諸侯之師未有若是之眾也然以十三國之卿大夫帥重兵以壁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結幾有皆侯待于境上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于政事致諸臣之

春秋傳傳疑 卷五去 襄公十四年 六

專恣也

林氏曰秦晉兵爭止此秦晉兵爭始于韓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于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于向書于伐秦攝也按此說不然晉荀偃衛北宮括鄭公孫曼皆書其氏名可知齊宋之稱人非貶辭也既不為伐秦而加貶若齊崔杼宋華閱果與于此役以彼大國之上卿輕乃何為不書乎然則經不書崔杼與華閱者自是此役無二卿衛北宮括不書于向而書于伐秦者自是向無括而此有括也意

所謂情者蓋忌于行而不往所謂攝者蓋謹于奉伯令而與伐耳或當時曾有此論左傳誤聞以為在會而有情攝之異因而或書或不書也○甚矣晉人伐秦之謬也晉與秦雖有世讎不過二國之私怨耳彼秦人者未至如楚之僭王猶夏虜與中國爭諸侯其罪不容誅也此時天下之大患在楚而不在秦晉悼公號稱復伯不敢問楚而徒汲汲有事于秦至此而動天下之兵竭中國之力僅為伯國舒一朝之忿則其妄舉為何如哉卒之無功而還適以自取羞耳春秋直書其事而罪自見咎不獨在諸大夫而已也○晉諸卿去年繇上之相讓何其和此年伐秦之不協

春秋傳解題

卷六

襄公十四年

十一

何其度蓋樂慶之讓乃偶然而其汰虐則固然也荀偃身為元帥不能制樂慶之馬首欲東有愧于中軍將者實多矣士句之與中軍將讓偃也不亦辱乎左傳于彼賦稱其利善之美以為晉國以平數世賴之然甫踰一年而不能濟伐秦之事可知其揄揚之太過也已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時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則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則悞告文子文子曰君忘我矣弗先必死并幣于戚而入見逆

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彭山李氏曰據左伯玉之靈公劉與孔子為友不應此對已列諸卿能與林父相抗或言其出子地人之賢者而左氏誤記其名耳○李曰或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杜氏曰為二十六年衛侯歸杜氏曰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

胡傳曰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

春秋傳解題

卷六

襄公十四年

大

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來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劉氏曰仲尼作春秋皆刪微即用舊史從史文從赴告者皆誤矣或曰孫甯出君眾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其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于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衍出奔使祝宗告亡且

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政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

彭山李氏曰衛侯之逐孫林父主之也孫林父之逐晉人黨之也夫晉人之援林父父矣林父之執政權專矣何有于君哉然則獻公以自奔為文者蓋以君道言也君者一國之主所以正身修政以馭羣臣而至于見逐則其自取焉耳。林父逐獻公而立公孫剽剽者子叔黑背之子也非次而立必其私事林父固林父之所易制而欲立者也剽也本無篡國之意特制于林父而不能以禮自持亦難

春秋詳辨疑

卷六

襄公十四年

元

免于篡矣為人臣而不通于春秋之意其卒至于陷大罪也宜哉

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屬衛患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李君弱臣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而存大義也

廬陵李氏曰凡人若奔例書名鄭突衛朔燕欽蔡朱莒庚與邾莒是也獨衛成公奔楚不名衛獻公奔齊不名及其復國則皆書名皆書復歸是二公之書法正同也。此年衛侯奔公孫剽立三十年甯殖卒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十五年晉人令衛與之夾焚衛侯人夾焚其冬使與甯喜

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弑剽衛復國二十七年殺喜子鮮奔晉

渝關李氏曰諸侯失位則書名罪其不能守位而賤之也獨衛成衛獻不名者衛成之奔為晉文所逼故不名以罪晉文衛獻之奔為孫甯所逐故不名以罪孫甯蓋雖以自奔為文而又均其罪于奔之者此義行而天下之亂息矣。○經書君奔者九或迫于外或迫于內皆不得已而播越者也迫于外者莫甚于晉文之惡衛成必欲報復其私怨迫于內者莫甚于孫甯之惡衛獻相與盡力于謀先也經于二君不書名所以罪夫奔之者其意微矣若夫邲伯亦

春秋詳辨疑

卷六

襄公十四年

子

不書名或以其國小而紀錄簡略耳孫高郵亦以為罪奔之者說亦可通餘則凡書名者皆常例也。○通經之中君奔未有書日者惟此年衛侯之奔書日臣奔亦未有書日者惟文八年公孫叔之奔書日二奔尤異于常故特書日以謹之

鍾左傳曰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師曠恃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質其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墮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升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渝關李氏曰春秋切于討賊孫甯二子以臣逐君罪莫大焉晉悼閔之即當興師加討誅其臣而復其君如此則義聲震天下而伯業為大光矣奈之何泥于其君實甚之說而視衛國之亂漠然無與于己盟主之義安在哉在師曠深責衛侯固以警人君而討于賊之法竟不言是亦未知君臣之道者也若晉悼者以亂得國既加寵于弒君之人而不以為賊宜其于逐君者置之不問反為之會于戚而定其所與立者也然則衛國之亂晉屬釀之于前晉悼成之于後此亂臣賊子之接迹于天下而晉亦卒有六卿之禍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襄公十四年

三

莒人伐我東鄙

杜氏曰報入鄆

高氏曰莒自滅鄆之後四伐我矣是無晉也

汪氏曰吳梁之執蓋有由矣

渝關李氏曰八年十年十二年莒人三伐我東鄙此年又來侵焉每間一年而即加兵于魯春秋屢書之雖以著莒人之強暴亦以見晉伯之不行至于魯之所以取悔者亦必有在可不反求諸已而急為自強之謀哉○莒凡伐我三而侵我一莒兵止于此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曰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徹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汪氏曰楚既不得志于中國故致怨于吳也

渝起朱氏曰吳不出楚以吳為不能而勿徹吳自隘而擊之楚反不能救故兵以不能為能也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是報庸浦之役也然楚年春吳與中國比而謀楚是尤楚人之所恨者公子貞之伐吳或亦忌其謀故已而于新君之初立為是興兵以示威歟○去年楚敗吳師于庸浦獲公子囊此年吳敗楚師于皋舟獲公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襄公十四年

三

子宜穀俱以不能為能二事有同轍也彼二國之交相伐而俱不免于喪亡非其自取禍也哉○自五年至此楚公子貞帥師凡七見五年伐陳七年圍陳八年伐鄭十年伐宋又救鄭十二年侵宋此年伐吳除救鄭而外彼之猾夏者屢矣今也有事于吳是又以夷攻夷也以貞之勤兵黷武而華夷齊受其殃其罪為何如哉及其還自伐吳而告卒則亦幸耳左傳以其遺言城郢為忠是認民賊為良臣而謬亦甚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左傳曰昔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彭山季氏曰華閔華元長子戚衛地孫林父之私邑也

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割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割也

薛氏曰衛亂不討會其賊以定之非義也

高氏曰諸國書卿明皆林父之僑也

春秋釋傳辨疑 卷六 襄公十四年 重

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為伯主抑君而臣是助其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矣

家氏曰晉悼用師于鄭衛術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為其臣所逐皆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為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深惡也

汪氏曰會七國之大夫于賦臣之私邑而定逐君之賊此皆之強家所為悼公末年怠于政事惑于其臣而不之省也

廣陵李氏曰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歷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此則悼公伯業盡喪矣荀偃親弑君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

陳氏曰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

黃氏曰會于戚以定割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誤于荀偃之謀為不小矣自是至割弑而衛歸衛有二君者十年皆晉實為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此惜哉蓋公怠矣明年遂薨

春秋釋傳辨疑 卷六 襄公十四年 重

渝關李氏曰衛孫林父逐其君而立割諸大夫乃為此會以定之非義甚矣經不加貶而書氏名者逐君之賊本不待貶又何須貶其黨賊者故直斥其氏名而著其黨賊之實則其所以罪之者深矣如桓二年會稷之諸侯不加貶目其爵而罪自見亦猶是也此雖不書成衛亂而有林父與之會不亦可見其定衛之故乎春秋之討亂賊者法亦不一有不以貶解見義而貶義已在其中者此類是也夫○戚者孫氏之私邑也林父之敢于為惡恃有戚邑以自固耳諸大夫不知伐戚以討林父反會于此而為林父謀也是所會之人為賊人所會之地為賊地彼將不知其為

賊矣晉悼公號稱復伯其初政亦自可觀然至會戚一事君臣之義掃地盡矣大綱既失其餘何足道哉

附左傳曰楚子囊遠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左傳曰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杜氏曰尋一有盟之盟

彭山李氏曰向以字為氏者也成公名宋左師也食采于合

是為合左師

渝閼季氏曰自成八年華元來聘後于今再見彼在宋共

公之六年此在宋平公之十八年也○杜氏曰報二年聘

之聘非也二年叔孫豹聘宋宋必有小聘以報之矣安有

春秋傳傳疑 卷六 襄公十五年 五

遲至十四年而始報者乎然則此聘之為專行未可定以

為報也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孔氏曰荀庚孫良夫卻犂等來聘且尋盟皆直云及某盟

不言地者由在國與之盟也此言盟于劉者出國與盟故

書其盟地猶如晉侯與公出盟于長樗也釋例劉地闕蓋

魯城外之近地也

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汪氏曰諸侯有聘與盟聘禮也盟非禮也聘而遂盟已為

非禮況以子來之君而降尊失列與之盟于國都之外乎

公嘗如晉而及晉侯盟長樗此伯主謀避以懷望國而非

諸侯待隣國大夫之所當施也朝聘而盟于外惟此兩見

而已

渝閼季氏曰宋聘魯者四成四年八年皆華元昭十二年

華定皆未盟也惟此年向戌則與盟夫以姻隣之國相與

講好修睦何不可信之有乃于既聘後又必歃血以相要

過矣且不盟于國而盟于外公蓋以此示謙耳而不知君

與臣盟已為失體況又出國都而以邦國之禮待之乎然

則諫不中于禮未見其有光也經不書公而止書及所以

為公諱恥也

春秋傳傳疑 卷六 襄公十五年 五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祭法曰官師一府陳

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

公羊傳曰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

彭山李氏曰劉氏劉子之族也夏名也杜氏曰維氏西北

舊有劉亭按維氏省入河南偃師此姬姓之劉也

孔氏曰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稱劉康公來聘是

王季子食采于劉遂為劉氏此劉夏當是康公之子

杜氏曰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也

胡傳曰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而逆

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

臨川吳氏曰王后天下母上儀天王猶乾之有坤也可不重歟夫魯桓八年乃桓王之十六年魯襄十五年乃靈王之十四年周衰禮廢婚姻之制不時聖人因祭公劉夏之逆后而書以示譏也

渝嗣李氏曰鄭漁仲曰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劉邑因以為氏按此說與左傳異傳以王季子為劉康公是季子食采于劉非復成王所封之劉矣或是成王之所封者其世已絕而定王又以封季子故左傳云然耳前年傳謂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劉定公者蓋即康公之適子或長子而此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十五年 三

劉夏乃其庶子與幼子入或其諸孫也杜氏孔氏俱以劉夏為定公安有官師無爵而稱公且士無謚而以謚舉者乎○釋例曰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就是也按此說不然孟子謂元士受地視子男則是元士與子男等或亦不可書名也會洮之稱王人乃敗難也○士之微者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觀官師之廟則適士可知凡稱名者蓋皆中士下士之流耳○左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先儒謂于此說因謂卿往逆公監之禮也亦不然春秋使舉上客既有主介往逆之矣何必又使一人以監之且

單者子爵如襄公頃公靖公之類皆單子配謚之虛稱未嘗為三公也奈何誤認為公且謂公監之為禮乎況經止書劉夏而不書單子自是單子未嘗行矣此或單子主其事請于王而令劉夏往逆之又或同行之介亦是單子之族人左傳因而失實耳說詳桓八年祭公逆后下○公羊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按此說非也外逆女可不書逆后所以正天下之母儀也豈因過我而始書且使過我何不書曰劉夏來亦如桓篇之祭公來乎杜氏曰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按此說亦非也王朝即欲告昏于魯亦不須使臣親告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十五年 三

之即使劉夏贊過魯亦未有不告同逆者然則春秋之中凡會盟侵伐等事不必皆以過魯而後書也若單子果同逆何獨因其不過魯而不書乎○左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使果卿行抑豈為禮乎杜氏曰天子不親晉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豈知親迎之禮達乎天子家語孔子之對哀公者本非獨指諸侯言乎故謂使上卿逆而公監之者必無此禮未可因左傳之誤為此曲說以徇之也○胡傳曰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按此說意亦是而語有弊使如此說天王之稱使者不一未必皆合于典禮豈皆與之而後書乎蓋昏禮當親迎彼不親

迎而使臣往故特略之以示譏非如他事之本當使臣而書使者也說詳隱二年紀履緌逆女下又曰春秋婚禮得禮者常事不書按此說是以卿逆公監之為禮故謂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也然王朝之逆后事莫重于此矣若單子往逆經亦安得不書其不書者單子實未行耳恐非以其得禮常事而不書也雖所書劉夏本非禮抑豈為其非禮故書乎說詳桓八年祭公逆后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傳曰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

杜氏曰不畏伯主故敢伐魯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五年 完

應陵李氏曰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鞏戰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之故也于是再見晉悼衰矣三年之間伐魯者六而有同圍之師○春秋書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公之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疆事之無備終則家臣之恃強

渝閭李氏曰齊侯若移伐我之師而伐衛以復其君不亦大為義舉而度越晉悼萬哉不知出此而亟伐無罪之姻隣其矣齊侯之妄也齊侯此舉或是別有他嫌未必為衛事也觀圍成一事明是貪忿之兵即使齊果為衛抑豈專為衛事而求哉

公救成至遇

公羊傳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杜氏曰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高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恨于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于是時三分其民而至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郭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宣十八年公伐于是救成而不敢進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五年 三

家氏曰魯本非弱國自季氏專政務豐殖其私門城費兵又取公室之丘甸卒來自歸其私于是魯君拱手于上却莒交侵齊亦屢伐譬之百金之家猶足自立而盜起于內莫知所以制之則外寇之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渝閭李氏曰救成者公為孟氏急難也至遇不至成固云畏齊而不敢進然不急于求戰猶不失兵家慎重之常于是齊即解圍而去或亦畏魯而不敢攻也然則公之此救未可謂其無益于成也可知春秋之意未必諷其不速救特以成可救而不必公救之祇覺公救之為失體耳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成郭

杜氏曰備齊故郭也

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殺成故郭見壞而城也

張氏曰先事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彭山李氏曰成孟氏邑也公親救之而季孫叔孫為之城其郭可見孟獻子之賢不為同列所惡也然自六年以後蔑遂不復經見豈其時以疾在告故不預救成城成郭事歟

高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去 襄公十五年 十一

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興役之眾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墜也郭蓋外城也

蜀杜氏曰凡書帥師而城者甚之也況此二卿帥師城之其譏可知矣

渝關李氏曰寇去之日二卿即帥大衆而以非時城成郭意欲備齊難免而卒不免于明年之再圍可見為國者宜急其本不宜徒恃其末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杜氏曰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曰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苦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杜氏曰為明年會吳梁渚高氏曰邾貳于晉以與齊黨于莒故來伐

彭山李氏曰此齊靈公挑之也

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于三桓故也

渝關李氏曰邾子于元年即朝公除五年諸侯救陳外邾君臣無役不從今未知何故竟敢輕晉而伐魯也先儒謂其與齊黨莒固有然者又安知非與魯別有他嫌而欲自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去 襄公十五年 十二

紆其怨乎然自文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後于今再見則以小國而敢陵大國雖大國不能無咎要亦小國之自取禍也已○左傳曰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據此說是晉侯亦欲討之特以其有疾故不得已而中止耳然自此以前莒之加兵于魯者四晉侯于彼時未聞其有疾也何為不加討乎使于莒之初伐時晉即興師以討莒莒且畏罪之不遑何敢再伐三伐而又侵之即齊與邾又何敢迭攻其南北耶然則魯之受兵不一皆以諸侯不畏晉而晉侯之怠縱斯致之未可以今日之不討徒以有疾為辭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廬陵李氏曰悼公立于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而復文襄之盛入國之明日遜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于民譽蓋晉賢侯也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于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躁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于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于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嚮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

春秋轉傳釋疑

卷六

襄公十五年

重

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難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譖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景鄭故五會之信終于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

吳之非夫諸侯盟誓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

大會荀偃士句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沒分何謹于諸侯而縱于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成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于撫鄭而拙于懷陳乎吳不可啟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役欲歟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患難弭吳憂尤甚何明于治楚而暗于治吳乎不然悼公之伯過桓文矣

彭山李氏曰晉悼公十四歲而立觀其封使迎立之辭已有大人之志故當晉室中衰殺諸卿弒厲公之後而即慨然欲復文公之業豈非衰世之英君哉至其召集諸侯則

春秋轉傳釋疑

卷六

襄公十五年

重

惟示謙德經營中國則惟務息民所以不戰服鄭而楚不能爭可謂有君子之資而暗合王者之事矣但其智止及于鄭而亦適值楚方畏吳之際故卒成功耳不然則以孫林父之懷奸而不能正齊靈公之挽伯而不能馴邾莒之肆行無忌而不能禁悼公之于中國治亦疎矣使當熊顧強悍之世不知其果能不勞力否耶說者謂其功視桓文而德則過之未敢以為然也孔孟之稱伯者但言桓文而不及晉悼其優劣固已定矣然悼公立十五年而卒壽蓋不滿三十耳苟假之年而不至于衰怠則其所就安可量乎

襄陵許氏曰悼公之伯功亞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視柯澶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

渝閼李氏曰晉悼復伯未必及文襄以視靈成景厲則盛矣先儒論其功又論其過所謂功過不相掩者也○晉悼公在位十五年卒若計初立之年則十六年也但其改元必在踰年故謂卒在十五年可耳悼公卒于彪立是為平公

附左傳曰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矯送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左傳曰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杜氏曰肸春秋傳解疑 卷六 襄公十六年 三

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樂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燕于曲沃敬享而下會于澠梁命歸侵田

渝閼李氏曰三月而葬速杜氏曰晉將有澠梁之會故速葬亦未必然經書葬晉君者凡六惟文公合五月而葬之期至襄公則已三月而葬矣厥後平公昭公頃公之葬並皆是三月未必皆有故也

三月公晉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澠梁

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夷儀斬也二君皆稱

衛侯

彭山李氏曰澠梁澠水之梁也杜氏曰澠水出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軹故城在今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三里澠水所經之地水經註曰梁水堤也

高氏曰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于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過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

渝閼李氏曰是會也雖為討邾莒然其微會之時未必以討邾莒為名若以討彼為名二君必不敢來即或來焉亦必不許其君與會而臣與盟矣然則二君皆至而又同與于會盟可知是晉君新立欲與諸侯相謀其不協及其盟春秋傳解疑 卷六 襄公十六年 三

後執二君方見其為討彼而會耳○先君甫葬而即急于會諸侯忘哀甚矣雖欲成父志而為之抑思伯業之所以不墜者豈徒在于會盟而已哉使能為子哀喪而勤勤于修身圖治之本于是以信義諭諸侯令之各安其分其有不從者乃請于王而約諸侯以伐之諸侯孰敢不畏服哉今不能然徒以會事為急欲伸伯權而為先君所不及為者未可謂繼述之善者矣○衛侯為逐君者所立即君者也今使之並列于會而不以為異視于戚之會所以謀定衛者更不同矣何也彼猶大夫而此皆諸侯也然則魯平之初政即相與黨亂危如此抑亦何以正天下哉○孔氏

曰傳于會漢梁之下晉侯與諸侯宴乃言高厚逃歸則高厚會訖乃逃也于會不書齊者以高厚逃歸晉人怒之諸侯即有伐齊之志不與高厚得為來會公歸告朝歷告所會不告高厚故不書也按此說不然凡史策之所書者不必皆因告朝之所述使高厚果與會豈因不告而不書乎汪氏曰高厚逃歸不書蓋未講會禮而先逃按此說亦不然左傳謂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云云是未盟而逃非未會而先逃也或者高厚于會後方至故不與于會而經不書不則何為不與會若與會而經入何為不書乎大抵經既不書自是此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六年 五

戊寅大夫盟

左傳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荀偃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孟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彭山季氏曰漢梁之會晉平新立初合諸侯是時邾莒伐魯俱誅而反以魯侵其田為解平公于是下令諸侯使反侵地必因邾莒之言而有激矣故左氏曰晉于漢梁命歸

使田自世情論之似若迂緩然伯者以義率人必先正本平公果能扶弱抑強一正理則物得其平兵事可息此政之善者也豈但可以繼悼公之業而已哉然而諸臣之志專在富國強兵而侵田之利多入強家尤其所不欲也故荀偃鼓衆獨盟惟以同討不庭為義蓋謂當時齊人不服而邾莒晉恃之肆暴當先致討不當聽其愬而歸侵田也故雖君命有弗從焉專愬與君如此豈復諸侯所能制哉晉平為臣所抑命墜不行則遂以伐魯之故執邾莒以歸其國君亦不能為主矣然則晉之所急豈在伯業之不振哉亦惟正身修德禮取其臣而使之敬忠以勸斯可矣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六年 五

公羊傳曰諸侯皆在是其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平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偏刺天下之大夫若若贅旒然

穀梁傳曰漢梁之會諸侯使正兵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胡傳曰杜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難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漢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

十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江氏曰會同謀敗兵之見伐秦報助楚之失受君臣之故故曰大事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于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于未兆而不預謀苟僣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盾韓度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于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襄公十六年 无

李氏集義曰難澤上序諸侯而言盟則諸侯既盟矣後言大夫繫于諸侯非大夫之專盟也今此序諸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繫諸侯其不謂信在大夫諸侯失政而何耶何氏曰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不重出地者朱子曰五伯既衰漢梁之會諸侯出會而大夫自盟此自是差異不好

張氏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排未一也自桓文繼伯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于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項氏曰文七年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志變之始也雖然猶有諸侯也此書大夫盟志變之終也言自是無諸侯也

陳氏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伯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此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大夫者皆有所係盟既書齊盟扈書晉猶係于國也救徐稱諸侯盟袁僑盟宋稱諸侯猶係于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

汪氏曰經于此年不以大夫繫之諸侯者大夫之無諸侯也于宋之盟復以大夫繫之諸侯不使大夫之終無諸侯也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襄公十六年 四

也。晉平即位十年之間七合諸侯漢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兩夷儀是也于斯時也苟能攬權以掌政統明義而感人心則伯功之盛不惟可以繼悼公之業而且可以踵桓文之跡矣奈何首事之初即以大河之柄授之大夫而討罪服貳又系于義以是漢梁則高厚逃歸而執郟莒二君不歸京師且不能復魯之侵田平陰圍齊焚其四郭而齊猶不服遂以無功澶淵雖獲齊成實以齊莊欲求好于諸侯非誠服于晉厥後不免朝歌之伐商仕沙隨銅鞮氏而反召盈之亂國夷儀將以伐齊卒受弑君者之賂而同盟焉自是不復能合諸侯而大夫專出會盟矣原其失在

于縱權于下世卿強家黨忌怙亂不肯仗義以正諸侯是以致伯政之隳也

文

渝閼季氏曰會在濮梁而盟不言地則會盟一地從可知左傳謂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云云則是盟在溫而不在濮梁與經異矣此傳之可疑者不一如晉侯居喪方五月恐無令諸大夫歌舞之理即果如此諸大夫亦各為其君歌舞耳若高厚亦與于此晏齊侯未在彼將為誰舞而誰歌乎且諸侯之有異志于其伐魯即可見恐不待歌詩不類而始知之也荀偃雖怒即欲盟高厚厚亦何憚于要盟而必逃歸乎然則厚不嫌于伐魯而敢來至會獨以歌詩不春秋傳傳辭疑 卷五十六 襄公十六年 四

類之小夫畏偃之怒而不敢盟也或亦無此情矣且使厚果逃歸經亦未有不書者而經不書可知厚未必逃即其在晏歌詩之事亦未必然也汪氏曰經書大夫不序者四救徐之役諸侯次匡不行而遣大夫往救則大夫之帥師實受諸侯之命也雖澤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又盟然猶受命而盟哀憐也吳梁之盟則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相盟非諸侯之命矣于宋之盟則諸侯不出而大夫自為會盟矣按此說以受命不受命為分別亦不然救徐盟雖幸諸大夫固受諸侯之命至于吳梁之盟諸大夫雖專未必不受命于君若于宋之盟諸侯雖不出亦安有不得君命

而私相會盟者乎要之大夫無君全不繫于受命不受命也○是會也諸侯皆在而大夫為盟雖曾受命亦無君也故大夫不繫于諸侯而內卿亦不舉所以識之者深矣如文篇之盟危會危諸侯不目而止以凡舉者非皆春秋之變例乎然諸侯不以使政為嫌而命其臣大夫不以專權為罪而伐其君若則偷而臣則僭是兩失也春秋之于此盟而書法如此蓋亦交識之辭豈僅識在大夫也哉○據經此會有衛侯是篡君也據傳此盟有衛甯殖是亂臣也平公首為此舉而黨惡崇奸不自知其大不義也區區郭呂之不恭又何足問哉

春秋傳傳辭疑 卷五十六

襄公十六年

四

晉人執郭子郭子以歸

左傳曰以我故執郭宣子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杜氏曰郭莒二國數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

滄起朱氏曰為我故夫與盟者大夫也所執者君也大夫安得不任君安得不弱蓋斯時晉亦大夫為政矣

何氏曰歸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

高氏曰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

盧陵李氏曰經書執諸侯十三惟此書以歸執大夫十四
惟意如書以歸

渝閭李氏曰莒人之不恭甚矣加兵于魯者四邾人起而
乘其後執伯主而背同盟恃強齊而虐與國是誠有罪者
然晉悼將欲討之而告終晉平所立正當諭以文告明顯
考之德申先公之威令其悔過自新焉是即所以善
繼善述也不知出此乃欲成父志而驟執夫二君既不請
于王朝又不歸諸京師是何義哉况邾莒雖不恭以視衛
人逐君之罪則大相懸矣今也魯君亂臣使之並列于會
盟而徒執病魯之二君以歸尤為不知類者也據事直書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十六年 望

不待貶而罪惡見矣。成十五年晉侯之執曹伯也與之
會盟而後執此年晉人之執莒子邾子也亦與君會臣盟
而後執當其會盟之時猶以諸侯之禮待之及其執之不
當賤若匹夫矣然而曹伯不名者亦是等夷之辭莒子邾
子不名者敵罪于晉故也曷言其敵罪于晉也晉平所立
不能述父志以諭及邾令改前非而共尋舊好乃一旦微
會結盟執二君子壇坫之上而輒以之歸則其侮暴為何
如哉雖二君不為無罪而罪非曹伯之可比今至于執之
以歸亦云過矣况當新立時尤非苛于邾人之目而晉見
若此故于二君不名所以甚晉人之執之而與人名曹伯

之義固不同也。○文王之為西方伯也邾人不恭侵阮但
共王于是興師討之所以為周祜而對天下者于是乎在
豈忍姑容于彼聽其蹂躪隣國而不問哉晉悼之世莒邾
伐魯齊與邾亦繼之晉悼不為之加討及其卒而平公為
此會因執莒邾之君以歸俱未見其得當也何也悼公則
失之縱而平公則失之暴也

齊侯伐我北鄙

高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
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伋禮
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為莒伐我邾實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十六年 望

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溴梁以討莒邾畏晉往會而
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
五至于魯矣

渝閭李氏曰齊侯去年之伐魯是目中無晉悼也今年之
伐魯是目中無晉平也夫平公為會齊人雖不肯往乃聞
邾邾被執又即為之伐魯是為邾邾舒忿而與晉人事諸
侯也後人君臣連伐者四其無忌憚愈甚矣十八年諸侯
之同圍齊也非彼之有以自取而然哉

夏公至自曹

渝閭李氏曰致之者危之也此會即可危况未及還而齊

侯即伐我乎

五月甲子地震

渝關李氏曰地陰也宜靜而動失其常矣自文九年地震

後于今再見厥後昭十九年二十三年哀二年又皆書地

震于是世亂為愈甚矣然則地震凡五莫不書日以謹之

春秋之重地變也不亦深切而著明哉

松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曰許男請逮于晉諸侯遂逮許大夫不可晉人歸

諸侯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

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域林庚寅伐許次于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十六年 望

函氏

高氏曰許欲棄楚請逮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

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國君也

宋稱人蓋微者

劉氏曰諸侯與諸侯相從大夫與大夫相從若名位不敵

卿雖主兵猶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

廬陵李氏曰士殺主垂隴文二趙盾主新城又十而書會

宋公荀偃主伐許而書會鄭伯其事一也

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阻之足以見一時之

俗矣

彭山李氏曰許之違棄本為避鄭患也鄭伯親往而晉

宋衛君皆不行自是晉亦不復爭許可以見伐許之非晉

意也

趙氏曰許為鄭虐逮于葉以依楚中國失許實鄭之由今

晉不察復聽鄭伐許十八年楚公子午伐鄭或亦以許政

也悼公在位十五年置許不問以得許無益而徒犯楚怨

為宋鄭之患也今平公聽鄭伐許無所得而失則多矣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是許大夫得罪于晉而晉伐之也然

鄭與許為世讎今又鄭伯獨親往或者伐許之故鄭伯實

挑之李彭山謂伐許非晉意趙氏謂平公聽鄭伐許蓋皆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十六年 望

說之可通者故並錄之以待考焉。是役也左傳謂荀偃

樂豫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

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杜氏曰不書不

告按此事恐未可信若果荀偃伐楚而又敗楚經亦未有不

書者若以為不告故不書即或伐楚不告而敗楚豈能不

告萬一俱不告焉既有叔老同伐許豈亦不知伐楚與

敗楚而歸告晉君臣乎此或游兵及楚境而偶得小故故

經不書傳失其實而侈言之耳如經先書鄭伯明是臣不

可過君之意傳乃謂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彼于大義之

顯然者且不能知況夫事跡之繁何能一一得其實耶惟

信經為可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傳曰秋齊侯圍成孟孫子速徵之杜氏曰孟孫子速之子莊子速也齊侯

曰是好勇士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家氏曰齊叛晉而屢以師伐晉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在子事伯也

渝關李氏曰齊于文十五年而侵我西鄙今一年之中兩伐我北鄙齊靈之惡竟與商人等矣且彼之侵始書齊人而繼書齊侯令則兩伐皆君將而又多一圍邑焉是其恃

強而好暴也不尤甚乎○雖城成郭而不免于再圍以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聖

子微之而齊侯即去可知保國家者不在險而在人也

大書

渝關李氏曰至此大書者凡三矣

左傳曰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

祀與民之未息不然而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帳

于敵邑之地是以大誥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

庶幾乎此故事之聞也及也見中行獻子賦折父獻子

曰僊知罪矣敢不從故事以同恤社稷而使晉及此見范

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在此故使魯無傷乎

高氏曰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于晉晉之君臣厲甚矣

渝關李氏曰穆叔告急于晉晉人辭以寡君之未禘祀與

民之未息已而見荀偃士句彼亦益許恤魯矣乃師不即

出明年又受齊人之兩伐至十八年又受齊伐而後圍齊

何哉急于執莠邦與伐許而緩于伐齊大抵侮弱小而畏

強大耳○晉悼新立成公即往朝之晉平新立襄公不即

朝之者魯有齊難故也至此乃為齊故而行聘而其情亦

急矣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與其被惡而急于求人何

如未雨綢繆而勤于自治之為美也惜乎魯君臣不足以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聖

語此宜其使首鞠躬于晉廷而晉亦不即為之出師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十七

渝關 李集鳳 輯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杜氏曰宣公也

孫氏曰去年晉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尋救之也莒亦如之

渝關李氏曰邾宣公在位十八年卒子華立是為悼公

宋人伐陳

左傳曰春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

廣陵李氏曰宣十四年經書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年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七 一

書宋人伐陳傳不見二國致釁之由而陳自逃歸以後不

與于中國之盟會得非亦以晉命乎書伐而不書獲與于

鄭人之侵蔡獲與矣鄭事見八年

高氏曰七年邾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

鄭連年侵宋宋于是請于晉而伐之書伐許伐陳皆著楚

之誅也

渝關李氏曰陳既墜于楚楚宋人之伐陳也雖云恃晉得

母啟楚患而益重其怒乎然自此至終春秋楚兵不至于

宋宋雖幸免于見侵要之此役之為妄舉必非息事保國

之善謀也故特書以譏之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曰衛孫蒯田于曹隨飲焉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

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彭山李氏曰買名衛卿也石獲之子○曹近于衛而不與

會戚以立割雖嘗同會濮梁而國人又有詢孫林父之事

故石買伐之

王氏曰孟子曰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

也孫蒯犯上之臣凡民罔不惡者也越境田獵而適曹人

之辱蓋亦內自省耳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七 二

乎經之書伐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者也

渝關李氏曰衛石買大臣也帥師伐曹大事也詢其所由

乃為孫蒯受辱故是時林父專國一國之政在其掌握故

其子肆無忌憚而欲舒忿于曹人石買于此蓋亦黨權姦

而誦事之是以順其所欲躬親帥師而為舒忿也夫衛與

曹同會盟者屢矣重丘人閉門之詢于其君大夫固無所

與矣欲為權臣之子舒一朝之忿不難屈上卿起大眾肯

同盟之好藐伯主之威而為此役甚矣其悖也雖然其君

被逐而不恤違咎其他由此觀之衛人雖知有孫蒯不知

有君抑亦安知有伯國乎○重丘人以毀一瓶之微詢譏

卿之子而重傷其父亦云過矣因以此致伐而且取邑所謂惟口興戎者也但其所詢者實中其病當時伯國與列國之君大夫未聞以此言責林父者不意重丘一野人能言之固公義之所不能泯者也至于伐國且取邑止以愈重其暴耳于衛人乎何誅

秋齊侯伐我北鄙園桃

左傳曰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杜氏曰前年園桃成辟孟孺子伐我北鄙園桃

彭山李氏曰桃魯北鄙邑或以為即濟西之桃丘或以為為在汴縣東南之桃墟皆非也何以見之以其非北鄙耳

春秋傳解題 卷五七 襄公十七年

三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園桃

左傳曰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進臧孫至于旅松聊叔乾賊時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魯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伐其傷而死

彭山李氏曰高厚高固之子高無咎之弟也防亦在魯北鄙臧孫氏邑也杜氏曰蓋縣東南有防城按蓋城在今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沂水即莒中之鄆也而防在莒之東南乃魯地之界于齊莒者

高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恃眾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

林氏曰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厚與齊侯蓋兩行也若厚亦與君同來而又使之圍防則于齊侯伐我北鄙園桃下當止書曰齊高厚帥師圍防不必再言伐我北鄙矣然則再言伐我北鄙自是君與臣各自出師以進攻也是以兩書伐國而詳誌之○兩伐雖皆在北鄙實亦不同道也觀其一圍桃

春秋傳解題 卷五七 襄公十七年

四

一圍防則是君與臣分兵而伐者亦分兵而圍矣夫以兩路之兵並進而並攻魯將奔命之不遑也其勢不已危乎在二國本必有深怨前已屢伐而不已今又兩伐而並至有人心者當不若此其毒矣○十五年城成郭十六年齊侯再圍成十三年城防此年齊高厚亦圍防可見城郭之完不足恃所以消外侮而壯國威者當自有道盡亦反其本矣

九月大雩

渝關李氏曰去歲大雩今歲又大雩連年遇此民何以堪宋華臣出奔陳年曰華臣之奔陳在秋九月傳書在春十一月蓋傳誤也

彭山李氏曰華臣華元之子開之弟也

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
子遠不適讎而奔馬尤可誅也

渝闕李氏曰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襄六年宋華弱宋

奔此年宋華臣出奔陳昭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二十年

宋華亥華定出奔陳二十二年華亥華定又自宋南里出

奔楚然則華元雖強而其不能保家類如此要之華元之

奔彼猶無大罪故即自晉歸十宋馬弱侮樂嚮于朝臣較

華兵于國是皆不守禮法而驕橫自恣者宜其禍將及已

而失位也合比欲納亡人之族未知其有無亦非全無罪

春秋傳解題 卷五 襄公十七年

五

者至亥定之為亂臣奔而入而又奔叛逆之罪莫大焉

容非以其恃強而作亂乎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曰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政也

杜氏曰齊未得志于魯故助之

高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

喪而復與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先人之怨也

此視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王氏曰魯之四鄙而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

弱不保亦可知矣國有政雖弱而強國無政雖大必弱

魯蒐于紅羊車于萊豈曰無兵而陵夷至此者三家分政
民不知有君政也

滄起朱氏曰齊不畏晉邾亦不畏魯大者強小者強大者

弱小者弱相恃者每相困也

渝闕李氏曰邾伐魯者三止于此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左傳曰春白狄始來杜氏曰白狄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渝闕李氏曰公羊傳以此白狄為君既為狄君不似介葛

盧之書名者介猶附庸國而白狄則更外焉故止以號舉

而並不書名也然白狄去魯甚遠則其來也或是其臣若

春秋傳解題 卷五 襄公十八年

六

果臣來而不言聘蓋亦不能聘也已○高氏曰白狄之來

與介葛盧同按此說是謂介與白狄皆不能朝故止書來

無異辭耳其實彼書名而此不書名則亦有所不同矣白

狄見經者三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成九年秦人白狄伐

晉此年白狄來是也白狄此來未知何故然已異于前此

之聯兵稍復者矣但魯人不必以此為喜惟當待之以禮

結之以恩而防其窺伺之萌則可耳○胡傳曰別敵曰夷

狄于中國無事焉其于天子世一見周禮大行人九州之

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

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德淫逸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

春秋傳解題 卷七 襄公十八年

七

雲氏重九譯而歎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賁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子乎藩之臣乎廬陵李氏曰公羊不能朝之說杜氏范氏皆同而劉氏獨不取之其說曰王者正朔不及夷狄豈責以行朝禮哉苟為順其俗而至于其有慕中國之心斯可謂朝矣是則不書朝者實以彼不當朝曹亦不當受其朝也按劉氏不與其朝之說本不然使如其說則凡春秋之書來朝者豈皆合于禮而與之乎故以為不能行朝禮而不言朝者其說自正以此見或言來朝或止言來經皆據實書之而是非可見非問其當朝不當朝而書法乃各異也且劉氏謂夷狄于中國春秋傳解題 卷七 襄公十八年

拒也漢光武謝絕西域視孝武之通西域以病中國者誠為善矣若彼自來享來王而不累及于中國抑豈中國所可拒哉旅葵之訓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由是言之固以接其人而受其物矣未嘗拒而外之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曰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杜氏曰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春秋傳解題 卷七 襄公十八年

八

劉氏曰石買以君命聘于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假晉欲明天子之禁修方伯之義莫如正孫氏之惡而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收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討固若是乎

張氏曰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為伯討況兼而有之乎

渝闕李氏曰伐曹之役出自孫氏孫氏之罪不止伐曹石買拘孫氏以伐曹不為無罪然不當于其為行人之時而執之也故書曰執衛行人石買以見其非所執焉是固不

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
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士寅焚東郭北郭范
鞅門于楊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
闔齊侯駕將走鄆棠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
南及沂

胡傳曰凡侵伐圖入未有書同者而獨于此書同圖齊何
也齊環背盟景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隣國觀加兵
于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圖之也孟子曰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
尚誰對哉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十八年

上

裏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魯鄙而四圍邑又縱郭苦以
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
兵幾亡其國○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圖曰同圖齊
言得罪于天下也

家氏曰筆之戰雖曰為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恨也
今茲伐齊則齊靈背盟好歲以兵加于魯晉為之合諸侯
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從眾欲而出師非為其私也故
書同圖齊

陳氏曰同圖齊不但晉忘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
凡四年伐是晉侯其
君將者惟有此一舉 雖大夫之師出無與于諸夏之義

矣

彭山季氏曰郭若本齊齊伐魯者也見執于淩梁而始畏
晉今晉合諸侯以討齊而二國從之見其惟強是附豈真
有定志者哉

渝關季氏曰此伐齊也圖不言伐舉重也書同圖齊或以
為與之其信然乎曰以下文之書公至親之知其非與之
矣曰此舉不為無名又諸侯同心協力而為之可謂此善
于彼矣善則其不與之何也曰齊人之叛晉也無乃晉德
有闕無以服其心而致其貳乎雖其恃強而虐與國罪在
可伐然以衛人之逐君魯君者視之猶未至滅倫十紀之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十八年

上

甚也釋彼而問此亦已慎矣乃又偕魯君而同為此舉是
尤不義之大者也況環其國都門其三門焚其四郭入平
陰克京莒克郭東侵及濰南及沂仁義之師不如是也曾
是以為可與乎故下書公至自伐齊以危之其不足于此
也明矣○胡傳曰同心圖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
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國齊之罪辭也春秋于此
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按此說不然凡致皆危之也春秋
之法無以書至為與之者若大諸侯之伐則此伐為義舉
有何可危而致之然則必致伐者圍重于伐危在伐而圍
不待言矣故欲誌其暴則舉重而書圍欲著其危則舉輕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十八年

三

而致伐義互見也。此一經之特筆書同圍者甚齊之辭也。然而圍者之是非不係于書同若以同圍為與鄰豈凡書同盟者亦皆與之乎。季彭山責晉侯之不自反而拘荀偃計不庭之說以圍齊若然將欲聽齊靈之為暴而漠然不問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定伯業乎曰非此之謂也所謂自反者豈徒自知闕而已必將力返前愆敦修德政以自親其國于是諭齊以義今與隣國相好如此而齊侯從今固可安于無事矣不則仍前不改然後請于天王而大正其陵暴不恭之罪此豈非師貞之義舉服人心而定伯業之要圖哉不知出此徒于六伐齊鄰之後大舉以圍齊考其所以出師者欲尋漢梁之言是為荀偃用也而偃又惑于巫畢之說則其鄙陋尤甚矣。○齊雖六伐魯未嘗伐他國也何致取諸侯之怒而同欲圍齊乎或曰觀其伐魯如此未必不伐他國者然而不見于經或彼實未伐焉未必皆不告也意者小國之從晉者素亦未嘗不事齊而齊之所求于小國者或有所難堪不必受兵而乃怨之也況其動兵于魯意欲服魯以伯諸侯至于素不事齊者將亦不免于兵矣諸侯于此亦各有自除其患之意安得不同心而共圖之乎。○使齊侯果欲得諸侯則當衛獻奔齊時即當告天王約與國直申大義奉衛獻以歸國萬一事或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十八年

古

不濟即使屢次勤兵亦不為過要必誅孫甯以其暴君歸京師而使衛獻之復位如故焉如此則一正衛而諸侯無有不服者矣彼乃釋此不圖反加兵于無罪之隣封竭力為之至于六伐而猶未已謀亦甚矣夫齊靈不知伐衛竟致衛國之暴君反來伐齊而同圍其國都然則齊靈于此其有愧于居邾之衛獻者不更多乎。○邾魯小國私皆事齊而亦不敢叛晉故漢梁之會二君皆與焉及二君被執後邾又為齊而伐魯似乎不畏晉矣然而圍齊之役二君亦與同之可知為齊伐魯者原不得已而從晉圍齊者畏晉之強而又惡齊之暴是以同心協力如此耳。○經書同圍齊若據左傳說則不見彼圍齊之實矣左傳曰齊侯禦諸平陰整防門而守之廣里杜氏註曰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作整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孔氏疏曰平陰城南有防者形猶在杜觀其跡而知之也言整防門而守之明是齊人自于門外作整以固守也此平陰齊邑而言圍齊者沈氏云若在故稱齊劉炫云案下傳范鞅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門既門其三門即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于三門為圍必以禦諸平陰為圍乎今刪定知不然者案上九年諸侯伐鄭傳稱門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此傳云整防門

而守之則是被圍之道劉以門其三門為圍而規杜氏非也按孔氏謂攻門非圍其說是矣然以防門之守為被圍又謂君在政稱齊未免穿鑿其說以合經文書圍之辭未必然也彼壅防門而守之廣里者止是一面作壅耳何云被圍之道且諸侯之師門焉齊人多死亦至城下攻其門未嘗圍其城也由是言之平陰未可言圍何論齊君之在此乎然則經書圍齊自是圍齊都圍齊在十月則諸侯之師已子十月集齊都兵據左傳却是十月齊侯禦敵在平陰至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諸侯之師方得進薄城下也若然不惟不見圍齊之跡且其月分亦不合矣豈可信哉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八年

主

曹伯負芻卒于師

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于兇葬之世春秋書卒書葬以刺王政之不行也

渝闕李氏曰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此年曹伯負芻卒于師事雖同而義則異彼書卒于師閔之也此書卒于師卒之也何也廬無罪而負芻有罪故也負芻以篡逆之大惡不被誅者終其身雖卒于師亦卒耳穀梁子俱以為閔之不知其人可乎。曹成公在位二十三年卒于滕立是為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殺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殺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殺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于是子蟠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八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十八年

主

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鼈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歇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彭山李氏曰午字子庚楚子久不出師而午為令尹伐鄭以嘗之至于純門此憑陵諸夏之志也鄭方恃晉楚師無功而返矣

薛氏曰楚公子午之伐問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迄無成功黷武而已矣

廬陵李氏曰此蕭魚之後楚兵又至鄭也

渝闕李氏曰公子午既知諸侯方睦于晉又請嘗試其可

否誠妄舉也。狗主君之欲而成猾夏之謀，罪莫大焉。經政直書以譏之。○八年，楚公子貞之伐鄭也，鄭三卿皆欲從楚，而子孔與子蟠子展乃欲待晉。是固能仗信以守義矣。迨至于此，子孔又欲叛晉而起楚師，何為信義俱無而前後相反？若此乎，大抵於人謀國未嘗無一時之正議及其專政營私，遂以己之好惡為向背耳。此時諸侯之師在東方，即使子孔之計果能行，鄭伯若歸彼將何以處此？況晉侯方擁大帥，豈肯聽其從楚而加以罪乎？然則子孔之為此謀，是即取死之道，禍不在于謀之不成矣。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春秋傳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九年 七

左傳曰：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母侵小。

彭山李氏曰：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按齊州今濟南府禹城在府城西，北一百里。○祝

柯之盟，謀齊之不服也。其後衛伐晉，侵更相為害，則祝柯之謀也。欲以是服齊，其策下矣。

杜氏曰：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

孫氏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

渝關李氏曰：是晉侯之欲盟也。故盟不書，同是時齊人未服，未嘗與是盟也。觀孫林父之伐齊與士句之侵齊可見矣。

晉人執邾子

左傳曰：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代魯在十七年

高氏曰：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伯討也。

劉氏曰：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何以服人心而正其罪乎？

渝關李氏曰：十六年，漫梁之會，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以我故也。今晉人又執邾子，亦以我故。二執本相同，但二邾子是父子，且前執莒子與邾子為其伐魯而得罪于晉，悼此執邾子為其又伐魯而得罪于晉，平彼書以歸，此不書。

春秋傳詳辨疑 卷五 襄公十九年 八

以歸至于劫其地，以與魯。又前執所未有者，是尤不可同日語者也。

公至自伐齊

渝關李氏曰：圍亦伐中之事，圍特其甚者耳。若致圍不致伐，則是與其伐而但見其圍也。將與僖二十九年之致圍許同矣。今惟致伐以明其不義，而其圍之過甚，不假言尤見聖筆之精當也。

取邾田自鄒水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鄒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按合鄉在今滕縣之東，湖陸即湖陵城。

在今魚臺縣東六十里

杜氏曰邾田在鄒水北今取邾田以鄒水為界也

孔氏曰邾在魯南田在鄒水北今更以鄒水為界取邾鄒

北之田歸于魯也

家氏曰左傳云疆我田復舊疆也取邾田自鄒水言魯人

因復舊疆挾伯國之威多取田于邾

高氏曰邾之病魯信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

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蓋已甚矣自鄒水者隨鄒水以

為界蓋著其取之多也

張氏曰前年執邾子以歸以伐魯也邾子宜有所懲戒而

春秋傳釋疑

卷五

襄公十九年

七

伐魯不忌如此伯令之不足以令諸侯可以自反矣今又

執之不言以歸釋之也言取邾田則非魯之疆可知異于

濟西汶陽之取而恃伯威以強取明矣魯肆強奪邾失邾

田而虐其界我相繼來奔邾自是衰亂矣

汪氏曰復此哀二年取鄒東田則又不止自鄒水矣于此

見魯之陵弱小而深為利也

俞樾李氏曰蘇氏曰成二年晉人敗齊于鞏使齊歸我汶

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田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

于邾故曰取邾田非魯地也按此說不然僖公取濟西田

不言曹成公取汶陽田不言齊二田固非曹齊地亦非魯

本封地也春秋以王制正之是以不言曹田齊田耳至于

昭公之取邾取鄒不言豈當亦是此例不則二邑之無所

繫豈亦可謂本魯邑乎今邾田若不書邾但書曰取邾北

田亦無不可然而必繫之邾者此田本邾地魯曾侵之後

又為邾所得是以原其本來而曰邾田也若非魯地又非

邾本封地當亦如鄒如邾之不言豈矣何為獨繫之邾而

與彼異辭哉○左傳曰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歸之

于我按此說謂諸侯疆我田固不足信但曰疆我田是必

此田原有屬我者後為邾所侵今又令其復歸我耳然魯

人之取之也踰故界而自鄒水者固可言邾田至于舊本

春秋傳釋疑

卷五

襄公十九年

十

屬我者不復為之別亦總繫之曰邾田可知魯所取者無

論新舊皆邾本封地不得藉口于昔曾屬魯而今為復舊

也如此而後此地之由來可明豈專為多取者之非魯地

辨乎○高氏曰書取田于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

諸侯取之專罪公之意也按此說亦不然公既歸國而後

疆邾田故書取田于公至後此乃事蹟之本本如此抑豈

取田在先而公至在後經特有意倒書之欲以專罪公乎

然則左傳所謂次于泗上疆我田云云却似取田在先而

公至在後者然未可信也且取田者魯而命邾歸田者晉

也經止書魯之取而不言晉之歸即此已見罪公之意不

必又以書在至後而始明也況此事責在魯而晉亦不能
無咎焉賈服謂刺晉偏而魯貪是也故上書諸侯同圍齊
晉人執邾子下書季孫宿如晉便可見其命出自晉矣奈
何又變其事序欲以明非諸侯之取之也哉

季孫宿如晉

左傳曰季武子如晉拜師

臨川吳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渝闕季氏曰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書公子遂如晉左

傳以為拜曹田也以此推之可知此年之取邾田下書季

孫宿如晉不止是拜師蓋亦兼為拜田往耳○公仗晉力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襄公十九年

主

而舒忿于齊又借晉威而獲利于和魯人于此安得不事

晉唯謹乎然晉師之將歸也公賄荀偃以璧馬等物固已

行賂于其臣矣今季孫如晉未有不將重禮以賄晉侯者

由是言之則亦彼此交驚于利而已抑何以服人心而正

天下乎

葬曹公成

渝闕季氏曰于其生也屢與之會盟于其卒也又為之而

葬晉于墓逆之君始終親厚有如此蓋亦不知其為賊矣

○曹君之葬惟此是四月或者此葬本在春二月而經闕

其月乎不則負翦卒于歸而于喪遠之後三月而葬亦未

可知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曰晉欒黶帥師伐齊孫文子伐齊季曰欒黶之行非師帥故經不書

高氏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逐

君伯主所當討而使欒黶從伐齊則晉平之伯業可知矣

鄒山季氏曰齊之取怨于晉本為林父逐君而伐魯也諸

侯既同圍齊矣而林父又獨伐齊其不知自反甚矣

渝闕季氏曰衛侯衎在齊林父忌齊尤甚故以同圍為未

得志而今又獨伐之此或請于晉而又借晉人以為重也

故樂魴與同行以魴非卿又非帥師會伐故經不書其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襄公十九年

主

氏而不書人與師耳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左傳曰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啟聲姬生光以

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嬰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

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問諸侯難光之

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

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

牙以為太子風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

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

市季氏曰公已不可救況其父尚在而逐其妻妾不德

傳父之心而得罪為尤甚乎左氏以此是實止以尸諸

朝為非禮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 季曰經書秋七月辛未葬齊靈公也 周正秋七月當為夏 莊公即位秋公子牙子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渝閭李氏曰齊靈公在位二十八年卒子光立是為莊公

○靈公廢已立之太子而別立其私愛者固為不義然莊

公為強臣所立又執父所欲立之公子牙而殺之以視伯

夷之遜國不啻若天淵矣嗚呼在位甫六年輒見弑于立

已者之手抑何利乎其為君也哉

晉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曰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春秋傳釋疑 卷五

襄公十九年

三

殺然傳曰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

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

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

大夫也

胡傳曰穀齊地也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

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

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眾矣士句乃有惻隱之心聞齊

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

句者宜殫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句未出境如是

焉可也已在齊地則進退在士句矣猶欲殫帷而歸命乎

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
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諸侯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
之也

杜氏曰禮之常不必待君命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劉氏曰若兵未出境豈得擅返書至殺乃所以明境外得

專之也

蘇氏曰夫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有馬

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矣

王氏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帥師或冒喪伐人者

眾矣而士句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

春秋傳釋疑 卷五

襄公十九年

雷

朱子曰春秋分明處只是晉士句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這分明是與他

汪氏曰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不當往而往也公殺成至遇

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當往而不往也士句侵齊聞喪而

還不當往而不往也觀此數者而行師進退之義可見矣

俞闕李氏曰同圍之役尚未得志于齊荀偃死不瞑目而

必欲卒事焉似亦心乎國者矣然徒知得齊之為忠而不

知威力不可以服人也士句徇其欲而又帥師侵之是皆

不能引君當道志于仁者乃白也一聞齊侯之卒而即班

師可謂善補過矣句之善即君之善又何嫌于擅返而專

大名乎明年澶淵之盟齊侯與焉蓋不伐喪之義感之也
一還之力勝于十二國之同圍然則欲服人者豈可徒以
兵力脅之哉四十四年會吳于向左傳曰范宣子數吳之
不德也以退吳人杜氏曰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數而達
之然則此年侵齊之後聞喪即還是以非諸人者皆能
以此無諸已宣子其賢矣乎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彭山季氏曰此孟獻子也大學記其不祭難豚不畜牛羊
不畜聚歆臣之言而孟子亦稱其有友五人而忘家之善
誠魯之賢大夫也然蔑自襄六年侵宋後即不經見宣子

春秋傳解疑 卷三

襄公十九年

三

以老疾在告而政皆委于季孫叔孫

汪氏曰此文伯之子孟獻子也子速嗣為大夫是曰莊子
渝關季氏曰文十四年左傳曰穆伯之從已氏也

人立文伯

穆伯之子

也

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

穀之子

請立難

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然則惠叔者公孫叔之次子而獻
子之叔父也惠叔在位亦不久惠叔卒獻子嗣未知在何
年宣九年始書仲孫蔑如京師至此年書卒其為大夫也
約有五十年矣夫三家之事政始于文宣而盛于成襄孟
獻子身歷四朝未嘗有所建明也至于亂臣之所為弊政
之所出無不順從而莫之違且與季孫叔孫氏相與巖立

而分門戶賢者固如是乎特其居心恭儉猶有君子之風
故當時皆稱其賢後來孟氏之勢視季叔為稍輕而魯君
之待孟氏也亦稍薄非獻子之不攬權不生事之所致也
哉若獻子者其亦魯臣之不多得者矣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曰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濃藍而兼其室

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誅殺之柄亦莊公之所
欲也故以累上之詞言之

汪氏曰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討
夙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為大夫而誅之餘黨崔慶自是專

春秋傳解疑 卷三

襄公十九年

三

權而射股之禍兆于此矣

趙氏曰高既以罪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
杼之逆

渝關季氏曰靈公廢太子光而立牙高厚不能強諫而為
之傅是厚實從君子昏者信有罪矣曷為殺之不去其官
曰高厚大臣也厚雖從君子昏與篡弑之大惡自不同是
厚罪不至于殺而亦不得而專殺也莊公忌其背已而欲
殺之崔杼殺之于濃藍而兼其室則是為私而已故不去
其官以著濫殺專殺之咎若夫崔杼之殺之也未知其出
自君命否即或不出君命要亦行君之志而為君殺之也

故以國殺為文稱國殺者君與大臣共殺之以為有交責焉耳○左傳曰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子昏也按此說是謂稱國以殺者為國討之辭以其從君子昏故以國討書也者然則是殺之當其罪而春秋與其殺矣豈經肯乎蓋與其殺必不稱大夫而不與其殺無不可以稱國者故稱國以殺而不云其官其非與之也明矣○高氏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于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于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年所以與澶淵之盟也彭山季氏曰高厚崔氏之讐族也靈公末年漸用事矣今靈公卒崔杼以往年伐魯致圍之咎歸于高厚故殺之而春秋得傳疑 卷五 襄公十九年 主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傳曰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杜氏曰公子嘉子孔也穆公子 卷五 襄公十九年 主

國當罪而子展子西擅殺焉故不去大夫以譏之王氏曰子展子西不能室怨率國人殺子孔而分其室則鄭無政矣

彭山季氏曰書既殺後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子產既與國政自是鄭治漸可觀矣

渝嗣季氏曰汪氏曰莊公二十二年傳例曰稱國以殺大夫者國君大臣與謀其事不請于天子而擅殺之也故雖殺有罪亦書其官嘉召楚人伐其國則是篡叛之臣國人之所以同惡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則當如殺良宵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按子孔之召楚師乃是

春秋傳疑 卷五 襄公十九年 主

叛晉而非叛國其為此謀不過借此以去諸大夫而為從楚之計耳雖君方從晉伐齊此謀無以為君地抑晉當明與君抗亦如樂盈良宵之所為哉竊意嘉雖有罪以視背叛之臣猶可從末減即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亦不當如良宵等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者矣○胡傳曰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按此說亦不然嘉為貴戚之卿論周禮議親議貴之典雖有罪是亦在所當寬者且周禮小司

冠司族有罪不即市注刑于甸師氏禮記文王世子刑于
隱者不與國人應兄弟也如此則與衆同棄而肆諸市朝
亦非所以處公子者況大夫不可以專殺而蔡丘之申王
禁本有專殺大夫之戒乎今殺大夫公子嘉既無君命而
又無王命罪莫大焉不是之責乃徒罪其分室之利蓋亦
踈矣○子展子西皆大臣也二子率國人以殺子孔未知
君亦與謀否即或不與謀亦必君素惡彼二子猶君之意
而為之故子既殺後君亦不罪二子也春秋稱國以殺君
與大臣有同責矣然則嘉有隱盜召兵之罪加以亂國之
刑宜矣曷為稱國以殺而又不去其官不與衆盈良宵等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襄公十九年

完

乎曰嘉有二罪當其時不即問也仍使之當國而為大夫
者如故今子展子西輩乃患其專政而追治其罪不過為
其不便子已特欲去其所忌耳豈有見于公義所不容為
之正名以加討哉既殺之而分其室伐其位則其貪利之
私較然矣○十年盜殺鄭三卿子孔知難而不苦蓋欲得
彼之位耳子駟殺子孔即代子駟以當國于是為載書以
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弟順將誅之若非子產止之
為之焚書以安衆則子孔之禍當不至今日而始見矣奈
之何長惡不悛又欲去諸大夫而召楚人以純門之師其
為不義不忠也尤甚今又以其為政之專深為國人所患

而至見殺豈非子孔自取之禍也哉但彼欲去諸大夫諸
大夫亦共惡之而欲去彼彼之為政也專子展子西亦率
國人專殺之則是以亂易亂之道而鄭之政刑不正且不
公矣此春秋所為識而其書法有如此夫○彭山李氏曰
子展即公孫舍之公子喜之子子西即公孫夏公子駟之
子與公子嘉皆穆族也按數子者以同族之至親不如同
心為國而各圖其私以相傾害此鄭之所以日益衰也若
非子產為政為之制以禮而裁以義將公族不戰而禍患
相尋無已時矣鄭其能久存乎子產者公子登之子亦穆
族也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襄公十九年

三

冬齊靈公

高氏曰齊魯乃世婚相之國前雖有怨今已易世故不廢
喪紀示不忘好

渝闕季氏曰齊靈無道伐魯者六而魯之弔葬無闕焉彼
如有知能無愧罪于地下乎

城西郭

左傳曰城西郭俱齊也

汪氏曰郭乃外城此云西郭齊國都外城之西郭而所謂
中城為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渝闕季氏曰林鐘之作不足以銘功而西郭之城乃使以

俱禍是魯人以非禮益齊之怒而又汲汲于土工以備之不亦陋乎

叔孫豹會晉士甸于柯

左傳曰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政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鄭氏曰柯衛地後屬晉按魏郡今為大名府而內黃屬焉柯非莊十三年盟柯之柯也

杜氏曰齊晉平魯俱齊故為柯會以自固

渝關李氏曰魯人惧齊而為此會以自固所求于晉者亦

春秋傳解題

卷五

襄公十九年

三

切矣然則為國者不能自強于政治而徒欲依人為命雖得一時之粗安安能永無患也哉二十三年晉且被齊伐而二十五年齊又伐我北鄙焉晉之不足恃也明矣○內大夫特會外大夫者五始于文十一年之會承匡至宣十五年會無錫成五年會穀此年會柯昭三十一年會通歷蓋皆效尤為之而習以為常矣春秋皆詳錄之所以著其政在大夫之實也

城武城

左傳曰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武城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泰山南武城縣今按武城城在費縣

西北七十里子游為武城宰即此其地近莒城之所以備莒也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左氏以為惧齊季氏以為備莒二說不同實亦不相背也夫魯新得罪于齊則以此城為惧齊得其情矣但武城在魯東南而齊之侵伐魯通無自東南來者何以惧齊而城東南之邑乎蓋武城近莒莒嘗恃齊援而虜加兵于我今齊又怨魯之深魯又慮其命莒來侵伐而為此役是其所以備莒者亦即所以惧齊也政明春之盟向魯及莒平其亦以惧齊之故特欲結好于其與國歟○一時之內為此二城不急于本而徒急于末銷萌禦侮之道不在此也祇以著其頻于勞民而已

春秋傳解題

卷五

襄公十九年

三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傳曰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政也

杜氏曰督揚即說何也

彭山季氏曰仲孫速茂之子也是為孟莊子即孔子稱其不改父臣與政為難能者

杜氏曰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高氏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汪氏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防于遠與獨與

渝閻李氏曰左傳曰及莒平盟于向可知未盟之先雖有督揚之盟而二國之私怨猶未釋也今為此盟故以督揚之盟在先或亦因齊及魯平是以莒魯亦相好耳不然督揚已足信何又煩此私盟為哉自此盟之後終襄公之世二國皆相安至昭元年取鄆而後二國又相怨矣○內大夫與外大夫特相會盟者二丈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此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是也然晉大夫書名氏莒大夫止書人者國有大小卿有尊卑是以詳略異辭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年 五

耳若夫成十六年季孫行父及晉却鞮盟于危則不言會而言及與此二盟皆不同而晉大夫書名氏則同于衡雍之趙盾異於于向之莒人矣要之三盟之書日無不同不以大夫之盟而不日者所以深謹之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按此說深于莊子有取焉蓋其孝行頗多特舉其大者而表揚之耳今觀春秋所書莊子盟莒伐邾二事皆在喪制之中又皆不若于義者此豈孝子之所為乎檀弓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夫以獻子之哀喪至為孔子所嘉美乃莊子

不此是則而頓改其所以過人者未知其何心也豈當喪禮久廢之日藉口于國事為重不得已而為之故于私情不及顧歟然而按之古制畢竟非禮孔子之論莊子但取其不改父臣父政事以為承家者勸至于喪制之不終略之而不言者忠厚之至也春秋則據事實書其罪自不能掩安可以孔子節取之一端而槩信其子道之無可議也哉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傳曰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年 五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澶淵衛地在頓丘縣南近戚按澶淵在今開州西三十里漢為頓丘縣地○自晉悼公卒齊與晉絕至是靈公卒而莊公始與晉盟

高氏曰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

汾陽朱氏曰十二諸侯同國而齊不服一不伐喪而齊遂受盟力攻之不如德攻也

汪氏曰莊公以既廢而頓崔杼以有國崔杼以殺公子牙立莊公而專其國高厚風沙衛之餘黨豈無其人邦之机桎固不敢構怨于諸侯夫是以受盟之速也亦猶崔杼弑莊立景而同盟于重丘也

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云者名生于不足也平公視柯澠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歟

論調李氏曰齊侯之預此盟或以為感晉德或以為慮國危二說皆是也然而齊以危亂故又感此善而為此盟要非深于說晉而果出于誠也是以二十一年會商任二十二年會沙隨雖俱有齊侯至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則亦不久即叛矣以此知今日之暫服又何足取也哉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襄公二十年

五

左傳曰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杜氏曰驟數也

春秋傳傳疑 卷五

杜氏曰驟數也

襄陵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誠已甚矣且澠淵在彼何以盟為

彭山李氏曰按孟莊子父喪甫踰五月而即會莒盟向令

又況及于伐邾不可以為善政矣孔子稱其不改父政不

知何指豈以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貢賦未嘗闕耶

論調李氏曰執其君而取其田其報已足何又報之此或

因其執君取田之故邾人深恨于此而與魯不平政速帥

所以伐之也不知反已息事而惟念彼舊惡以復怨不義

甚矣況背澠淵之盟豈不慮其失信于諸侯而取罪于伯

國乎直書其事而其罪惡自見矣○昔也邾與莒同執今

也邾不與莒同好可知再執取田之故其取怨于邾者尤

深矣然而邾弱于莒此伐邾必已服故自此至昭定之世

曾與邾並無彼此侵伐事至哀元年後魯又伐邾者不一

蓋亦陵其衰弱故耳○十六年齊侯之伐我圍成也孟孫

子速徵之齊侯稱其好勇而避之速遂塞海陘而還彼蓋

素有膽略過人者令使之帥師軍旅得其人矣然伐所不

當伐擅動干戈而又冒喪以行役其亦有勇而無義者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襄公二十年

五

左傳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

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

杜氏曰先君文侯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

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

而死

高氏曰燮蓋嘗為鄭所獲者欲舍夷狄而之中國正也追

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寬其民利也而用事

清安楚弗欲懼楚之起晉事也而殺之非所謂可殺者也

而以國殺書者蔡侯以為罪也

胡傳曰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于義者也國

人乃不順焉而殺之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魇言不與民同欲也按此說非也蔡欲從先君以利蔡是必民心之所欲者特以附楚之徒惡之故不免于殺耳且實無罪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豈以稱國為國討之辭哉蔡于此時蓋司馬也○蔡欲從先君以利蔡可知楚政之不良矣蔡欲棄楚而蔡殺之可知蔡人從楚之甚堅矣夫以楚政之不良而猶從楚之甚堅然則昭十一年楚師滅蔡而君與世子前後皆被殺得禍之慘莫甚于此彼蔡人者又何利于必從楚哉

春秋傳辨疑 卷五十五

哀公二十年

三

蔡公子復出奔楚

胡傳曰公子履愛母弟也退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惧禍家氏曰履愛之同母弟不奔中國而奔外夷不與其兄同志書所以貶

渝關李氏曰災見殺而履出奔嫌于與兄弟謀也不奔晉而奔楚明非與兄弟謀而特赴楚以自理也觀于二人之向背而其得失可見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傳曰陳慶虎慶舍畏公子黃之逼恐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杜氏曰同楚人以為計公子黃出奔楚杜氏曰奔公

子黃將出奔吁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虐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杜氏曰為二十三

殺蔡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范氏曰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所以惡陳侯

高氏曰黃與履何以奔楚自理也黃以寵任太過權逼其卿慶氏諧之而陳侯不能為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弟也

吳俊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

春秋傳辨疑 卷五十五

哀公二十年

三

家氏曰黃不奔他國而奔楚甘于從夷書奔楚亦所以貶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按此說非也凡書奔者不無取禍之罪故不書逐之者而以自奔為文陳黃恃介弟之重權逼其卿抑豈無罪但書陳侯之弟云者則罪陳侯之不能全其弟經蓋于此有交責耳○陳侯之于弟黃始也失之于寬縱聽其有偏于執政而莫之禁繼也失之于柔闇致其受誣于大臣而莫之察均非待弟之道也然則當如之何正之以禮而厚之以恩既不使其恃寵而攬權又不使其被誣而懼罪斯可矣此非剛明之主深愛其弟者不能也若陳侯者烏足以

語此哉。○此公子也不稱公子而稱陳侯之弟者親之也。公子非不親然有父輩祖輩之不同不比同胞之尤親耳。大抵稱公子者猶本先君之屬以明其貴而稱某弟者乃主時君之倫以明其親。唯其義繫于弟故稱某弟而不稱公子也。○經書弟奔者四。此年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二十七年衛侯之弟鱣出奔晉。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定十年宋公之弟辰出奔陳。四人之書法一律。但其事不同而義亦差異。蓋兄薄弟者書弟以章其罪。陳黃暴鍼宋辰是也。弟絕兄者亦書弟以著其非。衛鱣是也。若弟罪大則不復稱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是也。杜氏釋例曰兄而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年

黃

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見此說固是。但于衛鱣一事不相合。豈知春秋之義本不可以一例求乎。書弟以章其兄之罪不謂弟無罪。書弟以著其弟之非亦不謂兄無非也。但其所重有專屬耳。○陳蔡為中華之國其服于楚也久矣。今蔡履以叛楚之嫌陳黃以叛楚之誣而皆奔楚以自明。亦以楚勢之強可以制二國故皆往投于彼。賴以為通。逃主耳。然則二國無政至使公子公弟不復以自安而俱托身于外夷。凡若此者豈獨公子公弟之罪也哉。○彭山季氏曰陳黃之奔左氏以為慶虎慶寅怒其謀叛楚也。如此則黃何為又奔楚乎。使其往怒

二慶則二慶本謀從楚亦何畏于罪而反以叛。致討哉。楚使屈建圍陳。經所不載。則是無其事也。且陳黃出奔楚必殺二慶而始得歸。及其歸也。又因楚力而謂之自則公子黃者。圖楚之黨而與二慶有所不協者也。蓋陳袁僑之會晉難澤必君臣合謀而後行。慶氏專執國政豈不與知而黃以母弟貴寵權勢將傾必慶氏譖之于君以致奔楚。黃既至楚則以從晉之罪委于慶氏。此陳侯所以畏楚殺二慶而弟黃指楚得歸。遂東陳政也。此事理之甚明者。而左氏自相背馳。故黃之奔罪陳侯信慶氏之譖不能安其弟而黃從楚以陷二慶罪豈在其下哉。按此說不然。陳之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年

四

從楚久矣。二慶雖黃以叛黃即奔楚以自明。又欲借楚以誅慶氏耳。且黃之往怒二慶謂其專權亂國罪莫大焉。豈心不從楚而乃為罪哉。至二十三年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此事固不足信。要之二慶于此未可謂其無罪也。及二慶誅而楚乃奉黃以歸國。是固楚之能容其實者。若必謂黃為楚黨而與二慶有不協。是二慶本欲從晉而黃不欲故譖黃于君而致之奔也。不知黃與二慶雖不協必不為黃黨。楚而二慶不黨楚。故若二慶果不黨楚則必以陳之晉明與黃相左。而君亦惟晉是從。其何以商任沙隨二大會並無陳人。而二十三年且有陳侯如楚之事。

乎然則左傳之說亦嘗非實錄乎彭山以傳說之証黃從
晉者為不足信乃其自為說也又謂二慶為從晉何所據
而云然乎且彼既不信蔡突之謀從晉今乃妄謂二慶之
為從晉也則已自相背馳矣奈何以此譏左傳哉蓋陳侯
信讓而不能安其弟以是而罪陳侯則可若以罪黃之從
楚以陷二慶是實臆說之難信者也

叔老如齊

左傳曰齊子初聘于齊禮也李曰卿聘

杜氏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繼好息民

王氏曰齊魯陵魯及澶淵而始平令叔老之修聘欲固齊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年

聖

好也

渝闕李氏曰自戌十一年叔孫僑如如齊後于今再見二

事蓋相類也彼于成二年戰至十一年聘齊戰為齊項

公聘為齊靈公二年也此于襄十八年國齊至二十年聘

齊國為齊靈公聘為齊莊公元年也蓋齊魯雖有怨至于

易世而成公與齊靈會伐鄭襄公亦與齊莊盟澶淵故皆

使卿往聘之所以釋舊怨而固新好也然齊亦未必不報

聘但皆不使卿來故經不書彼之不使卿來者蓋亦視魯

猶輕耳豈有見于古制之常而謂國卿不可聘國哉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渝闕李氏曰自文元年以後日食無不書日猶間有不書
朔者自此年以後十有七食無不書朔者矣詳見隱三年
日食下

季孫宿如宋

左傳曰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成聘在十五年

渝闕李氏曰一年之中聘齊聘宋親大國也邾莒雖小國

莒強于邾故盟莒而伐邾以此觀之而畏強大陵弱小之

情可見矣

附左傳曰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

也名藏存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年

聖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饒而已不來

食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杜氏曰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曰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郟田也

湏氏曰僖公取濟西田則使公子遂如晉拜之成公取汶

陽田襄公取郟田則君親往拜其賜受伯主尺寸之惠而

不忘其德如此也然魯君襲夷世之封端冕委弁以臨于

七百之侯國而水木本原不察所自襄公之立踰二十

年未聞這一介行李至于京師其何以為來禮之子孫也

歲

渝關李氏曰伐齊之師在十八年取郟田在十九年隨即使李孫宿往謝之矣公令此行蓋為朝晉往若為彼事豈其遲之二三年而後謝之乎或其朝京之時謝及彼事未必專為彼也。晉悼之立未及踰年成公即往朝嗣君令晉平即位已五年襄公于此方朝之豈以外患方殷公不敢以遠行故耶且公朝晉悼者西而朝晉平者一自此以後十年之中並未朝晉是必又有故焉故晉人亦不見責耳不然晉豈不弱乎僖二十八年公如楚雖云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公竟絕迹于晉廷何待晉平之踈若此哉

郟庶其以漆閭立來奔

春秋傳疑

卷五

襄公二十二年

四

左傳曰郟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訖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哉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呂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訖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郟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色其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夫止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以可禁乎

彭山李氏曰漆閭丘二邑名後漢志山陽郡南平陽有漆亭有閭丘亭水經註曰漆鄉在縣東北十里有閭丘鄉是也按南平陽今兗州府鄒縣也則二邑在今曲阜縣之西南界而其西則泗水之所經也李曰按郟之故城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里若郟縣之東北。庶其以地奔甚于叛矣凡以地叛者據邑而不服其君也奔則以地與人叛何足言乎是時齊取郟田又重以仲孫速之伐郟采方甚而庶其即以二邑來奔來其不敢與魯抗也而魯納之郟何所控訴焉庶其既納而莒年夷郟黑肱皆接踵來矣

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春秋傳疑

卷五

襄公二十二年

四

漆閭丘不言及小敵也

胡傳曰庶其郟大夫也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唐書大歷五年吐蕃陷州刺史張忠諫請降牛僧孺謂不可受詔以城歸吐蕃而況隣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薛氏曰天下之惡一也納人之叛而疾人之叛已不可以言理矣公在魯而叛臣是受魯之無政甚矣蜀杜氏曰諸侯之地皆天子所封為天子守之也諸侯之臣皆王之臣故曰天子之陪臣也周衰諸侯之國地有侵

軼者必志而罪之臣有奔叛者必錄而貶之

永嘉呂氏曰春秋書以地來奔者三今年祁庶其昭五年莒年夷三十一年祁黑肱是也人臣之奔必通仇國晉樂盈之奔也必楚秦鍼之奔也必晉而祁庶其之奔也必魯豈非以南鄙之怨歟魯之于祁也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納其叛人甚矣

黃氏曰襄公如晉而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公在晉而莒年夷以年晏及防茲來奔昭公在乾侯而祁黑肱以盪來奔然則實為賊洲者惟李氏歟

汪氏曰莒太子僕弑其君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則李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一年 盟

孫行父使司寇出諸境祁庶其以土地來奔襄公朝晉未返而李孫宿以君姬氏妻之且有賜焉于此見行父之忠于公室而逮于利宿之貪利而忘君也○定十五年城漆即庶其邑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按此說不然小國未嘗與卿特以其國小而卿微經政每書人若以事接我而書名者亦必是卿矣蓋春秋之中遠與賤者書名之例祁庶其既得見于經安可謂其非卿乎二十三年祁界我來奔昭二十七年祁快來奔雖不以地而亦書卿故也又何疑于庶其之以地來者乎○胡傳

曰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年曰庶其其以

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大即魯而國昏接

我不以禮者也祁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

者也○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

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

也汪氏曰庶其書名不書姓氏此傳云特書其姓氏蓋傳誤按此說亦不然夫以事

接我則書名此乃一經之通例直書其事而利欲之私自

可見若為利欲之故特書其名以謹之則于他事有難通

矣○小國之大夫凡會盟侵伐等事例皆書人而不書氏

名微之也故莒慶莒莒年夷祁庶其祁界我祁快祁黑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一年 盟

肱皆以名舉而不氏觀于此而知經于位分之辨為甚嚴

矣或者以為皆貶解則夫以地來奔者固可貶若莒庶其

盟洸莒季之被獲祁界我祁快之來奔皆非叛臣之可比

何為亦皆書名乎○祁庶其以二字為名庶非氏也文十

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國君不稱氏蓋其名與此同耳說詳

昭五年莒年夷來奔下○穀梁傳曰漆閭丘不言及小大

敵也胡傳曰于此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

私邑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于莒年夷以年晏及防茲來

奔曰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舉公邑是也按此

二說與穀梁不同未必必然故姑錄之胡傳之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一年

四

說最為傷教必不其然蓋一土一民無分公私莫非君有也不臣者私之以為己有春秋方惡其私而正之如彭城必繫之宋矣豈于此為必分公私而異視之乎此等只宜寬者不宜強為解也說詳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下○杜氏曰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王氏曰叛而歸他國曰叛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異辭也按此說不然庶其之以地來奔國謂之叛臣但春秋凡書叛者是皆據邑抗君者也據邑抗君則書叛竊邑附隣則書以地奔二事自當有別非以內外為異辭也何氏曰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而明故省文也胡傳曰此叛臣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一年

四

以賈王來奔納諸宣公而春秋不書則知在君則諱在大夫則不諱矣按此說亦不然三叛人皆季孫受之蓋皆適遇公不在耳若公在國而公受之或亦不沒其實而必書如凡魯君取國取邑則書之桓公成宋亂納鄆則書之若公受叛人何為諱之而不書哉然則盟幽諱公不為受鄆詹滅項之事非獨其臣之意莒僕以賈王來奔因行父之諫而不納是以春秋不書耳李廬陵所引數事皆失解未可以彼律此也○或曰昭四年取鄆左傳曰鄆叛而來故書取彼亦以其地來者經不書某以鄆來奔公在故也其書以地來奔者三皆是公不在而季孫為之故不為之諱而皆直書以識之耳按此說亦非也取者自我而言取亦非美事豈以公在而乃言取乎以地來奔者自彼而言彼既奔入魯國無論公在不在皆當據實書之不為季孫受之而乃如此書也大抵鄆叛而來其以鄆來者本微故不書來奔而直書取此則鄆之國卿竊邑而來附安得不特詳其事以著亂臣之大惡乎且書來奔而季孫納叛之罪固可見至于公至自晉後亦未聞其逐復出境也而公罪亦自可見矣則公雖不在公亦不能辭咎安可謂其罪不在公而特為季孫書也哉○去年南離漢湖之盟輒興伐鄆之師亦可謂無咎矣今公如晉而季孫在魯入受

春秋傳解題 卷五

襄公二十一年

聖

邦之叛臣與地不處晉之咎公而加計乎無咎君且以君子晉而不恤甚矣季孫之不臣也雖書廢其事于公如晉之下季孫之罪昭然可見而所以責之者深矣○公不在而季孫納底其悖甚矣專亦甚矣夫專納亂臣已大不則況以公之姑姊而擅妻之乎彼敢以公之姑姊竟為賞盜之物罪尤不可勝誅矣然則武子之無君至此公之得全其位以視昭公為尤幸耳○澹起朱氏曰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分位不同而使同事一夫滅禮甚矣況又以賞竊邑之盜乎姑姊非同室之人君之姑姊非賞盜之物罪之大者也按此說謂君之姑姊非賞盜之物是矣其以同

事一夫為滅禮似覺未妥古者妻妾不必其同倫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是姑姊皆可作媵豈不可以姑姊事一夫乎所可恨者庶其非可妻之人又公不在而擅妻之以是為大罪耳

夏公至自晉

附左傳曰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奔齊孫還奔燕杜氏曰公子齊公孫言在公斥勢終有以成之禍

不加討則于其至也尤幸之不獨危其朝晉事矣

附左傳曰夏楚子庚卒楚子乃使子南為令尹杜氏曰子南公子連針也為二十二

秋晉樂盈出奔楚

左傳曰樂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杜氏曰桓子樂桓子也范鞅

以其亡也怨樂氏杜氏曰十四年樂氏怨范鞅使奔秦故與樂氏為公族大

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杜氏曰樂祁桓子妻范宣子女

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

有起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

春秋傳解題 卷五

襄公二十一年

季

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幾從之矣其謀如是恨害于

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微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

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樂盈

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

書羊舌虎叔羅杜氏曰十子皆晉大夫樂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

偃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

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

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晉侯問叔向之

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杜氏曰古叔向為魏視必與叔向同謀

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來駟而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

僭者叔向有為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說與之來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彭山季氏曰樂盈者書之孫釐之子晉卿也樂書在晉專執政權濫趙盾害卻氏而厲公見弑實書所主書雖尋沒而釐之汰虐已為同列所忌矣弟悼公寬厚坦懷故得免于禍耳及平公時盈為公族大夫不相能于范鞅而盈好施得士尤君相之所易疑也故祁氏一慝諸宣子而遂無所容矣凡此皆樂書專權怙勢之所致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權勢之盛可不戒哉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一年

十一

劉氏曰不以范句逐之為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之繫則句不得逐矣句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

高氏曰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句所逐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于楚馬以楚強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校以復歸也

汪氏曰士鞅之言曰樂釐汰虐已甚而盈又自言釐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則樂氏之愆是有自來矣不然夫豈無秋毫之過而遂離十罪乎

廬陵李氏曰樂盈以此年奔楚明年自楚適齊晉為商任

沙隨之會以錮之二十三年齊助之入曲沃齊遂伐晉其冬晉殺樂盈樂氏亡

渝關李氏曰樂盈者范句之外孫而鞅之甥也禍發于其母之淫惡諸宣子而遂逐之其實盈之禍端不始諸此其必始于樂鉞之死秦師釐怨范鞅而逐之奔秦乎夫樂釐汰虐已甚人已難堪况又逐鞅而非其罪樂范自此有宿怨矣盈之罪雖不可考觀其與鞅同官而不相能又好施而多聚士或亦怨范氏而將欲為亂蓋有之然則其母惡諸宣子雖出于私恨未必全無影響也後來入晉入曲沃作亂之迹甚著能必其此時無亂謀哉若然則是盈亦不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一年

十一

無他罪不止不能防閑其母已也但范氏既逐盈而又錮之以是為已甚耳○淫惡之于人甚矣或淫則必毒毒則不有其子而並不有其家其為禍也烈矣以樂祁之淫而致樂氏之禍無足怪者但范鞅知樂釐之汰虐已甚至其子而必亡殊不知樂祁之惡有以速其子之亂而卒滅其宗者乃即鞅如之所為也雖然樂書曾與于弑君而反獲寵陽畢謂樂氏之誣晉國也久矣謂其以惡取善罪莫大焉然則樂氏之殃又豈獨為樂釐不善之報也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陵許氏曰比年食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石氏曰日食之變起于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曆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按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

家氏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素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一年 彗

自漢以來曆象每一百七十有三日為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漢高祖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漢文帝三年亦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十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故所以為異也

趙氏曰日月交會有常而積久不能無小變動日或失其常度則雖巧曆有不能盡其變者漢自高帝三年至文帝三年三十年中頻食者再此皆不可以常理推也

渝關李氏曰頻月頻食大異也二十四年復如是尤大異也變異之極至聖生其間亦亂極當治之一徵也漢初

丁酉年頻月頻食文帝甲子年又頻月頻食是以變異之極者而高文之治宏開漢業卓越千古抑豈偶然之故也哉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六月朔日食七月朔日食蓋亦頻月頻食者未幾明太祖即生卒能成中國文明之盛可知亂極而當治者前後有同轍也

曹伯來朝

左傳曰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汪氏曰曹武公即位三年而來朝此喪畢入見于天子之時也不朝于京師而朝于宗國曾是以為禮乎

渝關李氏曰文十一年曹文公來朝成七年曹宣公來朝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一年 彗

獨宣公時歷曹文宣二世並未受彼之朝至曹成公篡立終其身亦未朝魯也令武公即位三年而即來朝可謂謹于事大之禮矣然而朝王之禮竟闕焉無論臣道之必不可也彼其父以篡逆之大惡王釋其罪而不問豈亦非私恩之所當感者乎今獨朝魯而不朝王公與私俱失之矣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曰會于商任錮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月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杜氏曰為二十五年春秋

杜氏曰禁錮樂盈使諸侯不得受商任地闕

襄陵許氏曰樂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于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恨必欲使盈無所容于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樂氏信不誣也

趙氏曰一大夫出奔動天下諸侯以錮之盈亦何能為哉蓋惧其挾楚以入爾

漸闕李氏曰樂書弑君罪不容誅而悼公反以為德樂書死公又寵用其子釐可謂無政刑矣以釐之恃寵驕恣而汰虐已甚則其得免于戕亦幸耳若夫樂盈雖有罪未至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一年

十一

如其祖父之甚也今取怨于范氏而立逐之則亦逐之而已祭之何又從而錮之以一奔大夫之故而動八國之諸侯以相禁戒不亦罪輕罰重而致刑愈失其平乎在不仁之人固不堪此已甚之疾至于諸侯雖面從之而心不服是以齊侯雖兩與會而輒有伐晉助盈之事孰非晉人有以致之至此哉○樂盈得罪于范氏未必得罪于君也范氏逐樂盈而君亦惡之為之徵諸侯以為錮盈計是宣子一人之私忿能用其君而並能用天下之君也權勢之盛何如哉夫至天下皆為晉臣用而晉君亦自為其臣用此大無道之甚者宜乎天變之非常竟為古今之罕見者也

○是會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以其怠禮故而決其不免亦可謂智矣由今論之彼猶止咎其細節而未能推明其大罪也何也崔杼殺世子牙而立故世子光先得立于崔杼之手是固立之不以其正者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而立則為逐君者之所立則其篡逆之惡尤甚明矣是時也齊之亂臣日以張衛之故君猶在外彼二君者蓋亦苟延于旦夕耳不此是責而徒沾沾于儀容之際而預決之抑亦末矣後雖果如其言豈所謂能見其大者哉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一年

十一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十八

渝關 李基鳳 翻升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附左傳曰夏晉人微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

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八年八月而我

先大夫子驷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

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

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元曰

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揭戴于楚我四年三月先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八 襄公二十二年 一

大夫子僑又從寡君以觀蒙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

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適在晉國營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

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質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遠師

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戴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

沒梁之明年梁在十六年子蟠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

見于嘗酣與鬻諸馬間二年間君將靖水夏謂二十年四

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聞無戴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

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存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

國若安足之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口

臂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

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國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高氏曰此叔齡之孫聲伯之子子叔齊子也其子弓嗣為

大夫是為子叔敬

附左傳曰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于齊侯曰商任之

會受命于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

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入執信臣人執共

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杜氏

二十五年齊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股以少牢足以共祀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八 襄公二十二年 二

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

以後亡故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

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

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曰冬會于沙隨獲錮樂氏也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

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杜氏曰為明

胡傳曰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樂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樂氏

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繫其子弟不收其

田邑使人導之出獲又先之于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
今晉不念樂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
納焉則亦過也楚遂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
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
棄之何勞錮焉其賢于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家氏曰八春秋以來大夫奔而極其所往未有若此之甚
也

高氏曰晉以一樂盈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大夫之
強而晉失伯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人終保盈是令
不行也今不行者盈之謂為可憫者也諸侯皆知之而平

春秋傳解疑

卷六

三

公不知也故齊侯背盟而明年伐衛遂伐晉也

汪氏曰樂盈屈臣皆得罪于權臣然屈臣將聘于齊而竊
妻以逃其廢君命亦可誅矣樂盈特以父之沐侈而多怨
遂為校母所讒而見逐未有犯上可誅之實其罪視屈臣
益薄乎云爾晉平用范匄之謀屢會諸侯以錮之幾致亂
國楚莊雖不聽子反錮巫臣之請而嗣君卒滅其族亦致
通吳之禍人君之不明而眩于權臣其患豈淺淺哉

新闢李氏曰彭山李氏曰自蕭魚以來楚猶不親政樂盈
至楚猶懼不受時蓋未至于齊也故晉復會諸侯于沙隨
以錮之左氏載盈通齊于秋非也按此說駁左傳而謂此

時盈猶未至齊似有然者然使盈果未至齊晉亦何為再

會諸侯乎此必盈已至齊晉人知之故為此會欲令齊人
棄之而勿用也但齊既明明納盈則于此會又將何辭以

自解然而齊侯猶與于會者或欲借此以為樂盈諸晉
人不從齊遂有恨于彼為之背盟而助盈耳又或齊陰納

盈晉亦聞而疑之乃為此會以再訂之齊侯陽與晉會而
姑又受命焉亦未可知大抵傳謂此秋盈適齊亦難見其

不然從傳說焉可也孟子曰有故而去則君使人道之
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春秋傳解疑

卷六

四

用此禮然亦何可錮之至此極乎左傳所謂錮樂氏者亦

第禁之使不用耳杜氏謂使諸侯不得受胡傳謂命諸侯
無得納焉恐未必然。是會也較商任之諸侯又多三國

矣夫以一奔大夫之故屢會諸侯以重錮之則是疾之已
甚而今其無以自容也盈亦安得不為惡哉未幾內亂外

侮相繼而至由是晉政不可為而伯業愈衰伊誰之咎也
○沙隨宋地已見成十六年

公至自會

新闢李氏曰晉人亟會諸侯而不以義是皆有危道矣故
商任與沙隨皆書公至以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曰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爾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于朝輒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雖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春秋傳傳辭 卷六

襄公二十二年

五

彭山李氏曰追舒字子南莊王子也時為令尹

高氏曰追舒寵近小人故及于難

潘闕李氏曰追舒寵近小人縱其貪而多為不為無罪然楚君臣但當明指其罪謀之于朝收其實而戮之削追舒之職而不用可也今乃寔其驕偏而又犯專殺大夫之禁則非義甚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寔其濫且專也○楚子以計追舒之故語棄疾棄疾于此當更諫之諫之不從即告其父而令之奔亦無不可何也追舒之罪未至于可殺而追舒為大夫尤非楚子所得殺也追舒若出奔彼既充全其父又不貽君以濫殺專殺之愆彼若以洩命為

罪則于父奔後即就戮于司寇或自縊而死自無愧于忠孝之理者乃聞其故而不能諫君又不肯告父及其父被殺徒以一死塞咎焉抑豈君子之所取者乎論者但當哀其志而不必高其行也○棄疾曰棄父事雖吾弗忍也嗚呼此何言也君猶天也雖以無罪殺其父豈可以雖言哉伍子胥報父之讎而鞭撻平王之墓此與于不忠不孝之歸者也蓋春秋之義不明是以邪說暴行惛然莫知其非聖人于此即安得而不大憂也哉

春秋傳傳辭 卷六

襄公二十二年

六

杜氏曰孔子魯哀公二十二年生至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也

潘闕李氏曰史記謂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有年無月日公羊書在去年曰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後梁書在去年冬十月二事後曰庚子孔子生二傳雖皆言月日而公羊言十一月殺梁不言十一月是不惟年不同史記而月亦各不同其所同者獨有庚子日耳然則年當從史記固無可疑至于月日則不可考若以羊公之月日為是月與日又不相合蓋此年在傳十二月丁巳杜氏曰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據此說則十四日為丁巳庚子又先丁巳十七日其不在十一月明矣意者殺梁之月日為是以庚子正在十一月內也然亦安知非如羊公說果

于十一月生特其所言庚子有誤乎大抵年非其年則其月日亦不足據今當以史記之年為正姑闕其日月可也

○公穀所記孔子之生其以今年之月日而誤記于去年耶金仁山謂二十一年日再食決非生聖人之年以此推之可知聖母之孕孔子亦必不在去年也意者孔子之生本在十月或十一月但不知的在于何月而其日之庚子非庚子亦皆不可考耳如續經之文于哀十六年書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杜氏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大抵世遠難稽以大聖人之生與卒而其日月皆失真又焉敢臆為之斷乎○聖人之生自是瑞氣為之鍾靈其不于日再食之年必矣然比觀數年所書惟此年不日食前乎此者二十年日食二十一年比月日食後乎此者二十三年日食二十四年比月日食前後五年之中日食者六比月頻食者二從來天變未有若此之極也于極變之時特生至聖于其間天心之為天下後世慮者其至矣乎○王降而伯伯已不足稱晉悼而伯統亦絕天下之亂亂紀極耶天生聖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非偶然也有孔子而帝王之迹可得而明豈必得時而駕然後見其功德之宏敷也哉○氣運無終窮故于極亂之時生孔子然粹

精之氣畢萃于此而其力已薄矣故孔子之福亦薄而生不為君相僅得中壽而卒耳然為生民以來之所未有故其功德與天地並而血食萬世亦與天地相永終云○左傳一書于列國人與事雖極纖細無闕係者每多牒牒記之獨于孔子之生與其出處始末皆不見焉其疎失也不亦甚乎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伯句卒

左傳曰春秋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杜氏曰悼夫人晉平公母紀季公仲林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國闕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三年

高氏曰杞自桓公以來皆悼為婚姻國恃以興而魯禮有加焉

渝闕季氏曰杞孝公在位十七年卒弟益祐立是為文公夏郊界我來奔

渝闕季氏曰杜氏曰界我是廢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改書原杜氏之意蓋因廢其來奔傳謂廢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此年界我亦非卿不以地來而亦書求其說而不得故謂界我是廢其之黨云云耳不知邾雖小國亦自有卿廢其界我皆卿也既來接我不得不誌其名豈為地與其黨而後書乎且邾卿非一未必皆

同罪亦未必同罪乃同奔也劉炫曰廢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邦人即應計之何因至今始奔由是言之其非廢其之黨明矣○界我之奔未知其何故但踵廢其之來奔而亦奔我是不恥與亂臣而為其通逃主其為不義何如哉是年冬賊孫純出奔邾而邾亦受之亦難免于效尤之咎矣

葬杞孝公

論閔季氏曰經書葬杞君者六哀六年桓公卒在春三月葬在秋是為五月而葬也此年孝公卒在春三月葬在夏不及五月之期或是三月而葬耳昭六年文公卒在春正春秋傳葬諱歲 卷六 襄公二十三年 九

月葬在夏已過三月之期蓋亦五月而葬者二十四年平公卒在秋八月葬在冬未知是為冬十月或十二月也至于定四年悼公卒在夏五月葬在秋七月哀八年僖公卒在冬十二月葬在明年春二月是皆三月而葬者此葬杞君之大訊也而其合于正期者亦寡矣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曰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陳而殺之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渝問季氏曰胡傳曰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二十三年

十

君畏公子黃之偏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計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速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諸愬之于大國而不能辦至困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按此說是信左傳叛國之事矣若然則二慶之罪人人得誅殺之正當其罪奈何不以討賊之辭書乎夫春秋雖有端本之義亦不可于亂臣之當討者釋其罪而不問使罪國君與列卿也然則信傳不信經遂至傷義而不可為訓抑

宣說之可通者哉○汪氏曰公子黃之奔為愬二慶而往也陳侯之如楚蓋惑于權臣而將為二慶與黃和解之圖使陳侯亦為愬慶氏而往則必如蔡侯朱書出奔楚矣按陳侯如楚杜氏曰朝也彼自朝楚豈為二慶與黃往乎雖其時或亦不無和解之謀要非惑于權臣而乃如楚以謀之也又曰屈建之圍陳陳侯以討二慶二慶之閉城知楚人之必誅已而拒之非叛陳侯也故不書二慶之叛按屈建從陳侯圍陳自是陳侯為主彼若閉城拒楚是即拒其君矣非叛而何然而經不書叛可知無此事也又曰陳人偏于兵殺二慶以悅于楚故不以討賊之詞言之譏其殺

之不以其罪以者陳侯之無能為也按春秋原以宿怨殺無知亦以討賊之詞書若二慶果叛國人殺之以悅楚則必自為叛臣而聲其罪矣雖偏于兵豈不可以討賊之詞書者而經不然可知非為殺之不以其罪也且經明書陳殺君與臣俱在其中又安見陳侯之無能為也哉○家氏曰導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于楚者亦二慶也是八討而殺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自殺之者不與夷狄以專制中國也按經書陳殺自是陳國殺之非楚殺之也若楚果殺之特不與其專制中國而言陳殺將春秋亦非贅錄矣夫以楚之殺陳及微舒則書殺陳行人春秋傳解題 卷十八 哀公二十三年

而經為之別其于刑殺之際為至慎矣說詳僖三十年及公子瑕文九年及箕鄭父下○二慶畏公子黃之偏妄想諸楚陳侯當辨其誣而退二慶可也既不能然二慶雖致黃奔而罪亦不至于死今曲直既明則退二慶而復黃亦可也乃始則不能全其弟而聽逐于權臣之手繼則又欲殺其臣而致快于介弟之心陳其尚有政刑乎令于二慶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所以責其君若臣者深矣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高氏曰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書自楚者罪其奔夷狄之國復藉夷狄之力以歸黃之進退不正矣

彭山季氏曰自楚者因楚力也黃之歸自此當國用事矣渝閭季氏曰二慶殺而黃歸見黃為二慶出殺二慶者所以為黃也公子黃奔與歸皆書陳侯之弟者辭雖同而亦不能無異義蓋其出奔也以介弟之親迫于權臣之逐而不能保故稱弟以識之其歸國也假楚人之力為其弟報怨必殺二慶而後歸蓋私情非公義也故亦稱弟以識之○孔子之言九經敬大臣與親親並重可知人君之道不可寵大臣而結懿親亦不可私懿親而害大臣也陳哀公于此益骨失之矣春秋兩書陳侯之弟黃前以著其薄而後以著其私也書自楚歸者黃資楚力而復得返所以罪

其恃夷之非又見陳侯之不能自復其弟也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曰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與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其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聞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觸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偏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盡入絳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奉公以如國宮范鞅逆魏

春秋傳傳樂盈

卷六

主

舒則成列既來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駟來持帶逆趙乘右撫劔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樂氏退攝車從之

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杜氏曰曲沃晉邑在河東聞喜縣

胡傳曰樂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于殺身而不避莫

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樂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

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

棄樂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于錮之甚急

使無容于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家氏曰盈挾齊之援復入于晉將不利于宗國非晉臣矣

春秋猶書晉樂盈者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以閔樂

氏為晉世臣而自絕于晉耳宋魚石義與此同

蜀杜氏曰春秋之法復入重于入入重于復歸復歸重于

歸然則復入者惡甚之辭

春秋傳傳樂盈

卷六

襄公二十三年

十四

彭山李氏曰凡外臣出奔已絕未仕他國而復者難以亂入猶繫之國此書外事之常例也書復者位已絕矣樂盈復入為亂者不惟族黨之強亦其好施得士之助故耳彼本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則范氏有所不容矣故亦以入書

高氏曰曲沃即沃昭公分國以封沃沃強盛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水椒聊杜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之腹饒強盛必叛之邑也今曲沃大夫不由君命而擅納盈以曲沃乃盈舊所食之私邑故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不勝而反入曲沃為故書入于曲沃見盈有

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盈而不知有晉君也

涇氏曰朱子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則必致亂如東漢之黨錮蓋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苟不能誅而徒疾之使之無所容其身事竊勢迫則必為悖逆事關之事矣况樂盈非有弑父與君之大忌逐之去國則亦已矣何至動天下之諸侯一再會聚而禁錮之哉鉏而走險急何能擇盈之復入于晉實晉有以激之耳

俞闕季氏曰樂盈之意本欲殺范氏而自復其位未必即有殺君之心也曾不忍君主范氏曾為二會以錮己已乃欲殺范氏以復私怨無君之罪已自難寬况大帥使攻戰

春秋傳解疑 卷六

襄公二十三年

五

來公門矢及君屋明與君抗而無復忌憚乎○入者雖辭也逆辭也盈之入晉為難為逆易明也至于入曲沃止見其為逆耳似未可以難言蓋帥曲沃之甲以入晉曲沃既為彼用矣則于其敗而走赴曲沃又何難之有哉但以其既敗而奔或曲沃中亦有拒之者固未可知不則皇皇俱罪如禽魚之被豕而入林入淵者然自與無所迫而歸之者不同是亦未嘗不難也○杜氏曰兵敗奔曲沃據曲沃取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孔氏曰不言叛者叛謂以邑叛屬他國樂盈既入曲沃據曲沃之眾與君戰爭兵敗而死終亦不附他國故不言叛也然則昭二十一

年宋華亥入于宋南里以叛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

蕭以叛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入于朝歌以叛皆非叛屬他國而並書叛者彼皆與國相距不勝而即出奔得歸乃言復國皆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本國皆以叛

也按此說不然趙氏曰據上晉君曰叛蓋凡據邑而敢與君抗者即謂之叛故不為其屬他國亦不為其意欲屬他國也彼樂盈者齊人私納諸曲沃及其既敗雖未嘗以邑屬齊亦未嘗有屬齊之意然據曲沃而與君爭實叛也叛則何以不書曰盈出奔而晉人重錮之既已絕矣非其臣也既非其臣今又返國而據其邑不可以言叛矣故弟書

春秋傳解疑 卷六

襄公二十三年

六

復入以著其惡然而仍繫之晉者仍以國法治之則是晉雖絕盈而盈終當為晉人也此以知據邑抗君之為大罪也○一說凡言叛者皆叛君也魚石得罪于華元樂盈得罪于士句二子與大臣為讎故不書叛然趙鞅之入晉陽以拒范氏中行氏也何亦書叛且魚石樂盈之復入蓋已與君為難矣不止讎大臣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曰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問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

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
于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者臣若急君于何有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
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
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獎庭戍邯鄲封
少水以報平陰之優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
楚

高氏曰此齊侯背澶淵商任沙隨之盟因晉有驪氏之亂
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盟齊者魯之
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以試之晉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二十三年 主
不之問于是遂伐晉齊莊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之成
著于此矣

彭山季氏曰澶淵之盟齊侯從晉然今年會商任以錮樂
盈明年會沙隨以錮樂盈于是齊人覘晉之舉措不足以
有為矣故懷異志不肯復從至此伐衛而遂伐晉焉然皆
憤心所為豈能計不納衛獻之罪者乎

陳氏曰齊始伐盟主也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汪氏曰齊莊本意在伐晉而伐衛以先之亦猶齊桓本意
在伐楚而侵蔡以先之也討從楚之與國而後討強楚善
之大者也伐從伯之與國而累于陵伯主惡之大者也春

秋之書遂其中有大美惡焉

渝閭季氏曰崔武子曰以為盟主而利其難所謂難者蓋
指樂盈之亂言也黨樂盈而助之攻欲以報同盟之怨名
義已大不尤其得全師而還亦幸爾○成十八年先書楚
子卿伯伐宋後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知為納魚石而伐
也此年先書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後書齊侯伐衛
遂伐晉知為助樂盈而伐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雍榆晉地汲郡朝歌東有雍城按朝
歌今在淇縣之西本衛地杜氏蓋據他日兼併于晉而言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二十三年 主
耳夫朝歌去晉甚遠次而不進本畏齊強也其意或欲以
過齊歸師自文耶

薛氏曰次于雍榆有所畏也救晉而憚行也

澹起朱氏曰畏晉不敢不救又畏齊而不敢救兩怯矣
劉氏曰晉有樂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
斯義事也豹乃怠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
克救豹罪大矣

汪氏曰外傳記子服惠伯之言曰樂氏之亂齊人間晉之
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遠使叔孫豹悉帥賦
踣踣畢行無有虞人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齊

之左荷止晏駕焉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叔非無功于晉也然春秋不著其救患之功但曰次于雍榆蓋穆叔與趙勝皆畏齊師而不敢敵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

穀梁傳曰言救後次非救也

公羊傳曰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當命命以往救次失救道也救邢之師譏不速赴故先書次于蒗丘而救邢免得其援故又言救邢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故先書救晉明魯君之命也下言次于雍榆罪叔孫也

蘇氏曰蒗丘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

春秋傳傳辭義 卷五 襄公二十三年 无

故以救之終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蒗丘于雍榆不及于事故以次終之也

陳氏曰次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次宣其救之之聲也書救晉遂失伯也天下益多故與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于越入吳春秋終焉蓋于是為始故謹而書之也

渝閭季氏曰齊晉皆伯國也僖十八年齊被四國伐經書師救齊此年晉被齊伐經書叔孫豹帥師救晉時齊晉皆有內難而國勢危他國不知救而魯救之魯人猶知義也惜乎魯敗于宋而救齊之師無功今雖救晉而次于雍榆

不敢進又未免不及于事耳晉為大國雖有樂盈之亂其

勢猶可以破敵使叔孫豹直驅晉郊與晉人合力擊之則

以齊人速役之孤軍何難挫其鋒而大敗之乎然則約之

逗留不前固云畏齊之強或亦不敢重怒于齊而又聞其

繫也故姑以此塞晉人之責為之虛聲以自文耳經以救

次並書又先書救而後書次而魯人之情可見○次于雍

榆急于救也然以強弱不敵不敢輕進以犯齊人之衝亦

其力之無如何耳聖人于此蓋亦傷之豈專惡其急而必

欲其壯往哉況齊以二隊伐晉入孟門登太行其途塞矣

魯兵即欲直驅至晉路亦無由是其中途而止勢亦不得

春秋傳傳辭義 卷五 襄公二十三年 无

不然者蓋齊魯之不敵久矣此時晉猶不能挫齊況魯以

弱卒孤軍何可尾齊兵之後而獨與齊爭乎若徒謂救患

貴速而不思知難量可之義則未能救人而已先取敗恐

亦非聖人之所許矣

已卯仲孫速卒

左傳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

豐曰彌與鮫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

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具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于

臧武仲臧武仲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武仲

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絮之召悼子降進之大夫

春秋傳傳解

卷十八

襄公二十三年

主

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閤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焉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稱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駒豐點好燭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燭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燭請擊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燭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應已邠孟孫卒公鉏奉燭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

春秋傳傳解

卷十八

襄公二十三年

主

馬在公鉏曰燭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燭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樂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大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江氏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廢公室于是乎失政齊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于是家臣致尤孟氏之豐點廢秩立燭叔孫氏之豎牛殺孟而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俑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

春秋傳傳解

卷十八

襄公二十三年

主

渝聞季氏曰孟子曰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夫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五人為士能為賢大夫所友而不有其家則其人之品行可知矣乃獻子不能升諸公朝使得以功名顯與臧文仲之下展禽者何以異及獻子沒而莊子不改父臣不改父政其孝固足稱者若五人尚在彼能舉而用之尤足以成父之志而光父之德矣余之何不聞其登進而徒于奔走私門之舊臣敬信而不忍易容非莊子之跡失乎然則孔子之論政曰舉賢才若賢才不舉為問其政且衛公叔文子薦其臣僕為大夫孔子稱其可以為文以是觀之孟孫之父子猶覺有愧于此耳○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樂石也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夫為彼所惡者之所悲則莊子之賢可見矣惜乎執政僅四年而奄然不祿豈非邦家之不幸耶○孟氏之臣豐點廢秩而立燭其罪大矣彼豐點者未知為獻子之舊臣歟抑為莊子之新臣歟以彼之焉回不軌恐獻子所用之人未必至此但彼為新臣而舊臣之在此時坐視其廢立而不肯力與之爭其有負于二世之寵任者不亦多乎大抵莊子之生也不能鑒季孫之失早定其嗣子遂致家臣致尤而敢為此惡由是言之蓋亦未可專罪臣等耳○孟莊子卒少子燭嗣為大夫

是為孝伯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曰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稽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鐸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極穆姜之嫡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改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鐸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諸其可賈曰是冢之禍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襄公二十三年

宣

也非子之過也賈閭命矣再拜受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

穀梁傳曰遠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宋氏曰季宿之納和盜也臧紇所與言者為何如今乃以媚道立結于季孫為之廢長而立少亦何異于盜乎季宿自亂已之過度復亂人之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百罪皆之惡雖不度亦甚矣

穆文惠曰武仲以知名乃為人任廢長立少之事悖逆拂

經患害立致即愚夫且不為也故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其武仲之謂乎

汪氏曰朱子曰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或者謂武仲請後未嘗以防為言故要君之迹未彰夫既曰先祀無廢敢不避邑使不許立後則不避矣非以防請後而何耶
渝關季氏曰臧武仲名紇與孔子父同名而經書紇亦如十九年鄭段其大夫公子嘉與孔子六世祖同名經亦不為之諱也說詳桓二年宋督弑君及孔父下口以素所親愛之人一旦惑于讒言驟命攻之而致其奔季孫之好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襄公二十三年

宣

惡無常如此武仲工于媚人卒亦不免于讒而為人所陷安見枉過而事人者果能獲所安也哉○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悼之不欲于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朱子曰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于內而文見乎外則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離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按朱子此註以上四句為兼四子之長恐未必然玩夫子語意猶云如臧武仲之知如公悼之不欲如于莊子之勇如冉求之藝苟能節之以禮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六

襄公二十三年

重

使無偏倚之非和之以樂使無駁雜之累則凡知廉勇藝皆有以合乎道而各成其德也其于人也不亦成乎此只就其各長言而專以禮樂為重耳子路則安于所得而不求勉其所不足故有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之說子于是置之不言以損之是說也似為得解若以兼長言是僅有一長者先必旁求此數端而禮樂反在所緩矣夫知廉勇藝孰不可以入道孰不可以進德況文以禮樂者非知無以明之非不欲無以養非勇無以行之至于器數之必審亦自有藝焉是在禮樂中未嘗不兼四者以為用矣不必兼此四者而後文之也然則臧武仲之知若能文之以禮樂則事無不正行無不平何至有廢長立少之失而且不容于魯乎○紇之自邾入防也何以不書蓋凡內臣之作亂皆不書況紇入于此未嘗據之以作亂未幾即奔齊矣故以其暫至而略之○季孫宿廢長立少孟孫氏亦然誤在武仲之嫡季孫也今武仲請後意在臧賈以賈長也賈使為往而為乃自為蓋亦效尤于季孟耳武仲于此是必無辭于臧為矣雖然武仲之立已自尊長臧為之事又何足責凡若此者蓋皆始于公子遂之立宣公其流弊遂至于此可勝歎哉○公子強者臧氏之始祖也隱五年公子強卒子遄嗣是為哀伯哀伯不見于經且不書卒其子亦然

晉人殺樂盈

意哀伯卒于桓莊之世以為桓臣而不書卒至于其子並未聞其名與諡字或以早亡而未及嗣位亦未可知臧孫辰者遄之孫也臧孫許者辰之子也以此事並見于經而皆書卒辰與許蓋屢用事而有功故武仲于此但以無廢二勲為言耳今魯從武仲之請既立其兄臧為為臧氏後然自此後臧孫不見于經並無書卒者豈今其但備卿數以守先祀實未授之以政使與在位之諸卿等耶然而不可考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六

襄公二十三年

重

宋

何氏曰無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

盛陵李氏曰稱人而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例同討亂之辭也

渝關李氏曰元年圍宋彭城書令圍曲沃不書者殺重子圍也圍而殺之皆于是乎能正其罪矣然圍歷三時而後能克亂臣之勢亦重矣若非克其邑而加誅則其禍患豈有極耶

齊侯殺苦

左傳曰齊侯遂自晉不入遂襲苦門于且于傷股而退苦

人行成

杜氏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

高郵孫氏曰以強攻弱入掩其不備為罪之尤者也

高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來人不備掩而

取之則盜賊之為耳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

尊為盜賊之事也

汪氏曰齊莊以千乘之君帥三軍之眾輕行襲莒卒不能

勝一微國身傷臣獲此君子之所以貴乎正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用兵之中惟齊之叛晉也一書伐曹又

其郭一書襲莒皆一經之特筆深惡之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六

襄公二十三年

五

渝關李氏曰觀于莒人行成可知從此以前莒與齊相

背也蓋自十八年圍齊之後齊又從莒莒遂恃晉而不事

齊耳今齊侯敢于伐晉而又何有于莒是莒為齊侯所襲

亦不專為其同圍齊故矣曰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蓋欲

假朝禮以襲紀也以紀人知之而不敢動經且書之以示

識況此年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莒已受害如此乎然

則齊侯傷股而又失其義勇之二臣辱國辱身其此為甚

雖得其成而亦何益之有哉

附左傳曰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

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策夫鼠晝伏夜動不究于寢廟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豈將事之非鼠何如

乃弗與田杜氏曰臧孫和齊侯將伐不納仲尼曰知之難

也有臧武仲之知杜氏曰謂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

不順而施不怨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曰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

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

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承寧氏在周為唐杜氏晉

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

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六

襄公二十四年

五

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

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

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杜氏曰賀克樂氏也

渝關李氏曰是行也蓋弔齊師兼賀克樂氏也齊伐晉躬

救之至此又往弔焉而兼賀克樂氏魯之事晉已謹矣○

彭山李氏曰謝次雍楡之救且告將侵齊也按此說不然

約之救晉兵已出境自愈于他國之不救者不得已而次

于雍楡晉人未必以此答約也況與邯鄲勝擊齊而止要

是亦不為無功矣而又何謝之有乎至于仲孫獨侵齊

即當告晉亦不必使卿行或因此行而來便言之則有之耳○穆叔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其說誠是若以魯論則能當此而充全者其惟魯祖周公乎今不舉周公而舉文仲恐文仲之言雖立未必能合于道也觀孔子譏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以彼之不仁不知如此其為言也亦可知矣但據穆叔之說意其言之可取者亦甚多然而當時未有稱之者今亦無聞焉將所謂立言之不朽者又何在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曰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八 襄公二十四年 无

高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雞榑無功于晉故孟孝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為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羯代速為卿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喪

渝闕季氏曰孟莊子之子秩長而羯幼去年季孫曰孺子長是指秩言也今左傳謂羯為孝伯伯者居長之稱又似為長于秩者未知其何故意者秩本適子而年幼羯為庶長而稱伯公年季孫之說或左傳之誤適為長耶不然則此伯字或是仲字之誤亦未可知○侵齊之役所以報齊侯之伐晉也然而救晉可也侵齊則不可也蓋以齊雖有罪非我所得侵亦非我得為晉侵之也欲為晉復怨而祇

以自欲其怨魯人之計左矣明年北鄙之被伐又誰咎也哉○二十年仲孫速伐邾此年仲孫獨侵齊皆嗣父位方半載而即帥師魯以軍旅之重付之世卿新進之人豈所謂師貞丈人吉之義乎至十冒喪從戎仲孫父子之失禮有同咎焉是又無足論者矣

夏楚子伐吳

左傳曰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杜氏曰吳子行

渝闕季氏曰周氏曰于是見楚弱而吳之張也襄十一年

楚失政十四年伐吳自是舍鄭而不爭又十餘年而一再

春秋傳辨疑 卷五八 襄公二十四年 手

伐吳急吳而緩中國也按此說不然吳勢雖張而楚屢伐吳亦未見楚勢之弱也襄十一年之夫鄭楚特不競于晉耳然自十四年楚公子貞伐吳後又有十八年楚公子午之伐鄭此年夏楚子伐吳後又有此年冬楚子等之伐鄭未可謂其舍鄭而不爭也況此伐後吳召舒鳩叛楚而二十五年舒鳩為楚所滅吳子遏伐楚門于巢而卒吳之無如楚何明矣至二十六年楚子等又伐鄭二十七年晉楚之從交相見于是楚不稍復而中國稍安抑豈為急于吳而緩中國乎二十九年吳子餘祭被弑而餘昧立數年之間二國無事至昭四年楚子與諸侯伐吳五年亦然六年

又使遂罷伐之吳屢被伐而不見報則二國之強弱又可
知矣。晉楚之事中國也二國之勢不相下惟晉常分力
于秦楚亦分力于吳故于中國皆兩相持卒至有晉楚之
從交相見之事焉。向使晉與秦相好而併力于楚何難與
召陵比烈楚與吳相安而併力于中國恐又甚于問鼎之
雄矣。然則秦晉交兵固為晉伯之累至于吳楚之相伐未
嘗非中國之幸也。但聖人以天地為心安攘又有其道抑
豈幸彼之爭而為中國苟安慶哉。天下有通內外大小各
安其所而不相殘天下無道則反是春秋于吳楚之爭必
詳誌之以明王政不綱而蠻方無寧宇也。其所以憂之者
春秋傳辨疑 卷五十六 襄公二十四年 三

亦深矣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

以楚莊興是後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謝闕李氏曰五年之中六書日食頻年食者再頻月食者

再大災之非常者也于非常之中而入食之既焉何其變

之至此極耶天下之亂亦莫甚于此時當不止中國諸侯

之受盟于楚也已

魯在許師伐莒

左傳曰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于楚子使遂啟疆如

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晉使客觀之陳天子曰齊將有寇
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
從遂啟疆如楚辭且命師崔杼師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汪氏曰齊莊之襲莒身傷臣獲未仲其志故雖與莒平而
復伐之然已既失信將何以保人之信于已乎

趙氏曰齊以盜竊之計襲莒實無得焉故崔杼因復伐莒
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奸也

謝闕李氏曰齊社蒐軍實蓋將有事于莒也使客觀之所

以示其威而矜其盛也今于客行之日為莒出師因而送

客猶是使客觀之之意○此年齊崔杼師伐莒明年齊

春秋傳辨疑 卷五十八 襄公二十四年 三

崔杼師伐我北鄙下即有齊崔杼弑其君光之事兩伐

隣國而即行大逆良以權勢之盛致之也雖然莊公淫崔

子之妻當莊公伐晉時崔子即欲弑之而不獲聞是其包

藏禍心為日已久豈僅在于二伐之肆威乎

大水

何氏曰民怨之所生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及廣

也非特魯之災也

謝闕李氏曰日變于天水溢于地世事亂于人而民物之

獲生全者寡矣此春秋之所深憂也○經書大水八次大

水一始于桓元年終于此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彭山李氏曰七月八月日連食非常理也與二十一年連食同

董子曰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試從子率諸侯伐鄭滅舒鳩曹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遂滅賴又殺蔡侯滅陳蔡而縣之

渝闕季氏曰孔氏曰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為

五百二十二分月之二十乃為一交以為交在望前朔則

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四年

重

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朔月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會光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來及于日或可更食若前月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缺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于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曆滅致有錯誤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註疏莫不皆爾都無朔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

而今有頻食于術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

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

食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

以其交道既不復其相揜故也此與二十一年朔月日食

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隸以伐簡

紙以伐隸多歷世伐年數遠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

先儒因循莫能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

此意也按朔月日食曆無此法說固然矣但經文書月書

日書朔兩次四食記載甚明不可謂無此事若謂字書屢

易不免有誤何于他事不皆誤而獨于天事兩失真乎即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襄公二十四年

重

云轉寫偶誤當亦不過數字之訛又或重複其辭耳安有誤添二條且書月書日書朔如此之詳者乎況漢初頻食者二至于今字未有變不應皆誤且元初亦有頻月之食字與紙並同此尤近而可考者又何以說或者天變之非常亦非術數所能定家氏所謂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為異也今當視為異而勿疑為誤焉可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曰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杜氏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四年

三

渝闕季氏曰是會也將欲伐齊以報去年伐晉之讎也因大水而不克可謂能順天時不肯殘民以逞忿者但齊莊背盟而伐盟主是雖齊莊之無道亦因晉德有關而後敢動耳不思休德平政以盡服遠招携之道徒為是會而欲有事于齊亦非春秋之所許也故下書公至自會以危之○高氏曰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所立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于是復貳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于晉晉侯為是故會于夷儀帥十二國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解不能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四年 三

齊曰吾將大有為也則陷三軍于浩波之中求復可以已而不已之私怨愈不足以服諸侯矣豈春秋而欲其如此乎且以當日之事勢論之更覺二說之不然也去年齊侯伐晉晉因樂氏之難是以未能挫齊耳此時晉能合諸侯而一會十二國國勢猶未衰人心猶未散也況此會猶是圍齊之諸侯今去彼役方六年何至畏齊而不敢伐徒以大水為辭哉若夫楚子等伐鄭本欲以救齊及諸侯不伐齊而救鄭楚子遂還自是無所用救者以為不及救而經不書救亦未免于失實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四年

三

左傳曰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

蜀杜氏曰加楚子于三國之上雖曰主兵亦所以急三國也

滄起朱氏曰齊楚固相結晉驅之也而小國受其難矣

歲陵季氏曰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除澤也

渝闕季氏曰僖二十七年楚子帥陳蔡鄭許四國之君以圍宋今此伐鄭猶是四國之君也役中國以伐中國楚子之罪莫大焉前已貶稱人至此不復貶矣然彼以晉文

於而挫其鋒于城濮之戰此以晉平晉而合其黨于宋國之盟夷夏盛衰之勢不又于此而可見哉○左傳謂諸侯運救鄭經不書救鄭者楚蓋闡救而即退矣非因既救而楚始退以楚退之速而無所用救是以不書救也左傳謂晉侯使張肅輔蹀致楚師或者晉之偏師先至鄭而諸侯之師尚未至耳不然楚師諸侯以猾夏晉帥諸侯以救之此正為義舉矣何以沒其善而不書哉○襄陵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止齊之罪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雖其救不足錄矣按此說不然十年楚公子貞與鄭公孫輒伐宋公會晉侯等伐鄭然則凡救人國者豈必非我所致而後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四年 重

書救哉今齊侯背盟伐晉恨晉之伐而乞師于楚齊侯之罪大矣晉人以大水不伐齊因楚子之伐鄭而即救之若果得致其救自是盟主急難之義何云不足錄而必責其致難之由耶

公至自會

謝開季氏曰高氏曰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會致按此說非也春秋即書救鄭者義繫于會亦必致會而不致救矣安可以五年之致救陳為例而謂此以會致是為救鄭不書之故哉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曰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王氏曰宜咎陳大夫鍼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為歲尹宜咎彭山季氏曰鍼氏宜咎名陳卿也左氏以為討慶氏之黨則二慶者楚人所忌而陳殺之者也宜咎豈救復奔楚乎蓋為公子黃所傾而奔楚于楚耳

渝關季氏曰襄陵許氏曰宜咎之事無關焉耳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按此說是實認宜咎為慶氏黨矣若果是慶氏之黨則既殺慶氏不應逐之年餘而後討宜咎即或至此討之慶氏為楚所忌彼亦不敢復奔楚也或者陳人誣以此罪而逐之彼遂奔楚以自明亦如公子黃之奔楚者然實非慶氏黨也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四年 重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曰齊人城郕孔氏曰傳稱成王定鼎于郊周公就為郕城以郊為城而魯之謂之洛邑亦名王城其地舊名宮計宣王以二年即位往年為二十二年故雖昭王政齊人今歲移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杜氏曰為昭四年叔孫豹以賜路葬張本

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王矣王氏曰襄之聘晉者九年春先聘晉冬乃聘王皆以著魯之慢王也城郕魯不與城故不書

廬陵李氏曰魯之聘王止此此後止書叔鞅之會葬而已

渝閼李氏曰左傳杜氏註曰邾王城也于是殺離闕毀王

宮齊叛晉欲求媚于天子故為王城之按叛晉媚天子之

說或不然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是靈王之后乃齊女

也然則齊人為王城邾或亦為其姻親之故耳豈為叛晉

而欲求媚于天子以為自全計哉蓋晉人之無天子也久

矣十八年圍齊之役不顧王后父母之國而必加之討王

亦無如晉何也是王既不能制晉又不能庇齊齊亦何賴

于王乃借城邾之事以媚之而欲恃此以無恐耶○宣九

年孟獻子聘于周猶因王使來徵聘今無王使而往聘賀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六

襄公二十四年

左

自是無所為而為之耳王嘉其有禮而賜之大路以是為

空谷之足音矣曾亦思魯君不一朝而僅使卿聘臣子之

禮但可如斯而已乎且大路之車恐亦非大夫所宜乘王

以此賜之亦如衛賜于美之繁纓以朝者然見成二俱不

免于名器假人之識賜者與受者皆非禮也

大饑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

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

之大侵李曰五等之名亦未必然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

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

也

汪氏曰春秋書大有年大饑各一書大旱者二大水者八

水旱非大不書

渝閼李氏曰大饑者是謂年歲之至歉非謂國儲之甚匱

也然此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公家之所儲無幾其不能

救荒而賑民也必矣甚矣斯民之不幸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曰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仲孫公患之使告于晉孟

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

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六

襄公二十五年

四十

渝起朱氏曰將欲弑君故不能久留司馬宣王之不欲與

蜀戰者其志在內圖也

襄陵許氏曰崔子之志隣國知之而齊莊不寤人將戕其

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內傾自

然之符也

渝閼李氏曰齊莊好兵故親將伐衛遂伐晉又襲莒且命

崔杼伐莒今又伐我北鄙此齊莊之悖也崔杼亦姑順其

意以構怨于隣國則是役也曷嘗是杼之本謀哉夫杼不

有其君又何有于魯惟其志不在魯故不為寇而輒還耳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春秋傳傳解疑 卷八

襄公二十五年

聖

左傳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宗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莒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妾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駭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親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

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十之役故朝于齊

且十在甲二十三年

成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

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歎侍人賈舉止眾

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及

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

于楸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

賈舉州韓邠師公孫款封具鐸父襄伊倭連皆死

李曰此賈舉與

侍人賈舉蓋是二人則姓名者不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

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廟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幣

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殺

春秋傳傳解疑 卷八

襄公二十五年

聖

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或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為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葵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子靈公學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

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歟早已公與大夫

及苦子盟大夫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

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

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子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

里四晏不蹕下軍七乘不以兵甲

翼陵許氏曰齊莊勢陵大邦眾暴小國而又躬亂巨室淫

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此足為世鑒矣

穆文熙曰齊莊公淫崔子之妻而復以其冠與人陳靈公

淫夏微舒之母而謂微舒似儀行父宣淫無度激成變亂

足為千古之戒

汾陽朱氏曰臣有殺君之心樂于君之淫其妻以為名而
齊莊不悟趨死如驚悲哉○趙盾崔杼之事為晉史易為
齊史難何也盾假仁者也責以大義美辭焉而杼也戾然
殺三人而猶執簡以往南史為尤難矣

渝關李氏曰殺世子而立故世子光者崔杼之力也光
為杼所立固必寵杼而授以政杼亦未嘗不恃其功而驕
盈自恣者也莊公于此即使御之以禮猶恐其難制奈何
以鳥獸之行迫之彼又安得不為亂乎嗚呼自杼立之自
杼殺之是君位之得失君身之生死在彼掌握之中而俱
聽其所為也杼之罪于是不可勝誅矣○晏子謂莊公曰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二十五年

里

今公自當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
威強行本道基貴戚不為善過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
循威若之行用此存者晏未聞有也他日又謂莊公曰嬰
聞之眾而無義強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
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徒行而東畔于海
濱居數年米有崔杼之難見晏子春秋內篇按此數言莊公之為
人太略可觀矣夫以晏子之忠言不聽致其退處于野而
彼猶不寤至于大禍及身果如晏子之言正所謂自作孽
不可活者也若晏子者諫于君而不用則去庶有合于人
臣之義者晏子其賢矣乎○左傳謂晏子立于崔氏之門

外云云至于舍之得民一段與晏子春秋無異辭是晏子
果有此事矣論此事亦覺未安蓋晏子此時在野不在朝
聞其難焉固可以無死然亦豈可漠然而無為哉是必倡

義討賊率國人圍攻崔氏之家國人亦必奮臂而響應之
其濟則大雖以報大義以伸不濟則繼之以死而雖死亦
榮矣不知出此徒遠巡于崔氏之門意欲何為者門啟而
入第以笑踊了事君臣之義亦弟如斯而已乎人謂崔子
必殺之而崔子不肯然則晏子之不死亦幸耳與其輕入
崔門而幾乎不免何如率眾討之猶可僥倖于一勝哉且
當立于門外時曾亦思為誰氏之門而可徒然入之者雖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二十五年

里

居尸在內而苟且而入亦將苟且而出又不如不入之為
愈也然則哭尸之事可以已而不已討賊之事不可以已
而竟已之晏子于此不亦昧于理而無常于義者乎○晏
子曰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而晏不能禁故退
而莖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
難吾于莊公行之矣見晏子春秋外篇按此數言自是合理彼即
不死君難何傷乎但亂臣賊子人人得誅彼雖不治其事
安得縱賊而不討者今以無罪之視崔子使入其家而哭
公以出此何義哉且其所與人言者甚謬彼謂獨吾君也
哉吾死也又謂人有君而弑之吾為得死之而為得亡之

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大抵皆自文其不死又自明其不必死亡之意以求免禍而已不知彼原不必死而亦不必入崔門又何必謬為此言以自解哉自此言一出是以惑後世而開人臣苟免之門真邪說也及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晏子事景公甘與崔杼同朝尤若不知崔杼之為賊矣且彼既冒死而哭君之尸至崔杼不以君禮葬莊公獨不冒死與之爭又不知其是何心也雖然賊不討則君不可尊齊之臣子固不知此義之為重至以晏子之賢而亦惜然于此謂之何哉○大史兄弟三人皆死子職而其弟又書之史筆之誅嚴于斧鉞亦可謂之能春秋轉傳辨疑 卷五十八 襄公二十五年 墨

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八者獨以勇力聞皆違君之惡從于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辭許之哉按此說既不明于春秋之法而且深責此輩似亦未免太過莊公尚勇力而致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蓋亦恃此以自衛是以恣為淫暴之行耳一旦遇難臨數人者雖出死力以救之而卒不能免則亦何益春秋轉傳辨疑 卷五十八 襄公二十五年 墨

之有哉但數人不負其養養而以身殉主此猶一節之可嘉者耳○子張問曰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于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朱子註曰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于利害之私而猶未免于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又曰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于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按朱子之訓未知句似覺未安人臣去國是必去于未亂之先乃為義理之正若于

既亂而復去是置君父之難于膜外也又何義理之可言
陳文子身為大夫毫無補于君父所謂君昏不能匡危不
能救死不能死正如鮮虞之責閭丘嬰者況又不能討賊
以定國家之亂乎數者既不能其有愧于義理之當然者
多矣彼于此時即能脫然無累而去去而無怨無悔亦非
仁人之所為者何為疑其不出于此哉然則未知云者疑
其辭而婉言之焉得仁云者直其辭而決言之婉言之者
語意之厚真言之者論斷之公未可于數者不能之外別
求一仁也若夫不許其仁而猶許其清者不過節取其
端以猶賢于黨亂之流耳○陳氏曰宋萬嘗慶父奔而後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二十五年 四

誅之則不書殺以是為佚賊也齊討君之雖而滅崔氏則
何以亦不書殺崔杼弑君僅然猶在位也而以家禍亡其
宗如是而得書則臣子之不誠于君父者可以盜名矣是
政鄙人斷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崔杼之尸而葬莊
公春秋終不書葬則猶不葬也按春秋此義所以欲人之
討賊于生而不容其苟延于世得與人類俱存者法更嚴
而意更急矣○齊莊公在位六年弑弟杵臼立是為景公
公嘗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十夷儀
左傳曰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杜氏曰朝

朝歌在二十三年不書
伐齊齊人逐張武不書

胡傳曰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鉅請成慶封如
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
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
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杜氏曰建旆旆其旗擊于齊人問莊
公之政執崔杼以弑之謀于齊眾置君以定其國亦天討
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
是與之同情也

陳氏曰莊公背澠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晉再合諸
侯將伐齊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
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哉宜乎大夫日城自是卒不可
制也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二十五年

聖

高氏曰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既弑為解因納賂以
求成焉故不書伐夫以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有以知晉
平之不競矣

廬陵李氏曰邾子數趙武之政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始此
今年夷儀明年澠淵再合諸侯也杜氏曰澠淵之會也有一
邾子云然者不書
邾子云然者不書
為趙武傳言之年二十七年宋三十年澠淵昭元年號三
合大夫也

春秋傳解題 卷六

襄公二十五年

兗

渝關季氏曰晉欲伐齊以報朝歌之役而齊人以弑君說之晉人以報怨之舉使人以弑君說已大不可況又受其賂而反成之乎夫本欲伐齊者忿也受賂而不討賊者貪也晉人惟私是逞惟欲是徇政既除已之所惡而又得已之所好使以爲足矣豈復計名義之大在所必不容已者乎春秋書會書盟于崔杼弑君之下而不見其討賊問罪之師是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胡傳謂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是以同盟爲貶辭也不知同盟非貶辭此又何須加貶乃爲治其罪也哉○僖元年邢達于夷儀夷儀者邢之郛也至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則夷儀爲衛地矣此地在衛之西北距齊頗遠又非如齊之便道晉合諸侯以伐齊何爲紆其途而先會于此乎此事殊不可曉李彭山不從左傳伐齊之說謂齊喜欲納獻公諸侯許之成其謀故會于夷儀因孫林父沮撓其間是以又會于此也說亦似矣但諸侯謀納獻公則場公不得兩與于會觀場公之兩與于會可知其非爲納獻公矣況左傳之說皆與齊晉事相合安見伐齊之不足信乎然則伐齊之會夷儀者或亦途之乾餼而易行或以地之豐收而足食又或甯喜欲納獻公場公求援于晉晉人因會于此而爲場公謀皆未可知要之此會本以爲伐齊故諸侯之同盟在重丘

春秋傳解題 卷六

襄公二十五年

兗

則與齊地不遠矣即或爲場公但兼言之可耳○或曰此夷儀疑是齊地非衛地也後漢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註以爲邢遠處李彭山謂聊城乃齊地而衛之東界也邢遠不在此今順德府邢臺縣西一百四十里有夷儀山邢蓋遷此將依山以爲固耳說詳僖元年邢達下竊意此二年兩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或即聊城之夷儀聚下文衛侯入于夷儀乃是衛取于邢之地蓋即邢臺西之夷儀山也按此說不然天下固有異地而同名者然兩會夷儀與衛侯入夷儀近在二年內若是兩地經亦不應全無別也觀邢達夷儀與衛侯滅邢事俱見于經則夷儀之爲衛地甚明彼聊城之夷儀聚地以聚稱自與邢之故都有別又安知非後世之地名偶同于邢都而當時本非此名乎故當以衛地爲正不必有異說也○左傳曰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弔以求五鹿左傳誤認下文衛侯入于夷儀是獻公故于此時有此說不知入夷儀者乃場公非獻公也晉于此時即或謀衛事亦止爲場公耳未必爲獻公也蓋晉人本主孫氏而助場公場公兩會于夷儀未嘗得罪于晉也安有場公方在會使舍場公而逆獻公且使衛人分其一邑以處彼乎竊嘗思之此必場公既與晉盟而將歸盛喜拒之不得入其國遂請于晉晉侯使

魏舒宛沒來因使衛人與之夾儀而暫居之也然則逆獻公者自是衛人逆之與晉人本無涉又必殤公已入夷儀後衛人乃可逆獻公未必逆于此會時也若夫崔子止幣求地事當亦在衛人逆獻公時此尤時事之易明者左傳與經不合未可信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隨者并埋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二十五年

季

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累以待子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傳而出杜氏曰子美子生也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師司空致地乃還

渝關李氏曰此時鄭伯在會已從晉侯將伐齊矣公孫舍之即于此時伐陳蓋欲出其所不意攻其所不備也故楚人之不及救而即能破其國然鄭伯之行既有師旅從之舍之于此乃又帥車七百乘以伐陳是傾一國之師而徒為為逞忿之舉其計不亦過乎○觀鄭人獻捷于晉時晉

入問陳之罪可知此時之入陳未嘗請命于晉也晉侯與鄭伯同在會而不知此舉其為謀也密矣○高氏曰春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載復會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按此說未必然陳與鄭最近鄭人偶乘其不備而突入之楚雖欲救而亦無及矣蓋去年鄭伯稽首于晉請伐陳繼而又入東門之怨則鄭欲釋恨于陳也已非一日至于此役豈為君不在而慮楚人之復來故乎夫楚不畏鄭非一入陳所能奪其心者若弟恃此以為禦楚之計吾恐楚人不能禦而反以是速楚之來矣然則楚人之不即來當別有故蓋亦鄭之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二十五年

季

辛耳未可謂此役有以結之也○十八年諸侯同盟齊楚公子午即伐鄭二十四年諸侯會夷儀楚子帥其與國又伐鄭皆問鄭伯之不在而伐之乘其虛也今鄭伯又如會而楚師不出鄭人反虐其與國而入陳楚雖不及救又不即來討焉得無以子展子產之為政鄭勢漸強楚亦不敢輕動以報之耶至于此年冬鄭又伐陳遂于明年冬而有楚蔡陳三君之伐此以知鄭人之虐陳固非所以自全之道也○高氏曰觀左氏所載入國之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廬陵李氏曰子展子產之入陳與子國子耳之侵蔡一也鄭人侵蔡而二子之心不同見八年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二十五年

壹

故舍之得稱名而子國稱人據左氏所載則此書入亦近于末滅之詞矣孔氏曰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于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問陳之罪子產答以東門之役故免于譏若其侵蔡既無晉命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端于晉義取亂略不能以德懷親又不能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于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道理故仲尼曰晉為鄭伯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善之也按此數說是謂此年之入陳愈于八年之侵蔡故彼貶而此不貶也若然十一年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彼亦無貶辭豈亦愈于侵蔡乎且此年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亦不貶又何以說然則數事之貶與不貶異者宋中國也陳蔡楚之與國也侵蔡猶貶則侵宋不待貶矣入甚于侵蔡猶貶則入陳愈不待貶矣至于此冬之伐陳蓋亦從同同而不必加貶耳夫陳以中國而附楚又嘗助楚以稍復國為有罪然有天子方伯在焉亦非鄭人所得而私治之也今特以私怨之故擅興大師而頓入其國則其不義何如乎春秋謹誌其日直斥其族與名特書帥師入陳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若夫入國有禮雖近世之所未有然不過一節之小善而亦不足蓋其惡矣此如盜賊入人之家據彼堂與掠彼資財獨

不欲加害于其主而且致恭焉如是而欲寬其罪反其其事以稱之有是理耶厥後獻捷于晉仲尼謂非文辭不為功必非仲尼之言不足信也辨尼此年冬公孫夏帥師伐陳下○陳人從楚伐鄭而有井堙木刊之暴鄭人入陳以報之而不效其尤似亦足多者然破國之禍最慘以視陳之堙井刊木殆有甚焉彼雖不肯過為之暴亦小善耳至于受其宗祧之貽而陳侯乃免更可鄙也已此時子產與子展同役未免與之同尤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曰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襄公二十五年

壹

杜氏曰夷儀之諸侯也已巳七月十二日經誤

彭山季氏曰重丘杜氏以為齊地非也張洽氏曰曹州萊氏縣有重丘故城今按萊氏在曹縣北三十里杜佑氏以為漢句陽故城是也則重丘其曹地歟

孔氏曰五月齊弒莊公之後即立景公及七月始盟傳言齊成故也明齊侯在會又傳稱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故知齊亦同盟

陸氏曰重言諸侯間有事也

程子曰諸侯同病楚也

汪氏曰此與嘉年同盟乃何休所謂同心為惡必成者

也五年見楊士勛謂殺梁于難澤平丘發傳言同外楚則重丘亦是外楚今以左傳考之去年會夷儀而將伐齊也齊使陳無字如楚乞師于是楚子伐鄭以救齊則是年服齊亦所以外楚也歟

張氏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獨此盟罪之深蓋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于盟也天下之惡孰大于是即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按同春秋解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五年 主

盟者同心共盟之義非謂與齊同盟也孔氏曰傳言齊厲故也明齊侯在會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傳曰鄭成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陳鄭服也並與此文同按經于前幽書鄭伯後幽書陳侯鄭伯此獨凡舉諸侯而不見齊侯未可但據傳說而以彼例此也然則此盟無齊侯乎曰有有則于何知之曰二十八年陳文子曰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可知此盟之有齊侯矣且以同盟之故觀之亦可知其然也蓋此數國諸侯並無貳于楚者何用外楚而同盟惟齊叛晉即楚今又新與晉成于是乎同心外楚而為此盟耳夫濱淵之盟齊未從楚故不為同盟今以其從楚而新成

于晉乃為是同盟以推之則此盟之有齊侯明矣有則以不書曰略之也今十二國之諸侯而不討賊其不義也莫甚于此何暇責夫慶封之賂與齊侯之盟乎故慶封如師齊侯與盟經皆略之而不書以為無足誌焉耳○晉平之會諸侯盟諸侯皆止于此年自此至昭十年晉平卒凡會凡盟皆大夫蓋晉君自處于驕逸而盡委其權于臣下由是而大夫之專益甚矣

鉅左傳曰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杼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春秋解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五年 主

諸侯兵可以弭杜氏曰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渝關李氏曰趙武天下之罪人也觀其謂穆叔數語便見其罪彼蓋不知君臣之義夷夏之防改以弑君之崔杼善其新得政而將求善于諸侯又與楚令尹相知欲與通好而卒成于宋之盟名為弭兵其亂天下實甚矣豈非天下之罪人乎

公至自會

江氏曰此書至會者其黨惡附奸之罪也

衛侯入于夷儀

彭山李氏曰入夷儀者先儒俱以為衍也若果衍也是時

衛已立割為君以衛侯列于諸侯矣則衛當書名以列于衛侯衛位已絕則當書復以列于未絕矣然則入夷儀者割也非衛也蓋割與諸侯同盟重丘重丘地在曹州乘氏去夷儀遠矣而甯喜據國拒不得歸僅得入居于此耳故夷儀之入弑割之漸也而甯喜專國蔑君之罪可見矣

衛閔李氏曰左傳曰衛獻公入于夷儀杜氏曰晉愍衛衛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按此說是以衛侯為衛矣彭山謂入夷儀者割也非衛也竊意傳註皆失實而李說為得之蓋此人也若是衛侯則當書名以別衛侯割又當書復以明位已絕經皆不然可知其非衛矣且明年衛侯之歸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五年 五

衛書名又書復乃是獻公返國之辭安可以入夷儀之衛侯誤認為獻公乎況夷儀為衛地若自衛邑至衛都亦必不可書歸而明年書衛侯復歸于衛非自他國而來之明驗乎然則衛侯割何以入夷儀也二十年甯殖將死命其子喜入獻公喜已許諾矣至此乃問場公之出會不合其返國政場公不得已而入夷儀耳明年甯喜之弑君即始于此以甯氏之勢亦甚強而名義又近正雖有林父之助割則亦無如喜何矣故以此入為衛侯割方于書法有合而事蹟亦可通令當以李說為定可也○衛侯入夷儀與鄭伯突入櫟不同彼既奔蔡而入之此則出會非奔而

入之也此以位未失故不名通經之中非出奔而見拒于臣于其居邑而書入者惟此而已書入而不書居異于昭公之居鄆者非我君故也然觀于書入亦可見夷儀人之于場公非其所願受者或亦迫于晉令而強從之歟○甯喜拒場公場公既入于夷儀衛人之逆獻公當即在此時逆之而獻公之來必速乃至明春二月始歸國何也曰此必亦有拒之者雖欲歸馬而不能也孫氏助場公其勢猶盛即或從君而人居夷儀彼實之在國中者猶能為場公而拒獻公兵況場公不久即返國甯氏于此安能復獻公乎然則此時獻公當何在意必居于兗外以待變至明年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五年 六

春二月喜克孫氏弑場公然復大夫逆于兗而獻公得復歸耳觀于二月卒即弑君則甲午衛侯復歸若非先待于兗外安能于四日之間一君弑而一君即歸乎此以經之時日度之見其事勢有如此說詳明年甯喜弑君下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曰楚遂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蘄息桓子捷子驥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驥曰父將墜監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克不然必

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爾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彭山季氏曰屈建字子木屈瑕之後與屈完同族舒鳩說見僖二年徐人取舒下

宋氏曰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衄之恨春秋惡之是故國雖小而必紀其亡以著楚人滅國之罪

陳氏曰楚書大夫滅國楚大夫強也自是滅國晉書荀吳蔡書公孫姓鄭書游速滅不書人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

渝關季氏曰詩曰荆舒是懲荆與舒蓋皆相比為虐者也春秋傳辨疑 卷五十八 襄公二十五年 堯

然宣八年滅舒蓐成十七年滅舒庸此年滅舒鳩三舒並滅于楚則楚人之強橫又何如哉自是中國無舒患而其患楚者益深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曰鄭子產獻捷于晉杜氏曰獻人陳之功功而不叙其詳或服將事晉

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復也庸以元女大姬配

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氏曰陳桓公死於子我先君莊

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

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杜氏曰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公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憑陵我敝邑不可

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隨者并埋木刊敝邑大懼不親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

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夫天子之地一圻

列國一同自是以來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我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

之役杜氏曰在僖二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春秋傳辨疑 卷五十八 襄公二十五年 卒

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

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

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彭山季氏曰公孫夏即子西公子騅之子○是歲公孫舍之既入陳而公孫夏又伐陳蓋子產用事而示之以強也

去年楚子帥蔡陳許三國伐鄭而陳尤為楚致力左氏所謂當陳隨者并埋木刊是已夫楚子侮鄭以其不敢敵耳

于時子產方強政治以為鄭我亦亡故以報陳為事一歲

而再加兵焉雖兵出于忿而亦謀國自強之術自是楚雖不能無討而亦以服鄭為難不得不從弭兵之義矣

臨川吳氏曰六月己未陳侯示服鄭即還師未得成也故再伐之得成乃已

渝關李氏曰八年鄭子國之侵蔡也獲蔡公子突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夫子國者子產之父也今子產從政乃從子展入陳且自著戎服歎功于晉何為知其父之非而又躬自蹈之如此耶且彼對晉之辭亦多未當其數陳罪第叙一國之私怨未嘗言其從夷猾夏之惡得罪于王朝得罪于天下大為公義春秋報傳辨義 卷五 襄公二十五年 空

所不容也其謂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以是為討亂臣賊子則可耳不然是教天下以亂道也惡乎可又謂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不知大國侵小本為非義今乃舉是以為例是又昧于非義而欲效其尤也惟晉國不能自正以正人是以聞之語塞而反以為辭順嗚呼辭果順也哉若夫晉為伯鄰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是說也必非孔子之言蓋立言之道當以義理為主子產雖工于辭者未嘗合于義也是豈君子之所取乎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 舟師在二門于巢十四年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殲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杜氏曰遏諸樊也門于巢攻巢也

彭山李氏曰遏一名諸樊伐楚以報十四年二十四年之兩伐吳也巢服楚小國在羣舒之東詳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下

孔氏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為卒書名上之以省文猶鄭伯髡頑如會而戌卒于郟也

陳氏曰諸樊始通于上國爭強于楚而喪身于匹夫是自取之也
春秋報傳辨義 卷五 襄公二十五年 空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歸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歸城而請罪也按此說蓋從公穀二傳而謂吳子輕過巢國而入其門也公羊傳曰門于巢而卒也八門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從梁傳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歸城而請罪也吳子諸樊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射及舍而卒古者雖有又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歸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杜氏曰前次出自衛
武公及魯九世也

彭山李氏曰甯喜殖之子也是為悼子。甯喜欲納獻公

未為不正然已立割為君亦宜有以處之北而事之而又殺之不道甚矣且喜以政由甯氏之故而助獻公則亦私意也安能免于弑君之罪哉

胡傳曰喜嘗受命于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于義未絕而割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何氏曰割立非其次故衛人本則喜之罪應滅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于衍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于

割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于廢立之際而不致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六年

三

言其罪者而朝廷如肅況私意耶范棼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張氏曰曷為書喜弑君夫為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者也殖既從林父之逐衍共立割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履不可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諛躬犯大惡而書以弑君解而不可得矣
家氏曰割殺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害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

襄陵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斥

天下之經也

潁川李氏曰一說去年衛侯入夷儀矣此年甯喜弑其君蓋在夷儀弑之也經無殤公入國之文其在夷儀弑之甚明孫林父助殤公者殤公不死獻公必不能復國孫氏不敗甯氏亦必不能弑君故喜必攻克孫氏然後得殤公而復獻公耳此時林父亦必在夷儀喜攻孫氏克之亦在夷儀攻克之也左傳謂孫文子在戚孫襄居守然而文子曷嘗在戚哉經書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入者自外而內之辭若文子在戚不可以言入不在戚則必在夷儀至于孫氏敗而林父乃入戚焉此皆據經而見其然也一說殤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六年

三

公者在衛都弑之攻克孫氏者亦在衛都攻克之也去年殤公入夷儀已而又返國矣殤公已返國故其遇害在國中也觀左傳所載甯喜等攻克孫氏與殺子叔事皆是在國中此時文子不在戚亦必以他事出國故甯喜等來機而有此變耳且以經考之二月甲卯弑君甲午衛侯衍復歸僅隔四日而一弑一歸若此其速若果弑之于夷儀何能于二三百里外獻公遽聞其變而即得歸耶故必弑在國中分于獻公之歸日有合此據傳說與經日而見其然也按此二說不同前說似矣而獻公歸日之速則難通後說是矣而殤公返國之不書又難信將若之何竊意後

春秋傳解題

卷五

襄公二十六年

四

說為勝喜必弑君于國中也蓋甯氏雖強于殤公入夷儀時既不能專行于國而驟復獻公勢亦安能及遠竟于二三百里外攻克林父而弑殤公耶此以知殤公已返國而在國中弑之誠如左傳之所載者殤公之返國不書以其不告故耳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但書入也而不書其復國亦猶是也○甯殖將死命其子喜入獻公在二十六年入獻公將欲置殤公子何所意必謂刺本不當立是以可君而亦可廢也彼時甯喜已許諾喜之意亦必謂刺不當立國乃獻公之國則即逐刺亦何傷逐之不能而竟殺之總欲復獻公以成父志耳不知刺雖為篡然已君衛十二春秋傳解題

春秋傳解題

卷五

襄公二十六年

五

忍于違父命不惟自陷于大罪且愈以重父之惡矣豈非大義不明之故也哉○左傳曰平卯殺子叔杜氏曰言子叔刺無謚故按刺之無謚必以其遇弑而不以君禮葬之故不為之立謚也然史記衛世家曰獻公奔齊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據此說則刺又有謚而殤殤與或者後來衛人改葬刺而因為之立謚乎但衛人雖謚刺亦未必謚之以殤也謚法短折不成曰殤殤者幼死之稱耳春秋于襄元年即書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彼時剽已為卿而出使年必不甚幼矣況至此又加二十五年則其死也尚可謂之殤乎大抵史記之說多失實如春秋傳解題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趙氏曰凡據土背君曰叛

杜氏曰衛雖未居位林父事邑背國猶為叛也

高氏曰獻公之奔齊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弑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叛甚于奔前此諸大夫有不

利于已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
陳氏曰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至于叛
凡叛賊者不書必卿佐而後書故高弱高豎以盧叛之類
皆不書李曰若卿佐叛而林父叛而衛不能討故二十九
年季札過衛將宿于戚聞鍾聲焉

家氏曰春秋自林父出奔歸衛至入戚以叛林父之名氏
十見于經其書不削皆所以著其專國逐君之罪也

廬陵李氏曰經書叛五叛人十一據孫林父宋華亥向豎
華定宋公之弟辰仲佗石張公子地晉趙鞅荀寅士吉射
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六年

六

渝閻李氏曰左傳曰孫林父以戚如晉按此說是謂林父
奔晉而謂邑以往如邦庶其等之以地來奔者然然而經
書入于戚以叛入之云耳曷嘗以戚奔晉乎杜氏註曰以
邑屬晉按此說雖不言奔而以屬晉為言則是納邑于晉
戚當屬晉而不屬衛矣然此年夏晉人為潰洲之會為之
獲戚田又取西鄙之地與孫氏二十九年季札過戚又
子在焉而哀二年晉納蒯賁于戚是終春秋而戚終屬衛
也曷嘗以戚與晉乎此必林父據戚邑而使人求遂于晉
耳昭七年傳謂晉反戚田亦未可信說見彼平衛侯惡卒
下○左傳又曰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貴

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義也按孫氏固
可罪抑豈為其專祿罪之乎且以尋常進退之節論此事
是責盜賊以仁義之行也其迂實甚然則當如之何曰為
人臣者生殺予奪唯君所命孫氏逐君罪已大矣今君將
復歸惟當束躬請罪自伏其事可耳顧乃據邑背君而明
與君抗是愈重其罪也林父于是不容誅矣○經書入于
戚以叛是自外而入之也左傳謂孫文子在戚又謂孫林
父以戚如晉是本在戚而今反出奔晉也與經不合其為
誤也必矣○孔氏曰春秋書叛者始此孫林父與宋華亥
宋公之弟辰晉趙鞅荀寅五者皆書叛邦庶其苦旱矣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六年

七

邾黑肱皆以地來奔雖文不稱叛傳謂此三人為三叛人
則三者亦是叛也所言叛者或據邑而距其君或竊地從
他國皆為有地隨已故稱為叛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豎
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地不隨已則不稱叛是叛雖反背之辭皆由地以生名也
叛者判也欲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故以叛為名焉按此說
亦不然據土背君曰叛凡書叛者固必據土豈欲分君之
地以從他國而後謂之叛乎若果如此說則却應其等以
地來奔不惟欲之而已何以不書叛而宋華亥等八宋南
里以叛是在國都之中矣豈能分國以與人耶且成十七

年傳謂齊高弱以盧叛國佐以殺叛已而國佐復而盧降亦未嘗以地附他國也又襄二十九年傳謂齊高豎以盧叛其言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彼若以邑屬他國又何能轉而致邑于君乎若但欲屬于外而即書叛尤未可以虛情而加實罪也已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曰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天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六年 八

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杆牧圍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蔽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闕出公使止之

穀梁傳曰日歸見知叔也

范氏曰所實與我故歸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我者言早卯弒君甲午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

何氏曰甯喜弒君而衛侯歸則甯氏納之明矣

汪氏曰書歸易知也喜弒則其歸無難矣

彭山季氏曰剽既為君戮公之位已絕故于其歸而稱復

渝關季氏曰春秋書歸書復歸者皆不書日惟此書日殺梁傳以為日歸見知叔也其說是矣但知弒之說止主獻公言今觀經義又不止見獻公之知弒蓋亦見甯喜之為獻公弒而弒一君以納一君也何也甲午之距早卯僅四日若非甯喜與獻公先已有成謀何能于四日之間一君弒而一君即歸乎。入于夷儀之衛侯剽也復歸于衛之

衛侯衎也蓋會夷儀者衛侯入夷儀者衛侯自是一人之辭今于歸衛者書名又書復可知入夷儀者非獻公必非入與歸皆一人而前後異辭也入于夷儀非獻公則獻公之復歸當自何地來乎十四年獻公奔齊齊人以邾寄之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六年 九

邾之去衛亦速矣今喜于早卯弒剽而獻公即于甲午歸國斷非自邾地來也此必喜與獻公有成謀獻公已至境外以待變故喜弒剽而即往逆之彼乃得四日即歸耳。左傳曰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觀逆竟之說可知獻公之歸不自夷儀來矣蓋夷儀衛地安有自衛地來而云逆于竟乎且自衛地來者不可以言歸而經書歸衛尤可見其自外來矣。○衛侯出奔不名者罪孫甯也復歸書名者據其失位之實而賤之也。○胡傳曰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辭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忌術知者常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

年困于心衡于慮久矣此生于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夫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于為善之意也按此說是罪其得國以後之事也夫得國以後之事豈可預責其前且春秋于此方賤其昔失位而幸其今得國也豈又預責其不君而謂國非其國乎然則諸侯不生名失位則名之例之正也此蓋從正例而書名耳無他義也若夫入于夷儀非獻公尤不可以其不名律此矣

附左傳曰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九 襄公二十六年 十

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復殖綽復愬于晉

渝闕李氏曰甯喜為瑤公之賊孫林父為獻公之寇均亂臣也晉為伯國正當討喜而遂討林父安獻公而勉以正道斯可耳今乃不恤瑤公之被弑而徒忌獻公之復歸既不以甯氏為罪而置之又不以孫氏為罪而黨之將亦甚矣惟伯國不足以服人故衛人敢于殺晉成彼林父者雖能幸勝而又復愬于晉若非晉人又為之助衛必終能殺林父矣乃彼竟恃晉而卒得全則是衛國之禍林父為之實晉人始終有以成之也晉人之所為如此又何怪其伯業之不終也哉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曰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彭山李氏曰荀吳偃之子也是為中行穆子

家氏曰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殺晉成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討于衛侯使荀吳來召公當晉平之世強臣偕橫創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渝闕李氏曰晉黨林父而忌獻公故因衛人之殺晉成而欲討衛其款討之也不過為其私怨而已曷嘗欲問瑤公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九 襄公二十六年 十一

之賊迫于大義之不容已者乎夫以討衛召諸侯則亦召之可矣何以聘魯為蓋會夷儀而受其賂諸侯雖強為同盟而自此莫不解體今晉人亦知討衛不足令諸侯是以志有歎焉而以禮下人欲執謙德以動之耳在他國未必無聘使而澶淵之會獨有魯君往則諸侯之急于從晉可見晉又何以為盟主哉

公會晉人鄭良宵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曰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宵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林氏曰澶淵近地蓋以討衛而疆戚田也

家氏曰晉平之為此會率天下之為人臣使之盡叛其君也伯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獎大夫以仇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于中原晉亦坐受其弊今林父據邑叛君而討獻公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甚愚亦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謂也是會也諸侯各懷憤嫉會者僅四國之大夫懽魯公為季氏所驅而出耳

滄起朱氏曰取西鄙以與亂臣皆晉諸臣之謀也和有臣不知有君大夫交起為亂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元 襄公二十六年

主

汪氏曰晉平自重丘之後五合大夫于宋城杞于號而澶淵是也夫既自縱其權委之臣下而且主張夫宜冠履倒置此年會澶淵棠叛臣而討君且以魯公儕之諸大夫于宋合夷夏之成而使晉楚之從交相見遂以桓文伯統屬之判璧城杞則不恤宗周而私母家貽諸大夫之譏澶淵謀宋災而不討蔡般弑君父之賊于號仍讀舊書而復先楚是皆博上下之義素内外之分雖能假勢力以合大夫而不能明分義以服人心晉伯自是衰矣

渝闕季氏曰左傳以此會為晉趙武宋向戌誤矣晉宋曹三國稱人蓋皆微者爾晉為伯國故微者得序鄭卿之上

宋雖大國微者不敢先鄭卿宜也惟曹國最小雖使卿來亦當稱人而在宋之微者下今未知曹果是卿否但晉宋之非卿無疑也傳乃謂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夫所也若然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何以不尊公而書族與名又此會之于伯臣且不書名氏何以詳書鄭良霄而不嫌于不尊公乎雖向戌之後至或有之然而後至非大罪何得以此而見貶且春秋方責此會之不義亦何為責其後至而貶稱人乎至以鄭之先宋為不夫所是徒以緩急為進退而欲人之赴會不怠全不計其當會不當會焉恐春秋不若是之妄也傳又曰于是衛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元 襄公二十六年

主

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此說亦未可信蓋此會方欲討衛衛侯豈肯至會甯喜之執經書在秋亦必不在此會信經焉可也○胡氏曰春秋疑義先儒所傳誠有未盡趙武稱人為助孫氏貶也鄭良霄不貶者子產新得政而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即如鄭獨不釋君而臣是助矣按此說亦不然十四年子戚之會黨孫氏而定殤公悉書大夫之名氏而不貶何獨至此而貶之乎且鄭伯之為衛侯請雖不釋君而臣是助然此會之討衛疆戚田而良霄與焉是亦不能免咎矣何可以鄭伯後日之事預為良霄此日解乎即使果如此說而以良霄先宋又何為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九

襄公二十六年

十三

者然則稱人是微者而良宵是卿故其書法如此如十四年會吳于向與伐秦皆以卿書名氏而間于微者稱人之中此亦其類也○此會僅五國魯君而齊卿晉與宋曹皆微者會事之衰可見矣最可恨者晉以微者主會而屈元侯之重與之相周旋從來之所未有以卿聘召公而使微者主會何其輕重之失倫也夫君不行大臣又不往不惟晉侯怠而晉卿之驕情亦甚矣○僖二十九年翟泉之會皆大夫主盟而諱公今以微者主會而不諱公何也曰不諱公者所以著公之輕于從亂而且自忘其卑也是又一義也蓋為孫氏而微會不義甚矣他君皆不至而公獨往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九 襄公二十六年 十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九

襄公二十六年

十四

因而定之不過為孫氏耳意實不在殤公也今也殤公弒而獻公歸矣彼于殤公之被弒不恤而林父之入戚則助之鬻喜之弒君不問而衛人之侵戚殺晉戍則恨之晉人之黨奸怙亂為何如哉然則澶淵之會禮成田而取衛西鄙地以與孫氏所以為孫氏者深矣且晉為孫氏而定殤公今為孫氏而不定獻公是惟以孫氏之向背為向背全不計二君之孰正孰不正也晉人之悖一至于此良可悲也夫○左傳謂會于澶淵以討衛蓋以此會執鬻喜而云然其實鬻喜之執不在此會而晉人之為此會殆欲伐其國耳本欲伐衛而卒未嘗伐是必有其故矣十四年衛人逐君立君晉荀偃曰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今獻公既復國晉人于此或亦慮伐之不得志故但為孫氏疆戚田又取懿氏地與之以報侵戚殺晉戍之怨而已且當時晉君臣惟利是視又安知非以受賂而還亦如會夷儀之不伐齊者乎未嘗伐衛故經不書若夫疆戚田取懿氏六十而經不書者所取無多又非取之為晉有攸略之

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執而囚之于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乃許歸衛侯
渝閼季氏曰左傳謂晉人執衛侯經不書未可信蓋執君

更重子執臣經于甯喜之執且書豈執衛侯而反不書乎
或者至此秋衛侯甯喜皆如晉晉人執甯喜辭衛侯而不
見亦將欲執之齊侯鄭伯適在晉因為之請而得免左傳
不得其實而誤為此說耳又傳于十二月後謂衛人歸衛
姬于晉乃釋衛侯或者亦為甯喜事以甯喜被執而久不
釋衛人賂之以衛姬而後甯喜乃得歸也若如左傳說晉
人執衛侯齊侯鄭伯既為之請而晉侯許之歸矣何又遲
之半載及得衛姬而後釋之乎以此觀之可知傳說之為
誤也蓋明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春秋傳辨疑 卷九 襄公二十六年 五

左傳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
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杜氏曰平公共姬子共姬與之
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說大子痤
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
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
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
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
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適之至則飲用牲加書檄之而驛告
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
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

聞之公因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

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詰而與之語過期乃繼而死佐

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

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

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

晏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胡傳曰殺世子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大子

內師無寵譖于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

甚宋公何哉諧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

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

春秋傳辨疑 卷九 襄公二十六年 六

之間不能相保者宋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

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高氏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譖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

言而殺子痤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爾晉宋不

足道也自古讒人之為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

臣下乎

家氏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大

子宋平公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尚棄之寵愛向

成之權任不為之哀更立棄之子為大子此人適之大變

春秋謹而識之較染所謂目君以著其惡者也傳者稱座

美而狠，伍惡而婉，婉者巧，于自結狠者，疎于內，交佐日以親，淫日以疎，以至于死，故居近君之地者，自處為難，隨煬所以傾勇，其事似之勇，則淫也，煬素則佐師也，獨孤后惡其子，楊素從而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由明不足，以察姦，內外相扇而為讒，故也。

穆文熙曰：宋公既知太子惡伊戾，乃使伊戾從太子，以其造讒乃從而殺太子，人君之庸闇不仁，無以加矣。向成故致太子過期以死，又脅君夫人而受之饋，亦何以稱賢子列國哉。

渝關李氏曰：孔子以浸潤之譖不行，為明為遠，夫智者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六年

十七

于浸潤且不行，況其譖之驟至者乎？宋平公既知伊戾為太子之所惡，而猶聽其小忠小信之言，使從太子，烹楚客，亦已誤矣。乃又信其聘告之誣辭，以為太子之欲速也，謂之何哉？在芮素之忌淫，而欲立其子，猶不足怪，最可恨者左師為宋國之大臣，亦徇芮素之意，而欲傾太子，罪莫大于此矣。大抵君嬖芮素，素亦愛佐而疎淫，是以內外大小之奸皆伺其隙，而圖之。君即未必欲奪嫡，而以愛佐疎淫之故，能不惑于諸奸之譖，搆而深罪之乎？雖野亭楚客亦非太子所宜為，但其享客時必有朝臣從太子至于太子，被誣君何不問從行之人，乃獨問芮素與左師乎？及芮素

左師皆以為國聞之君，遂信以為然，而更不加察。于是因淫而淫，亦不能自明矣。淫不得已而求白于弟，佐意以君素愛佐，庶幾聽信其言以釋之也。未知佐能愛兄肯為之請否？但因左師使悞其期，佐不逮至而淫乃死，亦深可哀乎！且以伊戾之為人大子惡之，可謂知所惡者。左師受芮素之饋，尊為夫人，觀于此可知其惡太子亦必為其私。

為非果太子之無良也，惟左師與芮素相比，故伊戾之計得行。雖有共姬在上，亦以內外之蒙蔽而不能救其無罪之嫡孫矣。凡若此者，皆因宋公之志一偏于內寵，遂致太子之死，而獨任其咎。董子所謂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六年

十八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其宋平之謂也。夫曰芮素之稱夫人，必在佐為太子之後，左傳于宋公疑淫時即云問及夫人，蓋亦追稱之辭耳。淫既死，立佐為太子，不即立素為夫人者，以有嫡夫人在焉故也。惟素猶未立為夫人，故國人私以君夫人稱之，而左師佯為弗知，及受其饋而後改命焉。若嫡夫人已早卒，宋公既立素子為太子，亦必立素為夫人。左師何得謂弗知而要荀素之饋也哉？夫嫡夫人尚在，而左師即稱素為君夫人，將置嫡夫人何所？至是則庶幾匹嫡而嫡庶竟無以辨，是成荀素之為君夫人者。左師為之也，然則左師于宋公既使傷其父子之親，而又使亂其

嫡庶之分其罪為何如哉○后稷之棄也長而有以開周
芮女之棄也長而足以亂宋蓋為治亂之所關是以棄而
不終于棄也雖然后稷不遇克舜德雖聖不過為田野之
農夫芮女不遇宋平也雖妍不過內宮之婢子而已惟后
稷遇克舜而得樹配天之烈則其棄而復育也遂成千古
之奇芮女遇宋平而竟致殺子之慘則其棄而或取也遂
兆一時之孽然則二棄之始既雖同而一淑一慝禍福各
殊淑則若有以相之慝則若有以啟之是豈偶然之故也
哉

晉人執衛甯喜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六年

元

高氏曰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弑君
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戚也
劉氏曰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云
耳非伯討也

家氏曰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是時趙武
為政叔向為之謀晉與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聲而無其
實亦何益于國人乎

俞闕李氏曰晉人執甯喜蓋執之于晉非執之于會也春
秋書法會盟一地者中隔他事則必重書其地今澶淵會
下有宋公殺世子一事而于執喜也經不再言澶淵安可

謂執之于會于此必會于澶淵時衛人求成于晉而晉人
已還至此而衛侯朝晉甯喜從之乃追前罪而執喜耳劉
氏以為甯喜如晉晉人執之得其實矣○左傳于會澶淵
下曰于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杜氏曰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據此說是執甯喜
于會而不在秋因晉告在秋而乃書之于秋也若然則于
會時已執喜是乃晉人所親見者何必因告而書又何得
以告之時為執之時乎且會于澶淵將以討衛衛之君臣
不應敢至于會即云至會而喜被執傳于執甯喜下又謂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是晉人既執其臣于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六年

辛

會而又執其君于晉也夫使甯喜已執而不見釋衛侯亦
必不敢如晉若已釋喜于會而衛侯乃如晉晉又何為執
衛侯而經又何為不書乎且傳于十二月又謂衛人歸衛
姬于晉乃釋衛侯是釋甯喜何其速而釋衛侯何其緩此
皆不能無疑者此當以經為正經書執喜于秋是會時猶
未執左傳之說多誤未可信也○晉人為孫氏執甯喜後
宋釋喜而孫氏猶在戚晉亦不為之和解者以其君臣不
能和故姑聽之而任彼之兩相持耳意晉人既欲庇孫氏
又難已于甯氏之媚已而乃如此大抵皆牽于私也○以
弑君之賊而但執之而已觀其執之便見晉人之失刑矣

若究其所以執之之故則為一罪人而因一罪人其為不義又何如哉春秋書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其曰晉人蓋亦兼辭之常例耳無他義也

附左傳曰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參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年王子年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參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參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是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春秋傳傳疑 卷五元

襄公二十六年

主

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晉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得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盜僭無濫與其失善盜其利濫無善人則國從之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僭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令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十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四年晉人真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統角之役晉將遇

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鉤聲以夜軍之楚

師必適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

息之師于桑陰獲申麗而還杜氏曰成六年晉書救鄭與楚師遇于曉角楚師還晉

後沈獲沈子八年復杜氏曰成六年晉書救鄭與楚師遇于曉角楚師還晉鄭子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

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

在成八年晉將適吳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

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

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

年楚失東夷子年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度

春秋傳傳疑 卷五元

襄公二十六年

主

姬而難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財御驅使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子楚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于奔命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教之亂在成四年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遇吳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鄢陵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

于申公子年子年得度而亡君大夫謂椒舉之實遣之快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兵晉人將與之辭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蓋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高氏曰以中國諸侯而卒于夷狄死非其所矣

渝閏季氏曰許男之卒詳其日而又詳其地春秋之于許男罪之也亦惜之也罪之者以中國之君事蠻夷而客死

春秋傳辨疑 卷五十九

襄公二十六年

三

于夷狄非正終也使其自強于為國而又知華夷之分何至于此乎惜之者天下無王而又無伯遂使近楚之小國屈身事楚至于客死而不正其終非迫于時勢之不得已者乎觀其所書之詳而春秋之情可見矣然而罪之亦以成諸侯惜之亦以傷中國抑豈專為許男致詳哉○許靈公如楚伐鄭蓋因其朝楚而有此詳耳然或為伐鄭之時而乃如是亦未可知其言曰師不與孤不歸所求于楚者固多矣于八月而靈公卒未知其在楚者幾何日也若于許靈之後不多日而即卒猶是偶然之數耳若楚子不為之與師使彼久居于楚而至于卒則楚子之不恤屬國而

反害之豈亦能免咎乎雖然鄭人之虐許國可伐但非楚子所得伐者許男于此乃國請其猶復欲為己國報私怨則是許男之客死不惟非其所而亦非其義矣書曰卒于楚不又見其求楚之罪也哉○許靈公在位四十五年卒子買立是為悼公

冬楚子蔣侯陳侯伐鄭

左傳曰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道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禦于勇鬪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冠十二月乙酉入南里

春秋傳辨疑 卷五十九

襄公二十六年

三

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獲九人馬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汪氏曰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八年公子午不得志于鄭

二十四年諸侯救之

季曰未及救而楚師即退故經不書救

此年諸侯不救

楚得以逞蓋是時晉平晉庸大夫專恣伯業怠矣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為陵駕之舉也鄭雖未服于楚明年晉楚為成而中國諸侯皆朝楚矣林澤之役四國之君皆至今此許獨不與者靈公卒于楚國弱不能以兵脅也渝閏季氏曰晉楚將成必有通使先往還矣而楚子猶為此舉則楚之不足信也明矣明年于宋之會楚人蒙甲而

欲害晉卒得成其會盟者亦幸耳此時鄭人不禦寇而安于自守固為失策晉人于此亦不為之急與大師以救鄭同盟之義安在乎若必欲楚之成示之以威而又諭之以義其為成也尤易耳不知出此而聽楚人之陽其邑攻其門而莫之敢撓遂使楚人得志而驕而我竟聽彼為從違焉抑豈可謂得算者哉○自此至終春秋鄭不復被楚兵矣得無以越武弭兵之計而致之乎不知弭兵之計雖得旦夕之粗安其實鄭之所以不被楚兵者當不為此故也自子產執政而鄭勢稍強故楚雖滅陳滅蔡而不敢伐鄭後又楚困于吳而亦漸衰至定公時蔡請于晉而有召陵春秋傳辨疑 卷五九 襄公二十六年 重

蘇許靈公

潁閻李氏曰許從楚而魯從晉以二國之異向而喪禮不發或因晉楚之將成而不以為嫌耶然宣十七年許昭公之卒葬皆書彼時許固從楚而魯亦從晉蓋已不廢喪禮矣今亦循例為之當不為晉楚之將成故也
附左傳曰衛人歸衛姬于晉乃譚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潁閻李氏曰衛侯之執與歸經皆不書未可信或即甯喜事而因賂得釋左傳誤以為衛侯耳○衛人歸衛姬于晉歸其君乎抑歸其臣乎若歸其君則晉衛同姓君亦何悅于衛姬此必歸其異姓之臣彼乃為之請而得釋耳但當時男女之不辨姓者多有之如齊莊之淫棠姜嘗昭之娶吳姬皆不以同姓為嫌也

附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罕旅無他事矣王問之曰韓氏其昌乎于晉乎辭不失舊

潁閻李氏曰古者朝聘以時不必有事而後聘也今韓起聘于周王使問何事以當時常聘不修必有事焉而後聘

春秋傳辨疑 卷五九 襄公二十六年 重

王故疑而問之耳韓起辭不失舊似亦能知禮者但言已之歸時事而不言及于君命王亦止嘉韓氏而不獎其君也可知大夫之專王與晉大夫並忘夫晉侯矣況韓起止知大夫之當歸時事而不知晉侯之當朝其為時事尤重也何其廢重而舉輕者乎

附左傳曰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四年 其夏魯為餘以原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實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晉侯曰晉

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為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齊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春齊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為餘具車徒以受封為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為餘之討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渝閼季氏曰取為餘之侵地歸諸侯此義舉也而以詐成之則非義矣天子言齊梁帶能無用師謂其有權謀也以詐相尚抑亦何以服人哉諸侯睦于晉蓋亦見利而忘義使為是私情之合耳使晉人能以大義正其事未知其所

春秋轉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六年 三

感當何如矣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李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賊相鼠亦不知也杜氏曰為明年慶封來齊傳

彭山季氏曰慶氏封名慶克之子也

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汪氏曰自齊人勝伯姬在成十年不通好者三十餘年令景公不享侵伐先遣貴卿聘于齊亦云賢矣

廬陵季氏曰齊聘魯五止于此

渝閼季氏曰二十年叔老如齊而齊不見報至今方有慶封之來聘蓋齊景因亂而立又魯出也故欲親魯以相好歟○自宣十年國佐來聘後至此年而慶封方來聘中歷

五十餘年未必無小聘者但以人卑事微故不見于經耳如成十四年僑如逆婦姜彼亦豈無使臣來致女而經不書良以為常事而非卿行也今齊景即位頓使貴卿來修好可謂過于恭矣魯人未必不報聘或使微者往而經亦不書也○崔杼弑君慶封為黨同專政柄勢相依若以王法論之不惟崔杼當殺而慶封亦不可赦者也今景公新立不知討崔慶而反使慶封修聘于魯典禮亦為之不

春秋轉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七年 六

先矣魯受其聘而並不計其來使為何人也豈亦可謂知義者哉

義者哉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左傳曰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氏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夫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昔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困損吾民矣將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七年

完

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而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頃與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

陳陳孔奭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風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武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彭山季氏曰趙武朔之子盾之孫也是為文子屈建字子木屈瑕之後與屈完同族公孫歸生字子家石惡買之子孔奭必孔宣之後也地以宋宋亦與會盟焉蓋向戌也晉自夷儀再會諸侯皆揭澶淵之會僅得魯宋鄭曹四國而已趙武所執晉政計無所施而向戌者以為晉伯無為則宋受楚患卒已甚于楚今尹屈建則欲有以紓之故為弭兵之說以告于晉適契趙武之謀而楚欲與晉為匹重遠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七年

三

向戌之議亦見許焉魯衛曹宋者晉之從也蔡陳鄭許者楚之從也會分二主而其從交相見焉晉伯不競授楚以同主諸夏之權自是中國諸侯南向朝楚而楚亦遂自主會于申其勢益強莫敢違矣然則宋之會盟中國之衰而晉之罪也其先晉據實也說者以為楚人衷甲爭先而晉惟以信為本故以晉為先則誤矣陳氏曰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于是始則是南比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號諸侯莫有見者

渝闕季氏曰經先書會後書盟是必夏月先已會至秋七月早已乃盟耳左傳歷序諸大夫之至而不言其為會之事且言秋七月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奭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如此則是盟之先日至未嘗與于夏月之會也與經不合未可信也○杜氏曰集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于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次而書先晉貴

信也陳子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政在石邑下按此
註惟地于宋而宋與盟之說為是其餘未必然也楚釋齊
秦不相見是齊慶封不但不與盟蓋亦不與會也左傳無
秦人秦人雖至亦與慶封同邦滕為齊宋之私屬亦必不
與于會故經不書豈專為不與盟故乎若齊秦與邦滕並
與于會經亦安有不書者首止之王世子葵丘之宰周公
皆不與盟未嘗不書會此以知數國之不列于會非專為
不與盟也若夫會時本先晉而序晉在先經蓋從實錄耳
苟以其信而陟之是以先後為義例矣通經中無此法也
又當時序次無常每因強弱而序列國安能必孔奐之非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七年

三

上卿乎陳衛之先後詳經 ○汪氏曰楚先軫而春秋先
晉者尊中國而抑夷狄也按此說亦不然會之時武本居
首盟之時楚人始爭先軫耳蓋會盟兩事而又異時奈何
以先軫之故便謂楚為會首而抑之使居次哉觀宋公來
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一坐所尊則楚之在先晉也明
矣而池之會主會者吳子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既不先
吳以抑經亦不列序而失實以彼推之使此會實先楚亦
必不後其實而列序使居次也○宋為晉楚所必爭而戍
之為此謀蓋欲免宋患而各安于無事意非不善然不知
此謀行而中國之大勢遂失其為患也愈甚吳晉人驕逸

自恣而急于用兵故從向戌之請楚人為吳所困而欲專
力于吳故亦從之而不辭也于是二大國並重其威使兩
從交相見而夷與夏並混于一矣中國之于楚也太上能
服之其次能懷之又其次能防之其下與之事最下與之
和而已若與之和猶是兩國相親好也兩國各私其屬猶
未至于渾同無辨也至此會而兩從交相見則是公兩伯
並臨諸侯兩事之不還矣此從來之所未有豈非天下之
大變哉且夫從楚者本中國所應有自此因楚而事晉晉
人亦覺其不先從晉者非蠻夷所應致自此因晉而事楚
楚人未免于非分矣至于二十九年之城杞三十年之會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七年

三

澶淵在我者未嘗有楚之屬國而昭四年之會申在彼者
竟有晉之屬國不一焉則是彼不為我用而我獨為彼用
也其弊可勝言哉○自此至終春秋中國之屬晉者並未
受楚兵得無弭兵之計晉有功于中國乎曰不然也自此
以後諸侯事楚謹而楚亦專力于吳是以不伐中國耳豈
因此年之會盟而乃相安于無事哉昭八年楚滅陳十一
年楚滅蔡是在彼之屬國且不能保又何有于中國可知
弭兵之計雖得旦夕之粗安而屬晉者日羅于楚屬楚者
不免于滅亦何利于此而為之哉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曰衛甯喜專公惠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俱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杜氏曰石惡奔齊○年曰甯喜之殺石惡書在會宋下傳書在會宋前且謂石惡仇甯喜而殺之乃行傳說其未可信或者衛人初攻甯氏時石惡方行及自宋還而後石惡在傳于會宋之事尚不能詳何能必此事先後不誣乎信疑焉可也

孫氏曰甯喜不以討賊辭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

高郵孫氏曰喜弑而納衍衍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

春秋傳辨疑 卷元 襄公二十七年

壹

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與昔里克弑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

俞闕季氏曰胡傳曰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事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甯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甯氏無章何以勸沮君夫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亡其官按此說非也獻公之失首在因喜復國復之不以其

道者也彼因弑君之賊以復國即守約言而不渝豈亦可以信義稱之乎春秋之書殺喜弟為其因喜弑君以復國既任以此又惡其專而殺之始終皆以其私耳果如子鮮之言使獻公能殺林父而甯喜便可謂之賞罰有章可以勸沮便可謂之君不失信而國有利于以治國無難乎夫必容奸縱賊苟循私約之為信其害信也大矣君子不謂信也○家氏曰喜弑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公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按此說亦非也使獻公復國後不以喜為大夫而即討其弑君之罪不徇小信以枉大法不昵私情以廢公義始雖不正既則猶能裁之

春秋傳辨疑 卷元

襄公二十七年

壹

以正者未必非春秋之所取矣豈謂由我弑君我使不得以弑君之罪罪之令其終為大夫而可哉夫亂臣賊子人得殺若必謂獻公不得殺喜則是私怙私大利于亂賊者之所為惡春秋必不如此立訓也○獻公以此誘喜卒惡其專政而殺之甯喜利于政而卒以專政取禍然則為人臣者安有祭則君而政由已如此而能保其令終者哉甚矣甯喜之愚且妄至于身家俱喪而負大惡者竟千古也斯亦無足責也已○此時獻公之危亦甚矣外一亂臣畔昵于其旁內一亂臣把持于其下獻公之所僅存者不過名與祭耳夫孫氏逐君立君罪不可赦今聽其在戚

而不敗動者以有晉人為之庇也甯氏弑君納君勢亦難制今惡其專政而得殺之者以有公孫為之援也夫君欲殺喜而不敗正殺子是伴為不知聽諸公孫合力攻之至于無地與臣皆死再攻而後能殺之亦可謂難矣若非出其不意而眾力又協甯喜于此將必又逐獻公又或弑之如殤公是皆未可知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傳曰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逐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

春秋傳傳疑 卷七

襄公二十七年

彙

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怨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色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曰大夫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公羊傳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

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

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桀桀執鉞鎡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大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携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

春秋傳傳疑 卷七

襄公二十七年

彙

者昧雄彼視何氏曰昧也時劉瓛以為盟指

殺梁傳曰專出奔晉鱄約邯鄲終身不言衛

彭山季氏曰鱄衛獻公之母弟即子鮮也

何氏曰獻公因喜得反誅之小爾未為大惡而鱄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也

渝閭季氏曰殺喜而鱄出奔鱄為殺喜出也鱄從君兄之命以利誘人之臣與之納言因其弑君而得彼君鱄蓋不義之徒欲以小信自必者耳鱄從衛侯奔齊又與喜約而得從君以復國似亦能厚其兄者今為殺喜而出奔衛侯蓋亦不忍其去乃屢使人以止之也大欲君復國不能復

春秋傳解疑 卷九

襄公二十七年

七

之以其通固已不能無咎矣至于喜見殺而又深惡其兄必不肯留是則一大罪之亂臣而克絕夫小員之君長也為臣為弟之義實若是乎春秋不書公子而書衛侯之弟所以示其義不可絕也轉之罪于是為可見矣○轉之以公命告喜也其言曰苟反政由竇氏祭則寡人若終如其言而不渝是即大亂之道也既而衛侯患喜之專而殺之亦非害義之大者轉乃怨其食言而深與衛絕是始以不義約之終欲以不義成之也安亦甚矣然則為轉者當如之何曰當衛侯未復之先謀歸必以其道而以成敗聽之天焉于是有不言言則可以復矣○穀梁傳曰專之去合

春秋傳解疑 卷九

襄公二十七年

六

至與微子相比擬則愈失之遠矣胡傳曰其稱弟罪衛侯也轉之去合乎春秋家氏曰轉始衍其君兄之命以與留喜約國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令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為貪言轉自以失信于死者逃其兄而去之夫轉衛獻之母弟也獻非轉不得返國今甫莫于衛而不能安轉之身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譏不友也按此說蓋亦拘穀梁而失之者也○穀梁傳曰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難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殺其君是以弑君者也按此說亦不然轉從獻公出奔又從獻公復國未嘗一日臣割也彼雖與喜謀弑君亦不得以弑君之賊目之若以人之君與彼之君同論且以謀弑人之君與人之弑君同論則亦過矣大抵轉之為人止見其小而不見其大是以前後所為皆不免于非義如此耳未必為喜之徒也

秋七月早已約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曰早已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來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與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為用有信趙孟患楚來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豎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從矣貪言者不病非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九 襄公二十七年

先楚人

孫氏曰渙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

胡傳曰此一地也屬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視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得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面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墓越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眾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

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家氏曰中國之于外夷有天冠地履之分此帝王之制春秋之法也今諸侯來集楚邇求為長趙武畏其威兵宋甲苟求無事遂長楚大夫會盟于中國之境而夷狄長之無內外之分亂冠履之常啟戎心而召後患趙武叔向無以辭其責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九 襄公二十七年

其爭伯也聞宋盟宋矣然僖二十七年宋之盟猶無嫌于宋與也至宣十五年宋楚為平已聞天下南北之樂兵至

是向戌以弭兵為名驅中國之諸侯而交見于楚建宋其春秋之罪人歟春秋兩書宋為地主以前禍罪宋也

俞闕李氏曰左傳曰不書其秩言違命也謂約違君命故不書秩是不知一事再見者立名之例也且視邾滕之命不出于君即果實出君命而豹不肯奉國豈于違命之罪乎又曰書先晉晉有信也謂楚本先軟則晉有信故先書之是不知晉盟兩事繫于盟時爭先承當于會時爭先也且晉雖有信而龍華夷之分其失義為甚大未可置其

不義之信也。況春秋之于序次，蓋皆據實書之，而得失自見。安有倒置其序以示已意之所尚者乎？○經之凡舉大夫者，有四：僖十五年救徐、襄三年及陳、哀僑、盟十六年盟、洪、梁、此年盟、宋是也。救徐及陳、哀僑、盟凡大夫而書魯卿者，前未見魯卿，故于其後特書之，詳內略外之義也。盟洪、梁凡大夫而不書魯卿者，譏大夫之與君無內外一也。若夫宋之盟會時，已見叔孫約矣，及其盟也，外大夫皆以凡舉而再書約及者，此盟所失不小。約亦黨眾從夷，故再舉其名以罪之。如會盟之皆有公者，會書公而盟皆不書公，僖五年首止、九年葵丘、襄十九年祝柯、二十五年重丘是也。春秋辨別疑，卷五九，襄公二十七年，望。

此皆凡舉諸侯以統之，蓋常例也。惟定四年平亂之盟，雖亦凡舉諸侯，而仍再書公，以公為蓋君故也。成二年于蜀之盟，雖序列國之諸人，而亦再書公，以楚人主盟故也。然則再書公者，既有義旨之所存，安見此盟之再書約而獨無謂乎？夫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觀于再書約名，已可見不獨再書宋地為然也。○左傳謂六月戊申齊慶封至是慶封之至在先，然則會時不見于經，不與會盟故也。是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由是觀之，可知齊于會時即不見，不惟不與盟也。明年齊侯以宋之盟將朝，晉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于晉？此固可見其不與盟。

然昭元年會于統，乃書齊國弱，者盟宋後齊亦兩事。晉楚至于統之會，或齊人有意從之，又或晉楚欲其同會，俱未可知。但當會宋時，齊本未與會，是以經不書耳。邾滕為齊宋之私屬，蓋亦不與會盟者，可知此盟書諸侯之大夫，並不該此數國也。○趙武自得政之時，使有弭兵之意，至今果如其謀，然欲弭兵而不知所以弭兵之道，徒使兩伯之勢成，華夷之統亂，諸侯奔走于南北，而不服給晉，亦無能主夏盟矣。況欲弭兵而兵卒不可弭，又何貴此拂經之為也？武其天下之罪人也哉。○自此以後，晉不伐楚之與國，楚不伐晉之與國，以為弭兵兵亦似已弭矣。然中國諸侯與楚人之用兵者，不一是其後，弱陵小猶如故也。豈以晉楚之不互相伐，便可謂之弭兵乎？況定四年晉合兩從之諸侯以侵楚，則因楚人之無道而不得不加兵，是尤弭而終不能弭者也。○宋向戌以弭兵為名，及會盟既成之後，彼以為有功而請免死之邑，陋亦甚矣。由是知古年之誣世子者，大抵為其寵利之私耳。然則今日之欲弭兵，曷嘗一出于公也哉？子罕深罪其事，而削其賞書，誠可謂邦之司直矣。但其言雖甚直，止知兵不可弭，未嘗言楚之不可事也。華夷之分，不明中外之界，不正，是亦未見其大者也。不有春秋大義，何自而彰乎？

春秋辨別疑 卷五九

襄公二十七年

四三

附左傳曰魯莊公生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

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

必在宗主成與偃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

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兵大恐害夫子敢以

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驕

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

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晉助女九月庚

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

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國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七年

盟

氏有福祉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

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環其宮而守

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

妻臨嬰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繼崔明

夜辟諸大墓早已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遂罷如晉阻

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于楚國也

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

政其馬往○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于野以

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彭山季氏曰崔杼何以不書殺自縊也其子崔明何以不

書奔宋為大夫也

冬十月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孔氏曰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今以長歷推之乙亥

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知傳是而經誤

渝關季氏曰左傳曰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

歷過也再失閏矣杜氏註曰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

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又十一年三月中

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二十四閏

通計少再閏釋例曰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宜以安之故

閏月無中氣斗建指指兩辰之間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七年

盟

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

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歷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于是

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叙事期然則前閏月

為建酉後閏月為建戌十一月為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

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為時災也若不復頓置二閏則明年

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

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按傳註之說皆未必然劉

氏曰曆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令司歷能正交朔反

不能正閏乎由此說觀之可知傳說之不足信矣杜氏乃

從而強解之亦未之思爾彼以長歷推少再閏自是長歷

之差非古歷之差也蓋古歷精密又閏法尤所易算不應有差即或偶差當不旋踵而即改矣何至失二閏而以建戌之月為建申乎若以為魯歷有失列國未必皆失取而証之月日何得相悖況此時天下猶奉正朔正朔頒自王朝魯亦必無司歷之官別自定時置月之理政謂魯之司歷漸失二閏已非其實又謂頃置二閏以應天正是以天正隨意為進退不當如兒戲矣原其意蓋欲見明春之無水為時災故有此說而不知其謬而愈謬者也○杜氏又曰傳曰辰在中再失閏者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按此說亦不然乙亥既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以為二

春秋經傳解疑 卷五

襄公二十七年

置

字是一字之誤誠有之但歷法無再失閏之理即果在十一月亦未必再失閏也又安可以三閏之失而斷經文之誤乎○自十四年至此年十三年之中日食凡八見天道之變莫甚于此矣今則晉楚之從交相見又相與盟而聽楚先歆此亦人道之大變也人變極于下天變極于上君子于此豈不為之大懼而深憂也哉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曰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幾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汪氏曰是時襄公啓庸三象專政明年季武子取于而襄公幾不得入其紀綱縱弛可知矣

孔氏曰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水土虛之事也于時魯國無冰是魯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饑寒之不恤是魯亦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于宋鄭故梓慎唯言宋鄭饑耳

俞闕子氏曰梓慎謂今茲宋鄭其饑想亦必有應矣但應在平饑猶小而應在禍亂為大應在一二國猶狹而應在天下為廣也自此以後臣弑君子弑父聖夷主中國之

春秋經傳解疑 卷五

襄公二十八年

置

前乎此者夷儀之會受齊賂而不誅在干于宋之會盟而從交相見又讓楚屈建以先歆以是而致時悞固有所以感之者矣不獨後日之應已也凡若此者蓋梓慎所不能知也○經書無冰三止于此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曰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圖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俞闕季氏曰彭山季氏曰石惡衛之世臣已預諸侯之事而其父石買嘗為孫林父立剽之故而伐曹者也衛侯既殺甯喜羣臣必有後言此衛侯之所忌者而石惡以用事

之臣宗強黨附尤衛侯之所深疑者也是以見適而奔耳
左氏以為討甯氏之黨則何待于一年之久意者以其嘗
黨孫林父而猶懷感心乎按此說未必然也十七年石買
曾為孫氏伐曹固可見其黨林父矣然小人之附黨惟勢
是視及林父入戚甯喜復君而專政石惡于此蓋不又黨
于甯氏乎觀其本喜尸枕之股而哭之可知其為甯氏之
黨矣或者惡猶無忌于取故衛人止殺甯喜而不逐惡至
此時而以他罪取謀乃討甯氏之黨而逐之又或石氏之
勢亦感衛人殺喜時不可並治其強宗至此時衛事既定
乃討甯黨而逐石惡此二端者俱未可知豈其遲至一年
春秋傳傳辭疑 卷九 襄公二十八年 聖

之久使與追討前罪之事乎若謂其黨孫氏而懷感心恐
不止于令其出奔而已蓋甯氏復君者也孫氏逐君者也
復君者且見殺今孫氏據戚而與君抗若石惡又黨于彼
而懷感心衛亦焉有不殺惡者乎左傳謂討甯氏之黨自
是情勢之可通者則夫衛人之逐惡其為甯氏故而不為
孫氏故也明矣未可舍傳說之可據者又為此無據之臆
說也○石惡之黨甯氏也未知在何時若與同謀而弒瑒
公則惡罪亦不容誅矣若至獻公復國而後黨甯氏則亦
止知有善而不知有君者令以見討而得出奔猶幸耳使
惡亦與于弒君衛人之殺喜也不以其罪則其逐惡也亦

必不以其罪矣使惡不與于弒君特以其助喜之事而罪
之則不能明正典刑而廢斥之亦非所以除奸之道也况
逐之踰年而又追治其罪將凡為喜黨者勢必人人自危
又何以靖國亂而安羣小之心也哉要之衛人之逐惡止
為其私咎不專在于惡已也

邾子來朝

左傳曰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杜氏曰傳言來朝非來
盟來盟唯施于邾魯楚

高氏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豈是悼公來

朝

渝闕季氏曰元年邾宣公來朝至此年而悼公又來朝悼

春秋傳傳辭疑 卷九

襄公二十八年

聖

公之即位已十一年矣前者宣公悼公皆為伐魯而被晉
執後則悼公妥與魯君同會盟其怨已釋及會盟于宋齊
人請邾是邾已附屬于齊而不必朝晉矣今來朝魯特謹
于交隣事大之禮蓋亦不得已而為之者歟

秋八月大雩

左傳曰秋八月大雩旱也

高氏曰春秋無水秋旱此皆人事所召而備用大禮以祈之

不亦慘乎

渝闕季氏曰襄公大雩五止于此

仲孫羯如晉

左傳曰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杜氏曰魯晉屬政告

行

渝關季氏曰彭山季氏曰羯之如晉本事實也公將如楚

故獨先如晉左氏以為告將如楚非也蓋宋之盟晉楚之

從已交相見由是魯子晉楚遂兩事焉當時晉弱楚強故

臣如晉而君如楚耳按此說不信傳說亦未必然夫自盟

宋以來雖許諸侯之朝楚但欲朝楚而又不欲擅行正見

事晉之恭也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亦與此同豈皆傳說之失誣乎且此時晉勢不弱于楚若

獨之行不為告將如楚故則臣聘晉而君朝楚其重楚而

輕晉也甚矣晉人未必不噴魯者然而晉不見責此以知

季說之難據也○是行也若以為專為告將如楚故或亦

不然蓋自二十一年公如晉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後魯

之君卿未嘗朝聘于晉也又自二十六年晉侯使荀吳來

聘後亦未見晉卿之報聘也此時意者本為行聘往而兼

告朝是事左傳止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今當兼言之可也

附左傳曰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

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季曰此或盟宋時約其君親也今吾

子來賓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介問諸晉而以告子大

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

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

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

曰女何與政今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

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

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

勞之敢憚

渝關季氏曰宋之盟兩從交相見則必約其交相朝矣故

于是年夏陳侯蔡侯朝于沈子為楚屬者必親朝晉是皆

守約而不違者也鄭伯為晉屬今不親朝于楚而但使游

吉往聘之則違盟約而不遵宜乎楚人之見拒也夫楚人

之拒之由實在鄭余何以是咎楚子而且決其將死乎雖

未幾楚子即卒蓋亦偶中其言耳非有當于先幾之哲也

況鄭子昔年從楚君之朝楚者已不一令乃以使陳封奇

跋涉山川蒙犯霜露為難尤不足折其心矣大抵鄭伯之

不朝楚自是不失其正者但當盟宋時即當言其不可而

勿從不當至此而違約也且使鄭伯于此果能奮發自強

並修其德政而不甘于朝楚則雖渝宋之盟未嘗不為君

子之所取矣惜其不能有為而徒急于親往彼大叔者又

何責此晚晚辨議為哉

附左傳曰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

產相鄭伯以如楚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遽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及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嬰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嬰雖魯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稚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五

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字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于當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悵志子思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字濟水而戕舟發乎盧蒲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援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

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夫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

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妻為上獻盧蒲

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紀氏之圍人為

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東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

里樂高陳鮑之使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桶擊扉三盧蒲癸

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桶動十壹

以祖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純麻嬰公懼鮑國曰摩臣

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過告亂

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遂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及陳

于穀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卷五

五

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患伯謂叔孫曰天

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實淫人富謂

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杜氏曰為昭四年伐慶封傳

彭山季氏曰是時崔氏亡矣慶封者崔杼之黨崔氏亡則

慶封無所恃矣然非慶則不能亡崔故欲亡崔者必先開

慶慶封荒淫嗜酒剛愎寡謀為盧蒲癸所愚而不知尋自

及也天盧蒲癸者盧蒲癸之族而癸則莊公之黨不忘報

讎者也擊寵于慶而癸得行其謀矣故因其家亂以慶攻

崔崔氏安得不亡乎要謂杼為君雖天棄則封必不肯以

君離自居而癸復得歸為慶所用此慶謀所以為出于癸

也。終既事慶，因襲報讎，于是慶氏即繼崔氏而亡矣。夫榮本莊公私，雖小人特假此以為名耳。二族雖亡，而杆封二逆未嘗明正典刑，則亦安得為討賊哉？

家氏曰：盧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戮崔杼，莊之弑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之討賊，亦倖臣也。身為國君以倖臣為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讎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耻也。

杜氏曰：慶封，崔杼之黨，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

渝闕季氏曰：慶封之罪大矣。常崔子以弑君入滅崔氏，以專國且奢酒荒淫而委政于慶舍，又聽盧鑿折歸父之謀。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八年 臺

欲殺子推與子尾而不知盧蒲癸王何輩伺其隙而欲甘心于慶氏者，非一日矣。今乃乘機作亂，封逐奔魯而又奔吳，則其暫延數年之命亦幸耳。書曰：自作孽不可活。彼之終于見殺，豈非天道之不與者哉？○慶封者，崔子之黨而齊國之罪人也。魯人若討齊賊，則慶封亦所當誅矣。令魯人不以為罪，反納其奔而為罪人，逋逃主不義矣。況納一罪人而得罪于大國，以是而致齊人之來，覆則亦何益之有哉？經書齊慶封來奔，所以譏魯人者深矣。

附左傳曰：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賁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

晏子抑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當人之所欲也，何獨弗

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之以抑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抑殿，非

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遺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踰模，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會多，所謂幅也。與莊郭佐

邑六十受之，與子推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

不得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吾獻其柩，于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杜氏曰：十二月，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襄公二十八年 臺

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渝闕季氏曰：崔氏之亂，羣公子皆亡，及崔杼死而慶封不召之，還可知。崔慶之惡則一也，故慶封奔而後齊人乃召之。齊侯賞晏子，又賞北郭佐子推子尾，而皆與以邑，可知數子者蓋皆有功于逐封者也。若非數子與其謀，恐樂高

陳鮑等未必為之助。而盧蒲癸王何或亦不能殺公而逐封也。且慶封者，不以君讎自居，崔杼死又不為之葬，若以

禮而戮杼尸，其惡莊公而黨崔氏也，甚明及吾見殺而封

出奔，然後齊人更殯莊公，暴崔杼之尸于市，是齊人之受制于慶封者，非一日矣。然則慶封之罪可勝誅也哉？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傳曰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鄭氏曰從楚之諸侯交于晉從晉之諸侯交于楚謂之交

好魯君之如晉屢矣自周公以來十今始朝楚

孫氏曰桓文既沒春秋日熾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夷也

臨川吳氏曰齊晉伯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蠻夷也

初亦小弱後以吞滅小國憑陵中夏而浸強大晉伯既衰

不能與抗魯之朝楚非得已也屈禮義之望國朝崛起之

強夷傳書曰朝辱矣甚焉止書曰如猶為諱其耻也

永嘉呂氏曰魯自僖公以來雖貳于楚而未嘗一跡其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九 襄公二十八年

委

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逾年乃至春秋備書之以見中國

諸侯事楚猶事晉矣向也不過陳蔡鄭許從楚猶近楚之

國也今也魯宋皆均事楚矣

汪氏曰僖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二十二年鄭伯又如

楚二十四年來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伯屢朝于楚而

陳許諸君朝楚傳亦間見蓋至于今年而中國之諸侯旅

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

亦祇見于楚矣迄哀之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世變至是

聖人蓋傷之甚矣

渝關李氏曰陳氏曰舉魯以見其餘也是故書公朝王所

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見伯業之衰凡舉魯以見其餘者

則天下之辭也按舉魯以見其餘之說不然也書公朝于

王所而不書諸侯所以微魯文之功書公如楚而亦不書

諸侯自是詳內略外之意魯君之如齊如晉者不一未嘗

舉魯以見其餘今公如楚雖與朝齊晉不同然其專為魯

君詳猶是書如之常例耳若謂舉魯以見其餘何以通于

如齊如晉之不見其餘者哉乃以此為天下之辭則失其

旨矣○公及漢聞楚子卒而欲反反之誠是也蓋如楚本

不可測即中道而反亦何傷乃諸臣止計利害而不計是

非必以至楚為遠圖而公遂行及其至楚因取觀越送葬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九 襄公二十八年

委

之奈何如不至楚之為愈哉宋公反而免于辱亦未見其

取禍也魯之臣不及宋臣遠矣雖然公為朝楚往業已自

甘于卑屈又何論其宜反不宜反乎榮成伯以遠圖者為

忠未可以為忠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杜氏曰靈王也

汪氏曰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于十一月日癸巳天王崩宋來赴亦未

書禮也十二月終又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

故書之以微過也按此說必不可信夫王人未告崩史因

不得以書崩至于來告崩者為有不道其實而私易月日
以誣列國乎然則經書十二月甲寅其在此月此日崩也
無疑矣必非崩在十一月癸巳日也若但據其誣告之辭
書之而以為微過將春秋之不稽實已自不免于過又
何以微王人之過乎○明年夏四月葬楚子昭公及陳侯
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而
于靈王之葬未聞遣一微者往于楚何其恭而于周何其
簡也昔為伯國未知葬王否但諸侯之不葬王而伯國不
聞亦晉之罪也然則晉與諸侯之罪可勝誅哉○靈王在
位二十七年崩天子晉母弟貴立是為景王

春秋傳辨疑 卷九

襄公二十八年

奎

乙未楚子昭卒

杜氏曰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孔氏曰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則甲寅乙未不得
同月長歷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十七日其月無
乙未也有十一月十二月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喻闕季氏曰胡傳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
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
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呂氏曰此明閏月之
驗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
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登傳此范前之

說也杜預以為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為甲寅乙
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按此說
未必然春秋書閏者二文六年閏月不告月哀五年閏月
葬齊景公而已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非盡事不值閏也閏
為餘月總繫之前月而不書閏是固有之蓋春秋簡約書
事而不書月日者甚多若非義繫于閏則閏月亦可不書
矣雖云日必繫月而以閏月之日繫之正月之下自無不
可故以此月之乙未謂為閏月之日猶無從見其必不然
也但據左傳公如楚及漢楚莊王卒公欽反以此觀之則
公于十一月如楚十二月便可至漢若楚子卒在閏月是

春秋傳辨疑 卷九

襄公二十八年

奎

公行兩月始得至于漢也有是理乎且楚子葬在明年夏
四月若果卒在閏月是亦數閏而殺恩矣雖雖不書葬亦
當于此書閏月今人考之而知其非者經乃不然又可知
其非閏月也然則杜氏于此以長歷推月日既無閏月之
說其以乙未為日誤無疑矣○楚康王在位十五年卒子
熊虔立是為昭穆

春秋輯傳辨疑卷六十

渝關 李集鳳 謝升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曰春王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視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視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家氏曰公在乾侯以內外言也公在楚以中國夷狄言也向戌售其邪說屈中國而伸外夷俾中國諸侯相率而朝於楚故於歲首書公在楚外楚也夫夷狄朝中國理之常也中國旅朝於夷狄反常也春秋於事之反常者每變例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二十九年 一

而特書此類是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啖氏曰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於此釋不朝正乎按啖氏之駁傳說良是今以通經考之如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文三年冬公如晉四年春公至自晉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襄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凡若此者公皆在他國而不得朝正於廟矣經皆不書公在某可知此年

正月之書公在楚必非為其不在朝正也趙氏曰凡君在

外不應都廢告朔之禮當是大臣攝行矣然則大臣攝行

未嘗非禮又何嫌於公不朝正而乃書其公在楚乎○公

羊子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劉氏曰有公則無

所復存存公則失國可知矣坤之剝曰龍戰於野夫嫌於

無陽而後稱龍猶嫌於無君而後存公按昭公失國嫌於

無君則於末三年此書公在乾侯以為存君可也復公未

嘗失國何嫌於無君而欲存之哉此自是外楚危公之意

與乾侯書法同而義異也穀梁子曰閔公也范氏曰閔公

為楚所制故存錄按公在楚即無所制亦為非義而可危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二十九年 二

春秋蓋為內外之辨以誌其失所非為危辱之事而閔之

也○胡傳曰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

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

其國而不赦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

親視夏四月遂葬于葬至於西門之外還及古城季武子

取卞以自封使公治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從以討

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

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

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

威不違頭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

子量

繁茂曰公在楚臣子思 按此說是謂公於外有存於內有

危故如此書若然使無危辱之事將不書公在楚耶昭二
十五年公孫於齊蓋已失國而出奔矣然二十六年春王
正月經亦不書公在齊者齊侯於年前為公取郕公於三
月即居郕是其國猶未盡失也故不書所在惟二十九年
公次乾侯而鄭潰乃於此後三年比書公在乾侯以示存
君之意耳今季氏未嘗逐襄公公又未幾歸國亦何嫌於
無君而可從公在乾侯之例哉況送葬在四月公還及方
城季氏方取卞尤不得於正月而即論其辱且危矣然則
如之何曰中國內也荆楚外也去中國而適外夷為臣子

春秋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二十九年

三

者不勝憂危之慮故於歲首特書公在楚明其客於外而
非其所也夫適中國則在齊晉而不書去中國則在楚而
必誌其所以正中外之防而謹華夷之辨者微矣○高氏
曰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齊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
子昭卒公不為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拘夷狄之強
以俟楚子之葬久留於楚迫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
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
也按此說與胡傳稍異而亦不然夫不奔王喪而留楚送
葬觀於所如所至之期則可見矣何必又言公在以明之
且襄公未嘗失國自不與昭公之在乾侯同季武子雖因

公不在而取卞以自益亦不比於平子之逐昭公矣然則

書公在楚抑豈為季氏之無君故也哉○此景王之正月
也景王新即位公乃在楚而不即歸既不修新王之朝又
不送先王之葬經書公在楚而繫於王正月亦深書王而
正諸侯之無王也豈可視為春王正月之常例而已哉

附左傳曰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夏四月葬楚

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
夫皆至於墓楚鄭叔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
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杜氏曰為昭元
年國故鄭叔起

春秋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二十九年

四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曰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
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
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
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圖誰敢違君公
與公治冕服固圉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帶成伯賦武微
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
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
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故非德實也
也無使季氏葬我

穀梁傳曰喜之也致若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范氏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渝關李氏曰公自朝楚後並不朝晉未知其何故豈以趙武為政而待諸侯以寬耶抑以魯人之弱晉而急於禮耶是皆不可考矣

附錄左傳曰蘇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

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堅事晉楚以藩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渝關李氏曰魯不葬王而鄭葬王鄭之賢於魯也遠矣但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襄公二十九年

五

使印段之弱者往抑豈為得禮乎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彼以莫往者對言而不嫌於弱曾不知送葬者是鄭伯何其重楚之至而輕王禮若此也王室之衰卑於晉楚雖有不曠王事者而亦不若於禮至於不葬王者又不必論矣

庚午衛侯術卒

渝關李氏曰衛獻公之復歸也內有甯氏之界外有孫氏之叛亦何樂乎為君也哉彼甯氏者雖於次年即被殺而孫氏之在戚戚如故也獻公之危可知矣吳季札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夫衛雖多賢而以獻公之昏庸未必能用

諸賢而盡其才也然則獻公終於其國而不過禍者亦幸耳○衛獻公復位四年卒子惡立是為襄公

閼弑武子餘祭

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閼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閼以刀弑之

公羊傳曰閼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曰閼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閼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閼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襄公二十九年

六

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閼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注起朱氏曰君子不近刑人况越俘為我之仇乎使閼守舟而往觀焉仇得其便矣

沙隨程氏曰謂之弑蓋其君也不曰其君賤閼也

家氏曰春秋所以書言禍生於忽也吳之諸君往往輕以

蹈禍過卒於巢餘祭死於閼僚死於專諸春秋之書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渝關李氏曰閼者越俘也彼若不為身怨而為國報讎似乎忠於故國者然既為吳閼食其食而事其事吳子固其

祭即位四年弑弟夷昧立

左傳曰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

子皮以子展之命餓國人粟戶一鍾宋司城子罕聞之曰

鄭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

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

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

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子段曹人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

君也君其可弑乎故雖賤而外之不得稱君而亦正其名曰弑終以君臣之道治之也○沙隨程氏曰盜殺蔡侯申書殺閻書弑何也以閻食庶人在官者之祿也按此說謂閻食祿故書弑以越俸論之則是矣若以此別盜而謂盜不食祿故書殺也則不然夫盜者非人類不以上下之道

道之故不言弑耳非為不食祿故也且盜殺蔡侯若是公孫翩殺之翩固非賤者若翩之家臣殺之是亦食祿於私門者尤不得謂其食祿而書殺矣且使如此庶人不食祿若殺其君將亦不書弑乎然則盜殺蔡侯殺梁經亦作弑又或本是弑字而與閻弑為同例焉亦未可知○吳子餘

攝卿行

夫以城杞益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

彭山季氏曰城杞左氏以為六月事蓋史闕文耳何以知之自此以下俱蒙庚午日則理有不通耳○荀盈營之次子高止厚之子華定弱之弟世叔氏儀名文子大叔之後公孫段瑛公子豐之子

杜氏曰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以

胡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占之建

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

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

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

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恤其民而遠也戊於

母家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於雅也

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襄陵許氏曰齊桓城鄆陵而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公天

下也平公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攜

乎

廬陵李氏曰僖公為成風伐邾而春秋不予以救患之義平公為悼夫人城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則於公私之際審矣

陳氏曰合十一國諸侯之大夫而城杞為悼夫人也合十三國諸侯之大夫於澶淵為宋災也衛甯喜欲其君孫林父以邑蔡世子般弑其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為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故陳招殺蔡侯假討賊之義以盟諸夏如楚靈王者矣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率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按此說是有取於此城者夫城固當修然非保民之本春秋之於內事凡所興作必重民力而特書以示譏况伯主為其母家勤天下之力以理其城雖假恤鄰救患之義亦不免於徇私勞衆之譏矣安見其為變之正乎○觀子大叔之言可謂能中晉人之弊矣但以棄同即異為說是徒知周宗之當恤而不知異姓之亦當保也聖人以公天下為心抑豈望其棄杞而不為之助乎但此時衛亂而鄭饑不於諸姬是急而專為杞城以是為可饒耳況以天子之大喪不思會葬以盡臣禮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二十九年

九

而竟汲汲於母家悼尤甚矣子大叔於此不知言此僅以夏周相較而責其非蓋猶未盡其非者矣○昭元年左傳曰城淳于杜氏註曰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按僖元年城邢邢已遷也二年城楚丘十四年城緣陵衛杞猶未遷也蓋已遷則稱國未遷則稱地此年城杞亦稱國者是必已遷淳于也若杜氏說則是城而後遷恐不然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曰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二十九年

十

彭山季氏曰士鞅句之子是為范獻子

廬陵李氏曰觀拜城杞之使即私情之不足令諸侯可知矣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按經書入杞伐杞者有矣未聞其取杞田也且杞與魯遠本非接壤之邦左傳謂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已不足信安見此聘之兼為歸田來乎彭山季氏曰報仲孫羯之如也二十六年晉侯使荀吳來聘後未見魯卿之報聘也是二十八年孫仲羯之如晉所以報荀吳之聘而兼告公之知楚耳若以此年之士鞅為報仲孫羯至此年冬仲孫羯又如

晉實為報士鞅何彼此之報其所報者竟無已也然則左傳之言拜城杞自是可信何必有異說乎為城杞而徵役於諸侯者私也為城杞而修聘於諸侯者亦私也書以譏之宜矣○公於此時三楊不足取於家臣公室之卑微已甚矣夫人君之敬大臣尚令其官盛任使今以三家專政而致公臣之寥寥竟如此三家之罪可勝誅也哉

杞子來盟

左傳曰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若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諸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

春秋經傳解疑

卷六

襄公二十九年

十一

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職貢不之何必瘠瘠以肥杞杞文公來盟

俞闕李氏曰左傳治田弗盡歸之說既不足信然則杞子何以來盟也蓋杞常事魯自桓至成來朝之見於經者凡七而被魯兵者凡三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八月公子遂帥師入杞宣公之世杞未來朝於十八年公伐杞是其朝與不朝皆被兵魯之所求於杞者重矣自襄公即位以來已歷二十九年杞君不朝而魯不加兵豈非以悼夫人之故而恃姻親以

疎魯魯亦不敢罪杞也哉然而魯力猶足以病杞杞子於此因魯人城杞之愛而親來與盟明其不敢背魯也魯人為晉所屈而亦不能不與之盟矣然則此盟之故或亦釋其不朝之嫌耳自此以後杞君之卒葬皆書可知二國之好猶不替也○廬陵李氏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蓋晉之治杞田非出於公義魯之歸杞田未必出於誠心故杞子親來以要結之耳按此說謂非因朝而盟則是矣觀不書朝而書盟可知其非因朝而盟也但謂此非前定之盟則未必然凡大夫之來盟者不書君使以是為前定之盟可耳今杞子來盟若果是前定將何以書然則君春秋經傳解疑 卷六 襄公二十九年 三

春秋經傳解疑

卷六

襄公二十九年

三

來不可稱使亦安見其非前定乎夫杞子既不行朝禮或皆本為蒞盟來不必以大夫之書來盟者為一例也若夫晉之治田不公魯之歸田不誠亦信傳說而為言是尤事之未得其實者矣

吳子使札來聘

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

杜氏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孔氏曰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札去之後吳

始告喪告以五月被弑故遺書在聘上耳

彭山季氏曰吳之聘也蓋假此以離楚黨之術也而魯自此始貳於楚矣吳聘魯僅此

渝關季氏曰札聘之時未聞喪也後來訃音至魯乃追書

吳子之弑於其前可見春秋之法赴告雖在後未嘗不書其本目也左傳於他年事每以所書之日謂為赴至之日

者誤亦甚矣○公羊子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

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也

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

同欲立之以為君謂曰今若是逆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二十九年

三

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迷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

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尊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

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

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

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

與子國而與弟者兄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

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

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

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

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

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按此說不然前

後書吳子者不一何謂其無君而至此方有君雖書吳大

夫者止有此事然以其接我而書名抑豈為其讓國之

賢乎且讓國之賢與其來聘何涉乃謂因此而書君書大

夫是必非經旨矣若夫欲立札者謂是諸兄之意又以僚

為壽夢之長庶皆與史記不同史記謂壽夢欲立札而僚

為餘昧子其說近是故先儒皆從之公羊子於此尚失實

彼賢其讓國之說豈能得經旨乎且季札之讓國雖未必

盡善而以其不受為義猶可也至於王僚被弑而季札不

知討賊直可謂之不仁矣乃以其不殺為仁其傷教也實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二十九年

四

甚譏春秋之大法乎○胡傳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

公子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

示法焉或謂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

為也季子辭衛獨不為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

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

賢者其父兄所為春春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

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氏辭位為

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舉

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走馬

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弑奪損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二十九年

五

禍捐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違節而不守者也昔泰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泰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有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泰伯使術一例爾吳楚皆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哭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肝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泰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乎

賢其後世之說非也詳見昭二十二年齊公孫會奔宋下喜時字子臧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違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乎按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二十九年

六

此說以不稱公子為貶而責其辭國生亂之罪蓋反公羊之說而為此論亦不然也夫季札之辭國自是守節之正雖不及夷齊要其辭讓一節亦自可取且論語以夷齊並稱者不一未見齊德之遜於夷也獨孟子止稱伯夷為清聖而不稱叔齊蓋伯夷之孤峻尤甚而叔齊猶近於平孤竹君或慮伯夷之難為君而欲立叔齊未必非公心也今乃以為私意因謂私則可讓也則是伯夷欲成其父之私不得為求仁又何得仁之有哉札之父兄雖公而以立長之法言之蓋亦非其正矣札必守正而不受亦可彷彿於叔齊但所少者一逃耳不必定以受國為是也若夫泰伯之奔吳不反者以其父志在季歷也季歷之嗣位不辭者以其二兄皆逃去也武王之繼統受命者以其兄已被害殺也使當日泰伯仲雍不逃季歷未必肯嗣位伯邑考不死武王亦未必肯繼統季札之所處與彼皆不同尤未可是彼而非札矣彼王僚者雖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札終讓而不居縱不為至德豈亦不為高節之士乎夫違節為權守節為經若必以聖人之違節律人而鄙賢人之守節者以為不合中庸之道也則其立論亦過矣且王僚被弑去此聘三十年而欲敗札於三十年之前尤為不可即云亂由札生亦不當於聘事而致敗何得謂其因聘敗之

以示法乎然則札聘之不書族既與楚椒泰衡之不書氏者無異自不應有異辭雖春秋多變例亦不應取行人之他事責諸行聘之時也○張氏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於義之所當受分之所當處而不得辭雖聖人不敢徇小節而以退讓為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讓之受之則父兄之意慊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況身為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起者微子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詰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十

七

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於末世矣季子為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而徒以潔身而去為高觀宗國之危難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按此說蓋即胡傳之意而亦不然也夫舜禹之受天下尚矣以聖繼聖所謂聖達節者蓋如此季子願附子臧之義而以守節自處則亦賢矣至於王僚之難則以吳人立僚之未當與公子光之大不仁耳咎不專在札也若必以生亂之故罪札而遂沒其讓國之賢將三叔之作亂亦可以此罪周公也豈得為通論

乎所可議者夷昧卒而札不受止聽吳人之立僚及僚立而札已臣之公子光弑僚篡其位札不為之討賊乃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則其不義實甚矣今不責其苟且徇人與夫縱亂從賊之罪乃徒責其辭國而生亂焉此立說之所以未當者也○或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朱子曰可以受可以無受按季札之辭國當以朱子之言為定論惟其可以受可以無受故雖受之不為過即其不受亦不為非也論者皆倚於一偏則國矣但此聘之與辭國無涉若諸說者以之泛論季札則可以為賢其讓而書名譏其辭而不書族則於經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十

襄公二十九年

七

旨豈有當乎○季札歷聘於中國蓋以中國諸侯既與楚合吳人於此乃親中國而為間楚之計耳厥後吳勢愈強雖中國之與彼未必皆有君朝卿聘之事然則齊景公涕出而女之竟不顧其夷昏之恥魯昭公取吳姬為孟子亦不嫌於同姓之非也豈得已哉卒之從楚之六國皆敗於雖父而柏舉父陵之戰楚與齊皆敗績焉無惑乎黃池之會吳與晉為兩伯而且爭先也然則今日之來聘豈非春秋之所深憂者乎○據左傳季札既聘魯而又聘齊聘鄭聘衛聘晉也其中亦多可疑札之來聘本命於餘祭餘祭被弑在五月札於六月至魯雖未聞君難然自聘魯後又

春秋傳解疑 卷六十 襄公二十九年

尤

聘四國以數千里之遠必非旬月所能偏者而札在他國
豈亦不聞難乎蓋吳人訃喪於魯則於行聘諸國亦必訃
之况晉為伯國而訃喪在所當先今縱不能先晉何為屈
聘至晉而訃音猶未及乎若札在他國聞君難既已聞之
則當反不則請於伯國而合諸侯以討之乃其宜也即或
不欲棄君命而必終其事亦當以凶禮達命而已今觀左
傳所記其與諸國相周旋者皆與無事之締交無以其何
其不恤先君之大禍竟如此乎且彼行聘於中國亦當先
晉而後可以及其餘今乃先魯次齊又次鄭又次衛而後
及晉不惟使其輕重之序且於道達亦不便矣凡若此者
未免可疑竊以意度之或者札本先晉自晉而鄭而衛而
晉而齊至於聘齊後札乃聞難而反如此然後可通耳未
知當日果如此否今當闕之可耳○鄭在衛西南札於聘
齊後恐無先鄭後衛之理今又開州城北七里有成城是
成在衛都帝丘東也札之自衛入晉路不過成又安有東
宿於成者乎由是言之可知左傳所序諸聘未必得其先
後之實矣○觀季札觀樂之言則其識之明敏可見矣惜也
古樂不傳先王之舞法國無存者至於風雅頌諸篇章
雖未泯而其歌法亦無聞焉能不令人唏噓而悵歎之哉
嗚呼誦其文而想其韻祇可因季札之品題為之俯仰情

澤而已若夫列國名卿皆一時之選札也皆得周旋而締
交之此亦快心事但以夷裔之公子而坦懷亮節猶能所
至交驩知其人與政焉若此况聖人之威德光耀更有所
以感焉其君威乎其大夫者又何疑於至是邦而必聞其
政者乎

秋九月葬衛獻公

渝關季氏曰春秋葬衛君者六宣文定獻襄靈是也除靈

公七月而葬外餘皆五月而葬者詳見卷二年然獻公卒葬衛靈公下

孫氏猶在戚竟能如期而襄事得非以衛多君子為之式

禮莫德耶穀梁經作秋七月則是三月而葬也或以孫氏

春秋傳解疑 卷六十 襄公二十九年

示

之故而葬之速亦未可知

齊高止出奔北燕

彭山季氏曰北燕姬姓伯爵國召公奭之後杜氏曰北燕

燕國薊縣按燕國即今順天府是也

渝關季氏曰按燕有南燕北燕之殊此書北燕則前之所

書燕者南燕也南燕姑姓在今衛輝府東昨城縣范氏亦

謂在鄭衛之間是也詳見桓十二年燕人盟殺丘下北燕姬姓廣輪志謂

舊燕城在順天府西南即遼金故都據此說則與杜氏所

謂燕國薊縣者不同矣今薊州去順天府二百里恐非舊

燕地也○季氏謂北燕伯爵國據昭三年十二年俱書北

燕伯則彭山之說誠是但康叔封衛叔虞封唐並皆為侯
爵召公姬姓雖與武王成王非至戚而自文王以至康王
歷相四朝其有功於王室亦大矣豈但封之為伯而使受
中等之爵耶然則春秋季氏諸侯之不從本爵者不一未
可但據後來之所稱而謂其本爵亦如是也姑闕之以待
考可矣○左傳曰齊公孫釐公孫寤故其大夫高止於北
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按此說或末可信高止貪
功專政罪固可放然止雖為卿豈二公孫所能放者經書
出奔此必是高止見惡於二子二子逐之而止自出走傳
特失其實耳若以為罪止而書出奔豈書曰放闕不見止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二十九年

主

之有罪乎襄陵許氏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
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信如此說將書弑君與國人
殺大夫者皆謂其有君而可以訓者乎然則經文本實錄
未可信傳而曲為之辭也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曰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渝關李氏曰二十三年仲孫速卒而羯嗣位二十四年羯
侵齊二十八年如晉此年城杞又如晉羯之用事於魯可
見矣然而二年之中如晉者再彼為公將如楚而告之此
為報士鞅也事晉甚恭不能輔主以自強則雖僕僕道路

何益乎此後經不見羯事再明年而羯卒矣

附錄左傳曰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閏丘嬰

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

曾孫鄭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鄭

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

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

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

夫盟於伯有氏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傳曰通嗣君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年

主

彭山李氏曰薳氏罷名也

余氏曰通嗣君且報朝也

高氏曰公黶年在楚楚郢都新即位故使薳罷來聘以報

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未嘗交聘今薳罷之來

蓋為恭也自是吳楚皆不復來聘矣

蘆陵李氏曰楚聘魯者三至此書法始同於中國

渝關李氏曰文元年楚子使椒來聘猶以聘禮之簡陋而
略其氏也今薳罷來聘書名而並書氏則其禮數必有加
焉是以書法無異於中國春秋於此非許之也所以誌其
恭也夫以楚人之強橫而為恭於魯蓋欲魯之事新君者

如事先君而且以是為間吳之計也聖人以外楚為心不能不為之深憂矣○齊桓時僖公而如齊齊無一卿聘魯者晉文時僖公未如晉而晉卿之來聘亦闕焉自晉景以來魯君朝晉而晉君但使卿聘以是為常禮是後世之盟主所以行於列國者也今楚子使卿來聘其禮似恭然襄公曾朝其先君而且送葬邾於此僅以卿聘通嗣君未聞後此之來朝也是竟以伯國之禮行之於諸夏抑豈楚之所得為者乎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傳曰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弑景侯杜氏曰終

春秋經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年

重

子居之言有子禍也

家氏曰般之惡景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貴華賤夷者所謂義理之心夫人之所同也蔡與陳鄭本皆諸夏之與中國間為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無常惟蔡自厥緒之會甘於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有餘年染於商臣之俗積習蓋自有來趙主父為胡服而終有此禍去中國即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胥為禽獸此理之必然也子居喻闕李氏曰彭山季氏曰蔡般弑父遂立為君矣計以疾卒故魯人會葬如常左氏所載景侯淫而不父之事無以考其必然但般本意實欲急於得國耳何以明之蓋春秋

時凡臣弑君子弑父必關利害乃動邪心或以奪位或以專權或以見疑或以被逼皆非有權力者不敢為也及其弑也非遇忠臣死節亦未有不諱其事者如其事情隱微形迹稍密則遂以疾訃不使人知或少彰聞不能自掩則或加以淫或加以虐或云遇賊竊弑或云遇急自縊皆以邪說文奸若謂其君當死然者諸侯苟聞其事則亦以文奸之說歸惡於君而人亦不以為非矣夫君而見弑豈無自取之罪然弑之者未有不因利己而動者也按此說是見蔡景侯書葬遂以般為自文其奸而以疾卒訃也因謂春秋之書弑者是正其罪書葬者魯人承其偽訃而會葬

春秋經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年

重

如常也若果如此春秋之文奸偽訃者不一而皆不書葬豈盡魯人之不葬乎其在他國者姑勿論魯公子兌弑隱公歸獄於為氏兌未嘗以弑自居而亦未必不葬隱公也春秋乃闕其葬而不書自是為其賊未討耳夫隱公未嘗書弑且不從其委罪他人之辭而不書葬安可謂蔡景侯之書葬是信其偽訃而如尋常之禮哉且景侯之淫而不父宜有子禍鄭子產固已先事而知之矣今般弑君雖以疾卒訃魯人未有不知其實者可知魯人之葬景侯必非為其偽訃之故又許悼公歆世子止之樂而卒止謂我與夫弑者是止曾以弑君自任也而悼公亦書葬豈亦魯人

信其偽訃而往會之乎即使般果偽訃魯人果信其然然春秋正以弑君之罪已不從其偽訃之辭何不於其葬事而亦正之使循賊不討而不書葬之例乎然則蔡景侯之書葬也是春秋之變例也般以子弑父臣弑君尤為大亂之極而諸侯不加討故於景侯書葬以譏之所當觀於常例之外者也許世子之弑君父法則不得免而情猶可原故於悼公書葬以赦止是又法外之意不可與葬蔡侯者同日語矣蔡景公淫其子婦非人類也世子般固是而弑君父惡又甚焉嗚呼君不君而臣不臣父不父而子不子夫不夫而婦不婦倫常之道於是乎埽地盡矣而天下竟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一 襄公三十年 宣

不為其甚且有止罪景公而寬般者兼行與邪說交作聖人於此安得而不深懼之哉○蔡景公在位四十九年弑子般立是為靈公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傳曰或呼於宋大廟曰譖譖出出烏鳴於亳社如曰譖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穀梁傳曰版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

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胡傳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世衰道微暴行父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

劉氏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己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求仁得仁何以過乎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一 襄公三十年

宣

安定胡氏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

汪氏曰伯姬以成九年歸於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廢居三十有四年其年蓋六十矣火延其宮必待傳姆而後避固守婦以及於死或者云傳姆宵出必有常處伯姬守常而不知變必逮於火以是為賢則嫂溺援之以手者非耶竊謂伯姬年邁六十雖曰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之道過乎厚小人之道過乎薄春秋賢伯姬所以著其東節不渝庶幾風厲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豈曰小補之哉臨川吳氏曰蓋亦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

乎火而死也

渝關季氏曰彭山季氏曰據穀梁說是伯姬以災卒也然經文書宋災而曰宋伯姬卒則災乃在其國中而非後宮迫切之地如僖二十年之西宮災也何以必其為逮火而死乎當時蓋以伯姬為賢因附會其說而後儒遂妄傳其事故程端學氏曰死適與災同日耳穀梁之說妄意之也此論得之矣按此說之駁穀梁不然也僖二十年魯所災者止西宮春秋詳內故於後宮之災必書今宋災不止於後宮故合國中宮中而總書曰宋災是亦略外之義耳安可疑其不書某宮災而謂伯姬非死於火乎且使伯姬果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年

五

病卒適與宋災同日則當如桓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兩事同日而必重書日矣今乃不然可知其為因災而卒非災自災而卒自卒也然則穀梁所記與左傳待姆之說無異抑豈二傳之皆誣哉○劉氏曰左氏曰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仁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之矣所謂婦也按所謂不婦者是對未嫁之女而言耳其意以為執一而不知權是失其義非謂其不貞不恒而有虧於婦道也然則左傳之譏共姬亦不為過但其所以論女者似猶未當若

未嫁之女而遇災待婢有人無不可避火以全生豈必待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六

姆而後行乎雖云女當待人而行亦未必遇災而待人也大抵左傳之說特以明共姬之可以避火耳存其說焉可也○胡傳亦以共姬女而不婦之說為非而於穀梁所謂詳其事賢伯姬者獨有取焉且曰聖人冠以夫誼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按伯姬內女也卦言至例當書卒彼即病故亦當書日況以災卒而可不書日並書災乎可知詳其事者是以變書非以賢書也雖於此焉可見其賢而為賢者之過亦自可見今必為共姬護短而駁左傳之說蓋亦未知義矣若夫婦人無誼以其夫之誼為誼禮之常也葬共姬而冠以夫誼亦夫人之常禮耳今乃以書誼為褒辭是又未知禮矣胡安定以伯姬為婦人中之伯夷斯言也可以斷伯姬之行矣孟子稱伯夷為聖之清又謂伯夷隘君子不由也蓋其制行高潔誠為百世之師但揆之至聖時中之義猶未盡耳伯姬之行何以異是以稱其賢者固不為過而君子於此有薄責焉○九年宋災此年宋又災二十二年之間被災者二不德之致天殃良有以也今以國君之母而死於火未必非臣子救災之力者若司城樂喜猶為政亦何至於此哉嗚呼國君母猶不能全則人民災死之多又可知矣

宜諸大夫之為宋謀而有澶淵之會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左傳曰初王儋季卒杜氏曰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數單

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

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顧大視蹠而足高心

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

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圖為遂成愆期愆期平時五

月癸巳言多劉穀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原奔晉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李曰癸巳者甲午前一

日也故傳記殺佞夫于

春秋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年 元

穀梁傳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吳氏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

臨川吳氏曰象欲殺舜而舜封之為諸侯仁人之子弟蓋

如此儋括為亂佞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殺佞夫書

天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

張氏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則嫌疑以明

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

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

亂也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是周五大夫殺之也然或出自天王

之命或出于天王之意又或天王聽之而不肯其俱未可

知但書天王殺則其罪在天王也明矣且經于魯事書刺

不書殺刺者人君用刑之公典也春秋以尊王為義而于

佞夫不書刺者蓋以私情殺之非公典也直書殺其弟佞

夫而天王之殘手足以是為己甚矣然則斗栗尺布之謠

宜見於周景而不宜見於漢文蓋漢文之弟有罪周景之

弟無罪故也○彭山李氏曰靈王崩王子瑕之徒多附佞

夫者至是景王疑佞夫之植黨而殺之條此說是見佞夫

被殺而瑕奔晉故止就瑕論而不及儋括事也不知佞夫

之禍實起于括瑕為括黨則其徒之多附佞夫者固亦有

春秋傳辨疑 卷六十 手

之但靈王崩括欲立佞夫而不能及景王立而王已疑忌

于佞夫矣今括又圖為遂成愆期諸大夫殺佞夫而以逆

謀誣彼耳如彭山說卻似括無欲立佞夫事又無間為遂

成愆事但以瑕等之附佞夫遂疑佞夫之植黨而殺之也

豈其然乎

王子瑕奔晉

臨川吳氏曰王子瑕蓋亦與聞乎儋括之謀括事敗而佞

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

杜氏曰不言出奔周無外

渝關李氏曰臨川吳氏以王子瑕為景王子謂瑕不能明

為子事父之孝而自比於逆亂之黨蓋逆子也按瑕必非景王子天下豈有為子者不顧其父為天子而黨他人以謀篡者乎彼見佞夫稱弟瑕稱子弟為景王弟者遂以子為景王子不知瑕於佞夫亦兄弟蓋皆靈王子也昭元年會於虢書陳公子招八年上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下書楚師滅陳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是以一人而有異辭也以一人而前後且異辭又何疑于佞夫稱弟而瑕稱王者乎然則義繫于弟故稱弟稱王子者其恒稱耳瑕與括廖為黨非佞夫無罪之可比故從恒稱而書王子使其無罪如佞夫亦必書曰天王之弟瑕奔晉矣今與佞夫

春秋辨傳辨疑

卷六下

襄公三十年

圭

有異辭當必有其旨斷不為景王弟子之異而異之也○彭山季氏曰王子瑕者蓋必靈王之弟僖括之叔父先儒以為景王子非也若瑕為景王之子豈有僖括欲立佞夫而瑕反背父以黨逆乎僖括既為罪首與瑕同時奔晉何為經舍首惡而獨錄瑕乎果為僖括欲立佞夫則殺佞夫不當遲至二年之久而括亦不得免於戮矣求之于經理有不可通者故傳註之說不可盡信愚直以王子瑕為佞夫之黨也而瑕親觀非望以陷佞夫于死罪亦著矣按此說謂王子瑕非景王之子是矣但以瑕為靈王之弟或亦不然左傳言括瑕廖奔晉括在先瑕次之豈有以從子而

先叔父者乎即以首惡先括而不言及言與以別之可知其非靈王弟矣且其不信僖括事亦未可據僖括圖為逐成愆則其作亂無王而王危甚矣經蓋為王諱故不書其不同於昭篇之書王室亂者景王之位已定悼王之位未定故也括方擁兵在外未必與瑕同奔經書瑕奔而不書括奔者或周人之于瑕奔來告而于括奔不來告耳若夫僖括欲立佞夫蓋于立君之時曾有此議大臣不從其事遂殺非有逆跡之顯明者也景王立而不究其事故括得免於戮焉且括欲立佞夫而佞夫弗知得無景王亦知非佞夫意故亦不殺佞夫乎至此僖括圖為逐成愆以此故

春秋辨傳辨疑

卷六下

襄公三十年

圭

而疑佞夫之與謀故于此時乃殺之括則圖為未還遂亦懼討而奔晉此圖情理之可通者未可以經不書而謂其無此事也其以王子瑕為佞夫之黨彼亦親附佞夫固有之但佞夫未有逆謀瑕之所以奔晉者以與僖括同謀非為其獨親佞夫故也觀左傳之言奔晉瑕與括連稱之可知括瑕之為同惡矣今依傳說可也○左傳謂括瑕廖奔晉杜氏曰括廖不書賤也按廖不知為何人以廖為賤猶可也若僖括者以王孫而在朝靈王崩括欲立佞夫必非小臣之賤者矣且其興兵圍為逐成愆其有權勢蓋可知今而奔晉豈以其賤而不書乎此或以其不告故又或括

亦見殺殺之為當其罪而不書亦未可知○臨川吳氏曰奔以逃死而自絕于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于朝奔楚同故不言出按此說非也春秋之書出奔者多矣豈皆未絕于君父又豈皆無罪而可復入者乎汪氏曰戰朝皆為逆亂無所容身避罪逃竄非居祿位而出奔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止言奔按此說亦非也朝已僭位三年瑕亦未嘗無祿位也即使不居祿位然亦居其國矣居其國自與國滅之君在外之臣不同自周無出此義甚大且明何為不從而別生異辭乎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年

奎

穀梁傳曰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

杜氏曰共姬從夫諡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

三月而葬速

陸氏曰為災而死高其志行故使卿往會其葬

彭山季氏曰成襄以後公女自宋共姬外有未書卒者蓋

春秋叔世政在大夫公女少有嫁為諸侯妻者雖聞有之

禮亦薄矣故恒不書宋共姬獨以賢德見重于時而恩禮

特厚焉此所以卒書而葬則遣卿往會之也

渝關季氏曰內女書葬者三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

年葬紀叔姬此年葬宋共姬是也然紀伯姬非魯葬紀叔

姬非夫人一經之中魯葬內女之為夫人者惟宋共姬而已共姬卒在共公後魯卿往會其葬例當得書穀梁傳以為卒災故隱而葬之則是傷其卒于災而乃書葬殆不然也彼來訃而我往弔則必書卒我有人焉會其葬雖在微者亦必書葬但不書其人而已故惟卿行乃書其人之氏名以志其過伯姬之歸三國東滕伯姬之卒魯卿會葬雖慕其賢而然亦未免為非禮蓋皆不能愛人以德者也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左傳曰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馬朝至未已

朝者曰公馬在其人曰吾公在變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年

奎

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

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

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

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

晨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頭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

率國以伐之

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

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

孫黑豈能免于死乎春秋于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

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

反身自修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

胡傳曰按左氏良宵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宵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黶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

彭山季氏曰許者鄭之讎也適讎國將以因其力也自許者許有奉馬不言復者未絕其位也良宵見逐于國本無大訶而田里未收義猶可復今乃藉仇兵復國以為亂不亦國法之當誅者乎

渝關季氏曰良宵為鄭大臣而不理于政不諧于人本有

春秋經傳辨疑 卷十 襄公三十年

壹

致奔之道故以自奔為丈夫鄭與許世讎也良宵出奔而適讎國固借其力以入鄭書奔許又書自許入于鄭蓋于宵許並譏之且據左傳良宵以七月庚子出奔癸丑入鄭相去十四日耳返國之速如此豈非急欲舒其忿而不容稍待良宵之凶暴可見矣許人亦不旋踵而即奉宵以入蓋亦利其亂鄭而為之者歟奔許入鄭二事連書與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同然華元書歸良宵書入則順逆難易之不同雖書自晉自許無異辭而二國之是非亦將于此有別矣○胡傳曰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

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按此說不然良宵

之作亂也不過欲殺其讎己之大夫而仍執國政耳此時

伐舊北門將欲殺君與吾國未可知豈其欲廢宗社而乃

伐之乎然則諸言叛者曷嘗無危君殺大夫之意但以其

據土背君而書叛良宵雖與君抗而猶未據土是以不書

叛耳非其罪更甚于叛而叛不足以言之也○彭山季氏

曰不言叛者但與同列爭權求復其位未至于叛君也按

此說亦不然左傳謂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之

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若此者不惟怒于

晉並怒鄭伯與諸大夫矣不則宵入鄭時止攻于晉可也

春秋經傳辨疑 卷十 襄公三十年

貳

何為介于襄庫以舊北門乎以械之稱兵于國中而明與

君抗如此猶謂其未至于叛君吾不信也况經書鄭人殺

良宵固已目之為賊矣若止與同列爭權求復其位經必

不以討賊之辭書矣由是知良宵之不言叛止以其未據

土耳

鄭人殺良宵

左傳曰伯有死于羊肆子產縫之枕之股而哭之飲而殯

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羽頡出奔晉子皮

以公孫鉏為馬師

殺梁傳曰不言大夫惡之也

胡傳曰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渝開季氏曰良宵之奔許也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良宵聞鄭人之盟已也怒是鄭伯與諸大夫等皆惡良宵而不欲其復位矣今宵入鄭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遂殺良宵于羊肆此即鄭伯未及有命蓋亦君與諸大夫所欲殺者于是稱國以殺未為不可經乃不書鄭殺而書鄭人殺者人者衆辭人人所欲殺亦人人所當殺也觀其稱人以殺已見其為討賊之辭矣豈獨不書大夫為見良宵之為賊也乎左傳曰書曰鄭人殺良宵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按良宵為亂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襄公三十年 去

臣彼即未嘗出奔而在內作亂則其殺之也亦當不書其大夫豈必自外入而乃然乎且良宵之奔許入鄭僅十四日耳此時田里未收名位未絕使其無罪被殺雖入自外豈不可稱大夫然則不稱大夫者所以明其為賊也若以自外入為解而春秋討賊之義隱矣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徵舒未嘗非大夫未嘗自外入也以其為弑君之賊故不書大夫今良宵之亂國抗君如此是即賊矣不必弑君者而後可以賊目之也此與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穀義同○又宵鄭國之罪人也鄭人既殺良宵正其罪矣子產于此若念親親之恩所當請于公而令良宵之戚屬薄葬之則可耳不知出此乃徑為之禭之哭之歆之殯之葬之與原無罪者無以異是止知有私情而不知有公義也子皮乃以有禮稱之抑豈為知禮者哉然子駟氏欲攻子產若非子皮之救解彼子產者將亦不能免矣子產存而鄭國卒有賴焉子皮之為國謀者貴深良可嘉也夫

冬十月葬蔡景公

胡傳曰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子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偏判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也者有曾同盟卒而不赴者注氏曰蔡莊公甲午卒于薳踐上莊公四同盟文十五年卒不書有雖同姓赴而不葬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襄公三十年 去

會者注氏曰莊公二十五年衛惠公卒宣九年衛成公卒僖九年晉獻公卒二十四年晉惠公卒十四年蔡穆公卒三十二年鄭文公卒成六年鄭悼公卒襄二年鄭成公卒隨七年宣九年成十六年三書葬君卒皆不葬則以哀死而致變為輕弔生而歸葬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寓于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中國之所以貴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偏刺天下之諸侯魯隱宋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閭傷二公不

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敗其大夫則知之矣

汪氏曰春秋君弑賊不討而書葬者惟蔡景公許悼公皆世子弑君然許止但不膏藥非真弑君者故特書葬以減其罪蔡殿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敗會澶淵之大夫而書宋災故所以深著其不能討賊也

渝關李氏曰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此正例也蔡景之賊未討而書葬例中之變例也所以如此書者蓋因澶淵之會急宋災而忘蔡逆天下不復知有亂賊矣故變例而書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年

堯

葬謂其視蔡景之弑與正卒者無以異也夫天下知有亂賊而不討討賊之義猶有望焉天下不知有亂賊至視蔡景之弑與正卒者無以異世道人心之大變不亦至此極哉故于此焉變例而書葬下文又敗大夫而特言其所為合而觀之春秋撥亂之旨可謂深切著明矣○葬蔡景公者魯也特書魯葬可知他國之亦多葬之矣會于澶淵無魯卿必有微者聽命于會也春秋于此二事連書蓋合二事以立義耳使無澶淵之會恐于蔡景公之葬亦必不書矣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曰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蕞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彭山李氏曰澶淵之會城杞之諸國也因宋災而謀更所喪耳魯不與者叔弓已往弔也前此鄰國有災皆未嘗謀

而于宋災獨謀者以宋起弭兵之議而中國賴焉故也然弔災鄰諸侯常禮遣一使往焉足矣而大合十二國以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年

卑

謀之不亦過乎當時蔡殿弑君未嘗謀討而獨謀宋災先儒以為不知類者也故會不書所為而特書宋災故以明之而罪俱見矣趙武方執晉政而所謀于諸侯者如此意其為人必仁厚有餘而才智不足者也伯業自此而益衰其有以夫

胡傳曰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偏刺天下之大夫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

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是故諸侯之大夫敗而稱人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于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趙武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而不知本于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之所以作乎

劉氏曰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年 望

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子弑父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于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

張氏曰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高臣書此猶夷狄之事也又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皆合諸侯之大夫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于此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葬景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又特書曰宋災故而聞中國之胥為夷狄此比事屬詞之所以為春秋也凡

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攷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為宋財之無歸明矣

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

潛起朱氏曰蔡弑君人變也而無一國之君致討志不在公義也宋遇災天變也而合十二國之大夫為會志僅在私恩也

家氏曰或謂蔡屬于楚非中國諸侯之責曰蔡諸侯也安可與荒遠小國從夷狄者同日語乎晉人苟能仗大義而討蔡則足以愧楚而服中國諸侯之心舍此不為乃致楚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年 望

度特為異日滅蔡之兵端晉君臣愚亦甚矣

淪開李氏曰左傳知信之不可不慎而不知義之不可不伸諸卿之謀宋災雖亦非不義不過為一時之小患耳即使諸卿果失信亦不為大惡何至于深貶而皆人之觀上書葬蔡景公下書宋災故則此會之貶諸卿其義甚明左氏不得其解于是妄為不信之說以解之大失經旨矣意其所謂無歸于宋者亦未必然既以謀歸宋財而為此會更以何故而無歸乎○穀梁傳曰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眾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

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書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按此會諸家皆以為貶而穀梁子獨善之固不待辯而知其謬但春秋既作而後大義既明而後儒之解經者猶為此說以亂之若春秋不作恐天下之為邪說者不知其何所底矣○會不言所為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則言所為也伐不言所為文三年伐楚以救江則言所為也此年之會澶淵而書宋災故是亦言所為者三事蓋一例也凡若此者皆為不知討賊而或與賊黨或為他謀其所失者大矣故皆直指其所為以譏之或曰四君之會復疑于謀伐宋陽處父之伐楚疑于討楚賊今澶淵之會疑于

更切矣若第視為別疑之辭抑安見其罪彼之深也哉○四君之會援列序其爵晉卿之伐楚特書其氏名彼皆不貶今于諸卿獨貶稱人何也晉桓為弑篡之賊既不須貶三君與桓為黨而同黨宋賊則亦不待貶矣直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而又明指其故曰以成宋亂是蓋目其人以見罪者也文公以來政在大夫書外大夫之帥師者自晉陽處父始是為其專政而特書其氏名觀于伐楚之下又書以救江亦不待貶而貶義自可明也若夫澶淵之會謀恤宋災當時必以為美德若不貶而人之猶疑于恤宋為可取耳○蔡之從楚者甚久晉已置蔡于度外矣蔡

此會故晉人為之徵會而謀之也蓋宋國被災一時不能自濟而望助于列國又慮其意不協而有不樂輸者故必面訂于會中相與酌其多寡而歸宋財耳不然遣一介之使令其救患而各助之亦無不可亦何待于謀又何須于大會為哉○王氏曰葬蔡景公當時之事也聖人則存而不削宋災故春秋之文也聖人則表而出之按此說亦未必然葬蔡景公固為當時之事至于宋災故安知非舊史本道其實特至聖人筆而不削乎今未見舊史之何如乃必謂其孰為史文而孰為經文也則亦固矣

附左傳曰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錄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年 聖

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修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就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劉氏安世曰鄭報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子產然後安然子產為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己為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產善相小國謂此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曰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若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何氏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

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况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

杜氏曰公不估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一年 聖

薛氏曰楚宮別宮也小寢猶非正也况別宮乎

淪關李氏曰何氏曰作楚宮不書者見者不復見按此說非也經于一臺之築必書况楚宮之大不義獨不可書以示譏乎若因見之于公薨不必復見于先無以明其始作之不義矣然則不書作者蓋為公室變于夷非小失也故為公諱而不書耳○魯以中華之望國而襄公遠朝于楚此從來所未有者以視荆舒是德之頌蓋與先祖大相反矣公不自以為愧乃慕其宮室而倣為之正所謂變于夷者也夫其作之居之已大不可及其病革而竟薨于此尤非正寢而斃之義在襄公固為可譏為臣子者不能愛君

以德相與請移于路寢較之曾氏之童子必以大夫之簀告之者殆不如矣春秋于此寧不于其臣子是咎也哉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曰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姊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其衾衾如故喪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一

夏公三十一年

哭

孫氏曰子野襄公大子未逾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杜氏曰不書葬未成君

胡傳曰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子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亦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

汪氏曰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減性者先王之教也故不勝喪者比于不慈不孝野過哀毀瘠以致滅性亦不子矣

喻開季氏曰彭山季氏曰子野者齊歸之子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左氏以子野為敬歸之子不足據也按此說以齊歸為襄夫人是矣但謂子野為齊歸之子則不然觀穆叔非適嗣之說可知左傳所謂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者本不為誤其所誤者在以齊歸為敬歸之姊因以公子稠為齊歸之子此則必不可信耳齊歸蓋襄公之正嫡也敬歸襄公妾公子稠者敬歸之姊之子必非齊歸子也昭公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一

夏公三十一年

哭

一年書夫人歸氏薨又書葬我小君齊歸若非襄公正嫡何為昭公之嫡母不見于經而獨見其妾母乎且禮記曾子問篇曰魯昭公少喪其母云云據此說則昭公之母歸氏薨下○左傳次于季氏之說亦未必然嗣子定位有常所居喪有定在此時中國無變何為次于家臣或者子野既卒而季氏欲立稠稠曾次于季氏左氏因誤言之耳朱汾陽乃信傳說而疑季氏曰此必季氏因子野賢忌而圖之未可知也不知昭公書即位則子野之以正終明矣即云子赤過難宣公亦曾書即位而此子前後無他辭恐未與子赤同日語也

己亥仲孫弒卒

左傳曰己亥孟孝伯卒 杜氏曰終穆叔言

王氏曰子攬嗣為大夫是為僖子

渝關李氏曰二十三年孟莊子卒賜為少子越其兄秩之序而嗣立錫圖魯國之罪人也然既身為上卿國家之所當為者終身圖之而猶慮不給奈之何竟以人生幾何為念而有朝不及夕之語乎惟其語偷更甚于趙孟故先趙孟而卒若以奪長之罪論之彼居卿位者九年而且得善終猶為幸焉爾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襄陵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一年 兗

陳氏曰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東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于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是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于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于楚者矣于是滕子會葬于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

家氏曰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賤也

林氏曰諸侯來會葬始于此

癸酉葬我君襄公

渝關李氏曰文公于十八年二月薨六月葬以子赤之變猶未作故得及期而葬也莊公于三十二年八月薨至十月而子般遇難故閔元年六月始得葬莊公焉今子野之卒亦在襄公未葬之先而襄公之葬得合五月之正期可知野卒之非遇難以其國家無變故能襄事如常耳

附左傳曰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

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馬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謀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患索獻賦以來會時事達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 襄公三十一年 辛

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賓至如歸無寧寧宮不忌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

之何其釋辭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曰莒弑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弑比

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

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杜氏曰為明書曰莒人弑

其君賈朱鉏言罪之在也杜氏曰賈朱

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弑也故書

國人

渝開李氏曰胡傳曰經以傳為案傳有非謬則信經而案

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

春秋傳傳疑

卷六

襄公三十一年

至

立展與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為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

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

匡謂其文當曰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求

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

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

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

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

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蓋以為可

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

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

可也按此說謂弑君者非展與以是為傳誤則是矣但從

趙氏說謂傳中以字為之字之誤則不然以其意似可通

而于文法殊未當也說已詳于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

下矣其謂傳有不可疑者有不可信者以傳求經以經證

傳誠為讀春秋之法但此傳之誤誤在展與因國人以弑

君而不誤在之字為以字耳若以以字為之字之誤恐亦

未免為鑿矣○文十八年莒弑君此年莒人弑君二傳之

說略相同而據經文則不同稱國以弑者亂在上稱人以

弑者亂在下也且莒僕之從逆有季文子之言可證今則

他人未有罪展與者即齊人奉去疾以爭國亦未討其弑

春秋傳傳疑

卷六

襄公三十一年

至

君之罪焉是展與之從逆既無所證而經又明書莒人弑

安得以不可盡信之傳解遂定展與之為弑君者哉故此

弑當與彼弑殊觀之未可謂其一事如一轍也○展與之

被廢也展與怨之國人亦必有公憤者今國人患其君之

虐而弑之蓋欲殺其父而立其子也展與于此雖未從逆

而助之攻或亦幸國人之作亂而已乃得立罪亦不可逆

矣况為國人所立者亦必不能討國人此與預聞其故者

何以異但春秋究其主弑者本在國人而不在展與故以

弑君之罪歸國人言國人而展與在其中矣此義明誰敢

藉口于君父之無道而欲犯其所不順者故曰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左傳曰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按此說是謂不稱弑者主名所以明其君無道而罪在鉏耳夫以人君而為國人所弑則其無道之罪又何待言若置子民之大惡而不問而獨歸罪于君父其傷教也實甚然則春秋之書莒人弑也所以蔽罪于國人也春秋之法方以討賊為義故罪國人為甚切豈欲明其君之無道而乃如此書乎○莒犁比公在位三十五年弑于展與

立明年展與兄去疾自齊入立是為著丘公展與奔吳

左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集解諸樊闕戕戴吳天似啟之何

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

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

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

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

宋之盟故也過鄭文子入聘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

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

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

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而及善

為辭令俾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

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子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

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

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

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

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

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

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

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聞

之威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

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

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儀若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

其國家令聞長世